



#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九冊目錄（總第129冊）

東奧紀行	一
漫遊文草	一一
溫泉遊草	一一一
風來山人春遊記	一二七
南汎録	一六一
東遊戲筆	一七七
隨鑾紀程	一九五
雲遊文蔚	三五五
北道遊簿	四七一
熊野遊記名勝圖畫	四九九



長久保赤水 著

東奥紀行

寛政四年（一七九二）刻本

據寛政四年（一七九二）

刻本影印

標 注 圖 畫

赤水先生著  
賜谷先生校

附北越七奇

# 東奧紀行

分來關。崑城龍燈相馬祭仙臺城。  
多賀城碑。塩竈。松島。燕澤碑。  
富山絕景。金華山。南部壺碑考。  
出羽三山。鳥海山。那須國造碑考。

東奧紀行序

凡紀遊文巖洞之怪奇雲烟之愛司好奇者  
能言焉至于山之向背水之源委與夫道里之  
遠近迂直與封境之廣狹同革之詳乃非眼瞻  
百代冒領萬里則不謬者寡矣與之松島天下  
名勝也記者省極力出奇欲以顯其勝其文非  
不斐然可喜也但繼而遊者仍按之求道則茫  
予猶如墮烟霧其文雖奇亦何用之中

東奧紀行序

水藩赤水翁長子金舊有東奧北越紀行其言隆  
質井然秩然猶點方罫而進步大異于向闢奇者  
之為久翁年踰七十學究萬卷其於方輿軍實  
萬好嘗以二十年工力改正輿地圖又嘗奉

藩公命著大清輿圖及歷代沿革地圖又志大日  
本史地理其談萬里之外百代之前猶如指畫  
家園方隅况輿越彈丸之地其道里山川全乎  
井然于胸中而秩然于紙上也後之採賸二



邦者其舍此而更何乎求其姪中行校錄而注之將以工本求以翁意債序余既文翁與道以問世者二今雖病久可不牽帥成三而副其意乎

寬政三年十月

東都朝請儒負東讚紫邦彦撰

東舉紀行序

二

東舉紀行序

海內號稱三景丹之謝浦藝之巖島與之松島是皆勝覽之宗而其儻鮮焉云矧東與接壤吾土同瀾浮遊者率無虛歲余每耳其譚未嘗不悅然心馳也然而羈絆于宦途遊履安得殆飽繫焉耳余友長子玉性愛遠遊一丘一壑不遠千里寶曆庚辰之秋携同好三四羸蹇履跡遊真之域與大邦焉稱多和歌者流之遺蹤姑以論松島之大者而其經塗之所且翹足乃名區子玉妙能搜抉其秘百不漏一也華研以備遺忘言詠或寫其懷謝在杭時謂一境在旁便勿錯過子玉實獲其意已而縮松島之與於赫疏風颭沙島怪松奇石佛宇懸戶卓旒勝絕之觀細入毫芒而震枯無遺偉人宛乎置身嶋嶼之間是文之不可已也如斯嚮子玉齋游記一篇見脉余讚賞之餘手不忍釋茲再三閱月而不還姑書簡端以償觀其積礫之怨云

水藩

南汀鞠方撰

門人  
長中行  
訂正  
標注

計正  
標法

古關在今甯通之西  
二里許。陟高岡。降山  
陰。沿溪間之徑。出海  
濱。即九面浦也。

予有山水之癖欲探東奧之勝舊與門生田氏之子謀焉寶曆庚辰七月起程以初五日侵曉跨馬而出過矢指村拜鹽竈明神華表前親友送者皆還斯時

明僧心越嘗撰天竺集  
潘祖義公創刊此又祀那  
珂港日本國中准有二唐可  
名古考園 一作考契  
一作莫越  
保義家捐告  
乃老江有 一作五

少覺黯狀過足洗礮原望天如山旭日當礮出紅霞如畫奇觀也至神岡日已三竿下馬入佐藤氏家約同行者未至主人懇懇延於堂上爲設酒茶有頃田氏之子及伴者數輩至余戲責之曰孺子來何後田氏重乃又手荅曰不意先生爲黃石公矣相笑而出連

東興純行

元有本をそけり。其の  
 ありひのちとあらまの  
 續千載 昔は唐佐賀朝  
 柏にもあかおねとけり  
 かゝるは蘭にもまゝとけり  
 一  
 東山の方にはとけりあか  
 まゝとけりけりけりけり

騎驂駁抵勿來關。坂不甚險。巔鑿岩山而通路。俗謂之祈通昏昏。如入洞中。仰面則兩壁之上頭斷。間纔咫尺。如以管窺天。唯恐崩竄也。相戒曰。知命者不立岩牆之下。勿踟躕。叱馬而出。其路屈曲。攖樹側列。海風送涼。余有感。即賦詩。勿來關。

未だ此方未だ園にありてを  
いそぎとてのきくさきん  
雨乃

奧海常山至此分  
清風萬里拂邊雲  
山櫻夾道關門跡  
憶昔詠歌源將軍

東路の愚は星王よりいへ  
名古き乃言を越え難し

歷關由浦至大島村距家四十里而遠於是欲還僕

飛鳥雄室  
若城在時  
九面や城の守る分は  
去るを思ふ此軍を以て

與馬乃開行廚日正亭午炎暑難侵暫納涼而出渡  
醒川歷植田新田諸驛抵油長井入酒肆而釀飲有

古關在今所通之西  
二里許。臨高聞降山  
險峻遠隔之狂出海  
濱野九面浦也。

三首相御湯信太郎

拾遺後人以此  
はさして其のついでに書  
ふ所の湯に大あきく小  
あきとありし時、  
衣を脱ぎて浴す。  
此のゆゑといへり。

藤鹽平大納言氏良  
子或牛尼御相傳ひ兵  
將軍辛敗之女孫松藤  
之養女故岩城長成奇  
相御傳伊豆時向有過儀

一人曰。此家主人。佐二兵者。頗有馬癖。畜良馬數匹。同行者。皆適殷觀之。余亦從。唯相驪黃牝牡耳。不能識其神駿矣。蠅虻兩集。振衣而去。繞至湯本國風所。詠三箱湯是也。入作兵者宅。脫草鞋。就浴斛濯足。升東堂而息。暑氣頓消。日猶晡時也。同輩皆逾于平府。余少憊。僦馬爲足。馬甚捷快。下春而至。尼子搗府城百雉。返照射麗譙。自研町。左上西折一里許。謁八幡宮。山節藻稅。輪奐可觀矣。下於城南。投宿第一街。已黃昏也。六日。蓐食而發。欲詣山崎。專稱寺。問道主人云。南折行徑二里許。即寺也。馮竈河出於正路。不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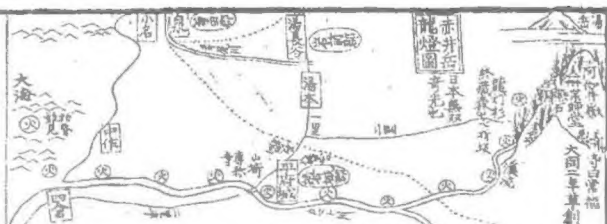
東樂紀行

子

此老尼有才幹與國無涉  
城南長橋所會而實造也  
老尼畢見錄金寶誌

余語同僧曰甯越之西廿里  
有阿蘭若寺每求僧打者來  
俗謂之竟兒余嘗觀之乃知  
戴星時金海上光浮出次  
寬川及吳水至北戴星寺  
杉枿飛龍森中不見人纔來  
者亦然自海至三伏火點累  
月復則火散散則別有數枝  
相迫自晨至暮火點累月  
遂與火也但此火愈北山  
上觀之從他處觀之無異  
影亦奇也知天時所設前  
中亦安矣蓋漸湖所謂蓮花  
火也劉川盧坤等所謂維紐  
環然於每夜不能熄是火運行  
乎知果回不可謂除火中之  
奇者矣此不得住觀爲決  
以上三言字之說  
世鑑錄六日錄卷上所謂

迂同行皆忌朝涉。余獨念專稱寺則東奧蓮社魁也。不往視可恨。然距我百里而近。失之東隅。桑榆非晚。直行四倉多漁家。養氣衝人掩鼻而過。取道海岸磯石之間。出入洞門二。漸抵波立藥師堂。住持僧曰。此山上有茱萸。四時常結實。又有五月花蓼。共是珍品。藥師應化所爲也。其他神怪絮語可厭聞。即辭去。蓼今已枯。茱萸在山顛。皆不可得見矣。至日佐濱已過。予乃令炊餼。炊間少時爲厲生之遊。自是至廣野二十里。中間有汀。凡十五里。曰長沙。余與二田生騎馬。海風颯颯頓忘炎熱。漸至木戶。黑雲起。西南雨驟。



至磴硤而行。雖路少濘。猶勝暑中之行。逶迤跋山脊。踈松落落夾路。損幹輪困。枝葉可愛矣。一行之人。佇立引領。歎曰。美哉。余曰。凡生出磴硤者。皆能美其姿。猶人才之成於困苦也。時蛺蝶在東。喜其霄候。抵富岡投宿。問主人姓。名曰。文。二季可三十。手揮刀擊鮮。拮据間語。吾輩云。我聞水戶有木皿。田氏赤濱長氏。田氏者。關國之一大農。好學聚書。長氏者。博學善詩文。吾奧五十四郡。未聞民間有若人。水戶則西山公之文化。浹洽封內。兒童走卒。學文字。尤堪景仰者等知木皿赤濱否。半衛者荅曰。居處相隔。唯聞

東奧紀行

岩城八幡宮相傳義家討  
軍討奥羽賊折氏神擁護  
戰有利凱旋之後建廟賽  
之自鎌倉鎮間至奥鎮守  
府其間每隔十里置一厓  
此其一也云

雷園村猶待國右衛門  
岩城北界之豪族也東  
都儒生蔡池千藏之嫡夫  
也千藏則先生舊識也因  
聞有美人

昔より國字にあり  
空條は、うはに三歌の  
條よりなりと世津は  
し掛く。尺歌を和す

其名耳。未識其人也。余與田生在側。爽然自失。私語曰。何物曹丘生游揚吾輩。使虛名至於此。可不懼哉。乃就寢。檐外雨聲甚。七日雨歇。欲觀猪猡氏園亭。北折行百步許。地少高。踟躇入門。經營不太壯麗。內外多懸曝葛子魚脯。惡臭掩鼻。余揖請視假山。不許。辭以有賓客。失望而去。至熊川驛。自是相馬之封疆也。長塚驛。田太重先至。傲馬欲使余騎。余不欲。田重藏騎焉。馬甚驚駭。叱之不進。太重為之執鞭。扑撻太勞。流汗如雨。騎者催眠。欲墮數矣。余誇言曰。初我不騎。非不欲也。知其不可也。閑然相笑。漸入高野驛。而錄

野馬鬣 龍虎仙  
 昔此山乃移去也  
 是すその山にありては  
 尾一つ村をさうして  
 即ち此の山にありて  
 月一ひかりしとき  
 といふ。其の山にありて  
 といふ。其の山にありて

古事記  
 陸奥乃荒野、牧の跡と  
 と云々、これよりいへり  
 相馬之牧、在小高与麻原  
 之間、毎年五月中申、妙見  
 祭。於此野、蘭六犬鹿

石川章安  
 野駒を引けり哉  
 ぞくぞく草花

余亦騎馬過滑津東望有緒縱橫十里許通海海濱之間有一帶疎松林口僅百步許形似天橋立余怪舟不見問馬卒乃云海波送砂口甚淺舟不能出入也余曰雞肋哉行二里至小高驛詣妙見堂老杉鬱葱乃今藩王祖先之城墟也壘墮據守之跡依稀如見堂前有數百畝空地歲五月中申驅野馬於牧轉於海濱集於此捕之即其陸也行十五里許為垣之野西接高嶺東抵海濱三四十里漠二坦二絕無林藪荊棘望之如一大青煙也此乃祭時國君作八陳驅馬處也

東輿紀行

限天下壯觀無比類。齊楚  
 獵復何望。四海晏然。衣雲  
 此國。兵馬獨有光。惜哉區  
 非其時。鬼神有知。安可傷。  
 李若移暮秋仲。人樂神歡。

垆救馬苑見詩魯頌  
 八陣本風后所制戰法也  
 布左右前後中心零者大  
 將據之故曰據前天地間  
 雲虎翼蛇龍飛龍鳥翔  
 武具起孔明各有八陣合  
 相馬係所治李靖六花陣  
 中軍亦中分陣外向故三  
 花其實七陣左右廣候左  
 右一前左右二廂  
 阿武經川源出自白川大  
 熊瀑經十一郡至岩沼者  
 濱八千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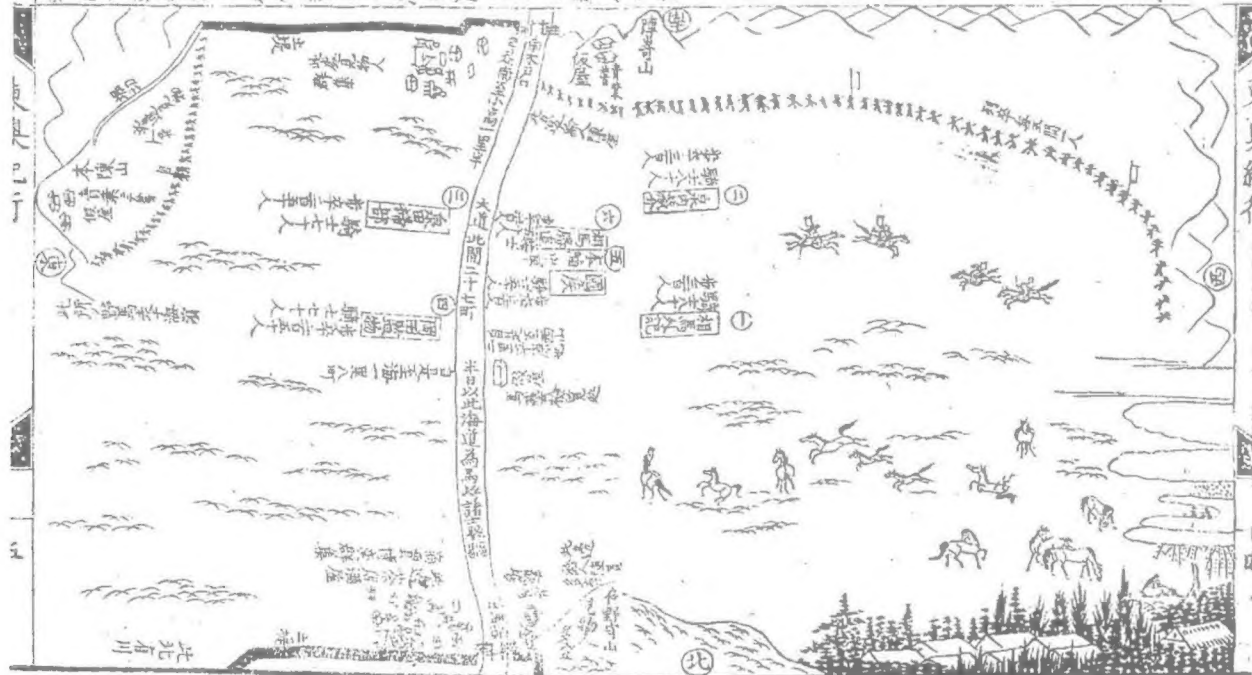
田之野  
南風滿垌野 雨露草萋萋  
八陣治兵處 蕭蕭野馬嘶  
行十里許宿原町。八日早發往往回首東有海老浦  
殆似滑津浦有塩田如畫井字土人曰中村之東亦  
有原釜浦諸口通舟雖非大港府下之豪富立谷氏  
之商船所出入也自熊川迄原釜百七十里村村產  
塩其賦居闔國租稅半云歷鹿島驛抵中村府西望  
城堞如一匹練進渡橋入店喫冷麪比屋稠密暑氣  
如蒸速去過街衢中肆塵著布共贍稍兄于平府欲



天下雖安不能忘戰秦振旅救治兵諸侯之事也然今生太平之時無觀旌旗甲冑況陣法進退之馳驅平蕩海之中獨相馬氏有蓋至其調兵於敵亦亦是古之遺也唯時非時大妨農若或移諸春秋二仙之月其可乎余性觀此有感因賦之云

九云

使學士鈞在東方山河破帶  
守封疆再政相傳相與民百  
姓推恩歡甘棠五月申北  
旅八師先驅兵擬戰場商賈  
職難聚成市此日觀者如堵  
端前鋒後師次部與六花分  
陣無行被觸死傷甚夥亂氣  
指麾于死地事實玉將金甲  
玉趾臨之真奪奪聲非條到  
九龍之戰歟於茲恭節軍實  
除大震安能置勿起原上隄  
入東而之險輸一今矣日曠  
練上進地連水陸兵發時曠  
縱奔遙遙戰音非徒實實  
陣中流戰音非徒實實  
合宜堂西顧高軒東軒門  
都下里草堂歌下別草  
如曉曉被隊隊隊隊隊  
士云首我戰揚鞭鞭鞭鞭  
應地云指西面之酣戰戰  
戰此數相當當自東向海濱  
走避則小高城連海河前  
場數百步北牀驛當此戰  
自承彼兇兇跳躍當此戰  
如振雲半旅旅在營中思  
首擊社社我員在松松半  
年由王戎六物量尋常本  
王王冕間法非過題云戰

[illegible]

逼窺城之經營禁他邦人入郭門以故不得觀焉北  
折行二十里至駒峯驛乃仙臺之封疆也抱關者誰  
何余跪陳姓名鄉貫請繻以為出時之信驛舍前懸  
榜署五有司姓名花押儼然太國之表也至山下驛  
而宿九日蚤起遙看東北海中有突兀者問之金華  
山也余夙癖又發欲必探焉中心藏之而行左山右  
田路坦且直歷直理航阿武隈河河水滾滾來自西  
南遠山如黛色風景可觀矣作一絕

奧山千里外  
中斷大河來

東興紀行

岩沼、古曰阿武隈鉾、奥  
太守所住、瀧満住、祿重  
之、藤原元良、攝道長、藤  
原範永、瀧満等、皆居此  
檣、昔に於て、善人、此の  
柵と云ふ所の、つら  
に、秋保元良二家、佳奥  
に、かくつた、なり、なり  
一作元良親王

舟中回首處 山河實美哉  
上於岸而行可一里入岩沼驛有城仙臺之臣岩泥  
主膳所居也凡仙臺提封之中有十八城萬石以上  
之臣分守焉此其一云謁竹駒祠蓋武隈神以方言  
誤乎此行二百步許民家庭中有赤松曰武隈松又  
名二本松本圍可四五尺為二極枝葉頗先據能因  
歌古松已枯後人更種以存其名此過房之子也雖  
則過房之子楨幹古色蓋五百年外之物也

武隈松

似辭大夫爵  
遠在武隈東



十里許詣大崎八幡廟其經營不減盛唐廟南下航  
川陽龜岡是亦八幡也自此過城門前出松樹關遠  
甚舊衢則捷路也然不許他邦人過之我陽為封內  
人而去城門前皆上大夫第宅也渡橋上坂熟覽城  
之形勢巍然青葉山巖壁如削成右則瑞鳳受石西  
足之諸山為三重南郭左則龜岡大崎之山為二重  
北郭谷深水流丁夫守隘萬夫難當實金城鐵郭海  
內無雙也可謂天府矣

傳云青葉山往古  
神仙居也仙人時飛  
遊于松島故曰懸壘

仙臺城

藩城百尺據崔嵬本是仙家十二星

東奧紀行

況又山河期礪帶海東何別問蓬萊

復出于芭蕉遠雷雨暴至入一酒家談晴少焉雨歇  
聞

東照廟在府之良隅又行可五里已入華表則日之夕

矣門鎖不入企予望之有人曰此宮經當壯麗不讓  
瑞鳳之祠堂子等來晚不亦遺憾乎明日可復領帳

然還國分街既東燭十一日朝雨日晏而發東南而  
行可二里市廛屋舍漸疎陽驛關詰諸釋院堂落二

高木清風拂塵南出則有調馬埕垂櫻繞列右顧有  
戲場店舍比比聞而無人逢農夫問之示此地傀儡

優俳角力之觀平日開場今向孟蘭盆會來諸營  
神祠南行二里許抵國分寺入自寺後藥師堂是古  
矣張三李四題名柱樞戶扇無餘自出於瑞門之上  
像頗蛙境以廣行如行馳道南有流備馬場足覽  
古復出自堂後右行一里許即宮城野也吾軍七人  
如出襄城之野問道牧童平原二里許月夜子稍密  
花露滴如雨金鐘虫頻鳴

經歷宮城野蕭條行客稀  
蟲聲秋草裡白路欲沾衣

自此有二途歷陟小鶴池野田玉川渡絕橋末松山

東奧紀行

千引石之諸勝謂之八幡通也路迂迂回若取道原

町觀壺碑直至鹽竈則為捷徑也由八幡則不可是日  
至松島議之同遊人皆惡其迂且懲於宮城野之寒

寥余亦謂不見壺碑大欠事也凡事難兩得不如取  
便路也於是出於原町至今市則日既午諸店雖鏐

鑼渡森崎過細道問土人十符皆謂屬道乃曰在山  
陰以迂不佳有歧路甚小誤就大路僅乘中有石題

曰壺碑路南都墨面古梅園所定也余歎曰奧人之  
不好古也可知矣微寧樂人吾輩幾乎迷路矣右折

此處  
瑞鳳之祠堂  
子等來晚不亦遺憾乎  
明日可復領帳  
然還國分街  
既東燭十一日  
朝雨日晏而發  
東南而行可二  
里市廛屋舍漸  
疎陽驛關詰諸  
釋院堂落二高  
木清風拂塵南  
出則有調馬埕  
垂櫻繞列右顧  
有戲場店舍比  
比聞而無人逢  
農夫問之示此  
地傀儡



十府者、經信  
餘年、字不磨滅、指正可觀矣。俗謂之虛碑。

多賀城碑

徑路古城跡 秋風木森多

為尋一片石 千歲幾人過

余按壺碑、本在南部、見于袖中鈔、今以多賀城修造  
碑、目曰壺碑、蓋風上記之謠也。諸國風土記、已亡、今

存于世者、多出後人附會、不足信矣。古歌皆咏南部  
壺碑也。碑在北郡七戶壺村、今南部北郡之地、古屬  
岩手郡。碑面題日本中央四字、相傳田村將軍所為。

東奧紀行

一

也。後人埋之、祭以為石文明神碑、今亡矣。元禄年中、  
吾藩之士、九山可澄、遠遊東奧、因便尋南部壺碑、土  
人所傳亦如是。事見其紀行。又按多賀城碑文曰、去  
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  
常陸界勿來關、下野界白河關、各去多賀城道程稍  
相似、而碑所記里數之差、殆倍矣。可疑之甚也。或者  
歌枕名寄、引万葉歌云、常陸本陸奥之分國也。然則  
天平之時、常奥之界、蓋今那珂港也。以六町為一里、  
則去多賀城四百十二里。此時仲久、自高、三縣猶屬  
奥州可知矣。後世或謂之奥郡、亦此之由乎。  
仲久曰、高、今曰

那珂、冬、○按續日本紀、老天平紀、以陸奥為常陸、蓋字誤也。以多賀城  
日本風土記、陸奥國宮城郡、碑在鴻之池、為古鎮守府碑、舊、美、朝、傳  
立之、見、雲、直、清、書、也、記、異、域、本、邦、之、行、程、令、旅、人、不、為、迷、途、  
乃、今、廢、

多賀城  
去京一百五十里  
去常陸國界一百廿里  
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  
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  
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  
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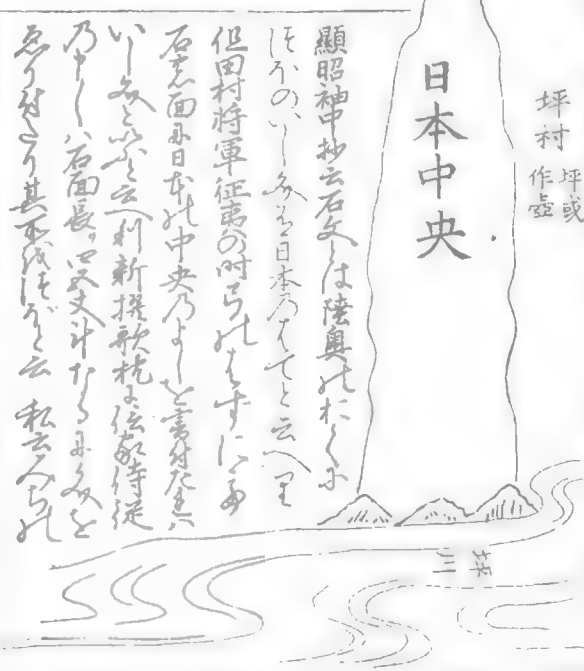
此城神龜元年、  
勳四等、大野朝臣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寶字六年、歲次壬寅、參  
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都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府  
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橘修造也。天平寶字六年十一月一日

日本中央

東奧紀行

坪村 坪或 作壺

按碑面題日本中央  
四字、蓋其下必應記  
其由、而細字、則、  
其、有、無、無、記、錄、  
不可考。此圖南部暨  
師川崎壽庵所藏也。



東輿紀行

千賀浦

東奧紀行

今  
頤德院

東奧紀行

黑夷等皆因形而命焉。惜哉名之不雅也。東之諸隄  
連接如一帶長堤。其間一里許缺者。迫門也。自此至  
大塚島海口都四皆漕船所出入也。隨移隨廣。眼界  
漸豁。夕陽照波松隄寺觀洲崎人家。瞻忽杳靄橫雲  
之間。乃賦一律



倒鑽燈吹烟。昏月清暉。乃誦謝靈運忘蹄句。頃之還。



人遊子瞻忌歸

松島瑞岩寺中與開

祖述心和尚偈

遠入徑山分風月

圓福入道境法心

得無一物元是真

平四郎

影至今

月

目

所

ど

杯

ぬ

た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は

逆旅喫餐主人慇懃設園福因革開祖舊事盡實相

半聞者欠伸既而登樓憑欄放眸松風吟峯雲對月

朗水面流金五大堂之橋如虹見月磯雄島崎蜿蜒

於南遠之二子島點二比肩猶如對假山盆地景尤

勝於晝日坐觀立觀賞心可知余多年之癖疾於是

霍然

松島多奇絕登樓月下看

夜深猶未寐遮莫海風寒

已至深更同人皆憊卧旁午睡鼾如雷獨半衛首與

余俱不寐似深樂焉者也恐妨明日早發故與未盡

十二

東奧紀行

而寢息十二日早獲慷慨曠昔不遊雄島於是南出迴

藩主渚宮之後經天麟院前過田町竹浦之東涉小

松崎綠林巖側奇崖曲折逶迤渡橋至雄陽歷觀坐

禪堂松吟菴九架橋於海者五大堂與此島也相對

如雌雄而五大堂則小矣猶雌也獨此島宛在水中

央形如鳥之張翼實諸島之雄也此其所以命名乎

四顧奇絕殆欲擲筆傍有一小碣面刻芭蕉朝夕之

句好事之徒所為也其他石佛碑碣率堵波之類累

累手相列自小松崎至此路傍樹間迴岸巖窟無處

不安石佛焉遠望之猶如白鷺群樹間也余曰噫豈

雄島一作御島相傳日本

武尊觀者此島故曰御

見仁上人事見元亨釋書

六時念仏堂曰見仁庵

雲居園師初隱攝津尾山

伊達貞門請特之親家松

島寺開基九十八世更寺

号龍山瑞岩寺建坐禪

東奧紀行



堂於雄鼎方治二年寂  
賢庵主謂類賢和尚碑而  
一丈廣西人見覺庵主也  
宰一山自元來注鑑舍碑  
長字

松吟庵方治二年通玄和尚詩  
洞水和尚塔記事於妙覺庵  
舊地而隱是有碑天嶺和尚  
虛焉有記銘  
經島見仁上人納書寫經  
文故名

福浦島寺誌卷四和尙房之  
寬文三年在中將寺村入此  
庵詠和歌松林集第一之  
風景也  
天時阿伊達廣門之女越  
高而候夫人瑞雲福尼之香  
火寺也此後上建定昭安  
置影像唐宮御觀瀾亭  
在是月磯上篇曰示奇晴好

無指窟。太公亦尋仙。特賴入  
通寧暗之洞。又學仙。仙國師  
行。時。於小宮中聞。謀。天  
台。止。觀。又。善。居。國。師。碑。在  
此。窟中。高一丈。天。鑽。和尚  
遺。書。云  
長。宅。塚。仙。臺。道。口。也。只有。西  
行。又。松。樹。大。曰。西。行。塚。

俗説云西の<sup>くさ</sup>草  
月ふとふ松たこにけ  
うとい草を食ふ者  
酒のみなりん  
香もすていばり  
あり歌一首は  
あにやふれもわ  
男も清くとも長  
子なり初一ひ

界與紀衍

十九

別無地哉。洒落神仙境。彷彿北山。譬如花上曝。視  
非殺風景乎。我若當路於此國。不下車而先一掃之。  
同輩皆笑余戲言。少退斜行。有滑塔。亦余所惡。唾而  
去。有賢庵主碑銘。元僧寧一山所撰也。草書之碑文。  
可謂奇矣。文甚長。為同輩所促。半讀而去。返於田町。  
欲陟西行坂。然而同人先歸洲崎。遲我。不可迂回。唯  
謁山王祠。倉皇還客舍。諺云。松島之景。悉在富山。乃  
欲探之。各負擔囊裝。經水手街北行二里許。多有井。  
字塩場。旁埋水桶。余臨窺視之。鹹丁噴二。嚇塩價之  
賤。余見鹽不清白。宜矣。賤也。歷高木村而行里許。左

御島碑



(釋文)

臣福山建長禪寺住山唐僧一山一尊持  
德治丙午冬再居龍山丁未春有匡心孤運來禮謁言來自奥州手其師  
行實一通烂香禮足謂予曰吾鄉奥州有松島其側有御島有菴曰如覺  
乃最敬見佛上人來結苾而居見佛清苦精進身清教口緘默日誦法華  
經先十二年中已滿六萬部後至八十二入滅後所誦不可以數計也  
六根既淨能使神物靈異頗多遂乃還布聲聞朝野適島羽院常宇賜  
本尊器物以旌異之其島本名千松島以見佛承御賜之故時人乃易今

東奥紀行御島碑圖

祭

名凡松島左右列鳥位百數獨名最揚靈由見佛之故也吾之師名賴賢號觀鏡房生於本州源氏幼而端愿父母俾出家乃依長崎成福寺爲童子十五薙髮而簪天台及真言教于講席久之忽自疑謂文字之學非出世法至年四十二今聞覺無隱範和尚住松島圓福寺往依之居弟子列後遊方參聖于東福大覺于建長徧游于壽福致請抄法華意味仍回圓福將終老焉無悶遷相州淨明空菴慧和尚繼席適此菴之主者空菴乃舉師以補之既居歷年補本居興凡法社之未完者咸修備之口誦法華心住禪寂二十二年影不出山體爲叢林四眾依歸人謂見佛上人之再世也矧其天性慈和眼無眦眦待物如一清澹安恬精勤不怠誠末法化劫之儀軌也世壽今八十二僧腊六十七居處如平居時度寮于三箇心孤運等以師之德之功不著于後我之責也相與議立宰塔漫以緇之敢求數語以信于後予聆其說又覽其詞因思古之立道塔構法門者或由是適賢師其由是道乎貴學師作僧傳有興福一科賢師其在斯科乎既有補於法門故爲銘之銘以人惟德馨地由人興御島之菴凡師始登賢師處居乃臻厥成清明勝靜聞述醒醒慈喜報力克享修驗弟子極茲宰塔波紀其德行予爲銘

是歲三月十五日書

小師三十餘人匡心孤運同立石

余嘗登此山而望之  
望之於島之間

夫曰直宜對

正則山於中

元氣三三三

里所傳

釋夫以人直宜從道

人正益如教云刈

紅斷而感

元前死後領矣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弘安寺主

東奧紀行

目處大異所聞。余亦失望矣。復下於寺。入厨間。有

行者笑曰。客始來者。平松島之景。悉縮於此庭中。余

請觀焉。行者輒令我輩。立閨外。闔榻。榜篆太仰二字。

即寺號也。少焉。行者自內排扉。同行皆驚。折相揖而

入。一望爽快。淵然窮千里目。取磁針測之。寺向正南

眼前諸鵬。可坐而摘焉。大者小者。圓者墮者。尖者有

侈者。有翕者。有曲者。有區者。人立獸走。龍蟠虎踞。龜

曝鯨出。如倒如傾。如仰如俯。千狀萬態。遠近異色。沙

鳥出沒。布帆往來。昨日舟中所見。與未及見者。畢集

於眉睫。西則青山綠樹。一帶烟霞。東則大海滄滄焉。

東奧紀行

蒼蒼焉。共秋天一色。一行之人。抵掌歎曰。天下之奇

觀也。惜不使手筆如像者賦焉。余茫然心醉。似吾喪

我者。同輩逼而引。賦一絕。

千里披襟東海漲。清風拂露畫圖開。

十洲三島眼前畫。誰是登高作賦才。

徐徐而去。復踰嶽而下。山陰北行十里許。至小野驛。

而錄。東行二十五里。航川經矢元驛。又二十五里。至

石卷。市舍千餘戶。傍河城。比於南北。河曰北加美。自

南部來。南入于海。千里之長流也。幅雖不太廣。水深

耐。大船數百之舩相續。雁行於上。下一里許。實與

萬人沈沒。其意代平。慘然

所建。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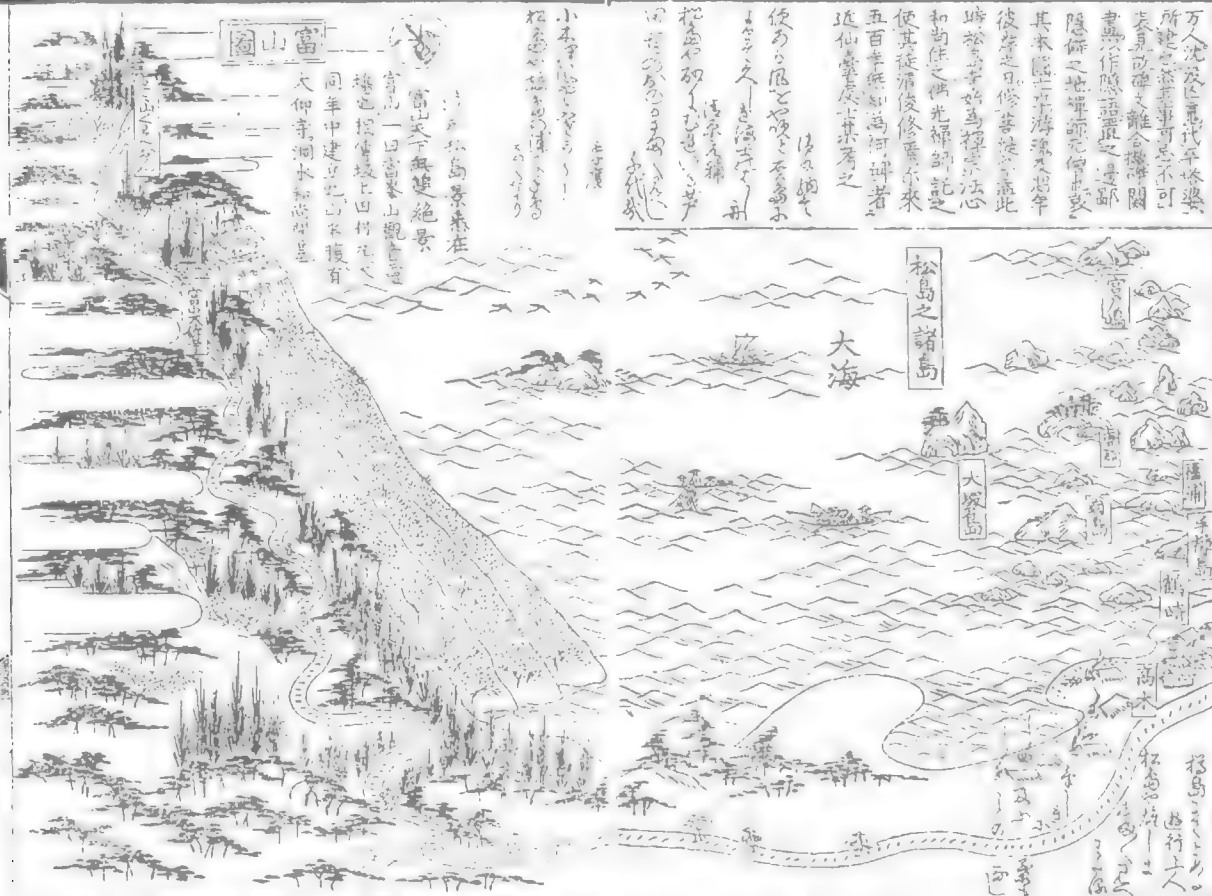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其意代平。慘然



海一都會也。登日和山眺望。島山亦佳景也。日已下。春。投宿河邊舍。問金華路。主人曰。陸行蓋百里而達。先航河取道綿葉抵鰐川之山鳥而航於金華山。其間海上纔五六里。然路狹艱。升降急峻。百才。意當往還出三日外也。從此直水道。則今日解纜而可翌日早歸。余議之同遊人。皆惡陸欲舟。余畏海。欲陸議。兩不遂。余悵然。即賦詩。

欲去路無由  
縹緲神人閣  
依倚廢氣樓  
千尋金玉滿  
萬古瑞雲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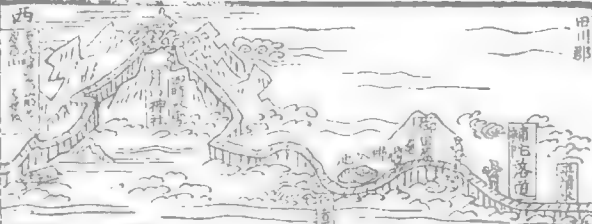
法華文句云。有寶山。東居黃金山。

東奧紀行  
自恨無仙骨 寶山不得遊  
欲從此取道 古川踰啼兒關赴羽山矣。千里重關。勝佳日如。擲擲筆紀行止是

寶曆十年七月十二日夜記於石卷逆旅

舊記曰。崇峻帝第三皇子幼名參拂。歸佛門。師聖德太子。法名弘法。當猶有凌雲志。欲入唐之。請往摩利山。修捨身行。特信嚴若。經常通。除一切苦之。故人呼曰能除仙。飛揚月山。其間五十四里。今俗謂之懸越九里。其山本社稻倉魂神也。草創。推古帝勅宣靈光寺。八大寺建立。置七千眾徒。寄附申利庄。內仙比數。月山神社大物忌神。一曰月弓尊。


湯殿山一名懸山。祭大山祇命。一說彥火火出見尊。



自羽黑經月山至湯殿。口號。羽黑山緣起曰。山時鳥得之。故曰羽黑。月山一名牛首。昔年有木奈湯殿靈場。時有紫雲影光云。攀畫三山頂。峰嶸如柱。天路隨鳥鵲跡。人犯斗牛邊。月窟千秋雪。靈場五色烟。更疑入梵率。親自謁金仙。

鳥海山  
鳥海山高北海頭。海雲山樹望悠悠。不知何日大鵬翼。化作名山鎮羽州。

赤水 長玄珠



東奧紀行

鳥海山圖

湯殿山

青塚

北浦

西



探北越七奇記

庚辰之秋余與同友五六輩遊羽之三山因便欲探越之七奇自莊內取道尾國關渡汝溪澗崎嶇之間一宿而抵越之村上乃得聞其所在。一曰臭水在若舟郡黑川村又在蒲原郡柄目木村。二曰火井亦在柄目木。三曰八湯梅在同郡小島村。四曰三度栗在同郡安田。五曰逆竹在同郡鳥屋野村。六曰即身佛在三島郡野嶺村。最上寺。七曰燃土在同郡梯崎村。於是先抵黑川人民家見山油在桶中黑色頗似浮漆乃本草所謂石腦油者也。以有惡臭故方言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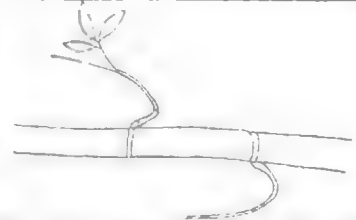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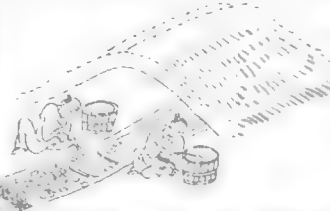
北越七奇

十一

臭水。往昔天智帝時越國獻燃土與燃水國史所載由來已久矣。欲觀其所涌倩童令導自村中東折行一里許。少下有小泉下流為渠幅可二尺深亦適之泉上設茅屋形如蓬油隨水而出距廿八九尺下流構柵於渠中結草堰之油為之所擁塞滯乎不流猶魚油浮煮汁中也。草形似狗脊土人謂之太久寒草其他如是者數十皆在近地云同行幸衛署以板油其枝甚臭以滌於水水面油浮為碧雲之狀暫行復條如此三四油氣未消及翌日猶臭不堪握至卒棄之可以概其臭矣。抵新發田新發田則溝口侯

日本書紀  
天智帝七年戊辰  
五月丙子其水土  
可代新發田者

張華博物志云大脂臭  
陽物生於石腦油  
不脫由又石腦油  
按此則越後臭水



紹介寺圖示之

之城邑也。此邦有養老之政封內之民年七十有歲賜一口糧終身可謂仁政矣故其民雖下愚敬親老而壽孝悌之志自厚其政使然也。余舊聞而之今親見而信之。感懷有餘自此舟行於新瀨新瀨則信川之海口而多運漕魚鹽之利北越大都會也。逆旅主人語曰鳥屋野之逆竹已枯今則亡矣然其枯竹珍藏於此地淨光寺足以見其奇子等有共愛余輩即以主人紹介諸寺請觀之。獨寺主有事以明日而不復詣寺終不觀焉。即身佛則弘智法印之枯尸也。其地南距十里許。燃土之所在益速探此二奇

北越七奇

一二

則尤不便於歸途故不往直航於龜田抵柄目木同火井乃火傍之茅舍也。入視之橫二間縱可三間布草席唯口壁立主人不在一老婦一瘦兒在焉余等直逼爐頭觀火婦即取一竹筒如火管者拂爐隅之火以發燭移燧火點之筒之上口忽然起火光如三百日蠟燭也。余惟筒口之不焦以指摩之之極無煖氣炎長可三寸而筒口上五分許色碧其上則黃赤不異常火其碧處雖觸指不熱黃赤處則可焚物矣。以口氣強吹之則滅余或燃或滅少時持之若按筒引其氣橫斜任意可以遠移試以指按口口無有應

筒口穴插



此火管火勢極奇  
且其火不炎不  
照火之能也  
按此則越後臭水

張邦代辭

而南之面有湯山山下

有泉中有一火波清瀟瀟

六元不滅名曰陰火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試火火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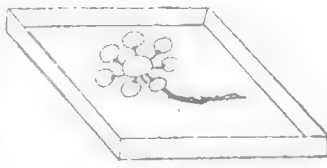
試火火燭然

北越七奇

三

焉者。又無油硫臭氣。可謂奇矣。同郡入方村亦有焉。共是寬文中。人始知之云。以道遙阻。不往視。余按是所謂火井也。然受常火而燃。如燭亦能焚物。其所奇者在受火。而不在火。疑是山油石漆之氣乎。如夫本草所謂蕭丘之寒火。洱海之陰火。澤中之陽火。皆自然之火。出於地中。不能焚物。今此火井。不然。雖如樟腦。濃酒。積油。得火而燃。豈謂之陰火哉。李東壁以石油屬陰火。恐非也。近世損軒。東涯。寺嶋等目為陰火。亦因東壁說。蓋天之陰火。龍火。雷火。地之陽火。燒山溫泉。淺間。妙高。立山等煙酸。或稱火地獄者。皆實火。

也。大概陰火。逢水逾燃。逢火卻滅。今此火井。投常火則燃。俗謂之迎火。然地中固無火。豈可曰迎哉。唯有受火之氣耳。實非火也。余戲目之曰自然燭。後覽人其察焉。同遊相引而去。乃開南五六里有臭水。意應同黑川。時日逼虞淵。故不往矣。欲適小島村觀。抵槽島村已昏黑。入農家。宿主人語曰。村日本之臭水。其湧勢異於黑川。惜哉。子等不視之。余問其狀。云有池焉者。有井焉者。山中或民宅。處處有焉。其池者方六七步。中央勃湧。池雖然水不太溢。則其湧者氣耳。人圍繞之。或唱佛名。或拍手號呼。則湧者彌盛。



大和本草二坐論上云。梅アリ是種類ナレシ

至於跳出湯液。油汪汪而出於水面。多則以勺挹之。少則束芭穗撈之。井也者亦然。余曰。此似寰宇記所謂妒女泉也。如濃之念沸池。亦足以為奇也。況油出其中乎。可謂奇中之奇矣。同輩皆悔不往見。翌日抵小島村。一小寺庭有瑠梅。一根七幹。枝葉繁茂。蔓延於八九步。此時無花實。入寺問其狀。主僧不在。有老女曰。昔為公得道。鹽者種以為弘法之信。花則千葉紅。清香殊深。花時芬芳於方里許。便呼小婢。取梅諸盛盆相示。大如豆。環列者七。中央者一。八顆著於一附。因謂之八房花。鏡所謂品字梅之類耳。梅品極多。

北越七奇

四

三度栗。每年結實三度。前州稻田村亦有此栗。為種燒栗。皆屬奇於鷺公。豈有其理哉。浮屠氏之附會。知萬天吠聲。不堪捧腹已。三度栗在上野之原。南此安田二里許。乃屬安田之孝順寺。謂之燒栗之舊跡也。栗林中有一碣。刻無量壽佛之號。乃鷺公之所爰。云側設一小亭。以為憩息之所。栗多搖也。枝葉疎實。無異常。雖則三收。他處亦有此類。何足以為奇。同輩皆悔勞足。余笑曰。不探柄。目木臭水。而問安田栗。可謂懲羹吹壺矣。津川玉泉寺亦有叩身佛者。余前不觀。引為恨。幸入寺請拜焉。雖僧出而開金籠。乃淨



按大明一統志蜀地  
雲南地有火井不過  
一二所矣

海上人竟永中入定之尸也。雖經百餘年猶未腐敗。其此雖因苦行之力蓋陰寒之地使然焉。呼死則不返朽之念也。何長遠魄為哉。田生曰。此行也。歷過名山舊跡。皆浮屠氏之所聚。苟有奇者。則附會。遂以爲講張之具。而飾愚俗。囊中錢矣。凡所見不逮所聞。但其奇者。獨柄日本之火也。六十六州之中。唯北越而已。考諸載籍。雖異域亦不多見。幸不爲浮屠氏見。而主人之廉也。不常以求重。精。榮。榮。清光。士。然。寒。於。中。奇。哉。雖有七奇。余獨奇火井耳。余笑。以余。之。猶有奇於此者。七奇則不與焉。人養老之。

北越七奇

政上古無所考。周世期頤。未有七十頤。如夫。養。時。制。衣。帛。扶。國。不。俟。朝。不。與。事。皆。優。士。太。大。之。老。者。也。漢。文。之。仁。政。惠。黎。民。唯。止。時。免。租。稅。之。半。耳。未。聞。歲。歲。遍。給。食。於。七。十。以。上。民。如。新。發。田。戾。養。老。之。仁。政。則。和。漢。古。今。未。有。有。之。事。也。何。奇。如。之。哉。世。人不。稱。之。而。徒。稱。七。奇。好。仁。者。鮮。矣。哉。從此路經會津。入白河關。觀那須國造。在而歸。

石壇一重  
橫二尺 橫一尺  
高七寸 高一寸

元祿四年三月  
水戸西山公命有司及大金重貞創墳上之上。依舊加封築。建一小室。  
安碑其中。貞享四年。水戸儒臣佐。宗。尊。奉。君。命。親。寫。碑。文。初。經。水。田。朱。鳥。誤。然。朱。鳥。元。年。歲。在。丙。戌。此。日。己。丑。則。非。朱。鳥。也。明。矣。崇。德。武。官。元。年。當。我。持。統。三。年。此。時。本。邦。年。號。闕。故。假。用。異。域。年。號。乎。飛。鳥。淨。也。大。和。國。天。武。持。統。二。帝。之。皇。后。自。持。統。三。年。至。寬。政。四。年。凡。千。百。年。事。本。記。曰。日。本。總。國。造。百。四。十。四。國。追。大。壹。官。事。見。續。日。本。紀。文。武。紀。自。白。先生。國。造。碑。文。景。行。之。世。始。置。那。須。國。造。直。者。謂。尸。也。天。武。十。三。年。更。改。諸。氏。族。姓。以。為。八。等。所。謂。尸。也。草。提。人。名。也。評。督。評。當。是。郡。守。按。察。押。十。八。年。以。皇。子。豐。城。命。治。東。國。那。須。直。蓋。是。豐。城。之。後。復。襲。舊。封。拜。都。督。之。命。乎。辰。即。時。也。於。故。物。故。也。銘。德。銘。德。也。殞。公。猶。言。也。意。斯。察。呂。人。名。廣。氏。蓋。謂。廣。平。津。公。姓。氏。錄。曰。豐。城。命。三。世。孫。一。里。依。依。地。孫。廣。平。公。被。貳。貳。蓋。謂。其。於。國。人。有。再。造。之功。也。六。月。六。日。元。年。歲。在。丙。戌。昌。元。年。朱。鳥。四。年。也。持。統。稱。制。無。改。先。朝。之。號。蓋。以。其。攝。也。

北越七奇

昌元年。朱鳥四年也。持統稱制。無改先朝之號。蓋以其攝也。

釋文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此年部フミ飛鳥淨御原大宮那須國造皇居クニカミ

直  
尸  
姓

追大壹那須直卓提都督被賜歲次庚子年正月

北國遺稿

二壬子日辰節物故ハシ意斯麻呂等立碑銘德云尔

大イニ教を

抑惟殞公廣氏尊胤國家棟梁一世之中重被訾議

二條公氏  
先祖廣氏

照一命之期連見再甦骨飛髓豈報前恩是以

善人ナレハ  
子願ニ悉

曾子之家无有嬖子仲尼之門无有置者行孝之

人 出 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子不改其詩詠無莧心淫坦照章亦見望予意者  
言方

**Abstract**

我君子之徒と成り祖文ノ道ヲ民ニ及ボク故ニ吾家モ東洋人ノ一ニ成リ

出管子

鳥里ノ都ニシテ持統天皇ノ時、那須國主爲提督人、都督ノ官ヲ授フ。是正月二日辛未、其子意斯丸墓碑ヲ立文ハ、他人ノ撰ナズシ

北越奇

七

112

水戸長久保氏藏板

寬政四年壬子冬十二月

發兌書肆

東嶽山池之端  
北澤伊八

小川大熱門

大阪心齋橋通馬場町

森本太助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一  
 紀元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二月  
 日

森本太助

澤元愷 撰

漫遊文草

天明七年（一七八七）序刊本



據天明七年（一七八七）

序刊本影印

旭山先生著

# 漫遊文草

江都書林

青雲堂板

漫遊文草序

余居恆韋太史公年甫冠已畢遠遊又甚幸其有所激而翔史記焉夫其所以藉名山大川之磅礴文物宮觀之巨麗乃至山鏡冢刻之殘缺傳書富他日盡發珍一百三十卷

而其奇稱絕於古今義意者前子長而遊者若而人後子長而遊者之若而人而後之稱遊者必舉子長氏其山川之獨若侯子長氏而益顯者蓋以人以時也旭山澤先生之好遊西窮長峙之濱北入蝦夷之壤廣袤五千

條里足跡幾遍海內余敢乎謂孰與子  
長之壯然也夫前先生而有如先生  
之遊其人而有記以文其奇焉則可不  
謂幸乎先生骨癯而神清學靡所  
弗究自其不以家為家放浪汗湯櫛  
山水之癖愈深意之所適必作文以誌

序

三

數十百言立辯後又棄而不顧記壬  
寅之夏從杖屨遊上毛金洞之山窺奇  
絕偕與探幽投宿山寺余疲不能坐  
呼食伏啖先生遽以素燭索筆文成  
見以而余始畢食乃相與朗誦鄉音  
振林木山月高懸恍疑忘世而長往

所載石門記乃是自餘家勝龜洞榛  
名諸祀古皆旅牕驛燈草之所就而文  
不加點者也然則此集固不足窺先生而  
亦安文簡而該雋而利是已稱不朽可  
謂一日千古方寸萬里矣嗟乎向使子長  
官達志得乎一百三十卷不必作矣

唐

三

脫使其生今之世乎史記不可作矣  
文之不能輕氣數乃爾是金不佞  
所以湯甫子長之例幸先生寧得  
盡感乎丁未竹醉日筑前郡山緯謹  
撰并書

漫遊文章目錄

第一卷

與左子岳書 河内

登山觀海記 損津播磨 有圖

岐嶺紀行 自大坂至江戸

登富士山記 駿河 有圖

画島鐘倉諸游記 相模武藏

第二卷

汎海紀行 自播磨至豊前海路 有圖

漫遊文章

目錄

游毛奇賞 下野 有圖

游奥曆上 自江戸往陸奥 有圖

第三卷

游奥曆下 自松前經出羽還江戸 有圖

游千賀記 陸奥

游松島記 陸奥 有圖

第四卷

登金華山記 陸奥 有圖

平泉諸游記 陸奥

松濤閣記 松前

游帕方記 出羽 有圖

草津湯泉游記 上野

登金洞山記 上野 有圖

青霞堂記 上野

再游金洞石門記 上野 有圖

積翠堂記 上野

最勝洞記 信濃

龜洞記 上野

漫遊文章

目錄

登榛名山記 上野

游四萬温泉記 上野

浴泉記畧 同上

蝦蟆橋銘并序 上野

第五卷

浴海志略 伊豆 有圖

淺間焦石記 上野

伴松菴記 上野

與山伯經書 上野

游浴伊香保記上野

與田子正兄弟書上野

金澤游記武藏

附錄游具略

漫游草

目錄

三



漫遊文章第一卷

山城 澤元愷弟族父 著

丁亥正月十三寔緯浪華而寓松子邦氏於九之木屋村有游九小志作其言多係事業今唯載與左生書一通

與左子岳書

前月二十三攜村老少年游金龍山寺焉自牧方小舫絕澱水沿芥川而登一小山山路頗險泉石可玩寺在山顛間開始抵寺門擡頭而睹滿目皆花則

漫遊文章 第十卷

乙

所謂山櫻稍登花益多寺櫻花間真如一幅畫地淨人罕余心樂甚相呼而進一陣香風如鷺如柳絮漫漫撲面而蜚行誦能因暮夕之什誠真境也獨懷我子岳哉掃苔席地而飲余心暢甚將去而古墓之癖頓發遂得能因家矣感可言哉釋能因初名元愷乃見其碑文安知非余其後身乎無奈不好浮圖教耳遂抵西河原而看疣子櫻山櫻一樹瘡瘡于岫巖之際矣其枝東西六十餘丈非不奇也疣哉未足大觀也乃至三島村買舟而還本月初三又遊岩船獅子

窟村人庵生為之導先登妙見山、在木屋村南二里許有小祠相傳星宿為石因祠焉其近村有星田是其所以得名云泗天河而入山可一里還路狹隘左右皆石壁、下皆巨石其尤者曰岩船高二丈餘延袤不甚殺其上可列十數人矣望之兀然如夏屋如丘壘而橫截澗水而流在下故有船名耳不必相似也尾生石上開行厨且飲且歌意盡而行獅子庵距此一里有餘有寺踞其廢門之礎以憩呼酒助氣寺僧迎我為說十二景又示緣記手卷相傳役小角

漫遊文章 第十卷

第十卷

二

草創焉 聖武帝再造寺今寺寬文年大坂豪民無極者所建也窟在寺側巨石相新自然作獅子之勢其口可容十數人矣但未生金毛耳田首遠山之秀色時來襲人衣裾亦懷子岳哉它莫足言者而巖亦在通四月初五

四月十九角巾出河內將游阿波先是子邦與邑人謀令余閒居就業但來志之未遂不能從其請偶有款人悠憊西征余款性不果并元孺為游粟之說遂以本月二十六開帆大坂而航

南海焉既至其國會行新法余先抵圓德寺住  
特相迎而問符余不知何故乃延余一室告云  
新法舍客無文引者罪及隣伍然井生有書且  
貧道向在大坂仄聞先生之名即坐罪千里之  
客安得不舍乎余為之駭然欲去之它邦而無  
符則不得出關欲歸太坂亦無船引日夜俯仰  
一室窘如拘囚更為商鞅增一嘆已在寺十數  
日窮亦已甚幸有一老之憐王孫始得路引矣  
是時猶且烟霞之情不能歇微行至鳴門峽而

漫遊文章

第十卷

三

觀焉海面平穩不見輪轉之勢又且急遽徒望  
衆山蒼翠與淡島相競悵然而還從此無意游  
邦國又賃居大坂乃有播攝之游

登山觀海記

俯累有餘而游趣頗促我焉適鴻池生書請弄月於  
海濱余喜可知也求所偕而不得期亦已迫烏巾崔  
擎不改裘衣但攜方便囊中無長物唯烟具墨斗  
類耳絆行縶躡芒屨夕出蝸廬而抵鴻池氏鴻生是  
日與少年會飲至則授袂而起急捨行李戴箬笠以

漫遊文章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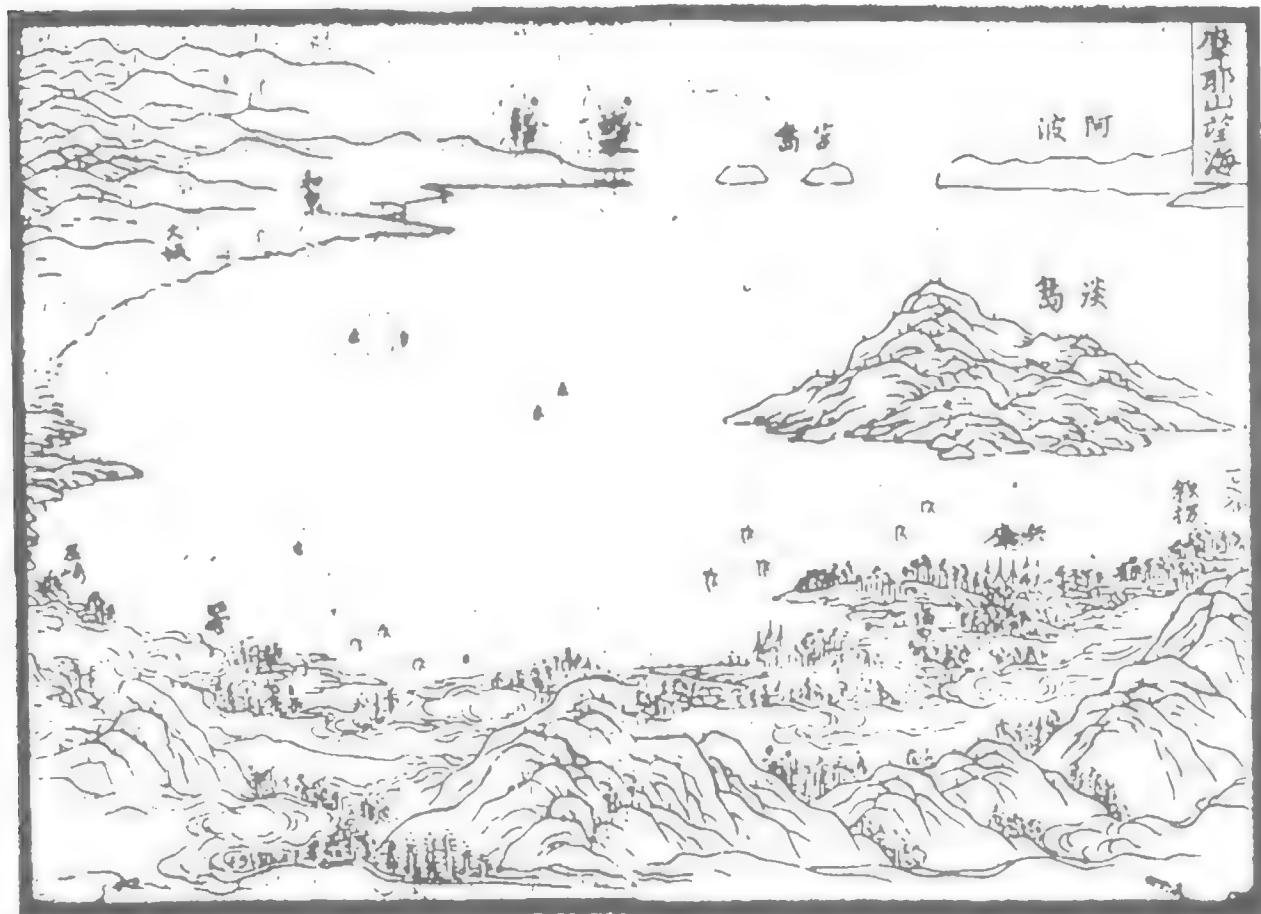
四

發徑抵在土港而買舟未放主翁行酒余亦強飲  
數盃醉而卧舟中夜半恍尔而覺鴻生亦為華昏之  
游矣四顧月色爽朗清暉衝波浪煜然余舟如浮  
銀海中矣時宿醒與注病相發岑不能坐瞑目多  
時舟達福原之濱平相國將遷都而不成今則一馬  
頭已海船輻湊村民咸群鴻生所知武村者相見而  
喜揖余而請其村曰神戶民多富商武之供是以豐  
備鴻生問摩耶之游主人使其子弟為嚮導乃經茶  
店村敏馬浦抵山麓而息路稍巉嶇眼境亦隨而廣  
回顧海船數百舳舻相銜如不容者已登數里則遠  
近未嘗相接也益登眼境益開左顧右瞰轉回百折  
始至忉利天上寺仰睹磴道高入雲寺之所舍是耶  
石磴一百級磴盡而伽藍在焉有記曰昔者仙人法  
道者創焉元亨釋書載淳和帝妃藤氏所建也今  
尚儼然一名區也武村延余二人飯其子院村酒強  
飲凭欄而縱觀滄海頓為庭池紀泉之山為之堤塘  
而淡島一抹如假山西北鐵拐峰為障武村之指先  
注兵庫而福原而脇濱而大石而御影蓋左則五百

崎蘆屋西宮居崎歷、瞻然呼之可答其指一轉為  
浪華浪華在海之東南隅距此一日程云蓋轉而右  
收田粟島若島其間如可褰裳而涉者阿波也無數  
海舶至此失所在但見點々如亂鴉政知山之甚高  
已而觀海之勝、此余未嘗經目也其路咸獸蹄鳥  
跡而山顛廣平寔可用武哉元弘中赤松氏據此以  
伯于一方耶鴻生請行余謂下來路無取興問之寺  
僧自山西北曰青溪危險益甚余不忍忽棄時、顯  
接遠景樹根妒而嚙足、踰石角則垂枝又拳我頭

漫遊文草 第一卷

稍下澗水涼、時激而為乃謂瀑布不遠石迹數里  
得一村落曰熊內過村數百步乃得果布矣泉不懸  
之天而布岩壁高十餘丈如斜曳匹練俗呼曰布曳  
側有望瀑臺非斷而削成亦一奇也在原納言兄弟  
游此咏國歌所謂白玉飛衣裡是最賸人口兵遠謁  
古田祠規模頗弘歷日已浴雲洞暗中換去履梅提  
原井而還主人乃秉燭以迎父老相集而勞似謂有  
貴客英殿明九月十三此夕為良夜自 寬平上皇  
宸遊始云向與鴻生約是夜弄壁光於須磨故日高



而發武村使一蒼頭提尉以隨行抵湊川而扣廣嚴禪寺展古物而睹焉楠公書二道其一非親筆也軍扇幣串等真贋吾不知之其與男莊五書辭氣高邁令人慨嘆哉豈又問然其言曰差人非他顧戰死在近欲見汝成立而義已分死則乃公事畢矣兒唯學焉爾學而成立則吾志自可知已白絹一匹是上賜賜甲冑一副祖相嚴至今吾所探并贈為永訣耳建武三年正月廿日軍扇革造以繫焉上表平而下園徑可五寸鐵其握長可二尺所謂便面也幣

漫遊文草

第一卷

七

者正祝奉神之物其柄曰串侶有取而代背旗其長短於軍扇可三寸有字陋拙近世水戶義公為表其自盡之地而建石焉碑陰文投化明人朱之瑜所作嗚乎茲稱我諸葛武誠不誣也人多謂朱舜水碑文後讀水府儒員安海治其言云云文恭堂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贊今鐫碑陰又云文恭在也作為碑文則拘揚明不止于此意也余思詩而未成鴻生開尉於茶店一醉衍焉遂抵筑島寺有平相國冢舊跡多石浮圖土侶多誣說難取信也須磨寺亦有古物平公子敦盛橫笛最著亦復多假托耳余就筍輿鴻

生則留而不往已至舞子濱下卷天朗風師不驚夕陽與海水相映發文淪如縠如錦望之混洋萬里上下為一豆島繪洲輕浮如雲影出沒一瞬之間一聚一散又峻又衍倏忽千變不可狀也淡島海路里作數可喚與舞子濱相對余乃登一丘而觀愈滋向我色動不忍遽去昇人促歸獨酌三杯興餘而乘蓋攝之西界環海而鐵拐峰為之障古昔置關可想矣若海若一怒一古以西洪濤駭駭山之足嚙之將吞行路頓絕意者壽永之時常吞而不吐歟東軍

漫遊文草

第一卷

八

越山而龍皇居恰如歷卵然不然何不顧其指而爭舟乎既而還須磨則鴻生雇一村童負尊布席沙上穿沙作灶以溫酒箕踞而飲向之所望霞駭雲蔚如重錦者忽與清輝相映變為素練焉唯島嶼如初豈其裡面耶帆影時隱見烟霧中洋不知其所往興趣未盡繼之感懷萬緒互酌以澆遂醉而歸旅舍不復與言十四夙發須磨取正路而行自永田村至兵庫路傍多古墳乃平氏諸盛所戰沒處也過福海寺其廬足利公所筆渾雅可愛鴻生訪北風氏於兵



庫乃酒脯慰勞引余視藥之大可容數百人矣海  
鮮百許頭空游相逐有以目魚其行如鰲非兩比  
行也飯畢日已下午余欲嘗鵝越鴻生憚險不可乃  
左夢野而扳十輪坂是謂鳥原路但羊腸獨快泉  
聲洗耳爾行可一里路闌而平蕪遇童之牧牛而知  
人間不遠又行里許豁然山闢而村落出焉名鳥原  
秦人辟亂猶存耶已登山椒乃可以觀海矣又得一  
村名曰東下日已西沒投宿民家十五別色抵衝原  
村在拱播之次距東下不一里而近村有千年家

者相傳大同年所造也人求其攘竹以制樂器或削  
取柱楹以充鎮火之符故家人眼來覽者而求之益  
甚睹刀痕甚多耳其屋矮陋與今制不同別構房室  
其側而居丹生山倂其左屹立截嶺樹色未叢乃是  
別所氏城虛余將徑登鴻生又憚嶮而難悵然而行  
距此一里有餘有原野村中有梅雨泉廣凹可兩  
席深不過尺梅雨來則湧以溉數百頃之疇此地高  
燥民憑此水故置小祠以祀又行里許有溪上村訪  
村民丈夫宅前有小山草樹蕭蒼文夫提一尊以登

尾之數百武至山腹松蘿累布地余二人興趣勃  
然載采載煮香氣果異常於是野飲一醉作氣嘗陰  
此日霞布雲豁彷徨乎疑羽化大叫快哉更舉一大  
白而別日尚晴時路經山伏坂唐櫃村乃得一溪即  
鼓暴之下流也化三里許日暮抵有馬溫泉喧華雜  
還別為壺中天地余亦沿泉一再即寢而議登務  
古山一名六甲其高千仞以外周與諸峰連亘不  
知幾百里蜀然不樹以故佳致不多云十六早飢負  
兩具於道者而發已出壺天廣野莫雞犬遙聞山

路遷迤沿溪而登數里至山麓踞石而憩掬溪水而  
飲相呼而登非擇巖角樹根而踞則沙石崩壞不可  
輒住者半里許榛莽被面藤蔓繭足不遑自救也導  
亦或後又先唯是喊聲與谷响相答耳不復記道里  
已達山顛平坦如野汗收氣定遙望西南播丹諸山  
如培塿如蟻垤東北為之丘壠者皆向我而朝宗  
焉其高出雲表金剛葛城生駒比叢僅接襟袵獨愛  
宕冒翥而不見瑛荊而食烟白雲在手擬持而贈最  
高之處有石室小祠近鄉之民所禱雨處也余謬曰



天不厭昇平之德如我輩望何遂求樵逕而下比之  
來路不甚峻漸下澗水漸雄壯左涉右渡所謂九渡  
不翅溪陷而飛泉作簾高十數丈可觀矣此間巨石  
多奇橫立額如相集而語如相迎而揖如羽仙如  
胡僧或如望夫之婦不可盡記也既下得一村名曰  
蘆屋之里憩息路傍以回睇所過兀然乎雲間矣徐  
步出打出之濱遂抵西宮或云此祠祀唐玄宗也其  
言曰我呼外國曰夷此曰惠美須帝小字三郎故  
稱夷三郎帝後居西宮故名其地是附會之最奇者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十一

也此夕投西宮茂松菴鴻生則訪婚家其翌鴻生手  
行厨而至將游兜鑿山余不欲乃罷傳午出六湛寺  
過津門村中有小寺曰昌林樊籬荒落唯有古松  
數株俱數百年之物躊躇少頃遇僧出門而問乃天  
長年舊地也距此二百武許有荒冢埋大江山妖賊  
酒天之元之處又有高師直墓皆所未詳也過小松  
村等覺寺少憩相傳平相重盛采地故平公稱小松  
亦未詳也比至居時日正懸車買小舟而還夜將初  
更舍舟於荏土港而步歸則四壁蕭然挑燈滌研以

記聊供卧遊余好游而不多游之不足文也是以  
奚足然亦可以故紙上觀乎余頃彫登山觀海印今  
取而名此卷爾

岐蘓紀行

余移居於傳法村之三月始有東游之意先是友生  
為言而不復動心於守雌之外風月間人自分但卧  
之不堅時來往浪華稍與子鳳驩而相忘於飛  
外則子鳳說余以小草之為遠志非地也友生亦德  
憑遂令余增貽慚哉實三月二十七出村而主子鳳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十二

氏子鳳致書於江戶青木生以余屬其親春歸都者  
同行余乃告別諸友襪襪以待焉春盡之日孝秩諸  
子出餞余於城南酒樓同會者十餘人各有詩孝秩  
千秋贈言既而青生家有故而稽焉余與子岳等日  
夜徘徊城南以醉紅亭期至而青氏尚未發淫雨方  
降改卜五月初二是日又雨乃以初四發大坂一艇  
夜行黎明達于伏見又雨一行人不興則馬此行獨  
余為遊子與人之歸家唯有嗟雨之同耳龍鐘十里  
馬足亦為我遲而行長橋忽在前知是勢田也擡

頭而望郁、紛、肅玄輪囷獨屹立雲間者石山乃  
繞其麓而濔濔我免道上游也左顧三上山蒼翠秀  
潤真如一幅芙蓉圖但之破墨渴筆矣是僅慰旅  
况亦是霖雨之兆云初六越知川高宮川彦根川皆  
俄用舟比登磨鉞頗雨果霏、重慨失一勝景七日  
得晴辨色出番馬驛皆云呂久川不可渡也有人陰  
告里人延宕之計耳若取路於洲又則不妨矣已至  
洲又亦不可渡乃知見賣而不宿買舟而往合渡蓋  
合渡三郎馮河之處也關原之役西軍陣于此東將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十三

田能州欲急渡而擊淺深不測乃募于軍中三郎者  
善泅能行水底以上岬東兵謹呼絕流而渡大敗舞  
氏之軍矣因以此命氏云翌復舟長柄川舟中望日  
出初疑火起忽如車蓋如落實滄、如遭趙衰徐步  
抵加納城自加納至鶉沼荒野千里曰鏡野欲用范  
勝之耳乃登曲阪為鶉沼觀音之坂維石巖、觀  
音窟不甚深不足留意抵太田則水曹川勢益駛單  
舸如墜葉之翻風操法亦甚奇越舸蜀艇可想初九  
發御嶽而細湫而大湫路傍多巨石其最者十数丈

上或殖松樹一奇也琵琶嶺上可望伊吹白山諸山  
矣一崎一望九十三嶺佳景雖可玩乎頗倦應接不  
復停足而行晡時驟雨故宿大井驛十日早發驅馬  
以陟山路遠霧始銷驚雲如涌鬱結若巨象蛭、若  
虬龍、危、若層巒層巒則如雲不知幾萬重画法最  
奇古款持贈故人而不得乃呼酒傾于鞍上一店一  
杯抵落合驛既醉落合以東岐蘓山中、也字從音而  
轉故又稱木曾嘗聞岐蘇之酒酸苦不可食乃獨酌  
立石店使酒以驅路愈險白雲愈深画亦竟不如也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十四

睡魔乘醉將擠我數而下馬而興、前獻勝而不休  
又思酒試飲一盃雖非青州之美而無高縣之害欣  
然入店從此舉白遂無算唯恐不醉至野尻同行投  
宿而待余呼曰非敢後也為諸君驅逐山中魑魅尔  
土俗呼濁酒為殺魑醉十二晏發野尻尚猶瘴氣射  
肌草樹似三春之色更知山之特深下午憩小野有  
飛泉高十數仞如是下物詎問腥膻一飲三鍾以解  
宿醉引節徐行又憩臨川寺水中疊石俗呼做寐寤  
寐非不奇也目下賤然不及觀音坂多趣遠甚其雨

其雨忽起五里霧急傲肩輿中瞑目昇夫徒載營魄而行遂躋本山驛至此二日程沿木曾川而登下以行其路唯峻嶺連嶺岨阨羊腸常望雲樹穰穰而已獨不見世所謂棧道者或謂某處即此余聞蜀之棧道踏之浮梁振動涉者無不搖心眩目也又聞閣道一百餘里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故張良焚之魏延又焚之今何相比之不似過鳥居額多原野如結梗原尤廣莫天正之戰可想矣無鄒子歟毛且不殖遂登鹽尻坂余意專在富士而此日密雲不

漫遊文章

第十卷

十五

可望茫如有所喪但諏訪湖風光聊足眺望湖大五六里目力之所盡治城隱々出沒烟霧之間而崇山環宮中斷於甲斐之分矣阪名鹽尻蓋取在中將之言歟已不見富士抑何緣故斑荊喫烟而望忽見看曉於雲間似闖我者矣神飛心駭纏綿之意愈切彷徨路側不能行豈風伯憐我耶一陣欬颺雲帳則艷姿穆如絕世之美果天下無雙哉俄頃雲帳復垂豈恐傷盛德耶慙慙哦一詩而行至諏訪驛日猶在晡以前有和田額乃宿同林子平治溫泉一快浴畢謁

諏訪祠土民說七奇事獨駭馬涉堅冰事關西所奇也其翌秉燭而發而宿望月驛是日為雲霧故復醉醉而騎而睡而將墜而覺下馬而憩和田額以東道路泥濘人與馬皆已瘠亡復沈沒雲霧之海氤氳朦朧浩渺汎濫恰如衝波凌空但疑我馬忽化龍去歟下笛吹額而障雲始銷征人互相見妙義淺間諸山尚且埋沒不見蓋笛吹天嶮實界信野之地天文中糾々武信玄敗上杉氏軍於此如猛虎之驅群羊焉然不得遂北者其亦在嶮耶十七十八未霽十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十六

九大雨余疲且憊下午衝雨抵江戶乃寓青木生小日向居出無所之入亦無所止獨坐悽愴無由寫離憂乃呼墨斗聊記意之所適若夫琵琶湖諸勝目之所嘗經非今適也夫山林朝市何往非適此亦浩沔風雲奚在遠志之為小草哉

戊子五月十九至東都其秋始入學院小游所記舊稿散佚無可錄者已丑七月登富士山

登富士山記

維青地湧而山出焉遂滙為淡海屹者富士淡海之

大千里富士跨四國山高四十里海之最深處耶自沙走村至田馬夷陵十有二里阪有衡門過此可三里途窮北折而六里抵中宮祠登者受杖於此雜樹茂草鬱然森布是為山腰崕蹊邐迤以登又十里許曰沙篩坂自坂已上所謂四十里削成而四方者也望之兀然壁峭無草樹無正路沙石處見山骨可踰者不可踰者羊腸萬折但守先導之武以轉趾鬆脆之石或泐而碎折脚底步輪退將僵而杖扶焉仰之三峰在顚上一跳而可至矣余神先飛足之不

漫遊文章

第十一卷

十七

進十弓幾十里尔日夕入石室而急導者出續衣以授服時維七月尚寒於十月矣余適出室而瞰雲間煜煜然正是玉兔浴海之時也不覺大呼快須臾三竿世界變為銀地是不知白雲停而不動但見積素三尺萬有為白玉已而此山孤立于太虛真如一采芙蓉湧出大銀海中也豈又有如是觀哉又登五六里愈寒愈疑積雪耳乃宿第七合之室合猶言級也四十里為一升十折為合每合置室一大丈許高五六尺板屋四柱磚石固封所置遠近倚巖勢之可

倚登者以息以宿以辟風雨云夜半針畢乃發山愈僻而曲愈通前者後者頂踵不能入也八合九合峻極倚樓匍匐且登且息呼吸將通帝座耶悚然疑立顧曰我無仙骨韓子之哭不可謂也反顧東方初如發丹竈比至絕頂丹流不知幾千萬里非烟非雲蓋海影與頸氣相映也端定神王振衣瞪然以縱觀焉意亦何壯乃入室以憩頂上之室十餘連簷皆小於路傍者記曰貞觀十一年宸頂建祠今唯存衡門導者告報曰曦車將出溫呂急起望之紫赤之中顯氣

漫遊文章

第十一卷

十八

輝金縷萬條倒射余衣熟眎之輪轉如飛金縷紫亂眼睛將盡實一大奇觀也漸升大如盤盂而下界猶且朏明縹緲之際海色淡黃始知古人登岱詩有黃海為遂行八葉此山一名芙蓉故有此稱三峰隆起云中陷為池乃傍池而行也相傳初有水而竹木蔭蔽實永煥發之後水涸今唯窻窬而已約徑二十餘丈深數十仞一覽意盡三峰最高為中臺又名雷電巖不可攀也巖下南轉而行數百步巖隙相連又不可攀者名曰狗峰有石窟置金馬余詎曰聖德太

子騎甲斐驪始登此山故事歟不然陸遜所得巴漢  
馬類已守者范莫以答焉懸梯以登下則鉞子口也  
池缺而沙流故名東南之角寶永峰在脚下寶永年  
陽焰噴發雨沙石於千里外歇則山之瘠見云俯臨  
咫尺傍有發焰之穴問之曰非此六里嶺甚未嘗聞  
有至者以沮人意故不果往也西南絕險有劍峰手  
扞石坎而踵半外垂者二十餘步過此平地陷凍雪  
而行嗚乎萬古雪尚存耶身在水晶宮裏詎知人間  
苦換池邊處置金人又構小堂側有玉井僅

漫遊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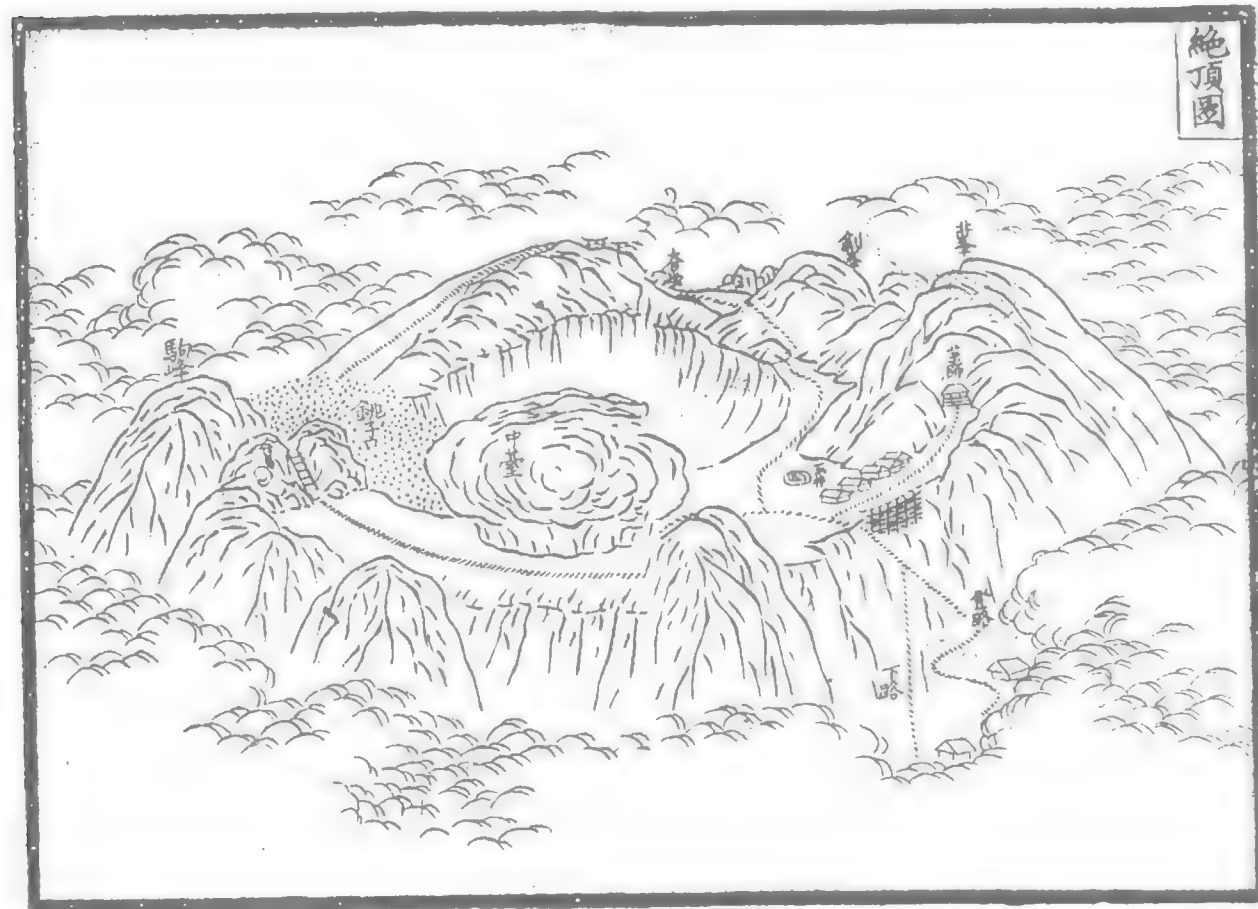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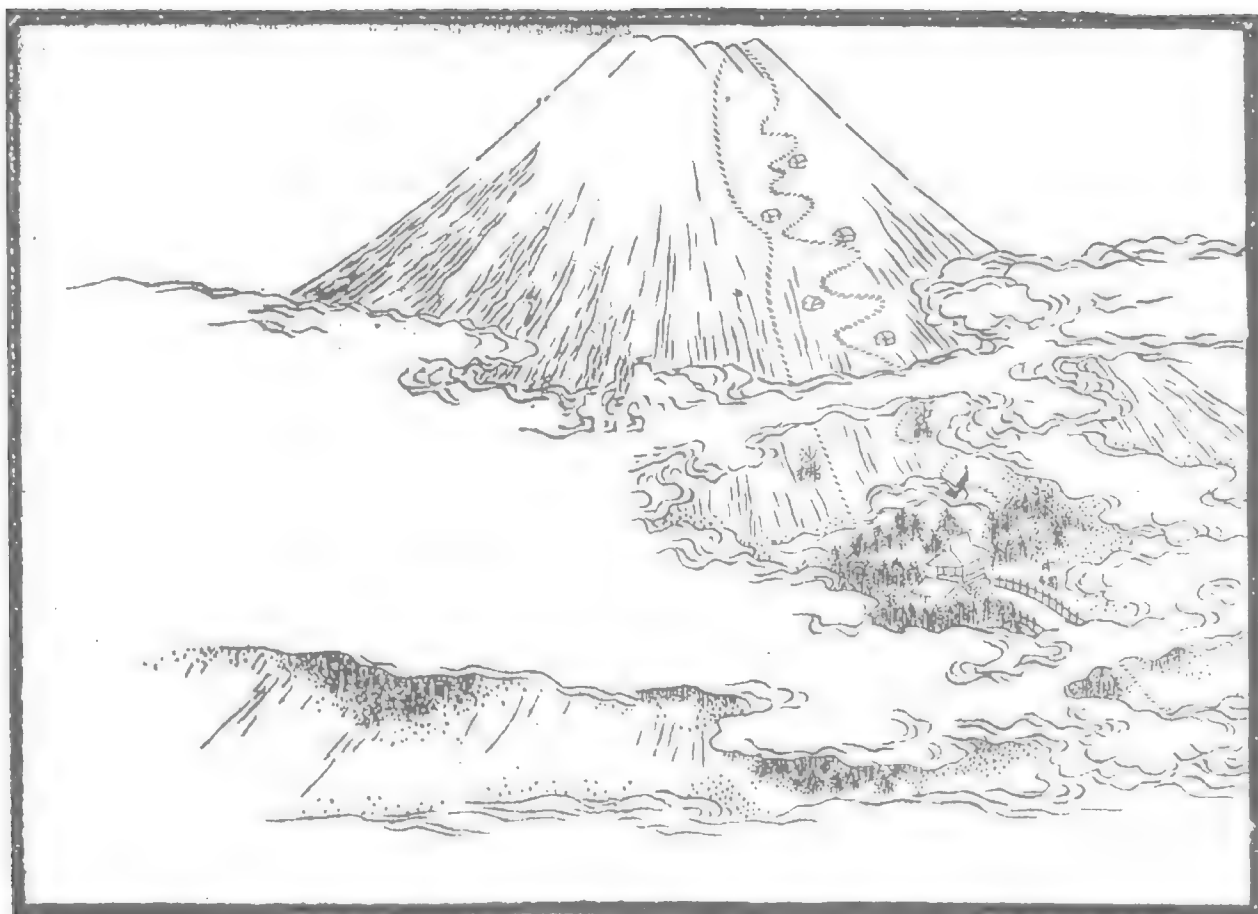
第一卷

十九

盆大不竭不溢人以為靈乃破堅冰而飲冽甚寒氣  
徹骨凡骨竟不持久燭欲下復驚時四面猶且銀海  
唯甲之二山見其顛如島嶼然問之不知蓋聞黑駒  
白嶺之椒眠富士於西南是耶下而二三合雲間覲  
函根之湖尚在履履之間下路嶮急足之使目不遑  
應接時一回首田塍維衆山如線者酒川導出所瘠  
草鞋以授厚可二寸大如盤著之似扭矣若或一蹠  
鋌走數十丈欲止不止僵而後上六合已下繩路一  
條直下十有餘里曰沙拂坂即沙篩南也植杖以瞰







前行人一瞬十里忽如嬰兒杳如鏡中之象疾於走盤之丸比下田馬坂日正晡時適昨躋坂之時也攬頭回顧三峰峻峭而立太表未嘗不恍然自失也聞之群嶽之長為岱宗封者七十以為至極其記云自下至顛凡四十里日觀峰觀日於雞鳴此山中宮而上四十里睇顛於半夜何況容貌絕美其孰企及蓋天地間獨我 天皇萬古一姓莫有革命者是其無彊之鎮亦有與于茲哉特立于天下而無比倫不亦宜乎

漫遊之草

第一卷

二十三

畫島鎌倉諸游記

靈龜負蓬萊而浮耶望之維石瑰璋琪樹錯綜樓臺難比恍然為不可至也爾日將虞淵不風而浪騰涌澎湃礁上濺擊不可舟也舟人肩我以厲揭焉驚濤人立而席卷將沒者數作氣狂呼氣更豁然相與稱快其津凡二里許既上岬則民屋鱗次雜沓喧嘩嚮所望何在此夕遂宿島中海鮮之膳特美翌早起謁天女祠前沒字之碑古則矣真無星秤哉唯篆額可讀左右龍雲精工可玩踞踞以眺萬頃一碧三

浦鎌倉又為瀛洲為方壺維海百靈之會萃萬水朝宗焉其可觀哉上方之祠地益清靜此日浪高不得入龍窟土人更艷說其奇令人悵然雖然三山不可至為仙境爾畫島亦惟望之仙境已自七里濱六町為里如壺碑記里和是也七里濱亦其遠云今記亦皆用此法徑極樂寺而憩于星井寺作詩吊古戰場行登長谷寺和之長谷舊游可想暑換之焦沙海之濱為甚余疲甚乃謂鎌倉之勝不可一旦探盡探之亦不必適意獨詣八幡訪建長而足矣不復問古蹟也八幡之祠規制廣大廡宇

漫遊之草

第一卷

廿四

楹柱周畫髹綵頗極壯麗男山六難兄耶祠傍銀杏箭蔚昔者僧公曉剎三世公於此樹下矣使人慨嘆耳虎兇出柙霸業之不振亦誰之咎其建祠造寺達磨氏所謂無功德者是耶建長之寺號稱海內禪林相傳巨福山區趙松雪書筆致頗不凡其它扁額鐘銘多佳西來菴其境禪寂亦藏有相鏡事詳于鎌倉志唯是龍象法窟莫有看破來自照者哉過此圓覺寺可遊而其可記者已備于志矣日已平西乃驅馬而抵金澤宿里云之家在六浦厥明訪稱名寺叩

寺僧問文庫所在僧延余二人升堂卧以古書古曆  
渾雅古韻足娛目矣能見堂在小一之顛以海灣為  
庭池中中島帽島夏島猿島裸島無名小島磊落布  
置如初起基勢昨之所宿今之所經一覽瞭然恰似  
假山水其遠則房總諸山環列作長堤金岡者古之  
善畫者也執筆而不能彷彿萬一而投堂側之松名  
曰擲筆要之溢美之誕耳比之攝之摩耶山多趣而  
狹耳寺僧進麥飯美甚余意暢甚有客眠于隅余亦  
伴南柯之遊焉既覺晡時海暑如燬乃傲肩輿而至

金川驛而宿此遊之可記者止于此若夫石尊之峰  
最勝之寺則不與也然自最勝至塚原之路得一勝  
境矣出寺門右轉而里餘有村曰狩野村中有池廣  
輪可百步有小堂引水而西若缺焉架石梁弓長而  
幅稱蘚苔可坐池之中心邃滑不可測水之涌伏流  
突出于此歟遠望之沸然如釜中湯隱隱氣升為霧  
近之清冽澄徹水底之石可數小魚數頭洋洋自得  
大如針者蜺不能隱形堂後之山作壁草樹下垂  
幽翠襲衣日暮寂子無人豈地之過清耶徘徊多時

余心甚樂問之早滂不復以澆萬頃之田遠近香稻  
是以美矣余竊憾不能廬此地焉昔人有言地雖勝  
得人焉而居之則山如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飾  
而已矣矣其誰與之者人莫能知歟遂并記

七月望癸江戶既望板石尊峰以望後三日登富士  
絕頂又三日便道最衆寺宿于画島次日游鍾  
倉望後九日歸于昌平學院是明和六年也

漫遊文章第二卷

山城 澤元愷弟庚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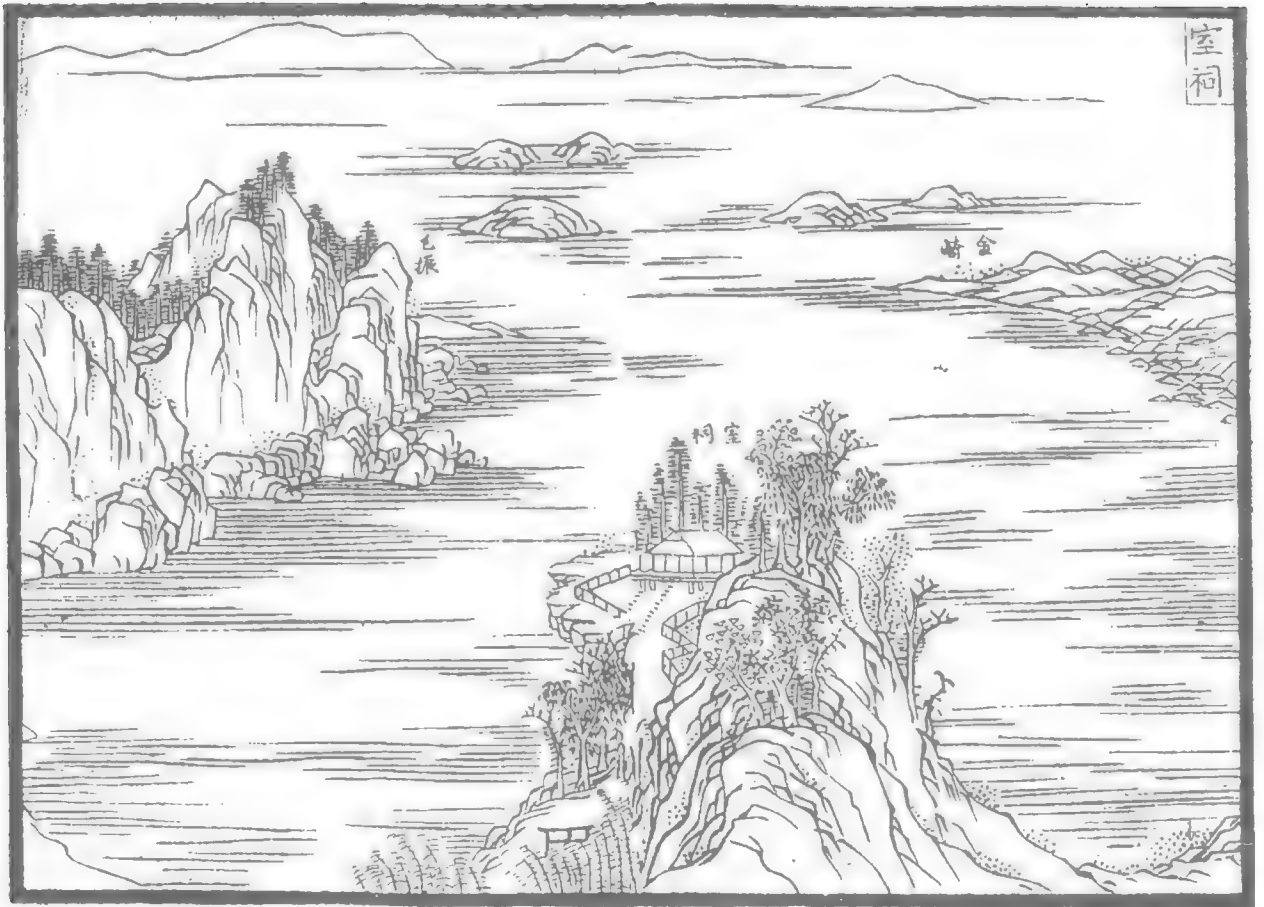
汎海紀行

安永甲午八月初八鎮臺至播磨宿室邑是日雨不  
上船我曹息半日之肩云余也攝事多務自七月十  
八先臺駕發江戸而來惟日栖不能措意於山水  
之間久矣初登金川之丘乃呼墨斗將記可記高長  
里正稟事請命蹶然投筆而起而程谷而戸塚而藤  
澤易地皆然遂宿小田原因謂函額之天嶺不可無

記拂曉復先臺駕而發出治城可半里我輜輶廻  
知是坂時馬輪窓炬火數十前後夾我已不似金蓮  
之送豈有焚如之刑或疑茶毘乎人耳日出東山舍  
輜而步同僚憩店而飲輒憩同飲故能大發路愈嶮  
意愈暢漫誦青蓮蜀道詩作氣以攀蒼頭走來而告  
鹵薄在後急呼輜而來復下視事文思索然踰跟過  
關湖上之劃然峰巒萬狀草樹蒼蒼痛割愛而過雖  
則割愛富士之舊緣豈還相忘何以波羅吉原之望  
嗚乎天地一尤物哉疇夕躋拔之日心約再登至今

不果怨耶非耶忽被覆而不見從此而別哉舍此其  
復何足以文此行須磨明石之勝亦無為他記初九  
袖艦發室津萬里一碧島嶼磊落如瑠璃盤上列壁  
其名可辨者吉美島鴉島三賢大高兄長其間為繪  
島為小豆島海岬塗崎之背與毛振相抗室祠果立  
其灣中而岬上民屋千數擲比亦海路之一勝也然  
地以包海而山環其外是以無處立錫耳我船俄頃  
數十里經奈波抵石神石神一名坂越音謬而字轉  
焉海島之名不可辨者皆此類石神一聚落也過此

有二嶼曰黑島曰蓑島隣石神曰尾崎之濱又五六  
里山足入海曰赤穗岬有祠乃古所謂伊和都媛也  
赤穗城在目下距海濱可二里兵同僚疊譚大石  
良雄復讐事因問余以太宰純四十六士論欲辯難  
為言乃呼酒觴之呵水手以撈船又行半更今依六  
一更播磨往而備前來經大寺府木曾泊筏洲鼠島  
而至牛間門此亦一大泊所也相傳神功皇后征三  
韓水牛出而護御鷄故有此名也木又化宇志蓋好  
事之誕耳間門一作窓自國歌而轉謠耳自室至牛



窓海路六十餘里，鉞在末申交。是日天朗，乃上柁樓，以望海面。磊々多島嶼，已不計其麗，詎辨其名。而山無奇峰，水唯蕩，雲沃日而已。段令足觀，操手柁工，烏能對。但見豆島之陂陀，獨偃蹇其間耳。是夕應泊牛窓，而長綃秋風，當留不留，又行半更，經蓬崎、犬子島，而栖于出崎。之洲夜將三更，我船呼々，化聲起而睹之。水手倉惶，挽櫓復進，一發十里，抵手島而留。手島亦屬備前，翌日微雨，食時發，耀過上鰐，二島日企，則讚岐與備前地突出，將相倚，未倚者也。望之，其間十

數里，化聲可若遙望五劍之山，不待問而知之。吾友伯和嘗游此，而極其概，為余書之。奇險可想。屋島之山連簷一面，一轉為象頭山，其所則志渡高松。昔者平氏諸盛之困於源，豫州人與骨今已矣哉。近則大槌小槌相對為門，倭呼龍宮門，前篠島、松嶼相續，點々者，塩飽之七嶼，自餘小島布置其間，而飯盛、象頭諸山隱見無時，須更改觀，不可端倪也。盖南鹽飽之島，衍沃千里，居民充塞，幾為邦矣。而租調壹是庸，以格軍於官船矣。余所乘水手，亦皆島民也。過鹽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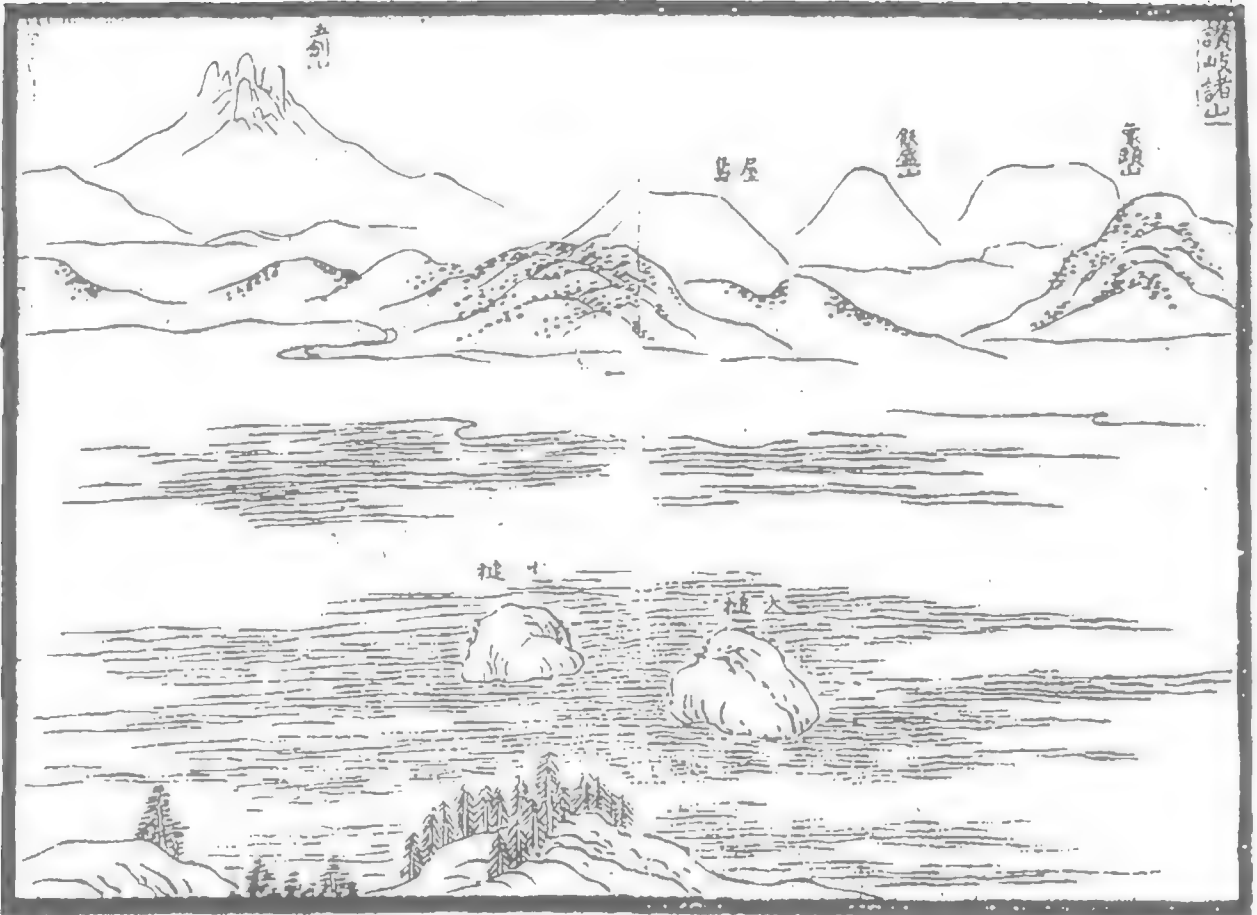
諸山

主山

盤山

屋山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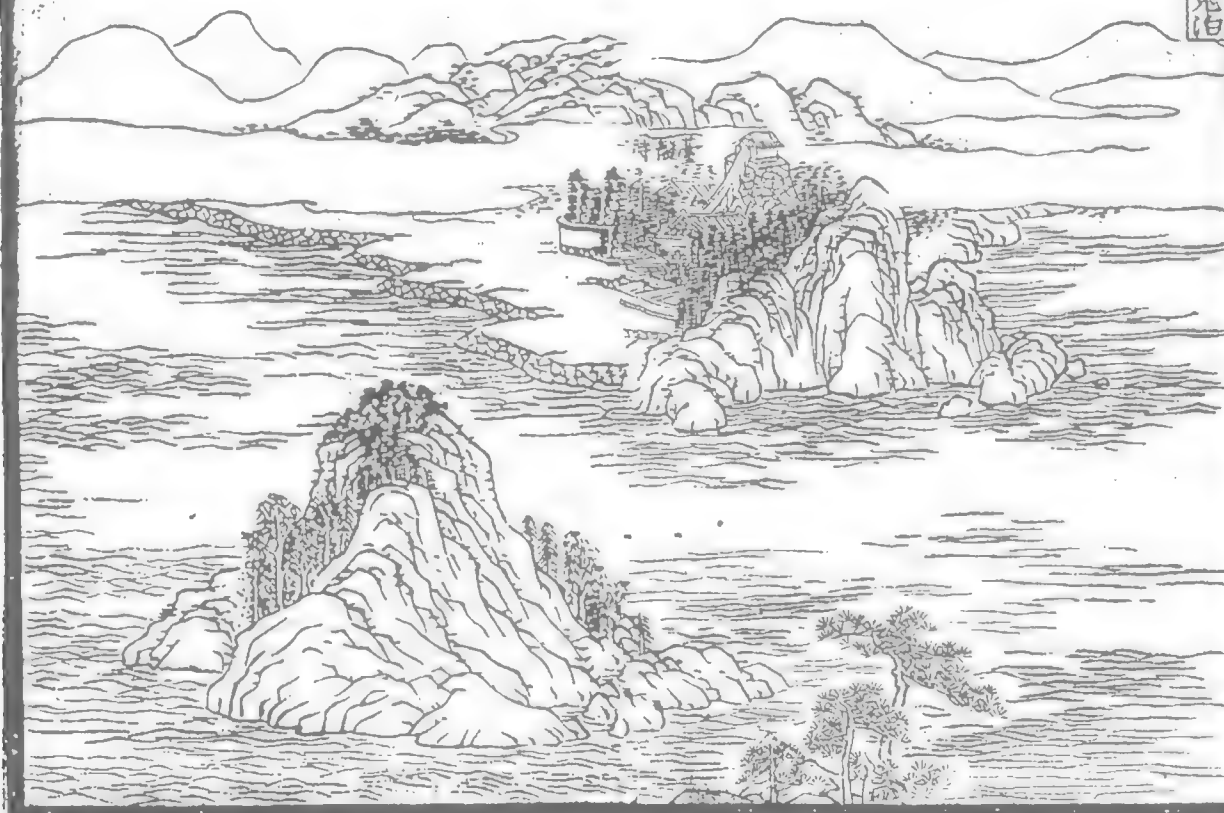
則藤戶口昔時佐盛綱單騎絕海之處也子岳常稱  
吾家先登憾不俱船使其虛誇也其地昔為島嶼今  
則小山在田疇之間萊田之為海何足深怪日暮至  
下津伊此亦室廬千數枕畔臨水青帘遙相望豈不  
當爐待游客耶欲舍船而往有禁乃呼漁舟以買鮮  
足以一醉矣十一日風不順而潮逆餘艚相聚一處  
有所相議耶日昃伊軋聲急忽破余睡起登飛廬眾  
船亂行爭先其復何役蔡則尋討洲名而不止恐為  
人所厭櫃石辨天大小提島所經凡二十里乃泊亭

漫海文草

第二卷

木

島十二又雨食時過水島從此以西隸備中阿部族  
治城在近司船帥連舩數十隻以挽我船又等便有  
贈遺焉濱海之邦咸然足日余與焉故記遂過大杓  
小杓嘉納浮淺寄士多加佐奈諸島又行半更抵白  
石迫門海之隘口是謂迫門可泊之處是謂湊門大  
抵白石峽已東島嶼多泊所出峽則海勢鴻濤萬軍  
而大距白石十八里有鞆湊門鞆音獨木二合本射  
具之稱蓋取其狀也云一通邑古來名于酒故亦有  
猷笑之賦云距此十許里有泊曰阿芥冕不知何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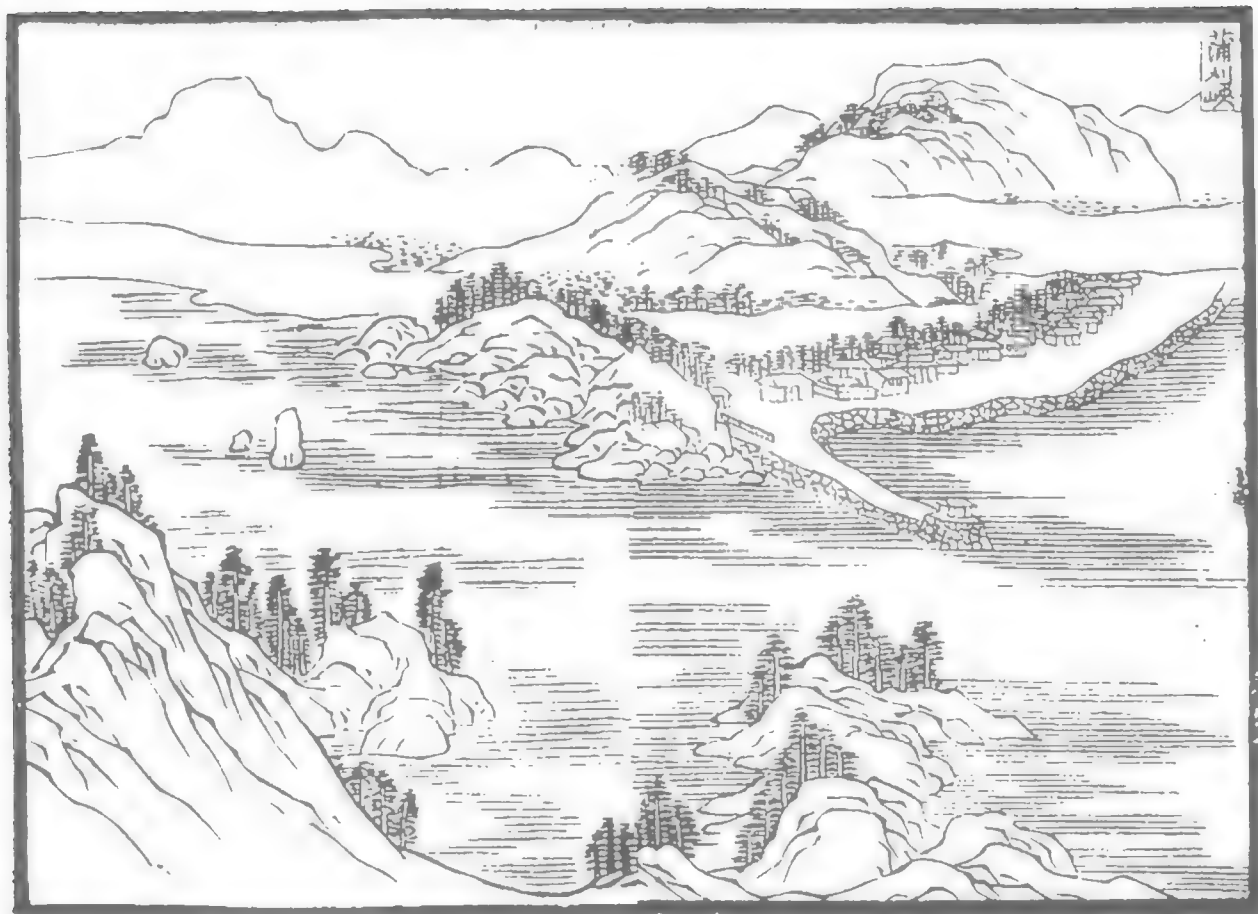


望之嵐烟簇々紫翠當反照稍近怪岩特起于沙際其上構一小堂廊廡如尾又似覆斗一奇也堂置觀音寺曰盤臺六復徒望而過十三別色正東風急船行駛快經田島因風而微轉則百千白馬奔騰而來時激則飛入座船上咸曰余尚破中問曰此何地方乃曰此名道士峽相傳豐蘭白征朝鮮船停于此有一道士上船獻海物而去公使人尾之不得故有此名余曰公蹂躪三韓其勢覆瓿堂大國為之鼎沸勇哉鬼神陰助或然也卧而不動船抵浦則告曰

漫遊文章

第三卷

昔者平相國每詣嚴島祠患海路迂曲遂破山以通焉名曰御門余遽起而望罵曰船公汝矍我耶段使相國得寵於天女奚樂得然亦說之漁人威武所致尔船泊加諸早起聞雀窓朝曦映發風波不驚西南伊豫東北豐前佐田岬無左峨闢奇勢遙相迎超此大西洋也紫瀾湧濤親愈壯而意不復在洲嶼之際行可半更其濱曰仙已泊仙已周防之望也山足浸海之處名云尔近此大小硫黃島相傳壘中有有王童墓俗說至此拙窮日沒船抵上關暗昧不



蒲刈山

詳地勢唯兩山相對似下既入門兩岬喧填間之一  
大馬頭昔時置關之處也海面燦八月出兩山之間  
時維中秋四望無雲一行船上競起開窓余亦呼酒  
而灑詩勝乃得小律三首拙速誇人為可恥耳望後  
一日距關二更有泊曰笠戶不至笠戶沿管松而行  
一島不甚大沙嘴甚長松樹森列蒼翠蔽人漸遠明  
爽淡々真如畫六憾少画手耳其地不同而觀則  
不異無可記者是夕泊母哥島翌下按本山本山陶  
氏故壘也陶晴賢殺其君大内子而一旦霸于西陲

漫遊文庫

第一卷

十

遂為毛利氏所殺于嚴島矣比抵長府日將下春維  
昔仲夜天皇行在所今猶有原厓所謂豐浦宮神  
功后所築長堤距此不遠已抵田浦諸侯行人幡幟  
相望舟船魚貫而進是日余為之小相無皇田首極  
浦日已浴海赤馬開早友祠皆暗裡過遂泊安徳  
天皇狩地壽永之役兼興沒海變亂至此而極翌十  
八望門洞開一詩吊古戰場而過抵小倉下船驛吏  
街長六復廣至以待肅旆之臨自茲事務復紛然肅  
旆之所指如風偃之草諸侯供給益盛雖則盛矣倍

我亦已甚文之余所不欲也而九州之地山咸奇水咸明民俗淳朴頗存古風自發江戶閱月而回八月二十五日、出至長崎鎮府

游毛奇賞

小山墟

會津之役大旆東指而石田三成舉兵畿內不知鹿落誰手也諸侯觀望亦宜矣方是之時神祖軍於小山羽書旁午之際優游事禽神算其可測乎以地理則東控奧羽而屬城基布毛之野霸圖或可知爾

漫遊文章

第二卷

十一

安永丁酉至後五日與侯君長諸子登小山之虛下有寺曰天翁天翁謂小山高朝也舊名萬年寺小山氏沒後移寺此地命名也寺僧為我先導寺前左折而數十步古樹蟠鬱塹坑無水經輒登丘又輒又丘遂登其後山而眺思川傍山足而流太平山岩船峰互競其美神祖布陣之跡距此三里云君長與寺僧譚小山氏家事跡遂有結城之行

結城

我聞小山氏無嗣鎌倉公使其庶子為小山後而居

結城結城氏霸于一方而小山之宗竟微方室町氏之討鎌倉也結城嬰守而敵上杉十萬之軍焉其強可知也結城山而小山氏復興上杉潛于周防而結城遺孤復振豐公之東征關東七雄若小山氏盡滅而結城獨存晴朝受豐公命而養公子越前公為嗣其第四子即是川越侯始封祖也結城之南有八尺堂傍有其先墳墓乘國寺孝顯寺亦皆先世遺跡云其它無可探之勝初出小山驛左折數里地名神臺田疇之間荆棘深封古樹隱藏其下有古墓乃小山

漫遊文章

第二卷

十一

氏之北即萬壽寺舊地也既至結城日猶晴時前路有山而非半日之程一行人頗有缺望之色君長曰此行也游耳豈有定期請極筑波之巔以償今日歟余壯其言乃取路而行可五里子靜微有異言是以不果回轡宿于結城

藥師寺

此遊也在欲觀日光其探古墟尋古跡均是雞肋耳子靜子伯有基癖而不禁且行且問且剥苔以睹十八日癸未發江戶而宿柏壁驛甲申朔田乙酉結城

凡三日行僅二百許里。翌亦將游藥師寺。辰牌出結城而入山路。絕人蹟。廣野千里。比至藥師寺村。日已下午。人皆有菜色。以故不登其壘。但探安國龍興兩寺。龍興有道鏡法師冢。兀然沒字。無由取信。則二子未如之何。已寺右有石浮圖。高可九尺。題曰鑑真和尚塔。其右刻天平寶字七年。二子且剝且打。塔前有菩提樹。唯是古物。已安國古昔戒壇地。云子靜穿地而得。古瓦一枚。印國字。且弄且誇。且十釐以藏。

荒鉞村

漫遊文草

第二卷

十三

村距宇都宮可二十里而近。稍近則地稍卑。濕田疇甚美。已至路傍之石。小大各成趣。仰望左山。一幅赤壁。迫真者之真也。余靠一石。以望輒圖其縣。俱喜得勝地。將詩之。文之擇而未成。但路之不峻。是不待目之把玩。性者不必劣。來者甘蕨之美。一口食盡耳。左山稍闌。而人居出焉。名曰荒鉞。乃傍右山而行。一折而右。寺門出焉。名曰巨谷。石壁千仞。倚壁而門。以內數十弓。石壁環寺。真五千仞壁之窩。如破甕之側立。而堂其中焉。甕之破口。崛然怒起。望之如鵬之搏。



漫遊文草

第二卷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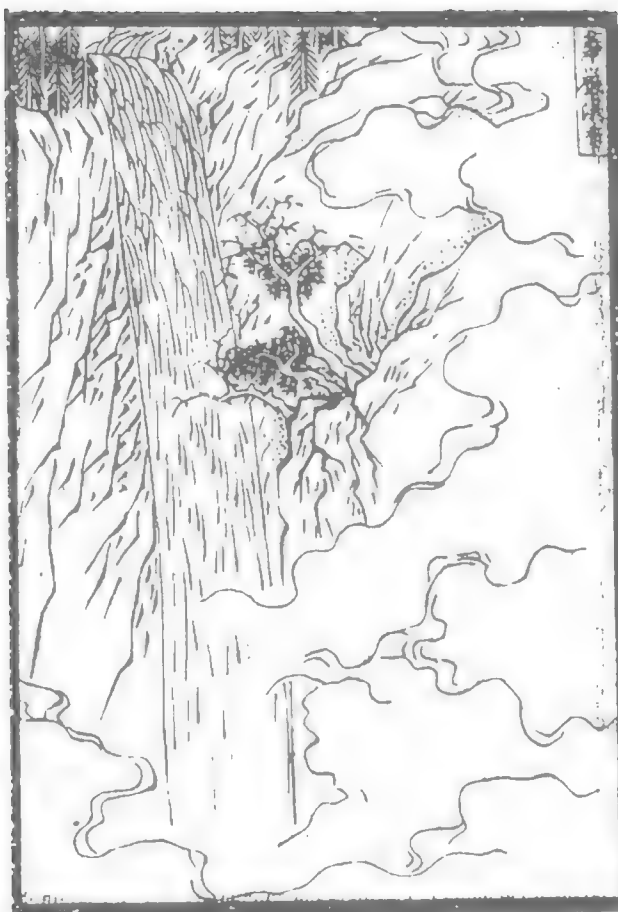
異如狡猊之下山。他將墜之勢矣。其後則坦地作塼。古松翁鬱。甕之破片。來而背立其中。間以成溪。沿溪而登。其破片則後面作壁。崖下有小流水。色縹碧。巨石塊然如食前之豆者。戴土而樹殖。土人云其下有窟。名博奕。不知冷煖之石。局之存否也。五月廿二丁亥游此。距此可十里。有多氣山。志宇都宮屬城之壘。乃求樵路而登。如存如亡。蓊蒙憂望。拘衣而不顧。無遑擡頭望雲霓。以至半腹大雨傾盆。草得雨而滑利。顛踣者數天。云之際。北條氏攻之。不可下。其然。



歎子伯大呼勢與兩戰子靜不敢後余急拉子伯而退下路益傾注人皆顛踣余則杖扶僅免

### 日光

是謂壯麗亦不敢是謂威靈亦不敢是謂盛德亦不敢一掃妖氛救民塗炭封建制成三百諸侯爭奉功德獻物琉球三韓施及西洋之戎威靈之所及舟車雨露盛德亦遠矣猷庶盡海內之力以極壯麗善美之所養其至矣哉革莽之臣如元愷不敢妄拜不敢妄近敬望廟貌而退遂謁三社權現諸祠抵龍尾



幽致可愛歸路有神馬碑乃二子之喜可知也剥苔以讀焉雖然已飽大牢其可復下著哉

### 華嚴飛泉

危轍千折三十里有寺曰中禪寺臨湖以建湖長三十里幅三之一深不可測溢而水落懸崖千仞其瀑布曰華嚴其崖皆硤硤礧礧故礧然碎化沫恰似一條白龍蜿蜒冲青天觀者耗一足於岩角腹如屬辟手控樹根而後下一足以置至無足可置之處乃止狼顧以觀焉猶不及龍腹而下瞰龍尾目眩不可睹

漫遊文草

第二卷

十六

也其登恰如出井中既出皆云髮何不白令人病悸哉水簾睹諸裡面者曰流澤其它霧降之瀑憾給諸勝余屬之雞肋

### 板橋鹿沼

信宿日光山寺康申下午出山而驢板橋驛武藏亦有板橋板橋氏自武藏而移于此故有此名云有古壩其傍有常安廢寺地其地有古墓題曰前城主板橋將監親棟之冢未考何時翌又登鹿沼氏古壩茂樹鬱然內外之壑雉堞之處歷歷可指余至此竊



嘆神祖盛德無限哉鹿沼村民鈴木生者後藤守  
中所識為我鄉導城上斑荊以觴我復懇留不止遂  
宿至戌宿出流山中翌有雨故不宿天妙驛至足  
利邑有葛生至天妙之路有一水相傳古昔方舟橋  
之處也水自秋山故名秋山川

足利學

足利有鄉學相傳小野篁建焉永享中上杉憲實馬  
上興學以修之多取古書而藏焉至今猶存是以騷  
客往游焉聖堂之制雷星門名曰入德中門有學

湯井文草

第一卷

十七

校之匾廣門四足名曰杏壇重簷兩階四丈而方對  
楫兩楹步廡後廊其它雖非文樑華梁非如妨帽礙  
眉也以野三位配食蓋野公學冠當世至孝純忠優  
調遣唐副使之選事沮雖不超渤海也唐人沈道固  
聞其名迺贈以詩其於配食孔廟何有然未聞野公  
嘗仕國司郡司于此土何故建學於此是為可疑耳  
時霖雨大降渡瀨川水溢誓留五日乃與住持僧日  
日賦詩又聯句以消憂日偶得辭書古文以勝字聊  
慰窮途之思尔昔者物茂卿使僧守禹廟雖有所見

要是取永世不絕有證於此歟其如不血食何戊戌  
雨霽己亥蘇足利而宿鴻巢

題名

初入中禪之山谿闊而石崖千丈仰之意之暢甚時  
或鏘然水鳴乃瀑布之下流也左跋右涉其傍多龍  
蟠虎踞之巨石子靜因題一石云河越開脩於君長  
山城澤元愷弟族薩摩來大禮子伯典上毛河世寧  
子靜以丁酉夏五己丑游余偶後至對此有感雖曰  
同學誼不偷尔惟萍蓬相携以游聚散無常此游易

湯井文草

第二卷

十八

尋乎子伯則去國五十有餘里之何遜各記其所自  
適將比卧游故并錄若其乃履自武而兩毛及下總  
常陸之境凡十有八日六月庚寅歸于江戶厥明乃  
作記若夫三子者之撰未之聞也

游奥曆上卷

余之東也有三願焉登富士之顛而嚼萬  
古之雪慨然小天下不亦樂乎一願已遂  
矣昔者水戸義公大修國史可謂一大盛  
事矣然以一家之說闕而不出欲一涉獵

心難哉二顧已遂矣山水之勝西極瓊浦  
人以為壯馬惟興之松島號稱海內第一  
其距東都一千里外孤劍弊裘不遂志者  
今且十年矣今茲安永戊戌春得所偕而  
游焉乃紀其行名曰游興曆亦以記吾喜  
尔

穆卜三月二十六發江戶而宿越谷驛先是余寓于  
甫叔輔氏主人與龜谷山人伯和遠公及鈴生向生  
送余於千住乃與二生分手于河梁四子尚逐來已

而微雨伯和遠公乃歸叔輔拉龜谷子抵草如驛途  
飲于千住又飲于草如既醉而別

二十七出驛而憩于蛤蚧村維昔游之日開生墮馬  
之處也余驅而抵槽壁探井純卿書而物色韓生韓  
出而迎不啻所識太中移家於此也乃云慈恩寺足  
可游矣然發而未遠如前途何乃辭而行至杉戶則  
驛長認我標識而問都下名流喋喋不止吉甫厭之  
先行余欲徃巨山村看花乃折而南吉甫驅馬而追  
遂俱村中閑而無人有一小祠榜曰香取祠旁有花

樹大可隱蔽數人矣一奇賞也狂風欲起紛紛與雨  
飛急辟民家雲暗雷鳴吉甫有馬余獨衝雨而先宿  
古河治城

二十八停午抵小山而店飲去年與君長諸子所憩  
也恍乎將呼子靜子伯耳午後與吉甫相失各自賃  
馬而行至宇津宮下酉

二十九發宇津宮而十里憩一小店村曰竹林又數  
里飲一小店村曰海棠行愈北俗愈鄙村名獨何佳  
既抵白津驛一村落耳就村老而問古跡則曰距此

二里有芳賀氏城靈又有關白村昔時豐公所寓也  
皆不及徃尋也驛北有大川源自日光山下流曰絹  
川過此曰澀津曰道原其東北有古靈至則螳蟥牛  
岑耳又五六里而氏家驛自氏家西南皆廣原過此  
地勢頗異氏家北曰櫻野次曰松山過松山有阪曰  
永樂相傳古昔此路迂曲村民號五者指永樂錢百  
緡以闢此阪故又名號五阪上遙賦喜連公館舍  
館後小山松樹鬱茂間挿櫻花而繡繡作文樹間有  
游息之所余之寄息茶店以待吉甫

四月之吉下辰發北山驛，北有伯耆川，此曰吉澤。曰野井，過此無民居，無畎畝，西望日光山高原，山東則八溝山在百里以外，賃馬抵太田原，乃疾之所邦也。而上臺而堀越，而市澤市，澤有官園，所種韓蕢之屬也。欲浴那須溫泉，故賃二馬於銅挂，至越堀而折入村路，其路如線，十有八里，未嘗見行人處，有礮田耳。水聲忽鏘然，又化丁之響者，水車水碓也。其村曰松子，過村又曠野，間時見兩三家地名田白礮田，心無有後，此曠原不知幾萬里，唯西南一方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廿一

有那須山，其隣那須山者曰百羅，曰箕丈是嶺，嶂相連者已已，近那須雪壁，皚然寒風，行人稍入山，至月之西，傾黃昏，達溫泉之村，家五十餘區，臨溪流而連簷，其水有溫，有冷，設槽於流上，以待游浴者，托扉求宿，飯畢乃浴，前漕疏黃之氣撲鼻，余患脚痛，吉甫亦欲休息，故在此而止。初二晨起，飯畢復浴，相携謁湯泉祠，神名帳所載那須郡湯泉祠也，祠有古物，那須資隆金僕姑一鳴鏑，一令按箭函，所記其箭原一枝，今有二枝者，後所

增也。守者不能詳之，又按人見道生記，稱箭二枝，乃知加遺非近時也。會旅僧來，俱睹僧請守者看，僧心越詩卷，余輩以此得一覽，畢涉溫泉，上流抵殺生石處，硫黃氣益甚，岩角咸青，黃頭之足心將焦，相傳野狐精托在石中，為祟久矣。世謂之殺生石，遂有院本說話後考者曰：一大砒石為野火所焚者，故近之被毒，往有死禽耳，殊不知溫泉之地毒烈殺物，不獨那須為然，土人欲實其說，乃云山崩而石不復見，因埽其石而焚，闌入曰：入者即死，余乃越埽而入，果

漫遊文章

第一卷

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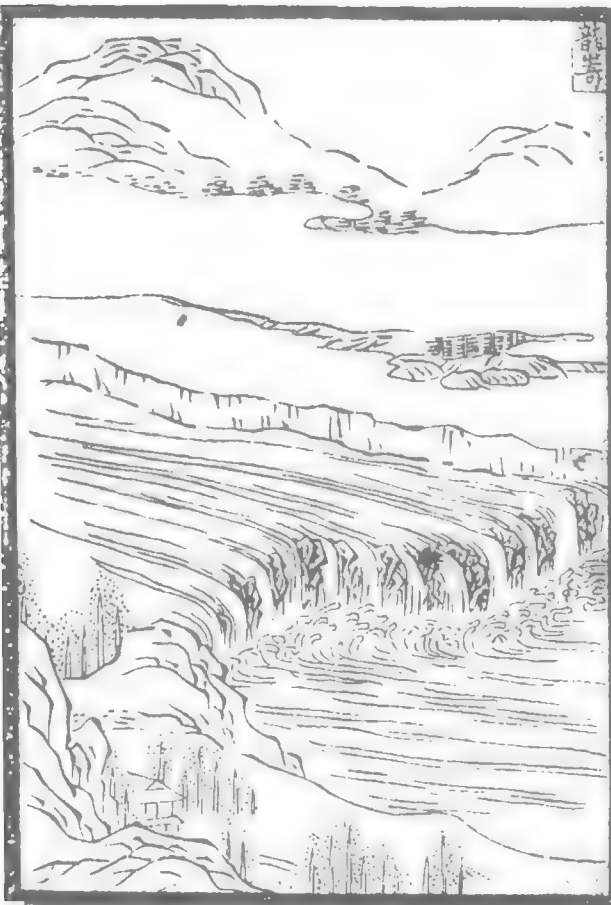
無有，小異已衆為之駭然。初三在那須，終日浴溫，患亦頗有驗，昨日邂逅水戶僧來，訪津輕之產也，仍問與羽之勝，際僧需心越所化藏頭藏尾詩解，而騰寫孟浪，不可讀，再令吉甫往，騰化解以授。初四僦馬出湯泉村，山路一條，與來路相似，其間村落三，曰火有，曰北澤，曰網子，網子野與之國界也已，出白河，則街上雜遝，問之曰：丹羽侯西上也，鹵簿有典西諸侯不同者，欲從矢吹驛遠矣，就驛吏而問關

山之行指畫叮嚀為余言之遂相攜謁鹿島祠在  
大熊川畔大熊或稱阿武隈乃古史遺隈川也源發  
自甲子嶺東北入仙臺之海蓋白河東與之隘口是  
以白河侯邦焉一都會也然古昔置關之地距此十  
許里即今關山也

初五有雨故罷關山之行賃馬而發經根田多川等  
村東折自中畑而入村路時俗呼自田為島又他畑  
音後其義如余意然地名  
不可遽改亦非可私議  
寧失之野不收妄修也又出廣莫之野雨霽風清時  
見牧馬之風大抵白河已東驛馬多壯雖不駛快亦

利其貞耳自中畑約二十里有村曰三城目與地以  
自呼地者多未詳何義也三城南十里得龍崎村龍  
馬而賃人往瀑布處山路崎嶇可五里而遙忽泉聲  
與山相答下山則遭隈之岬上也所謂瀑布非瀑又  
非簾遭隈水中石壁也水廣五十餘丈其壁化乙字  
勢徑二百餘丈皆飛泉也有高有卑壁卑者水勢輕  
張高則化瀑作簾或如繩索如線碎者如玉而落飛  
者如柳絮而霏焉真一奇觀也水次有小堂下  
藉草而觀力夫曰酒可得矣以出望外不問酸苦飲

然餉酌又延傍人以助趣所憾者是日不利于漁也  
蓋四五月之交鯪魚多聚于壁下漁人挂籃於壁以  
羨乃躍而入者坐而得之日不下數十尾云興盡尊  
盡遂傍流而北可一里矣力夫曰此處可厲余為之  
逡巡然途窮末如之何決意而絕深處至股及顧吉  
甫頓化聲豈月佐高綱之故智耶流之不駛免為魚  
耳下春抵須賀川驛而宿訪柳安貞夜間安貞未睡  
地頗繁庶街口置門問之安貞曰二階堂氏古墟也  
門乃其城存舊云因請明日游龍崎余告故則曰是





可惜也三城鎌倉權五氏故宅有寺曰景云是也遭  
隈之水其誰為我留者以論不可知其近時川移  
而水涸水底見古樹之大不測幾十圍則樹之壽  
亦不知幾千載嗚乎邀矣土民伐其枝以造器龍崎  
之水公等觀則觀矣徒有下物而無盃中物皆失之  
大早計余拜其辱遂諮明日之行

初六從桃生之言將游守山以雨故吉甫不欲行余  
謂用義笠益有趣耳乃集鄉導冒雨而行路傍有石  
窟數所土民呼做蝦夷窟是皆異類所巢穴邪嗚乎

湯遊文章

第二卷

廿五

徵田村公則與民不免左社耶其功何偉無奈文獻  
不足既抵守山族居極古質邑中有鎮守山太平寺  
坐祿三百石西僧官一祝官以守焉是其不安佛陀  
而僧院神祠而明王明王亦非五尊而祀大元帥何  
其異乎今參考之舊聞而得其旨矣余聞守山即古  
昔所謂田村莊而田村公子孫邑焉聯綿數十百年  
云是其家所奉祀顧必非外神已號稱大元帥不亦  
較著乎神之佛之何慮之遠然云是田村公奉戴髻  
中者也民俗以此傳之其慮在茲却不謬已余竊喜

可徵尔祠貌莊然磴道五十餘級道傍有古碑余豫  
袖掃具而往磨壞埋滅蘇苔深封剝之僅得大同四  
年等數字矣亦可以尋徵也邑東有古墟俗呼城山  
乃田村氏數世所居呼其澤至于清顯斬冬天正年  
方蒲生氏移封于會津猶隸而藩云古者鎮府地盖  
此雨猶不歇故不到鍼生鍼生有靜美人墓云源豫  
州而不能庇一婦人又令女子慕而不止其事不傳  
亦可

與西之勝其尤著者安積山也黑塚也文字石也土

湯遊文章

第二卷

廿六

人指路傍一丘為安積已久矣固非國歌所咏者不  
待辨也黑塚之窟是院本之誕耳文字石一片頗  
然者已舍之亦可然齊王之食雞豈美其蹈乎在能  
盡今是以不遺初八夙發二本松而東折三里許渡  
遭隈其津曰救世川東有一小寺前大石無數相  
倚相叢石大不下五步十步而近地石極罕是為異  
耳黑塚不知所以取名也掘文石石距官路五六許  
里其石在山麓石側有小堂置碑記皆近世所為山  
崩而石沒故碑其周而護尚且崩而不止今則石在

水中僅見幘頭耳吉甫疲且憊不能待余於嶺上  
驛先是白河已東連日所仰阿達多獵之山今過其  
下雪色來巖望之攢峰簇其秀者在西南稱二本  
東北稱吾妻焉距二本松可六里有村曰雙柳村中  
有寺榜曰安達太郎山乃入就僧問之僧出緣起以  
示勿讀過其事甚異大畧安達太郎其子次郎此  
山為居一旦為國司所逐後人祀而祠在山顛余  
謂好事妄誕耳安達即阿達太郎即多獵之轉此山  
二峰並秀為伯仲故土人以二本為太郎因以吾妻

漫遊文章

第二卷

廿七

為二郎是安達郡之望也故呼做安達太郎猶如利  
根川為坂東太郎耳遂認其祠為入鬼爾郡之稱  
安達七由此山矣姑錄備考

初九發賴上而西入村落曰佐場乃佐藤氏世居之  
地蓋佐場藤氏自茲而始也有寺曰鑿王蓋古昔佛  
寺多以藥師為主尊故已有墓碑四基碑身五尺以  
外內有次信兄弟墓未知真偽也什物有源豫州微  
行所履之笈亦無由取信但箭鏃極古耳寺後一水  
曰尾川西一小山曰館山墨址也雇村童為導以

登羊腸二里許山顛成坳廣方二十餘丈童子頗慧  
指點以說輒云坳中太深近時漸埋沒是可疑矣有  
胥井無有涸溢焉吉甫後而及唯口嶮難而不止却  
憾舊游不與子伯子靜登多氣山也山勢相似故耳  
山腹西折而下又可三里得一村而入市人喧噪遙  
聞絃歌之聲驚而問之飯飯溫泉也余飢甚求飯不  
得請行不聽乃別而先待吉甫於瀨上久而不來賃  
一夫至來折而待

十日出乘折則攀陀山在咫尺欲睹採金之處聞有

漫遊文章

第二卷

廿八

禁故不往山麓有岡而草木不殖問之曰古墨也未  
詳何時驛北橫折可一里有一奇樹俗呼踞松其高  
不過丈許而幹大數十圍幹枝皆布地蟠結如虬龍  
蜿蜒而卧其所覆約三十許丈遠望之如雲相傳源  
豫州嘗踞此樹後不復直上至今繁茂不知豫州踞  
時尚直耶土人說故事多此類已自樹傍望伊達岡  
閣下有長數里之所通三十餘里遠屈靈山之麓余  
聞伊達岡即古所謂下級岡古者界毛人之地規模  
是以弘大耶然已邈矣錄倉公之討藤泰衡泰衡使



庶兄國衡筑岩於此以守豈國衡所為耶國衡勇武  
絕群與畠山重忠大戰于此嗚乎人與骨皆朽文獻  
之不足所存者長數耳可嘆哉後此以東地勢風俗  
頗異磨礱碎較之嶺之皆在此經越川齋川而抵白  
石邑齋川有小虫形如蜈蚣而短能治小兒疳疔此  
虫唯產此水一異也土人呼做孫太虫不知何義越  
川以東隸仙臺而白石其左片倉氏世居儼然一藩  
也邑北有一水曰白石川沿川而登阪之上望舟岡  
山花樹與蒼松互相媚蓋地漸北而春亦漸遲花則

湯遊文章

第二卷

廿九

從我行而開真有脚陽春哉

十一早發大河原而復傍川而行舟岡山與莊神山  
相對成門莊神山上有照井墓照井名高直藤泰衡  
人也文治之役戰死于此抵岩沼驛渴飲野祠之北  
數百步有一古松肯所謂二幹松也昔者藤國司元  
良寺親植寸栢於府庭數年後再任國司則其栢高  
倍雲霄因作歌以封植焉又數年而栢源滿仲之在  
任求枝幹相似以植其後藤孝義伐之為橋林今樹  
不知何人所植而兩幹直立半枯僅存一枝之青國

歌之咏甚多故游者必訪焉阿倍貞任古墨距增田  
驛四里許藤實方祠義氏墓距此不遠皆不及往義  
氏未詳何人也過中田驛東有村曰植松之取名  
何多村人却不愛松家之植桃紅白爛熳雖殘乎尚  
有洞裡之想俗呼花街村徘徊多時路欲迷尔抵增  
田驛興趣未盡乃入店以飲酒美而海鮮可口意益  
暢獨酌至醉賃馬而過名取川千載川川皆廣莫時  
數害稼今俱有圮橋

湯遊文章

第三卷

三十

十二在仙臺訪鼻生田生二生乃仲高陽所識也二

生引余二人同游愛宕之丘在城南其名取諸山  
城白雲山矣目之所極田膝千里東北無山則七  
擬線山一山在乾位而隱然治城萬家寔東興之大  
都會也田生開行廚以供獻酬一再下丘而游國分  
寺其林乃古風所咏樹下森云者即此遂登躑躅之  
岡有馬埒左右皆花樹演劇雜戲士女皆可以  
觀土風矣田生再呼廚日夕醉而歸田因出秘藏地  
志以示助余游趣傾蓋之故哉鼻名有容田名真誼  
十三尚在仙臺下午訪田生則鼻之來晤酒間譚稍

劉三生懇留明日之行為吉甫故不得後其請也

十四田復來晤留行阜亦致手書然卒不畱已牌發  
仙臺詔數十里得市川村乃壺碑所在也嗚乎不朽  
者文千有餘載之久見雲氏筆痕尚淋漓于今日歟  
多賀城址礎石尚存其瓦化研好事所愛也吉甫穿  
地而得一小片但怪火者不堪用也遂渴鹽竈祠贈  
神釜者果神世所傳耶孰記其年歲訪祠司藤塚生  
生引余書齋曰金華其奇望故也有酒有詩又  
登勝畫樓在法蓮寺此夕化游記一篇以贈藤生

漫遊文章

第二卷

三

十五有雨故不發藤生來晤初余欲以是夕泛舟松  
島而雨尚不休寢而不寐乃他待祈晴

十六將辭逆旅而主人餉我墨畫其兒所造云地僻  
業鄙少年能畫何其奇乎買舟水次時潮退而膠乃  
舍而步比至雄洲雲霧復晴上舟東風拒我寒氣腦  
入徒被覆于舟中造物者果何意下舟入瑞岩寺  
頗巨麗御島在竹浦距寺可二里島中有古碑宋僧  
一山所撰碑制頗異其稱御島據日本武尊東征所  
駐云吉甫不知何意室山空手勿先行余獨不可久

留遲引昂抵鵠樹村自觴而醉以至富山雨復降

乃抵大仰寺乞宿住持僧臥病化小詩以贈

十七尚未霽驅馬僧引余而眺望美則美矣雲烟濛  
眊不能盡其美吉甫請行余固執不動午後乘晴洲  
嶼百千錯落基置天造之妙寔蓋堪間巨觀哉余出  
鰾隼以試鸞結之松突兀之石變化倏忽終不得盡  
其美嗚乎美矣乃化記

十八出富春至石卷石卷一大阜頭為深神川口日  
夜溜流入于海其源自南部地方云日和山在邑

漫遊文章

第二卷

三

南不甚高而懸崖絕壁不可扳其可扳者西方一路  
不甚險約可二里東南各皆絕壁臨海不唯風景可  
玩真用武之地也天文中葛西清重掘此自餘未聞  
也多福院在海門里嘗聞後村上天皇之為諸王  
任陸奥太守時置府于此扣之寺僧則曰後醍醐  
天皇第八皇子為北條高時所誅西國其船漂流至  
此地因居焉地有御所之稱而礎石有在相從親臣  
北野氏旧下氏子孫今尚不絕也余又問堂前邑中  
有原庵今已廢客僧曰親王在此聞帝崩不堪悲

傷乃建石以修追福即在寺後。余指示碑身，高五尺，幅半之。文字剥落，不可讀，僅得「芳野先帝四字」，奉為二字，近元二字，姑錄以備考。然親王漂流之說，既不可據，而碑文有先帝文，則非親王所建者明矣。十九游金華山，發石卷八里，而渡波村，水行陸路自此而分。先是吉甫欲舟行，余嘗聞風波屢惡，故不從。吉甫不可，曰：「有命，余不復言。」彼乃招苦師以銘，余不顧而行。數里，吉甫追及，問之曰：「舟費陪從，故罷余，噫乎失笑。」蓋錢神之靈，令人免覆沒之患哉。吉甫

漫遊文章

第二卷

三十三

快，步益不進，余不能堪，過祝田村，山路一條，一登一下，又嶺又溪，雖時遇佳境，不復見行人，樵夫無由問其名，路傍一小寺，曰峰耕菴，即入請水火，殮腰間小厨以憩。過此曰桃浦，曰荻濱，曰小網，小網村待吉甫不來，日已下春，不知投宿之處，不能獨進，且憊且待，尚不來，山益深，路益險，六群獸所盤旋，頗抱疑懼。至大原村，決意而進，求一宿於民家。主人曰：「但休焉，山中固無驛舍。」余悟其意，乃卸雨具以頓，至暮吉甫始至，謔余挂笠於簷上為記耳。

翌又入山路，與昨相似，且行且問，不見金華之山，既抵鮎川，猶且不見鮎川村。東有一嶺，上始與山相接，頗下海津也。曰山島，有小寺，乃隸金華山，僧撞鐘以呼舟，余二人踞爐側而待舟，不來，請鳴鐘守者曰：「渡者五口已上，而後許撞鐘。」又待多時，吉甫問：「甚有告者云，舟子洋中，宋海羅潮時，在午後，舟未來，未如之何求食，而不得，奔走村中，僅得燒餅數枚，吉甫向隅而眠。」偶海女五六手盤而來，就爐煮海物，以食，食形狀粗似山海經圖矣。一老奄忽與人爭而怒，

漫遊文章

第二卷

三十四

罵詈叱咤，頗面似夜叉，言語多不通，不能詳意旨也。此日窮甚，故詳焉。下申舟始至，乃山僧來而視事也，相伴而渡，舟中頗說古事，有與舊聞不同者。僧云：「山始屬小田郡，今隸壯麻郡，寺則創于聖武帝時，舊有四十八字，今僅存其二。文治年，猶不甚衰也。」遂引余二人抵寺，實僻地之壯，僧極鄙俗，其與我語意唯在阿堵物，其不肯撞鐘，乃留客為奇貨耳。余始不能解其意，頗疑寺見其所為而心始降矣。廿一有雨，二人相對說愁苦耳，已而晴明，乃盡舍游

具唯佩一短刀吉甫始唯一雌劍脫之意不安因與余鐵如意而先登絕頂謁龍藏祠鄉導之僧縱橫絕嶺如行平地老足不可隨吉甫且每後余困甚下路艱于來路余之困憊既還寺舟將發急遽捨雨具而乘是夕宿鮎川民家燈下他記

廿二下辰出鮎川吉甫屢問舟抵舊開村有應求者余從此不復措意而行風波惟可慎也山路獨行六十里未嘗見行人唯猿鹿騰躍駭人不堪他振衣想也抵渡波村意始暢乃自觴以賀

漫遊文章

第二卷

三十五

廿三誓習石春昨吉甫之舟逆風至日午不到著皆云日暮不到定是風波矣余為之食不甘吉甫則以余而斷余何辭以荅同學諸子明將問之水濱議之旅亭主人處分已定哺後吉甫始至雖曰無恙幸免耳

廿四自石卷傍來神川而北條路平坦但行小山之麓有柳津至豐米山皆坦陀相疊遠望如馬鬣幽翠濃淡真如画也抵豐米日尚在申乃宿吉甫屢藉口俸游其意欲舍東北而往象浮也余固執前言竟云

要纏將空請從此而轉欲以動余終不聽乃為裁書以別故不待晚而宿

廿五自豐米而黑沼而石森而弱柳而金城金成驛也自發仙臺入村路後此日始出大路意有豁然堪他盤礴想矣大抵與東之地山不高而地肥遙望高山多是雪壁皚然皆仙北南部諸山也投宿金成訪隱士管生翁年七十餘迎余而語溫厚可掬為余寄書於山目驛長

廿六抵書以別吉甫吉甫開平泉之勝之復尾而從

漫遊文章

第二卷

三十六

焉乃出金成而數里康望室根山聞之山顛有祠鎮守府將軍大野東人所建也抵山目驛謁蘭梅祠延喜式載配老和神社是也乃出管老書以問驛長示地圖二幅以指摘可覽之處

廿七從鄉導而游平泉約十五里練稻山在來神川東衣川自北來合中尊寺即古青衣關之地白鳥柵琵琶柵皆在目下金色堂一切經藏等記中言之喜詳寺圓隆寺毛越寺礎石全存是皆免文治之兵燹至天正年而燒亡其塔堂遺址徒存其名號而已

遂探達谷窟，距寺十餘里，所謂窟者，石壁五十餘丈，倚壁建高樓，上安佛像，後為窟，乃有扉而闔，如破甕然，其鏐亦彫佛像，雖醜，古矣。昔者鍾倉公至此，問地名，東鑑所記形勢與今不同，其窟亦變耶？不然，惡路赤頭豈能栖遲于此？

廿八吉甫西歸，余則伴山僧，再游中尊寺，為捐鐘銘也。此夕宿山中，曰歡喜坊，火宅僧名澄全。

廿九尚在中尊寺，僧引余示十界曼陀羅，其圖精密，為之更增一嘆。又覽唐僧法常圖畫，足披玩，又

漢文草

第二卷

三十七

示隋僧智者像，其画最精工，相傳昔時僧慈覺得之，中土其徒所秘重也。

漫遊文草第二卷終



漫遊文草第三卷

山城 澤元僅弟慶父 著

游興曆上卷末

五月朔自中尊寺還于山，是日有雨，尚在山，目作平泉游記。

初二出山，目二十餘里有村曰瀨原，余聞瀨原，柵與琵琶柵相近，行登一嶺，果古墟也。又行二十餘里，抵膽澤川，廣可一里，津有二處，渡其下津，抵金崎而宿。旅舍極鄙矮，其地有諏訪祠，村人為余說其好者。

乃倩其人俱往，祠在來神川上，足眺望矣。南岨之山曰觀國，曰雄岡，北岸枕川而鬱然者曰白絲柵。昔者阿倍賴時之反，以此柵為根本，蓋南限膽澤川，北則和久川，相距二十餘里，西方駒山之嶮，疊嶺擢峰，數十里相列，自山麓至來神川，亦復二十餘里，四方有天險，而其間廣原可城矣。實一方之天府也，惟不知在德焉爾。

初三距金崎七里，曰小村，澤元古址也。問之村民，而不知然。地勢南有白絲，北以此壘相援，必阿倍氏所

據也。距金崎十五里，曰相去村，次鬼柳，皆置小關以譏焉。乃仙臺南部，封界也。南部，非地名，南部族始祖居甲斐南部，遂氏焉。至受封於盛岡，盛岡，非通邑，故封地總稱南部，特異於它封。踰爾又五里而黑澤，又二十里而花卷，花卷為南部之屏，儼然一大邑也。天正年，伊達氏屢攻而不能破者，北張州能守此岩故也。花卷西轉入村路，二十餘里，抵駄伊溫泉，其路平蕪，大似那須原，但夏景不同前日耳。野盡而入溪，水作瀑，曰績麻泉，聲洗耳，自是山中鼓吹蛙鼃，極

清亮，余心甚愛，向在中尊寺與一僧約，至駄伊相見，僧尚未到，求宿而單身不容，余固有此慮。所倩脚夫，扮為僕從，俱與宿，其宿為給游浴而設，故飲食不供。脚夫奔走呼庚作，二弓僅得不飢矣。

初四早起，使雇夫炊飯，畢乃發行，二十許里得一村，曰八幡，過此而復行，松盈，而列立，行可五里有驛，曰石埒，簷端挂買酒球，試飲一盃，甚美，意外之幸。遂命下物更盡一大白，醉而靠行，松而眠，久而不覺被雇夫喚起，日已在西山，振衣而行，十五里，曰北郡。



山其村有三落近日燒山旅店不設飲食無所托足乃頓路傍以食要尉今而知富不如貧哉若令都人士觀乎其謂余何晡後到盛岡即南部治城也本作森田傳云古所謂岩手森之岡也訪野孟鉉者仙臺舉元冲為余致書野適不在乃去求蹕處奔走甚苦既而孟鉉來謂頃者治下屢有舞馬之厄有司日夜巡徼以譏行旅遂有逐客之令故某不能留行若辱半日之閑請述所蓄以罄吾懷耳其翌屬節日故留翌日孟鉉載酒來略大慰旅況是日過城下抵報恩

湯遊文章

第三卷

三

寺街頭旗幟閃閃賀客來往令人懷鄉哉城壘在來神川傍引水為鰲綠陰深鎖不見其牆壁城西之山曰岩鷲即古所呼岩手山詩譔所咏也仙臺城亦有岩手山後人謬擬已對川柵距此十餘里今則一大廣野爾陣岡在郡山西可一里文治之役源兼倉陣于此東鑑云自陣岡至對川行程二十里據此與今路不同也孟鉉云北行可五十里有寺曰淨法實我封極也昔者八幡公東征至此三軍渴而無水公拔所負箭而穿岩角飛泉應手而噴出是即來神川源

也然亦多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又云有鶯宿溫泉其地曰戸澤龍斷之丘曰八百臺乃戸澤先公所世居也所謂八百臺八幡公所陳處云

初八應宿一戸驛早起命炊既飯驛馬不到差入召來日已禺中驅馬而行可十餘里漸入山路山谷尚沿來神川而登下凡二十餘里驛曰治民一名枯杉司烜氏之不徹村落咸為焦土自遊民至治宮又二十里曠野唯有列樹路傍來神之水僅可盥觴耳前驛二十餘里天且雨故宿是日與一行旅相先後但

湯遊文章

第三卷

四

見來間一婦人趨迎而語喜色滿顏肉將飛耶馬夫曰彼其妻也于役數年而還矣其美不及其情贏得秋胡遠矣宿于治宮

初七發治宮至福岡其際可記者浪打阪天嶮福岡天城也自治宮傍小流而北行是乃馬淵之上流也流漸大而水濱時有奇景行十餘里登一嶺嶮岨不減木曾棧道余不問而知為浪打矣相傳古昔所稱末松山即此山腹頗似水痕矣此六蒼海所變耶越阪愈奇嶮天正年百萬之兵不能破者此即東將南

正實之將略遂為淺野公所欺而敗績是可惜矣馬  
上田顧四圍皆山而福岡占中央之高岡彌為天府  
不多議也而馬淵之崖自然成城甚奇異石壁十數  
丈其長一里以外如磨礪削成不生一草壁上列樹  
望之如坡堤之柳青可夢以不泛舟其下與客盡  
一醉為憾耳乃請宿於里正有難色乃說前驛  
在近日尚不西故又賃馬而行次于金田市  
初八點卯出金田而二十里曰三戸此是南部先公  
所居今尚遺地之庶富也其墟在邑北邑前有箕阪

乃要路之嶮也馬淵之水向阪而流當阪而東又轉  
而南巧作一大坎其崖幾十丈土色赤白為間道一  
奇也自三戸二十里驛曰麻水路嶮馬不前下馬而  
步麻水以東山益深路愈嶮然土山無骨馬足是以  
不痛又十里而五戸又十五里而傳方廣原莫不  
知其涯余已慣東埴之行十里單身乘醉驅馬而馳  
但酒甚醇一異也抵傳方寺日猶申牌前驛有三十  
餘里故宿里云之家雨霽風勁  
初九秉燭而飯日出發行又復廣原唯八子山白雪

寒色似冬月富士矣日禺中至七戸鄉問坪村碑里  
正但言坪村坪川及石文村而不知碑所在遂到坪  
村傍一水曰坪川土人云距此數里有小祠名千  
曳是為石文社乃往唯一小祠耳不見石向之野夫  
則曰埋石於祠下因祀焉尔去而尋野遺地而行其  
地一都會也乃就逆旅主人而賃焉有人知碑所在  
者距此十數里有石文村後有小山麓有古碑  
文字破壞不可讀也余聞而神飛急辦搦具以待明  
日

鄙語曰寧說似真之偽勿說似偽之真其然豈其然  
乎余畜疑已久今聞坪村而心怪之又有石文村而  
謂有古碑在翌日早起倩鄉道以發野遺地唯恐搦  
打一日不終功也行十五六里抵石文村乃入民家  
而謁因問所齋小尊而飲延主人而觴焉徐問古  
墓所在主人但說千曳石事其說潰不足聞余謂  
土民不知古物也叮嚀反覆以申我意輒曰父老之  
言未之前聞恐謬傳也余始知見欺爾石文村僅五  
六家且無有後山何以求其仿佛乎似真之說誤人

如此其甚

十一、下卯出野邊地、西折三里、有村曰馬門、隣馬門曰刈和澤、有小關二、所南部津輕、封界也、自發江戶大抵正北行、北行所盡為野邊地、從此西向傍海而行、海岬二十四里、抵小湊、有祠曰雷電、相傳田村公東征、所祀加茂神也、或謂祭田村公、配以雷神、也是或然也、其餘往、說田村東征事、但所謂田村者、其為誰歟、終不可辨別耳、蓋桓武朝奉勅征討蝦夷、有西田村、一則鎮守將軍藤利仁、號稱田村將軍、前

漫遊文章

第三卷

七

後討蝦夷、延曆十六年、遂誅滅惡路王等、立功於東方、是田村氏之祖也、一則坂上田村、其名也、任鎮守將軍、屢討蝦夷、延曆二十一年、大舉征伐、其遺類、因築膽澤城、立功於東方、是乃一時西田村其事相同、其功相若、俗但稱田村、而不復辨其名、與號也、然藤公之功、在截惡路等、而坂公驅之而逐于海外、至今東國之民、忘北顧之患、則津輕秋田地方、所艷說者、坂也、其功實出於藤之右者、已余不敢拜其祠、唯敬而過焉、過此又稍入山路、約十餘里、山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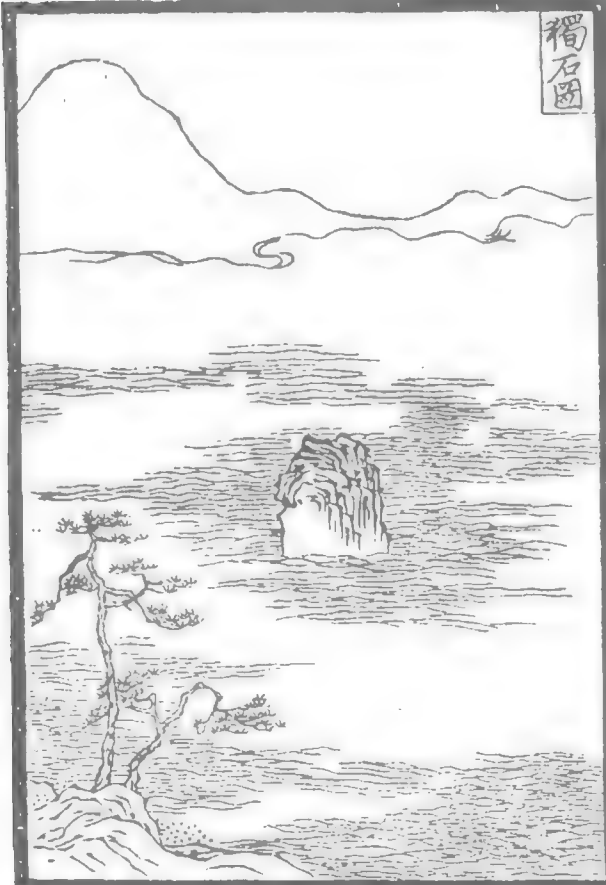
忽見海島、在腓裏之間、望之列嶂作牆、上兀爾雪、白參天、乃岩城山也、又十餘里、下嶺而傍海濱、遙見一厦屋於海面、近之乃巨石也、斑荊以作園、可以誇伯和諸子矣、意謂遷淺菰村、一渚溫泉、既至、日晡尚高、故賃力夫而前、並前岩城山轉、在右路之迂迴可知也、行到野內、又有私關、吏問路引、固非所給、輒告故、乃云無引者不入、余為之駭然、不知所為、還淺菰而宿、唯快一浴耳、

漫遊文章

第三卷

八

獨石圖



果獲不拒。若使同游，在耶謂我用僧辦慶故智哉。將失笑耳。出野內，則雪山巍然于道左，向之八子山也。因探針盤以正方向，馬首果南嚮。前日行八子之西，今在其東，蓋重嶺疊嶂，起自野邊地之濱而連亘數十百里，不可越故也。過野內，又傍海而行，坦路可八里，抵青森。青森，馬頭之地，民家三千，頗富饒。

待風於青森，已經數日，因修途中所記以作游奧曆，又作國字紀行，尚且不開帆，遂至廿日，東風方至，遽拴行李，以乘有仙臺人往松前，舟中相保，何嘗胡

越，是日舟行可六十里，風歇雨驟，乃下棹於小楢，廿一、廿二，北風甚急，余素患注病，頭岑然，不能正坐，被覆而卧，舟中矮陋殊甚。廿三日，始揚帆，繞數里，帆復歲蕤，乃用櫓以行，可五六里，抵野田村，下舟而宿里心家。

廿五猶在野田，主人攜余於里社，有事，村民相聚以饌，古質陋簡，盛殺以木葉，是夕開帆行可二十里而止，翌復下舟而入民家，余已厭舟中儼僿，且舟朽而不固，乃決意而陸焉。因倩仙臺人負行李而發，太

抵青森以西都呼之，舍浦，其水次產珠之處，曰衣月，曰今別，衣月俗名舍利濱，余募民家買得舍利可升矣，今別所產大如雀卵，如勒珠，滿地皆是，且拾且行，已溢已氣，遂結又顧尚不能止，顧所倩者，已拾得數升而未飽，因席地而食，烟細睹地上閃閃如星，其白者霰，赤者火齊，瑛者片者，作物象者，如磨而成者，幾不可狀也。以初所拾為陽喬，今罷又為新進，所奪一步一儂，匍匐以貪取，貧兒暴富，不能自堪，余既大德顧而謂僕曰：止，不須貪。僕曰：諾。才行數十步，僕

後而不適，余乃瞑目而聽，嗚乎順境之難克，其猶如此耶。比至今別村，行李之重殆不可扛，乃賃馬而抵三厩，而宿燈下，祭魚以玩，與僕互相誇示，就中擇其美而小者存之，猶患多已，翌又割愛才存二三於百中爾。

余嘗讀海賦，其所言極險怪，亦嘗誦觀潮之詩，其所言極雄壯，乃以文人之溢辭，予既在三厩，揖師家三日得風而不開，頗疑其意矣。已而廿九日夙告開帆，乃謂海路四十里一伏，時可達耳。船抵落濊之處，潮



勢怒激殆如奔馬澎湃密汨與風相逆帆張而不前  
船底將破豈陽侯之所宅耶險怪雄壯余於是乎知  
之矣其不得正東風不可濟者信也已至松前先訪  
牧仲璚遂相携訪族大夫豹關子余素聞翩翩之名  
延余書房掃舍以待意始安焉純卿之先容也但  
絕域夏寒蒲簟不可堪耳戊戌夏五己丑記

游奧曆下卷

余在松前族大夫豹關子家數日矣主人攜余於別  
業別業在及部村距治六七里臨海而造焉凭欄

游遼東草

第三卷

十一

以眺興趣勃々亦有澠之酒有岡之穀意暢已甚得  
小詩二首偶有人來報曰君族至相顧馬塵咫尺余  
急趨而辟主人曰寡君有命余請更衣服曰有再命  
乃出而拜族命坐問以來意余曰唯是山水膏肓  
何求之有族曰敝邑之僻絕騷人韻士之跡久矣先  
生不遠千里而來奚壯々寡人之幸也亦惟僻遠是  
以有可游矣請勿速尔余拜而不對左右慙慙不已  
余曰尔有期耳族曰業已膏肓何期之有乃笑而曰  
先生若不可乃命有司不給船引耳因徐曰秋後是

人東都請以此時致送先生爾余不得固辭遂拜命  
之辱於是館穀余於城內供給具備屢侍宴於便殿  
或至乙夜而退三日不朝必命侍醫候問又必有賜  
情好日厚一日問以邦政又命筆余所對因著開麗  
錄二卷以獻又有北海地理之問為測北極出地得  
四十二度強余以意制測器不能精也作亞細亞略  
說

余在松前兩閱月以閏之初五為開帆期前一日族  
賜饗正寢族大夫子玄為伴已而風不順又留數日

游遼東草

第三卷

十二

日夜間卧客館有需詩若文者乞字者莫所拒而書  
又題壁書扇才以解悶至十三日始得風順而發余  
偶微恙肚裡不快加以船注煩悶不堪瞑目至宇田  
村而下船賃馬抵平館而宿

十四自平館至大濱驛大濱與青森隣遠望南部諸  
山而喜歸來之有期翌與八子山別而西復入生路  
亦唯耽游無厭也松前族賜路費給路引槍有記旃  
所至農夫卸笠行旅下馬吁青松喝道為可恥耳是  
日途見村婦牧童多馱秋草而行數馬魚貫而過紅

白雜花，楚、錄、似有脚家園矣。日夕抵弘前，注病後腹中事，急加之。終日在鞍，逆滿硬，痛苦甚，因情醫按腹，將息一日，少愈。惟烟霞之性，不如來路自由故爾。

十六下，卯發弘前，夜至釋內村，之為名，未知何義。蝦夷呼澤，曰乃伊夷，中地名，有世多乃伊世多狗也。乃伊澤也，其地有石之似狗，故名焉。津輕地方，乃伊名村里者居多，蓋夷俗之遺也。是日過碓關，吏譏行旅，其法陋，賄之夷遺耳。

十七，將驢飛根驛，衝雨而行，比抵綴子里，風雨益甚，險路不可行，因就里正而宿。時猶下午也，大抵碓關已西山，勢嶮峻，不似來路。其山即與羽之分界也。其民愚而狡，望槍旗而不下馬，余雖不欲呵之意，竊惡之。六形勢令人倍耳，因謂青松，喝道固非游也。孤劍野服而負一小囊，雖便矣，見以為曲藝者，流售技之客。若取狀於商旅，則人亦問居，伏亦可厭也。若夫千里獨行，逢適而留，興盡而去，汗漫隨意，以放情山水者，宜莫如有髮僧。俗呼曰六部僧是也，自有其制而

廢，故雖可惡，人皆置之度外，而不怪。可以遂盤餐放蕩之志，爾姑錄及。

前夜早寢而歇，而睡覺起，而驚隨厥生翁云：雞未鳴，余不信其言，命炊而餐。食月光忽射窓，乃探腰間鐵盤，以定方果，在寅牌，乃招馬夫，以發前，有小流下馬，揭而渡，將及膝矣，為雨故，已行可三十里，驛曰小整，有津曰野代川，其水增于常丈餘，其舟甚奇異，刻大木，以造長十餘尋，廣才容一人，下流十餘里，兩岸皆山，巨石有，如厦屋者，抵檜山驛，有壘在山上，秋田侯

臣邑焉，聞之，美金澤柵，距此不遠，或謂厨川柵，即此耳。詳然不置，藤武衛兄弟所戰沒處也。日夕宿森岡里。

十九，夙發森岡，行可十里，有小流，偶橋朽而修焉，設假橋，其傍馬頭而仆。余與馬夫六皆墮水，隨廝走來，急下槍杓，欬攀柄而登，而岝壁不可登，百計僅附，理而登，馬猶在水中，馬夫狂呼求救，役夫來聚，得不溺，美余欲更衣，衣水已入箱，無物不濕，隨廝肩一小囊，僅得被體，而往。處驛約可三里，已，牌投宿，繡箱晒之。



蟬之豈尚在鹿渡詩人姓之苦眼花落并水底眠句  
難解余今而得其真境哉其村曰牡丹其水曰牡丹

廿一發鹿渡宿秋田或謂秋田城故址在湊村史稱  
天平五年遷置出羽柵秋田村後有沿革其地不  
可詳也延曆年奏曰秋田城孤居北隅為夷所燒亡  
於今則儼然一都會行旅往來不知可勝也湊村乃  
東鑑所謂湯河湊今呼土崎湊者阜頭之謂也自鹿  
渡至秋田約六十餘里遙傍岐海而行若大川然聞

漫遊文章

第三卷

十一

之長五十餘里廣二十里以外名曰八郎灣相傳  
古昔海蜃有八郎者一日患大渴而不堪自投海中  
而飲土人怪而視之身體稍長大須臾全身生鱗甲  
遂化龍而去故名古稱夸父逐日而渴卒死未知入  
海而飲歟為之一噱

廿二下申抵本莊城途唯望島海山莫有可記翌將  
次蚶濱故晏發路過平澤村遇由利氏故壘後仁嘉  
保氏據此非我族所自初也既抵蚶濱遇本莊公子  
游此不許宅舟闌入故留宿以待風雨暴至

廿四雨不歇午後伴主人游蚶滿寺臨海灣而建  
乃出所攜蚶瀉古圖以參考多與今不相合也古人  
有言何必松洲月我憐蚶瀉秋其餘國歌所咏豈皆  
溢耶蓋有變遷爾余向作松島記或恐其語為蚶瀉  
所奪既至何啻霄壤古來與松島並稱者海灣與洲  
嶼相類耳灣口僅可丈許而灣長五里廣一其五水  
淺可厲如此而已洲嶼磊落比之松島兒孫哉余已  
失望不欲泛舟而游將拴束行李而發無奈秋雨淫  
淫耳寺僧來訪懇留又留一日廿五日再游蚶滿禪

漫遊文章

第三卷

十六

寺供膳極潔旅中難得者午後與僧泛一舟以縱觀  
有與昨不同者因作記以貽寺傍有小祠曰蚶瀉神  
社所謂豐岡姬神也字作蚶方今則作象瀉  
廿六早出象瀉里行十餘里驛曰小沙川有無隣故  
址有馬絕嶮十餘里馬足無所措乃僱夫而行步  
擇石而踏猶且將失足者數矣名曰三崎其巔有小  
堂貞觀年僧茲覺所寓或謂宿世山即此未知然否  
回顧兀然海上者雄鹿山一轉而飛鳥望之如大舶  
然或謂雄鹿有祠曰赤上神社信傳祀漢武帝也人

呼微蕪武或謂蕪武嘗至此地甚安誕亦已甚飛鳥  
屋數即此古所謂別島也未知然否長四里餘廣可里民屋百  
六十餘屬秋田郡下三崎則唯鹿驛豈相配雄鹿耶  
次曰吹浦吹風也海風吹沙如流沙然坦々平地忽  
起丘山是日有雨不吹沙而吹雨如衝濕徹衣裡我  
僕瘡矣馬心痛矣酒田東邊有青冢豈謂地似沙漠  
耶宿酒田邑

廿七雨益滂沱前有最上川故不發差人致送中川  
生書上林生伊生風生乃來訪余先問名勝可探風

生出秘藏地志以示嬉々無措避人而讀翌復早起  
貪讀畢則午時乃欲發主翁見蚤莫以留諸子復  
來晤擊鮮以慰勞主人之供亦豐潔一餐多陪進退  
有度足見此土富饒矣按志酒田邑民屋四千  
隸村亦不下二千戶其里曰龜崎舊稱東禪寺城崔  
岡侯臣留守焉其地海船所輻湊其水次曰袖浦國  
歌之詠固多

廿九發酒田而沙越而飛鴻而松山而山寺山寺村  
古者觀音山寺邑故云然大約三十餘里宿于清河

路皆在田勝之間而至清河而窮故有隔而譏焉霍  
岡侯封界也

自山寺至清河重嶂夾路嶂漸相迫遂夾最上川乃  
以船行兩山之間急流駛快五十餘里且挽且刺與  
澱川之溯洄相似但水淺山不峻是以境不甚奇  
然而所蒼翠時時巖人衣有飛泉曰白絲瀑余戲哦  
國歌一首而與焉土人云此地有四十餘瀑皆在川  
左右要是中雷磬浦耳閏月大盡日落而舟達于相  
頭村

八月朔發相貝雨愈甚山路滑遠買馬而不騎行三  
十餘里有津曰舟方水漲不可舟乃憩村民之家日  
僅三竿灶邊就煖而箕踞猥陋殊甚却有舟中之想  
既而人如水方至此至日沒屋裡肩摩終夜寐不得  
初二辰後津始通兩岬如市既渡油雲籠蒸且雨復  
馱行李而不騎衝泥而步凡四十餘里投宿盾岡遙  
望桑山小月山盪胸騰鴻固是秋雨之兆耶

余初期前月歸于學院而風逆于三所馬墮于牡丹  
水雨稽于象淳今猶在途歸思日急上丁之不遠然

寶山在目豈徒望而過乎初三乃游立石寺在天  
童驛西傳午抵天童折而西二十餘里係馬於山下  
而登路陟而峻岨磴道羊腸六七里乃抵中堂僧意  
覺所翔古蹟皆以大師立錫可厭矣古人有云勝蹟  
多為釋徒所占信然然六媚嫉之言耳若令不有佛  
寺乎高山之顛誰能尋討况復文物風流歸于釋徒  
久矣此山在僻地而聞從覺而訪亦覺取寂於此其  
室曰入定窟板覆而不見蓋面開一小孔如眼覺猶  
有不能忘者耶寺所珍藏皆其所攜來有呼做獨觚

湯遊文庫

第三卷

十九

者形似石鉢非觚又非佛器可疑也但立石寺倉印  
篆法奇古乃請而模寫以證此游覽畢南下孤峰崛  
起于萬仞之谷問其名而不知就而求緣起無有寺  
僧如啞如龍但健步先行耳峰下途窮而梯長三  
引乃棄斷岩登而俯臨不知其深梯搖動脚軟梯  
盡處岩角似鷹嘴俯樓匍匐而抵其顛有小堂不  
能十笏傍堂而路僅通堂後路窮設鐵扣一條若有  
受足之穿手扳足扞而過環而出梯之處而後喘始  
空鄉導之僧目不見險習慣然歟如是天台石橋何

足試乎又有一石峰名曰天華岩望之如蜂房簇  
如花大抵山皆石皆脆是故作洞化窟作竅位穴  
不可名狀日已迫西前路二十餘里故不得盡其奇  
而行水晶山距此不遠羽黑山月山亦在目中悵然  
而過天童一大邑聞之應仁年間土人立北畠氏之  
後錫曰天童子與斯波諸族相抗其城址今猶見存  
遂為邑名已比抵山形夜已戌初欲簡故人而城中  
禁夜行求旅店而宿被中呼僕議天治之行

湯遊文庫

第三卷

二十

大治之行而往語舊問今翌猶不霽主人之厚忽忘  
歸思之切不覺身在千里外山瀨生之來晤子靜兄  
也雨猶未霽將行主人懇留復稽一日十歲山在近  
徒望而不可登聞之古風所咏阿古屋松即此未詳  
然否

初七發山開城而宿湯原驛約五十里餘初欲經米  
澤會津而出右河途詔之驛人皆云路險而不便遂  
經猶下嶺而抵湯原嶺下亦險惡嶺上有小堂是為  
奧羽之國界又仙臺封界也

初八雨不輟休山路峻滑不可馬雖有奇境而不能探但道士山之立路傍望之如二筍並生二峰皆石戴土而松樹殖焉尖而不可戴者其骨化崖峰頭一大石如厦屋土人呼做道士堂植杖而覽雲霧四起須臾而合大抵山形而西南皆山也密雲之間出頂露肩變態不可極也一水流重嶂之間川廣可半里霖雨十餘日水勢雄壯時亦有奇觀是日雨行秋寒侵肌強飲醪醑數盃而不醉勞僂殊甚不能審問而記自湯原至戶澤約五十里

漫遊文章

第三卷

七

初九出戶澤驛則一大頗曰小坂登三里下六三里下路險峻馬足軟不隨者幸已下嶺數里出束竹驛踞忽豁然如遇舊相識意之豁乃頓驛亭而食烟驛長熟視猶能記余面隨後荷鋤似疑非前日弟侯矣是日雖不雨路尚泥濘沒踝艱苦云來凡六十里驛曰根子里日沒而無可宿夜間曳尾泥中十餘里宿于八丁目初十停午歷本宮驛馬上裁書於高雲翼欲至須加川而日暮于郡山

十一卯初發郡山下西抵白河城泥路馬不前行僅五十里而暮矣裁書於須加川驛而與柳安貞皆謝前日之厚歸思日急不及問尋大抵白河以東言語多訛白河以西山水明媚白河以東飯不精白河以西錢用尤十六其倍於東都之齊變亦已過白河熟路莫有長目之娛歸思愈急欲以望前入東都而十四猶次草加驛中秋日歸甫氏之家童僕報告少長喜迎寔我并州之故鄉已然卒不免為客亦惟東西南北嗚呼天地之過客哉

漫遊文章

第三卷

廿二

游與曆終

### 游千賀記

維昔創開者海之利以厚民生其神曰鹽竈我先王之制社以稷焉其祠在奧之千賀儼然廟貌維山巖磴道一百餘級門廡相聯翠宇彫檻些軒文樨神光頽然化威作福其民以敬焉祝司僧巫並置以室焉皆邦君之祀典也余今遠來而謁祠因睹神奎者奎凡四其三徑四尺有咫其一除八寸高可八九寸厚三寸強其色深綠振古露而不變奎側有護神小祠土人云其邦有殃奎中水色為變矣此是神



睨之世者鹽之器夏彝周鼎乎哉孰復記年歲乎亦  
惟萬古往而萬古來余今睹斯神物心復一時感慨  
然之思悚然之敬久而不行乃命却行李遂訪祝司  
藤家生則好古之士素聞其名美一識如故延余  
於望華之亭且望且觴雲烟之間屹然于東洋之上  
者金華耶如是下物胡肆一醉主人乞言於余然不  
朽今日余豈敢當又攜余於勝畫之樓乃邦君所  
命以匾也其寺曰法蓮僊梯則滿目青松繞山之足  
赤崖白沙疊而出松島之磊塊獨間離之洲對我

澤遊文章

第三卷

十一

獻勝真如碧玉盤上置一青螺哉余聞我東方之國  
陸奧為之上首奧之為首者松島也其浦曰千賀從  
古煮海于此烟篆裊乃國歌所詠吟也河原源公  
夢寐其風光而不惜迺造別莊於京東一條以模此  
土勝景其見實于海內可以見矣爾後變遷則姑置  
其為一大勝區也論已距京一千五百里是以游者  
不多故有藤生之求歟其人善待客夜間為余榻祠  
前鐵燈籠銘以贖明日之行其雅致如此燈籠藤忠  
衡文治二年所造距今五百年所令人慨然遂并

記之惟萬古往而萬古來余豈敢曰不朽今日乎業  
已不遠千里而來遊安得慙乎已乃不遑期它日亦  
不遑藏我拙筆化記以贈生名知明于時安永戊  
戌夏四月望前一日也

游松島記

發鹽竈村舟行十餘里乃抵松島松島在海之灣之  
之幅員十有二里總名曰松島基布星列洲嶼之麗  
不億贊然羣落間者蓋八十洲云民家化村里  
者十數洲名號最著者為雄島為瀨島為御島為寒

澤遊文章

第三卷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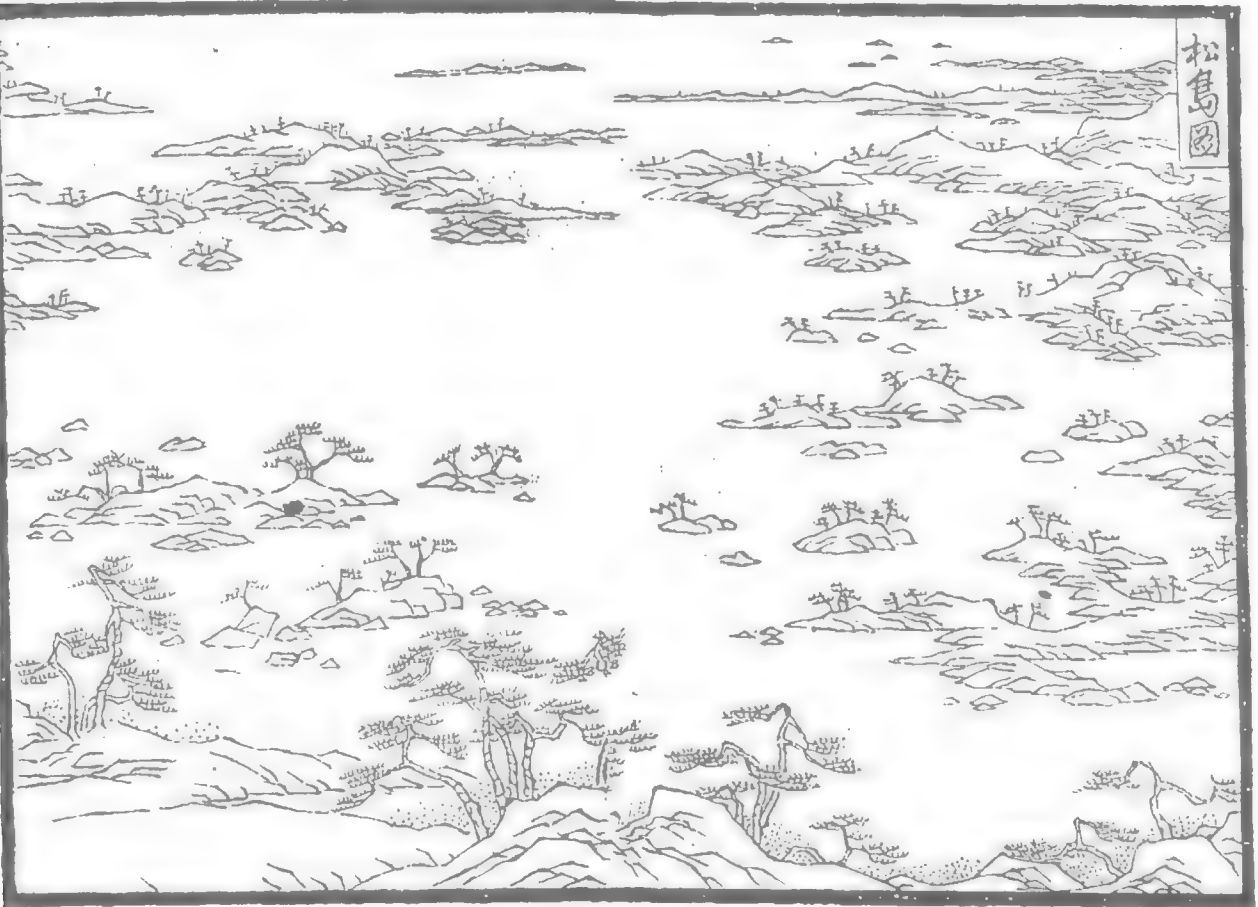
軍為宮戶為楊柳洲為冠子洲若夫蟻蚶小蜆舞雀  
浮龜以形得名者也其餘似耳似杆似園種  
不遑枚舉壹皆松樹建茂立是其所以得名也右  
接左應此對彼往名號且不能悉記之鄙陋不足  
舉錄也御島有橋而通島中有古碑宋僧一山遊筆  
也相傳日本武尊東征之日次于此島故名最著  
與御島相對峰嶽于水次者曰落雁峰註鐘島藤秀  
衡治水軍之處觀月墩有邦君游息之居名曰觀瀾  
舍舟而登則有佛寺瑞嚴禪寺最巨麗三都所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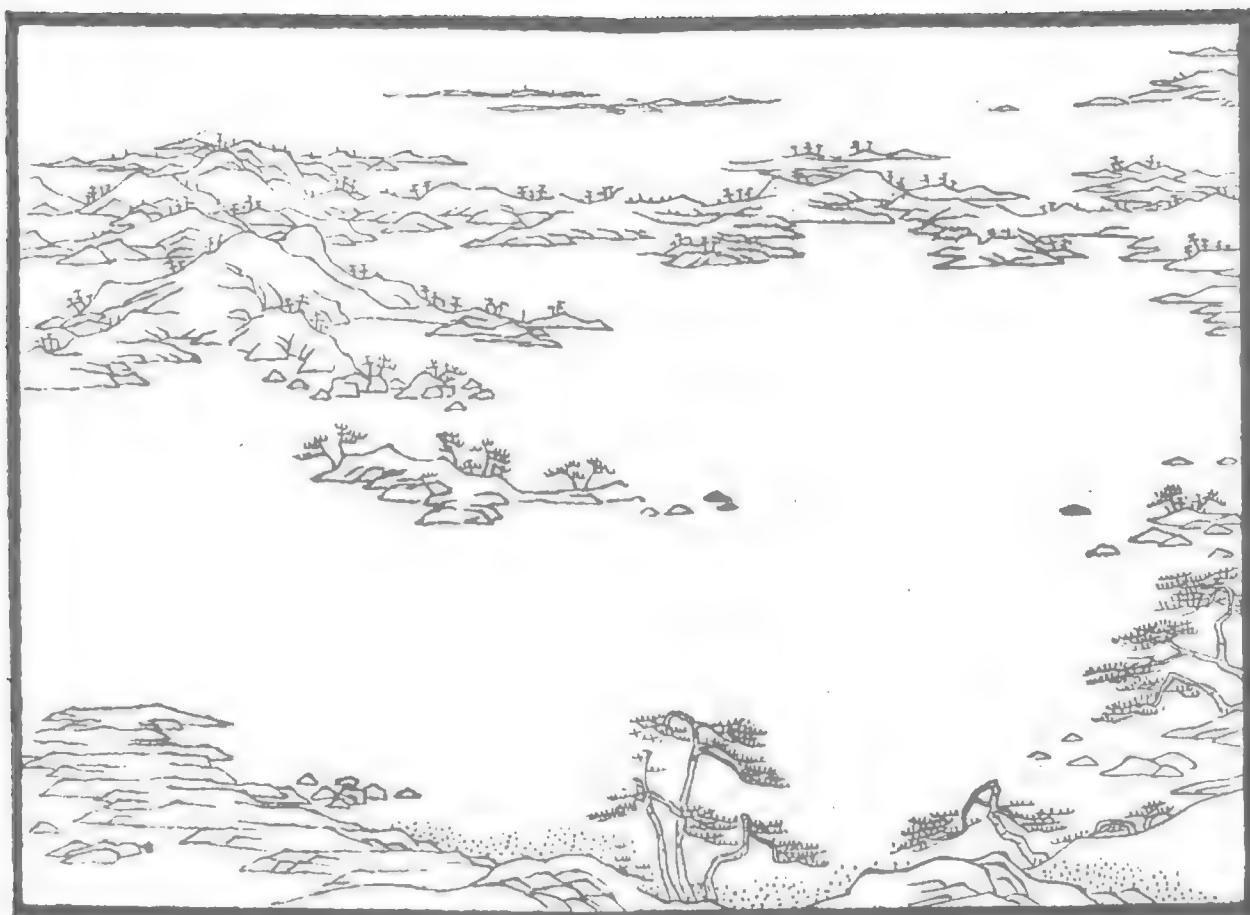


也行而登富春之山，距松島村可有十五里有寺，曰大伽記云大同年田村藤公所創也，既至日已西，落因請宿，翌復烟瘴晦，寒望之洲嶼明滅，若存若已，悵然多時，俯仰一室，心已甚，日已停午，寺僧告曰：可望矣。遽登佛殿，以觀焉。烟歛雲開，一覽萬狀，嗚呼！海內之巨觀，夫造之妙境哉！蓋東方日月精華所凝，抑是耶？上古神聖所宅，抑是耶？前日所見碧玉盤之上，今則點點錯錯，如碁勢相爭，然其間魚龍出没，鳬雁翱翔，雨暘晦明，陰陽晝夜，变化倏忽，不可端倪者。

耶？宮戶寒潭諸大洲之外，嶽嶽無際，海舶來湊，以通有無，則蒼生之利用有焉。富乎此，山土人艷稱松島風光，咸聚于此山矣。信矣！近瞰林麓，巖岬萬仞，索度尋槿，有時乎施焉。心裏外之想，耳若失風伯怒號，海若盪涌，波浪如山，洶然與松濤相答，夜破旅寤之夢，令人夢寐不忘。我余宿富山，僅記其萬一者如此。是日四月十有七。

松島圖





漫遊文章第四卷

山城 澤元愷弟廣父 著

登金華山記

吾聞之天神氏之世大造四極以鎮大東之國乃金華之山是其一也云古昔未有山名天平年陸奧國始貢黃金改元天平勝寶大伴氏化國歌以獻焉其名金華有伴氏之歌初云其山在奧之極東屹然于海上矣高不過百數丈周回僅三十六七里要一孤島而已然為奧東之名山不翅在我一統之志亦

載以稱焉但地之僻遠莊奧之履罕至余以戊戌首夏望後五日游初發自富春六十里而石卷自石卷至金華又六十里許山路巉岨越嶺涉溪或沿海岬而行不復見行客時聞松籟之聲遙一宿而抵鮎川林距山數里尚不見山出村登一嶺名曰駒頰上始見海山疑非金華已嶺下海津口山鳥海路約六里許似可一跳而至矣是日夕渡海而宿山寺厥明有雨余向在鹽埭偶值禱晴待徒復舉其句耳既而雨歇雲收沾沾無措急請鄉道而發自寺至山

金華山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三

顛七里而遙雨後苔滑屢失足步之唯慎耳山中多麋鹿不必辟人濯之可愛絕頂有小祠曰龍藏祭海龍也寺傍亦有祠乃是古所稱黃金山神社是也絕頂唯望大洋焉森茫遠與天合余嘗覽西塞輿地圖自此而東幾千萬里無有國土實天下之東極也瞻乎疑之嘗寸之雲自腳下起海氣氤氳莫所睹者西北唯諸島出沒于雲裡而已久而意盡乃下則默運愈滋奇險石華表臬立于山腹高十餘丈周之如之相傳初高二十餘丈海龍觸而摧其半矣豈上古立

此石柱以定東極者耶所謂四極者是耶俗呼做水晶石不知何謂也益下益峻時或損蘿板枝而後下足鄉道之僧輕捷如猕猴多不能從也水濱有名大小通者大通最雄壯石壁圍三面廣十數丈高數十仞風浪自千萬里來激怒而騰揚玉碎雪飛若怒甚將衝天而冲如百千白龍爭先而登然小通則大石重疊而已太抵東邊皆巨石大如夏屋積而化壁不則甃而砌莫非奇觀也不然不足以鎮大東之國焉爾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三

平泉諸游記

余已登衣關之墟未嘗不慨然淚下也豈日本武尊之所陣耶其故址曰白鳥遠乎邈矣爾後河倍氏之偃蹇此土十數年矣官兵屢屐隱如一敵國自非清武則之勤王雖以源奧州之武略豈易與哉至于藤清衡之霸于奥羽又何啻唐李藩鎮乎秀衡秉二世之資雄据一方其人沈毅勇略勢與源追補相抗平宗盛之甘餌烏得能致乎其墨謂之高館源豫州之閱構流落遂歸秀衡豈悔昔日不聽牛後之說耶秀

衡喜其歸已乃舉二國兵馬以任其驅使巨頭公莫敢藉手也其館址今有一小堂秀衡既老憲子孫必不能守業遂遺命奉衡等國政壹聽豫州之處分泰衡暗弱不能守乃公之命文治五年受鎌倉密旨而襲衣川墨事出不意豫州自盡其部下多戰死龜井松即重保致命之處鈴木墓亦在其側僧辨慶之多力卒死而不倒至今為止啼之語有辨慶堂而置其像焉泉城故址即古白鳥柵阿倍成道修而居時謂之琵琶柵忠衡據其地時謂之泉城秀衡多男獨忠

漫遊文章

第四卷

四

衡奉遺命而不黨遂為諸衡所殺鎌倉之討泰衡一舉石卵諸衡敗沒其事其骨湮滅而朽唯忠衡之信義口碑不滅遺骨配葬于祖先之墳誰謂天道憤乎末神川昔日流束稻山下與衣川合于此今川西移數里余徵古圖而知其然已阿倍賴時植花樹一萬株於束稻山麓故來神土謂之櫻川僧西行國歌有芳野外有此花句則文治年尚存可知矣中尊寺在關山之上東鑑載寺塔四十餘禪房三百乃清衡基衡相繼其志而成焉今唯存金色堂一切經藏金

色堂三衡埋葬之處堂內四壁皆塗金螺鈿珠玉今  
唯見其痕耳俗呼做光堂當年可想余聞之仙臺人  
曰寬永年仙臺侯命修補之因發而睹之清衡柩在  
堂中央長可七尺幅二尺有許其尸裹以白綾殉以  
雄劍一口鎮府印一顆物不存基衡柩在左後秀  
衡柩在右後六各雄劍一口忠衡首函高二尺方一  
尺半髹而藏其側云藏經三部即三衡所寄也今殘  
缺不全一部有紫金者有金銀交行者印板者最奇  
品其裝綾羅標水晶軸一函十卷函制之極精又有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五

十界曼陀羅之紫金最勝王經文作塔勢緣邊著  
色畫其形相之極緻密其書蠅頭筆致可玩顏色如  
新余為之復想其盛世耳余在僧坊三日請而捐鐘  
銘以證此游按其序長治二年勝清衡奉勅創寺建  
武二年罹災康永二年改鑄云嗚乎亦未嘗不慨然  
淚下也五月一日化記於山目驛舍

松濤閣記

元愷遠游陸奧諸名區遂來松前古昔北倭之  
地即夷種巢穴也今則儼然東北藩鎮都城爵乎依

山高其巖海是之數江差巡館左右化翼城下舩艚  
如雲舳舻相銜固苦累果是民所業乃松前侯先世  
長驅被髮長鬚之異類所以開拓也至今數十百年  
輿民忘北顧之患歟之偉矣今侯憑數世之資武斷  
為政是以其士皆後臂引強趨捷徒搏馬則鹿超而  
龍驤鷹鷂踞稱海內第一又有獫狁之良若夫操  
練以時三令如響馳騁儼然凌絕嶮之我之而斃然  
羅搏麋鹿於是長殺短兵接臂而靡之抗足以蹴之  
視禪而自踴蹴應弦忽飲羽或窮飛禽之棲宿又陳

漫遊文章

第四卷

六

魚於海濱是其荒于禽而盤于畋者哉非用此造士  
不足制御悍夷也若不然如不佞愷至則雲霓以問  
政其屈尊於羈旅豈能如是哉既見愷於云寢遂賜  
宴便殿便殿有閣名曰松濤乃燕息之所也因命化  
其記愷已授簡凭欄以眺退思其所以名者蓋有取  
于風者耶夫蘋末之微已怒乎土囊之口遠捲海潮  
而綠洋洋天曰之阿來而舞于行松之間飄忽澗湧  
其聲藪然尔少焉衆竅通之叱咤十里行松揉摩化  
濤方是之時虎豹駭怖鯨鯢深潛侯之左右侍衛為



之色失股栗氣震而走獨度端坐歛衽以觀焉誰知  
疾之意所存乎其有取乎風者豈徒然乎蓋松前之  
為藩鎮以論蠢尔蝦夷有加刺拂多而比其地接東  
韓而難奴兒干女直新莫斯哥未啞諸夷強弱驚  
若有一日窺窬我邊乎則元帥于水軍者誰數百巨  
艦並進砲弩煩礮均發唯是火之為毒一舉而罄粉  
敵船唯有憑尔力已周郎困曹孟德之唯以此而已  
居治而不忘疾之思遠矣哉若不然瀕海之地朝潮  
夕汐日夜觀萬馬之白浪猶何取濤於松聲哉文武

湯遊文章

第四卷

七

斷為改出則跨駭臂蒼跋涉山野入則延儒臣以問  
燕惠之間之惟茲是其有取于風以名者是耶非耶  
言尚未畢疾驟然舉觴以授元愷於是謹叙其語為  
之記爾

游蚶方記

余游蚶方而信宿乃謂古人比之松島為勝僧西行  
真率其辭尚何溢乎將收行李以發寺僧來訪而怨  
留又替一日再游蚶滿寺枕灣而建其殿在千年  
已外云寺傍一小堂名曰挂袖相傳神功皇后歸自

伐三韓御艦始達于此地后游蚶方而樂御衣偶濕  
乃更而挂之松樹後人存甘棠之愛僧慈覺就而寺  
焉村老云古昔灣之深淵海舶下控於灣中今則厲  
揭矣潮汐所通者三所今淤而塞僅一帶而已是以  
潮勢不及古民隨而佃其壟可知也下午泛一舫以  
縱觀寺僧指點洲名能因島因之所嘗占所咏國歌  
寔存放生島有小寺北條時賴微行海內之日所寓  
國歌十首皆賦其風景矣西行所詠櫻樹兒孫於今  
繁茂自餘不必記其小名磊落佈置天工猶人興其

湯遊文章

第四卷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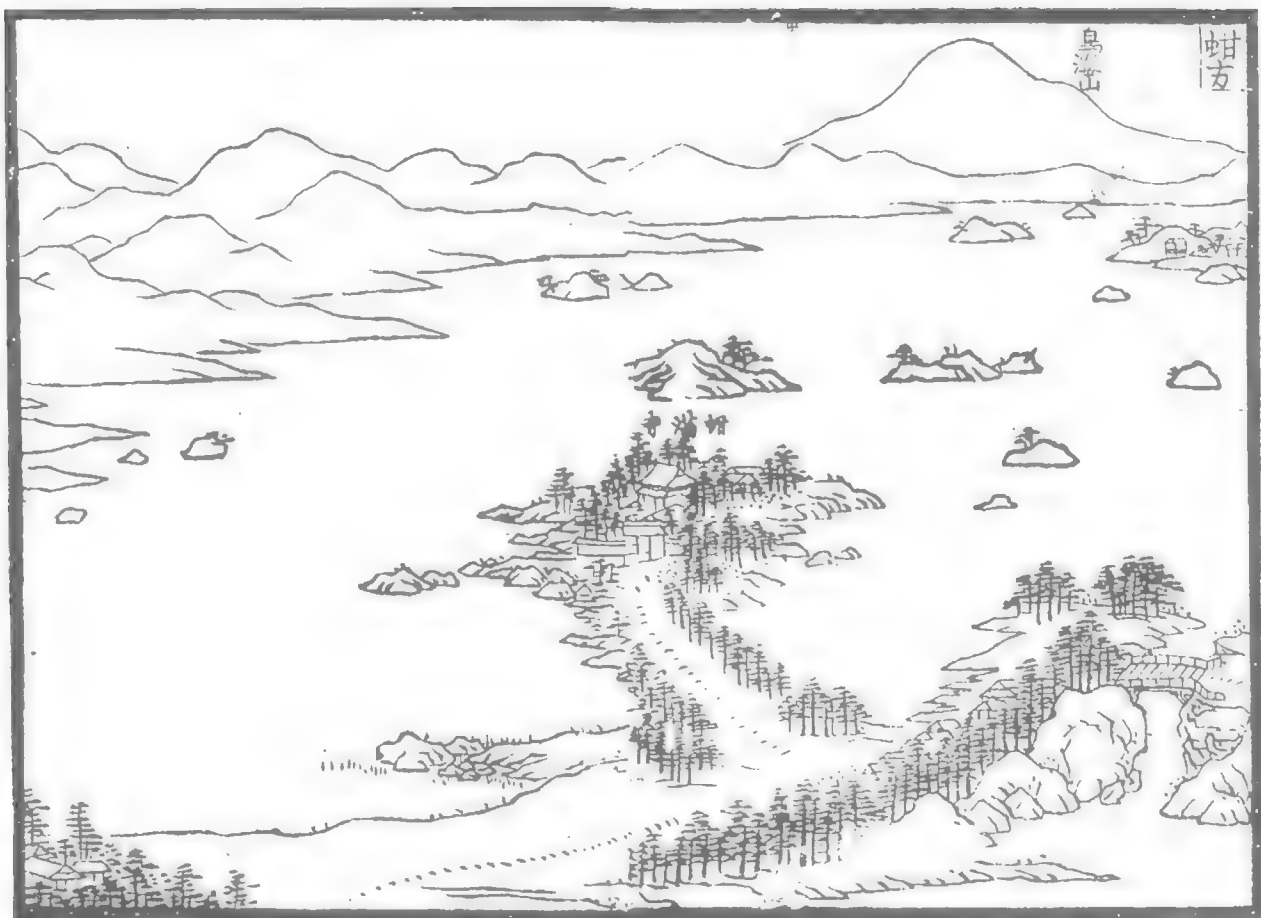
比之松島也其微其水潺湲宜釣宜網可以寒裳  
而馮矣是以意暢而快然所以勝者在茲耶古人之  
言果非溢也余遠來而游若無有寺僧愛客則自棄  
於所見因請促記以贈并自警閏月二十五日

草津湯泉游記

余久抱烟霞之疾自謂非山水不可盪也嘗聞毛之  
草津有湯泉能起廢有奇驗欲一浴此泉者久矣偶  
得同病可僧而余意先決其人疑難不果遂負海具  
於家僕以七月望後二日發江戶自板橋至信之沓

蚶方

島山



挂直往二百許里僻地有可厭風景無可記獨妙義  
山奇峻夷登而先知其靈境爾廿一日發皆掛驛北  
折忽入山路與淺間山巔咫尺北風栗烈寒氣徹  
骨不可騎也乃下馬而步聞之淺間之高與富士相  
伯仲焉或然行十餘里有廟若曰狩宿俗傳鎌倉公  
獵淺間之所次也又行可十里淺間忽焉在後又面  
白根而行白根山又與淺間相伯仲焉白根與草津  
相距六里山皆硫黃湯泉根于此云得一小驛曰羽  
尾過此無有人居山路阻陀草樹不殖為疏黃故已

漫遊文章

第四卷

十

自沓挂至此迂曲登下六十餘里始抵草津連簷二  
百餘家乃湯之成蹊也民居如環之中有湯地流如  
大川先得一快日猶晡時賃宿而休濯足前槽槽上  
引流化瀑大小十有五高者二十許尺最早尚十  
許尺浴者隨意拊患所槽中常數十許人自傍望之  
恰如櫛中魚又似佛說所謂墮在焦熱池受苦者余  
不敢沒入輕漬身而止翌旦飮畢輒往遂不免為  
魚為受苦耳自此日浴三四次為度兩三日後腹中  
微痛下利二三行但食日加是以意益暢三四日後

心下痞痛乃延鍼醫以療焉五六日後傷風頭痛故  
不浴因散步村中登藥師堂之湯溫泉奇功記隨  
松罕可取者然舍此何徵之惟五夷狄引之不  
記曰建久三年鍾倉公始浴此湯至今浴者輻湊行  
李往來秋夏之交動輒至萬人云今茲遠近有水災  
以致浴者少於常也然今留宿者不下千數百槽凡  
七所治功不同然大抵諸惡瘡頭痛打撲寒疝積聚  
五痔癰風諸癰為主治泉為硫礬所蒸其味酸苦不  
可飲也飛瀑之湯最酷四十已上入不可專浴此槽

湯遊文章

第四卷

十一

諸槽互浴為妙云若掛瀑者自頭廬至下部而後及  
患所起下而及背至頭心不妨直掛患所動致眩眩  
瀑之小大強弱自擇不必勉強然小之多時不如大  
之少時也但禁掛胸腹及背面五六推也其在槽時  
勿躁勿動先定氣而後漬身稍就瀑其出槽亦同日  
飲湯一口不多飲多則動搖齒牙下利生害若便秘  
者飲一盃以取利余試飲之湯氣似有毒不復口也  
十四五日後有兩股羣丸糜爛出汁不治自有愈甚  
者以綿包裹自然乾燥蓋浴之治疾以寬為善不必

拘臆數以愈為度浴次之漸加若虛羸過常者初來  
不即入浴一二日身慣地氣而後就浴此法最善時  
候以四月八月為善五六七月亦不妨也是以草  
津言之他方固不在此限浴時浴後切忌房浴中不  
禁肉食但禁過酒浴二膳者將息之膳却禁酒肉  
油物三膳四膳以此為度此法亦極善倍以七日為  
一膳也此湯名於治癰故四方未聚殆不堪其穢但  
飛瀑如川暫不容其穢入是以不厭然斯疾竟不愈  
不亦可哀乎但腐爛者就瀑而洗其穢僅可延日耳

湯遊文章

第四卷

十二

其深者頓促命期是故每歲客死此土不下數十人  
云  
余游草津攜香太冲所著藥選一本末以取則於此  
得益固多雖然在門牆則屢豈無其辨乎蓋古人之  
於湯泉淳也余嘗讀水經酈注不言溫泉治疾之不  
如此際多溫泉也上世我民淳樸山野固之湯液之  
治於是百病一浴截疾山谷余堂入蝦夷之地而想  
上世光景蓋美之野可浴者數十所夏月游浴草  
津日數百人何盛之惟僻亦惟策其謂之古遺耶若

輦下兩都與通邑大城豈舍湯液而求治山谷哉其  
浴治者托之以游耳近時平安一醫有後藤生巧思  
施治遂發一微於直情首唱浴治奇驗其名高于一  
時大冲受業其門張皇一家之說著書建言其說謂  
但馬城崎溫泉為海內第一其地去都下不甚遠且  
巴人多和砾就人從此城崎常為疾之藪段使其  
說之是東與北垣之湯泉渠豈咸履而試乎夏虫  
之斷適見其妄耳又其說曰地中有水脈有火脈其  
相交處乃成溫泉焉古人所謂硫黃之說地性之說

皆非也六惟夏虫哉所謂水火脈欲律人是小天地  
耶鑿人哉蒙恬所斷者水道耶此土之多湯泉火脈  
獨夥於彼耶海中火火脈耶堀地者未嘗當火脈  
山崩地裂未嘗見脈之所通渠斷者其臆而不疑何  
其無忌憚唯越之妙法寺村發火似是可謂火脈矣  
然已是一奇異一奇異何遽律之天下乎且村中火  
發地上既非火井與夫淺深之說之皆不通也至謂  
置硫黃水中而水不溫其說之窮可以見矣博物志  
所謂水泉有石硫黃其泉則溫今徵之事物而可信

矣又有嘗鑿為根者陳仁錫所謂溫泉所在白礬丹  
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煖流之為不失耳但太  
冲辨浴法其裨益於浴者不為不多太冲之時之  
良也惜哉一定推衡唯拘所見言之無文烏能行哉  
湯泉治病固此際舊俗其有益於山野之民廣矣大  
人君子非所恃也然有時乎有恃余亦非徒游也  
余駁太冲說欲舉其善已今取其浴度浴法浴禁并  
余所親試以告游浴者太冲曰其初浴也胸腹開豁  
頻飢能食湯之應也四五日若七八日後或下利腹

微痛若裏急者之治驗也余浴草津一兩日入槽  
二三次覺腹中拘攣微痛既而心下痞鞅皆云腹有  
痞辟者不堪此泉也余頗疑懼然亦恃太冲之言矣  
果下利二三行後不復痞也皆云此湯以瀑為要  
不附則効不多余試拊一日胸腹如初用鍼而愈後拊  
大瀑不復痞也然羸人老人皆不宜瀑也余在草津  
見及幾瀑下者二人其一人年三十餘治之即甦一  
人五十餘快瀑而貪氣絕而死矣由是觀之取一且  
陰釀巨害可不戒乎太冲浴度一日二三次為律羸



人一二次強人或三五次過之則疲勞草野愚民一日或至十餘次不啻不能治病將傷害生命余親浴草津者大半山野之氓大抵十次為常其不就瀑者自汲以灌其頂數十遍余之倣其為十百人皆然如無其害太冲曰凡浴者先淨槽邊可頓處徐灌注兩肩及腹背浸巾洗面平心和氣如稚兒為水戲而後沒入槽內霎時溫體必以周身煖透為度灌洗沒入以再回為律此是浴湯之要不可易者也余今用此法日浴三四次實得其宜耳太冲曰浴中最須辟

湯遊文章

第四卷

十五

風寒浴則汗出腠理開易傷寒是誠然余非不警早已感冒可慎已又曰浴後戒假寐誠然余謂出浴須速更衣濕引邪氣若衣濕而不更則自乾夏月浴者多不更浴衣如此水氣必入後恐生害耳大冲曰浴治時禁生冷肉食豈嫌以腹為鍋耶殆為之捧腹耳草津浴法禁在浴後頗得古人將息意又關西浴後忌浴常湯太冲辨之為是又信忌浴後灸草津信法瘡家必用灸浴後日浴常湯為妙土俗同異耳余游湯泉不少莫盛於草津之莫酷於草津耳

庚子八月初二

手錄草津客舍

登金洞山記

譏而不征其聞曰笛吹余遊草津湯泉而歸路已入關下右折入田野今茲關東有傷稼之水笛吹川亦溢傍川之路盡破馬行極艱川漸遠而路漸平行行十數里忽得一大路忽得一大門中有街開店待客此山香火之盛可知矣少婦競出延行旅如吠客之犬如爭菓之狙可厭也入店飲食乃倩一村童為鄉導不謂妙義先登金洞余夢寐此山十餘年

湯遊文章

第四卷

十六

矣天縱之緣喜有今日扞擢頭望之峰巒簇然得意已甚登僅數里已入佳境踞石而觀無不奇唯恐不能一旦盡其奇也乃呼墨斗先摸一幅東南而起有一大峰名曰金雞峯頭如聚指真玄指天其與金雞並立曰天燭峰獨頭如竹筍起于千尋谷隔言有仙人岩西逸北有石橋下如洞口然轉北則石壁峭然如千仞之牆列之樹上名曰鼓子崖隣者曰辨天峯頭皆山骨豈土精所凝邪又登僅數里金雞天燭在前觀則已轉山脚則房總之海將褰裳



漫遊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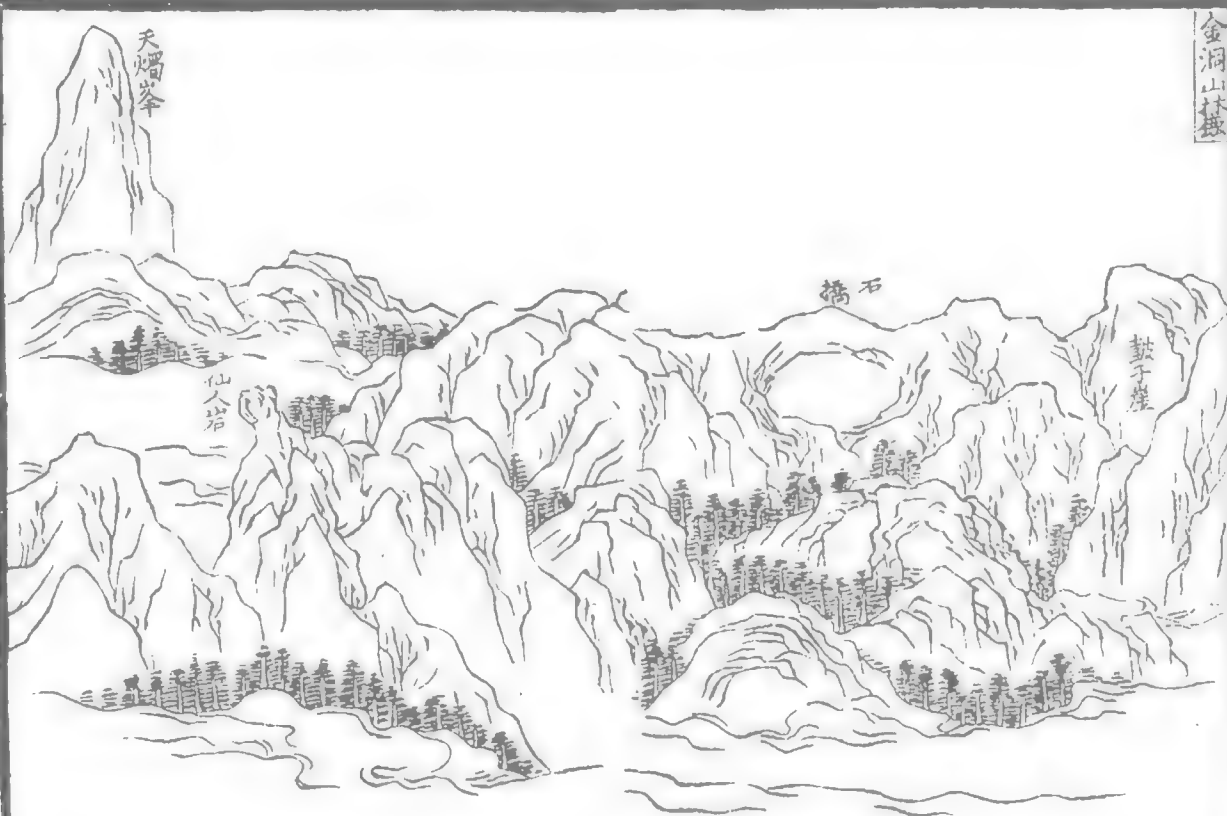
第四卷

十七

耳又得一幅大抵一峰一出無不可圖莫不可記余  
游山不為不多常患鮮可記獨此山多奇筆不遑圖  
文不遑記足常不借目口徒呼奇絕爾登凡六里得  
一衡門正東面遙與房總諸山相對余搜羅鉅試  
遠鏡童子嬉食而不措余又摸一幅起自南其  
峰卑者猶且千仞突兀稍高稍銳如錐如鑿重而剪  
向則錐最高者得鑽天爾自衡門至祠二里而近其  
際最多奇距祠一里有一石門高五十餘丈廣可十  
丈實一片大石也藪若生樹峯之如山近之石壁也

壁有孔至則路通而門何奇門內有一石峰余姑名  
曰筆頭岩真如筆頭然其高石門數丈仰觀多時  
奇絕至此極矣過門數十步有一石壁間化窟  
中靈泉涌出羽而飲焉寒烈徹骨頓消苦熱至祠憩  
息祠者祀日本武尊寺僧曰武尊東征之日始登此  
山故祭焉祠旁有寺曰嚴高寺祠之上方又有石峰  
上置石人名曰大日蓋釋氏所配祀也余姑名曰大  
日岩至岩頭可三里石磴百餘級路窮而板石峰  
窮而石隙僅容身名曰磨額岩累石表可登乃石

金洞山誌



大日峯所望



大日峯所望



此係再繪  
所國

人所居也。下瞰三面皆谷。石峰非一。皆立其谷。身所攀不知其高。不見其深。睹旁峰之高。而我足軟。目將眩。東北之望最美。口稱奇絕。不已忘身在危嶮。又命墨斗。換一幅。童子任傍說名義。陋不可記。但如鬼面。其稱頗副矣。其岩如華表。圓立稍末。表頭如盾面。貌似肩。其上三峰奇秀。左右前後。靈列雜立。皆表於巒。樹梢又有二大石。而人立如相揖。而未進。如肩隨而聲折。欲一求名狀。以記日。已西傾。乃下。再入寺。而能扣寺僧。以山之游踪。祠之起本。僧唯說道士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二十一

長清事。在百年前。其前無得而說。其後未有游于此者。近有邦人高克明者。化道士傳而立碑。其基側碑未刻。僧出其傳以示據。其言而知金洞之稱。俗呼中岳。後其右者。為白雲山。左為金雞。故有中岳之稱耳。其祠之所。亦未之詳。地主神稱波已蘇。神名帳不載。亦未詳何神。世人所尊崇者。所謂香火之盛。唯妙義祠。在白雲山麓。磴道百餘級。祠貌極壯麗。聞之白雲山。最嶮奇。不及金洞。故不欲登也。其祠亦未詳所奉祀。皆以長清為開山祖。其墓在金洞山上。方

距今百二十年矣。在妙義則曰。長清法師。今茲正當二百年。故東叡王奏贈僧正位。焉。神仙固不可思議。沒年不同。乃其職由爾。唯山之奇絕於海內。游者何罕。余而不記。亦將何以傳。然余所登中嶽一山之之。大白雲金雞皆屬。豈一日所能盡哉。

青霞堂記

九峰山人書堂曰青霞。余宿其堂。他之記曰。富哉堂之為名也。蓋上毛山水聚其勝於西南。牧之鄉。西南牧之勝。仁田是為。梅猶夫。白雲之高峻。金洞之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二十二

大衍。蕩莽。蕪川。牧水。潭。繞其麓。為之兒。為孫。欽山。鞍山。大倉。小倉。鹿門。伊州。日夜競美而獻其勝。而與盡者。皆皆山人之有。而此堂之為名者。耶。泉甘土肥。是以桑麻之業。民以富饒。家釀之醇。名于一方。山人嗜書。而萬卷充棟。無他嗜好。桑麻家釀各有主者。而存是以范蠡之計。倚頓之術。山人居常不措意。而屢中屢中。而不居恬淡泊如守成而靜。日夜讀書於此堂。白雲之高峻。金洞之嶮。大衍。蕩莽。蕪川。牧水。潭。繞其麓。乃至其為之兒孫者。競美而獻其勝。唯山人

而後為有尔余留宿其堂窺見上毛山水之勝聚此而會者其取之衆山之青霞鳴乎堂之為名富哉范蠡倚頓何與余不待其請而成竹已存請時乃搦筆而記

壬寅夏四月初四同山伯經游上毛初七訪山人於仁田里

石門記

大抵適意難復逢故余多不再游獨金洞之勝夢寐未嘗不在懷也會九峰山人促我再游神飛恍惚遂拉山伯經而發心欲恃其手而圖我適也已宿山人之居四日矣孟夏十有一日得霽而發仁田里循牧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二二三

水而行凡十有二里其村曰小股山稍近則石奇流剝人賴為泉聲所奪不復相語伯經擇佳境以化圖果是一適行十數里山已近則霧收雲散豈待我而媚耶伯經得意益甚抵山寺而休足雇鄉道先登第一門蓋門而山三而石其高幾百仞如垂天之雲兀然獨立寔門也門楣如山影其高十數仞兩楹相距十餘尋伯經驚呼嗟嘆遽班荆而圖門前途窮唯逐導而前伯經勇往直前垂枝藤蔓而不顧導者上伐下披而先余與隨斯二名相呼而續焉乃坐一巖

頭以望第二門建焉聲崖上而壁故可望不可出入上窺下狹偏而倚矣如左腋然但如垂天之雲兀然獨立則似矣第三門如半輪如洞口高僅十餘尺其屋亦不甚高其間截然不可越乃所謂馬鬣之巨也獨第四門開豁廣大二十餘尋高則居第一門三之一門前臨大壑不可側隔壑而樹立者曰鬼寢峰峰特秀而上平固不可至也蓋第三近於第二之距第一第四近於第三之距第四二與三遙相並二與四遙相對間皆可半里四門皆南面自北起數者漸

漫遊文章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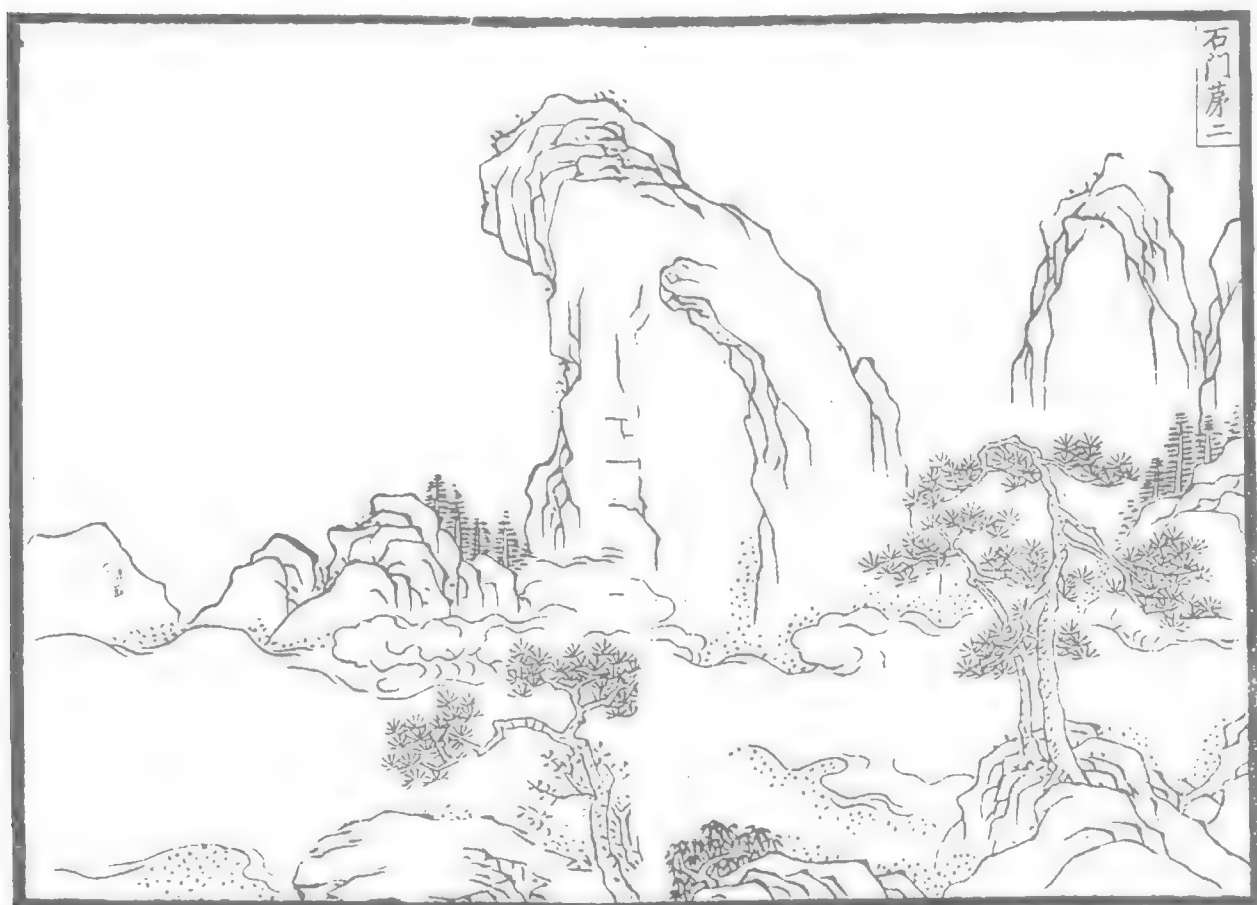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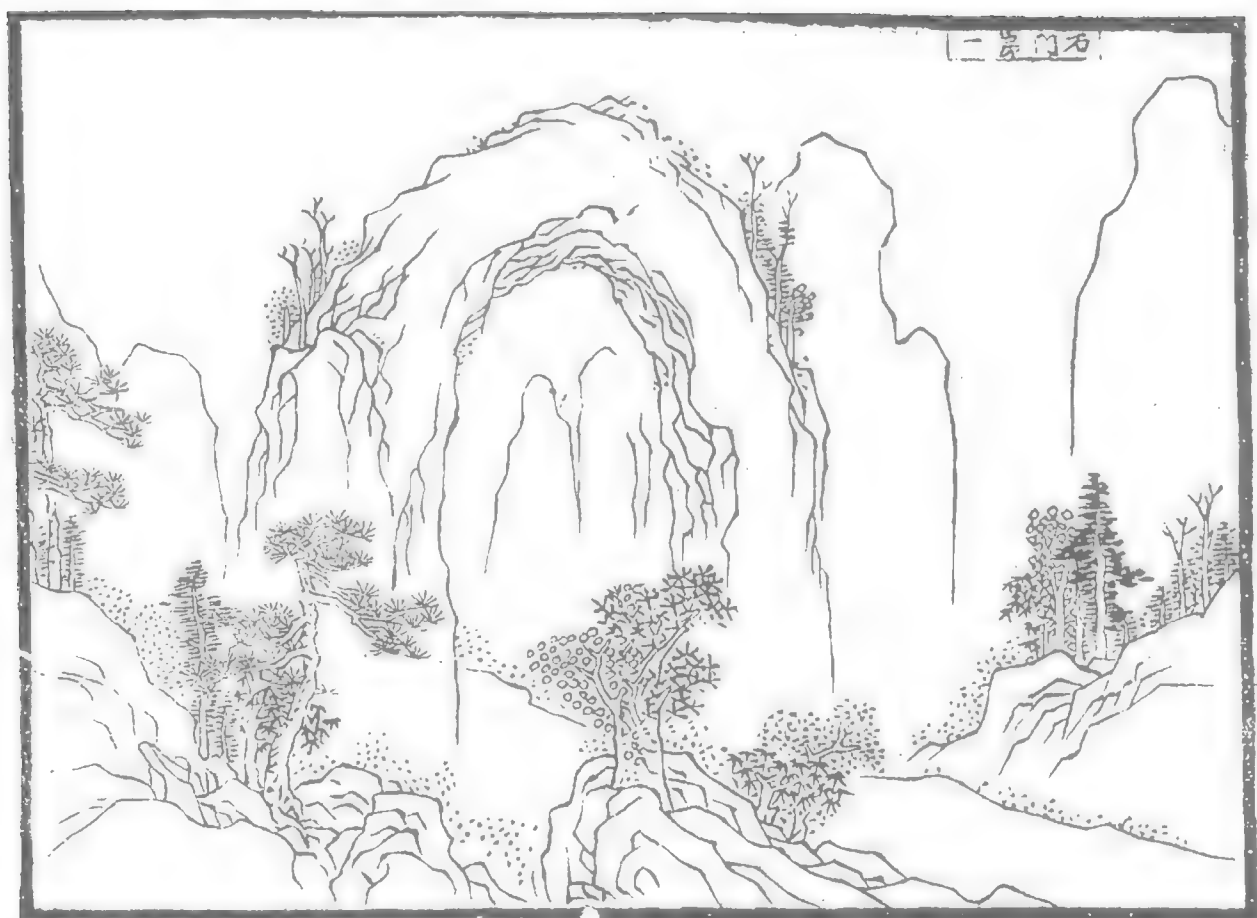
二二四

其嶮也伯經化圖四幅乃成然亦不過青碌其門也若夫滿山金碧之美豈一朝夕所能盡耶令我愈益夢寐其勝哉遂宿山寺而記若前記所言不復贅也

是夜記于嚴高寺客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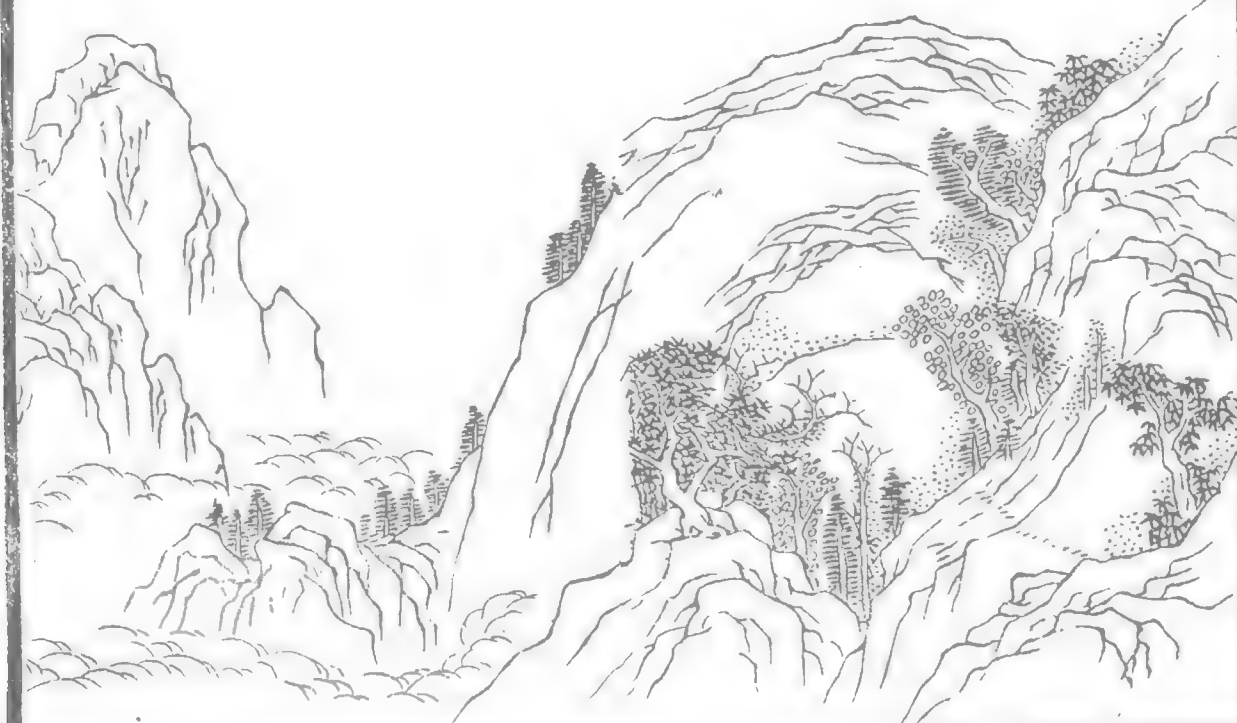
積翠堂記

南牧距東都二百有餘里余不遠而來訪金谷山人山人請余顏其堂因化之說曰蓋自發東都郊野千里所望唯是莽叢已過甘樂之水而藤岡而吉井山路稍嶮山色稍蒼已登小嵯嵯之嶺硯硯礪礪峰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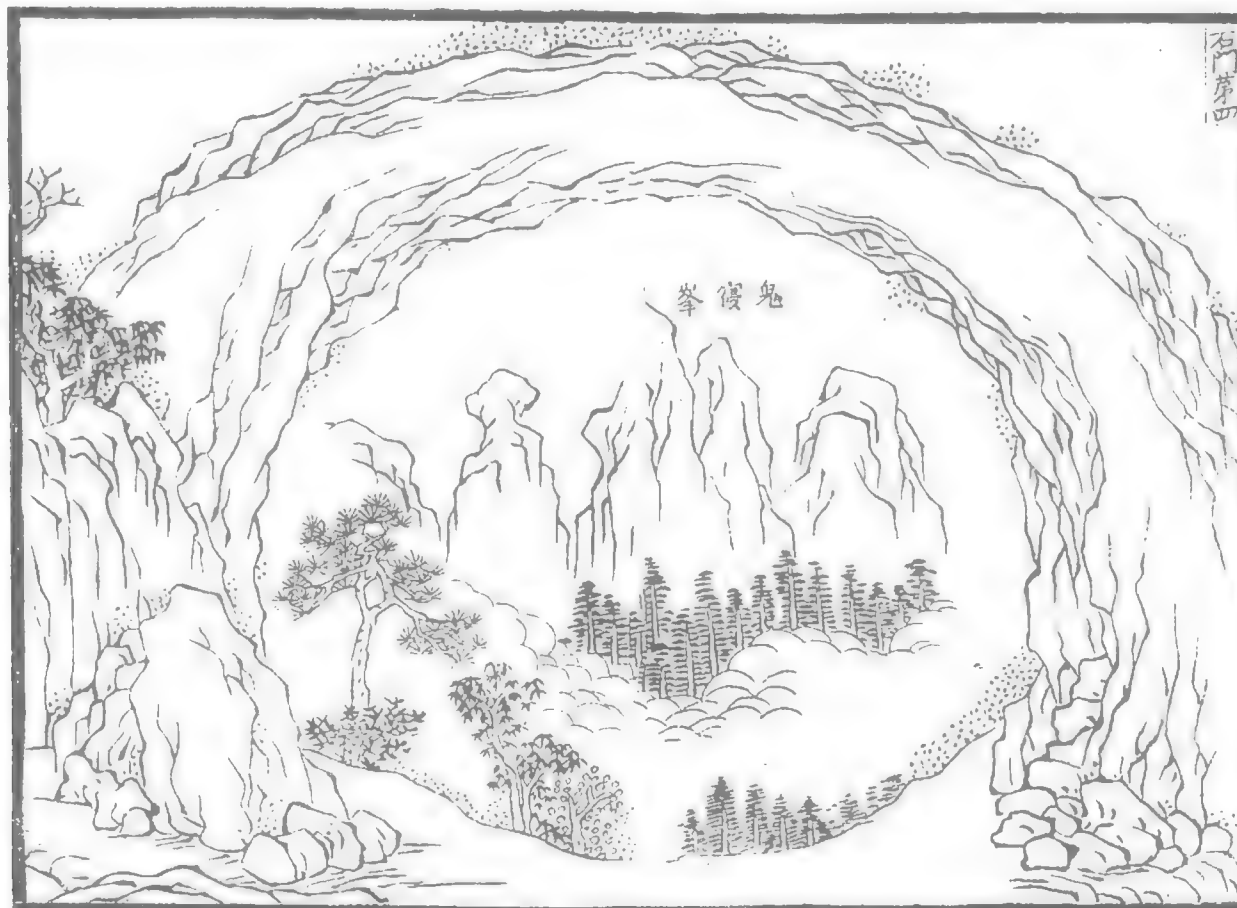




石門第三



石門第四



之美互競自仁田循南牧川而東則泉石礚礚幽峻  
左右相薄黑龍龜洞猿嘯礚石諸山簇聚會而圍  
繞夫礚澤之鄉焉乃是山人之居也開牖蒼翠倚  
侵坐襲衣豈惟一丘一壑之故哉是以余名其堂曰  
積翠山人居常讀書於此不復覩金谷之園其日  
所積發而為詩嘗以詩游東都與吾黨二三兄弟相  
歡余亦與焉故今踐前約同山伯經來叩幽扉山人  
為余雞黍日供無所不至也若夫黑龍龜洞猿嘯  
石諸山之勝未盡履故姑置然亦已論山人庭中物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二十九

故余舉所以聚而積者命其堂爾四月十三抵礚澤其室有雨乃應需

最勝洞記

登石門五日得最勝洞矣洞初無名稱浮圖氏徒名  
其山曰兩寶據有天女祠也祠名最勝之殿今取而  
命焉在信之佐久郡廣河原距金洞五十餘里云河  
恭卿為導抵寺而憩寺僧齋蠟燭而伴燭柄長五六  
尺照可托足之處而後猿貫而入焉洞之形如蜂房  
如蠟埴其口相並如鼻孔然乃脫劍舍杖匍匐自左

口入則呀然空間可容數十人矣有水而窮梯而  
登其背稍下又窮于水之清冷照之徹底下拂而左  
行可二引又窮于水乃自右口出是為第一洞第二  
洞淺小不足記但其水最清冷云第三洞下狹不容  
身扞天攀空兩腳踏兩壁而行五六步而下而可  
容身者磨行三四引不可容之處石隙通天故不用  
燭也將出後口亦踏兩壁而板已出而睹後出者如  
壺公出其天然伯經云如蟲之折甲喻得而效第四  
洞矮而潤奇少其水極深投石響振于洞外四洞遠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三十

近俱在一里之間恭卿為導一洞而樓二洞而偃余  
二人亦不得不學焉耳歸寺再憩蓋石門之奇于  
天而最勝之勝在地合之兩奇為一偶是亦一異也  
但四門宜圖洞則不可圖伯經之筆得閒而詩未脫  
稿午後相攜歸恭卿之家四月望夜記手積翠堂

龜洞記

厥明四月既望同河山二子游龜洞以名山無  
別名乃洞之顯也自礚澤至山麓可三里而遙路經  
礚山出礚石工數十人化群而宋焉循溪而行

可二里路窮而山々無逕踞而壁立前日山焚故雖無荆棘之擊而喪藤蔓之援其土墳而石泐失足而仆者數仰望僅半里許自己至午始抵一極頭榛蒙之間弥滋無逕導者且痛矣余三人與隨漸唯擇枝條之可攀足之可托而登足之失猶環縣若枝條披折則滑焉超組是以先後無常榛蒙之中吶喊而前如此里餘導者迷且惑吾人疑懼欲罷下亦不得又登又下卒達相呼相集乃食所齎以息而後入洞洞口如門正北面高丈餘廣亦相稱入則豁然不

漫遊文草

第四卷

三十一

覺在洞裡伯經數之得六十武是為深中央高廣更加數伯經曰如是而已歟導者乃授燭穿左壁而入如蟹入穴伯經曰得非學左元放術乎疑懼之間後先以腹為脚蛇行而隨余亦不得不續也已入呀然中闊可布十餘席與照之四壁皆石孔隆起將垂如指如拳如臂如肩如舉足將就相共莫不大以驚絕也滴瀝點點地之窪處泓而猶焉導復穿左壁而入如初狀又中闊豁然大則殺三之一石收愈益奇余欲剽張公洞記語以興焉然不在此而在百年

後石乳下垂時歟余待後弟戾耳遂擊取一角以證此游云伯經此日極得意常超導而進乃曰試險如此可謂能游山歟遂題名而下余文不能加山之高但使茶卿輩雄于我黨為哉四月十七有雨不發伯記于積翠堂伯經畫數幅余為贊主人有詩

登榛名山記

毛人屢稱榛山之勝今茲游四萬便道以四月二十日登河恭卿後焉山在群馬郡距松枝驛三十餘里遙秀于百里外其高可知路唯阻逕夙出驛舍越風

漫遊文草

第四卷

三十一

斷嶺哺時乃抵其麓伯經已厭谿路此日又唯循溪流而行恭卿蒲柳自憐勉強從我游亦不能暢然柳榆相誇以拱笑耳已抵山腹伯經如有待乃手墨斗而前唯有松杉夾道百尺十章于雲霄是可怡悅已復前二三里突兀巨石嶺立路傍高出松杉之上豈麻中之蓬者石耶抑松杉欲與石抗耶惜者架雲卧谿如屋梁如複道如尺蠖之將信愈登愈出所謂如巨象如狡猊如虎踞鳳翔腐語未足收也然我曹已飽太宰之不易饗耳神祠在巨石之間登道樓門

莊麗殆壓廣貌香火之盛遂使山如此俗哉豈又之  
佞神歟將神之媚人耶若不媚何容佞者求福之不  
面豈有所不臻哉問之祝司乃曰祀彥友尊或曰美  
滿持尊今祠稱滿行其義未之詳也傳說滿行事跡  
陋茲甚近時管轄東嶽山之神歟鬼歟將佛陀歟余  
卒不能辨則不敢拜而下若夫大黑岩葛篋若龜甲  
岩佛面岩俯臨石等土人艷稱姑置伯經卒不得意  
唯圖一幅恭卿苦吟而不成何以慰山靈乎維石巖  
巖奇則奇矣十八師于青霞堂十九松枝  
驛廿日宿于山中而燈下記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三十三

游四萬溫泉記

余與伯經游四萬湯泉雖曰烟霞亦為疾已地僻而  
山水不甚奇其復何記二人已試浴三四日泉性頗  
慣夏日無事活法切忌室我氏之好浴後髮然將  
睡魔界者數四遂相警勉強以記耳蓋四萬之溪  
在山田川上游而距高崎治百里許山田里以東泉  
之成蹊十有八里傍溪而家焉家之房如水渦属于  
湯槽以待來者湯泉之成業亦皆為然獨四萬之泉  
別有蒸室而治驗心在蒸浴其法矮屋數間架之屋

下其室三四相連小於維摩之居而病者默坐寔容  
四萬之衆而不狹但坐下與焦焚地獄僅隔一箔是  
以不能久坐唯獨療心具佛性故能堪父如余為理  
障所逐出耳又入又出心猿冥躁余室中語伯經曰  
嘗聞賊忠弥責尚不拱獄吏布青竹於火上裸坐其  
上何太相似吾曹果首何事伯經胡盧不能答遂出  
日譚浪猶恐睡魔窺隙耳已而余二人與隨跟亦  
皆健食日加應知妙智無量之方便順逆不二也余  
之足西履長崎東北抵蝦夷之地其際所經湯泉甚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三十四

多不能詳記然如四萬蒸湯未之有也先余游者或  
紀山川風土或錄治驗所試其言曰香太冲以城崎  
為稱首未知有四萬也然其稱四萬泉根于乳石者  
乃阿好之說不足據也余與伯經一日登水晶山尋  
所謂乳石所產殊不如其言也但山之石生水晶肉  
閃如鐵如棘刺一拳一塊無石不然纖微如毛亦必  
圭頭六面寔性也疊巒重嶽茁乎百里外簇々無見  
其際澗水發流幽谷瀟瀟澗澗日夜不休惟此深山  
不出龍蛇其氣鬱結湯泉以涌成蹊成村其戶數十

餘其口數百餘舍。浦鼓腹各集其生者。豈復偶哉。余與伯經游。雖曰為疾。亦惟烟霞為祟耳。伯經乃命石工。勒題名并一小詩於溪石。因戲打之。石肌麻起。不成字。乃笑而指。其它他畫此字。吟咏以消閑。五月五日。再鵬滿縣酒。相賀。厥翌冒雨而發。前日宿田子。歸路再過。五月初六又。宿山田里。而續記夫。

浴泉記略 代人

蓋毛之野。溫泉甚多。草津伊香保最著。非其效不驗。然主治專于一病。是以毀譽亦無常。獨四萬泉之良。

湯遊文章

第四卷

三十五

百病莫所不可。特宜羸弱。人太成羸弱。人其腹有積聚。結聚而此泉能消化。積聚融和。結聚積聚結聚之。變其症無數。是其所以治百病也。且夫泉之成湯。非岩礬則硫黃為之。根是以臭氣撲鼻。製衣飲之。溫瀉不利人也。唯此泉潔白清徹。無有臭氣。其味鹹而甘。飲之多。益人湧源沸然。鹽凝成花。可以烹肉。滷卵。矣。嘗游此地。宿儒老醫。狹海內無雙。非妄誇我。弊帝也。如此不超他方之泉。皆是浴獨此湯有蓋法。是其效所以殊異也。蓋浴之法。乃有訣。而存其弊以漸。

為要。始至之日。不欲遽浴。一日二日。唯浴于槽。二三次。自汲灌頂上。數十遍。稍加至百餘遍。三日已後。始入蒸室。先灑湯。頓處平心端坐。如對貴人。如叩頭狀。以蓋頭。顧上不得。眼不得。卧久坐為妙。若眼則不利。于眼卧。則癢辟動搖。皆有害。其初坐室。一伏時。一霎時。強弱自裁。焉出室。而飲湯。一兩口。復浴于槽。灌頂如初。浴後速更衣。切戒假寐。則冷入邪。隨非徒不能治疾。陰釀巨害。其他在浴時。不飲冷水。不食冷物。凡生菜果。食皆不宜。且禁房事。忌服藥。灸唯三里。

湯遊文章

第四卷

三十六

一穴不妨若瘡。諸痔別設小屋。以蓋患。所大凡浴者。胸腹快豁。能食固其宜也。五六日後。或下利或腹痛。亦治驗也。罷浴。一二日自然。而愈。若其全功。必待十餘日後。而見矣。故將息法。亦以鵬數為限。鵬多將息。亦如其日數。其浴不宜浴。常湯。必待二箇月後。焉是為浴治之要略。如其小節。請待口授而已。蓋是我土古來相傳之訣也。吾儕不敢增損謹錄。所聞以告四方來顧君子。若夫山川勝槩。自是游者之雅致。身已在廬山中。其復何言。壬寅仲夏一日。鄉人田村清。



民撰

蝦蟆橋銘并序

夙發四萬山中，沿流而下，十有八里，俄折度一橋入山田里，再訪田子孝，其橋倚兩岬突出相向，巉巖千尺，激而碌焉，藍之水盡白，余與伯經佇玩多時，橋下一石有題曰：蝦蟆溪橋，亦名蝦蟆子孝曰：先子勣此橋，鄉人故今憑焉，伯經為造圖，主人需余贊焉，前此有請橋銘，故不遑贊山水之美，乃他橋銘以題銘曰：

漫遊文章

第四卷

三十七

王氏富翁徒在好賓，有若田生舍資為民，洪水不阻

踏虹而旋，往來絡繹，其澤百年

五月初六出四萬信宿子孝氏初九宿新

町驛十日鴻集驛十一歸于學院此行伯經紀行，余不復贊，故略注口次矣。

漫遊文草第五卷

浴海志畧

山城 澤元愷弟族父 著

子野將浴換海謁余為伴、瘡亦時動沾、焉引杖而  
從、子野新造墨斗一箇以贈焉、曰此行某之托不朽  
於澤老之筆焉、余謝其物而謂之曰、孟轲環天下而  
七篇以傳、探禹穴闕九疑、是以馬史有光輝、尔夫升  
山、狀水鎖、游記何足傳、後然之已長其目、安得不  
使世之卧游者飛其耳、予於是作志畧

漫遊文草

第五卷

乙

發江戸

自江戸至小田原、已是熟路、無可記者、亦有同游子  
野、紀行在姑、舉途中口號、以填冊子耳、八月初七將  
發、以三物自贐、有詩管篋、曰竹邊雪重、養將斜山下  
影、傾路尚賒、好是從來能庇我、休言游子未成家、竹  
杖曰、步月尋花、復幾年、浪游老去更相憐、憑君千里  
隨吾適、或恐化龍沖海天、草鞋曰、名山何處見吾蹤、  
勝具元來誰得從、今日一雙還自贐、山雲踏破幾重  
重、此日阻雨、故宿金河驛、翌早登金河丘、子野作詩

余之戲似子野曰、大海洄瀾鵬際雲、蒸房總氣氤  
氲、登樓千里宅鄉別、它席嬌歌借送君、又途中書示  
聞說真仙不往山、與君同是謫人間、俱言福地原非  
地、將逐烟霞何處攀、翌復有雨、馬水過舟、故宿藤澤  
驛、十日晡後抵小田原

抵熱海

熱海之道、自小田原左折入村路、石垣山、右聳、或云  
古所謂湯坂蓋此、一水流其麓、曰早川、治養之戰、源  
公賴朝已陷八牧城而陣于此、土人有說者曰、敵若

漫遊文草

第五卷

二

越山、於湯本則我軍如在囊中歟、大事去矣、因還陣  
於米嚙石橋、至豐公攻小田原、則置營於石垣山上、  
其勢自不同耳、源公遂城石橋山、路夾隘、亦未得  
地利、宜矣、為大庭是親所節壓也、自小田原十二里  
有闕、其地曰根府川、有詩不復錄、土人所山采石根  
府川、石名于四方、而江浦而川堀皆小村、川堀有一  
水、曰茂川、名于石、作碑最佳、此水為相模伊豆國  
界、然萬葉集所載相模溫泉歌、似指熱海之湯、此時  
隸相模、歟、因謂國紀每稱伊豆島、未嘗稱伊豆國、似

指今大島矣。此島於今無特名，亦可以并證。已大底茂川已西，土肥鄉也。其崖曰真雀，源公已敗，發舟於此，以遁云。真田義貞墓，其人文三墓，在道左右。真田與股野景尚相擊，此坂文三勇奮不撓，沒于敵焉。人口所膾也。源公潛于朽木之處，距此三里餘，路絕不可登，負嶮而壘焉。唯下策自非提生學丁公，必不免矣。蓋天授耳，已行數十里，道左有小堂，曰地藏野史稱寺僧匿源公等八人於地牢，為景親所責，問而不告，遂死。僧名不傳，但傳地藏之名焉。此日子野

漫遊文章

第五卷

三

為余買籃輿，中右仰唯山，左顧滄海，洋，崖岬蒼翠，與重山相映發，足怡顏矣。十日，跣達挾海之鄉，時湯泉噴噴，起霧作雲，乃化。詩有挾海湧波，刺天向子野稱為實境，擇居而得山田氏向若亭矣。風景寔富，應化記。曰：余已擇僑於山田氏之居，同游牧子野，問余於亭名，余曰：向若哉。夫挾海之為鄉，傍山臨海，何家不占懸磻，枉渚為有，其復何擇。余謂擇勝，勝之勝猶如宮中撰秘，棄耶。眾美已具，非一以歷三千之麗，則不足當歡也。蓋尾間為庭際之池，

和田崖橫磯突而相向，初島正當我而塊立者，唯此亭足以專向若之祔而已。若夫倚欄以眺大海，洄風速來，房總之顛末，萬馬奔騰，灑灑邊角，競雄壯於目下，朝暾焦浪，縣象方著，明玉兔浴來，天澄風清，漁舟點點，如畫，舉網以擊鮮助酒，則所同然。尔子野撫掌而曰：善哉，此亭之為名，請記其言，乃引筆而書。

志湯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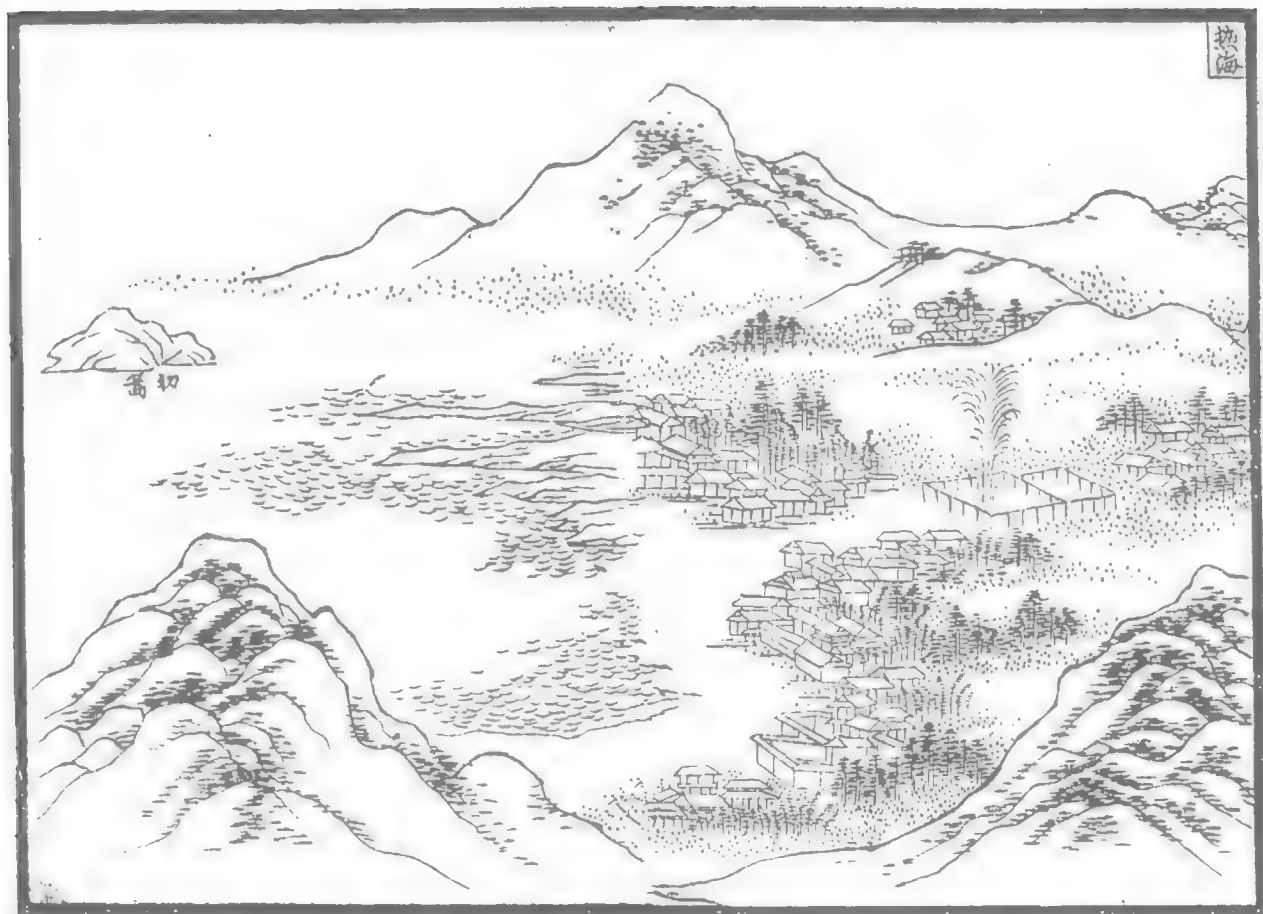
余已讀由來記、業內記及地圖，而文獻不足徵。子野搨湯前祠碑以示近時所建，其言但據由來記耳。其

漫遊文章

第五卷

五

說之怪僻，姑置相傳。天平勝寶年，祀少彥名，因呼做湯權現。然祀典神名未之聞也。挾海之祔古書所不載，萬葉集溫泉歌，果指此耶。已矣，由來記又云：慶長年，神祖浴焉。按松榮記其事在九年寬永十六年，猷庵將游此地，命構行殿，址寔存。今茲甲辰八月，官命地方官挹泉，以致殿內沸泉之側，新構署舍，有司眼同實湯於桶，以傳送。余來路觀押解湯桶極嚴，都下相傳前此細川侯浴疾而驗，故有命云：其泉涌出，岩下涌有期，昼夜各三次，涌時雷鳴烟發，望之



海鏡

如鯨鯢噴沫如火之燒原沸騰盪晦不可繼途聞之  
土人遠近穿地泉皆沸湯海之濱潮退沙面小孔無  
數如蟹眼沸爾是其所以名撈海耶撈海村隸伊豆  
國加茂郡湯泉為業其民二百餘家街衢東西半里  
南北少殺土地礪確不可經畜實獸蹄所盤旋而都  
人士輻湊成溪非人力也走湯山祠在來路距此可  
三里嘗聞寺藏舊物十有三日飯後拉同舍客及溫  
泉寺僧而游其地清閑祠下鐵蕉高數丈蜿蜒如龍  
蛇祠司有事不許遽啓寶藏徒空手而歸事在子野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六

紀行不復贅

記泛舟

子野之伴余其意多在余筆而其行已紀矣思欲中  
秋泛舟於大海以縱觀已失之陰雨猶且不已望後  
二日得霽矣乃載酒攜釣具以買舟午後天清風靜  
傍岸而行二三里其崖曰念佛翠壁千仞其壁化窟  
曰錦崖其地都呼曰錦浦又一窟曰觀音小口中空  
深數十弓有水清冷非常也皆望而過網白伊東近  
在目睫之間問之十里以外云子野既捕餌以臨船

時余注病頓發體中殊惡因謂已投獨蘭之綸徐牽釣歟舟遽不可回急起叱舟子而登陸先令人興趣索然已日漸西天又暗無奈子野憾孤負日暮子野提籃而歸乃謂曰雖非盈車足以下酒唯是輪囷蕭索之雲在我不祥耳造物惱又何太甚余乃強起而迎謂之曰此行也為疾而來浴治有驗其復何求夫求寶者不得寶無意而後得陰霽無常佳境難遭非唯今日也子野曰采薪不利舟已失初島之游矣日金之山絕嶮非得霽不可登某欲假先生之手以

漫遊文章

第五卷

七

錦繡山水而繡文錦章之雲何巧嫉我先生止余不言詩尔余笑而曰子猶有求豈可欺神以言哉其浦曰錦其山曰金七裏之妙百煉之精彼已自有神則嫌學裁耳何憾乃闔戶而就寢

### 溫泉寺

揆海之鄉溫泉成村中之寺名曰溫泉余已浴泉數日攔而入寺僧稍相親因說寺之所初乃請化寺記其言曰始祖則平安妙心禪寺第二世神光寂照禪師也相傳禪師即中納言藤房出家者也藤

公已挂剝而去人莫知其所隱帝深思其至忠石方求而不得後數年其道成而傳衣鉢於關山國師而住本寺既而又捨寺而隱徒眾蟻慕而不知錫之所留禪師偶來此地而浴焉德之有隣村民慕而化乃造此寺以請云夫斷髮文身民莫得而稱焉此則心印所傳宜矣蟻慕無已寂照禪師烏得遂隱其後數十百年人始知寂照為藤納言蓋隱之深者其如此耶仕而至忠為當世名臣遜而成道其德如一余求之古人中未得其比乃謂曰其為藤納言歟二能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八

為寂照矣其為寂照歟誰知非藤納言乎如心印傳衣鉢余何與知嗚乎溫泉之為寺藤公遺愛哉其後數百年至寬永中雲居禪師為浴泉而來敗褐一老漢暫寓和田村興禪寺猶如寒山居國清歟然卒為識者所覺而留錫於此事何相似但未知其於藤公至忠何如亦烏知其道之純與駁雲居弟子有東湖和尚名南明實為溫泉寺中興祖也余已聞其言升堂入室東南遠眺蒼海淼不知其際重巒嶙峋環其左庭前老松古梅又有數株鐵蕉俱是數



百年物，幽翠蔽又，緣川消，傾耳而聽，是皆都人士之所罕遭。余心愛其致，久而不行，故不拒其請，乃化之。僧曰：門前古井，名曰三點，此是唐僧悟達點水以治奇疾事。本尊觀音大士，妙救人間四百之病，故浴此湯泉者，必以此水三點，患所自有冥助，故有此名。又所隸地藏堂，其像運慶所造，相傳源幕府治義年，建堂於湯河原，後為洪水漂沒，而此像一軀留此地。當時住僧得之，而安置延寶年。久保田勝廣者，募衆而改造，其疏見存，不可不記者也。舊記已湮滅。

湯遊文章

第五卷

九

而口碑所傳，欲借大方之筆，久矣。今而不記，使後之人復嘆後之人，歟。敢請乃受其言，直書云。

興禪寺

興禪寺在和田村，距換海里可里，倚和田山而建焉。望之已在人寰之表，入寺十步，許有一古松大可掩牛矢，偃蓋重，陰十餘步，段使得善地，自非數百年物，烏得如此盤桓多時。乃謂曰：唯此一樹足以游觀，不問之曰：開山祖師授翁和尚手植也。余聞之和尚，即京西妙心寺第二世賜紫勅諡神光寂照禪師。

相傳禪師即從二位藤公藤房也。初藤二位棄官而逝，卒不知其所終也。距今十七年丁亥春，下毛都賀郡美濃村人掘地而得古佛浮圖古鏡，有刻字而人始知授翁者為藤二位出世之稱矣。皆云妙心寺所傳說與此相符矣。嗚乎，何奇乎！村人奉之致美濃村長光寺，僧稟諸邦君，以開乃有寺僧略記其事者。然則藤二位之為授翁，是其手植也。盤茂蒼翠，余固知其非常樹焉。今聞其說，豈不嘉賞乎！元亨帝之蒙塵，恢復之功，藤二位居其多矣。

湯遊文章

第五卷

十

已而易暴，以暴藤二位諫而不答，其棄紳紱如脫屣耶。爾後四百餘年，之久使海內人不知授翁之為藤二位，其隱何深夫。蓋患難而行，素夷狄而行，乃學佛而成佛，優為關山國師，嗣法蓋一德之有常如藤二位者，真英雄真大丈夫，真佛菩薩哉！其手自植者，誰不封殖哉！況亦是勝之富田金諸山族，向我而獻彌，自真確以南曾我橫磯翠黛旦夕與白浪競美，拭目下此則藤二位所占與夫糾朱拖紫坐朝與宴，果孰可樂。草莽如余，不敢曰隱其志，則景慕無已哉！主

僧六昧余以中興祖師雲居和尚墨跡而曰雲居和尚嘗有所辟而不錫於一處以寬永年為俗而來此為當時住持竺源所推遂代而住從此法燈增光其勝之如有增加焉雲居亦特賜慈光不昧禪師已貴矣貴而不居一杖一鉢三宿不栖獨留此而不嫌者授翁之為德六依地之勝已其復何待余之言主僧求化寺記故述是慕之意以贈尔

### 登画島

余昔游畫島而作記有言靈龜負山而浮耶今再游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十一

而此句卒不可易也子野謂余曰島一名金龜山是昔之所以記耶遠望之誠實境也然海路渺而陸地通今則似非其實矣是未詳實境所以然也蓋金龜之山人自其尾而板沙洲則浮而步沙除則沒而舟浮沒無常是其所以為尾也已登甲之隆起民家數十如孺之連結然其店有樓輒登以酣酒美釀鮮子野得意可知矣既醉且飽聯步抵其顛天女祠極清極靜祠傍有古碑人已所膾子野慙慙玩撫記余昔猶見數字今則兀爾一片石篆額僅存海風之泐石

何況鐘字之刻其慮不遠乎近時好事者猶且損打以擬馬骨惡夫糟粕者所厭已漸下漸登別化之島乃龜首之南首也輒下水次入窠龜口而入名曰龍穴潮盈則不可入時偶乾深三百武中間岐而兩行皆盡其極而出時潮勢稍雄是潮之未漲歟抑龜之吞吐也龜之事盡于此或謂古昔采金之所也其人所以所見之少茂如靈境可惡尔登而憇于茶店以望餘綫之濱極色如島與伊豆相模諸山環列富士之麓遠望六洵美再酌酒店而行時潮已盈而路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十二

沒腰子野曰靈龜負山而浮耶果實境也八月二十

### 擲筆山

地之浸海十數里其嘴曰野島海之迴涯六十數里其濱曰君崎地之與海相抱為壽字之體勢焉其浸曰金澤其泗曰六浦浦之與澤將相倚之處築魚築於中心而架兩橋故又為胡盧之體勢矣是擲筆山所望之画幅也初我之入画中有六浦村之民造鹽為業其沙如砥潮之來如鏡一面化龜馬焉過村

則西橋之下之湖奔流化川其築如魚鱗然魚鱗已  
東金澤也金澤文庫其名徒存其寺曰新名之子紅  
楓大氏佛寺之可游多在問寂此寺衰頽僅存間寂  
如此不足覽也既出画申而登擲筆之山以眺焉農  
淡布置滿幅莫有敗處豈造物者之學虎頭耶金岡  
氏之擲筆寔宜矣哉天氣澄和風物如洗披襟朗吟  
久而不行子野亦思詩而默轎丁馬夫屢來而視口  
惟不言意已內破將行又盤桓庭前有碑近時所建  
但僧心悅書匾類對此絕境而不慚尔子野詩成欲

湯遊文草

第五卷

十三

書以留焉余謂曰金屑入目是可惡矣况非金者乎  
壁上詩歌類佛頌之類子欲投金於其間耶抑類  
耶子野怛然而擲筆而曰我詩足以敵金出氏之画  
我俱笑而棄是日也甲辰仲秋二十八薄暮抵程谷  
驛而記此游乃止于此

跋志略

志畧稿脫而予子野曰錄倉雖再游豈可無記何故  
畧爲余曰在門牆則麾之又子之記存何重煩毛穎  
子野曰惟然首之所適非今適其某之適何足先生

此游之可覽宜無若鍾倉章爲我記焉余曰不然鍾  
倉之可覽唯是神祠佛宇不則畧之古墓廢礎如基  
霸園都入泰離之嘆是已連畝環廡而邦焉余不謂  
非天府也要是具體而徵霸業則非地何況北条足  
利乎是以不足記也神祠唯是崔圖置之江戸大坂  
宜無愧色佛宇頗廢建長圓覺徒爲雞肋已東歸有  
言相之諸勝難助耳至言哉鍾倉志詳錄保說盡信  
雜書讀之腦入德夫陽秋自居東壁傲不屑之教其  
文可觀其人可想子使余強記渾沌已死猶且鑿而

湯遊文草

第五卷

十四

不已且有擲筆之言余竊慚焉夫此行也爲疾已  
而忘登魚將安在若以非適求適之何在適是以辭  
爲因錄其言爲改天明甲辰仲秋晦

吾妻川焦石記

勢翻渤海響摧浪軸吾聞其語未見其實改今觀淺  
間山所噴之石而始知世實有其事哉初山之噴沙  
土雷裏千里隔離天日沙石之兩遠及東都余在都  
下已聞其響矣今茲乙巳夏余再游上毛而主濱川  
村民田子心家村在利根川西發村中至吾妻川傍

三里而近吾妻川至此入利根川下流又六十里而神奈川入焉入處距淺間發潰之處凡百八十里矣石之走而來其在五料村者長可六丈廣十餘丈其村至神奈川口可十里是其最遠且大者若為之兒孫其麗不德多在于二百里外矣若在上游碌碌焉不遑舉數觀覽之所及如夏屋如丘陵遠近兀然于泥沙之間其泥沙深者可二丈而石顛如此其大可想耳子正鄉為余略記顛末以贈其言曰天明癸卯七月庚寅朔淺間山陽焰暴發五日甲午火焚山顛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十五

七日丙申大焚震動雷激沙土雨于五百里外山南數百里暗黑如夜沙雨而深三尺厥明丁酉山顛怒破泥水突發巨石奔騰其泥漿沸流入吾妻川居民衝沒瞬息之間一掃盡粉被災之地自吾妻郡徑群馬名和二郡至武藏中瀨焉以所聞流沒民戶凡一千八百口不下二千兩岬廣狹亦百餘里忽為赤地云余聞中右記富家談所載淺間山發火蓋自古有之今夫焚沸之泥負巨石而走于二百里外是其毒民何慘蓋泥之初衝唯是號哭之聲遙與震電相答

居民奔潰不知所為泥之所及望之黑霧覆天電光閃閃賭之焦石如火渾走泥上恰似銃箭之激水觸之者樹倒屋壞人物皆死已而水退泥淤都是赤地廣原不見一草一木所見磊塊之石今猶存其大者如此余來而徘徊川上號哭之聲恍爾如聞所謂勢翻渤海響摧垠軸非溢辭也子正又有言其備大方之筆為燮理之鍼於焉爾余畧記所見聞而不欲沒其語爾

伴松菴記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十六

病起攜主人而出村西南可一里乃得一山矣藥徑數十武修竹繞山麓琅玕凝翠天覆地皆仰望萬松鬱茂徑豁然而寺出樓門茅茨苔蘚上侵入門則寺負山一抱寺兩手之間數百武正襟而東面食前豆蓬赤城山兀然於衆山之表而利根川盡其下焉主人與寺僧有緣茶葉閑語延入伴松菴在寺後穿山腹而建引泉為小池清冷可濯可烹菴初無名余命以顏焉僧需記其言曰寺之所創無所考焉相傳村豪佐島氏所造也佐島亦未詳其先子孫今猶



隣寺而宅則初創其後其為寺歟其在享祿天文之際歟布金檀越名全德以弘治三年沒其後天正年雙林寺玄悅禪師住是為中興祖山名如意寺曰良珊乃據持佛觀音德壽云其宅則寺本各遂其性鳥雀嗜之傲入松杉待游昧驚石待胡坐乃靡匪余趣會已主人為誰鄉人田友直子云其友鬼道澤某以乙巳夏游述寺僧言化記

與山伯經書

僕之游宅不唯養病將辟暑山野今茲年之辰如燠

湯澤文章

第五卷

十七

管云近時西無竟不能出火宅因果報應幾為浮屠氏一笑不知都下近日比之毛地如何湯泉之村可游矣而君敬有約而不果故至今日耳村居無事日取非物諸篇以辨駁備考受賜非少唯是村老野童時來搗我閒更羊驅鳥心復惱人是尚可忍田舍多蠅甚於秋蚊所謂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沾眼眶是何足言朝來啓戶營營如柳絮乘風俄頃席上如沙石然何唯孟孟殘燈手几上研也蟻結而爭飲擊之則扇下之尸可掬驅之則難夕撒豆紛

滿空若使歐陽子再賦乎賈生太息如牛喘王衍塵柄早已推去弟侯為之坐鍼延不能待君敬近日將浴伊香保伯經足下無恙舊游可想途而語索菓布野鳩不食人不摘是可惜矣今復逢蠶月乃拉付童以采之化膏釀酒是可以慰旅况而復枯坐默默旅况竟不可慰足下隔日之直未注如織日夜娛侍雖勞乎僕也易地而然欲買山而乏資恣意漫遊復如去君何近日戲雜文一首題曰骸骨先生傳謹貢微意有在足下顧知之僕病益奇或恐終不起

湯澤文章

第五卷

十八

故及于此已而少間故闕而不出唯似足下是故山水之痼還久不發莫有足告者前此一游船尾山一名富饒距洪川村半日程與伊香保相連子正從游歸後讀僕記之亦莫有足記者強之不止乃引筆而戲化其文曰如是我聞富饒山有飛泉其高四萬由旬登此觀望世界悉見風景微妙不可思議我從緣起此日同游與大達尊者大察沙彌優婆塞等四眾俱欲重宣此事而化其記先抵水澤紺觀音堂經行林中遂至瀑布一心除亂咸皆歡喜水聲深妙



令人樂聞乃與四衆食飯飲水如是施與甘露醍醐  
身意益力隨喜無量勇猛精進遂登山頂慙懃賞嘆  
忽發一意為四衆故游伊香保山路甚艱伊香保地  
昨年九月災火蔓延盡為火宅焚湯涌出如阿鼻獄  
爾時我等為病腦故沐浴此湯洗諸欲染患難悉除  
快樂潔身饑渴頓來周憫熱悶搏飯殘餘相集食暇  
呵々大笑走出火宅稚少游戲歡娛樂著雖無寶車  
隨其所欲衆意非一自在無礙重經空野日沒歸家  
是時五月十有三日尊者為誰良珊寺僧優婆塞何

田子正等我則免道山人也且記且笑一坐為之哄  
然六欲貽一笑於是下故錄及它以歸都後請正耳  
吁炎契如是尊德令荆無恙令郎令愛無恙尊岳久  
不問并致聲是祢子正昆季欲修尺一後瀆清聽使  
僕致意子正待僕極厚村居如是可厭寔有如歸者  
是以歸期未期臨楮悵然

游浴伊香保記

余登伊香保之顛緬然而顧子登曰子亦觀夫蟻垤  
耶封壤之間岩石之下構堂於斯營室於斯營々未

往緣机登灶嬉々戴粒而走奚圖稚子之侗乎相集  
嬉戲堤水薰火莫乃不施衆潰壘壞乃意盡而罷翌  
復往而睹焉集敗招散尔且完聚耆士與石城牆鬱  
然如鄭之茲遷歟子亦觀夫湯泉之成蹊耶起跛肉  
枯浴者涖々日夜來群於是山終為邑涸溪市鄧園  
園雜沓酒旗搖々相映又有獻笑以待客者何其盛  
乎然六林恥溪慚為之益深愈多山靈訝之祝融氏  
歎客歲之秋一炬非楚而峰房水涸忽為集土而餘  
唯是仁祠與浴槽而已方今土木經營大興誰其督

促呂祖龍之宮驪山樊屠兒之修蜀棧園村擾々何  
為自役自苦子登舍杖將言余復遠望吾妻之魚顧  
而謂曰子亦觀夫淺間山崩壞乎川流浚而焚居民  
為魚而爛天毒何慘其復何辜燹理之或衍其害有  
不可測者民之虫々復何與知子登慙然而曰先生  
之思遠矣溫泉之成蹊猶是蝗垤壞復聚熙々為利  
所驅不足深咎也但陰陽之不順乃是滂而可稽旱  
則稗馬朝耕夕溉帝力何有是々非我儕之燹理乎  
余哂而不復言引杖而歸旅舍乃枕流而沐濯頂濯

是被髮而眠。裁皇上人莫以尚焉。爾隣舍喧以繼。晨微曉。均是蚊蚋之過耳。已子登前。燭化記以負焉。因需余之記。余在山二十餘日。莫足記者。出山之日。拉子登。再登乃筆。所睹以此焉。遂謂之曰。不如相與還子之鄉。就老農而學焉。爾子登曰。子心母弟名榮秀。復田子正兄弟書。

本月十二手書。翌日達。自圓山生。僕以十四日。游畢。渡十六。歸于山寺。是以裁答遲緩。幸勿罪耳。前此高崎醫負西谷生。使山宗順者。致書修禮。問以文事一

湯遊文章

第五卷

廿二

頃因風僕游澤渡。宗順云。其地酒美而溪。鱸方肥。果奇中僕。膏首遽然而起。遂拉宗順而發。傍山田川而入山。數里古松。偃于岬。壁蒼翠。與澗水相映。磯石濺擊。鏘々與鳥聲相答。山益深。岸松益奇。澗水益綠。山田川與澤水合。而岐焉。右為四萬川。左傍澤水。而渡一板橋。名僕忘之。人跡益遠。山路益峻。抵澤渡。下村而憩。溫泉之村。距此三里。許已到村口。路逢游客。而三輩各手藥草。而徘徊。真山中風味哉。宗順進而揖。乃西谷生也。生揖僕而曰。某有求于先生。而病廢

不能趨拜于貴寓。先生無求于其。而越山而來訪。豈非勇于游耶。遂相攜而返。余其旅舍。僕脫劍卸佩。而入浴室。其室三處。溫熱。更別其湯。黑色石氣。發膏浴之一炊時。流汗如湧。恐不利于老羸人。不知足下兄弟。嘗一游否。乃出。室易衣。始就賓主之位。主人酒脯慰勞焉。酒信美矣。但溪鱸。宗順釣我之餌。辭耳。其地夾隘。屋鱗人摩。喧猥甚。於前日伊香保。是故主人館僕於醫師宗貞氏。六其後也。僕忘其族矣。其家在小山之顛。東南一望山之環。而瑛處榛名諸山。遙拱于

湯遊文章

第五卷

廿二

前僕已愛其居。宗貞奉其師命。樞兼唯謹。遂宿焉。飲明中秋。西谷生。懇留故晏。起而入浴。生乃來。晤飯畢而浴。飲畢而浴。而假寐。起而又浴。玉兔忽升。樹梢山色。朦朧猛虎將嘯。思入雖切。生睹余舊相識。是以忘歸。唯憾病餘不能盡飲耳。翌復晏起。一浴乃往。而辭別焉。生與其同游。早已留言而行。茫然如有喪者。乃謝宗貞而歸。路又飯于田子孝。所諭置書院之地。前日相攸中條地。非不佳。此來子孝為嚆矢。而村之人。聞風而興起。皆如山塲諸子。其志在為仁。非以

富也。且貴邑書院行將成就，足下兄弟在焉，相率同志，以身先之，遠近之化，何翅郵傳。與山中書院相距不遠，最妙。故僕以山田村為主耳。其地絕呼曰花曾根，不知何義。或謂今就泉而擇之，命曰曾泉書院。子孝則曰：雖非堪輿之選，環列皆山，唯正東閑豁，遙與青山相對，以青山名之，耶？遂取青山矣。夫拳石之微，積則草木殖焉，寶藏興焉，膏土之雲，積則雨于四方者，非山耶？六莫以尚焉。院果成，使余稽留乎，則玄泉混引而可，迓屋漚而可，蓄魚山中，之相何讓，然是

僕與子孝相議已近，將諸子會議以定焉。尔事果諧乎？則僕輒辭山中而去。晚六在月末，請以九月朔為期，重九已前，應赴田周齋約，嚮托言於西谷生，豈可再食言必不怨。若書帙游具，其前日買一欸段以負，送耳頃後，僕而游者，有林童子渠欲從僕於東都。僕也孤貧，我身不容，今復添得一贅，并告但山野之產極易，處請勿留意。已有一隨跟，不復煩束邀耳。此日暮，歸于山寺，童子秉燭而迎，會有餉溪鱸者，乃與童子屏人煮之，戶外山僧木訥，不似惠遠般，若湯

尚不許我，何況血食僕。恐承畢卓之辱，已足。下兄弟憂僕，莫所不至，是故口腹之微，亦復并告，以供一策。山中涼早，夜間如冬，僕初避暑而來，今將畏寒而歸，羈留六久矣。紀事各一首，其事與文兩奇，相副可傳。已場省吾欲效足下所為，而續祇待錄，故文稿暫留。勝後完歸耳。萱堂兩荆無恙，為僕致意，相見非遠。講筵客聚，勿布字，頓首。八月二十日。

### 金澤游記

先是村居士造清暉園於城北，牛馬余頗與其事焉。

園有那謨髯菴，安唐造佛像，因貯佛經數部。時延僧而修佛事，是其所私淑也。又置至觀堂，擲香軒，而募奇書於四方，將使余講德業，因作乞言文，其中有言不佞某嘗竊期它日募同志而買數畝間地，以造一園，置書院而蓄四部書，於尊經閣而請一老宿以擬教授，結社而講業焉。別營一精舍，置藏經，其側而延一知識為導師，集佛子以修十二部之學焉。唯是塵勞多事，宿志久不遂，方今募別墅而寓微意於此，尔已而土木功竣，將擇日而落焉。前月之望，忽罹舞

馬之厄奄成煨燼可勝嘆哉一時風烈家人避烟而  
走書藉什物一空掃地余已撰諸聯語額字化堂室  
諸記亦且構思於園記欲不令弁山園擅美於千古  
焉併附之太息居士時偶不在園災而歸炎之非  
可撲滅呵然拍手而曰天公之與吾也無是無非唯  
是廓然無私者歟其復何怨何咎已而謂余曰知不  
可而為之者左父耶可變非志其再煩先生耳於是  
遂相攸於金澤之濱焉仲春之朔居士艤小舟以請  
點卯飯畢而乘至品川下舟暫憩烟肆相攜而步舟

湯遊文章

第五卷

廿五

中頗覺風寒腹中不佳舊症頓動強行十數里比抵  
大森痛益甚輒卧茶店興趣索然杖而才步停午抵  
川崎買驛馬二匹而騎抵金川驛而宿翌初二居士  
為余買肩輿然久坐輿之復動搖發痛通乘通步下  
午抵能見堂風景之異可當陳微游意始暢捨輿而  
步堂下有小店一僧當爐而鬻酒居士為之皺眉渠  
賣酒而買恥耶將賣耻而要錢耶比至丁家村日尚  
在晡乃主里正長賴五家丁本町字俗或省化丁今  
從其省而修焉主人命膳余與居士腹尚果焉故拉

主人先登夏島出門十數里雇漁舟於野島而渡春  
潮之退沙嘴如市頗有画致望島則金碧巖頭可玩  
少時徘徊其中風景非不美已隔一抹之水未往不  
便衆議已不合風浪隨潮而起乃期明日而還厥明  
夙起飯畢而登野島之山村中旅行佳節且不識也  
山與夏島相對而峰相距不一里而迤邐復巖頭但  
涂法見石綠多耳其顛平坦十餘畝樹木不殖知是  
廢寺之跡或謂山下染王教寺始在山上是或然也  
南臨海灣可奪而為我庭中物矣有軌位而坤方列

湯遊文章

第五卷

廿六

蟬抱海濱之網罟可以供厨下矣東北大洋萬頃  
一碧夏島帽島還為我有為居士計焉山麓可置書  
院即是山南水北之陽冬夏皆宜其地種鹽則一畝  
足以充數口之養矣其上中腹平衍闢之而可成紺  
園因建鐘樓於山椒以報時乎則遠村之受賜耳如  
此地理人和勝夏島之孤立遠甚居士喜乃下山而  
買鮮攜歸而擊其美固非常味也主人從旁憇憇竟  
穆卜野島之地而定焉便道游村名寺而覽古物僧  
額行著色人物最奇古其宅可觀急遽不能詳審也



時維艷陽櫻花盛開余嘗戲目於花帝不必為溢美  
然亦非我好行訪文庫遺跡唯見麥浪蒼蒼喬木焉  
尔徒令後人哀耶抑令我復為後人哀耶千古往而  
千古來獨為居士又難言耳初四東風微雨居士令  
主人買二輪而發停午抵程谷先捨一輪步抵川崎  
而宿翌尚未霽一輪猶後余怨居士推讓急著草鞋  
而先每憩每留居士下轎而讓余為不可而行以抵  
品川讓益固余不能辭而乘行僅可里腹痛復發遽  
遽下轎而步痛益不止復卧茶店多時強起而行復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廿七

痛復憩遂過木文燈文燈兒偶患痘瘡不得寬語乃  
還所宿麻葉而別下申還家而腹尚未佳余為病故  
不觀山水久矣今復如此吁之倦矣因益修理漫遊  
文章遂以此附于後爾于時天明七年也

附錄

游具略

余好游而乏給唯有濟具僅無恙尔是以孤劍千里  
不願與人偕行則取舍或不同得意之勝討尋難究  
但雨衣之疵我肩游囊之不可放下若擇隨跟宜取

慎然質朴者唯奴僕不伶為伶尔己有所齋亦有便  
宜今錄可佩可齋之物以待山水之緣尔  
服佩之物貴簡略多一物增一累春秋絮衣若袷  
紬結城紬為佳品不宜涼縹緲紗新者已後故則易  
弊且惡雨露故  
和服二用布若紬不宜袷有汗濕不易曠乾  
外被用袷縹春秋皆宜夏日不必著外被俗所謂羽  
析也  
夏衣不用衲布宜用吉貝若紬余每用琉球布亦佳

漫遊文章

第五卷

廿八

但衲布越布逞影而不堪吉貝即木綿縹琉球布謂  
之阿伊左唄  
所謂股外脚半連縫者不便洗亦不無冬夏之日  
唯著脚半耳覆膊用深布製所謂茂里耶須之不妨  
帶莫所擇禪之不拘若用木綿者全幅七尺斜裂為  
二余常好用但三尺帶以木綿製長六尺  
襪必用無底有底者病足草鞋不厭搗不則齒豈一  
日有齒為數日之累斯二物皆人所宜戒勅也  
佩刀欲短若不短遭險而困必施外鞘所謂引肌也



方攀根踞巖忍受刺也其柄革條卷緊不用尋常柄  
袋本以不利急遽也佩牛佩犢殆類青松喝道然非  
常在山間亦復行驛路不易省已是故欲短  
夾囊如僧家衣囊之制衣裡掛頸囊中收七箸藥物  
羅針卷尺韻箋略曆等余每紀行扞手摺亦收但要  
躋金多則自疑使人疑我宜計日計程有餘況食  
如余者  
雖有從者錢囊必佩右著錢囊與左刀為衡利于步  
行用鄙俗呼倣發耶密致者

湯遊文草

第五卷

世記

烟具用有別子此物及摺扇布悅火連子皆宜有副  
夏日扇宜輕小則易失墜亡置副春秋余用鐵骨扇  
亦供護身之警

墨斗之制多品余試用極多今所用如印籠制揀其  
柄而垂

管笠深者為善淺則不掩斜陽亦不耐烈風

竹杖携拾而不愛者已捨復思乃求路旁而造

使奴肩擔者宜輕便重則多累衣箱二用商旅所攜

呼做柳古里者長尺八廣尺許高七八寸裹以油帛

以麻糸網懸結若買馬用此假鞍鞍既時拴束以負  
其一實絮衣一衿衣二夏日不必省衿衣一越布衣  
一外被深者一衿者一衿者一夏則加羅者一袴二  
其一有緣者所謂野袴也相衣禪襪裹以布襪亦  
是備用其一則實雨衣浴衣沐具紅氈小被蒲團有  
木枕中實軟具及蠟燭即都下所粥懷中蠟是也  
箱外置雨衣二其一後者之用又置無底襪二副備  
而也  
必有小針以貯搏飯余用有馬所造竹箱夏日不鏽

湯遊文草

第五卷

五十

極佳點心盒二其一實憂魚提燭蠟筒等亦皆用麻  
系小繩掛而替提燭呼做田原者為便

贅之文者若別備一革囊即呼做革胴蘭是也收詩

文小冊游記行程記鳥欄紙小菊紙侏儒紙小研小

刀筆囊印齒遠眼鏡打碑具藥物藥則備急丸五令

散藜艾附子紫藤薤根能膽半夏抹皆不可闕也若

不用隨跟則負擔已下皆省藥物亦僅存若有同行

各自具備不必相待為用也若夫所謂駢賃帳往來

切手等物須備可備有蘭津之地需路引以往固不

待言已

漫遊文章

第五卷

三十一

漫遊文章第五卷終

漫遊文章 第五卷

讀萬卷書行千里路我家以  
此兩句為山水之訣今讀渾子  
漫遊草其為遊也西極長崎  
東北入嶺夷其間名山大川  
足跡之所托幾乎我土三不  
之二矣至則裊林鬼塚魑魅  
之穴猿猴以宅魚龍以宮必  
無不完盡焉又必自圖而附  
其記也興山水多古今奇而  
雄篇大化洋洋纔之而生何  
其痛快渾子可謂優得家  
家之訣矣今讀其文而推

其圖乃於二者里已過半  
矣故不致其而更與相  
議擇其最奇者而圖焉  
并跋

吳蓉

未獲文熙

東洲

左潤書

三

京都書林

三條通并屬  
寺町通杉原  
二條東洞院北  
心持橋南丁目  
同通安堂寺町  
同北久太郎町  
同北久室寺町  
同安上町  
同久屋寺町  
同博勞町

出雲寺文治郎  
勝村治右工門  
村上勘兵衛  
敦賀屋九兵衛  
秋田屋太右門  
河内屋喜兵衛  
河内屋源七郎  
河内屋太助  
伊丹屋善兵衛  
河内屋茂兵衛

大坂

書林

東都

書林

日本橋通丁目  
同二丁目  
同  
同三丁目  
芝神明前  
同  
同  
大傳町三目  
通油町  
馬喰町三目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須原屋佐助  
岡田屋嘉七  
和泉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丁子屋平兵衛  
藤岡屋慶治郎  
山口屋藤兵衛

東都

書林

馬喰所二丁目

森屋治兵衛

通旅籠町

袋屋亀次郎

横山所二丁目

出雲寺万治郎

同 二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浅草茅町

須原屋伊八

室町二丁目

大阪屋藤助

下谷御成道

紙屋徳八

同

英文藏

本石町土軒店

梶屋喜兵衛

同

梶屋伊三郎





元政 撰

温泉遊草

寛文八年（一六六八）序刊本

據寬文八年（一六六八）

序刊本影印

草山元政上人著

# 溫泉遊草全

## 溫泉游草序

黃庭堅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唸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將以蕢鼓以土簫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詩者言志而已矣蓋後世以藻華工拙之論者可謂其末者也雖然有句法有字法未有舍此而能達者焉近

溫泉游草序

世以詩鳴者草山妙子也師事之窺其精微要妙者狼谷自堅翁也是歲仲春子也物故於茲翁也感悼渟慕而如喪考妣一日探乎笈底得詩卷名溫泉游草韋嘆於手澤之存乃騰寫之又自作挽詩附而為一冊俾余序仍述一二冠其端云

寬文戊申南至日

松庵朴元題

溫泉遊州

溫泉紀行

逍遙宇水垂晚泛舟下伏見而向難波八月二十  
五日也至曉著櫻岸即日詣天王寺墜雲竟見其  
明大雨洪水瀾岸泊二十九日天稍霽而泥塗未  
乾乘簋遊在吉立平華表下仰視俯瞰萬感油然  
而興乃步海濱遊眺久之煙雲島嶼松吹浪韻言  
志俱絕飄飄不知所歸余故尋墨江土人曰在神  
樂所之後今則作田淺澤亦爾余謂滄海尚變作

溫泉游州

〇一

田而田復作海又庸知此田之不變成江耶早  
發舟抵尼崎自此駕筍興行望務古摩耶之諸峰  
盪胸決背午時憇于小濱是處山水可愛過此里  
餘沿溪入壑懸巖削壁石路磊砢流水滑滑如怒  
如馳涉流如往復返一水幾千百迴既而向山路  
超超外降者數矣山上有民村稍畦高低如黃雲  
片片名曰舟坂下坂日勢已蹶矣惟見山壑之間  
雲霧如綿如帛森森如海而已溫湯之側人家爲  
落往來絡繹夜坐高屋溪水激流如暴雨來淒淒

溫泉游州

〇二

冷冷久而不寢天明開戶峯巒排簷盈山多松其  
間青篁翠柏雜樹相錯流水一帶落乎兩山之間  
余下澗而行數百步澗中多白石巉岩危壁或懸  
或仄還而登醫王堂則溫泉寺也有小榜曰常喜  
山方知此山之所名而依風土記所云是搢之原  
山也或曰坊地山人惟稱有間山湯山耳藥師堂  
側有一院余欲觀之會有人焉因而之佗精舍亦  
然乃返本僑寓而紮其南軒而居溪聲山色視聽  
爽朗念經宴坐與精舍無異也余嘗欲爲溫泉之  
遊人或曰湯山喧埃居間曠者不可暫止余因是  
不果而今適來于此唯見水雲而不知其喧埃不  
知境之轉心與心之轉境與境與心則必有分矣  
若遇家莊此之謂何邪

與慧明書

信海書至知山內無恙老母益健足慰遠遊之思  
也余浴溫泉月一兩次身心安舒覺較有効僑居  
之舍面山枕澗流水淙淙如雨如風如梵音聲山  
名落葉青松翠柏紅樹交色白雲時來時去朝誦

經則流水助梵音暮入觀則白雲偕無心有暇則觀瀑布登寺觀訪古跡盡立整亦旅寓之一快也吾子寂寞之中讀書消日否讀書只在兼得皮肉骨也得又皮也得義肉也得意骨也夫皮肉骨之於人也缺一何如可爲人乎讀書亦然三者缺一則非學矣若初學之人三者難益得則得入而樂得義而得意而已又須得文而樂得義而樂得意而樂不樂則非學矣譬如食甘族者漸入佳境祖三者要常在乎志之中而不可少頃離也要見其志則在知佛菩薩志如何一乘志如何凡夫志如何而後取其至高至上者爲我志也已足雖余常談而今在旅寓不相見者日久矣此書之中不可不言不知吾子讀之爲對談之想否乎

### 佛座巖記

落葉山下去橋北行百舉武而得一鉅巖巖然臨砌形類佛座碧蘿拂拂如垂璽瑤余以杖縱橫量之三大許居民潑膏沃時來於上而其餘猶可容數十人余浴溫泉日時時來登而坐焉虎顧石躬

溫泉遊草

〇三

溫泉遊草

〇四

上眺下瞰而後几然凝神存久矣童聲軟而卽言曰景入矣浴次可至也余從容問童曰汝睹山之容水之能雲之色松竹之翠柳木之紅乎是真如海之波瀾也童頷而莫對余喟然咨嗟而自語言夫真如海者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清而不溢颺風不漂湛然寂然浩浩洋洋不可名狀強而稱之曰真如萬而呼之曰海而已矣若夫升而爲天降而爲地凝而爲山流而爲川動而爲風雷散而爲雨雪飛而爲日月星辰亂而爲雲烟霧露皆是真如海之波瀾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也此之有德者出言成章諸佛散華貫華之文隨機所出如雲之風變如水之石變如草木之雨變千變萬能皆從無心中出來矣夫真如不動如地耶地有時震真如不傾如山耶山有時崩真如不變如石耶石有時拔而但如此若有天地來地震山崩確乎不拔亦於此真如乎何有余謂童曰吾欲字此岩乃以真如耶真如無形以佛座耶今此山容水態雲樹之色種種錦繡皆真如海之波瀾則獅子背上之



說蓮華臺中<sub>レ</sub>之文而巖中<sub>レ</sub>之所得也契理會實名  
爲佛座乎童竟不答余亦笑而起

樓岸

高津宮裏架高樓遠望入煙勞兒旒野鳥不知王  
者迹江雲深處水悠悠

二

岸上樓臺接紫宸爨烟疎處識窮民如今樓盡岸  
空在髣髴猶看登覽人

天王寺拜聖德太子十六歲像

溫泉游州

〇五

三生銜嶽此重來手裁達多塵六師西土靈文新  
印地東方聲韻始開基幾林寶樹棲金翅一脉王  
泉浮石龜堪笑德光孤內院和南太子破瓜姿

苦雨

江雨滂沱車軸如連朝繫纜此躊躇津頭羈客篋  
中鳥海上居民藻裏魚婆鰲渡來猶未足摩醯數  
盡可多餘奈何早借女媧手五色補天觀太虛

和端良子苦雨韻

洪雨漂洪水民家汎若舟客憂休暇費童喜夢遊

脩苦境是吾事祖雲非爾難陰晴在天意豈足使  
人愁

住寺道中

淫雨揚河水新晴喚海風千山松楸外一路艸蕪  
中童獻春茶綠僕供秋菓紅泥塗行未盡何處是  
龍宮

舟中憶杜少陵遺興詩而作

地用莫如馬水用莫如舟馬雖千里力未及一車  
牛舟能載萬斛萬里濟海洲通達人間志追隨物

溫泉游州

〇六

外遊庶得風波意亦無波瀾憂船師大船師逆順  
得自由四流絕淺深八風任去留沃焦猶可度神  
通本無謀

尼崎偶成

迢遞溫泉路孤舟水一方雲間迷遠樹天外憶空  
桑獨鳥沒烟霧片帆墮渺茫無心立江海聊復侶  
家鄉

路上吟

行程多野趣使我又言詩碧樹千雲影白花槐柳

池名山逢舊識異境得新知前路猶奇絕嶮艱不可辭

九月朔在溫泉會小甥了幾十三回忌贊一偶薦

偶迎先支在遠水更念之子述五岳志雨吹擊演與誰俱直取溪聲為佛事

溫泉雜詠

溪聲朝暮雨日夜洗心顏清磬澗前寺疎鐘雲外山煙霞憐痼疾木石愛癡適高枕臥燈下總非天

溫泉游山

〇七

地間

二

靜若同練若晨起唱南謨澗水絕喧寂山雲非有無半間懸磬室十刹掛瓢孟來此成何事浴沂風舞雩

三

暮景溫泉寺殊風落葉山人同流水急鳥共白雲還僧舍市塵裡民家空翠間終日溪橋上青巒對我閑

四 詠鼓瀑

鑿鑿是雷鼓霹靂擊岩根白鶴翔溪口玉龍路石門一丈壁河漢千片碎崑崙此響何時已長流本有源

五

瀑布是何響最響特地轟青空來驟雨白日打雷更龍級三層浪雷門百里聲銀河惟此處天鼓自然鳴

六 藥師堂吟

溫泉游山

〇八

金烏沉碧洛王兒輾嶙峋變現琉璃界幹旋日月輪七層燈火影十二藥叉神欲破無明病人呼秦越人

七

忘鄉皆故國有母尚思家水激論般若山空對結跏錦楓非眼續瑤艸豈心花清夜耿無寐曉鐘又煮茶

八

遠客本多病養身任不才殘藜尋磬聲破屐隨僧

崑塵世思如土青山心未灰溫湯若差癖當浴日  
千回

九

晨輟隔幽谷何處獨分明山色雜雲色溪聲和雨  
聲真源人不到安跡世空爭袈子包甘露酌流自  
在烹甘露謂茶見來錄

十

九月溫泉下望鄉心自勞有莫懶追景無窮倍思  
陶野酌元疎酒山民豈食糕千峯萬峯上不用更

溫泉游州

九

登高

溫泉紀略

吾聞昔有天孫未降也大已貴尊共少彥名命領  
我秋津洲命憫民夭折始製禁藥湯泉之術大已  
貴天性勇烈不遵帝則命憂之大已貴忽悔耻而  
氣將絕宿奈彥那便下溫湯洗浴尊乃醒矣從是  
二神巡行海內隨地之宜生藥艸出溫泉蓋湯山  
亦起乎此時也爾後舒明天皇再幸于此孝德帝  
亦幸焉至聖武御寓有大菩薩曰行基者于時東

溫泉游州

十

方世界教主示現此山待大菩薩感應道交大開  
溫泉事在舊記不煩悉之余按醫王本願其第七  
願曰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衆病逼切無  
醫無藥我之名號一經其耳衆病悉除身心安樂  
乃至證得無上菩提醫王成佛應化之迹已久矣  
其本佛卽應點久遠之釋迦所謂長樂留此之如  
來也經曰三界我有又曰我常在此娑婆世界夫  
我秋津洲是娑婆之一州而闍浮提之一邦耳人  
或曰此山本屬於神祇初未聞有佛也以余視之  
所謂湯山三輪鹿舌二神皆吾佛之權迹也娑婆  
世界既是吾佛之有則此一州豈非吾佛之有乎  
此山亦豈不屬於佛乎藥師經曰彼佛有二菩薩  
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所謂湯山已爲瑠  
璃光則安知其三輪鹿舌是非日光月光也若夫  
謂毘盧舍那千手者應機所示之假號也耳經曰  
或說他身或示他身是其藥師者我本佛之示現  
而亦一月之萬影也何以知之世尊靈山會上將  
欲開迹顯本乃先集東方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

沙等國土諸佛餘方亦然皆是能仁一佛之分身也如本願經說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瑠璃佛號藥師瑠璃光如來其十殑伽沙等佛土豈在所謂那由他恒河沙等之外哉出此觀之藥師卽釋迦之分身而神又藥師之權迹也矣達人大觀靡不圓融世人不揣其本而見其末夫惡知其所自出也乎

寬文乙巳重陽日霞谷山人卿

溫泉遊草

上

溫泉再遊

留別慧明有序

乙巳之秋始浴溫泉有効余常欲再游望馬峯  
不已只爲母愈老而無復兄弟之代奉養未果  
矣丁未之春家兄以休暇而自江左來觀因告  
馬山之行母欣然而許乃以仲春七日首途於  
此乎語慧明曰詩不云乎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況子弟乎子其爲吾勞之欲宣其意而矢詩  
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白首悉吾老四海皆天

溫泉再游

倫同然歸孝悌謂之無懷民吾法慈悲妙與物自  
爲春浩浩平等海無我亦無人此道先天地儒佛  
本同塵我尋溫泉路去欲浴病身留君託我母惟  
爲君孝純若能事供養福與慈尊均

馬山途中吟

一錫飄然思不群千峯万壑鼻端分心望有馬山  
中水眼入生駒嶺上雲俯見城荒何所感宇治里  
舊又無聞風煙未解諸時俗自是古今天地文  
旅店有餓狗羸羸求食余憐之令僧與食狗

五蘊盡時百藥空可憐命葉落春風世間誰識返  
魂術泣立塚頭思少翁

其二

因師閒奏沒絃琴滅後何人知此音霞谷山頭空  
手立蕭蕭涼雨濕寒林

其三

雲路隨師幾往還多情何日忘容顏猿猿讓  
我斷腸事忽把楚山移草山

其四

風流開士骨猶香四十六年夢一場冢上斑斑竹

溫泉再游

三尾

筠雨木人石女淚千行

其五

關門深鎖一丘中不許雞鳴無客通身後聲名餘  
翰墨讀殘燈下思忡忡

其六

月下梅邊骨肉親計音落耳淚霑巾鷲峯台嶺道  
遙地佛孔老莊師故人

其七

正法花開教土春度香橋上月孤輪終焉一句各  
知否來往千生幻化身

皮香橋  
在霞谷



悼霞谷山人詩并序

霞谷山人者許洛陽之產也姓管氏石井字平丞名元政以俗名少而有文武之器人皆賞焉長而在江左仕彥根之城主矣年二十六辭五斗劍落結廬於草山之霞谷精脩苦行于茲有年矣性多病而不好繁難閉門無逢世人每所相從同侶五六輩共塵外之士也于時予在深草之狼谷介藤杜太祝基初謁師矣予清貧章應僅九人資員亦可識也師不卑之時時來敲弊戶前若俱寒言而終日不曾譚世事興來賦詩咏懷詩矣如此相

溫泉再遊

親既久也哉竟文丁未之冬師嬰恙稱年不愈戊申春二月十有八日寂然乘化矣春秋四十六臘二十一憂葬于霞谷棟若之西稱心之南軒是師開榛之地也塚成而栽於竹三竿蓋以它日遺意也舉世甚惜焉終焉之一句吐常佳不滅之意旨也舉予慟哭不知西東也於乎數日師恩何以謝焉矣聊以峰腰七首恭備牌前蓋換七七之炷香者也仰冀精靈笑納之尚欲結常來之因者也矣教下生自堅哭泣百拜

即走來撈尾歌之

狗子何羸羸毛長骨連皮佛性不須問有無可自知以我法喜食今日救汝飢非思鷲子施只發一念慈既有微因在佗生或追隨

旅宿有感四首

三界是心隨處得所止譬如海底魚來往皆在水  
一心是三界何往不自在譬如天外雲去住俱無礙

溫泉再遊

三界融一心方境何所隔譬如水面水得春波蹤  
一心亡三界無處所不會辭如空中空畢竟無內外

六甲山者昔神功皇后征三韓後鑿聚兵器瘞之於絕頂之處夢翁所謂六甲山名童子知六甲山故知者稀是也

兵是凶器不可舉有時用之復何去神后昔日征三韓終聚兵器瘞此許自是山有六甲名示天下

不復用矢舉之措之各有道一張一弛濟蒼生育  
次有山高且幽湏弥鐵圍不得禱若能於中埋却  
去百萬戈不曷足愛

馬山即事

多病重來落葉山夕陽樓上對眉顏白雲綠樹皆  
如舊一帶礪流廻石間

同遊僧和云

一澗清流分兩山白雲幽石暢人顏如何疾病  
侵身上不爲風光向有間

溫泉再游

再次前韻

野人性僻愛丘山每遇峰峦便破顏身上病非心  
裏病病來笑卧白雲間

僧又和云

始知仁者樂雲山此地更看微笑顏三界之中  
爲我有隨時不厭在人間

又次前韻

生死海中法性山維摩依舊示衰顏誰知廓落毘  
耶室三界未盈十笏間

僧又和

開士再遊切地山山容相對舊時顏溫泉未療  
煙霞疾心在橫峯倒嶺間

又次

醫俗元無若碧山石泉洗山本來顏當時癩可瘦  
權葦猶恨不令遊此間

僧又和

虛室寥寥齊故山幽吟未肯對凡顏蕭然風雨  
朝還暮古寺鐘聲雲水間

溫泉再游

又次

一笑高吟飽見山讀君詩句更開顏拙黃對白兒  
童事莫取聲名落世間

僧又和

新晴何日上名山處處盤桓病顏隔澗遙知  
有靈地一橋長跨兩山間

寄山中諸子

出山二日風和景暖宛如三四月之天心目所觸  
靡不快暢惟以老母起居爲念而已數日之頃將

歸而面諸子弟。湏<sup>ス</sup>每日以時立諸堂下。間候左右。此予所望於諸子也。依力之歸。寄數字。僚風悵然。

偶作

馬峯偃蹇勢嵯峨。中湧雙湯治百痾。山頂泉留夢  
巖偈社頭杉記頰阿歌。孤雲含雨檻前落。旅客渡  
橋。臨裏過。洗浴歸來無一事。考盤在澗碩人邁。

さうさぬ海ありゆへにそりなり  
日比雲あり風ありまきの月といや

温泉再游

うけくさう二百をうにばあふや  
とりたるまねをたふさるなりきりて  
山よこされていかり海さしやうりぬ  
わがかわと人をへりける牛の時  
とうりたりわ光やりつたをそく人  
はとぬきわかぬぞうとてよりおほ  
しらけく人をかりひてようめ

わりぬきし心んわくくふあめはゆー  
やしくさいかのさうづ

溫泉再遊

今も新ぬすぬやまだくさく人ぬ  
 しくやいあんしくやぬしくん  
 かいしくんやぬしくわん  
 あんはまのいしくわんやぬ  
 きしくわん  
 又きしくわんはくさく  
 さいくさく  
 わんやぬやんやんやんやん  
 さいくさく

海泉再游

偶有示儒釋餘論者讀了有感于懷而作  
癡人排釋獨空苦昧者斥儒徒自勞縱取大千傾  
倒去何曾於佛損纖毫

知らうあゝふいふね又書たらうと  
 ちやうちうとくさるほうしよはか  
 ーこえんとおとすねうーいけん  
 金もわねふくも足らず百なり  
 いほりいぬあううそなふ三月のこ  
 ちうちうあうあうはすうううーさ

わきて目どけし人なかり  
そめくしなうじもくもく  
うきをばる君のうきを

君やこれ世をさへさうたうにのり  
 社説をうりわりきく、戦阿法師この世に  
 ありて世とてさうわくもあるおとし  
 いそみきり

いそぎよくわりの海をやりよわいわいていそぎよく  
あーとむわの秋風

溫泉再考

○七

海よりて傲を以てふてかたれは海濱を  
 と称せしそり而して海よりひて  
 乞ひてあるまじきふたりの若狭よりなり  
 やがてて終ひん

金剛寺即事

入門塵境絕開戶衆峯分馬岳春天雪鹿山日暮  
雲客稀如避俗僧老自離群不軸芬陀利妙香幾  
歲薰

佛座巖

馬峯之間有一盤石其狀似佛座上有小峯刻  
見光皎余嘗一顧而愛之甚遂名焉而爲記今  
春又遊于此盤座依舊巍然自感而作詩人雖  
或不解而石其黠蹟耶

法界有盤坐群生見不知獅主難得截力士豈能持華藏未爲大蘓迷猶是卑堂堂舍那佛到此若嬰兒

題別峯慧照軒

高低細路長曲曲入山房檐滴千松翠密客萬岳

溫良再游

光<sup>クワ</sup>半<sup>ハン</sup>間<sup>カン</sup>開<sup>カイ</sup>佛<sup>ブツ</sup>座<sup>ザ</sup>。下<sup>ゲ</sup>室<sup>シツ</sup>掩<sup>エン</sup>禪<sup>ゼン</sup>床<sup>トウ</sup>坐<sup>ザ</sup>了<sup>リョウ</sup>。孤<sup>コ</sup>峯<sup>ホウ</sup>上<sup>ジョウ</sup>片<sup>ヘン</sup>心<sup>シン</sup>照<sup>ジョウ</sup>。

次韻寄慧明

水雪溫泉下。餘寒雨又風。鄉心春夢裏。旅况暮吟中。澗谷唯聽水。烟雲罕見空。猿啼巖洞靜。夜月轉朧朧。

湯山紀事

仁西重開湯山乃造溫泉寺待四方人且創三院  
蘭若院安僧徒施藥院設藥物善提院欽亡僧其

蘭若院者今阿彌陀堂是也施藥院今有若無菩提院已廢其舊跡乃在溫泉與鼓瀑之間

### 愛宕山

藥師堂南有一崇奇曰愛宕山登覽則四山獻翠上多巨石足可觀矣土人云是山移愛宕子天靈遠見愛宕子峰

### 毒水

愛宕之南有地獄谷谷有池又塩水也池西數上步有毒水衆鳥誤而飲之則殞虫牙之類亦爾側

溫泉再遊

〇九 尾

有小塔婆誌之

溫泉再遊終



日蓮宗御經書籍製本發賣所

御用  
書林

京都市東洞院通三條上町

平樂寺村上勘兵衛

平賀源内 撰

風來山人春遊記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刻本影印

# 風來山人春遊記

東京

文永堂梓

卷之記題辭

東都霖賴漢火巨擘曰陳奮翰  
嘗與余爲是齏急飲貳寄示所  
著春遊記余迺與烏亭焉馬  
足齊延命桃栗散之輩致持之  
餘暇相會而讀之既卒業則相  
與歎其能以古文辭記寢其交矣

風來先生春遊記

如一

如金剛

之藝談非我輩所嘗嘗唯以四  
角文字記滅濶界各比也又歎  
中洲歌妓猶感三叉高雄之靈  
其澁精如漆非復北洲傾城如  
嚼雪花紫者比也又歎其侍客

悠二緩二踏青看花非復初夜  
已過更告後夜者比也奮翰嘗  
謂北南二所之外間齊美者服  
飾既麗興趣又佳市井蕩子時  
擊鉦干中洲拔幻干甚左坊  
余未嘗信是言矣及今讀茲編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二 弘令社梓

始知其非鼈皮故題辭辭於首  
且略加批評以傳同臭云  
己未四月望 寢惚道人撰

儂洲書

○先生名國倫  
稱原內風來山  
人其號就  
○用漆彫開語  
妙

風來先生春遊記序  
吾風來先生嘗謂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倫也吾斯之  
未能信矣及今茲先生出遊而  
歸始信其無隱云蓋先生出遊  
者凡旬五日其間阮籍鄰家之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三 弘令社梓

○用周禮語亦  
不見痕跡妙

○此有微而言  
即蘇軾德之賦  
也之意

○信然

興謝安東山之趣亦不爲不多  
矣而先生與二三子而無隱焉  
則與世之小人間居爲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孔  
夫子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先生



○至此始出諸  
語起見其真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蓋先生錦  
心繡腸言出乎口而成文。問者  
聞其乞二三子說出遊間事。纔  
纔數千言。纍纍乎如貫珠。小子  
素乏紀譭之才。而至於竊聽炊  
忘箸算。廼退而錄之。因名曰風  
來先生春遊記。亦唯出乎先生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四

弘治社梓

○讀國語出左  
傳語得有力

幸人之知其過矣。人或可以不諱  
國惡。罪史官。小子所不敢辭也。

○當是春有景  
大正朔

大通已亥春三月

陳奮翰撰

風來先生春遊記序

元籍陶潛輩。豈白始。乃手  
有。不平。其。此。者。石。於。是。訖。石  
逃。雪。後。乃。接。若。失。此。春。後。自  
始。枉。只。氣。汲。其。志。操。之。潔。白。  
便。飲。酒。之。春。肉。之。上。以。紹。山。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五

弘治社梓

乎。我。平。坡。源。內。懷。至。甘。之。材。不。純  
伸。當。時。胸。元。之。病。痛。漸。之。如。桂  
病。然。然。撫。都。子。事。不。存  
說。馬。朝。放。海。小。海。以。噴。潮。來  
少。自。認。不。已。以。吟。白。雪。逐。其  
胸。美。而。以。治。唱。而。為。是。非。

或為者此為商為曰放臣論  
曰瘠瘵陳逸傳曰子初弱  
麟鑑定終其昔是也文動  
閔之如漏簪洒然之贊也  
而措焉余為深悲之  
何若源內自姑枉在此等之為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六

弘令社梓

則源內出高判由伝口碑  
于今月日畢竟又枉三宅  
馬路杜方留價得幸明  
呼有司之按摩不能見於人使  
令有材出士為五招解紙  
源內為已合譽自山記刻本平

主之出頭表志士之京遇  
不賞の小城魚易換有徐  
置火糞二縣為所云  
通客三年秋八月純純日秋  
識王子烈方亭之水曜

醉多道士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七

弘令社梓

風來先生春遊記

新石石不載

初八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八

弘治社梓

風來先生小傳

姓平賀名國倫字士彝通稱源內號鳩溪  
風來山人天竺浪人福內鬼外紙薦堂皆  
其號號讚岐人世仕讚岐守松平氏為茶  
道源內天資穎悟夙以神童稱焉雙角遊  
崎陽學蘭書兼修本草業成乃去至大阪  
說豪商某教砂糖培養得巨額之利既而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九

弘治社梓

自意大大夫奏倖業非大都會即不可於  
是拂袂而起赴千東都并入京師觀察土  
地風俗其滯于此也遊島原妓館與三井  
三郎右衛門競爭驕傲云既而東下暫駐  
駿河府中垂帷講蘭學與本草叩門者無  
數矣居半歲餘一旦為府吏所嫌疑乃去  
入于東都遊田村元雄門學物產學無幾  
博出藍之譽遂為一家以來種人參製火  
浣布作電機等一新江湖之耳目於是名  
聲大振都人名士皆慕之爭與之交率成  
屈其博識云源內歎幕府醫學館之偏漢  
法欲破其陋習則開競智會或設本草會  
以諷之醫官不悅極口稱異端將有構讒  
源內曰鼠輩不足與俱宜謁貴顯有計畫

則得好介。內謁閣老玄番頭田沼氏呈封事。且說醫學館可改革。傍請以自製火浣布爲米橐。防火之用具。以發諸侯防火隊。田沼氏聞其封事。心或恐源內之有異圖乎。皆却之。源內於是察宿志之終不可伸。慨然不再言醫事。與本草專注意通商。屢來往于崎陽。私營貿易於海中。獲奇利。戶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十

必念社梓

大焉。後住神田橋本町。設立藥山會社。募集同志。事半道而頓崩。則大歎曰。吾是經百歲以待價者也。自是身委游治事。任俠其服。驅筆戲作諷。當世赤籤醫術儒。以遣鬱悶。一旦有事。殺其僕。罪投囹圄。公裁得直。遭赦。沒幾。下病而死。葬淺草區橋場總泉寺。

道士曰。不得士之志。於當世者。莫世無之。而皆多不幸。斃死於槽檻之間。終不能伸異材。如源內其一人也。當時幕府若採用焉。使其宿志有所伸。見人文之進。涉不獨醫術與本草而已。秦而之文物。靡然雲集。兩注可以盛文學。可以張軍威。可以育人材。可以革制度。可以一人心。可以定國是。

風來先生春遊記

初十一

必念社梓

如此而不怠。雖一二在窺天下者。豈見社稷瓦崩之變乎。一夫夜呼而秦亡矣。況於剖賢士之腸。使不得言乎。又況及公議輿論者乎。敢問有司。聽余言。鑒其耳乎。將傾之乎。

明治四年六月 處士 田島象二識

○道士曰陳奮  
檢者風水別號

此記假託他人  
寫快味所謂英

雄敗久者

○起得有力世  
俗所謂春服茶  
釜毛生者

○調品格正  
凌陶謝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上

東都 陳奮翰 著

同 暖愾先生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加評

暮春者春服既成風來先生乃發浴沂之興以三月初八携一友生浴乎箱根之溫泉其出門詩曰

仲尼昔問居數子各言志獨有曾點在

風來先生春遊記一

弘令社梓

發言撰自異飄然詠歸趣夫子為歎喟

荷黃過門者還似知其意余亦遇暮春

胡不慕高致雖無童冠携且欲到處醉

遂過品川而西者六七里經武相之境信

濃坂可十四里至箱根溫泉處其間皆蒼

茫田野無足言者自信濃坂而西稍有山

色之可賞亦唯藍凝黛彩霞曳々兒喬

○一下無足

○似字妙晉人  
結句出漸意  
妙

幾載矣

丹正石

生上白

以何當

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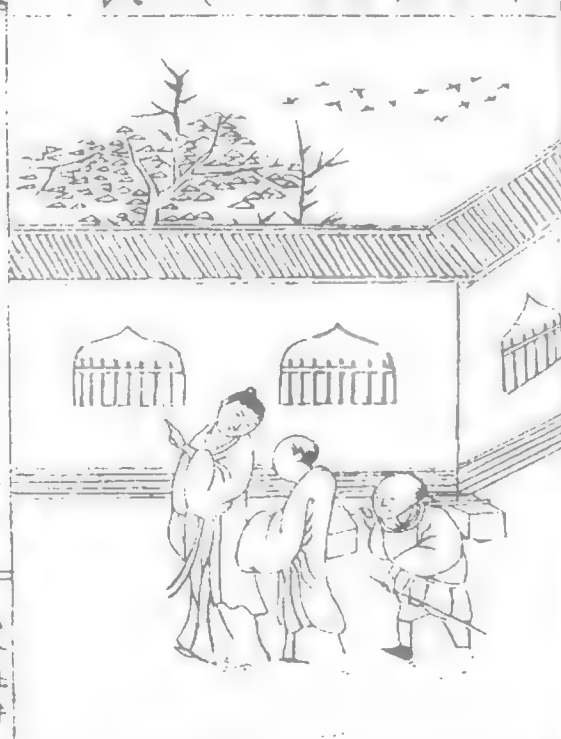
官元

采中

亦在

風來先生春遊記

弘令社梓



○再下知是  
惟其字前

看

○堆疊是  
實事不足

其高則知其

意在無不備而

亦何等風流

○道士曰讀此  
來馬上暗恨不  
能乘手新婦

松奇古之間則亦無足動先生高興者惟

其入小磯民家借馬時也見有一少婦頗

美丰容既出先生馬上問其人曰嚮者美

而艷者渠何人曰隣家新婦布裙荆釵髮

如飛蓬何以得稱美而艷也先生曰不然

天生麗質固不假粉黛安知西施御前在

大磯時不云々也遂賦一詩曰



遊子元來  
城大矣偏  
舟歸去  
五湖滿今  
朝忽見傾  
城色臨聘  
而施當似  
吳



風來先生春遊記

弘令社梓

西施自惜老幽閑。愁見花間落照微。鶯  
語弄春春欲盡。無曾郎更問大磯。

○先生想前記  
此尤物不然而  
其知之者也  
○道士曰此詩  
阿仙為京師人  
偶賦馬丁詩語  
余豈敢戲其法  
螺乎

既而語之曰丙申之冬有一尤物自京師  
來東都開茶亭於谷中稍視廟畔名稱阿  
仙於是聲價大起都下之人皆若狂傳真  
寫照往々而出遂至於為掛幅以相問遺  
焉而今視彼新婦彼殆不及矣其人微笑

○發後子之歎  
於此等聲見大  
勝地也

○道士曰此詩  
寫出二龍文之  
序

先生又問曰吾聞溫泉有私窩子何如曰  
當有之矣今也則亡先生笑曰噫天喪予  
天喪予此等言笑僅慰其涼莫云溫泉蓋  
在丘嶺之麓絕澗之上總計七處客舍各  
有自成聚落山花競發幽鳥爭鳴至之明  
日先生出宮下之客舍而散步行吟一詩  
曰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四

弘令社梓

畫中天姥閣  
雲物入看新  
屋架丹丘上  
橋通碧澗濱  
霞明迎二女  
花媚送三春  
正好為劉阮  
桃源却問津  
癡道少師



○劉武陵天  
台真妙

層樓處。倚嶙峋兩岸。桃花照眼。新似  
是武陵源上地。不然。應值赤城春。

○道士曰。俗  
見。自懷。字。故  
眼。看。

已而忽見店上有二女。如識先生者。乃問  
從者。道士曰。風曰。君等何日至此。山中何

○道士曰。如  
言。不知。若。俗。事  
既。謂。氣。散。

以消悶。從者唯為尋常應對。而去。既而先  
生入一店。觀湯本細。二女乃追先生而

來。謂其從者曰。妾等今將浴。木質君等豈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五

弘令社梓

○再。惟。為。套  
語。何。無。情。地。嘲  
戲。然。為。人。候。者  
當。如。此。

無意乎。目挑心招。有雲雨態。從者猶為尋

○再。惟。為。套  
語。何。無。情。地。嘲  
戲。然。為。人。候。者  
當。如。此。

常應對。而去。既歸。客告則。先生謂。支生曰。

二女有情。吾輩豈得不為晨聲乎。乃口號

一絕句曰。

遙向武陵迷路回。還同劉阮入天台。桃

花流水皆堪賞。且喜長逢二女來。

遂命從者守舍。携友生而去。渡橋而北者

○寫得如畫

○真是佳趣

○道士曰。始  
其化皮。

半里許。路轉曲折而外。遙望山腹。嚮者二  
女。飄々乎步。烟霞間。先生拍手而喚之。二

女則佇立以俟。須臾而及之。氣息喘々然。

○道士曰。風  
之。喜。如。知。

二女乃勸先生吹烟。以已烟管。合先生烟

○寫得如畫

管。相呼吸。以傳火。傳火之間。暗動煙管。以

○道士曰。既  
備。時。風。來。之。願。

挑。先生者數矣。既去。則綠幽蹊。或傍丹壑。

○道士曰。既  
備。時。風。來。之。願。

白步許。至木質投浴。告二女急解寶帶。脫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六

弘令社梓

色如何  
○雅嫻於禮節

羅襦而浴焉。先生雅嫻於禮節。則不欲男

○字如  
○道士曰。終始

女無別。故待其浴畢。而後敢浴焉。二女亦

○道士曰。終始

翩翩泉上而待先生。浴畢。先生既著衣。則

○道士曰。終始

二女笑遙指舍外。人家謂先生曰。妾等將

○道士曰。終始

慰彼處君等。請俱出。憩焉。先生諾。終辭浴

○道士曰。終始

舍。相與出。至其人家。至則見有二女。先息

○道士曰。終始

豔於所。其與俱者。聞其稱呼。似是姊妹。又

見一老翁古貌可喜。先生且賞其地幽邃，且歎無酒，因吟一詩曰：

○自是天仙結  
○道士曰不覺  
○有死花亦有解

木賀泉上地仙家，瓊樹枝頭正有花。但恨不携一樽酒，人間安得酌流霞。

○多情々々

所與俱二女聞之，謂先生曰：大官無薄會，酒請分妾等。所齋先生謝其厚意。二女乃謂老翁曰：叔公宜侑所齋酒於大官矣。老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弘令社梓

○亦寫得如畫

○呵佛罵祖手  
段

翁欣然出，瓢備盃盤已先飲。獻先生先生既醕，屬少婦。少婦既飲，酬所謂友生者。友生醋之於大婦，獻酬交錯。先生既醉，二女乃謂先生曰：妾等有簞食分君等乎？先生又謝其厚意，且自戲曰：一簞食，一瓢飲，吾今而後知顏氏之樂矣。乃喫飯如雞卵者二枚，喫苦茶二碗。既而又口號一詩曰：

○大是佳境

尋春深入赤城霞，山上遙看仙子家。二女相邀情不薄，玉壺傾盡飯胡麻。

○道士曰從佳

人之類使風來

而如從風來之

○可恨々々

○何等妙境

二女謂先生曰：屋側小溪多蟹，妾等將戲捕之。君等豈無意乎？先生乘醉許諾。乃其所先息，二女彼曰：妾等為採蒲公來，不得相從，遂別去。穿屋後則小溪潺湲，為鏽金鳴玉之聲。於是各自轉小石，獲蟹者無數。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弘令社梓

枕石對佳入雲山  
竟自親欲眠不覺  
睡恐夢陽臺神  
南極山



○道士曰二女  
情洩和心

○多情娘

○奇趣不凡

○亦一層妙  
層

○用左傳語妙

○道士曰用微  
字自機甚妙

矣。憊則藉草而坐枕石而卧。興盡將歸則採蒲公二女亦至。所採之蒲公不盈頃筐。

乃謂捕蟹二女曰。卿等有大官相助當多

獲蟹如妾唯與小姑俱何以多得蒲公意

蓋在諷先生焉。先生因誦示一詩於老翁

曰

蟹螯捕罷對山翁。忽憶平南長史風。何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九

弘令社梓

用讀書為下物。歸來堪拍酒池中。

老翁謝之既而捕蟹二女謂先生曰。山上

有蘆湯者妾等將往浴焉。大官豈無意乎。

先生對之曰。予嘗聞功著而未浴豈敢不

唯命是聽。於是捕蟹採蒲公四女及老翁

為一行七人。閑然而去。復嚮路歷底倉而

南入岐路而左。採蒲公二女臨岐悵然而

○見其多情

○問辭也

○約歸時過飲  
理之當然

揖先生曰。妾等不堪春心姑託採蒲公而

來不復得相從。遂將別去。先生問之曰。卿

家住何處。二女對曰。妾家為賣酒家在呂

下。先生因約歸時過飲而去。遂踰峻嶺度

絕壑可一里至於蘆湯浴焉。更欲觀大小

地獄。忽見連山出雲。風雨將至。乃相促就

歸途。買竹輿四挺各乘之。歸宮下曲折

十

弘令社梓

風來先生春遊記止

嚮岐路可百步果得賣酒家乃入而飲酒

酣先生取別時語而成二小詩曰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溪南。溪上山花滿

花香使酒甘

君家住何處。妾住碧溪傍。溪上花深處

春風吹酒香

○此及後自比  
崔頭長千行亦  
青出於藍

○亦見其多情  
○道士曰見云

○道主曰因淚

數行下教字用

自記織面哉

二女來告別曰妾等當以明日歸家今朝  
邂逅大官明朝為參商悲何可言因淚數  
行下先生贈一詩曰

○與是懷婉泥

朝來攜手樂新知今夕那堪生別離此  
別經年難可遇好因雲雨寄相思

其明日先生謂友生曰昨日酒債不可不

○道主曰前詩

債乃相携而去至賣酒家會郎人

十一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道主曰此婦

情酒債且買酒而飲酒間大婦語先生曰

昨者宮下別大官時妾偶得二詩此實雖

○道主曰此婦

巴渝不足以污清聽乎敢請藻潤乃取雲

箋弄弱翰曰

東風吹百物亦木盡知春獨在銷魂樹

○以下教言狀

還同薄命人

本是非能謂今譯為詩其辭  
日茶俱余則消也當南馳

○佳趣

更向別人開

○佳趣

遠問宮下春花遲春未來還愁歸到日

辭焉爾曰

橋之詠也散滿國語男女通稱蓋相敬之

都散滿五字各冒其首蓋擬在五中將八

詩亦實五首酒家大婦名阿鄉因分遠早

生謂當告別於酒家婦乃代友生作留別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二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道主曰因詩

沈醉而歸其明日友生者有事故將歸先

大婦得此詩欣然命小姑為先生行酒因

薰羅

沸沒鬼骨礎雍決璉破古年能麼通砂

且易解也

句亦實非諸蓋先生素不好俳諧故不工

先生誦是詩而稱唯々否々援筆書一絕

○用司馬遷語

先生誦是詩而稱唯々否々援筆書一絕

○亦佳趣

骨芝啼嘉  
幣哩傑哩

早入烟霞去山中長問春遇花終不折

○近士口有情  
則豆泥捧無情  
面幸耳

恐似無情人同上其辭曰早俱離嘉理

哩

都外偶逢春惜花情更切慙歎巖上樹

○奇賦

枝低不敢折同上其辭曰都士俱斗茂

羅俱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三

弘令社梓

○善寫作諸君  
亦自不餘

散步試尋春春遲堪想像豫知花發日

春心始駘蕩同上其辭曰散俱非與理

耶久

滿地春風動山花尚未開非關氣候晚

應待主人回同上其辭曰滿園非免裴

羅俱

遂悠憑友生手書是詩乃相携再至婦家

美人花下

笑街杯

裸神王孫

惡群僧

豈堪劉伶

當日與

諸大自入

醉中來

猶發之人

號□□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四

弘令社梓

會其郎人尚未歸先生乃就賒酒且語大

婦曰友生今將歸故來告別大婦欣邀自

起探厨房携一玉壺來曰此是郎人所蓄

今辱見告別故以為別酒先生與友生謝

厚意遂飲之其味佳甚而恐使其得偷香

竊玉之罪也各僅盡三小盞而止既而友

生者出嚮詩於袖中以贈大婦且語之曰

○此亦金葉露  
相如渴可飲  
以三小盞為  
不足自見其酒  
人





僕近從風來先生學詩，纔知拈平仄，則作詩

○道士曰：友生

兒越發伏乞笑而置之。大婦誦是詩而心

此是情事之授燈持

知其情，先生而作者也。情殊屬先生矣。先

生乃戲之曰：卿不可無送別之作。若得賜

佳篇，吾且使友生更宿一夕矣。大婦笑而

不答，遂辭歸。客舍帟未煖，客舍主人持四

○亦見名清且

疊赫疏求曰：今賣酒家婦持此來託，僕曰：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五

弘令社梓

樓上貴客，嚮飲妾家，歸遺此紙，謹此完璧。

先生取而視之，中有一詩，亦非讀之則送

別之作也。曰：

朝來風雨至，庭樹失殘花。開落尋常事，

只愁無客過。木是作詩今謂為詩其辭

孟難橋發

於是先生歎其才思而憐其多情，云：既而

客舍主人紹介見一老翁於先生。先生見

之，則曰：昔浴木賀時齋酒者也。主人為叙

其為人，遂請為作一小文。先生乃許諾，援

筆為之傳，而與之傳曰：

倉橋翁，字源兵，倉橋其姓，塔澤人也。夫

箱根溫泉，功冠千宇內，是以遠近來浴

者，四時不絕。故多客舍，其地帶懸崖，臨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六

弘令社梓

絕澗，宛乎桃源壺中，天地不啻矣。翁生

長乎其中，以愚直稱焉。恒以釣魚為樂，

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客至則不問，知與

不知，就其舍而語，語往々雜諧謔，或相

贈以魚，入飲之酒，則輒飲，是以遠近來

浴者，莫不識翁焉。翁則有時乎飄然而

去，訪諸相識於數十百里之外，留飲者

○道士曰：雖然

而大字應登中

○此是送別詩

○道士曰：謀天

○然金夫可得

各三四日。每數旬而歸。云其地常罹災。

翁亦不免。人不堪其憂。翁也不改其樂。

乃飄然而去。過諸相識。諸相識者聞其

罹災也。皆贈以貲。營草堂。云嗚呼流俗

之人。相欺以求利。而利亦不得。突梯之

士。相媚以求祿。而祿亦不得。翁則不求

而得之。不亦奇乎。余既來浴。溫泉得與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七

弘令社村

翁相識。又因客舍主人得悉其為人。因

戲傳而廣之曰。

贊曰。箱根之山。勢秀氣靈。爰有七溫泉。

愈疾延齡。廼生異人。姓曰倉橋。直如丈

魚。飲似劉伶。

於是老翁及主人喜而拊髀。如得天球拱

壁也。先生且問老翁曰。嚮者一女呼吾子。

○亦狂數而

○道士曰。突梯

滑健貌

○道士曰。未以

始見。罕素之不

平

○贊語亦先言

地勢而次及其

人是法

○此處用沒緊

要結收地盤  
大意直也

稱叔公者何故也。老翁對曰。僕與渠固無

葭草親。渠唯以僕之老故。呼為叔公耳。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

十八

弘令社村

信

陽

游

子

花月漁夫

花間道士

校字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畢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中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寢惚先生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加評

○起用經語有

時厥明先生感冒發熱不得浴者二三日矣

○道士曰風來

敗毒散五貼少安猶不得浴者二三日矣

○愛已甚青為

先是東家樓上有一婦人頗美貌時以推

○追叙決妙

愆與先生相戲亦有友生在焉先生以是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弘令社梓

僅慰寂寥當此之時友生既歸太又以疾

○何等妙思

不可風也閉戶牖如蠶室則無復慰寂寥

○咄々怪々

頭益岑々然日已下亭午客舍主人忽報

○道士曰未應

有一佳人自繪島來先生驚曰是非為我

○既以惡就目之

而來者若為我而來者則是必出友生之

惡謔若果然乎則妓必是望海亭阿松者

也阿松者余日者小田原所邂逅也主人

下樓而問之果友生所致也唯妓非阿松

者云爾既而佳人凝粧上樓先生乃故避

席就客位佳人自叙曰妾深川仲街妓

阿光者也今日街桂川國手與某甲

之命而來侍先生妾既無燕々似燕之姿

又乏鶯々待月之情恐無寵於先生而辱

二君之命且取笑於前魚也願先生憐而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二

弘令社梓

春水運  
香露凝  
欲語還  
出語如  
朝風如  
萬物生  
日新  
旅



預口

表而出之

怨焉。辞色清婉如幽蘭。道士曰：過於此。

生既起，繼續之情。道士曰：過於此。

酒強自飲，且飲阿光唯以，遺過密之時，下

得聞其弦歌之聲，是為憾耳。是夜先生謂

阿光曰：吾病矣，若有犯禁忌，必漸矣。卿

其思諸阿光笑而不答，既薦枕席，玉臂可

枕，朱○可嘗然。先生以病之故，抑情不敢

風來先生春遊記

近之比及三更，阿光起而倚欄，愀然微吟

新歌二闋曰：

青樓桃李斷腸花，坐見王孫不駐車。愁

倚闌干，試長望，函山無處不烟霞。歌本

今翻為詩，其辭曰：遠也，亦痛難察，爾波

占年遠，密禮被呵，須美憂，羅怒野馬

其二

亦盛唐

銀鞍白馬去，翻々已過章臺楊柳邊。愁

捲珠簾，凭繡戶，鳴箏坐吟想夫憐。同上

先生聞之而笑曰：卿豈歌青樓怨乎？蓋唱

姬人怨服散，遂裁姬人怨服散二章而與

之曰：

還丹九轉已將成，無奈姮娥竊藥情。若

風來先生春遊記

道仙家嫌婦女，鳳臺那得鳳凰鳴。

其三

巫山此夜雨初晴，何限高唐入夢情。無

那慙郎耽服散，含悽空聽曉鷄聲。

於是阿光知先生實病，且愛其才情，云其

明日先生疾已愈，乃携阿光而過溪南賣

酒家，賣酒家婦頗有文君自絕之意，遂長

風來先生春遊記

吟一詩此實曰

昨夜遊子鼓琴心今日佳人興自深誰

識當墟小家女相有還白頭吟本是歌

于都種菱塘波輕斗古樓於布天密差勢武理葛帶寒今編為絕句

先生為之興益發痛飲及昏黑是夜阿

光醉甚而恐失先生之心也不取大客

從容語先生曰妾近嘔血為醫人所戒酒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五

弘令社梓

司馬相如  
宋倦遊  
風涼已興  
瀟湘來  
今朝更興  
臨巧女  
能便多君  
財白頭  
桂葉口口



○道士曰暗泥  
妬心風來而猶  
在此病痴情可  
怖

○所謂近之則  
不遇者

○形容得如畫  
亦何等妙思

○如此處用文  
宜玉結聲兒  
終當覺其微

○道士曰可憐  
以風來去必覺

而今以待先生之故不得不飲也先生因

感顧曰嘔血為病多因思慮過度幽鬱不

伸不知卿有老親乎將為情郎自困乎是

則勿論已豈為我一興傷卿百年身哉

請自明日而誓不飲矣於是阿光知先生

之愛已也時愛之心已生守禮之志忽喪

玉山俄窮醉態始見以水灑面無所知覺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六

弘令社梓

先生乃抱起之就枕席不帶如泥抹手搖

足寢衣間脫先生恐其中風也數襲食稠

而不已褻衣遂脫褻衣○溝盡見蚌珠可

拾○齊欲吐既而自撥○如隔靴搔痒

先生恐其或撥破○也為終其臂者數

矣既而公子指其○戶而笑曰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遂欲試○之而亦不

語不可說，誰人  
平論之者耶

欲驚其黃梁之夢，迺心生一計，直用破○  
之法，以○微潤○稍○納○徐○

進退阿光無所知覺，先生蓋得孫真人房

中補益之術，則不泄○僅感其○而止而

自戲曰：我破不射宿之戒矣。頃之東方將

明，鷄鳴膠々，阿光始覺，迺以右肱枕先生

左趾，加其○以相○先生乃虛胡而笑

風來先生春遊記四

弘令士粹

皆風黃酒  
碧雞西  
草色雙二  
路轉迷  
統為先生  
情不淺  
侯人此夕  
醉如泥  
發然山人  
發□□



○此女當依無  
麻姑氏可

阿光問曰：先生何所妄也？先生告以故，阿  
光為大慚愧，因語曰：妾近鑑○將復

生妾夢寐中，不堪其痒，不覺露醜態耳。遂

請先生曰：願莫向他人說此事。先生笑而

不答。其明日，先生忽發熱，海行之念因裁

書牘，是付阿光，復命阿光乃請先生曰：妾

幸得侍先生而汚○然不獲手同歸，何

弘令士粹

○用項羽語只  
變一字妙  
○道七日軟弱  
手左右大失夫

○至此先生既  
為劇所誦破  
瓜四郎時

以取信於國手及某甲也。且，不有所謂前  
魚者乎？縱彼不言，妾獨不愧於心乎？妾嘗  
不獨歸矣。先生不得已，許相提，至繪島，既  
發山，買竹輿，東下十里許，黃昏至藤澤，投  
旅泊。乃又飲阿光笑而詰先生曰：前夜先  
生與妾盟，口而未乾，飲者何也？先生乃拊  
其背而笑曰：旅泊無聊，而對此解語花，何



○亦一圃田舍

明皇

○前夜嘔血語

不可信

得不寒盟也。遂崇酒于觴。而強阿光。阿光既醕而笑。曰。與先生飲。自有佳趣。妾亦終不能守醫人之戒矣。遂相與飲。既夜。初更就寢。天明辭旅泊。又買竹輿而南者。可二里。至于繪島戎樓。桂川國手及友生出迎。友生誇曰。余豫與國手私約。欲賺計先生。故托於事中道而歸。此所以今日之取高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九

弘令社梓

○道士曰風來  
廣被紙袋。退法  
暗處

○蓋是野狐外  
道亦是菩薩聲

興也。國手從傍曰。聞之先生在于溫泉也。恰如飢虎將食。廢肉者數矣。何其乏見識如此乎。是都俗所謂以泥土抹都士面者。余不堪聞。故使阿光侍足下也。先生大笑。開談少頃。酒有并。至於友生顧呼諸妓。東都深川名珠。如澤畔婆婆。釣磯文野盤。谷漢關蕭主。諸野誘之米芾輩者。啓蔽障。

傳道曰馬  
此日星道  
女似夢  
安依深心  
柳石夢  
夢松夢  
身多不  
夢夢夢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十

弘令社梓

皆來候宴席。先生驚嘆賞其多才。且喜天涯萬里逢舊識。諸妓既而先生目諸妓曰。玉也。愚婆也。魯盤也。碎潮也。噫。女生稱喜。既而興愈發。與舊對黃庭。輩為長夜之飲。亦唯以遭過密之時。不得聞絃歌之聲。是為憾耳。乃携諸妓而矢魚于細流者二日。痛飲如泥者亦二日。至於十九日。與國手

○道士曰中洲

在水代橋與大

滿閣皆若猿鳥

是碑述處

○此不離述却

并友生諸妓去繪島路次二泊歸東都而  
登中洲枕流亭道士曰中洲今三開終廷  
痛飲二日其夕告別於國手矣則其間莊  
生濠梁之趣李白米石之致熙載芒履之  
興子京半臂之情更僕不可盡也故此不  
縷述唯其所得詩十五篇錄于左方情見  
乎辭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十一

弘治社梓

○大是有懷人

○所謂一笑百

○道士曰情切

○此地

春風携酒三叉陽柳花嬌綠水長中  
有游魚君莫打恐驚波上兩鴛鴦  
佳人緩步長河湄攀折將來楊柳枝却  
向王孫笑相語豫愁賤妾別郎時  
右二首中洲散步所得

枕流亭子枕流間亭下澄潭好洗木忽  
訝日南泉室近佳人臨別泣珠圓

○宋蒙兒別中

○道士曰北方

○此九首雖為

○此九首雖為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十二

弘治社梓

枕流亭子枕中涼時見佳人掉小舟應  
是相期迎上客還疑范蠡五湖浮

右二首枕流亭作

絕世佳人在北方蛾眉如月映乘揚無  
窮春思誰能問泣向天南寄八行  
沙暖鴛鴦浮綠池佳人回首望天涯東  
隣女伴休相笑明日春風未可知

○道士曰情切

○道士曰情切

洞房桃李着花深此日佳人淚滿襟為  
是容華行欲落非關柳色動春心  
始信千年賦洛神東方此日有佳人曾  
遊天上裁雲錦更向湖南採白蘋  
江水遙連漢水長彩雲常滿鳳城傍佳  
人惆悵空相憶一曲悲歌淚萬行

池邊柳色映金閨閨裏秦箏玉柱低借

挂瓦風來爽心  
慷慨悲歌可酌  
量

問佳人何所怨春山昨夜杜鵑啼

吾兄，歌曲擅南國，遙知承寵侍君側，休

歌北方有佳人漢家今日不重色

繡戶春風弱柳垂珠簾半捲嬾蛾眉路

傍年少空相慕不識佳人有ル所思

長安紫陌起紅塵處處高樓柳色新越

女含嬌能醉客誰識絕塞有佳人。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十三

弘令示梓



○道士曰神女  
風不離自家

右九首佳人篇

妾元神女巫山來誤落人間不得回。

自高唐入夢後夢魂朝暮繞陽臺

陌頭揚柳映青樓。斜燕流鶯使妾愁。試

向春風傳語去王孫不復擊驂騑

右一首寄情人代諸妓

既發國手黃庭識曰舊及諸妓送至水隈而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十四

弘合社印

別先生乃賦留別詩一章曰

問花尋柳江城陽。無那春風客思長。

殺塵緣猶未盡，忽辭仙境向家鄉。

○忍別之情使  
人惘然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中 畢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下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寢惚先生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加評

○起用別賦語  
妙

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午時  
先生與友生欲歸家行抵兩國橋畔過蓬  
壺亭蓬壺亭主人與先生有舊乃為命酒  
且呼桐雨散人侍酒桐雨散人者亦與先

風來先生春遊記

弘公社梓

○道士曰劉文叔  
叔後漢光武名

○叙得參西

○道士曰風來何以能多得好男子而教育之也

生舊相識以是及之既出麥飯先生笑曰  
主人豈以余為劉文叔乎余唯好酒及色  
似劉李耳桐雨散人嘗篤於中洲妓小鈴  
小鈴將以明日為蕩子婦則其侍客唯此  
一夕云爾以故其送先生也託一封書於  
從者旦傳語曰妾既為蕩子婦則雖生猶  
之死也君若有情惠然肯來妾將永託酒

○不即出之妙

○自起字見不  
命從者亦文章  
精密處

酣先生以是語傳散人且告齋書散人因  
淚連々而下遂請見其書先生不即出之  
先浮散人以數十爵矣興已闌先生乃自  
起開行李取書而置散人前散人得書喜  
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乃不開封  
先嗅之者三庶幾聞其馨澤也既而披緘  
一字一淚淚々成珠散人乃慨然自奮曰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二

弘公社梓

萬里草色深  
草色深  
陰楊柳日  
陰楊柳日  
和墨相思  
淚孤館挑  
燈獨夜心  
有客正懷  
青玉案白  
頭吟開封  
忽喚出蘭  
風散入春  
不勝易



○道士曰主人前倂後虎迷霧可畏

○不喜而唯笑

○西面笑自見其得妙

風采先生春遊記下

我當為情死遂欲拉先生及主人與俱去先生憫其情功不敢拒之主人則以畜妾於中坊中坊深川深井所在恐其裁就扇詩也遂以有公事辭焉散人因讓主人曰始我以吾子為男子矣而今而後知其非夫也於是主人顏厚有怙怙遂謝散人曰年實有罪不知所道敢請為駕輿長以贖其罪矣散

三

松令社梓

人乃莞爾而笑既而日已暮友生以事先歸家三人乃微服而出主人嚮導入街南小巷叫一小屋命駕輿肩夫則裝二駕散人與先生欣然駕之謝主人而去再入枕流亭登南樓先生謂散人曰日者阿光侍余者凡七日夜他客來候者不為不多矣而小鈴則以待客唯此夕而已也必當應接

○道士曰散人自愧其非夫罪從輕語妙

○道士曰忘八郎且語

○此是百尺竿

○此亦不減錢劉

○傳先生而坐而下復言大是妖物

○此亦妖物

風采先生春遊記下

四

松令社梓

不暇矣則吾二人必不得相見也亦唯使渠等知我輩至則可耳散人唯唯既而喟然歎曰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不其然乎人能以好色之心易好德之心何求不得何為不成先生笑曰夫人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而後始可稱忘八郎矣豈引孔夫子之語而自悔焉乎哉多見

其不知量也時忽聞高履聲散人謂是非惡聲其言未畢阿光推戶而入見先生而驚曰不意先生能復來也乃倚先生而坐先生笑吟一詩曰

今朝二女送劉郎此夕歸來更斷腸坐愛烟霞經歲月不知何日向家鄉

既而又聞高履聲即小鈴至也散人見其

至喜而欲狂笑而不已小鈴則泫然下淚

而謂散人曰妾將以此夕與君訣別是以

悲焉耳君嘗有兩意其有喜色不亦宜乎

遂引散人而入于客室阿光謂先生曰妾

方侍客於尾花樓恐不得久侍先生請旦

來那邊矣乃執先生之手而去少選了鬟

來促阿光曰阿姊當速歸上客頃阿光教

風采先生春遊記下

五

弘令社梓

之曰歸則女曰阿姊方與客于飲見其光

景不即得歸因託慰其岑寂飲之以酒使

其醉臥了鬟唯心而去既而先生與阿光

出一室而至於客室至則見小鈴猶未薦

枕席唯與散人相持而泣生因問其故

散人對曰弟近患痲疾故不得如意先生

乃自袖執其○而笑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仙郎散榮

未全出此

夜啼賦

淚欲殘玉

兔空操金

梓睡不知

何夕擣

神子

流酒陳人

風采先生春遊記

六

弘令社梓

相謂意不難相與更聞

願得時隱樂令南離一

眉黑面王尾顯

原

場

回

回



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有此疾也遂激之曰

今夕之事不可不奮繼車裂而躬豈可辭

哉況少忍痛乎乃擁阿光而避之干中厨

斯須復至於客室則見合歡之衾猶煖相

思之枕尚雙又見小鈴蛾眉舒嚬蟬鬢微

亂先生乃問散人曰不知貴恙如何散人

跪坐正襟而謝曰奉教○覺病霍然先

果是野狐外道

○教子夏數語

○且求那遠四

○厚性不見狂

○臨此時時診

○雨亦亦尸練類

○是少悲馬可

○五字含不盡意

○亦用老六子



○道士曰風來亦通客也哉  
○只是茶物

○道士曰夢言寫出如見范柳

○落情古與今  
○亦夢哉乎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七

外今吐梓

生因呼酒而賀焉酒酣既閒鷄鳴而了鬟  
再來促阿光者亦數矣先生勸其往則曰  
妾自有處置勿復為念至於鬟凡五反  
尚未往於是尾花樓度婆自來讓阿光曰  
嚮者走小鬟者凡五矣而卿尚未歸使狎  
客獨守篝燈縱無情客子寧無意奴輩哉  
且也卿示眷戀大官之甚者意必在歷吾  
家阿梅阿梅是先生之前魚矣凡為大婦者當伏翼  
為少婦者矣而卿以先輩而與篋笄者相  
齟齬耶大官若千金子則吾客亦千金子  
彼之與之黃金豈有別乎胡不還歸阿光  
低頭不言者久之遂取木枕當胸而俯  
微發呻吟徐而答曰理則然矣而奈我積  
氣俄動何阿母先歸少安當嗣去度婆怒

○亦破成四則  
○亦破成四則

○道士曰云字所謂是皮肉  
○平明故無事  
○妙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外今吐梓

而去既而先生謂阿光曰勿復爾矣非唯  
失客子之歡又負度婆之心實出下策矣  
巡憇憑自送至尾花樓門外握手而還  
道士曰可謂風來亦好男子既而鷄已三號遂與散人  
辭枕流亭小鈴則送至茶店坊云既歸於  
蓬壺亭則平明矣是日也主人蚤命行厨  
買輕舟將欲拉先生及散人尋春于墨水  
先生乃謝其厚意且辭曰余聞者昏飲數  
日今者不堪酒敢辭主人因賦一詩此實和歌  
示先生曰

○寒梅暗示阿梅

墨塘花色勝寒梅萬樹千枝映日開更  
有佳人迎貴客弦歌長勸紫霞杯本是和歌  
今翻為詩其辭曰游橋歸美年志羅多  
麻非迷迴麻非襲楚諦美頭爾字圖羅  
伊波奈乃  
伊保坐橋

此後東南  
 帶月光  
 今宵月明  
 莫相漫然  
 令吾泰如  
 天地一環  
 何所終心  
 歸  
 道人  
 口口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九

弘治十梓

○亦寫得如畫

先生誦此詩興忽發乃許諾主人大喜而  
 呼桐雨散人命奚奴擔行厨一行三人各  
 腰長鉞飄々乘輕舟而去少頃達于墨水  
 三圍廟前於是舍舟上陸忽見道旁有一  
 丈人吹烟而越年可八十二子從焉主人  
 就而乞火因而問之曰從者皆孫乎丈人  
 答曰長昔年十五因為孫矣幼者年十歲

○道士曰風來  
 聲素酒色於其  
 見其微處

○道過密之映  
 一篇之中三致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十

弘治十梓

實為子矣主人歎其雙鑠先生則笑曰彼亦  
 殺鷄為黍者之徒矣既而數里抵梅兒家  
 畔梅兒家在木母寺先生問主人曰傑作中弦歌  
 長勸者大安在主人徐曰日者先生之遊  
 不幸而遭遇密之時想應耳絕弦歌之聲  
 口無半刀之戲矣今者過密之期已過僕  
 是以今朝走專价為先生為武城之舉於  
 茲畔特稱探春者以誘先生可死花豈如  
 活人乎先生笑而謝曰嗟呼此吾在街中  
 而不悟吾不及蓬壺亭主人明矣既而主  
 人開行李而飲酒酣先生謂主人曰坐而  
 待敵來孰與逐而戰遂相與乘醉買舟將  
 發遙見一舟乘二婦而來就之則阿光携  
 小鰥而至也乃見先生大呼曰所謂坐愛

○寧寧兒不唯  
 工文亦善於其  
 法奇哉

○道士曰此花  
 活人假茶磨自  
 虎包處妙

○是是妖狐所  
謂以婦女身得  
應者即現婦女  
身而為說法者  
○亦應少三字  
如如似前妙

○泣愈見其妖  
狐

○寫得如畫

○道上曰又是  
獻計

烟霞經歲月不知何日向家鄉者非虛言

也因警先生曰為行樂當有節君棄千金

之身盤遊無度家監網記寧不生覬覦之

心乎且也尊開亦應少而能忍獨守空床

乎君嘗有名和漢蘭書而智不及婦女子

乎先生抱腹大笑曰有上客當見歸何其

出入室操矛手段欺人之為也阿光泣曰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十一

弘治社梓

君固好物變妾復何言乎已而主客坐青

茵僕夫乃拔劍掘地以為竈鑽燧出火拾

枯木為薪以溫酒而飲酒已酣二妓乃彈

三絃以唱潮來新調節合田雲響遏行雲

少選又見有二妓來問之又是蓬壺主人

所命白鶴亭阿藤秦松亭小松者也於是

弦歌益起逸響益振先生則得一絕句曰

先生一日此

開筵多

少紅裙盡

是仙却笑

當時劉元

輩空隨

二女送流

年

同樂子

○似于歸亦似  
成唐

○何等逸興  
難周而亦當避  
三舍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弘治社梓

試向春風舉酒卮吳姬越艷唱新調醉

來莫倚周郎顧急管繁絃那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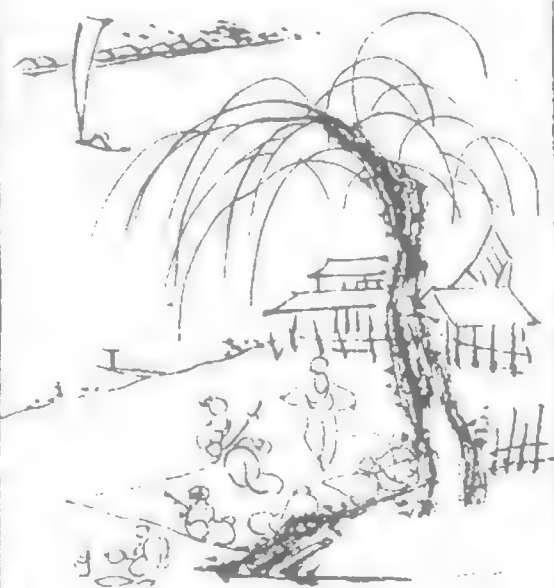
已而又有入步自林間來遙相見驚曰君

不桂川國手乎國手亦拍手而曰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於是逸興益發杯行益疾

不啻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或至於有相抱

臥地上者時日已迫虞淵四子者將辭去



○道士曰：益覺鼻下之長。

○道士曰：能醜狀醜貌，道士野徒。

○道士曰：陪字酒舍，道士遊六舍。

○漁色字出複記。

諸妓等請曰：願相送至枕流亭。四子者乘醉許諾，乃相與俱陸行。先生吟宋延清下山歌而行，遂遵塘上而步。一行醜醜甚，或有頽然卧路傍者，或有咯々然據地而吐者，或有連臂而行者，或有比肩而去者。五鼓盡始至枕流亭。至則皆不解帶臥矣。比及鷄鳴，皆恍惚半醒，乃相促歸于兩國。其明

###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十三

弘令社梓

日先生辭蓮壺亭與桂川國手過甚左坊古松亭而飲。酒間走了頭呂所嘗相識諸妓，則如關尹古松鳴瀨花山終軍姑射霞色鳴玉野梅輩皆會。先生乃朗吟所嘗自題其寫真絕句曰：

先生漁色勝相如，不但臨卽入女閭。南北東西藍已滿，能令諸妓泣前魚。

客子風涼，勝石軍營，亭添翰墨，竄竄銜杯，已掃吳姬，扇隨凡還，書越女裙，垂露近隨，紅彩動，偃波勢，逐翠娥，分興闌，更擬鄒公，體紙上長，飛五朵雲。

偷閑道之

題□□



十四

弘令社梓

諸妓聞之粲然相謂曰吾濟皆不免為夫

前魚矣獨關尹有恨色先生特舉觴而屬

之且賦贈一詩曰

真人紫氣照關門尹喜風流目擊存莫

恨青牛留不得重來欲授五千言

既而先生醉甚乃發臨池之興書所嘗作

二婦豔以授妃頭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十五

弘令社梓

二婦豔

各押  
開字

姑射冰雪膚曾引謫僊來春風旦莫疾

恐遺錦裙開蓋用吾邦米飛仙事

宇廼發喃耶波龜乃志路察爾久囉辨

鐵茂

右僊人舍姑射

天台霞色起况值桃花開朝暮春心動

劉郎來不來

右捧心居霞色

又書舊作一首以贈花山及仙裙

鴛鴦河上鴛鴦浮雨々爲雙映碧流笑

向情人試相問何如婢子與歡遊

右鴛鴦河詞

一枝春色帶清光夢斷東風惹恨長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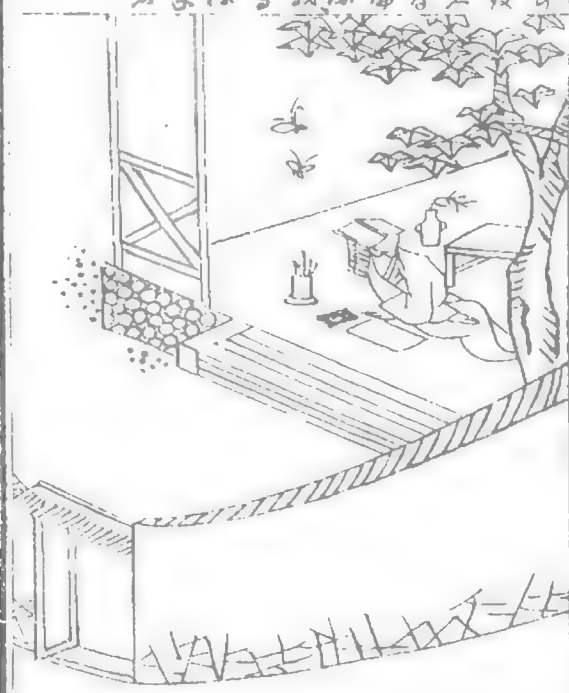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十六

弘令社梓

○香月之名書  
杜撰得此詩而

程氏所記  
楊柳之於我  
懷撫茲生是  
佳所託人言  
必無虛也  
蓋東坡先生  
於此也  
林升所記  
妙合韻語  
足覺何乃  
少休將紀若  
名



此有說奇思

是羅浮山上月不然那得有幽香

各尾題天竺老人醉後書七字其飛動自

○道士曰云字亦可憐

覺邵公五雲體不啻云既而辭去日暮始

歸家乃賦歸家詩二章以自戲曰

○口是妙境

已向崑崙聽玉璫還遊紫海弄波濤細

君不問大官肉應如瑤池偷碧桃

陳子曰吾風來先生以三月初八出遊以

風來先生春遊記下

十七

弘治社林

擒二歸趙遊者凡句有五曰不啻有劉阮

天台之趣亦有列子御風之致故余次弟

其語而記之以傳吾二三兄弟云

○道士曰列子御風句有五曰不啻有劉阮而後又曰數個金甌事々々

烏俊卿校字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下終

風來先生春遊記跋

余近讀吾友陳舊翰所著風

來先生春遊記其敘事明瑩

不啻如讀孟浩然事詩也雖

亦先生錦心繡腸所使然乎而

非奮翰摘藻妙惡能得之

風來先生春遊記

弘治社林

于此哉亦足以見先生素篇之

功也余不任輕手節於是跋

大通己亥四月朔

友人板郭羅甫題

詩如耕人書



明治十四年四月新刻  
同 廿二年五月求版

東京市本郷區春木町三丁目三番地寄附

武田傳右衛門

同

淺草區三好町七番地

大川錠

羽倉簡堂 撰

南  
汎  
録

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跋刊本

據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

跋刊本影印

南汎錄序

昔韓昌黎作文訓鰥魚而鰥魚遠跡陳文惠貶捕而戮之固本子省所部鰥魚爲害子省乃作詩諭鰥狼不復爲害而倉士乾命吏民鳥銃從事狼亦逃匿東西萬里古今千載而事合符契寔近代之美譚也夫倉固二子俱以才學擢爲守土官其政術空同而或文或武各殊其趨若是蓋子省所管轄信野之地山岫圍繞無有外虞絃歌以治之而足矣房總地瀕大海與都城接近所屬七島星列在外而隔絕各百里餘前後不能救應況島之內外爲諸蕃出沒要路苟

南汎錄序

非明達控制守備之道者不能堪其職也士乾之任如此宜矣其平常所脩尙武而不專于文也又宜矣其政術與子省迥然不同也然以海路險遠前官率不爲意又未敢親臨其土士乾此行殆死者屢次世之好議論者或詆以垂堂之言孰知士乾忘身憂國之深一披此卷則不辨而晰焉若夫寫景勝採方言周詳爛熳極可愛翫則於士乾蓋餘事耳殺狼之事與巡視之舉相表裏故於斯序並揭之天保己亥清明後三日鎮西藤直與撰

序

今大君御世之二年發數使巡視畿道諸國而七島之斗在伊豆國海中者適係羽倉明府所管明府亦蒙旨巡視維莫之春艤船幕南砲洲西南抵大島又西南抵利島新島神集島又東南抵三宅島又南過三倉島又南如東抵八丈島度四晦朔卒事復命每島問俗政事之暇日記風土氣候習俗物產以至海中所遇風潮逆順澄清崩騰可喜可愕之狀定爲南汎錄繕寫既訖自古畿道諸國有風土之記輪軒之書名勝古迹之志以及邊徼裔夷之境日上鉛槧

南汎錄序

而古書之存者無幾況至此六七小島之在大瀛海中非流配遷謫之徒莫可往者乎但及天正以還遙管七島者幾十尹而其人往往惟知收貢稅而已故別無記載足徵信者明府博物能文章尤深史學故其所記錄詳略有體鋪敘分明使讀之者非流配非遷謫而如目睹而足履其地者快矣明府忠信明斷尤悉心於理訟以爲聖王以民情爲田也訟而見塞民情不達而怨怒起怨怒起而民離散民離散則田汙萊而租賦耗矣以我爲主稅吏乎吾先脩其本也故自非朝參日早粥方訖日手一卷出坐廳事民持

訟牒入卽時決遣故民情不塞而聽無甯事矣如是錄所云水之大者何病過清及如豐島忠松暴斂溺死如千規烏頓賦頓癡有味哉其言也可以相其直品也明府好撰述所著十餘種在駿府任時撰不盡山志山在其管內故能得其要領與是錄同足以信今而傳後審矣一時畿道輜軒之書能有駕是錄而出者乎無也余居空山不與輜軒諸君相知而得讀明府所記以爲近世實錄乃喜而序之天保己亥歲清明後一日益城松崎復撰

南汎錄 序

八丈島西山卜神居記

龜南海絕島其鎮曰西山單椒孤豎頂有天池能出雲雨山陰小丘曰元乘曰手石二丘之間坦而鏡樹俗以爲海神所栖止呼曰神止山文化中島人與一建白斬樹伐石鑿爲麥田歲果增收其民以饒天保經元以來洪賊屢作害及舟楫人咸駭曰神失其居故有此變請舉向所關歸之榛莽樸人余謂不然島之險遠遭運難恃每遭關之樵開口待哺有賴饒饒父弟相傳民及五千必有飢者今也口僅一萬開墾不加又欲保其既開者廢之不亦謬乎夫災降有數認數爲神不可且神以濟庶爲心吾知其所愛惜在此民而不在此丘也雖然神無定居民乃迷瞻仰茲命吏寄神爲天壽卜西山佳處以爲享食所其樹而不廟者仍舊也蓋此舉出也獨斷島人不與如有神責殃咎宜在九身九不敢逃九遙管此地恐其或有後言乃刊貞珉以告衆庶天保甲午歲四月朔羽倉月九撰

南汎錄

羽倉用九士乾甫著

天保戊戌歲三月十七日拜辭東叡 烈祖廟又五日告先墓又五日上辰發賜邸前夕大雨餘霏廉纖儼從皆被雨衣至鐵洲松浦老侯先在望海樓款待甚洽贍張弓一副以國歌一首上午陞舟課船牽過殿山下海天霽開展帆出品海風緊帆飽舟駛箭迅比暮入浦賀港港距都百八十里

二十九日阻風訪鎮將池田公矩是月小建

四月朔壬寅平旦出港西上諸船銜艦齊發未數里

南汎錄

一

余舟獨先官舫輕犀可知又二十里帆作懶態度不能達大島遂泊三崎三崎海峽也北曰箕浦南曰城島相距里許中多碇舫上城島麥壠彌望有嘹哨浦賀鎮所置又有箐臺銅蓋銅柱歲費柴楨八萬束云初二日平旦開洋十餘里海霧褰斂始見大島島中最高處爲三原山硫煙雲騰較肥之阿蘇更盛又見海豚成隊出沒日映抵大島東邊島舟來牽傍島南入羽浮巖紺崖卻立中開一鑿么鮮蝗飛映日甚美診古記港原一大池元祿年海嘯岸圻遂與海合然以舉口隘淺不通巨舶

南汎錄

二

矣。疲疴甚。飡浴財畢。卽寢。

初四日。召飢眠人與斗米。孀婦吉舍年九十五。與金二方。

初五日。閱炮手打銃。給火藥鉛子。除打獵之禁。

初六日。早巡視島北。路低箐高。四望皆礙。至斜谷瀑

頭水絕。多科樹生。草徑尺。多木蛭。小憩乃行。拾泉津。

草戶落落。風氣最淳。聞厥初民不去鬚髯。天明巡按。使來令民開頂去鬚。是邇規髮方竹。出海濱視炮礮。

左折如岡田。岡田業航海。人煙稠密。視炮礮。乘舫經

風拜山下。銃海鷗。抵碁子濱。石子黝而匾。故名。舍舟

踰千賀岬。過天神原。多野馬。雉子亂鳴。夕陽在松。如行畫圖中。比暮歸舍。此日獲木假山。質堅而黝。峰巒洞邃。若出鬼製。有香氣。

初七日。食鹹草芳脆。莫二。此草性惡肥澆。又能變瘠土爲沃壤。南島佳蔬也。

初八日。拜吉谷神祠。古桂數株。圍皆合抱。又見山櫻。紫實指頭大。十日前過殿山下。櫻花如雪。而此地子熟可食。氣候相懸如此。向暮飛蝶。春簷夜雨。

初九日。風雨。島吏白山煙傷麥。

初十日。島事已了。約明日開洋。是日立夏。

南汎錄

三

十一日。早發。沿途麥芒枯白。島除旱滂外。有潮煙山煙之害。艱苦可憫。抵羽浮舉。風候不便。宿漾碧堂。

十二日。阻風。午晴。小舟如舉。西陡崖百尺。樹卉倒生。

下有寶泉。義卿汲泉瀹茗。實甫賦短古二篇。亦征途一適矣。

十三日。清旦出舉。潮色澄青。舟人以爲鯉候。已刻達

新島。沙瑩如雪。兩山卻立。北曰宮家。南曰向山。其間

坦敞。民居碁布。籬整茨潔。邑盡有衙府。甃砌巍巍。就視皆浮石也。浮石出於向山。以輕脆易伐。作戶戶用

爲垣牆。



十四日。如炮場閱銃。手如大島例。拜土地廟。多藥。并還觀叶山大悲祠。下沸泉。松枝掛蛇。蛻長丈餘。風颺如利幡。然此日鰹魚上釣。島出鰹脯尤盛。爲貿易首貨。故初獲者先供土地廟云。島無壘港。遣舟碇式寧之宿浦。

十五日。小舟如式寧謁山神祠。屋壁皆用浮石。穿筭二百步出東邊。奇崑臚峙。其白鷺群栖曰鷺栖崑。喬松孤挺曰獨松崑。頂坳瀟潮曰天池崑。躑躅慢生有洞。通潮汐曰潮穿崑。洞中見三宅於東南之際。是爲嶼中最勝區。潮穿之南海際有湯泉。瑩徹効於瘡疥。

南汎錄

四

古者式寧接本島。一歲海哨中斷爲二。所謂潮穿獨松當時所洗出云。嶼有三十一灣。灣皆可漁可泊。故東風則漁西灣。西風則漁東灣。島人目爲寶庫。旋艦如地內嶼。嶼小而高多青茅。異禽穴栖。狀小鷓鴣。喙鉤利而頂有白點。其肉色味類鰹魚。故曰鰹鳥。適值嫗卵。舟人乎獲數隻。是日波恬如熨。其繫舟式寧沙白崑青。澄徹五六丈。頗視水族極饒。盤旋藻間。如得其所者。語曰。水至清則無魚。蓋謂谿澗細流不生水族者也。是所謂小丈夫之清耳。若其積之大也。汪洋浩瀚。浮動天地。龍鼉蝦蛭。何所不有。而又奚病過清哉。

哉。

十六日。早巡視山北。經宮冢。過房山。房山特秀。樹皆百圍。撐天蔽日。其下苔厚寸許。履之水出。寒冽刺骨。土人傳爲神阜。過此者不聽笑語。下猿戾仄。仄陰仄。藤牽石罽。移步甚艱。憇若鄉。喚舟由海路還。適會風潮俱順。棹夫枕藉。鼾睡如雷。俄頃還衙府。衙府東向。旣全受月。天色如拭。冰輪極圓。蓋望正在今夕也。十七日。上辰。小舟如利島。島無尺坪。峰穎麓張。如提網狀。饒柞樹。科樹山茶。民居山半。無井。戶置甕貯樹溜。召飢氓人與斗米。未刻旋艦。過鵜苦。海面赭色。

南汎錄

五

舟人云。赤潮至。掬視蠕動。褊視皆么蝦也。申刻還新島。十八日。召流徒申誠令條。飢氓人與斗米。十九日。銃牛鵠。鵠鳥黑。聲似牛。嗥故名。炙食多膩。戲毬。鵠毛擲空。銃之。三發二中。二十日。游衙西長榮寺。紫藤花謝。竹胎迸出。路側兆墓。不見寸草。帚痕如描。嘗聞島俗。日兩次上墓。果然。約明旦如神集。二十一日。早間重霧四塞。待霽陞舟。風候不侵。輕舸八隻。排列牽之。午際入神集之神磯。白沙晶瑩。狀同

新島。邑口有衙舍隘。乃館島吏松氏。

二十二日早如炮場。閱島人打銃如初。午後小舟巡視島西。沿途崑色月白。皴有如方罫者。有如花卉或虬蛟。海光盪映。變幻無極。而其尤奇者曰沼灣。左右崑削十許丈。口窄內寬。緩棹入之。乍左乍右。恬碧如一。沼池水族極饒。凡百許步灣窮。乃登崑南望。軒波輟轉。拋雪千里。其東有一橫崑。亦如小丘。激潮襲駕。懸爲百道。勢絲宛若源泉然。旋艦謁土地廟。鑰石包桷。不用丹雘。庭有異樹。根拔地而出。枝覆數畝。每歲正月廿四。南海之神集會於此。蓋島名所自云。歸舍

南汎錄

六

賑飢。米十包。孀婦阿龜。年九十三。與金二方。耘夫兵吉。有至性。特與米一包。金二兩。賞之。

二十三日。下卯發松氏上神磯。磯海濱一巨崑。橫皴萬條。有龍祠。此間海不甚深。頻視水中。崑作青色。沙作碧色。青碧錯雜如描。而饒刺螺。蓋奇拔之狀。不及沼灣。而明媚之態過之。已出神磯。牽舸爭進。每舸一人立舟頭。揮麾大呼。左右盪櫓者。額俯於潮。項仰於舷。陵波壁浪。矯矯如游龍然。南島皆善操舟。然無若神集。其人身長額高。狡而多力。舸亦堅好。故蹈海若蹈地。日漁百餘里外。浦賀人目曰海雀空矣。午際還

新島

二十四日。入夜雷雨。掣電絃松。

二十五日。如羽伏浦。銃野雉。會聞吹螺報便風。差午小舸如式。寧官舫已起碇待矣。至則放洋。數里見嶼。南大房崑。出水四十尺。狀如覆鐘。有洞通潮。又五十里。看神集之祇苗嶼。亦有崑竅。比大房更大。旣而風潮相逆。舟身搖兀。中後始抵三宅。館島吏筱氏。島無港澳。發丁舁舩置磧上。燂洗舟底。

二十六日。閱銃手戒流徒。皆如初。先是島多爭訟。胥係流人。滿海撩撥。略訊一過。命繫獄。海年五十。姣美

南汎錄

七

如玉。寔妖禿也。是日鯉魚大至。

二十七日。平明巡視島南。過城山。山饒壽木。傳爲鎮西八郎舊墟。銃朱鷺。憇阿古邨。謁富賀祠。還出渦濱。乘舟過伊麻岬。岬一鳥崑。橫排百餘步。上平如砥。根多嵌孔。過岬抵城山下。觀湯泉。晡後歸舍。

二十八日。早巡視島北。過雄山西麓。榛篠緻密。多畫眉鳥。經伊豆邨。抵神著。憇島吏壬生晴家。晴請亭名。書翕藍二字與之。乘舟釜底浦。如坪田。視炮礮。還至釜岬。南風滋緊。舍舟登陸。歸伊谷。

二十九日。推問滿海取服辨。

晦日。際昏出海濱試火箭。

閏月朔壬申。賑本島及三倉飢氓米三十五包。農夫源次年九十四。與金二方。三倉地瘠。唯以黃楊爲命。通者黃楊價低。故多飢人。是日實甫登雄山。歸言八成而上純崑。崑多罅隙。投石久之如聞水聲。

初二日。小舟觀島南三崑。出水千尺狀類豎刀。曰子安根。方而多級。如累算子。曰巨根。銳而赭色。四洞相通。中作午道。曰海老根。此日海恬。舟過洞內。崑溜若鏃。鑪訥作鐘磬音。三崑鼎峙洋中。南海行舟視爲標準。饒海嶺見舟驚竄。其鳴水底聲如裂帛。繫舟巨根。

南汎錄

八

開行厨。獵膩漆黑。日炙臭甚。既而風起乃還。

初三日。四無纖雲。西北望豆山。如萍如薺。見富岳於其上。不啻故人也。比日夕陽火赤。岳雪作珊瑚色。約明日巡視三倉。

初四日。早減人從。分載小舟。過伊麻岬。風轉西南。潮行亦惡。比暮望島可五里。而戕賊吠發。斷緯卷蓬。舟皆簸盪四散。不知存亡。予舟不遑起牆。棹頭揭帆。聽其所之。暴瀾駕蓬蓬雷如瀑。舟人岸水去之。旋刮旋入。闔船疲極。怔忡無措。斷髻唱法華經名。余亦分死。默禱。晃山曰。臣奉命巡視。不幸遭風暴。微軀不

足惜。唯恐使臣淹死。寔爲幕廷之恥。願使臣得畢事。復命而後死。毫非所恨。半夜風雖少平。餘勢尚盪。初五日昧爽。四顧浩淼。唯見八丈島於申位。蓋畢夕踣三百許里矣。此時風轉東南。展帆縻三宅。舟楫生翼。行數十里。觀日出海中。然隨舟身浮沈。乍見乍隱。不類山頭觀日也。又百餘里。觀覆舟上有人。懸絙拯之。則岡義肇大內利及棹夫宗仁愛信四名也。信憊甚。瞠目不語。遂死蓬底。申刻抵三宅東邊。島舩來牽。至伊谷。上燈餘舟繼至。點視失從者二名。棹夫三名。而實甫亦在數中。痛豈可言哉。實甫名信號寒綠。精

南汎錄

九

經史又善鐵槍。性嗜酒。醉後每吟文山正氣歌。自少好遊。東入蝦夷。西極肥薩。名嵩巨浸。搜討殆盡。其如利島如式寧。每必同舟唱和。而昨適在別舟。則有此變。時年五十一。開舟覆七次。實甫兩次游出。先是灸艾魚際。云雙臂麻痺。是日風緊濤暴。加有不仁處。其能免乎。爰開寢不寐。燈火忽作爆竹聲。

初六日。命徙滿海於阿古村。

初七日。畢夕甚雨。

初八日。雨止。與義卿步海濱。崖頭飛泉。雨後甚壯。而爲勁賊所捲去。昇散半空。爰爲奇觀。

初九日風得順移時歇約明日開帆

初十日早昇舟下海差午開洋抵三崙東風甚潮逆東流數十里舟有罅漏設機刮水一夕三刮僅得無虞先是曠船旬餘故有此變

十一日平明船在三宅東百餘里風恬帆直未刻東南風作旋舵指大島遭碧魚群逐海鯪闊百許步海面增高其饒可知初更入羽浮壘昔日陞舟時錨經乍斷衆僉惡之果然半途回帆

十二日在羽浮壘姑縫補帆

十三日始得便風然舉口濟高不能牽出

### 南汎錄

十四日濟高如昨入夜雨

十五日早開微雨既霽東南風起下午開操行二十許里見鷗母於東南既而風候屢變濤湧若山其自遠來不徐不疾舟陞之下視大島濤過舟低倏復不見大島午夜便風復作天碧瑩無翳月色如晝

十六日寅刻北風愈猛帆腹毳張過神集三宅諸島右三崙並三倉而南中位望伊南波崙雄偉匹三崙映日作月白色又可百里始見八丈之西山孤峰擎天酷肖不盡嶽此間潮行迅激呼曰黑瀨南洋最險處也又三百許里島樹可辨而風候遽變寸進尺退

漸遠八丈島入舉燧為號然海際濤高不能出牽舸申後東南風作斜日如朱鷗母復見東南

十七日東白舟在島西百餘里無幾雨至風潮俱惡差午抵帆北踔薄暮經伊南波指三崙風雨滋猛濤土駕濤激復瀾澗橈竿傾橈帆架時掬潮水舫屋毀損隙漏如雷懸燈盡滅量可二更暴濤入自舵門打壞閘板舟人設器刮水

十八日平旦船在大島東南百餘里雨歇風轉正南行八九十里檣板漂潮知上國運船有鬆艙者晌午抵相之三崙停泊蓋十二時馳九百餘里矣余傳島

### 南汎錄

十一

抵三宅謂無隻帆不可至之地及過三崙始知南洋險惡非單面好風則不可開駛晚晴奴利吉公命十九日南風如昨仰看岳蓮甚近光念寺浴湯初更又風波濤薄船鏜鏜有聲舟人增二纜

二十日晡霽睹土人驅疫縛草入於舟中鼓噪投之港口時有買醋回者失足墮海而又涌出指塞壘口不入潮水舟人習水如此

二十一日始得北風向辰開操右看榎島屹如巨艦下午抵羽浮壘又宿漾碧堂是日入梅

二十二日辰刻出壘過新島風歇遂泊式寧之野蟲

灣多蚊。口占二首。薄暮蚊雷四面圍。糊封舊帳劣支持。中安一榻先生卧。笑比晉陽懸釜時。半夜方知賊傳噪。一枝紙炬殺無遺。我防蚊子如防虜。來者殲之去不追。

二十三日。午後開操。行五十里。風歇。此間海淺。波頭舳舨如稠。雖然。入夜天默黑。潮光礮礮。乃與義卿誠一燈下聯句。其恨實甫不在也。半鯉鱗而止。

二十四日。黎明。船在神集島南十餘里。禺中雨至。島船來牽。再館松氏。見丁字鯊四尺強。

二十五日。下午乘小舟。觀筍崙。崙至溫馳。溫馳者

南汎錄

辛

尤大。周里餘。有石磯。海獺群栖。膩滑難步。乃著釘鞋。銃之下。申風起。乃還。帆仄舟欹。水齊桡板。

二十六日。上舍後小山。遍地棠吾。煮食味勝。氏冬。

二十七日。爛晴。下午取路。涸澗上天。井山沙嘆。石喝熱甚。里餘。左折入箐。路斗險窄。頂踵相接。凡三憩。始

抵觀音祠。倦極。乃卧祠中。養力。又上。百餘步。箐盡。眾

巒在下。山風褰袂。差覺涼蘇。又數十盤。始抵山巔。巔

曠多野牛。松柞躑躅。皆貼崙黏沙。無一株策以上者。

中央有小池。池中疊石。龕阿遮羅銅象。池東陡絕。而

有一峰聳起。腳下全峰白沙。橫皴刻畫。稠類蟬肚。曰

梳山。先是舟中望。疑積雪者是也。踞礮崙。架鏡望西南。可百餘里。而見露礁簇豎。是爲錢嶼。東西運舸至此。無有脫者。移鏡東南。乃見三山鼎峙。是爲八丈之西山。東山小島。頃之山雲來遮。還現西北諸勝。乃令晉吉描取。圖成。煙嵐四封。恰如梨園撒帷。萬象寂然。蓋山靈供觀。自有次第。而又不聽他貪看也。還至池西。聞海濱呦呦。山巔與溫馳相距數十里。而聲如在耳邊。山險登路之字折。每折一憩。而下路繩直。彈指至觀音祠。申刻歸舍。館人進瓊脂。玉光堆盤。尤空解喝。瓊脂島出絕佳。舶送江都。歲不下數千包。

南汎錄

壬

二十八日。詣土地廟。禱三日好風。

二十九日。夜來西南風急。舫司白磯不宜繫泊。未刻起碇。旁暮如式。寧之野蟲。灣外風轉雨至。舟人載

頭。鋪於哨船。拋之灣口。船上挽纜至拋碇處。至則拔

碇。又拋之。如此數四。遂入灣中。既而風雨益暴。增二

纜。是月小建。

五月朔辛丑。清晨新島衙吏道英乘船來迎。共上灣

角日和山。頂有礮崙。刻方位。繫泊者上山。覘風故名。

下山如潮穿崙。適會潮生。崙之砥平者全沒無踪。而

其特起者。或拱或俯。宛如鬼使者。自水府涌出。較前



次所見。更覺新奇。還至大浦。楊梅正熟。有崑洞穿腹出背。俯視潮汛。潤疾。偶見巨魚脊。遂乘小舟入島。衙得家慈及留夷書。始知客月初四。麵坊火延燒數里。適與三倉遭厄。日時相同。

初二日。漁人獲螭龜。甲厚二尺。重五百斤。徹宵風雨。初三日。雨止。東北風作。小舟如野蟲。灣上午放洋。際昏抵三崑。風候忽變。漸退見三宅。號火依稀。

初四日。平明。船在新島之半嶼。東二十里。側帆欲抵島西。半嶼爲阻。旋舵東還。復係半嶼。如是三次。劣能過之。拋碇地內嶼。又入島衙。是日風潮俱惡。非司舵

### 南汎錄

古

莊善操。則北飄總地矣。投暮雨至。初更風轉東北。雨勢益猛。衙松有摧折者。

初五日。比曉風歇。雨止。浴菖蒲湯。望闕行禮。未刻

東北風作。無幾歇。南島端午。左右側有東北風。呼曰

菖蒲。應申後。上日山觀夕陽。山雖小。空眺矚。每島船

開洋。送者登此望之。故俚歌曰。登日山。今望郎船波

濤。恬兮舟楫。儼地內嶼。不宜泊舟。遣船泊式寧。

初六日。便風復作。小舟如式寧。下午開洋。初更過三

崑。風轉正北。駕駛儼甚。

初七日。黎明。船在三崑。島南百餘里。辰後風轉正東。

與潮路相逆。舟行甚緩。有鹿鯊長丈餘。見船側。沙光星耀。舟中鳴鑼乃沈。下午風候愈惡。旋舵北飄。復抵三倉。西南夜參半。陰霧翳塞。船停如膠。從者告髣髴見人影於船側。出舫視之。冰消無踪。風送悽雨。舟行如故。

初八日。煞更風轉東北。復指八丈。相距百餘里。雨來風候倏變。西流可百里。半夜風轉西北。復指八丈。

初九日。黎明。船在島北五十里許。無幾風轉正西。舟人下帆。欲趁潮抵八丈。而西風加緊。檣竿撼兀。屢欲覆壓。乃復挂帆三分。任風東蹕。際明聞蛩聲。船司白

### 南汎錄

主

右山左吉。今聞之。舵左。應得好風。

初十日。黎明。船在島東二百餘里。適是客月初四所飄流處。辰後風息。雨來。上午見雲柱於艮位。蓋龍挂

也。少焉東風大作。旗帶西指。展帆復係八丈。鷁首劈

潮。淙淙有聲。唯見泡沫卻走。甚箭。蓋非泡沫卻走。而

舟行儼疾也。看暮梅霧濃漲。舫司白。距島計不過四

五十里。船駛太甚。恐有冲擣之虞。乃低帆而馳。初更

到西山下。急遽轉舵。倚山而北。旋泊島西荷浦。是日

風潮俱順。故雖濤暴雨。舫中不妨寫字。處世貴順

吾知之矣。



十一日。黎明島舸蜩集。牽抵八重根。以隘左右壁。船已貼岸。架版出行。日旰入大賀鄉衙府。衙方五十三弓。環以石垣。前對一峰。峰骨號露。庭有熊竹蘭。高丈餘。白葩紅藥。鮮妍可愛。花南爲粟倉。倉東爲炮場。其北桂樹成林。皆交趾種。又有蒲葵一株。綠葉蔽天。葉間花拆。黃珠簇繅。香聞百武外。饒倉庚。盡日亂啼。沉狀與他島異。點燈乃臥。洋中不能成寐。是夜熟眠。

十二日。鴉啼如嘔。未起先知爛晴也。始用涼衫。謁上地廟。茶憩廟官與山氏。遂出邑南。插秧方遍。而有秧

南汎錄

七

晚稻者。歌辭嘯嘯難解。還至楊梅原。觀納言秀家墓。石垣二重。中有櫻樹枝幹甚老。傳是當時物。秀家謫居五十年。以明曆乙未歲卒。時年八十三。秀家向有三薇。其壘處窮海。室所不堪。而壽者如此。或有問中自得者而然乎。又聞承應中有薇船飄至者。一白鬚翁問之曰。今有薇國者爲誰。對曰。松平某。傾首久之。問其家章。對曰。蝶翁拍手大笑曰。果然三左也。薇人旋鄉語之長官。始知其爲秀家云。官舫損故。命如修理。

十三日。聽滯訟。觀寶曆年漂人高山輝書。蒼勁可喜。

是日陰涼。螻蛄亂嘶。

十四日。東南風急。見石燕千百盤旋層空如撒麻子。辰後閱銃手戒流徒如初。賑飢氓米五十五包。召檜立邑正慶輔。問漂至呂宋顛末。筆記其言。

十五日。曉來風雨。晚霽。

十六日。又雨。衙府有古印。材石柏。一面小篆東壁謹封。一面八分龍泉美記。並皆朱文。刀法極精。傳爲後北條氏時貢綱印記。

十七日。又雨。

十八日。又雨。焚求驅濕。弃紙中偶得寶甫漾碧堂引。

南汎錄

十七

爲之泫然。晚晴。

十九日。早巡視三根觀織戶。戒邑流徒。徒中女俠阿竹。仍舊男裝。會撮如豆。頑性終不化矣。出邑數里抵西山之神止山。山多稜如摺疊扇。遍生嵒梭鐵蕉。其趾曠敞多白田。有小泉曰神湊。巖頭圭碑屹立。卽昔年所撰西山十神居記也。硃用神湊自然石。向午凍雨驟至。入船殿開行厨。既霽如垂戶。有鹽竈。觀蜚人投海捕小鰻。歸路過崇福寺。寺主禮順儀容清秀。嫺折旋。閱其家乘。鎮西島婦子曰。爲宗。雞髮爲僧。島人奉爲君。呼曰入道宮。有稱大夫者。攝行島政。永享中。

宗後裔雲加通使武之金川土司與山宗麟麟因創互市後遣兵艦襲殺其子若宮及大夫雲加襲伏乞降并家爲寺自號端翁宗的是爲順十八世祖多鎮西遺物又有秀家國歌字畫明潤西隣爲長樂寺明僧宗感苗裔亦畜妻孥下哺歸舍

二十日獲石槓斗大割食絕佳又得海肥圍五寸強玳瑁斑研紙發光爲文房要物約明晨巡視山東二十一日早經三根上登龍阪雨來其南山山重沓泛稱東山山中盤針不正意有鐵氣也多紫陽花十餘里雨止懋谿頭滿目鳳尾蕉高皆六七尺深翠可

南汎錄

十八

愛未刻抵末吉觀織戶邑蠶桑尤盛出好綢浴已戒邑流徒近藤某亦在徒中余與其父正齋交深正齋死十餘年今見其子於絕島爲之泫然

二十二日黎旦甚雨霽始發末吉晌午抵中鄉土沃多梯田入舶司山義家戒邑流徒待涼視炮碕遂往藍江畧是爲島中南垂畧內孤崑挺堅揭額龍柱二字來泊者左繫龍柱右繫西岸穩貼如陸又有崑渠架規可引然以其在南邊泊者甚數舉頭望青島若有若亡眼少瞬歛復不見此島天明時火發闔島徙居八丈邇有次郎太夫者種人墾開今茲始請納歲

租召邑人與總問南漂巔末

二十三日辰刻發中鄉抵檣立戒邑流徒沿途多異樹其桐身梭葉曰蘇欄梭身蕨葉曰齒朶高皆數丈疎翠可愛聞邨北里許湯沸石間極熱病者浴煙有效畏暑不敢往下午抵大阪嶺頭紫石關立右眺西山左睨小島放眸佳處也稍憇就下路左壑右壁壁罅處處生硫煙繚繞面腳更增一層熾威阪西小山其上砥平曰橫麻原又曰城山鎮八舊墟也未刻還衙命廢舊碕二置新碕一於藍江是日暑規昇至九十一分強後聞司天臺暑規是日八十八分差三分強矣

南汎錄

十九

二十四日查檢倉粟倉棧板絕高下通人行防鼠耗也鼠害禾穀蟻傷屋室寔爲島中巨患島稱升量者受三升五合稱盃量者受二合五勺民以紙穀市易不知錢貨故比他島風俗尤醇二十五日絲雨如昨召卜者文藏問龜卜法曰燕老櫻南枝灼蟪蛄見龜版及其書恐非古遺法昏定清聲異常二更風雨緊至

二十六日風雨愈暴至昏少弭二十七日雨小如鍼召三根邨民孫作與米一包作

年九十五耕耘不廢貌如耳順左右差午南風大作海轟如雷潮煙濃至乍失庭樹晡後漸霽如前崎望海雲濤萬疊泡沫飛空如駭鷺然

二十八日天陰風勢稍微然海怒仍盛先是衙中苦蠅穽賊一掃始徹紗帳晡晴登辨天山遂如新平原待昏試火箭約明晨登西山是日遊海濱者獲椰子及異根而歸根促節環生硬鬚或云科藤根開島南七八百里有無人島饒科藤意是其島所產

二十九日弗旦經新平原左折入陁舉趾漸高五里許始抵西山有石垣防山牛蹈稼也又上數町曰蝶

南汎錄

幸

都坪有小憩所又數里曰日臺俯視神止山頭角嶄然洵爲佳兒孫而上峻峭更甚又數里始抵山巔巔有大坎周里許循坎至西邊巨島鵲起是爲最高處崑輕脆多縫罅又北從沙蹊入坎內草樹蒼蔚有壑有邱有祠有池別成一境此山八成而上不殖寸莛而坎內如此蓋外枯而中潤者也自池南上町許出良隅遂就下路數里與來路合抵蝶都坪開行厨山饒蝮蛇途獲數條醬炙食之還至楊梅原觀邑人鬪牛牛截耳尖肥澤有力四角八蹄奮迅甚壯詣釋迦堂有後北條氏時貢女館趾島婦女絕無肥黑者又

不聞有礙產女口每倍男口文獻通攷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潔白髮長委地又曰食鹹草草似邪蒿而氣香其事一一相符則在昔爲女國明矣還衙約明旦巡視小島

六月朔庚午薄霽辰牌陞舟側帆而馳小島高亞西山嶄絕可愛鎖舟崑間踐棧而上凡百餘步始有民居東曰打木西曰鳥打邑無井泉唯資崑間涓滴戒二邑流徙謁邑北鎮西廟診島記八郎還自琉球據有南海諸島承安三年爲平家所攻自刎小島之壺谿谿今崩褫難識然環其地不聽棋蘇呼曰神山鎮

南汎錄

幸

八被流猜虐愈甚嬖豎虎政競驚善射少忤其意執投洋中其他材武手刃殆盡宜其不得死然也差午旋艦海上見巨鳥當舟不蜚又有沙魚並舟行還衙風雨

初二日微雨獲鰻鰻臂大肚有死鼠鳥鰻大者善登陸逐野鼠肉硬味薄

初三日見島人飛竿捕杜鵑杜鵑高翔雲間聞其聲而不見其形慧禽也而晚夏餌襟蟲後頓臆頓癡往往隕命竿頭先哲鄙肉食人有以

初四日上午開晴遣人瘞齒凡於西山碑側先是洋

中舟傾。架炮墮折前齒。所墜卽是。

初五日。如漆房觀漆絲。黃用蠶草。涅用科樹皮。茶褐用月桂皮。皆三十餘入而成。段匹以八尺爲一策。四策乃爲一段。尺初用金尺。寬永中島尹忠松改用鯨尺。島民始困。

初六日。天陰見蛟蝶燕大翅多翠珠。羅之不獲。穿林去。晚晴月在熊竹蘭。星河橫天。

初七日。蟻赫殊甚。適得鎮八箭鏃泉。一嚙爽然。下哺散步觀故吏菊池。氏鐵蕉。芴枝百餘。翠蟲摩霄。如五層浮圖。島饒鐵蕉。然無有如菊氏者。

### 南汎錄

圭

初八日。島事已了。約以明後日開帆。移研西廊草紀行。湘簾莎席。涼颼輕來。不知身在炎島也。

初九日。煮臘乾。與吏胥飲燒酒。命舶師艤舟神澳。

初十日。西南風未刻發衙府。公途秧田青葱。間有吐穗者。下申開操。回視西山。頂生縷雲。遙望東山。及小島巔。三山架橋。旣而殘照倒映。乍爲朱橋。漸變紫橋。黝然而滅。午夜經伊南波。指三島。天低若蓋。壓船欲沈。而潮光燐閃。如爭先驚竄者。

十一日。黎明抵三島。雨至潮行迅疾。東北漂房州洋。下午風轉正東。西飄百餘里。始見大島三原山。芴暮

雨愈緊。著袂衣。

十二日。風雨如昨。指羽浮舉。舉口激濤。遠望如粉障。不可得通。乃針豆州。海天霾暝。風候屢變。

十三日。寅刻雨止。南風大作。低帆縹相州。環駛甚箭。平明過城島。竹樹漂潮。乃知內地水漲。上辰入浦賀。是日洋中不見隻帆。而港內檣竿蜩螗。差午訪公矩。移時風雨還勁。暴濤震激。不得還舟。乃宿觀音院。十四日。開霽。早旦還舟。舫司白北風不得發船。乃命謙從。改裝就陸。上午自港東傍山出鎌倉。沿途橋梁多圯。迂行野逕。逕多荻蕪。摩憂輪底。如坐下石瀨。舟

### 南汎錄

圭

際昏入鎌府。風送稻香。始見螢火。排燭經琵琶橋宿雪下邸。

十五日。清晨拜鶴岡八幡宮。鎌府故都多名勝。然無暇細訪。食戶冢驛。申刻宿金川。陰涼不減秋梢。駟吏告十三日風雨。六鄉斷渡。

十六日。早發金川。抵六鄉。適值津開。河旁戶戶傾欹。水痕未燥。申刻歸家。明日復命。七月朔庚子。召見黑書院。島事畢。此役凡六千二百里。爲日一百有六。水宿居三之一。

南汎錄終

題南汎錄後

四海同唱卿雲詞，良喜起信此時朝。陽鳴鳳聞尤  
早，幽谷棲禽遷不遲。羽公久勞州郡職，一旦擢爲獻  
納司。頭著貂蟬口，雞舌嘉謀密猷誰得知。書來相報  
榮遷事，併貽舊著遠遊記。沿河浮海極邊隅，觀俗省  
風搜殊異，博望西域徒開端。相如南夷卻生累，紛紛  
遊涉何足論。若公壯遊古無二，七島碁峙天一方。地  
脈絕不通，扶桑唯見放。流禦魑魅未聞安，撫遺循良  
紅蝦晚簇迴潮赤。碧魚朝泛出日蒼，虛空吼處牛爲  
鵠。林木嘯時鼠變狼，要荒本不設防禦。覲寧無啓

南汎錄

跋

戎虜誰以兵備教，島岷公自奇材兼文武。篝燈高揭  
嚴嘹哨，銃手齊陳整部伍。巨炮纔試萬雷轟，鵬雲降  
落鯨濤怒。就中一事駭我魂，颶風往往數乾坤。王勃  
幸不溺閩海，屈平再得入修門。今日玉堂醉仙醞，錦  
袍暖處飽君恩。往事回頭成春夢，空餘衣上舊潮痕。  
我懷君子亂心曲，偶值佳篇一刮目。維時秋陽欲鑠  
金，披襟坐讀南汎錄。忽覺海氛來襲人，全身栗栗膚  
生粟。公唯勿忘禱神時，必有晃山介骨福。

壬寅孟秋廣瀨建

山田禎（榮祥） 著

東遊戲筆

文化八年（一八一） 鏡湖樓刻本



據文化八年（一八一）

鏡湖樓刻本影印

志藩東海山田榮祥先生著

# 東游戲夷

鏡湖樓藏

無着書房  
讀我書齋

## 東游戲筆序

余嘗數遊於鳥羽悉其風俗夫  
鳥羽海運之湊舳艫銜尾控工  
瞻勇拋玉雨金放都下之民雖  
轉移執業者之支體不勞而甘  
食者又多矣故熱鬧不讓於大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詠侯游藝好弄者時時間作獨  
怪文人韻士未嘗聞有一人崛  
起於其間者也况地命鳥羽  
假設無適指然朱鳥島中之  
王偏命鳥羽其為朱鳥島之  
也明矣余據墨家之朱鳥五

采文明之象夫天不私覆何  
獨慙於此都耶愈益不得其解  
矣唯物有時時之不至天而莫  
奈之何乎居無幾何偶得山  
老榮祥而遊榮祥家世醫官  
其為人穎悟好學屬辭嘗從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五馬東上而紀其行所經者為  
一篇余受而卒業芙蓉玉笥  
無論其他奧壤名區丹雘其山  
藻繪其水東道五十之驛使  
以瞭然於目睫間焉何其文辭  
之翩々顧彼五采朱鳥乘時而

至殆示其一斑耶榮祥年尚  
壯矣嗣此而徃日就月將廣  
運長翮培扶搖而不息乘其  
時而騰舉五采燁然照暎於  
都下可翹足而竦矣豈不愉  
快哉雖然余老矣朝不謀夕恐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不及觀其盛事也為遺憾  
文化辛未十二月

五瀨 阪紹明撰

奧葛雍書

東遊戲筆序

嘗讀太史公自序乃知少負不羈之行  
足跡徧於天下也其志將盡宇內大觀  
而後吐以著書也書成上下數所載間  
理亂興廢之由炳焉信命世之宏才也  
後世操觚之士誰敢不景仰希慕哉  
志人山田榮祥君家世業醫以仕國如  
學之厚常斐然有述作之意甲子之秋  
恰事其辰朝觀至于東都著東遊

東遊戲筆

鏡湖書樓藏

戲筆在瀕司馬氏之蹤程途所經歷都  
下所遊履纖悉不遺通歷之辭可賞  
也陳思王曰文若春華思若涌泉余於  
斯編云云余與榮祥君相知非有故舊  
又無所授周旋翰墨之託耳不知其他聞  
之友人言侯之寵遇優渥其家富矣其業  
昌矣有暇則良朋相對討論術藝時或  
命壺觴一唱一和有餘裕者也可謂得志  
之人也何比彼落室之患哉世運有否泰時

殊事異失意之興得意復別離然得山  
川助而才思煥發者豈不同哉至其景  
仰希慕雖黃金鑄司馬氏之像可也人  
皆稱不朽盛事傳之通邑大鄙而問焉  
以題於卷端云

文化壬申春正月

南勢 田光亨公貞誥

龍松正厚桓卿書

東遊戲筆

鏡湖書樓藏

東游戲筆 鏡湖樓隨筆之一

志藩 山田積 榮祥 著

駿河 渤海萬壽寺王 技

尾從第一

文化七年庚午之秋我。侯朝覲於東武也。予又與護送于邁之役。其九月十一日發國城行裝。千騎駉駉乎取路西郊。宿雨新晴。行路泥濘。行歷羊腸。渡石虹。過隴畝。至于神都之地。比航官河。陰曖欲雨。至小候驛。憩于里正之家。其出則細雨霏霏。暮雲千

東游戲筆

一 鏡湖書樓藏

里山。路潛窅。余在輿。少覺默然。入松阪澤。就客館。其十二日雨雲未散。亭午。比到洞津。少漏日。色至四日。市驛止宿焉。十三日褥食而出。雲雨晴。散客路可慰。過富田。邨。到桑那。日猶三竿矣。鳴津某先來臨於渡口。某者薩之太夫。行裝擬於小諸。人馬駉擾。恐行伍之混。小時入客館。憩息已。而桂舟鮮纓。揚帆如飛。憑舷相觀。索城樓堞。粉白與松綠相映。蕩之以水光。宛似一幅畫。圖行可三十里。偶會退潮之盡。失舟不前。舟人松工拮据。何及候待。進潮而再走。右望熊岳。

於青靄之間。行四十里許。遂到蓬洲之地。日猶不及

哺矣。十四日鷄鳴促駕。客路秋晴。霜葉綴錦。將晚可

賦。而一隊人馬相先後者。是鳴津某也。到藤川驛。日

已迫。索榆矣。十五日曉風吹衣。馬蹄如羽。將到荒井

驛。前驅報言。安藝侯先至焉。且荒井小驛。又馬能容

我人馬乎。投宿於白菅驛。馬十六日乘燭而出。平明

到新江。適會安藝侯發。駕驛舍招獵。人馬闐喧。少焉海

門日出。水面十里。如開鏡。輕舟直尾。安藝侯舟。到舞阪

驛。先安藝侯航天龍河。更至於依井驛。解裝焉。十七日

東游戲筆

二 鏡湖書樓藏

平旦發駕。渡鰒川。水及人。願晚宿岡部驛焉。此行也。藝侯蟬聯于後。而鳴津某與尼崎侯陸續接踵。又聞紀藩代衛人士。已發東武。乘馬如雲。在予前途。左右塘報紛紛可厭也。十八日陰雲帶雨。北風飄。蒙踰守都之野嶺。歷鞆子驛。行路坦平。松籟彈琴。更添旅况。渡安部川。是為駿之府口也。投茶店。啖糖餅而去。行歷市廛。出郊路。可八九里。至小告田。邨。入酒店。酒保滑稽。套話為興。時已近午。細雨頻降。踏途景勝。無由回望。經江端驛。臨與津川。雨水漲溢。湯湯轉石。使人

東游戲筆

三 鏡湖書樓藏

冰冷及踰薩埵嶺大雨傾盆大地為三尺波入倉澤村投茶店小時避雨勢倚欄俯眺狂風捲潮波濤柱天雨雲黯黯咫尺冥濛於是電光射眼震雷貫耳使人悚然少焉雨雲少散再促行策四顧暗澹百物結哀行未百步大雨再下狂風頻至人馬趑趄不前艱步苦行到由井川雨水洋洋揚波恰不讓天龍之險再欲循舊路和勢川已斷于後矣進退無地遂換民屋富豪者而館焉時已初更此邊瀕海之土潮聲如雷風雨益加蛟龍噬峰狼豺嘯溪人馬惴惴焉殆

東游戲筆

四 鏡湖書樓藏

而觀之。不覺賈勇。小時甚。然偶近。險失火。餘炎反。場中狼狽如燃眉。毛避逃散。亂如風葉。須臾場中空。莫徒在。拍欄耳。其驚。柳果饒頭者。為所。踴躍。總為一。堆黃泥。余惻焉。掩袂去。四圍。失。煙。木。下。四邊。猖獗。赤。口上。天。紅。古。入。地。再。循。舊。路。入。岩。穴。要。點。心。無。一。可。供。飢。渴。之。物。云。是。以。河。水。絕。旅。人。之。故。不。敢。豫。備。設。也。余。入。一。店。強。令。製。河。漏。借。浮。邨。醪。出。就。歸。路。至。蒲。原。已。昏。黑。秉。燭。夕。君。前。退。而。寢。廿。一。日。得。報。已。糞。行。十。里。許。富。峰。秀。出。於。青。霄。之。間。自。雪。冠。峙。青。鬚。帶。繞。路。松。原。臨。富。水。端。然。在。眉。宇。余。顧。國。器。國器本曰。千里行裝初入。聚。蕨。之。境。如何。國。器。相。望。賞。嘆。如。聖。臨。渡。口。蕨。蕨。與。鳴。津。某。陸。續。相。至。各。分。渡。門。而。放。舟。中。流。差。互。混。雜。猖。獗。殆。病。首。矣。去。舟。就。陸。前。路。如。髮。一。鞭。百。里。直。到。二。鳴。驛。館。焉。余。時。有。風。邪。之。候。強。夕。君。前。退。而。就。寢。焉。二十。二。日。曉。天。晴。朗。望。西。嶺。而。攀。躋。四十。里。許。其。間。嶮。路。峻。坂。嶢。嶮。艱。步。國家。置。關。以為。天下。之。咽喉。實。有。以。矣。哉。此。日。也。途。逢。紀。藩。人。士。護。後。宮。嬪。娥。數十。百。人。自。東。武。來。駟。駕。連。騎。絡。繹。



不絕黃昏入小田原驛解裝焉二十三日早天促行直至大磯驛入於梵宇避紀藩之人馬焉遂曠半月留駕于此驛矣二十四日征鞭百里航馬入酒匂二水馬蹄生風日曠宿於金河之旅館此驛去窪三百里而近豪氣所及紅塵簇街二十五日集畢為崇兩行蕭條亭午至品川驛逢迎之藩士已如雲集投赤羽水茶店更調行裝整續續取路北斗郭入麵坊藩邸矣

游履第二

東游戲筆

五鏡湖書樓藏

本月廿六日扈從之後全竣焉喜色可知也乘間午後遊平川謁於管神祠時有灌湯之饗禱賽士女觀棠余又賽禱去取路於白虎門一左一右或曲或折至乎靈岩之麓仰望山勢石階數百級如梯天中道回首飄飄如身在於虛空俯視戰栗山上列店下榻引客迎賓臨眺瀾焉發出塵之想西南民屋櫛鱗當左其構如培塿小露浮苗之表者龍山乎少當右其形如犬牙鉅寇如浮海者洲崎妙音宮乎人行蟻水翻匹續其他暮雨者不遑拈舉焉遠望乎彩霞之

間芝水連總房白帆出沒乎鵬際實丹獲不及之勝也已下右走山行里許忽入紅塵之街至於神明祠右轉行傀儡俳優開場街技藝人士女來往如織紅棠綺羅襟然華麗余投茶店小時觀其盛游履指東陶然還旅館矣

一日問苔嶺之勝山色依舊幽邃可愛懷昔年觀花之興恍為一場之夢今遊內誰唱前度劉郎今復來之句乎留步悵然佛殿堂廊輪奐鉅麗可謂壯也左有不忍池清漣渺茫中置天女之宮道架石橋櫻榭

東游戲筆

六鏡湖書樓藏

夾列官構有彫績丹楹之美矣水崖比比列店開肆妖婦豔孌蛙鳴引客步出山下左折入市廛取路大槁之北又東里許到瓶井之鄉撰酒壺清淨而入焉巨栢豪飲頃刻醺酺偶有客隔紙障絲竹甚興余與從者輟輦放歌狂舞手林足踴為故壓絃歌之態已而出取路於管神之神祠醉眼朦朧意氣益揚左携吉由手右拍藤郎肩古由藤郎同是傍輿之頭目飄飄然似高陽醉歸之狀渡板橋拜於祠前臨池投果魚鼈浮出爭食到神樂殿獻舞巫此二人年不過織素綠衫朱袴手

持金鈴一前一却應鼓彈躡然已而去左折十武有神相繫牛馬重平同是余持杖與之躡蹠而仆周章大叫一行之人捧腹絕倒矣疎瓶井指榮螺堂取路隴畝之間謹噪而行數里坦途如砥兩畔滕樹荆榛夾路左右莽渺絕無當觀者益秋晚之景趣蕭灑以足洗塵煩之懷至榮螺堂門樓毀敗方今就土木之舉胥役數十人吹烟憩於路傍耳寂莫空懷曾遊之豪興矣辭去欲到深川俄然暴風起陰晦將雨遊屨興盡忙不可止相引就歸路余乘輿催眠歸途幾里

東游戲筆

七 鏡湖書樓藏

總在夢中過稍覺暮寒微肌耳俄然覺遽遽然在麴坊之客館笑

一夜方東南有舞馬之難鐘鼓四振吉由買勇先走余又走出第一街口望之失煙衝天人馬來往終終救火丁壯雲集紅燈數千羅列如星遠望之如熠熠之亂飛近對之宛然如火山之類崩一場奇觀於外國曾不可寓目之市彷徨還舍鷄下五更矣

一日入藤堂庶之藩邸訪叔父重慶君主人欣迎還作鷄黍供饗甚至美酒醕酢引及僕從從容雖頗罵

懷十許年之一遇何得聲心緒於一夕焉裁及辭去主人懇懇欲留為歸途將夕割情而出矣此日也特直到別莊待宴絃歌含雨長袖飄風一獻一酬歡樂無疆既飽優渥之德又醉和港之酒比逮三更退出歸路下馬散步餐醉左折出街娼家連軒然竹湧雲忽有一小廚聲折余傷懇請引余懇懇歎曲似相識者余與從僕未解其意雖傍慮姦驅汎汎行數十武忽入一酒樓榜曰三好余上堂舉家拜趨進退如遇

東游戲筆

八 鏡湖書樓藏

大窟余顧欲問其所以重平已自縛在坐拜伏謝罪吉由又跪其後余始知陷二子之術中恍然自失壽以巨觥再為高陽之飲美酒佳羞歌舞管絃徹五更而去噫呼二子之欺余也投觥中其竅可謂老手也一日航墨水到兩國橋兩岸繁華不異昔日酒樓臨水起絲竹湧瀾流四民續續紅塵覆天錦繡如雲士女為群有佳者有來者公子騎馬俠客橫劍游子下樓老翁呼艇有醜者有姦者或醉或醒縉衣問卜縫掖求相鵝衣乞食赤裸請錢若夫弄蛇吞刀繩戲詭

詎各處開場園，點賣藥，使刀瘡瘡，觀者堵牆推肩，豈  
背橋邊雜還，更無空隙之地，豈非天下之最大都會  
者矣哉！橋東列篋頭店，百餘，其他傀儡俳優，虧店茶  
肆，擲比鱗次，可謂盛也。沿水下一里許，到永代橋水  
面，點淡黃魚為群，蓋是溺死幽魂，未散，假形乎鱗物，  
愬昔日之恨者乎。文化四年丁卯之秋，永代悲風一  
陣，波響如號哭，四顧慘寒，不可留舟，愴然棹去，又行  
里許，遙望深川之鄉，高樹留斜陽，人寒龍靄，烟將謁  
應神之祠，不果回棹，鎮倉洲就歸路矣。

東游戲筆

九 鏡湖書樓藏

杖履乘晴，訪淺草之勝，高樹環錦，飛閣聳雲，門樓巍  
然，待賓之人，如市群行，右臨澄江之流，渡口無人，扁  
舟漂波，寒健會啼，疎柳掩霜，已下龍山，取路東北，行  
盡柳叢，入龍泉酒樓之郭，四時煙花，榮爛乎迷人眼，  
始門家家悉朱扉，正面供酒，茶白眉神，戶外撒盞，遊  
秋風客比，白日轉西，鮮妍列坐，紅氍毹，與銀燭相  
映，宛如金女瑤池會，吹煙杜鵑，擬巫山雲，彈絳蠶，驚  
春，鄭嚴盤，於是乎風流才子，或輕薄之徒，陸續當門，  
或摺扇以掩面，或巾以裹頭，通眸挑情，嬌態惱意，

巧淫而娛，靡奢無度，可謂人間極樂園哉！吉由藤即  
巧態學彼裏頭，跋足惚恍，相望垂涎，滴腮不堪，捧腹  
焉，又東西妓院，列耳房，分局引客，少臨其間，穢氣薰  
鼻，余掃袂而去矣。出中街，偶逢画工某，引余強上酒  
樓，画工豪飲，俄然傾一斗餘，頃刻嘔吐不絕，昏昏如  
眠，臬穢滿坐，令人噁。余卒然下樓，忙遁去。画工直追  
至，再促登樓，余不肯，画工執重平衣，攬掖不已，重平  
沸然發怒，相撲遂倒画工，画工詈不已，余徒不省其  
矣，嗚呼画工之不良，一愧未雪，忽引再愧，可謂腥手  
矣。

東游戲筆

十 鏡湖書樓藏

汚脚也，相與笑語，不知歸路之長，陶然還麴坊旅館  
焉。  
余在麴坊十日，時時入藩邸咫尺，君前侍清談，公  
餘偷閒得一二，翱翔惟在城廣大焉，狀得之覽從情  
乎哉，如此數條，又只枋榆間之事而已，已而彈鏤以  
候歸云。

歸邦第三

初冬七日，早天，辭麴坊之旅館，促萬里還家之行矣。  
永路朱阪，左望綠山，歷高阡，至級川，噫，武陵再遊，又

復何時矣相顧悵然行右郊原左海水雨色蕭蕭以濕行裝航六合川至川崎驛入茶亭餽辭去行三十里許至金河驛登酒樓樓稱羽根澤倚檻眺望蛟螭在東足以卜晴焉酣暢下樓日已下春入保土谷驛止宿矣八日鷄天辭旅館至戶塚驛余少時嘗讀東野春臺二子相中紀行夢寐其勝久矣此行也安不遂多年之志乎乃左取路隴畝之間行二十里所有丹嶂褒斜可三里獨立隴畝之間與他峰巒不接壤云是古昔埋藏金塊玉璫之地朝暉夕照相映今猶

東游戲筆

主鏡湖書樓藏

燦然又行十里許直入煙樹縹緲之裡右轉行三四里漸至折都之舊蹟街衢寂莫茅茨僅列百余家黃花為藩者不是根翁家乎橫笛振雲者東歸徒乎余下與訪稱名寺門樓丹青雖已落剝猶有山節藻梲可觀之勢矣入中門升佛殿小僧邀引歷觀堂上且展覽古器寶物小僧解之云是古大將之鏡也是豫將軍之鼓也某物何某物何其佻說養老神龜之古喋喋不已余謝而出焉凡鍾倉諸地靈場大略探之勿論佛像之古矣稱其寶器古物真偽相半且先游

雅客多祀戴焉其餘又鷄肋耳以故今不盡贅焉十井十橋五名水如徒存其名耳不足以鑑昔日矣謁藤錦子之祠過滑川懷青坊氏之舊焉左轉戴鑿巖山而通路世稱之朝比奈洞門杖節相過遙眺稻葉靈崎荒樹留秋穀水雲帶殺氣是昔日義貞驅便三軍虎視錦城之地至奎岡謁八幡祠祠殿回廊丹楹鉅釐絢采可觀階傍有一大銀杏樹枝葉鬱鬱今猶足觀五百餘年前榮矣有蓮池池中點列浮洲其數七而洲之大者置妙音宮架石橋歷華表入門樓拜

東游戲筆

主鏡湖書樓藏

禱去實一神仙境也下階馳眸一路如髮青松夾路蒼翠染衣到由井濱其間三里置善表三其一今在海中云桑田碧海理或然後面有山稱錦倉是藤錦子埋藏寶鏡之地左折取道歷扇谷右里巨福山區曰海東法窟又行里許有寺榜曰葉男子个寺蓋無賴婦女亡命投寺居二年而後重離從所欲云嗚呼醜俗可醜矣左有官領衙門之故址今既為田禾黍迷人其他有如齋者又置佛龕畢如者古墳壘壘乎不遑枚舉焉過星月井出郭門之故址鍾倉之建於

此乎極矣。夫鍾倉之爲地也，負山臨海，天造地設，爲金湯之固，然要之方三十里，募爾一彈丸耳。當元扣之役，丁朝凡解，蓋有故矣哉。古來爲王霸之業者，多據此地，或興或凶，夫不遵聖人之道，以苟且爲改，互其地，有始鮮乎克終。在德不在險，我有慨焉於吾心矣。意已而右山左海，踰沙行七里，是由北濱也。目境湖爲景，勝可玩，涉行逢川，漸至晉越之垠，忽然海潮一進，走鐵沙上如暴風之驅，沙積森漫，瞬目之間，令人行入立大洋中矣。余輩不覺狂呼已，而潮水漸退，再東游戲筆

幸鏡湖書樓藏

復鐵沙之舊，衣服悉濡，寒色可憫，相視幸慶，不爲魚而已。入漁家，治裝，煮氣饅，鼻蒼蠅雨集，匆匆辭去。到禹鳴嶼，換金龜山入海，可五里，喬樹鬱蔥，翠色爲靈，鷹塔聳頂，山足列酒店，茶肆清楚可愛，踏石塔，蹠二十方，左轉又行數十武，乃至下官撫福石，取路由蹠過，御供水左，則斷崖千仞，使人眩然於俯眺之間，谷且行，計底乃上宮也，出樓門左，折過石華表，至行宮，俗稱小祠，殿廊廡太鉅，麗采綽約然，奪眼左轉下階，十方，臨兒童灣，斷崖千丈，令人戰栗，左折探洞天，踏

東遊戲筆

幸鏡湖書樓藏

益崎嶇，仰望危石，聳峨勢將崩，巖白鴉數十，翔翔其間，宛然如蝴蝶，戲舞俯臨，則白浪滔滔，神現如漂，習導乘炬進洞，余輩魚貫尾之，燈火耿耿，幽邃最深，寒陰之氣使人肌膚粟起，直行十步，架床，守僧寢食焉，更入可十方，奔泉濺額，又行百步，有池水，色紺碧，架梁而通行，路或窄或廣，往往安置佛像，洞中一巡出前口，洞深九四百二十步云，再循前路，攀崔嵬，投茶店，愈甚，此邊每店賣瑣貝，玲瓏可愛，店臨絕壁，勝景如畫，左則武相翠巖，蜿蜒於數百里，鍾中諸勝，坐可捕於其間，右則相離連，遠洋混漾，萍沲，睥睨之間，盪滌塵胸，遠眺之，則天水一碧，白帆如羽，點於縹緲，中近臨之，則怒濤高跳，聳如丘，碎如雪，峭壁千仞，怪蟲奇石，羅列其下，有立者，有倒者，尖者，圓者，龜，曝鯨，浮千狀，萬態畢，奇競勝，可惜余輩無摩詰手，睥睨一過，永失此勝，何其有詞藻，換盡此勝者哉，坐賞立嘆，久之而去，再踰前蹠，遷迤下塔上，酒樓，余與從者數輩，命苦五升，俄頃，傾盡，再命五升，一舉，過三命，五升醉益發，興益來，從容下樓，四顧已昏黑，踰前蹠，步沙



洲坦途十里至藤澤矣。從鳴達驛之間見古松顛倒者其中心悉燒黑。按東野遊湘紀事已載此事而距今八十九年何大事之相符哉。余又曾過此驛有神松自焚白蛇跳出之事。今徵之古人闔鄉相傳以爲奇云。余於今八年才得其詳矣。九日辦物而發右有白旗祠遙拜而過。此及藥師橋在風捲砂埃塵入眼余在輿下戶催眠行歷十景阪航馬乳江到大磯驛右有鴨立澤之舊蹤諸人結廬置西行像焉。檣而出過梅澤却渡紗河入小田原驛就館焉。十日五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更發駕乘炬陟羊腸至三板橋東方漸白稍見水煙起過湯本邨邑有溫泉因名山中湧溫泉九七處余往歲巡覽焉忽憶余弱冠時聞山中有稱地獄之処太平臺雇獵人名銀七者爲導携銃而探其處大率有溫泉之地必有硫黃自焚煙氣湧於地此又然俗稱之地獄不見有他奇余頗發英氣攀懸崖降深谷行十許里忽視虎走前山余以銃一發而仆焉携歸到酒家屠爲下物豪飲罄歡今過此地憶此事恍如隔世甚哉少時血氣不定往往爲此等事以爲快

其行十里許有石名女轉大如斗至畑地投囊荷亭焉此地家藏器物珍玩造製極巧亭之後山掛瀑布眺望甚佳買醉而出陶然試步漸登猿卧坂至天下石壁竊竄於此矣相顧東岸相距已二百五十里所其間諸山陸續而下中恍如點薄墨僅臨湖水蓮峰浸影秀色可餐題一詩而出步下羊腸峰巒複疊逶迤行可十里過湯藤歷今井阪嶺曉漸夷到三嶋驛日之夕矣爲促前程更到沼津驛館焉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十一日晚雪歇雨更添寒色過原驛投相原茶店此漏反已雲晴霧散望芙蓉玉雪玲瓏勃興可知也足有沼名澤嶋長二十里沼有男女二嶋松樹鬱茂風致最佳應賞出店行十里許右轉入華原驛渡三度橋眺芙蓉川以前日之水今猶減半焉歷巖湖邨行八九里左眺水上之濱江山彩碧又一勝境矣至蒲原驛右有井條氏之城址松柏蒼鬱煙霞暎映土人目爲蜺蜺之府晝間獨策獨游云渡由井川川僅十步水不至沒蹊架板通而今猶憶前日之事更似



可自疑者矣。行到銷魂之地，頓覺悵然。至倉澤邸，投茶店試舉杯。苦割喉，辭出取路。年陽陟陞坡嶺，止風大起，雨足忽來，涉冲津川，至江端驛，客館已點燭矣。十二日，侵霧風發，行路窮莫，陰曉欲雨，余在輿就眠。過駁之府，憩安部川茶店，偶見戛子魚，鮮鱗者，吉由重平為之色動，賞歎不已。意每在余，余陽為不達其意者，已而欲去，亭長汲汲乎未惠，苗一盤且懇懇留余。自褰袂執刀，擊鮮調食，提榘甚至余省。二子其顏初解，吁亭長何物，何遇余之厚，其網利釐之巧者乎。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將吾在一子之術中乎，久矣哉。二子之瞞余也，性怪出奇，榮以謀獲余，又汎汎屢陷二子之術中。如孩提之癡，雖笑或得不虞之歡，又不為不多焉。蓋一時之戲謔，何妨之有。取醉而出，余在輿眠，某某所悉，在瞋中而過比涉緒川，勝龍橋，出輿已在金谷之客舍。此日有孫四郎者，四郎桑請從行，予聽之，比遠劫更四郎携一壺來，奉示余曰：僕入新豐之市，得醇醪一壺，公試舉觴，乃酣飲，偕睡入寢，就枕，噫，此夕何夕，余耿耿不寐，百爾結愁，客淚濕襟，辭陶不樂，以微曉

矣。十三日，夙駕跨金谷坂，至牧原，此処有景勝之名，余非無眺望之懷，為灰鬱陶，備下輿，忽忽去，以為遺憾矣。歷黃花水，投備山之茶店焉。余昔曾然此店見二女之妓者，今也長女外嫁，次女又舉一子，面色頗為醜，不似昔日之妖豔，歲月流遷，何於此。一女子矣，年悵然，辭去，下羊腸二十里所，入懸河驛，酒壚主人有病，余前日與藥去，今再過，主人整服逢迎，謝快復之速，嬉色溢面，作松菌之羹，供具飽及僕從，談別過網川，至三日坂，是乃一言坂也。昔日映軍之役，本多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產顯名之地，據守之跡，依稀今猶如見焉。至見附驛，右有間道，以至池田村，比之本道為孤與絕，二十里而達，其十里云：此間有坂，世人名曰一言阪，以為忠勝守禦之地，蓋不知地理之妄，固不足論也。余下輿試步取路，隴畝之間，延埴可厭，至池田邸，初如出裏城之野也。航大龍河，日已奄岨，夕照暮霞，紅色映發，矚目久慰，更具腰纏，寬步行路，坦平，青松夾列，至天神街，再就輿，投濱松客舍。吳十四日，禱食而出，當航荒江，少有風波，之榮少焉，風歇波穩，桂舟移棹，連山

爲之走風觀最美過關行里許狂風捲沙埃塵霧起  
余在輿下戶上漸見坂至吉田驛四郎先驅在一酒  
壚近余酌酒醉而出至赤阪驛擊柝報初更矣十五  
日戴星而行四十里到岡崎城北渡矢野橋細雨旣  
斃行路蕭條無傷觀之興泯然到蓬萊投宿於錢樓  
鮮菜美比及初更震雷如頽大雨如傾五更雷雨漸  
收旣以待曉已解纜暴風捲雪水面變色舟行不果  
再就旅館焉余偷閒歷觀張中之土金城百雉疊樓  
聳雲市廛街衢縱橫棋野四民來往豪商巨族頗有  
東游戲筆

九 鏡湖書樓藏

風颯焉者民戶不下三萬蓋又下都會也余嘗聞人  
張中則足窺荏苒城之一斑實不誣也自本坊第一街  
至蓬洲之地九十五里一路如髮民家櫛比垠以華  
表蓬洲又魚鹽之肥地繁昌不讓於他州府矣客舍  
臨海風觀甚佳初更天霽月清水面百里沉玉浮金  
奇勝絕矣余不覺傾三大巨羅擺藻爲娛隅躍清池  
之陸四更秉燭發館取路左屋驛右蓬宮左折入隴  
前之間直行可三十里比至萬場川路漸堙埴月泊  
馬蹄之淞霜砒無衣之肌鷄犬遠聞草木凍澣不動

相顧從僕蹙蹙乎寒色可憫至左屋驛東方漸白投  
館輿焉吁此土去蓬洲六十里而遠其間飲笑不用  
踰霜侵寒客且者蓋有所夾不得已也豈余意也乎  
一行之徒與此役者可謂寬矣却長來報舟具已治  
矣余下輿直行百步許右轉至步頭僦舟舟師四人  
解纜而漲之左右青嶺風致如畫舟之山走瞬晷至  
于桑城矣過待合川行望丹噶至富田驛換壺入浮  
大白而出焉喜故園之漸近再覺意氣之揚矣歷初  
野即入四日市驛止宿焉以昨夜不眠之故黃昏已  
東游戲筆

十 鏡湖書樓藏

入華胥之鄉矣十八日凍雲漠漠將雪寒凜殊甚至  
退分郵是處直行爲達京洛之道左折則到鄉園之  
路回憶十餘年前爲書生于京洛日陪遊淇園湖山  
諸老先生討論經史課賦詮詩其人咸已爲異物今  
獨存荆山先生宰斯文吁噫歲月矢驅使人頻起山  
陽聞笛之情不堪惆悵強拿一杯排悶而去路傍田  
間水結薄冰鴈鴻下集景色索寞過津城渡雲津川  
到松阪驛而寢息矣十九日昧爽促駕偶會坂本生  
還鄉偕行航官川入稷都之地取路下中之鄉過重

平家闖家逢迎攝持最恭勸酒供饌小時盡歡而出  
比及小田橋逢家僕之遠迎密松菊之依依喜色可  
知也僕探懷出松維顯詩呈余在輿和之過熊野歷  
猿谷堅邑陸續入國關云

東游戲筆

三  
鏡湖書樓藏

孔川 又之一體凡所過之山川  
 道途一經望風便知詳悉其明史  
 瞭然于掌中其苦操觚家之無  
 難又生法身自出資水陸及大宛  
 匈奴之傳東漢將愛化而來一  
 釋袖而作者必學洞達士之胸懷  
 洋洋乎里於中而筆亦洋洋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征我之才以高累凡古之使讀  
 者不厭倦不然而與古之使讀  
 程簡宜與余交  
 東海山田先生伯謙流落特荒  
 辭君恒多論其新編又一時裁華  
 買於生章之優士之憂其世機  
 者一何年采采落草端被

取象於後風何使讀者若親  
 曉其境幸未之冬余保過其  
 酒間譚及旁有一書肆請刻  
 不已余當從德也然我訂而謀刻  
 裁家壬申四月校功因書贊  
 襄之由以省跋

渤海劉書

東游戲筆

鏡湖書樓藏

東海山田先生著述書目錄

錦水銷夏錄

三冊

范石湖田園雜興國字解

二冊

一夜漫草

一冊

醫道瞑眩

十三冊

醫道瞑眩方則

五冊

痘瘡約言

一冊

紀効新書國字解

醉餘瑣言

一冊

東游戲筆

鏡湖書牋

東游戲筆

一冊

每刻無此印  
係偽刻

文化八年辛未冬刻成

川田剛 著

隨  
鑾  
紀  
程

明治十八（一八八五）東京太政官刻本



據明治十八（一八八五）

東京太政官刻本影印

一等編脩官川田剛撰

# 隨鑾紀程

太政官藏板

隨鑾紀程序

省方懷遠。王者盛典也。然非史臣抽繹為之記載。孰能知其所以盛乎。去歲辛巳。

隨鑾紀程

卷一 序

車駕巡狩。航北海。至陸羽諸州。川田編修作日記。自山川土田物產風俗。以迄修路架橋館舍供頓之微。

歷々備載。足以見  
聖化雍熙遍及邊陲。  
況余躬在其間。目擊  
衆庶謳歌。來蘓復后  
之狀。披卷一讀。感歎

隋鑿紀程 卷一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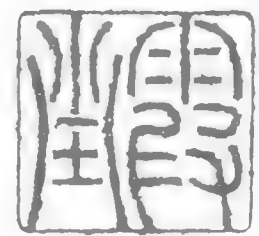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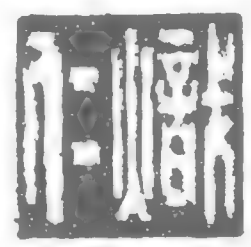
曷已。剗剗告竣。為題  
一言云。

明治壬午紀元節  
左大臣二品大勲位  
熾仁親王

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  
勲五等金井之恭

隋鑿紀程 卷一 序

奉命書



古今非遠觀於片策四海雖闊知於不出  
牖以有良史也川田編修以史臣隨  
駕于東北著隨鑿紀程紀事榮灼彌綸不  
遺時余亦在扈從中亦過山川風土追想  
而不能記及見此編當日景狀歷々在目  
令人躬在其間吁良史矣哉

明治十五年三月

參議兼司法卿正四位勲一等大木喬任

凡例八則

一中興以還。

巡幸數次。詞臣紀程。例用所

謂假名文者。而此行道路悠遠。所經月日。倍於

前次。若假名成文。則字多言長。非僅僅小冊子

之所能載。今用漢文。錄為八卷。

一山水勝概。或記或否。而採礦墾田。牧畜蠶織。

業屬創開。關民生利病者。列舉靡遺。并記金穀

收支。不厭煩細。使讀者一目瞭然。所以仰體於

省方 聖旨也。

隨鑿紀程

卷一 凡例

一六尺為間。六十間為町。陸路以三十六町。海

程十七町弱為一里。顧先儒或記海陸行程。概

用漢里。漢土一里。當我五町十五間三尺一寸

強。長短差異。奚翅毫釐。今悉用邦制。若夫鐵道

礦山。使洋人開鑿。用彼尺度者。特稱英里。蓋一

英里當我十四町四十五間零六寸強。

一曰某掛。曰某組。曰取締。曰改良。此種俗言。違

字義者。不一而足。然公私所通用。不可輕改。姑

仍舊貫。

一動植庶物。間有漢土所無。卽有之。亦未詳漢名者。皆用俗字。若鯨鯢梟鏑是也。

一此行往還。途經九縣。而北海道及秋田山形兩縣。以省方所主。故別載其地形物產。及政治沿革。名曰總記。

一 行宮處所。行程里數。見官吏。褒士庶。觀物產等項。作表具載。而從幸官員姓名。亦載別表。並爲附錄。

一此編辛巳起草。明年脫稿。會罹目疾。久委廢

隨鑿紀程 卷一 凡例

底。既而疾癒。淨寫。事涉三歲。若北海道船政稅法。猪苗代湖疏水工事。那須原開墾始末。後據數種圖書。以補正初稿者。往往有焉。因再校付之剞劂氏云。

明治十八年春三月

川田剛識

隨鑿紀程目次

第一卷

起七月三十日發東京止八月十二日達宮城縣治

第二卷

起八月十三日駐蹕仙臺止二十七日達青森縣治

第三卷

起八月二十八日駐蹕青森止九月八日

隨鑿紀程 卷一 目次

再駐蹕青森

第四卷

起九月九日發青森止二十一日回蹕院內驛

第五卷

起九月二十二日發院內止十月十一日歸東京

第六卷

北海道總說

第七卷

秋田縣總說

第八卷

山形縣總說

附錄

隨筆紀程

卷一

目次

八





隨鑾紀程卷一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丙子夏。車駕東巡磐陸。未及兩羽北海道。士

庶望覓。籲請不已。今茲辛巳秋。將省方以慰輿情。

先期布告中外。內閣奉 旨。選扈 駕臣工。

儀衛務從簡畧。又分遣官吏。察沿道地形。及驛站

廣狹。物力豐約。因頒條令於令牧曰。觀風察治。要

施實惠。道路橋梁。才通車騎。行營芟舍。苟庇風雨。

不必加修治。過爲粉飾。飲食使役。官給其直。奇寶

隨鑾紀程 卷一

珍玩。不許進獻。四民安堵。勿廢生業。其老幼扶攜。

拜觀威儀。不必呵斥驅逐。孝悌力田。高年。及才學

超衆者。具狀以聞。其往年經 臨。沾 恩典

者。不在此限。既而所遣官吏。還奏地方情狀。乃慮

北陬荒僻。供頓百需。或難措辦。即日 勅減扈

從人員五分之一。嗚呼 聖仁如此。億兆顙望

以俟來蘇。不亦宜乎。

七月三十日。黎明。上御便殿。文武百官。隨班進

謁。賜酒饌畢。陸軍伶工奏樂。儀仗儼然。啓行。自正

門。警視方面監督一員。率巡查長并餘騎前驅。近

衛騎兵二員。左右並進。繼以伍長。騎兵十二員。四

行成列。曹長手擎菊章紅旗。騎兵四員列其後。將

校十二員。分爲二行。乘輿駕駟。驛宮內卿臣

德大寺實則。驂乘奉劍璽馬。騎兵六員。護衛左右。

次 皇太后。次 皇后。各御鑾輅。侍女驂乘。

衛兵各六騎。後拒十二騎。四行成列。軍醫馬醫連

轡繼之。次宮女若干人。次侍從四員。次侍醫二員。

次式部頭。次皇太后宮大夫。皇后宮大夫。次宮內

隨鑾紀程 卷一

書記官。次左大臣二品有栖川熾仁親王。二品北

白川能久親王。次參議臣大隈重信。次內閣書記

官。次一等編修官。次內務及大藏書記官。次驛遞

官。次東京府知事。凡文官乘車。武官乘馬。而騎兵

執槍旗。頭帽飾以白氈。髮髻然與旗影相映。其從

在鹵簿外者。皇族大臣勅任官等。車騎數十乘。巡

查長二騎爲之殿。入四谷門。由半藏門。過萬世橋。

循忍岡北渡大橋。清蹕所臨。陸海軍兵排列

捧銃。奏任官及華族神祝。臚立道左。磬折拜送。邸

第市廛。軒揭旭旗。士女雲集。觀者如堵。已刻頗千住驛。千住或作千手。相傳鎌倉名姬千手所生。以其郊於大都也。戶口繁庶。街巷交錯。近鄉人來鬻野蔬川魚。朝市頗盛。擔夫販婦。與冠蓋相雜。一驛喧填。立錫無地。午刻啓驛。兩宮皇族以下送者從此辭去。其從幸者。親王二人。勅任官五人。奏任官三十六人。判任官八十餘人。騎兵五十八人。并胥徒廝養。凡千二百餘人。大道一髮彌望稻田。豐兆可喜。過保木間村。入埗玉縣界。縣

隨鑿紀程

卷一

三

吏迎候。率巡役以先導。前路爲例。後不復贅。行里餘。次草加驛。縣令白根多助病不來謁。使大書記官吉田清英上賀箋。此行余以本官兼攝內閣書記事。與金井大書記官及僚員川邨正平。藤本周三。楫取道明等九人偕同宿歇。大書記官名之恭。字子誠。號梧樓。慷慨尚義。兼工書法。夕就館舍。溽暑多蚊。與大書記官微行納涼。人家數百。揭旗張燈。歌呼雜沓。有叫賣巡幸鹵簿圖者。歷舉大臣參議以下位階俸祿。唱到吾輩姓名。不覺相顧

一笑。過兒玉天兩旅館。天兩名彰。字有常。風流儒雅。尤精賞鑑。以宮內文學從。閑話數刻。還則街拆已報二更矣。

三十一日晨起結束詣

行宮則

乘輿既駕

馳車出驛。行循綾瀨河。河東有古谷宇村。東鑑承久三年寄附武藏國古矢宇鄉於鶴岡八幡宮。卽此矣。渡板橋一路塵泥。草木含露。蓋昨夜過雨。吾輩熟睡不覺耳。水田多芙蕖。花氣薰人。或疑其損收穫。余嘗讀爾雅釋艸。芙蕖一名荷。其莖茄。其葉

隨鑿紀程

卷一

四

蓮。其本密。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無一不直錢。又徵之本縣圖帳。沿道七村。蓮田十一町五畝。歲採其根七百十四駄半。直金三千五百七十二圓五十錢。若種杭稻。一段率收米一石五斗。直金十五圓。乘以一一零五。得金一千六百五十七圓五十錢。則所獲不及其半。況此特就根言之。而花葉莖實不與焉。種蓮之利亦大矣哉。越谷驛與大澤驛中隔一水。曰本荒川。東有桃林。花時紅霞映天。都人往往裹糧來遊。管子曰。五沃

之土。菓宜種桃。今隴圃種桃。驚其實所獲亦贏於種麥。然非地適都會。需用多而搬運便。則不至於此。講貨殖者。尤宜留意焉。二里抵糟壁驛。糟壁春日部音相近。據地誌。元弘中。新田義貞部將春日部時賢從攻鎌倉。有功食此土。時賢神皇正統記。增鏡。梅松論。太平記諸書。無所見。況是役賞義貞以上野播磨。而足利尊氏封常總及本州。則義貞割予其土。恐無此理。是日午熱。華氏寒暑表外至九十四度。衆渴甚。入清地村。憩於郡署。密樹遮日。

隨筆紀程

卷一

五〇

風度田疇。內膳頒給水塊。味美於仙漿。經杉戶。次幸手驛。茨木縣令人見寧。橋水縣令藤川爲親。大書記官片山重範來謁。此距東京十三里。戶口與糟壁越谷相若。館小林氏室。宇器具雅潔可愛。往年水戶內閣顧問從。幸宿於此。匾額大字卽其手蹟。顧問中興元勳。翰墨小技亦臻妙境。而今則亡矣。余奉勅撰其神道碑。擬以裴度。蓋非溢美也。縣吏佐藤弘毅等來訪。主人勸酒。俱乞揮毫。金井大書記官乘醉連書十餘紙。余亦題。

途中一絕。

八月一日。離驛右折。長堤沿水。上游利根川。發自上野利根郡文珠嶽。逶迤數十里。分爲兩派。一則東經總常注鉏子口。一則南流經此。自關宿至行德入海。水勢尤悍。天明中。暴漲潰岸。闔郡民殆乎化爲魚矣。幕府起徒塞決口。時封建爲制。沿岸村落各異所轄。不得疏塞修築。隨便下手。埭壩迂回。長六千間。其當水衝處。護以鴈齒樁。又貯囊沙一千苞。繫繩三千束。豫備不虞。而秋夏水漲。輒致壞崩。

隨筆紀程

卷一

六〇

人畜漂沒。歲被巨害。王室中興。舉河西一帶地。悉隸本縣。土豪池田鴨平。中村元治等。欲協衆力大興土功。首唱捐貲。遠邇響應。官嘉其舉。遣吏監督。乃於高須賀東。橫築大堤。以接權現堂堤。長七百六十一間。高一丈三尺。廣五丈九尺。強設二閘。長各十八間。一防逆流。一遏汙水。乙亥六月廿日起工。十月三日告竣。所費金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圓。內仰官給者二千四百七圓。其餘盡課之沿岸百餘村民。所課多寡。視水害輕重。多者率田

十石。出三十三圓三十四錢。寡者二圓二十五錢。翌年東巡。召鴨平等賜物。命曰行幸堤。詞臣近藤芳樹撰碑文。今碑成。閱四歲。汙萊化為良田。防水工費。歲減數百金云。北行里許。則栗橋驛。幕府嘗設關。譏察行旅。今廢矣。利根川水闊岸遠。不辨牛馬。作浮梁。連舟數十隻。敷以木板。坦如大路。至尊徒行。衆踵其後。中流仰見彩雲映天。魚龍花卉。現種種狀。蓋土人迎幸相慶。作烟火戲也。浮梁一名橋船。詩所謂造舟為梁是也。爾雅釋水。

隨筆紀程

卷一

七〇

天子造船。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造比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泚即桴。併木以渡也。夫周室封建。尊卑異制。百事皆然。今聖主親民。視同一家。津梁來往。與衆共之。儒者尚古。謂後世決不及三代。何其迂也。東岸中田驛。屬茨木縣。路夷土軟。行松遮日。北有獺沼。周圍里餘。南有大山沼。闊數倍。並多產魚蝦蓴菜。古河驛人烟稠密。與野水驛隣。茨木橋水兩縣所分。有野水宮焉。祀菟道稚郎皇子。六代勝事。

記。志田義廣謀舉兵攻鎌倉。源賴朝命八田知家小山朝政等擊之。與戰於下野國能毛宮原。東鑑文治二年。以下野國寒川郡地十五町。為日光山三昧田。去年舉本郡。寄進野木宮。宜割而予之。和名抄。又有努宜鄉。努宜能毛與野木音相近。此地古為祀田。屬寒川郡。今屬都賀郡。是日酷暑如昨。總友沼法音寺。驟雨一霎。人馬蘇息。經真間田。晚次小山驛。水戶裁判所長松本正忠上事務一覽表。使左大臣及大隈參議。金井大書記官。高辻侍

隨筆紀程

卷一

八〇

從兒玉文學等。明朝早發。臨視大嶮商社。從縣吏請也。西鄉山田三好曾我野津諸將。至自東京。高島少將至自仙臺。並進謁。奏明日野營練兵事。本驛距縣治三里。戶口視古河。三分減二。北有小山氏城墟。慶長中。德川內府東征駐營焉。會關原變起。回師戡敵。子孫開府。執國命者十五世。今上親政。柴狗吠堯。所謂彰義隊。艸風隊。七聯隊者。屯聚二總兩野間。遂陷結城。來據此地。彥根藩士青木賴實等。與諸藩兵分道進攻。敵佯敗誘之。

精銳二千。散布環擊。賴實等力鬪。死者若干人。余嘗製其首塚碑文。頗知顛末。因召父老。問以當日戰跡。掉頭不答。曰。連年豐熟。謳歌載塗。官何用談兵爲。蓋諸將治不忘亂。父老口不談兵。彼此兩得其宜。夜雙眼眯矇。招伊東侍醫。洗以藥水。曰。流汗入臉。爲風塵所侵。若早行避午熱。則不藥而瘳矣。二日。曉雨。蓐食上程。蓋車駕朝發。例用七點鐘。擊柝警衆者三。第一柝傳餐。第二柝立班。第三柝啓行。奏任官候階下。而除近侍護衛外。行無次序。獨大臣參議。及內閣書記官。從在鹵簿後。途中有事。復逆取裁焉。余與金井大書記官。交番執役。今以目疾得請先發。過羽川而小金井。而石橋。而雀宮。每驛相距一二里。松杉夾路。深泥沒輪。達宇都宮驛。街衢四通。人家櫛比。間有累石成屋牆者。東山志云。驛北山多輓石。截爲瓦桶。可施釘鑿。問之土人果然。此地古稱池邊鄉。見和名抄。以其有神祠曰宇都宮者。故更今名。源鎮將之征陸奥也。藤原宗圓祈捷有效。因補州守。築城居之。子孫襲業。

隨筆紀程

卷一

九〇

以祠名爲氏。若八田氏。小田氏。多功氏。橫田氏。鹽屋氏。武茂氏。皆其支族。而紀清兩黨隸焉。有治部大輔公綱者。以驍勇著於元弘建武間。六傳至國綱。忤豐關白旨。國除。江戶開府。更封勲舊爲藩屏。寶永以還。戶田氏居此。戊辰之役。爲亂兵所據。王師礮擊。城市偕燬。今十餘年。學校。病院。監獄。警察。電信。郵便諸署。擇地構造。市廛繁庶。漸復舊觀。是日。車駕朝發。小山。過午駐蹕本驛。左大臣至。自大嶮商社。具奏其狀。社在驛東南二里。隨筆紀程

卷一

十〇



縲車。以水火機器。製精工省。致其所製於合衆國賽工會。及內國勸業會。並得賞牌。蓋勸業以還。歷十餘歲。所費金十餘萬圓。而中間阻礙百出。毫不屈撓。以至於此。凡氣罐二。水車二。絲竈百九。工女百九十三人。工夫二十三人。一歲烹繭二千石。製絲一萬三千三百斤。大抵販之外商云。夜風雨。三日晴。車駕夙發。行宮。觀治兵於勝

山城址。址臨絹河。在阿久津北。四面曠野。河水分派。間有林邱。尤宜布陣。蓋陸軍之制。步兵十人爲

隨鑾紀程

卷一

十一

分隊。伍長率之。二十人爲半小隊。軍曹率之。四十人爲小隊。中尉若少尉率之。四小隊爲中隊。大尉率之。四中隊爲大隊。少佐率之。二大隊若三大隊爲聯隊。大佐若中佐率之。二聯隊若三聯隊爲旅團。少將率之。二旅團爲師團。中將率之。其騎兵。礮兵。工兵等。亦各分部伍。設將校。是役也。東京鎮兵。仙臺鎮兵。近衛兵。及士官學校生徒。合軍人軍屬。無慮七千七百人。以三好中將爲師團演習長。曾我少將。高島少將。並爲審判官。野津少將爲第一

隨鑾紀程

卷一

十二

旅團長。佐久間少將爲第二旅團長。土屋大佐爲假設旅團長。軍分東西。而東者主攻。西爲之敵。擬東軍駐本營於二本松。分兵從白河水戶二道。攻宇都宮者。諸將進陣於氏家驛。先鋒至阿久津。敵聞警。逆擊之。白澤臺外。別遣精銳。馳過蘆沼。涉東絹河。擊破我右翼。乃發援兵。倚岸放礮。敵遂巡。遂乘勢追躡。漸迫臺下。因縱左翼。東至寶積寺村。將涉絹河下流。繞出敵背。敵據壘岡本村拒之。會驟雨水漲。隔岸礮戰良久。旣而三道並攻。吶喊動地。敵不能支。引兵而退。特發地雷火。以防尾擊。東軍遂取白澤臺。已刻戰畢。過午回。躍宇都宮。東京電報後宮舉。皇女。衆官上賀箋。是日勅左大臣。代巡那須原壘地。相隨者大隈參議。及金井大書記官。東園侍從以下若干人。大水參議至自東京。參議本在扈從員中。遭疾後期。是夕詣行宮謁焉。

四日。昧爽。啓

躍。復

觀治兵於稚兒坂。時東

軍據白澤臺。探知敵潛師至祖母井。欲斷歸路。分



隨鑾紀程

卷一

十三〇

一旅團備之。於是西軍在稻荷山下。張左翼於竹林邨南。右翼由今泉東歷平出原。循絹河來。與我兵爭取岡本。力鬪數回。而中軍騎兵進略海道村。我騎兵遇之。衆寡不敵。下馬放火林莽。步兵一隊乘輜車疾馳赴援。敵奮戰鋒不可當。乃別遣步騎從大塚村進擊其右翼。又發奇兵航涉御用川。以衝其背。敵據險力拒。兩軍酣戰。出沒於岩本關掘兩村之間。日已加巳。師團長傳令收軍。蓋昨日操練以東軍爲主。西軍所率僅三四中隊。假作一旅

隨鑾紀程

卷一

十四〇

兒戲耳。未初。回蹕宇都宮。召親王參議。宮內卿輔。陸軍諸將侍食。行宮余與川邨正平。游覽市街。一丘隆起。拾磴百餘級。上有神祠。所謂宇都宮者是也。靈驗赫著。載在舊志。幕府重建。寄祀田千五百石。戊辰兵燹。殿宇蕩然。近歲更造。規模仍舊。其欄干護朽。銅質鍍金。雕慶長十年七月吉日建立。征夷大將軍源家康云云數十字。昔日壯麗可想。按延喜神名式。下野國河內郡有二荒山神社。二荒後作日光。距此七里。在中禪寺湖側。以其地今屬都賀郡。或有謂此卽二荒神社者。近藤芳樹從幸日記。亦主其說。然徵之續古事談。曰二荒山有湖。廣可千町。本社在山頂。宇都宮爲其支祠。則彼此各別。其曰河內郡者。古今郡界更革。猶野木宮之於寒川郡。芳樹博雅尤明神典。今亡矣。恨不得起其人於九原以質疑也。

五日發宇都宮。二里抵白澤驛。驛外卽昨日治兵處。絹河發源日光山下。絹湖與大谷川合。南流十餘里。至此分爲兩派。中夾一洲。末復合入利根川。洲

南北里餘。東西半之。桑圃菜畦。區為四村。居民四百餘戶。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二年八月。防毛野川。常陸風土記。新治郡。西以毛野川為界。絹與毛野。方音相通。回國雜記。發宇都宮。到絹河。即此也。河北聚落曰阿久津。陸羽方物。馬駉至此。舟運達東京。過氏家驛。地勢突起。天文十八年。那須高資與宇都宮尚綱戰於此。高資部下鮎瀨彌五郎射殺尚綱。因名彌五郎坂。地舊險阻。近者起徒削平。閏十有五月。告竣。四分其費。官給一。而民辨三焉。坂

隨鑾紀程

卷一

十五

北喜連川驛。舊喜連川氏所治。人家一簇。夾以二水。曰荒川。曰內川。石聳流淺。多產香魚。義經記。過行方原。渡狐川。古令稱二水曰狐川。喜連即狐音轉訛也。次作山驛。逆旅多畜娼。東游雜記云。鬻姪賤業。而本道諸驛。富民為之。恬無耻色。風習迥不及山陽鎮西。信哉。是夜乞書者羣至。辭以目疾。黑羽人三田稱平。上巡幸頌一篇。稱平別號地山。隱居授徒。著作自娛。嘗與余相識。因遣使來訪。黑羽距此三里。舊大關氏治所。

隨鑾紀程

卷一

十六

六日。出驛渡箒川。行里餘。古松林立。中通大路。經太田原驛。渡蛇尾川。崖樹蒨蔚。清流迂回。東與箒川合。入那珂川。上游自鹽谷郡大佐飛山至。蓋沼。潛入地底三里。復發。注於此。夫河發崑崙。伏流一萬三千里。其誕辨於河源志。禹貢。沱潛既道。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梁州記。葱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蜀都賦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曰漏江。水經注。敎水重源雙發。南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里復出。謂之伏流水。然則此水曰復水。曰漏江。又曰伏流水。可也。至乙連澤。路左小邱宜眺矚。上設帷宮。四顧曠野。青草連天。羣山綿亙其西北。而五峯競秀。是為那須嶽。此地東西八里。南北十三里。古建為一國。景行帝以建沼河孫大臣命為那須國造。見國造本紀。建久中。源右將游獵三日。起徒數千。射殪大鹿。今地曰狩野。曰夕狩。曰箭坪。蓋其遺迹也。嶽麓有村曰湯本。溫泉出焉。那珂川發源其西。眾溪合

注爲奔瀨。經鍋掛越堀兩驛間。南流二十里入海。越堀以北。山谷崎嶇。呼爲二十三盤。

皇上騎行。衆皆徒步。是日炎熱。汗透衣衫。渡黑川橋。蜿蜒登至山頂。有小亭。移御榻。進冰塊。亭

面東南。峰巒起伏。來路所經。歷歷在目。余呼縣吏。指點問名。已而擊柝一聲。衛騎簇擁下坂。渡奈良川。酉刻。次蘆野。荒驛也。負山傍溪。茅茨連簷。間亦私寓宿娼。館人持箋乞字。余戲題一聯曰。荒驛連程稀粉壁。青山到處有紅裙。蓋寫實況也。左大臣。

隨筆紀程 卷一

十七

大隈參議等。至自那須原墾地。地在太田原西。荆榛荒蕪。世斥爲不毛。其首倡墾開者。曰那須開墾社。本縣豪農印南丈作。矢板武等所創。請官借地三千町。富者捐貲。貧者助力。其墾爲田圃者二十四町。種種陸甘薯。蕪菁。蕎麥。玉蜀黍。爲林圃者二百町。種桃。柿。檜松。及雜樹一萬一千五百本。造農舍。畜舍。耕具舍。乾草舍。各一區。飼馬八匹。牛十頭。經費金五千二百餘圓。曰西肇耕社。鹿島縣士族三島彌太郎。及福島山形兩縣吏員。集金所開。亦

借官地一千町。其爲田圃者六十町。種桐者二十町。爲牧場者六百六十四町。爲道路。若溝洫者五十町。方募佃夫新墾者五十町。經費金一萬二百餘圓。並去秋開創。今僅九閱月。而成功如此。他年之業可知。各賜金褒之。具奏其狀。

七日入山村。草舍斷續。高田種黍。低田種稻。一溪曲折。五渡畧約。卽奈良川之上流也。村盡有坂。居民數戶。賣粉。資呼爲千歲餅。路左石壘數尺。上有祠宇。祀衣通姬。稱境明神。野磐二州所分。過祠入福

隨筆紀程 卷一

十八

島縣界。經白坂。皮籠。抵白河驛。有城趾。昔者小峰氏世居之。後爲伊達氏所據。豐關白授之蒲生氏。未幾。又授之上杉氏。江戶開府。丹羽。松平。阿部諸氏。更封於此。戊辰之亂。城市俱焚。今民居復舊者千八百戶。史稱慶長中。上杉景勝通謀上國。舉兵會津。欲誘致德川內府父子於皮籠原。一戰殲之。親率衆出陣。曝背山。扼左勒左勒之險。開道白坂。修築白河城。卽此矣。驛外逢隈川。發於甲子嶺。東北流數里。經石川岩瀨。安達信夫諸郡。至亘理郡。

荒濱入海。渡橋右旋。登七曲坂。過小田川。太田川二驛。踰岩崎坂。日午熱甚。路傍一茶肆。設榻樹陰。井泉感沸。余小憩醫渴。追及車駕於矢吹笠石兩驛之間。次須賀川驛。以郡署充行宮。產馬會社長景山正博等。列馬於庭以供。

御覽。先是土俗耕稼。不殖他產。米穀狼戾。或乏財用。甲戌歲。橋本傳右石井勝右等。結社畜牧。就縣廳借金三千圓。十年折償。勿納息。又糾股募金。每股金二十五圓。白河岩瀨。安積。安達。四郡民應募。

隨鑿紀程

卷一

十九

者三百八十餘人。得六百二十五股。因定條規。設職員。春秋遣人買牡於水澤。岩手。青森。牝於三春。分付股主飼養。其非股主而欲飼養者。立約借之。游牝產駒。以時巡視。簿錄其數。初秋開馬市於四郡九所。而賣之。一歲兩次。會計出納。更選職員。丙子夏。東巡賜物褒之。其秋廢磐前若松二縣。併之本縣。縣吏欲令管内二十二郡畜馬者。皆依此法。合為一社。異論紛起。百方懇諭。遂從之。乃設支社於三春於若松。與本社協力。其業漸盛。據今

春所編簿冊。股金四萬餘圓。加以官金一萬三千圓。合計五萬三千餘圓。有馬十萬九千二十二匹。驚駒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匹。得直金四十八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圓。除去費用。以所贏頒給股主。其利踰什一云。寄居村民有罹篤疾者。欲乞治侍醫。而口難言之。縣吏以聞。上為惻然。遣醫員石井淡診治。賜以御藥。仁哉。是日與左大臣同館。召賜茶菓。話旅況。夜訪伊東侍醫療目。比戶懸燈。加以月光。街路來往明於白晝。

隨鑿紀程

卷一

二十

八日。朝。農商務權大書記官楢原繁。以督猪苗代湖。疏鑿工事至於此。召見垂問其狀。辰刻。啓蹕。渡釋迦堂川。圮橋長二百四十尺。上游灌木陰鬱。層崖臨水。有二階堂。氏城趾焉。踰赤坂。涉滑川。笹原川。抵郡山驛。往年火災。人家多為灰燼。上憫然。命有司議賑恤。又遣萩侍從巡視桑野村墾田。此地屬安積郡。原野廣闊。古建為一國。國造本紀。安康帝時。以天湯津彥十世孫比止禰命為阿尺國造。阿尺即安積。今驛內有安積國造

神社。神裔世爲祠官。故幕府儒員安積良齋。蓋比止禰命五十四世孫也。相傳源鎮將東征。駐營於此。招千僧。誦萬部法華經。以祈賊徒降伏。因樹曼陀羅碑。又有平忠通者。寬治之役。爲副將。卒於師。土人立祠祀其靈。謁祠觀碑。崇六尺餘。上刻梵文。漫漶毀缺。獨治歷三年丁未二月。良喜了阿教圓賴圓兵衛尉。充物云云廿四字。可得而讀。然忠通事不見舊史。碑亦非八百年外物。聞田間有伊藤肥前碣。其文宋僧高京所撰。以後駕故不得

隨鑿紀程

卷一

三〇

造觀。過福原驛。西有山井。及采女塚。踰日和田坂。右曰安積山。左曰安積沼。皆傳會古歌。其實遠在數里外。萬葉集。葛城王奉使陸奧。憤國司迎候亡狀。臨宴色不喜。有前采女。捧觴詠安積山影映井泉句。王乃釋然。按古置采女司。擇郡領女。若姊妹。容儀端正者。入掖庭。大寶二年詔。令筑紫七國。及越後國。簡采女貢之。但陸奧國勿貢。此曰前采女。則事在大寶前後。當時稱葛城王者三人。其一與高麗僧慧總。游浴道後溫泉。見伊豫國風土記。

其二白鳳八年秋。以從四位下卒。見日本紀。其三和銅八年。賜姓橘宿禰。改名諸兄。後爲左大臣。叙正一位。見續日本紀。及姓氏錄。僧契仲加茂真淵等。注萬葉集。並闕疑。不指名其人。獨日本史定爲左大臣。無乃太武斷乎。日午驟雨。踰五百川。仰見峻峰拔地。雲烟吞吐。卽萬葉集所謂安達太良山是也。坦途里許。聚落沿水。曰本宮驛。驛北渡杉田川。坂路登降。酉刻次二本松驛。市街循山。長可一里。昔者足利氏。以其族畠山高國爲陸奧探題。曾

隨鑿紀程

卷一

三一

孫滿泰始城於此。稱二本松氏。五世孫義繼。爲伊達輝宗所攻。佯降。躬與壯士數騎詣其陣。相見禮畢。輝宗送到階下。壯士左右起。執以去。變發倉卒。一陣狼狽。輝宗子政宗出畋野外。聞報來救。輝宗大呼曰。阿梵。勿以乃父故縱敵。政宗追躡放銃。義繼遂殺輝宗而自刃。阿梵政宗小字也。事在天正十四年。居數歲。豐關白東征。以城授蒲生氏。江戶開府。松平氏加藤氏更封於此。寬永以還。丹羽氏世居之。今藩廢。設製絲場焉。場廣三十六町。屋舍



十九楹。甑竈百六十八座。工女二百四人。一歲所造絲。大略一千四百四十貫。得直金十萬三千八百七十餘圓。初安達信夫二郡以蠶桑名海內。獨繅法未精。奸商射利。攬雜欺人。頗減聲價。豪商小野市兵。安齋宇兵等。欲一洗弊習。遣人往富岡製絲場。講究其術。試之茲土。果得適宜。創立會社。募集金五萬圓。分爲二千股。每股二十五圓。又借官金四萬三千餘圓。招女繅師。設職員。會市兵宇兵有故破產。社員佐野理八代爲社長。更定規約。拮

隨鑾紀程

卷一

三

据罷勉。試以所製生絲。販之海外。踴爲精良。是日左大臣以大隈參議。金井大書記官。田邊內務大書記官。東園侍從等。巡覽工場。據社長所上計表。癸酉開社。至乙亥。得失不相償。耗金四千餘圓。丙子而後。漸生贏利。以迄去歲。所獲殆五萬千六百圓。則其業之趨盛大。可知矣。晚游安達原。出驛右折。取路莽草。路傍沮洳。荷花盛開。涉逢隈川。行數百步。喬木陰森。怪巖盤踞。名曰黑塚。側有古寺。老尼迎客。說舊事。曰昔有夜叉啖人。行旅過此。莫不

殞命。一夕高僧祐慶投宿。以觀世音威德調伏殺之。埋尸巖下。今寺中所安觀世音像卽是也。因出烹兒鍋。屠人刀。種種遺物。示之。爲發一噱。還訪大隈參議。談古今經世要務。

九日。朝發。過松川清水二驛。達福島縣治。行程三里。踰坂十三。其峻者曰雙柳。曰大鳥。曰市野。曰彌陀。而伏拜坂爲最。近者土人興工開削。化爲坦路矣。涉水六皆細流也。獨須川發源吾妻嶽。合荒川天戶二水。東流五里入逢隈川。兩涯相距百餘間。架

隨鑾紀程

卷一

三四

板橋。橋東卽福島。舊板倉氏所治。當陸羽孔道。地宜蠶桑。綿繭綺縠。物貨輻輳。及外國通商。輸出生絲。歲收巨利。肆廛櫛比。戶口繁庶。今夏回祿。一市蕩盡。駐蹕醫校。是日炎熱九十餘度。

行宮瓦甃。濺水取涼。二品親王游逢隈川。獻其所網香魚。

十日。辰刻啓蹕。經瀨上驛。涉摺上川。信夫伊達

二郡所界。平沙渺茫。水分三派。入逢隈川。踰薦僧壇坂。則桑折驛。停駕於無能寺。庭松張蓋。蔭



數十人。杉宮內大輔賦國詩上之。因摘取其句。命曰御蔭松。驛北半田山。有銀坑。三品親王與大隈參議往視焉。從行者余及金井大書記官藤波侍從。北條侍從等若干人。礦師導至坑口。口廣方丈餘。深不知幾千尺。取路口外。攀至山腹。廠舍連軒。內設蝦蟆爐。坩鍋土甑。有搗礮者。有鎔鉛者。有鹿皮囊漉水銀者。蓋本坑創開未詳其年代。寬文中幕府置銀山奉行。聚徒採掘。歲得銀數千貫。與佐渡金山。但馬銀山。並稱為海內三大坑。然歲久衰

隨鑿紀程

卷一

二十五〇

廢。衆病凍餓。有富民早田某者。捐貲再興。居無何。其孫武助。與工夫十三人入坑。中毒死。其業遂廢。近歲薩人五代友厚。請官借地。復試開採。而淘洗煎煉。悉用洋法。又取昔時所棄之礦砂。製為純銀。大得贏利。其坑道通塞。器械良窳。以至出納得失之微。具載丙子東巡錄。今不復贅。出廠門。又登十町許。喉喘體汗。絕頂設榻。供水塊。是山嶄然遙隔曠野。與靈山相對。靈山者。延元中鎮守府將軍北畠公所據以禦賊。余為親王說。當日戰略。良久下

山。憩於早田氏。未刻過藤田驛。渡龍川。地勢隆起。峻坂重疊。號曰伊達大木戶。木戶即關塞也。相傳昔者坂上將軍防蝦夷於此。左有國見山。循山而登。茅茨數十。曰貝田驛。東鑑。文治五年源二位東征。藤原泰衡據險於厚樫山。與國見驛之間。鑿長塹。以引逢隈川水。厚樫山一名國見山。貝田即國見驛。山下長塹。宛然尚存。踰一坂。則磐城州。有驛曰越河。封建時為仙臺藩南境。今屬宮城縣。從此以北。山路屈曲。曰白鳥坂。曰摩鐙坂。舊病險隘。近

隨鑿紀程

卷一

二十六〇

日削平。優通車馬。齋河發自國見山。北合衆溪。東注入白石川。怪巖古木。地幽流清。產異蟲焉。色白形肖蜈蚣。治小兒疳疾。土俗婚禮。例充盤餐。祝子孫繁衍云。河北小驛。亦名齋河。東行里許。下新館坂。酉刻次白石驛。舊仙臺藩老片倉氏采邑。中興收封。置按察使府。府廢。撤城郭。墾為桑圃。圃外市廛六百戶。木片葺屋。上戴石塊。詢之土人。云大雪酷寒。瓦輒凍裂。而木片或為烈風所捲去。故藉重鎮之。前路驛站。大抵皆然。非獨此地也。夜召

福島縣吏。資金於其治下。及郡山民罹災者千八百七十二戶。

十一日。早發先

駕。渡大橋。長四百尺。白石川。發

自楢下嶺。合橫河戶澤二水。東北流十餘里。入逢隈川。陳塲山有世良砥德墓焉。砥德通稱修藏。長藩人。初癸丑甲寅間。幕府政衰。內外多故。列藩分黨。大抵關西主勤王。關東佐幕府。幕府乃遣會侯松平容保。爲京師守護。鎮壓畿甸。及今上親政。薩長入參密議。首罷將軍守護諸職。會人失望。

隨筆紀程

卷一

二十七

伏水之役。實主其謀。而事敗還國。據險與幕兵拒命者。聲勢相援。於是六師征討。以左大臣九條道孝爲奧羽鎮撫總督。砥德參軍事。駐營仙臺藩。藩主伊達慶邦所謂佐幕黨者。其老坂時秀但木成行等。惡薩長用事。與米澤盛岡以下二十餘藩大夫。集議白石。君臣連署奏狀。爲容保訴冤。總督却其書。更命進兵。衆憤激。謂總督肉食貴紳。不必主戰。砥德與會人挾私怨。彼若不死。禍亂不已。乃遣壯士戕之福島客館。持其首還。梟示半日。埋於此。

嗚呼。堂堂大國。爲列藩所推。不辨名義。察時勢。顧

欲藉手刺客以成大事。則一敗瓦解。不足異焉。然

封建歷世。政在大夫。異日朝議。誅止首謀。不絕其

祀。仁矣哉。涉棄兒川。或告以勝母柏人故事。余笑

曰。王者保赤子。人棄我收。何不可之有。至宮驛。旭

日三竿。顧見紅旗閃閃。與行松相掩映。

車駕近在數百步內。乃馳渡松川圯橋。踰觀音坂。

循葛籠巖。降小豆坂。坦路三里。經四驛。曰金瀨。曰

大河原。曰船迫。曰槻木。文治之役。藤原國衡欲踰

隨筆紀程

卷一

二十八

大關山奔羽州。日暮馬陷泥淖。和田義盛射中左膊。大串三郎揮刀斫之。獲其馬。傳首於船迫營。今國衡墳在金瀨西。而田間瀦水。呼爲獲馬湖。卽其遺跡也。路右清流三叉。白石川與逢隈川合。沿岸地闊。田疇決滯。西南連山。不忘峯尤爲峻秀。宗久紀行。渡逢隈川。遙見孤峯吐焰烟。問之舟師。云。兵亂以來。見此怪異。徵之名蹟志。不忘峯灰沙堆積。有時吐烟。卽所謂噴火山耳。次岩沼驛。舊仙臺藩老古内氏采邑。今春回祿。市街未復舊。驛内竹駒

神社。棟宇宏壯。是日以社務署爲行在。資金於罹災者九十七戶。

十二日。復先駕曉發。殘月在天。樹影婆娑。單車

趁涼。如輕舟行行藻中。黎明過增田驛。有富民菊地善藏者。往年車駕臨憩其家。庭松偃蹇蟠

地。賜名衣笠。邦言。華蓋謂之衣笠。今視其樹。宛然

華蓋矣。驛西鹽手村有左近衛中將藤原實方墓。

實方工歌詞。嘗作花陰避雨句。世稱絕調。藏人頭

藤原行成忌其才。譏以驕慢。一日與爭論於廷中。

隨鑾紀程 卷一

壬九

實方怒取其冠擲地。遂坐不敬。責授陸奥守。蓋文

人相輕。誰昔乃爾。但怒者心直。笑者不測。源子和

不取彼而取此。先獲我心也。名取川多產鱒。鮭。水

源數派。發自盤梯。笹谷青根諸山。至桑石西。聚爲

一水。逕中田驛。北合廣瀨川。東注入海。南岸設

帷宮。矢魚中流。過圮橋則長町驛。隔廣瀨川。與宮

城縣治相接。縣治卽舊仙臺藩。有政廳焉。有鎮臺

焉。有裁判所焉。有監獄署。集治監。囚獄所焉。勸工

場一。養蠶試驗場一。師範校一。中學一。小學十三。

幼稚院一。病院一。醫校一。電信分局一。郵便局一。

神社佛寺百六十一。街衢二百四十。儼然一方之

大都會矣。就館於國分坊。有人倒屣出迎。則門人

齋藤弘也。攜手入堂。坐席始定。飯田定長。谷文等

相踵來訪。定安中人。文吾。高梁人。並以司法判事

官於此。弘字士貞。號巖城。津輕人。嘗在東京。從余

學文。旬日前來補師範校教員。余觀數子。先問地

方勝概。雅談移時。俄而喇叭數聲。萬衆傳呼曰。

鑾輿至矣。乃起迎之中途。瓦屋櫛比。綠門紅旗。路

隨鑾紀程 卷一

壬

撒白沙。縣吏先導。鎮兵捧銃。學校生徒正服。臚立。

而士女拜觀儀衛者。遠至自十數里外。肩摩轂擊。

羣聚如雲。已刻駐蹕國分坊。未刻

幸花壇。牧師牽駿馬二百匹來供御覽。是日。

余與定文等。避午熱於杉本檢事寓樓。檢事名重

遠。館林人。其妻舊高梁藩老石如雲之女。以余

爲父執。故迎待款曲。情同家人。樓隔市塵。樹繞竹

圍。疎雨數點。清風襲坐。置酒唱和。亦客中一樂事

也。雨歇。游躑躅岡。老櫻數十株。大皆合抱。傍有別

館。往年東巡所停蹕。入契一椀茶去。散

步市街。街窮有橋。斷崖數丈。一水滾滾。來自西北。即廣瀨川之上流也。水北曰青葉山。慶長中。伊達政宗領西奧二十一郡。始城於此。更稱仙臺。子孫襲業十餘世。以至慶邦。先是諸侯三百。推加薩仙臺為大國。加領百餘萬石。薩七十餘萬石。而仙臺六十二萬石。封境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里。巨室秩萬石以上者十一家。各有米邑。地廣土沃。實收租額百四萬石。加以魚鹽蠶牧之利。其富與加薩

隨鑾紀程

卷一

壬

相伯仲。然治平歲久。俗趨游惰。造鈔鑄錢。國計不支。申酉大侵。餓莩載塗。羅羅稱貸。仰給商賈。近歲一二志士。欲革弊制。會王政維新。割其地置桃生。登米白石三縣。授慶邦子宗基。以所餘二十八萬石。仍為仙臺藩知事。明年廢藩撤城。設陸軍鎮臺。於是士衆離散。朱門粉堞。率皆壞圯。過者愴然。有桑滄之感。橋南公園。肉肆茶店。間以戲場。蹕索。都盧。唐梯。躍圈。鐘鼓喧沓。觀者如堵。有前哲林子平碑焉。子平名友直。以字行。號六無齋。慷慨憂

國。藩老佐藤伊賀奇其才。詢以時務。子平陳富國策。後又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切論海防利害。幕

府嫌忌。命錮其家。以寬政五年歿。墓在舊城北龍雲院。此碑建於慶應元年。藩主慶邦篆額。儒臣大槻清崇撰文。是時四方多故。國用不給。蓋追襲其先見也。清崇字士廣。號磐翁。師事賴山陽。以能文稱。長余三十歲。顧為忘年友。向者列藩同盟拒命。飛檄行移。多出其手。事敗繫獄。後遇赦東游。過吾廬。余曰。陳琳筆醫頭痛。恨其為阿瞞用也。磐翁笑

隨鑾紀程

卷一

壬

曰。吾唯恨世無阿瞞耳。此老倔強如彼。而今為泉下人。惜夫。夜大雨。詣行宮。請賜假兩日。探鹽竈松島之勝。見許。乃還旅館就寢。則夢魂已在烟波浩蕩間。

隨鑾紀程卷一

隨鑾紀程卷二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八月十三日雨駐

蹕仙臺賜酺羣下召見鎮臺

將校九十八人裁判官典獄官十六人縣令松平

正直上賀箋及縣治一覽表先是松方內務卿巡

視東北地方是日還朝

行宮余與藤本周三

平井生等衝雨早發循躑躅岡東經宮城野此地

古以胡支花著胡支花又名天竺花觀音菫隨軍

茶邦俗謬稱菫花菫是蒿見陸機艸木疏周煌疏

隨鑾紀程

卷二

一〇

球史畧曰菫枝條纖弱如柳小葉如榆亦作品字

九月開花遍滿紫艷如扁豆花蓋亦用俗字耳過

原町訪燕澤碑崇六尺雨洗蘇漆色類古銅其文

四行行各七字筆多省畫義不可曉又東過多賀

城墟有古碑焉其文曰多賀城去京一千五百里

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

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韃靼國界三千里

此城神龜元年歲次甲子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從

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寶字六

年歲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

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鶴修

造按多賀城即鎮守府朝鶴即府帥也是時朝鶴

之父押勝專政紛更舊章官名紀年盡效唐制此

記里程亦用唐尺彼一里當我四町四十八步弱

所謂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者即今十六里弱則

隣境夷民猶梗王化府城修築之所以不可已也

此碑前於燕澤數百年而色澤反不及焉然其文

簡樸其字蒼勁決非後人之所能捏造余嘗讀文

隨鑾紀程

卷二

一一〇

祿清談云永祿中宮城郡人掘得古碑尋復埋之

其文記四方里程又嘗讀水戶侯光圀荅仙臺侯

書有竊聞貴邦宮城古碑頗致破損宜加修理之

文則原碑毀壞重刻建之亦未可知也或謂朝鶴

修城時未置鎮守府故署官衙稱鎮守將軍不稱

鎮守府將軍不知太宰府帥稱太宰帥近衛府大

將稱近衛大將諸省卿輔亦稱中務卿稱治部大

輔何獨容疑於此但朝鶴從四位下見正史今曰

上未知孰是耳雨其馳車入鹽竈里觀古釜四口



其三皆徑四尺八寸。深五寸。一徑四尺。深四寸。問之土人。云是大古鹽土翁煮海者。海濱一埠。老杉環立。拾磴百餘級。古祠巍然。庭列鐵燈籠。其一泉三郎所獻。亦六百年外物。神殿三字。左祀武甕槌命。右經津主命。別殿祀鹽土翁。合稱曰鹽竈神社。此社不列延喜神名帳。然舒明帝時。奉幣於陸奧國鹽竈神社。醍醐帝時。以稻一萬束爲祭鹽竈神料。事見類聚國史。及延喜主稅式。則歷朝尊崇可知。中興初頒祀典。列之國幣中社。

隨筆紀程

卷二

三〇

社東有洗眸閣。臨千賀浦。陰雲遮目。咫尺不辨。欲命舟探勝。潮候未至。坐披地圖。與古人游記對照。蓋鹽竈以北。浦淑彎環。左曰芳津。曰花田。曰大澤。曰雁山。右曰寺崎。曰大黑崎。曰小黑崎。曰鷹巢浦。曰東宮濱。其斗出處曰餘賀崎。崎外三大島。曰桂華。曰寒澤。曰宮戶。北與大塚濱相對。以障外洋。囊括內海。島嶼百餘。星羅棋布。各有名目。總稱曰松島。未刻解纜浦口。柔艣伊軋。蓬底聽雨。水淺藻稠。舟膠於泥。乃舍艣而棹。抵籬島。翠壁數仞。矮松生

隨筆紀程

卷二

四〇

白石鱗。蓬絃其枝。矯首四顧。天漸霽。潮漸湧。乃舍棹而帆。灣轉浦移。水面曠闊。現出羣嶼。石身松衣。玉立插青。一肥一瘦。爭呈姿色。謙堂先生有句。隋宮佳麗三千箇。箇箇畫來蛾黛。蓋寫真景也。於是召舟子。指點以問。彼翼如遠舉者。非鳳羽島耶。曰然。屹爾骨聳者。非神馬島耶。曰然。右者女御島耶。曰左是也。左者內裡島耶。曰右是也。前者小町島耶。否在後矣。後者攀兒島耶。否在前矣。他曰布袋島。曰蛭子島。曰胃島。鞍島。箕島。都島。往往與所臆記舛。乃舉地圖爭辨。舟子笑曰。小人目無一丁。然少長於此。今髮種種矣。朝夕來往。不知幾千回。公一喫茶頃。閱片紙。欲與數十年實歷者較短長。不亦過乎。余怛怛無以答。停撓御島。其大倍於籬島。松蟠巖踞。文篠叢生。有僧賴賢碑。長丈餘。三分其長。橫居其一。元僧一寧書。筆法遒美。據碑文。島舊名千松。後鳥羽帝時。高僧見佛結茆居焉。賜以佛像法器。因改稱御島。見佛既歿。賴賢來繼遺躅。云。見佛事見元亨釋書。後數百年。雲居通玄等亦



隨鑾紀程 卷二

五〇

駐錫。四方來塵亡者遺骨。塔碣林立。頗損風致。夫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罰。亦屬缺典。快哉袁中郎之言也。余欲大書刻石。與賴賢碑並立。而舉他纍纍者。投之海底。亦快。舟子笑而止。渡小橋右折。過瑞巖寺。遇左大臣奉勅往野蒜港。乃入謁焉。主僧北山師歲七十餘。為說堂宇廢興。此寺舊稱松島寺。台宗慈覺大師建之。後有法身和尚者。航海入宋。受法於經山無準禪師而還。鎌倉執權北條時賴為造巨刹。以弘禪教。是為開山第一世。至第九十五世陽巖和尚時。仙臺藩祖伊達政宗重建。規模宏壯。壁多名畫。中堂安其肖像。戎衣佩刀。威容可畏。史稱政宗眇一目。果然。自堂及門。子院夾道。左右各六。又有法身窟。廣三丈。穿石壁而設。即法身和尚坐禪處也。出門左曰繫舟灣。右曰觀月崎。崎上有亭曰觀瀾。以豐關白伏水第材造之。余就宿焉。時日落風收。烟靄模糊。漁火數點。出沒洲渚間。亦佳矚也。

隨鑾紀程 卷二

六一

十四日。夙興憑欄。旭日升自海嶠。紅潮青螺。點以白帆。夜間所見又一變矣。餐畢。欲赴富山。周三借得賴賢碑本。且臨且飲。顧謂余曰。往哉。吾將後發追及焉。乃與平井生偕從瑞巖寺前。循海東去。右有五大堂島。相距咫尺。中峙一巖。接以二橋。駢板疎豁。俯瞰深淵。拾步而過。堂不甚大。右眷御島。左顧福島。而經島當面。喚輒可應。崖松倒生。波涵其枝。有人緣水求魚。魚即上鉤。若笑鄒叟不解事者。取舊路右折。經高水驛。行里許。遙見塔尖於木末。即富山也。坂路嶮巇。五步休。十步息。始屆山門。匾曰大仰禪寺。老僧迎入中堂。堂在山頂。三面臨海。一望渺然。積翠浮空。昨日所見。瞭如指掌。即未見者亦皆呈奇競秀。向之截業入雲者。變為培塿。向之平遠連水者。變為灣曲。聚者散而疎者密。大者小而遠者近。去者來。走者止。伏者起。隱者見。潮汐吞吐。雲霞掩映。猶撒百千珠玉於大琉璃盤。宛轉陸離。唾手欲拾。目眩神恍。不知所擇。余絕叫曰。奇哉。松島之觀。其盡於此乎。老僧曰。未也。內海弓形。南

北六里。東西半之。蛇岬蜿蜒。走入海中。斜與磯崎對。而此在其背。眼界或有所局。彼大高森嶺者。位占中央。若能登臨。則一渚一洲。內無遁形。外望大洋。洵奇觀也。余意動。直欲一葦航之。則又曰。未也。觀盡內外。無以窮變化。宜於晴者。不必宜於雨。宜於月者。不必宜於雪。炎之於舟。涼之於樓。隨時異宜。公果欲窮變化。盍圓其顙。緇其衣。朝於斯。夕於斯。起於斯。卧於斯。水石之與居。麋鹿之與游。嗚呼。老僧警予矣。夫奉公者。不當殉私。余也。身在宦途。

隨鑾紀程

卷二

七

不能絕情山水。乞假兩日。探勝一方。不亦太幸乎。乃得隴望蜀。更欲觀內外窮變化。是溺也。殉私也。古人曰。大溺者必有大忍。遂割愛而去。抵小泉村。小憩。待周三不至。村路兩歧。右細左大。而由細者。山徑歛仄。山盡有村。曰竹谷。茅茨數十。業兼耕牧。聞封建時。課民畜馬。撲買占利。今廢其制。利澤歸下。頓致蕃息。涉小川。蘆葦茫茫。左治品井沼。沼大可五里。多產鯉鯽。方言湖柳謂之沼。沼北半里。爲鹿島臺。方言邱陵謂之臺。臺北二里。爲松山。文治

之役。源右將經松山。至栗原郡。見東鑑。此地古爲官道。舊仙臺藩老茂庭氏所居。藩廢士散。邑里蕭條。然登高四望。目力所及。率皆稻田。海內多產米穀。特推是邦。亦足以見一斑矣。鳴瀨川發自荒神山。東流二十五里。逕松山北。至野蒜港入海。雨餘暴漲。水勢尤悍。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沿堤西行。遇老幼拜。車駕而還。問以前程。則曰。六里強。余驚其太遠。蓋土俗以三百六十步爲小路一里。小路六里。爲大路一里。大路卽官程也。昏黑過三本

隨鑾紀程

卷二

八

木驛。多田緒絕。二川泛溢。平地水深二三尺。鑾輿航渡。揭者厲者。據人肩者。車騎雜沓。炬火照道。余亦追及。偕入古川驛。初二川暴漲之報。達仙臺。有司奏請駐蹕。待水退。上不可曰。前路供頓。刻期措辦。一日行期。百事齟齬。其煩民也大矣。朕不憚沾濡。汝輩亦勿辭艱楚。於是騎馬啓行。歷七北田。富谷。吉岡諸驛。十一里程至此。衆庶迎駕。歡呼載塗。是夜以郡署充行宮。余退就館。則周三在焉。蓋涉鳴瀨川。取捷徑

也。

十五日發古川驛。驛夾緒絕川。北帶荒雄川。舟路右通鳴瀨川。左達來神川。隣郡賀遷之會。特致繁昌。驛外有節婦鈴水氏墓。婦名阿辰。其父爲迎贅夫。夫罹惡疾。欲逐之。婦泣諫。分爨而居。乃故鑿廩壁。遺米路上。誣告以盜。婦欲白夫冤。懼父見刑。遂伏刃死。官旌表其孝貞。爲釋父罪。事在正保四年。過荒谷。青草平敷曰長者原。土人放馬數百匹游牧。清水驛。舊仙臺藩老石母田氏采邑。

隨鑿紀程

卷二

九

行宮掛

嵯峨帝御書愛宕山三大字。相傳石

母田氏之先有戰功。其主政宗賞以此書。爲背旗。

子孫寶藏。裝爲掛幅。按

帝嗜翰墨。今奈良正

倉院所傳行書七律。世人爭賞焉。余嘗拜觀秘閣

所藏艸字橫卷。神運道勁逼晉唐。此摸其形。蓋填

墨耳。北行二里。岡阜起伏。涉小流三。登力石坂。地

崇野曠。望荒雄須金粟駒諸山於西北。而東南雲

烟縹緲。登米桃生二郡在眼中。坂上設

小次。臨憩良久。踰三坂。曰太鼓。曰足清水。曰町頭。

晡時次築館驛。古川以北俗漸陋。館供盛膳。皆不適口。是夕食鯉魚美。問其所產。曰伊豆沼。語音不通。代舌以筆。一坐噴飯。

十六日卯後

啓行。未刻入巖手縣界。暑甚。土人

列榻樹陰。供清泉。會驟雨亦至。衆賴息。申前次盤

井驛。驛帶磐井川。東南望室根機織諸山。田野闢

戶口稠。天喜之役。

王師構三關。此以其爲第

一曰一關。近世田村氏治焉。藩廢改今名。士女拜

儀衛者。遠邇來集。填溢街衢。是日行程七里餘。多

隨鑿紀程

卷二

十

山路。其田腴。其民樸。其物產米穀馬匹生絲蚊蠅

蘭席菅笠。其村曰富野。曰姉齒。曰津久毛。曰末野。

曰有馬。曰真柴。其驛曰宮野。曰澤邊。曰金成。曰有

壁。其坂曰二階。曰夜盜。曰觀音。曰十萬。曰長田。曰

館下。曰大澤田。曰祈禱。曰新大町。其川曰一迫。曰

二迫。曰三迫。曰夏川。曰中江。曰有壁。曰川田。大抵

發自西北山谷。東流入來神川。其古跡曰營岡八

幡祠。寬治中。源奧州報賽寄祀田。納甲冑刀箭。陸

奧諸記所謂。將軍以兵三千。會清原武則於營岡。

者是也。曰妙齒松。見伊勢物語。今枯矣。曰三迫莊。藤原泰衡出師。拒鎌倉兵處。曰津久毛橋。源右將過此。梶原景時賦俳歌。並見東鑑。而其曰燒炭藤太墓。曰鬼死骸邨。俚傳妄誕不足取焉。晚左大臣至自野蒜港。具奏其狀。野蒜屬壯鹿郡。距宮城縣治十餘里。南臨大平洋。北帶鳴瀨川。西隔椿峽。與官戶島相對。山埤圍繞。尤宜泊船舶。先是三陸漕運由石卷。然其地在來神川之下流。沙淤堆積。潮水激怒。航路險惡。動輒致覆沒。故內務卿大久保

隨鑾紀程

卷二

十一

利通嘗憂之。欲築埔頭於此。使土木局長石井省一郎。與治水工師蘭人普詣獨兒氏。檢察地形。百方計畫。會西南亂起。事寢。而卿亦卽世。居二年。官募起業公債於富民。分其金五十四萬餘圓。充經費。大興工役。開市街。建倉廩。設工廠及繫船場。場外沈固投石。築二塘。斗出海中。東西相距三百町。長各百七十三間。以防風濤。便帆檣來往。市背鑿渠百餘間。以殺鳴瀨川水勢。使其吐沙勿至繫船場。名曰新鳴瀨川。又鑿運河。起蛇田至濱市。以引

來神川水。與新鳴瀨川會。長三里三町。廣九丈二尺。源頭設閘。畜泄隨宜。兩涯築堤。坦路通車馬。堤脚伏樋。開溝澮。資灌溉。荒蕪化爲良田者數百町。河渠架六橋。長者四百餘尺。短者九十尺。皆積磚爲基礎。是役雖未告竣。水陸運輸旣已見其效云。縣令島維精。大書記官岡部綱紀。郡長大久保親彥等來訪。維精字信叔。北豐人。嘗與余游學江戶。爲莫逆交。中興擢用。閱歷諸職。至今官。尤有治績。縣令爲余說五串溪之勝。曰土人修路。望

隨鑾紀程

卷二

十二

幸。以前程違期不許。子盍一游焉。親彥指示地圖。請爲先導。余大喜。夜謁二品親王。勸枉駕。亦從民志也。十七日。晨與川邨正平造親王館。從者束裝。而親彥等在門。先蹕早發。渡磐井川。橋長二百四十尺。康平之役。源鎮將作長蛇陣。敗賊逐北至磐井川。卽此也。山目驛。北望蘭梅山。有配志和神社。見延喜神名帳。左折取路田間。車不方軌。邨民推輓。食頃抵五串溪。卽磐井川之上流。其源出須川嶽。

聚衆澗東注。漸東漸大。至此忽爲一峽所蹙。雷轟電激。力劈堅石。懸爲瀑布。碎爲跳珠。散爲飛雨。匯爲深潭。盤旋洄狀。與崖曲折。兩崖巖巖。雜樹與怪巖相彌縫。其聳起處。架以飛橋。下流有盤石。大可坐數十人。清泉淙淙。小石錯落。親王顧召余移榻。望瀑橋外。乃白曰。瀑兩層。上者二龍爭雄。稱雄瀧。下者雌伏。合爲一派。稱雌瀧。方言。飛泉謂之瀧。其字龍在水傍。潛龍也。此景奇絕。世莫之知。今殿下降臨。則是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從此東陬添一勝。

## 隨鑿紀程

## 卷二

十三

區矣。親王微笑稱善。與起。蛙躍踏小石。攀南崖。有碑。故掛川藩儒員松崎復撰文。白河城主源定信題額。幕府內史源弘賢書。記架橋始末。曰。是溪自源至委。凡六七十里。下與來神川合。峽險湍急。不可以舟。居民來往。迂路病涉。文化中。郡吏大槻汝弼與佐藤時茂。相議起工。兩崖鑿孔。納大木爲梁。架桐駢板。翼以欄楯。長二寸餘弓。出水一足有半。下無隻柱。以利暴漲。目爲天工橋。文化距今七十年。其人旣亡。其名與橋不朽。文章之不可已如此。

橋上觀瀑。近在數十步內。日光與樹影映射。玲瓏如水晶簾。橋下水澄澈底。小鮮游泳。可指而數。渡橋。親彦率生徒。迎入鄉校。進茶菓。因說地方情狀。娓娓可聽。蓋本邨二百餘戶。男女一千三百餘口。其土黑墳。其田中下。湖溪八里。達秋田縣界。山中民販薪炭。運以牛馬。三冬積雪。每艱行路。今欲闢荒殖產。經費無所出。其所以請親王枉顧者。非獨誇示勝景。并欲其察民瘼。噫。亦勤矣。用心之厚。不在夫架橋者之下也。由原路。憩赤荻邨校。北行一

## 隨鑿紀程

## 卷二

十四

里。平泉與衣關接。昔者六郡酋長安倍賴時。反據此地。賴時亡。外孫藤原清衡復領六郡。自江刺來移。專制奧羽二州。擁兵馬十七萬。傳業三世。殆經百年。土人至今尚說舊事。史稱。基衡建毛越寺。其稱金堂者。紫檀赤木。飾以金銀。命良工運慶。作丈六藥師。十二神將像。酬以黃金百兩。鷲羽百尾。水豹皮六十餘枚。駿馬五十匹。安達絹千匹。希婦細布二千端。信夫毛地搦千端。白布三千端。及生絹三船。練絹三船。又泰衡亡時。自火城郭。獨西南隅。



一庫不焚。金銀珠玉。錦綺器玩。充溢其內。則其富且侈可想矣。清衡基衡所居。稱柳御所。秀衡所居。稱加羅樂御所。遺址墾爲龍畝。在高館東南。高館又名判官臺。源廷尉自殺處。所謂衣川館是也。一邱臨水。衣川與來神川會。東對束稻山。安倍氏盛時。遍地植櫻。因呼櫻川。邱上小祠。祀廷尉。天和三年建。其上梁文云。以平等心爲基址。靈廟新成。輪奐美。俎豆來神川。漣漪蘆簾。高館城蒼翠。筆墨雖陋。足以見地形。下邱道左有毛越寺遺址。伽藍皆

隨鑾紀程

卷二

十五

廢。獨存子院。金鷄山一培塿耳。童謠云。朝日輝兮夕日輝。金一億兮漆萬杯。相傳基衡造雌雄金鷄。與黃金一億埋之山下。銅以漆萬杯。貽厥孫謀。非不周且密。曾不兩世。忽諸不祀。黃金果可恃乎哉。或以泰衡違父命爲失策。不知違固亡。不違亦亡也。彼廷尉者。身居京畿。挾王命討鎌倉。衆心不附。來爲寓公。乃以一隅抗天下大兵。余見其與賴時父子同轍耳。中原爭鹿。袖手傍觀。天命有歸。不能爲竇融。則秀衡未死。禍機已兆。區區豚犬安

足道焉。金鷄西北曰關山。有中尊寺焉。

仁明帝時。慈覺大師開基。清衡重建。堂塔四十。僧房三百。建武回祿。後經變亂。僅存十八院。而當時遺物尚多云。日午天熱。步登自觀月坂。僧徒迎入一院。壁掛書畫。案陳寶器。廷尉及辨慶像。筆不甚工。笈二龜井六郎片岡八郎伴爲修驗者。從廷尉時所用。各三層六扇。高三尺。一彫竹鶴山茶。一彫薔薇花。並精妙。筆管一。秀衡物。髹質描金。其美可愛。馬鞍一。安倍貞任物。前輪刻手形。手形源義平

隨鑾紀程

卷二

十六

所製。見平治物語。恐非古制。寶塔曼多羅十幅。藏以二龕。龕內金外漆。高七尺餘。橫二尺五寸。每幅長五尺五寸。橫二尺。紺紙以金泥。蠅頭細書最勝王經作塔形。四邊圍畫經意。五彩粲然。筆法圓勁。洵爲逸品。天治三年。供養願文。右京大夫藤原敦光所草。原書亡。鎮守府將軍源顯家重寫之。其人忠。其筆美。反愈於原書。他如獨鈷。如意。藕絲袈裟。道風書。牧溪金岡畫。玉石混淆。姑記余目所注。覽畢。訪金色堂。又名光堂。外圍用板。覆以複屋。內設



木壇上列佛像。皆名工運慶作。下藏三棺。中清衡左基衡。右秀衡。相傳。寬永中有司發棺檢之。基衡秀衡尸。各白襦錦袍。填以硃沙。清衡遍身塗漆。裹以白綾。納劍一口。及鎮守府將軍印。清衡任鎮將。玉海盛衰記。尊卑分脈。所不載。或可以補史闕。堂廣方一丈八尺。崇視廣加一尺。柱壁槩槌。塗以金泥。七寶莊嚴。今剝落。尚見螺鈿。光堂之名不虛也。藏經堂在光堂西。皮閣八。置一切經三部。其紺紙金銀間行書者。清衡聚能書僧。閱八歲功成。紺紙

隨筆紀程

卷二

一七〇

金書者基衡造。黃紙宋版者。秀衡所納。凡函皆縣螺鈿題篇名。天正中。豐臣秀次東征過此。借數十函去。每部殘闕。獨宋版尚存十九函。鐘樓在光堂東。鐘崇四尺一寸。口徑二尺三寸。厚三寸。康永二年七月。金色院僧賴榮造。歷歲五百餘。而其色太古。銘文磨滅。于上之攢。成凹字形。殆如千年外物。過大日堂。循天姥池。詣白山祠。是為絕頂。倚柱四顧。山河形勢。歷歷在目。親王召僧指問。達谷密枕把柵所在。余與正平論前九後三之戰畧。且論且

步。不覺下山。渡衣川橋。西有高日王山。懸泉七丈。名曰衣瀑。即川源所發。其神所謂膳澤七社之一也。寬文中。川北邨民憂旱魃。欲引流灌田。父老謂此必犯神怒。衆懼而不敢。黑石鄉有山田。次右者。奮曰。民神之主也。神而作祟。我獨任之。乃開溝洫。通灌溉。連歲豐熟。瘠土化為良田。而身亦以壽終。後世建碑紀其功德。彼造堂塔四十。僧房三百者。或有愧焉。踰德澤坂。頓前澤驛。聞車駕已過焉。驅車二里。抵水澤驛。舊仙臺藩老伊達將監采

隨筆紀程

卷二

一八一

邑居民數百戶。驛口有邨。宜登眺。四面平野。西望駒形嶺。東北隔川。翠巒起伏。布帆掩映。邨落相接。俯瞰市街。男女拜幸。絡繹如織。南郊奏烟火技。光連行在所。會驟雨。親王以下各就其館。及夜。仁書者羣至。中尊寺僧良微。捐康永鐘銘來贈。

十八日。朝霧四塞。啓

驛輒霽。一路坦夷。彌望水

田。膳澤川發自三國山。合小出黑澤諸水。與來神川會。南涯曰宇佐邨。有鎮守府八幡祠。東鑑文治

五年九月。抵鎮守府。奉幣八幡宮。卽此也。蓋古者蝦夷叛亂。設鎮守府於多賀城。玉造以北。視為化外。桓武帝捷伐拓境。延曆二十一年。始城於此。

嵯峨帝時移府焉。乃日本史兵志。以移爲創。獨據建武記弘仁三年始建之文。不參考職原抄。拾芥鈔。恐不免掛漏。抑多賀創建。或爲神龜二年。或爲天平五年。未知孰是。徵之類聚三代格。天平寶字三年。乾政官符。天長五年。太政官符。其在寶龜以前無疑矣。或謂府址在昨所經古城邨。今

隨鑾紀程

卷二

十九

察地形。此愈於彼。恐不然也。渡川。踰三浪坂。則金崎驛。從此以北。田野漸狹。連嶂對峙。路多高低。相去邨與鬼柳隔一墩。舊仙臺盛岡封界。今毀墩合爲一邑。和賀河在邑北。出自和賀嶺。東南流。與來神川合。日本紀略。弘仁二年。陸奧國置和賀稗縫。斯波三郡。東鑑與伊澤江刺巖手并稱爲奧六郡。稗縫作稗枝。斯波作志波。今伊澤作膽澤。稗枝作稗貫。志波作紫波。河北曰黑澤尻歧路。左距秋田縣界十七里。層山複嶺。嶮峻無比。兩縣協議。捐貲

隨鑾紀程

卷二

二十

開鑿。去歲起徒。未竣功。二里渡豐澤川。次花卷驛。土人獻蠶連及蔬菜數種。資以金幣。本驛舊名鳥谷多戶口。饒物貨。東有城墟。按南部鄉邨志。安倍賴時領奧六郡。使二郎貞任居廚河。三郎宗任居鳥海。五郎正任居黑澤尻。八郎行任居白鳥。此以其中央自居之。一旦作亂。進據衣川。及其軍敗。宜退守巢窟。而陸奧話記曰。賴時中流矢還鳥海死。貞任敗保鳥海。尋保廚河。鳥海當作鳥谷。今徵之地理。鳥海在衣川東數里。距廚河太遠。其說或似

有據。天正中。淺野長政征九戶氏還。南部信直送到於此。長政巡覽城池。從容問曰。守將誰膺其選。信直未答。僉曰。主馬哉。乃命居之。授邑八千石。主馬卽北秀愛。以驍勇著。此雖與話記不相涉。亦可以證其爲要地。夜名須川良平以門人數輩來訪。談經史。良平本郡川口邨人。十九日。涉瀨川。踰宮目坂。四野開豁。秔稻如雲。間有蘭田。蕎麥圃。邨女列機織。蘭席。頓石鳥屋驛。頒賜河漏麪。味甚美。蓋土產也。離驛少婦數十。紺衣紅襟。

高歌春麥。其曲雖鄙。亦太平之音也哉。涉彦部河。路左小泖曰五郎沼。有比爪五郎墳。文治之役。泰衡族人俊衡與弟五郎季衡火比爪館。北走廚河。既而出降。以俊衡年老歸佛。許留茲土。以五郎去。見東鑑。今五郎有墳。不載其赦歸。蓋闕文耳。郡山驛與日詰驛接。日詰比爪。邦音相通。驛東崇邱枕來神川。有古城址。日本後記。弘仁二年征夷將軍文室綿麻呂奏。志波城近于河濱。屢被水害。宜遷置便地。卽是而俊衡兄弟所居。亦不外此也。比去

隨鑿紀程

卷二

三

十町。有源右將營跡。曰陣岡。以天熱僕痛。不造見焉。從此以往。直道如矢。行松並立。田土肥美。左望南昌嶺。右顧多多良山。渡明治橋。駐驛巖手縣治。縣治卽舊盛岡藩主南部利剛所居。利剛系出自甲斐守源義光。義光五世孫光行。爲甲斐南部地頭職。因氏焉。文治之役。以功封陸奥糠部五郡。居三戶城。十三傳至守行。叙從四位下。守行十四世孫信直。城於此。自三戶來移。領和賀以北十郡。子孫襲業。以至利剛。有罪削封。其子利恭復爲

本藩知事。旣而廢藩置縣。管關伊和賀。稱貫紫波巖手。九戶。六郡。尋改稱巖手縣。并管膽澤。江刺。磐井。二戶。氣仙。五郡。此地距海二十七里。其至宮古港。山隔谷阻。棧道崎嶇。三冬積雪。人馬絕跡。近歲鑿開。更通大路。來神川發自御堂山。繞治西。與中津河會。南流五十三里。合丹藤滴石以下九十餘水。至牡鹿郡界。歧爲兩派。右注石卷港。左注尾崎濱。旁郡舟運莫不由焉。自發古川驛。行程數日。與川離合。此其上游。水勢尤悍。往時連舟四十八隻

隨鑿紀程

卷二

三

爲浮梁。每隻排板八枚。繫以鐵鎖。沿岸百六十六邸民。歲納米三百九十三石六斗五升四合。以充費用。然大雨暴漲。斷鎖失舟。來往阻滯。衆病其非便。乃設方集。質架板橋。長四百九十八尺。廣二十四尺。左右施欄楯。塗以青漆。癸酉起工。翌年告竣。所謂明治橋是也。於是水陸四達。百貨流通。凡街衢六十餘。人家四千七百六十戶。男女二萬千三百七十口。繁庶亞仙臺。而富商大賈。或多於彼云。夜島縣令來訪。乞書者踵至。

二十日駐

蹕盛岡

行宮。卽士族菊池金吾

家。結構輪奐。庭築假山。樹石相倚。泉迸自石罅。溜爲曲水。架以小橋。紅鯉游泳。見人不驚。傍有古松。鐵幹輪囷。綠陰遮日。

上愛撫賜名見馴松。西

四辻侍從詠國雅。因傳

旨。召余作記。已刻。

勅左大臣。代巡仙臺裁判所支廳。二品親王偕臨。大隈參議。金井大書記官。太田侍從。與余隨之。凡勅奏官奉

命。往臨官署。若學校會社等。謂之

巡視。

車駕當臨而不臨。使

皇族大臣代

隨鑾紀程

卷二

三

臨。謂之代巡。代巡例具鹵簿。巡視則否。於是左大

臣乘輿駕四馬。騎兵執旗左右並進。縣吏率巡役

先導。發

行宮。渡中津河橋。判事音羽安成拜

迎門外。巡覽諸局畢。徹鹵簿。更巡視縣廳。及學校。

病院。勸業場。蓋縣廳以下。往年經

親臨。所以

不用代巡儀也。款侍從巡視外山牧場。初盛岡藩

封土廣大。產良馬。然所謂九牧十二野。今屬青森

縣。其盛岡地方。大抵寄養民家。藩制。凡民畜牝。官

給其牡。所產駒。牝則歸民。牡則納官。二歲而鬻。直

不滿金一兩者付民。其一兩以上。民取一兩。官盡

收其餘。積至巨額。每五兩。率予一分於民。名爲褒

金。一兩抵今一圓。一分卽二十五錢。藩廢縣建。改

舊制。每駒付民以一圓金。有贏餘。官民折半。已而

官收什四。又減爲什三。以購洋種。頒給焉。又開牧

場於外山。及葉水。茨島。居數歲。規制漸備。舉以付

民爲會社。今閱簿冊。闔縣馬合牝牡十一萬餘匹。

至收牛。則土俗初未知其方。官以金二萬餘圓。買

牝牡若干頭。付民飼養。其生犢獲利。官收三分。民

隨鑾紀程

卷二

三

取七分。後又頒給洋種。蓄息至一萬九千餘頭之

多云。是日島縣令上縣治實錄。及警察一覽表。產

馬社長上田農夫上賀箋。晚與大隈參議。德大寺

宮內卿。杉大輔等。赴宴於縣令第。庭栽異草。壁掛

古書。飲膳豐美。各盡歡去。余獨留沐浴。艸見馴松

記文。還詣

行宮。奏覽金井大書記官奉

旨。書之素練橫幅。以賜金吾。

二十一日。卯後啓

蹕。觀者塞塗。兒女面皆白晳。

水土使然也。離市街。行松夾道。曰上野邸。邸盡則

山。清泉出焉。問其名。則曰黃金水。亦不知何謂也。路險甚。上舍輿而騎。衆徒步隨之。攀長坂。左

瞰來神川。對岸八村。總稱廚河鄉。廚河二郎貞任所居。史稱貞任保廚河柵。西北大澤。東南阻川。岸高三丈。上構樓櫓。下樹利刃。王師攻之。又圍姬戶柵。二柵相距七八町。蓋阻川者。滴石河與來神川會處。姬戶今日姬屋敷。有遺址云。過小野松。登頓上下。與川隱見。瘠田茅屋。邨落荒涼。唯有巖手山與姬神嶽。巍然凌衆山。東西對峙。差強人意而已。

隨鑾紀程

卷二

五

巖手又名巖鷲。與姬神及早池峯鼎立。號北奧三鎮。夏秋之交。州人齋戒登賽。往往見靈異。相傳巖手神嘗娶姬神。伉儷不諧。姬神怨恨。臨去山谷震動。抑大地火脈。有時發洩。山崩地震。何可異之有。貞享中。巖手山鳴動噴火。泥土自山腹潰出。溪澗魚皆反白。衆懼為神祟。官吏奏請進神階。以今視之。神嫁神崇。五十步百步。而世獨以彼為荒唐。何也。尚食於澀民驛。地僻物乏。羣下晝餐。無得而辨。內膳豫備行廚。頒給搏飯梅諸。抵雪浦。古松一株。

大四圍。高數十丈。枝皆下垂。呼為雪下松。丹藤川出自姬神嶽麓。逕驛北入來神川。上流五町。有懸瀑。鱒魚溯游跳躍。設築捕之。晚次沼宮內。亦荒驛也。此在森岡北九里。土俗尤陋。而愈北愈陋。蓋上古蝦夷所窟宅。夷言呼藪澤為內。今日沼宮內。曰江川內。曰蘆內。皆其遺稱。大抵山谷細民食稗寢藁。樵蕪耕牧。男女同業。是日遠近來集拜

幸。其婦女短褐著紺窮袴。闊步鵠立。成大字形。言語侏離。非重譯不通。嘗讀藩翰譜曰。豐臣氏始霸。

隨鑾紀程

卷二

五

南部信直欲修職貢。擇部下可使者。進止鄙野。其音發自鼻孔。會有京商來買鷹者。裝為使臣。獻駿馬。竊疑其誕。今信矣。鳥縣令獻豚肉。頒賜近衛兵士。余就伊東侍醫療目。還過縣令旅館。食鯉羹鶉炙。辟境得之。美比五侯鯖。

二十二日。早發涉小溪五。皆來神川源也。御堂山磴道百餘級。有觀音堂。堂傍溫泉。稱弓頭水。相傳源鎮將攻安倍良昭。時盛夏。士卒苦渴。乃祈觀音。弓頭穿巖。泉輒湧。按陸奧話記。賴義與良昭戰於衣



川地方。相去絕遠。其與貞任戰。亦不踰廚河而北。安有駐營於此者乎。大抵邦人作史。依仿漢土。弓預穿泉。見後漢書。火牛敗敵。見戰國策。僧服欺關吏。見晉書。衾中代夫受刃。見列女傳。敵營鞭巡卒。見北史。禱神擲錢卜勝負。見鐵圍叢談。此之於彼。有偶同者。有傳會者。不可以不辨。堂背老杉一株。大五人圍。古釜一。洪鐘一。皆七八百年外物云。登坂數層。地崇原曠。淡黃淺碧。秋草競妍。四邊連山。俯瞰其頂。而岩堯凌雲。並立西方者曰小繫嶽。曰

隨鑿紀程

卷二

二七〇

七時兩山。北行二里。疎林荒圃。間見人家。急下峻坂。頓小繫驛。丙膳傳餐如昨日。餐畢。涉圯橋。山徑蜿蜒。一登一降。谷旋坂轉。左傍崖窰。右見灌木。脚底千尋。奔瀨北注。卽小繫河也。踰險得邨。曰小鳥谷。茅茨散處山谷。男植漆製蠟。女業蠶織。閭享保中稅冊。闔境漆木凡二十萬三千八百株。每株納稅銅錢七文。而不算桑樹。蓋蠶織業起於近世也。北去里許。隔水荒邨。曰小森。曰川又。曰堂池。曰冬部。茅屋參差。見於樹杪。而冬部山谷深阻。產細辛。

辰沙。舊有金礦。元祿中。採掘穿地。深百十六尋。獲金多寡。與起廢年月。並不可知。未刻抵白子坂。時炎熱九十二度。馬瘁僕痛。邨民汲溪流數甬來供。爭飲立盡。則曰。公等幸不以三冬過焉。此地酷寒。三月草茁。五月梅開。十月以後積雪十餘丈。行旅往往墮指。衆笑而不信。過高善寺邨。次一戶驛。人家二百餘。分爲六坊。馬淵川貫注其間。東合小繫河。東流十餘里。至八戶入海。土人巧製竹器。夜買數種。作家書。託商船寄之。

隨鑿紀程

卷二

二七一

二十三日。微陰。出驛半里。渡越田橋。攀峻坂。抵波打嶺。古歌所謂波濤越末松山者此也。左右連山。澗底喬松。矗立成林。間有三鬣者。路傍石壁。往往見螺殼。說者謂此山古在海濱。螺殼風波所吹送。不知古歌男女相誓。舉人世必無之事。其意與童殺帶礪無異。蓋大塊變化。水陸易地。大抵在渾沌未判之前。徵諸洋籍。天空有山。高一萬八千四百尺。螺蚌碎粉。與泥沙凝結。此種殭石。其質成於水底。形爲層累。地學家目爲水層石。又以其有生物之



跡曰跡層。而跡層有鹹水淡水之別。鹹者舊海。淡者舊江湖。其間所生螺蚌。雙殼軟肉者。一百四十種。生淡水者。其肉兩塊連於殼。生鹹水者。一塊連於殼。獨殼軟肉者若干種。生淡水者。殼光口完。生鹹水者。殼外有粒。口不完。正。今未審螺殼形質。何以能知。茲土舊為海。為江湖乎。或曰。能因坤元儀並稱末松山。中松山。本松山。今閉伊郡有大松澤。小松澤山。與海相近。則末松山在彼。亦傳會歌詞。不足措辨焉。山巔 小次。前陳土產有龜化石。

隨筆紀程

卷二

三九

者形狀宛然。別設一棚。排列土人食料。疎糲批糠。或製木實草根為粉餐。使肉食者知民苦。縣吏之用意。可謂至矣。降山則福岡驛。列肆四百。左沿馬淵川。東望爪折嶽。而重巘束筍。南接波打嶺。巖邑也。天正十九年。九戶政實據險作亂。南部信直力不能制。告急豐臣氏。乃遣兵來攻。數月不拔。使僧薩天說降。政實意動。弟實親諫曰。彼嘗誘殺北條氏政。覆轍可鑑。況勝敗在天。嬰城戰死。不傷我武。豈不愈於面縛受辱萬萬乎。不聽。出降見殺。是役也。

隨筆紀程

卷二

三〇

信直陣九日町。蒲生氏鄉陣村松。淺野長政。堀尾吉晴。并伊直政。陣西八幡。秋田實季。津輕為信。陣穴牛。而政實城在驛東。攻守得失。可按地而論。恨官程急遽。不得一一巡覽也。經堀野。渡長瀨橋。則川流轉在路右。過金田市。頓釜澤。巖手縣界盡於此。渡蟹澤圯橋。入青森縣。峻坂九折。螺旋而登。停駕坂頂。俯瞰原路。長川滾滾。從坂下東走。不見所終。古崎兩崎諸邨。近在目下。仰瞻名久井嶽於雲表。洵絕景也。降板澤竹林二坂。次三戶驛。戶口倍徒福岡。熊原河貫注驛中。與馬淵川合。斷崖削立。喬木刺天。有南部氏城址。近歲建祠。祀南部光行。號糠部神社。驛東大向邨。民佐藤春松。就縣吏請奏覽。長慶帝陵石。及系譜一卷。石橢圓長一尺五寸。廣七寸。刻 帝諱。系譜載其臣七人姓名官職。且曰。帝弟明尊為僧。建寺邨內。住谷而居焉。建德二年。帝讓位。潛行與武士七人來投。弘和二年三月六日崩。留御製歌二首。其陵曰有末光塚。七家子孫今尚存。而傳遺物。春松即

其一也。按 帝卽位。史無明文。續本朝通鑑。引應安畧記。日本史引高野願文。古本帝王系圖。而瑠檢校據新葉集序。南帝三世一語駁之。巡狩錄。南山史。殘櫻記。皆主其說。學者分祖聚訟。爲一疑案。況號爲陵墓者。于丹生。于多氣。于安居。于波岡。于紙漉村。于丹波山中。地勢懸隔。崩殂歲月亦不符合。余讀當時實錄。看聞御記。吉田日記。大乘院記。荒曆。愚管記諸書。竊有所考。以事係皇統。未敢臆斷。今覽系譜。曰議事方。曰軍事方。當時恐無此

隨鑾紀程

卷二

三

職名。至御製二首。則鄙俚下調。視之新葉集。相距不啻霄壤。然此非春松輩所能辨。特可與識者道耳。夜小川涉來訪。亦說 長慶帝遺跡。涉舊會津藩士。今寓青森爲新聞社主。

二十四日。渡熊原河。橋長百九十二尺。廣十二尺。兩邊敷土。中排木版。設欄楯。南部家傳曰。政行朝京師。時方春矣。獻麓北野鹿鳴累日。天子以爲不祥。傳勅朝野。作歌禳災。政行賦一首進奏。稱旨。卽日叙從五位。任遠江守。故事。凡橋欄不得施葱

柱。唯鴨河用之。至是特許此橋設鍍金葱柱。稱黃金橋。政行者信直十五世祖。信直移盛岡時。撤葱柱。用之中津河橋云。離驛青松夾路。路左封土。呼爲唐馬墓。享保中。幕府命外商。購求波斯良馬二匹。放之住谷野。游北以求龍種。已而其一死。埋骨於此。波斯古安息國。邦俗汎稱異域。曰唐。唐馬卽波斯馬也。踰府金坂。則小向邨。有信直墓。及其子利直祠焉。猿部河逕其北。而東與馬淵川合。北岸曰門前邨。邨北古城址。光行所築。曰平良崎。一路

隨鑾紀程

卷二

三

沿川。人烟斷續。踰大堀平坂。石壁削立。俯臨奔流。隔水曠原。遠連名久井嶽麓。耕牧之盛可想。劍吉驛。居民百三十餘戶。舊盛岡藩公族大夫北氏居焉。驛外平野。大道如砥。謁斗賀神祠。見古銅鈴。圓體鰐口。徑一尺二寸。厚三寸餘。款文有正平二十一年三月三日。大檀那明尊大信十七字。明尊或以爲 長慶帝弟。今閱皇親系及皇胤紹運錄。日本史皇子傳。並無其人。然正平南朝年號。其二十一年。當北朝貞治五年。是時足利氏秉政。以其

隨筆紀程

卷一

三

族畠山高國。吉良貞家。爲陸奥探題。南部氏以下。無不服從。乃不奉其正朔。蓋亦南朝遺臣也。經苦米地。踰松長根。渡馬淵川。吏民饑饉。以待本郡中學教員。率生徒奏雅樂。中流維舟。學童唱頌歌。西涯二邨曰櫛引。曰八幡。東南有八幡祠。光行自甲斐移。祀其太祖義光。子孫重修。更加宏壯。寄祀田千三百石。例祭大射。行流鏑馬儀。封建廢。今存籙羊耳。根城者八戶氏遺跡。蓋八戶氏之先曰實長。卽光行次子。居甲斐。領波木井。御牧。飯野三莊。稱波木井氏。四世孫師行。延元三年。從鎮守府將軍北畠顯家西上。戰死於安倍野。五世政長。六世信政。七世信光。八世政光。並仕南朝。及南帝傳神器於北朝。來住此地。更稱八戶氏。十九世直榮。與信直謁豐關白於小田原營。九戶氏之亂。攻敵於櫛引城。拔之。二十三世直義。移閉伊郡遠野。食邑一萬三千石。今三十三世。稱南部專次。家藏南朝綸旨四通。口宣三通。國宣十九通。往年致之盛岡行宮。經御覽。資若干金。還哉。可謂故家矣。抵

隨筆紀程

卷二

三

八戶驛。舊盛岡藩別封。南部信順所治。襟海帶川。民物繁庶。以地僻一隅。往年省方不及。今特移蹕。衆庶歡呼迎。幸如歸市。驛口長者山。有新羅神社。士人相集。爲打毬儀。堀埒百間。倚高南面。設御座。圍以帷幔。司儀者。監勝負者。鼓手。鉦手。書手。皆烏帽素袍。據胡床。童子八人。鮮服排立。高捧彩毬。騎者入塲。東西各四人。素袍行膝。頭戴華笠。手執月杖。按轡徐行。過惟宮下。伏鞍作禮。於是童子擲毬於地。則撥鐙急跑。側身揮杖。爭拾取之。左騎杖頭挿毬矣。右騎撲墜之。前騎擊毬而走矣。後騎追奪之。寶珠迸空。鉦鼓鏘鏗。蹄攢鬣亂。離合折旋。悉中規矩。勝負已判。童子數十。徒跣拾毬。狂蝶戲花。集禽啄菓。蝶去禽散。騎者復更番較技如前。歡情娛樂。衆口喝采。晚次本驛。以小學充行宮。列土產馬匹於庭。使侍臣相其駮駑。中學教員渡邊邨男。獻八戶聞見實錄八卷。資金若干圓。左大臣二品親王。及大隈參議。西四辻侍從。巡視鮫港。還奏其狀。港在驛東二里。岡巒

彎環東北面大洋。隔水一町有蕪島。土人相議欲築塘接島。禦風潮暴溢。以便泊舟。方起徒從事。未至竣功云。舊藩士中里壽雄嘗游余門。是夕來訪。乞揮毫。

二十五日朝發。降大橋坂。渡馬淵川。小雨氣涼。人健馬壯。過根岸邨。右旋登七崎坂。天霽雲開。彌望曠野。鳥谷部山獨立於數里外。滄波浩渺。一碧萬里。自發松島。陸行十日。始觀大海。殊覺爽快。行里餘。踰大渡坂。則五戶驛。列肆夾道。中通一水。曰市川。

隨鑾紀程

卷二

三

文化五年。會津兵北征過此。巨鯨逆流而上。徒手捕七十三。其距海不遠可知。北去曰傳法寺。曰藤島。並小驛也。驛外六戶河。又名相坂河。出自十和田山。東流十六里入海。九十月之交。多產鱒鮭。聞山中太湖瀉為瀑布。欲往探其奇。以日暮途遠止。河舊航渡。往年東巡新架板橋。長三百十二尺。名曰御幸橋。按御幸。行幸。六國史無義例。然中古以還。天子曰行幸。上皇曰御幸。見西宮記。而拾遺集曰。亭子院御幸大井。又有行幸。則此當

隨鑾紀程

卷二

三六

稱行幸橋。過橋下雄猿坂。次三本木驛。五戶以北。田瘠土狹。間有平地。山巒圍繞。眼界甚縮。至此大道坦夷。四顧空闊。左望戶來與瀨諸山。岌嶷入雲。右則曠原漠漠。青草連天。茲地多風。秋冬暴飈。倒樹捲屋。距今數十年。人烟僅六戶。盛岡藩吏有下田物集女者。多植松栗雜樹以防風。樹輒僵枯。隨枯隨植。遂成茂林。農夫來住者四十戶。安政中。新渡部常澄與宮良助等百二十餘人。鑿金闢田。先講水利。欲引六戶河上流資灌溉。大石盤踞。乃鑿實方五尺。深一丈。從地底旁通二千八百九十間。接以長渠。四千三百餘間。廣六間。深一丈。間有及一丈七八尺者。迂餘曲折達於此。名曰稻生河。已而畎澮縱橫。芝蕪闢荒。移民歲加。漸成聚落。慶應元年丈量。凡墾田九百七十餘石。近歲編審。農商三百六十五戶。男女千八百七十五口。常澄沒。子三木人能繼父業。是日以其家充行宮。賜三木人及其徒十二人。金若干圓。巖手縣士原祐知大光寺悅翁等。亦闢荒於藤島驛西。謀引六戶河

水灌田。現起工役。左大臣與大隈參議北條侍從等奉旨巡視。賚金獎之。晚縣令山田秀典上縣治一覽表。及管內地圖。

二十六日。晨涉稻生河。榛栗林立。中開坦路。抵洗馬坂。垆野曠濶。秋芳曝錦。驕皇驪駉。燦然成羣。牧人又牽龍種數百匹來供御覽。嘶者。寢者。訛者。飲者。秣者。痒摩樹者。怒相齧踉者。殊狀異態。曹韓妙筆亦恐不能悉貌。抑嘗考延喜式。古者置御牧於甲信毛武。又歲徵馬匹於駿遠常總讚豫防長

隨鑿紀程

卷二

三三

諸國。顧不及此。豈非以蝦夷所居羈縻治之耶。而今則四海一家。翠華所過。遐陬僻境。爭貢神駿。可以見德化之隆矣。七戶驛。居民四百五十餘戶。舊盛岡侯別封。南部雄麻呂所治。前途多坂。皇上騎行。來下車徒步。過壺川則壺驛。西曰壺山。有千曳神祠。余往訪焉。古木陰森。堂宇傾圯。相傳古歌所謂壺碑。埋於祠下。往年官命土人發掘。無所得。然徵之歌旨與地名。碑石所在。蓋不外此。先輩或以多賀城碑為壺碑。謬矣。驛北曰坪二坂。又

北曰柳平一坂。東南望小川原沼。周圍十餘里。側有谷地。頭牧牛場。廣二千三百九十町。前十年舊會津藩士廣澤安任所開。畜牝牡內外諸種凡百九十八頭。益致蕃息。近境牧場。曰淋代。曰雲雀。曰表館。曰大室。曰母衣川。亦各畜二三百頭。而安任實為首倡。安任少壯寓昌平。費力學能文。與余相識。一旦遇國難。不屈節求仕。破笠短褐。與牧豎伍。忍人情所難忍。洵奇男子也。登板橋坂。設

隨鑿紀程

卷二

三八〇

盆馳下峻坂。渡溪橋。次野邊地驛。人家八百。連藩傍海。驛內常光寺有御馬碑。其文與書。成於友人長艾手。馬名花鳥。米國所獻。往年從幸病斃。埋於此。凡死王事者。春秋加爵二等。此馬之得榮典。不亦宜乎。是夕仁禮海軍少將服部少佐小森澤大書記官等自青森來謁。二十七日。渡清水目川。過馬門邨。右有墳塋。戊辰之亂。弘前兵攻野邊地。不克。死者二十七人。葬於此。涉土場川。封建時。弘前盛岡國境之所分焉。一路



循海。沙明松綠。漁家農舍。錯雜成邨。憩於堀切。尚食於小湊驛。東去三里。岡陵起伏。踰鍵掛坂。則淺蟲有溫泉出焉。曰椿湯。曰大湯。曰大湧湯。曰五郎兵衛湯。曰裸湯。曰柳湯。曰目湯。曰鶴湯。冷熱不均。大約抵華氏寒暑表百六十餘度。伏覓引泉。浴場十八。逆旅數戶。地勢負山面海。三嶼鼎峙。呼輒可。磨方者如屏。圓者如帽。平者如卧牛。一磯斗出。巉巖橫亘。曰唐昧崎。昔者大川兼任所據。東鑑謂之多宇末井棧。近世鏟削通車馬。至野內邨。倚高北

隨鑾紀程

卷二

三九〇

望晴波浴日。風帆掩映。遙見渡島於雲表。亦偉觀也。降一坂。田疇平敷。左瞻連山。衆水自山麓來注。入海。曰熊野川。曰清水川。曰沼川。曰掘切川。曰赤川。過浪打橋。大道一髮。達青森縣治。軍艦聲礮二十一。海陸兵結隊迎。蹕以蓮心寺爲

行宮。茲土古爲漁場。分四區。曰烏頭。曰安方。曰隄。曰多聞天。寬永中。弘前侯信牧蠲賦稅。開埔頭。商賈四集。船舶輻輳。今街衢十九。列肆二千七百餘戶。有縣廳。軍營。學校。病院。警察。郵便諸署。爲北方

一都會。晚須藤寬吾川田秀穗等來訪。乞書者踵至。

隨鑾紀程

卷二

四〇〇

隨鑾紀程卷二



隨鑾紀程卷三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八月二十八日駐

蹕青森以明日

御艦放

洋傳令羣下輕裝上船除

乘輿駟馬外凡車

騎廝養皆留於此以待回

鑾宮內書記侍從

數人率僚屬乘玄武艦先發赴手宮灣仁禮海軍

少將上長崎地方晴雨表余秦覽蝦夷人物志九

冊已刻開拓大書記官調所廣丈扶桑艦長海軍

大佐松邨淳藏金剛艦長海軍大佐相浦紀道迅

隨鑾紀程

卷三

一〇

鯨艦長海軍中佐澤野種鐵日進艦長海軍中佐

山崎景則以下七十餘人及青森屯營陸軍將校

六十餘人來謁

行宮是日使左大臣代巡師

範校專門校及中學病院金井大書記官田邊內

務權大書記官東園侍從及余隨焉寬吾秀穗小

川涉等來訪

二十九日卯後啓

蹕海陸兵排列捧銃如例縣

吏送到港口輪船數隻整然艤列第一金剛艦第

二扶桑艦第三迅鯨艦第四日進艦而矯龍函館

諸船次焉各揭章旗聲礮二十一聲畢奏樂水兵

升桅排立桁上示敬皇上駕十漿小艇從

御扶桑艦親王大臣參議宮內卿輔侍醫侍從近

衛士等從之余與金井大書記官田邊權大書記

官兒玉文學等偕乘金剛艦長三十八間五尺八

寸寬六間五尺深二丈一尺六寸其製鐵骨木皮

暗輪螺旋桅三本礮九門艙二層分爲若干房每

房牀褥枕衾巾簾諸物皆具則傍設吸水機管以

便盥漱別有客室寬敞可容二十許人華璫長桌

隨鑾紀程

卷三

二〇

繞以椅子柱懸大鏡牀幔窻幃皆極鮮麗艦內職

員若干將卒若干以迄水火夫凡三百零九人居

處有次坐作有度號令之嚴可知矣辰刻各艦起

錨烟騰輪轟逐次開行是日天色清明風靜波恬

右瞻北郡左傍外濱遠嶼近洲山迎水送恍如行

畫圖中樓上安鉞盤設海程曆傍懸沙漏玻璃瓶

兩枚巨腹細口而一枚盛沙實之一枚空虛虛實

兩口上下對合通一線以過沙過盡爲一漏卽復

倒轉易位計一晝夜約二十四漏每漏六十分每

分六十秒。一人手執長繩。繫尖板。轉以轆轤投之海中。引繩按沙漏。計其丈尺。以辨舩行里程。與其遲速。離三廐岬。大陸一帶。遙橫東北。是爲北海道。渡島。按此地舊稱蝦夷。唐書謂之毛人國。洋籍謂之庫頁島。先是幕府使松前氏居福山城。統轄夷民。委以北門鎖鑰。及俄人占據東邊。慮其或不能制。收爲直隸。命與羽諸藩遣兵屯戍焉。

中興初。建開拓使。撤戍兵。與俄國議定境界。割棄樺太。以千島歸我。版圖全道十一州。分爲三部。本

隨鑾紀程

卷三

三〇

廳在札幌。管中部。而東北屬根室支廳。西南屬函館支廳。渡島卽西南部中之一州也。日進艦聲礮作登析禮。東去赴室蘭港。御艦轉舵西北。過

龍飛岬。右望福山。蓋松前氏盛時。治下人口二萬。漁稅六萬金。四方海舶載貨來集。其旱路由陸羽者。亦自三廐航至於此。一國富庶。踰內諸侯。粉堞依稀。尚有舊墟。福山與龍飛岬相距十里。海底石聳。急潮激怒。所謂津輕海峽是也。出峽則大洋渺瀰。與天無際。遙見兩嶼浮波間。近曰小島。遠曰大

島。我舩疾馳。先抵大島。巖石竦峙。不可通。停輪待御艦至。偕進。夜暴雨。風濤成山。卧榻顛簸。架上器皿滾墜。擲地作碎玉聲。衆眩暈困頓。其能支持者。吾輩數人而已。

三十日。晨登舵樓。風潮怒號。舩首昂低。與浪相鬪。飛沫雨注。寒同嚴冬。過午天霽。抵奧尻島。右望後志州。困者蘊。僵者起。嘔吐者索食。聚談客室。已而號礮震天。投錨手宮灣。灣在州極東。人烟聚簇。接小樽港。架棧海口爲脚道。長千四百四十尺。寬四十

隨鑾紀程

卷三

四〇

尺。設車軌兩條。大舩喫水二十尺者。亦得繫泊。搬貨物焉。自青森至此。航路二百三十里。兩晝一夜。理當早達。以風濤異常。遲至晡時。土人豫艤小舟四十隻。以供使用。開拓長官黑田清隆飛檣來迎。尚食於採煤工廠。天黑雨至。駕氣車東馳。沿道村落。燈火隱見。唯聞人語喧阗。濤聲澎湃。不復知其爲何狀。頃刻至札幌。兩歇。球燈數千。明如白日。肩摩轂擊。士女填咽。駐蹕豐平館。西式石造。層樓高聳。庭闊門大。綵以鐵籬。籬外官署連甍。街衢

隋鑾紀程

卷三

五〇

在其南。井井棋野。東西十三條。南北十四條。而西南一隅。嶂嶽秀峙。傍帶長川。引為溝渠。酒樓妓館。神祠佛宇。各占地勢。蓋本道十一州。形似鳥伸兩翼。天鹽州及北見州之宗谷枝幸。首也。日高十勝二州。尾也。釧路以東為右翼。膽振以西為左翼。石狩州為之腹心。而此在州之極南。前十餘歲。林莽深阻。自置本廳。刊木拓土。授廩班田。農商來住者一千八百戶。男女六千七百餘口。熊羆豺狼之窟。變為樂郊矣。初經營相土。衆意在石狩川北。議者慮其或漲溢致害。卜定茲地。洵為遠識。但北至宗谷。南接小樽。西達室蘭。道路已開。而根室一港。山谷阻隔。遠在北陲。若溯石狩上流。更開大路。通車馬。則水陸運輸。尤為便捷。嘗讀宇治拾遺。安倍賴時懼王師來討。齎糧浮海。見北方有國。往溯大江。三十餘日。彌望蘆葦。絕無人跡。一日忽聞大地轟然。潛身視見。夷兵千餘騎。紅抹首。舉鞭絕流去。不知所之。所謂大江者。北島志以為混同江。余竊疑是石狩川也。以勢人松浦士重窮川源。熟地

隋鑾紀程

卷三

六一

形就而質焉。亦未能決。獨至上流開路。則稱為良策。今并記備考。是日金剛艦扶桑艦起錨手官灣航後志州海。見漂船一隻浮沈波間。停輪拯之。電報其事曰。青森縣宇鐵邨漁師柳谷兼松等二十五人。去月下旬抵北見州禮文郡。雜載乾魚昆布等物。航還故里。遇颶失方。櫓折撓碎。漂蕩三日。氣息奄奄不能言。因送之函館云。廳吏川中在邦來訪。在邦吾高梁人。封建時。余督藩學。引為教員。相遇談舊。殊慰客思。夜深襲綿衣。冷比內地初冬。三十一日朝。車駕臨使廳。廳舊宏壯。癸酉歲新造。丁丑罹災。今假以學校代之。調所大書記官以警部二騎先驅。黑田長官率僚屬拜迎門外。由正階齊入便殿。召見諸奏任官。出御政事堂。大臣參議。宮內卿輔。內閣書記。宮內書記。侍醫侍從。左右臚立。長官進奏建使以來施政始末。及風土民情。大書記官奏本廳及根室支廳諸政表。畢。先導巡覽諸局。曰。記錄。曰。民事。曰。會計。曰。工業。曰。物產。曰。學務。曰。刑法。每局又分數課。局長

課長與屬員倚椅班列。清蹕所過。磬折一拜。

視事如故。下階出門。長官以下拜送如例。次

臨工業場。列廠九宇。廣者百餘坪。狹者不下六十

坪。間有構樓者。廠外鑿渠引水。其製鐵處。氣器一

抵八馬力。水車一。抵二十三馬力。火能發氣。氣能

激輪。以運機器。火爐二十座。各設風箱。內有活塞。

往反生風。又有櫃畜風。有管引風。吹火熱極。鐵成

汁沸。模範錘鍛。以造鑿鋸斧鐮。鑄風鐮烟筒等。其

斷木處。水車三。各抵百馬力。圓鋸五。大小厚薄不

隨鑿紀程

卷三

七〇

等。豎鋸橫鋸各一。鑿彫器一。螺旋錐二。水車轉輪。

則皮條貫梁際。扯動許多機輪。樓上樓下。眾器皆

活。擬以木材。截為柱杙。斷為板片。可鋸可鑿。長短

方圓。唯意所欲。以造車梳。牀椅衣笥。硯匣棋枰。燭

臺等。次臨物產場。亦分數廠。其製麵粉。設二

大磨。曳轉用十馬力機器。細粉從磨邊迸下。承以

大筐。一是小麥。一是玉蜀黍。其釀酒廠。有窖有桶。

有壓榨器。以小麥葡萄葎草玉蜀黍。造洋酒及火

酒。其製絲房。氣機抵六馬力。繰車二十四座。然絲

房。水車抵二馬力。紡器十一座。機織房。機具大小

二十座。以造綿絲絹綃及男女衣帶等。而諸場架

棚。各陳其所製物品。申初又幸農業園。廣四

百七十町。屋六宇。曰家畜房。曰雜穀庫。曰器械庫。

曰寄宿所。曰製糖所。曰排水管製造所。敎師十員。

其四員係米國人。生徒執耒耜。進止齊整。法類練

兵。牛四十七頭。馬十二匹。豚三十四頭。穀五種。蔬

菜九種。芻秣九種。並移自外國。出國臨調馬

場。粉榆林立。大皆合抱。傍設棚棧。以移

隨鑿紀程

卷三

八〇

御榻。生徒賽騎。馬無異產。衣之與帽。紅黃紺灰。以

色分曹。金鼓傳令。馳逐爭勝者三。既而蝦夷驅野

馬入埒。羣駭奔逸。立投長繩。圍套約首。齮者掣尾。

踉者捉鬣。一躍跨背。驕騎並馳。一勝一負。雷轟電

掣。觀者喝米。先是本土無馬。寬政中。幕府取南部

馬四匹來飼養。文化中開牧場於此地。後漸蕃息。

但芻孽不得法。形矮力弱。近年放洋馬。與南部產

者游牝。多生良駒。今所見即其一斑也。

駕還行宮。使左大臣代巡札幌病院。藻巖學校。一

等官舍。陸運改良係詰所。黑田長官先導。大隈參議。松方內務卿等從焉。初本道運輸。專用馬馱。近用米國車。觀美質脆。動輒毀壞。又商民移自內地。居宅製不適風土。長官嘗至俄國。見其室宜防寒。車可行險。還遣吏員。講究利害。因雇工匠數人來。試造。撓與馬車。果堅牢適用。又西伯利亞牛馬。性健耐寒。購來驅使。衆漸知其便。九事關陸運者。有司會議。改敝習。用良法。所謂陸運改良係詰所是也。公私所造。牛車九兩。馬車百五十四兩。撓四百四十五座。又試造邸第學校三區。及兵營二十區。其製築土埋木。以代基礎。四隅立柱。橫木層疊。以代土壁。其屋中高邊低。排列衆木。以代瓦甍。室內積磚爲火爐。傍設玻璃窓。凡木徑一尺。長七尺。去皮不斷。其交互空隙。填以青苔。風雪埋屋。亦不凍裂。欲使士民仿而造之。所謂一等官舍是也。內務卿往視監獄署。余隨左大臣還館舍。在邦來訪。乞書者踵至。

九月一日駐

蹕札幌。初手宮小樽等處民。希

陸運紀程

卷三

九

陸運紀程

卷三

十

鑒興 臨其學校工場。而 御艦際晚入港。

直駕氣車去。茫然失望。於是左大臣奉

勅代巡。隨者大木參議以下。并余若干人。辰刻登

氣車於鐵路。鐵路之制。用木長八尺方七寸者。橫

鋪路上。每木相去二尺。兩旁釘鐵條。成凹字形。以

銜車輞。其行車也。前車載煤水機器。御者坐之。次

載貨物。次爲客車。廣可坐二十人。車有最上等。及

上中下四等之別。左右長椅。玻璃窓二十扇。啓閉

隨手。氣笛一聲。衆車轉輪。過圓山村。桑麻滿園。右

曰發寒。左曰琴似。並屯田兵所墾闢。西曰手稻。林

莽蓁蓁。其近海處。墾爲田畝。廣數萬頃。和歌山縣

士岩橋輟輔。欲開荒蕪。糾股聚財。曰開進會社。官

爲授地數處。其徒分部力耕。卽此也。時車行尚緩。

四顧游曠。漸進漸疾。電掣風馳。兩邊村落。若飛鳥

之過眼。山水樹石。滾轉不止。過橋梁。入寶道。亦不

得而知。抵手宮灣。吏胥迎接。臨採煤工廠。觀衆工

運機器。冶鐵鋸木。因問其採煤開路始末。云。本道

產煤處。曰幌內。曰岩內。岩內距此僅二十六町。慶



應中。幕府雇洋人開採。府廢事寢。近年官復使米國礦師雷曼氏。遍檢諸坑。亦以此爲良坑。曰煤質宜爐用。堀地深及四千英尺。當獲三千八百五十萬噸。乃聚徒起工。去歲一月。坑內發火。引溪注水。至九月始熄。更開大坑道。建官舍藥庫。幌內在札幌北東十八里。廣袤里許。煤炭七層。各厚四尺餘。據雷曼言。一坑中有一億零零三十一萬噸之多。礦脈旁通。非別郁春別。其所蘊藏。又巨萬萬。但地距海口遠。不便搬運。因開鐵路。路長九里十六

間四尺。架長橋五。曰良古鉢川。曰勝內川。曰朝里川。曰星壽川。曰發寒川。鑿竇道五。曰水天宮裡。曰住吉町。曰若竹。曰熊碓。曰張碓。熊碓以東。危巖聳峙。浪激崖崩。行旅過此。動輒取危害。號爲加毛伊古丹。夷言神曰加毛伊。處所曰古丹。鬼神所居。蓋謂天險。工人鑿削。尤致力焉。吏胥又導到廠東數十步。石壁削立。隱隱見如卦爻者數行。云往年土人掘得雷斧磐石等物。壁上刻畫。卽蝦夷文字。蝦夷無曆日。况文字乎。然古語拾遺序。明言我上古

無文字。而學者猶傳神代文字。此亦不足異焉耳。復由原路。臨量德學校。教員以生徒迎謁。校在小樽量德町。地據爽塏。宜眺望。左顧手宮。一岬斗出。連山東走。繞校背至錢函驛。山盡地闊。白沙渺漠。迤接石狩川。遠隔滄波。北對天鹽州。雲山綿亘。早路赴宗谷者踰其頂云。此地居北海七港之一。多產鯨鰐鮑海鼠昆布等。而鯨最多。春夏之交。羣浮水上。吹沫如雪。漁人網而捕之。堆積成山。曬肉謂之棒鯨。取卵謂之麗子。諸國商舶載貨物來。貿遷

有無。人口八千。市街二十五。酒肆妓館。粉壁連簷。今夏回祿。半爲灰燼。乃興土木。斧聲鋸聲。與絃聲相雜。繁庶之狀可想矣。熱甚。東馳經熊碓張碓竇道。過所謂加毛伊古丹者。終北錄云。加毛井崎有礁石。不附山。傑然人立。高十四五丈。今仁風遠播。蠢頑向化。何物石丈。敢能長立塞道乎。停輪憩錢函驛。小亭倚高。盤盛冰塊。長風至自海面。殊覺爽快。過午還札幌。是日。車駕巡覽學校。牧場。勸業場。抵偕樂園。蝦夷執土音歌舞。賜以樽酒。



勅二品親王。巡視屯田營。營兵獻其墾地所產綿麻果實。及地圖十餘枚。亦賜若干金。藤波侍從巡視石狩川。還奏其狀。晚召左大臣二品親王開拓長官等侍食。而奏任官亦賜酒饌。夜東京留守官電報梨本二品親王薨於西京。

二日辰初啓

躡渡豐平川。板橋長二百餘尺。是

川發自本郡西南諸山。北流入石狩川。南涯有對雁邸。國家與俄國易地。授以樺太島。島夷不

肯受其統轄。來投居此者。七百五十餘人。昨日歌

隨鑾紀程

卷三

十一

舞所賜酒者是也。橋外周道如砥。並軌而馳。左右曠野。居民數十戶。移自內地。採樵爲業。又闢荒七十餘町。歲收雜穀五百石。是爲月寒邸。涉厚別川。灌木深邃。中開大路。路盡而溪。有驛曰島松。民夷雜居。水田種杭稻。今秋豐熟。衆有喜色。驛口一邱。巨巖削立。循邱左折過曠原。水圃萊畦。籬落相接。傍開牧場。牛馬成群。渡二水。曰漁川。曰最漁川。經長都邸。夕次千歲驛。驛西七里有瀑布。注入支笏湖。東北流逕此。至江別邸。與石狩川合。呼爲支笏

川。文化二年。幕府巡察使來過。疾支笏與死骨音近。改曰千歲川。事見休明光記。此地山多熊羆。水產魚介。往時蝦夷沿岸聚居。漁獵爲生。及其鱒鮭汧流。網罟不給。徒手捕之。或醃或脯。堆積地上。客商舟載。乘流至石狩小樽諸港。以轉送內地。近年陸運四通。內民來住。蝦夷漸遷他方。今留者尚數十人。是夜余浴罷。步月川上。見夷婦操舟。剡木爲體。兩邊夾板。約以樺皮。蓋太古遺製也。南涯人家七十戶。不足以容衆。乃造板屋數百間。懸燈夾道。

隨鑾紀程

卷三

十二

火光映天。荒野幽谷。化爲不夜城矣。

三日。先駕早發。晨霧冥濛。榛荆夾路。高於人肩。二里抵植苗。居民二十餘戶。傍溪成邸。地境垆不生穀。捕鹿以代耕稼。官爲建鹿肉製煉所。蒸肉封銅。鬻之海外。因頒獵規。曰游獵。曰職獵。唯土人得以獵爲職業。畫地方八里。設厲禁。自三月至八月。不許執弓銃入焉。荀子曰。洿池淵沼。謹其時禁。魚鼈優而百姓有餘用。魚獸雜異。爲政則同。嘗讀東蝦日記云。野行遙見黃草成叢。蝦夷持弓箭而走。

輒四散。卽鹿也。又讀夷謠俗話云。石狩川南。秋季雪深。鹿涉川而東。至支笏索食。蝦夷維舟岸下。蔽以蘆葦。待其投水。撲而殺之。北地多鹿。誰昔乃然。過小橋。平原曠漠。馬追夕張二山。並立東北。而西則連山橫亘。漁嶽與文鼈繪庭。鼎峙爭雄。路左有泖。曰宇津內。疎林一帶。岸遠水清。產魚蝦蓴菜焉。循泖而西。土焦石燒。黃茅白葦。悉爲蝗蟲所嚙。右瞻樽舞山。拔地三千尺。文化中。山頂噴火。近郡數十里。雨沙石。人畜死傷。前八年復噴火。今尚見烟。

隨筆紀程

卷三

十五

氣升騰。沿途有人羣集。手持樹枝。縮爲圓套。約以布囊。掩飛蝗。投坎埋之。因原其害所由。去夏起於新冠郡。延及四方。官遣人驅除。旣已無及矣。秋冬之交。得卯土中。狀如麥門冬。乃諭民掘殺。僉謂臘雪沍寒。理當凍死。至今茲二月。掃雪檢之。皆不死。四月再檢。蠕動如蠶。已而跳躍爲螞。飛行爲蝗。害被十七郡。而此爲最甚。及其盛也。不論草木土石。遍地皆蝗。積厚數寸。火而掃之。始辨道路。近者官給金五萬圓。設方撲滅。然地廣人少。力不普及。蓋

蝗性喜羣。隨風飛翔。越山踰水。遠至數十里。非防之未然。則不能奏功。春秋書曰。冬螽生。幸其冬生。不爲物害也。公羊傳曰。始生曰螽。大曰螻。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謂之螽。螽卽螞也。昔人有言。捕蝗不如捕螞。捕螞不如滅種。信矣哉。午刻憩於苦小牧。北帶長川。南瀕大洋。產鱒鯉昆布。居民四十餘戶。有官署。以管勇拂。白老。千歲。靜內。沙流。新冠六郡。而沙流號爲蝦夷舊都。有源廷尉祠焉。相傳衣川之役。廷尉佯死來此。近世夷酋家藏遺甲。幕府

隨筆紀程

卷三

十六

儒士近藤守重作文記之。曰。地呼黃壘。鎧平車留。皆其故跡。據東鑑。廷尉死。藤原泰衡函其首。浸以美酒。致之鎌倉。經四十餘日。則面色變異。孰能辨真僞。口碑所傳。亦不爲必無也。出驛右折。怒濤齧沙。漁邨沿海。民夷雜居。路右荒原。遠接樽舞山。抵社臺邨。蝦夷驍騎攻駒。雲散霞舉。亦偉觀也。晚次白老驛。居民七十五戶。亦造板屋於路傍。以充館舍。蝦夷詣行宮。修祭熊儀。熊大小三頭。各縛以大索。二夷左右執索牽來。一夷捧幣帛。杖頭約

第一夷戎衣。立持弓矢。引滿向熊。熊怒咆哮。一夷以茅塞口。蓋夷俗貴熊爲靈獸。捕獲熊兒。使女夷乳之。及長殺以祭神。曰來生當變爲人類。已殺割肉食之。宴飲連日。謂之陽滿的。譯卽大祭也。此祭令甲所禁。今不殺熊。特行其儀耳。儀畢。男女四十餘人。比肩環立。拍手成節。俯仰跳躍。繞場數回。謂之鶴舞。夷貌古樸。長髯深毛。雙眉連接。成一字形。婦女鼻下刺青。兩耳穿環。不論男女。被髮徒跣。唯酋長用錦緞。皆內地所廢舊戰袍也。舞畢。賜縮緬一

隨筆紀程 卷三

十七

匹。軟綿二束。烟草三十包。大山酒一樽。譯傳命授杯酋長。衆夷却退在後。三酋列坐。引掌撫胸。理鬚髯。再拜舉杯。先祭山海神。持箸披髯飲之。其貌嚴肅。如對神明。跪就譯奏曰。聖天子萬歲。敢上壽於下執事。乃拜賜云。

四日。渡白老川。廣五十間。行二里。渡敷生川。廣四十間。並出自白老山。高二千三百尺。又二里過阿與呂。渡登別川。出自登別山。高與白老相若。其下有溫泉出焉。又一里抵蘭法華。坂峻。鑿輿駕

駟馬。不輒前。蝦夷數十。推輓而登。上設

小次。柱梁檐桷。悉用虎杖。蓋北地無竹。有虎杖圍三四寸長八九尺者。堅勁似竹。此卽宛然竹樓矣。西行一里。曰幌別驛。比屋百餘。男女四百餘口。海產不甚多。鮭鱈昆布海羅。一歲所獲。僅二百七十石。舊仙臺藩士片倉景範。率其徒來住。墾田三十町。歲收穀百石。驛口多蝦夷家。率皆矮小。葺屋以茅。自邊至頂。三級若五級。布置截然。四壁以茅代土。內設地爐。傍有卧牀。戶外疎籬。插熊羆顱骨。得數千金。先是。幕府始築此郭。使函館奉行居之。中興廢奉行。置知府。遣兵屯戍焉。會與羽亂平。而餘黨與舊幕府海軍。協力來寇。事出不意。衆寡不敵。沿海城砦。相繼失守。於是寇衆相議。效米國共和政體。抽籤公選首領。推榎本武揚爲總裁。松平太郎副之。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大島圭介督陸軍。荒井郁助督海軍。分兵據松前江差室蘭諸港。就英法船將在函館者。陳情。天朝請奉德川氏撫綏蝦夷。守北門鎖鑰。不許傳。詔列藩大

隨筆紀程 卷三

十八

夷而捷。達新室蘭。乃由捷者。驚別川出自驚別山。南流入海。渡川斷崖削立。俯臨晴波。一岬自崖下走出。遠而望之。狀類列屏。漸近漸縮。踰崖回顧。海水隔斷。卽孤島也。從此以西。綠樹夾道。蜿蜒而降。至鉾井。又踰一坂。申初次新室蘭港。諸艦聲礮二十一。海軍迎候。捧銃如例。本港林巒四繞。囊括海水。產鰈。鰻。鱒。蝦。蜆。昆布。海羅。海參。海扇。海膽。灣口曰繪鞆岬。幕府嘗置稅關。使盛岡藩兵戍焉。岬內二嶼。曰蛭子。曰大黑。嶼北卽舊室蘭。昔有埔頭。

隨筆紀程 卷三

十九

近歲移之南灣。戶口增殖。市街連接。學校。病院。電信。驛遞。郵便諸局。逐歲建設。又置官署。管室蘭。虬田。有珠。幌別四郡。因稱新室蘭。其接舊室蘭。曰幌前。曰別龍田。曰塵別。曰輪西。曰千舞。鼈。凡五邨。居民一百三十五戶。石川邦光之所關。接千舞。鼈。曰黃金。藥。曰稀府。曰有珠。曰長流。曰紋。鼈。凡五村。居民五百七十六戶。伊達邦成之所關。邦成邦光並舊仙臺藩巨室也。初官欲移民闢荒。授地免稅。頒給農具穀種。百方招徠。然僉憚其土僻氣寒。未肯

輒應募。獨邦成率部下來此。闢草萊。事耕牧。會廢藩令下。武臣解職。邦光以下列藩士族。往往北徙。捨刀槍。執耒耜。農民亦至自遠方。擇地開墾。而邦成爲之嚆矢。其業特盛。墾田千三百五十六町。歲收穀萬石。養馬七百六十餘匹。牛百二十頭。歲產駒犢。倉庫貯金一萬三千圓。粟千二百一十一石。去年官又開園百二十町。移栽外國甜菜。以製糖霜。因建廠設器具。其氣器抵百六十馬力。賃役村民。日百二十人。今春試製已見功效。至冬末。當用萊

隨筆紀程 卷三

二十

根一千萬斤。製得霜七十萬斤。而滓粕糞田。飼牛馬。毫無棄物。嘗考之容齋五筆。老學庵筆記諸書。唐宋以前。糖霜之名無所見。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肺鼈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錫。吳志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榨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

蔗榨滓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是所謂沙糖。而其製未精。代宗時西域僧鄒和尚游蜀中。敎造霜法於緞山黃氏。開蔗田置霜戶。後世其法盛行。色味共美。宋藕子瞻句。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句。遠寄糖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可以證矣。九糖三品。曰凝冰。曰白霜。曰紅沙。皆以蔗漿造之。其栽蔗用夾沙土澆糞。多少視地肥磽。尤要防霜。初秋為紅黑色。冬至以後由紅轉褐。以成純白。其榨汁車用橫板二片。並植巨軸兩根。一短一長。

隨筆紀程 卷三

三

長者出筍。安犁檐。駕牛曳轉。軸上鑿齒。分配雌雄。夾蔗於中。一軋漿流。復拾其滓。向軸上鴨嘴投入。再軋三軋。則其汁盡。本邦西海南海兩道多開蔗田。畧用此法。徵之洋籍。印度地產甘蔗。希臘人羅馬人榨汁充醫藥。其製沙糖。創於亞刺伯人。及十字軍起。其方始傳於歐洲。製造加精。而其用甜菜根者。以德國化學博士馬兒克拉弗氏為嚆矢。初西曆一千七百四十七年。馬兒克拉弗氏始知甜菜有糖氣。後五十年。門人亞沙爾德氏作器造糖。

霜。又十餘年法帝那勃列翁給國人業此者。以地三萬二千町。貨幣一百萬法。於是遠邇傳習。歐米各國一歲所製。至二十五億萬斤之多。今萊種取於德國。器械取於法國。參酌其長云。有司請

御艦幸製糖廠。以其不便碇泊不許。使高辻侍從往觀焉。是日賜金於全道蝦夷三千七百二戶。據文政壬午編審冊。除去樺太島。有四百六百二十七戶。今少於彼九百二十五戶。大抵移民加多。則土番隨滅。英蘭諸國屬地皆然。近日布哈國設法

隨筆紀程 卷三

三

革弊。主客並殖。守土者不可以不鑑也。行宮臨海。及夜海軍伶工奏樂。諸艦作烟火戲。已而漁舟投罟捕魚。篝燈星散。銀鱗躍於波間。洵奇觀也。

五日晨啓 蹕。駕小船徙御迅鯨艦。日進艦在前。弘明艦在後。辰初起。錨離港口。晴波渺茫。當面即渡島州茅部郡。駒嶽屹立。餘勢南走。至手熊岬。正與繪鞆岬相對。外遮大洋。而裏海周圍五十餘里。別開一乾坤。皇上在舵樓。與侍臣指點形勢。



北顧曰嶽。危峰突兀。旭日映射。成紫赤色。聞寬文  
己卯噴火雨沙。山中太湖。拆開數里。頓生二島。今  
尚有焦石云。昆保山與曰嶽並立。更見一峯於其  
上。絕頂戴雪。曰後方羊蹄。近歲官使地學士測量  
本道高山。十勝州樂古山四千六百八十尺。日高  
州安保似山五千零四十尺。保奴加良山五千四  
百尺。天鹽州幌尻山六千二百二十尺。勉花片山六  
千四百八十尺。辨花片山七千二百尺。而此山八  
千尺。推爲第一。史稱。齊明帝五年。遣阿部比

隨筆紀程

卷五

三

羅夫。率飽田。淳代。津輕。膽振等蝦夷。伐肅慎。以後  
方羊蹄爲政所。無乃是乎。曰嶽以北。沙路循海。島  
遷洲轉。巖礁林立。以接渡島州。是爲長萬部。松浦  
士重嘗爲余說其奇。至此神馳魂飛。恨身無雙翼。  
已而航行十一里。達森港。蝦夷沒水採昆布。按昆  
布一名海布。萬葉集作軍布。軍昆音近。琉球志畧  
稱海帶菜。倭名類聚抄引本草曰。味寒鹹無毒。生  
東海。倭名本草呼爲比呂女。又衣比須女。延喜大  
膳式亦載。細昆布繩昆布。唐書渤海傳云。大曆中

獻日本舞女。其俗所貴者。大白之菟。南海之昆布。  
蓋渤海之南。卽我北海也。湖亭涉筆引。元正

天皇紀。蝦夷須賀君古麻比留等。先祖以來貢獻  
昆布之文爲證。不知前此櫛八玉神爲膳夫。入海  
底刈海布。事見古事記。而邦言海草謂之女。比呂  
廣也。衣比須夷也。比呂女。昆布之廣大者也。衣比  
須女。其產夷地者也。細昆布。其細小者。索昆布。其  
長似繩索者。則此種名品。爲內外所貴也。舊矣。然  
歷世愈久。採之愈多。世或憂其耗減。萬延中。函館

隨筆紀程

卷五

三

市人有山田文右者。謀用人工以繁殖之。嘗試縛  
巨石以攔索。投諸海底。六閱月而舉之。見菜根依  
著焉。乃遍施其方於沙流勇拂千歲等處。果得良  
品五百六十石。居數年。遠近效之。大致繁殖云。本  
港在駒嶽北。而又北十餘里。右達長萬部。左踰穗  
積嶺。通後志州壽都。瀕海一帶。產昆布及鮭鱒鯨  
鯢。往時航室蘭者。發自嶽南沙原。前八年始建埔  
頭於此。輪船往復。彼衰此昌。商民來住。爲一聚落。  
近午登岸。駐蹕焉。



六日。小雨乍霽。早發乘馬車。渡二橋。曰新川。曰森川。又渡一橋。曰尾白川。歧路。左經鷺木達沙原港。乃右折而登。矮樹叢生。地僻家稀。踰燒山。有溫泉出焉。山下涉赤井川。又涉宿部川。此水來自小沼。東注與赤井川合。入大沼。茅部龜田兩郡之所界也。小沼寬可十町。林密四周。碧潭如靛。多產蓴菜。呼爲蓴沼。右旋攀坂有湖。徑七八町。長不知幾許。巖聳樹密。雲烟吞吐。駒嶽闐然露頭面。方言湖泖謂之沼。此與小沼相距咫尺。以其較大。曰大沼。登茅

隨筆紀程

卷三

壬午

部嶺。一望空闊。田野闢阡陌連。人烟一簇。松檜林立。不問而知其爲函館港也。嶺南坂峻。舉鞭並驅。疾於轉丸。一蹴而降。有邨焉。曰嶺下。居民七十戶。皆業農桑。道路坦夷。左右植松檾。長僅八九尺。抵七重邨。杉檜桐楮森然成林。皆北地所無。前數十年。自內地移栽。初幕府開藥園於此。已已之變。亂兵聚據。驚之洋人。及開拓使建。予金償還。使米國農師給弗龍氏。移養內外動植物。并購求彼邦農器。欲遍頒之全道。先建農校。養生徒。尋建一署。曰

勸業試檢場。付以旁地二十八萬坪。禾圃菜畦。耕種以時。牛馬羊豚。繫畜有法。以迄養蠶貯芻造紙諸廠。漸次建設。是日有司迎駕。經水車器械所。過家畜房。又臨草花園。自發札幌行程數日。所見草木。往往不識名。至是胡支。瞿麥。桔梗。敗醬。秋芳爭妍。如久闊遇故舊。衆喜可知。移御榻於署內。傍陳穀菓繭絲。署背負山。三面曠野。舊稱桔梗原。今闢爲田畝。過龜田。迂路訪五稜郭。累石爲壘。形似桔梗花。壕深水潔。土人伐冰販之東京。歲

隨筆紀程

卷三

壬午

嗚呼。麾下八萬。世隸幕府。王師來討。不能畫策救主。爭先乞降。乃詔曰。知大義其實怯。死背恩。曾狗彘之不及。異日朝廷舉賢。射鉤斬祛。置而不問。大哉。聖度寬如江海也。還轅追及車駕。晡時次函館。以醫校充行宮。其政廳。及裁判所。博物館。造船器械所。燧木製造所等。以往年巡幸。經親臨。使二品親王代巡焉。此地瀕大洋。西距青森水程五十六里。扼北海咽喉。松前藩時。并江差福山稱三港。及國家爲外國開

王師遣使手書

乙部剛等在武揚部下戰歿。追思往事。慘然泣下。

卷三

二里歧路。右爲故道。險而迂。通舊室蘭。左爲新道。

其業大售。善兵。舊在余家司庖廚。因迎饗其樓上。

卷三

豹。獵虎。膃肭臍。其魚則鯁。鮓。鱒。鱖。鰻。鯢。鯨。鮓。鮫。鰈。

海參、海鼠。其介則蟹、鮑、蛤。海膽、海扇、刺螺皆本道所產。而入口米穀、酒醬、鹽豉、烟草、糖糕、布帛、陶器、漆器等。至自東京、大坂、陸羽三越。一歲商舶出入。輪船四百二十三隻。洋製帆船五百五十八隻。邦製大船二千五十四隻。小船一千九百四十七隻。可謂盛矣。是夕召見判事井上好武。檢事高山一祥等於行宮。賜金賑恤市民罹災者。賚物山田文右子。賞其父設方繁殖昆布。又追贈松前氏始祖蠣崎信廣從四位。以賞其筆路拓疆之功。

隨筆紀程

卷三

壬午

七日。在廳奏任官。礮臺戍將及從六位伊達邦成等。

入謁 行宮。辰初啓

蹕。總稅關。從御迅鯨

艦。內外軍艦聲礮外。桅如例。

御艦拔錨。扶桑

金剛諸艦逐次放洋。朝霧解散。隔海見大瀨岬。遇

英國軍艦八隻。結隊東駛。相距里餘。望我章旗。轉

舵北首。整列聲礮二十一。禮也。九軍艦遇他邦軍

艦於海上。其並揭王旗國旗海軍旗者。發皇禮礮

二十一聲。我為彼所禮。則我艦隊中。獨上將所乘

者。發礮答之。其非軍艦者否。詳見海軍禮礮條例。

今迅鯨非軍艦。英國所謂皇室船者。故彼聲礮。而我不答。異日電報謝之。例格乃然。艦長招余其房。與杉宮內大輔。小森澤海軍大書記官等。賦詩揮毫。茶話移刻。風波之恬可知。日午驟雨乍霽。左浴外濱。進入內海。平館。蟹田。蓬田。油川諸郡。逐船轉移。漁戶農舍。寸人尺馬。畧約可辨。未刻達青森。駐蹕蓮心寺。仁禮海軍少將松村海軍大佐等來謁。八日。駐蹕青森。賜酒饌於海軍將卒。二品親王至。自下北郡。郡距此二十五里。南接三戶郡。三面

隨筆紀程

卷三

壬午

瀕海。有三十四郡。獨田那部號為繁庶。而大畑。大湊。川內。大間次焉。其地東西十五里。南北八里。原野曠漠。有噴火山。山中湖水。注為正津川。境僻俗陋。業兼耕漁。其丁壯自季春至初冬。踰海至北海道傭作。本土反致荒蕪。縣令山田秀典諭墾田。又牧養牛馬。其業漸興。昨日親王及大木參議等。航自函館。巡覽其地。隨縣令請也。是日余游覽治下。謁烏頭祠。古木扶疎。傍有西征陣亡兵碑。僚友依田百川所撰。相傳阿部比羅夫征肅慎。發舟師於

此。因祀宗像三神焉。烏頭又作善知鳥。蓋海鳥。好穴居。母呼烏頭。雛輒應曰。耶須加多。獵者蓑笠掩身。作母聲。伺雛出捕之。黑身白斑。黃脚白髭。此鳥世所希見。昔或獲之三旣海上。西澤敬秀著善知鳥考。詳辨其名義形狀。猿樂善知鳥曲。湮造故事。以戒殺生。寺島氏三才圖繪。傳寫失真。晚葛西音彌招宴。音彌舊弘前藩士。少東游爲林學士。塾長。與余相識。其人博通經史。今隱居養志。不爲斗米折腰。洵可尚已。

隨鑾紀程卷四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九月九日。夙發青森。黃稻滿野。青山四周。其特秀者為八甲田嶺。石江村民江渡茂吉壑闢草萊。戶口滋殖。左大臣召見賜褒狀。涉新田川。茅茨連簷。北岡有金商吉次宅址。按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並曰。陸奧金商吉次來往京師。源廷尉幼時伴為其僕東下。依藤原秀衡。今二盤三陸。有稱吉次宅址者數處。不知孰是。抑古者佐渡礦坑未開。海內產

隨鑾紀程卷四

金。獨推陸奧。徵之舊誌。天平感寶元年。陸奧小田郡始貢黃金。見續日本紀。及萬葉集。陸奧歲貢沙金三百五十兩。見延喜式。王政漸衰。陸奧貢金不絕。見小右記。中右記。平重盛納陸奧氣仙郡貢金一千三百兩於宋國育王山。見平家物語。

後鳥羽帝鑄佛像。徵黃金三萬兩於陸奧。見東鑑。東奧州產黃金。見宋史及東西洋考。彼齎黃金往販上國。目為金商。乃賴氏外史作鐵賈。殊失其實。蓋歐九能文。不甚讀書。一部外史間多踈謬。學者

奉為圭臬何也。白旗野石徑礚礚。皇上騎馬。

衆乃徒行。踰川合坂。十盤。鶴坂。十二盤。四山皆在眼下。獨梵珠嶽屹立西方。鶴坂舊曰津輕坂。寬喜中。津輕秀直為安東氏所亡。其子秀榮潛跡焉。以業燒炭。掘得沙金。獻之天朝。子孫封侯。進秩十萬石。因改今名。去歲官起工開新路。起自第一盤。沿牧川。鑿寶山腹。直達大釋伽驛。今未告竣。仍由故道。驛南地闊。邨落相接。涉一水則浪岡驛。上游有城墟。天正中。北畠顯邨居之。為津輕氏所滅。顯

隨鑾紀程卷四

邨伊勢國司源守親之後。土人尊曰波岡御所。今州人山崎某。自稱其苗裔。家傳 元亨帝旗。

延元帝詔書。大塔王衣袖。及系譜一卷云。驛內歧路。右通藤崎。有安東氏城墟焉。左過邨元坂。石塔聚立田間者二處。往年土人闢荒發掘。石毀字滅。或為 長慶帝陵。或稱北畠氏墳塋。皆臆度耳。

南去二里。曰黑石驛。列肆齊整。人口六千。汗石川發自櫛岑蘆柄兩山。西流繞驛。南逕藤崎。入岩木川。田土肥沃。所產嘉穀。推為本州第一。明曆中。津



輕爲信四世孫信政。割地五千石。封叔父信英於此。後世進秩萬石。中興納土。士民建祠祀信

英。號黑石神社。是日請左大臣臨視學校。又構小亭於社側。迎

蹕奏古樂。亭負邱枕川。平沙渺

渺。長橋伏波。東南有千德氏城址。昔者千德政氏叛南部氏。屬津輕爲信。族人政武據田舍館城。不降。爲信大舉來攻。乃與壯士三百三十餘人逆戰。皆死之。後十餘年。爲信悉平隣敵。設法會。祭彼我將士戰亡者。有一婦人。登壇拜政武靈位。朗誦祭

隨鑿紀程

卷四

三〇

文。伏刃而死。即其妻小山內氏也。蓋小山內氏欲爲夫復讎。百方伺釁。知事不成。遂及於此。烈哉。有斯夫而有斯婦也。猿賀神社。在猿賀邨。殿宇宏麗。圍以深林。此社創建於大同二年。治承中。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修補。建武中。國司源顯家更造。及津輕氏興。尤致崇敬。或曰。仁德帝時。上毛田道擊蝦夷。敗死。其靈爲大蛇。吹毒殺敵。因祀之角鹿郡。已而郡中洪水。有人夢其乘桴來此者。爲建小祠。後二百年。坂上田邨麻呂征蝦夷。禱焉而得

神助。大造殿宇。然徵之舊史。田道死於伊寺水門。

說者謂伊寺即夷瀟。其地在上總國。而田邨麻呂

北征至閉伊。又城于膽澤。于志波。其地皆在巖手

縣。則地勢懸隔。與此無涉。無乃是齊東野語乎。抵

八幡崎。觀土人使馬墾田。初土俗耕田專用人力。

官招老農於東肥。教以馬耕。未數年。民知其便。各

郡建馬耕傳授所。此即其一。老子云。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信哉。平川橋長五百餘尺。其水發自矢

立嶺。逶迤北流。至藤崎。與汗石川合。入岩木川。橋

隨鑿紀程

卷四

四〇

東曰境關。西曰高崎。彌望平野。岩木山延袤跨兩郡。芙蓉插空。高四千餘尺。宛然肖駿之富士峰。呼爲津輕富士。過和德村。駐蹕弘前。人烟稠密。百貨輻輳。官署。學校。神祠。佛宇。連疊鱗次。分爲七十九街。中央一阜。喬木成林。有故城。津輕信牧所築。東西五町四十間。南北八町四十六間。石壘三層。塹濠四周。牙城以外。又有五郭八樓十三門。西隔巨川。對岩木山。阡陌連焉。舟楫通焉。初信牧父爲信。豪爽多權畧。用兵拓疆。東至狩場澤。南達碓



關西北限以大洋。土壤肥美。加以魚鹽之利。豐關白遣前田片桐諸將來檢地。為信不告以實。德川氏秉政。定諸侯封邑。秩僅四萬七千石。及為信玄孫信政襲封。起徒闢荒。疏溝洫。築堤防。所墾田十四萬石。并算舊田。有二十九萬六千餘石。而秩尚仍舊。雖後世增至十萬石。名實未稱。王政維

新。列藩納土。賜其主以舊封租額十分之一。於是津輕氏多祿。亞所謂十八國主者。宜乎城市殷富。東奧推為一都會也。此地多物產。尤名漆器。質堅

隨筆紀程

卷四

五〇

彩美。號為津輕塗。前年市店失火。延燒千餘戶。今復舊觀。後者四集歡呼。及夜棚車懸燈。耶許推輓。鬧熱如湧。余避喧賞月客樓。會下澤保躬以諸文士來訪。賦詩揮毫。四鼓始就寢。保躬嘗在東京。執贊吾門。性樸直。好讀國典。尤熟悉東奧治亂。余錄沿道故跡。拾遺訂誤。與有力焉。大隈參議至自十三湖。湖距此十五里。在岩木川下流。周圍七里。眾水匯聚。餘勢溢注於海。瀕湖村落。歲被水害。於是土人僱工疏鑿。參議自函館航海往觀。具奏其

狀。

十日朝 車駕臨裁判所。所長判事中御門經明奏賀箋及事務一覽表。賜酒饌料於判事檢事以下四十一人。左大臣與大木參議等。巡視中學。醫學。師範學校及東奧義塾。余與川村正平游步城內。詣八坂神祠。祠背設招魂場。祀舊藩士死於丁丑西征之役者六十七人。有碑。三條相公題國詩。左大臣篆額。是日刻成建之。賜金遺族。有平澤與吉者。戊辰從軍。創痍未癒。遣侍醫診治。賚以金幣。

隨筆紀程

卷四

六〇

嗚呼。將軍叱傷。士卒致死。沉萬乘之尊。撫恤如此。一朝有事。寧有不捐軀報國者乎。未刻。啓蹕。渡蓬萊橋。平野曠闊。曰千代松原。天和中。藩侯過此。見沙礫滿地。無樹可倚。乃起徒修路。移栽釋松數萬株。今綠葉成陰。行旅取涼。遺惠及人。亦遠矣哉。路右有邱。稱千歲山。設小次焉。柱椽不斲。蔀以芒花。邱下板屋。羣下所憩。題古歌一首曰。波太須珠寸。尾花逆葺。黑木用。造有室者。迄萬代。按波太須珠寸。芒也。尾花其花似尾也。逆葺葺屋

以芒。上花下根也。黑水。樸也。言用材不斲彫。造有室者。迄萬代。猶曰其所造家久存至萬世也。此歌元正上皇幸左大臣長屋王第時御製。見萬葉集。今小次構造。本乎歌旨。古雅可愛。踰百年坂。涉水即平川之上流也。淺沙清瀨。歧為三派。各架小橋。南崖嶄絕。古木森立。津輕舊記。永祿十二年。為信襲攻南部。高信於大佛鼻城。即此矣。過鶴坂。抵大鰐村。觀所謂萩桂樹者。枝葉扶疎。繚以木欄。本居宣長玉勝間曰。大鰐大日堂有靈樹。高十丈。

隨筆紀程 卷四

七〇

大四圍。花葉似萩。枝幹似桂。即是也。或謂是扭也。爾雅釋木疏。扭一名檍。神道講義。岩間某為著大檍辨。恨余不解本草。不能決其是非耳。藏館驛與大鰐接。阿闍羅山盤踞其南。長溪縈回。有溫泉出焉。治疫疰疥腫諸病。居民數十戶。待浴客為活。去歲失火。一市蕩盡。是夕次於此。賜金賑恤。又分遣羣下。就館隣里。余與金井大書記官宿於本驛。有來乞書者。輒謝遣。偕浴溫泉。月下風詠。納涼溪橋。意殊爽然。

隨筆紀程 卷四

八〇

十一日。渡稻荷橋。過九十九森坂。足指漸仰。陡關驛在山間。比屋二百。亦罹火災。賜金賑之。驛外地。巖罅石縫。間栽蕎麥。踰船岡。湧濤匯聚。渡橋右旋。老杉成林。林盡而坂。坂盡而溪。斜徑高低。與溪轉折。一橋已過。一橋復來。昨嶂對峙。頭戴一線天。盤路入雲。一步一喘。螺旋而登八九町。踰矢立嶺。則坂峻。舉趾急降。勢如轉丸。欲止不止。植欄路傍。以防顛墜。此嶺右連甚吉森。界與羽二州。昔者弘前藩據險設塞。危巖嶮巖。溪澗交錯。號為四十八流。曲蹊一縷。綠梯躋攀。及藩廢。山北屬青森縣。山南屬秋田縣。縣士日景辨吉。首唱謀開鑿大路。於是兩縣協議。官民捐貲。丙子經始。丁丑告竣。削仄為平。改迂為捷。里視舊減什六云。頓陣場臺。涉下內川。岡巒起伏。沿水南走。綠樹白砂。岸遠流淨。雙嶂對峙。呼為男女峰。左折渡橋。人烟聚簇。曰白澤驛。文政中有下斗米將真者。與死士數人潛匿此地。謀要擊弘前侯寧親於途上。事覺處斬。將真者盛岡藩士。任俠善武藝。初藩祖南部信直疾津輕

爲信背已殺父。割據一方。以其先修貢豐臣氏。列爲諸侯。不得加兵。吞恨以歿。至是爲信十世之孫。寧親進秩叙四位。任侍從。而信直後裔利用。年少爵卑。將真慚憤。因有此舉。乃津輕家傳則曰。爲信八世祖秀則與其子威信孫元信。並爲南部氏所害。爲信報讎。克復舊業。非叛主攘地。兩家子孫至今聚訟爲一大疑案。修史者宜直筆無左右其祖可矣。一里抵釋迦內邨。有植物試驗場。卽辨吉所建也。辨吉大闢荒蕪。闔鄉翕然。竭力農桑。凡禾蔬

隨鑿紀程

卷四

九〇

精選種子。至收穫又驗其嘉否。論究得失。是日場內小邱構亭子。板屋四阿。設御榻焉。榻以壑地所掘木根造之。金釘鑄菊花。覆以錦褥。邱下鑿池養魚。曲榭臨水。倚柱四望。田疇平敷。西有高山。東有鳳凰山。一水西來繞片山。與下內川合。南折入米白川。謂之長木川。出場門。田婦羣刈早稻。今歲豐熟可知矣。渡長木川橋。次犬館驛。舊秋田藩公族大夫佐竹義純采邑。戊辰之亂。盛岡兵來襲。義純力戰死之。卽第市廛悉爲灰燼。今驛背高

阜。禾黍離離。卽其城址。而士庶家復舊者千四百餘戶。

十二日。早發涉飯田川。卽下內川之下流也。西行四里。歷邨五。而綴子戶口較多。早口次之。岩瀨又次之。早口邨有鈴坑。工部省所轄。有牧場曰平瀧。原曠林邃。四圍植柵。牧牛馬百餘匹。渡川六。皆細流。架板橋。踰坂二十五。其峻急者曰塞神坂。曰赤坂。赤坂臨平野。宜遐矚。其屈折者曰驅揚坂。故道險峻。今通車騎。鷹巢驛在綴子邨南。距阿仁礦坑七里。居民二百餘戶。有勸業試驗場焉。又二里。過小繫驛。林巒綿亘。西接加護山。循林麓左旋。踰戀坂。蜿蜒而登。彩虹飲溪。長五十尺。白板朱欄。名曰寒流橋。渡橋漸入仙境。初余讀白井真澄游記。稱此地奇絕。謂文人狡獪。蜃氣現樓。其實不必如彼。今始闢門戶。未窺堂奧。旣已覺所見愈於所聞矣。攀馬揚坂。怪石層累。虎踞獅擊。筋骨怒張。不見寸膚。矗者攢劍銳者植圭。老松古檜。皆生自石罅。橫枝倒垂。欲與石偕墜。爲葛蔓所縛。一髮挽十鈞。岌岌

隨鑿紀程

卷四

十〇

乎殆哉。已而坡坨而句廉。右逼峻嶒。左俯深邃。進至絕頂。巨巖中拆。成凹字門。門外郭公坂。地勢急下。斜徑曲折。傍設朱欄。顧瞰原路。米白川來自小繫。奔湍激怒。與石相搏。餘勢滾滾西注。遠達野代港。而奇峰競秀。近在南岸。以其古祠祀造化七神。故稱七座山。或云。座倉邦音相近。方言山頂謂之倉。今曰權現倉。曰烏帽倉。曰蓑倉。曰芝倉。曰三杉倉。曰大倉。曰松倉。九七峰。合稱為七倉山。山脚水歧三叉。藤琴川發源。津輕郡界。南流十餘里。逕郭

隨鑾紀程 卷四

二〇

公坂下。至此與米白川合。白砂清流。長橋伏波。舟筏來往。水禽聚散。沿涯有村。南曰荷揚場。北曰矢坂。矢坂以北。連山起伏。隔水東對加護山。山上有高岩觀音堂。慈覺大師所創。又有男殿女殿三十。一石佛之奇。恨路遠不能遍探秘奧也。荷揚場距小繫驛一里弱。往時險艱。劣通樵徑。行旅買舟溯洄。急灘轉折。動輒致覆沒。於是官民協議。捐貲三千八百六十圓。鑿開道路。去歲五月起工。十月告竣。伐木煨石。峻者夷。狹者寬。曲者直。危者安。是日

上御板輿。前騎後乘。緩轡陟降。紅旗閃閃。隱見乎古木怪巖之間。士女來拜威儀者。從川畔仰瞻。恍如羣仙乘雲行空。僉稱為未曾有也。二品親王奉旨代巡工部所轄製礦場。從者余及西四辻侍從以下若干人。從郭公坂下。右折沿藤琴川。綠樹繞邨。大厦臨水。工部權少書記官丹羽維孝。率僚屬迎門。延至中堂。礦師德國人墨格兒氏進謁。親王曾游歐洲。習熟彼邦語。將命不藉舌人。本場用阿仁太良諸坑所製銅銀鉛塊。再加精煉。業分數局。

隨鑾紀程 卷四

十一〇

曰鎔銀。曰製銀。曰合鎔銅鉛。曰南蠻鎔法。曰粒銅。曰精鉛。曰丁銅。工役多用婦女。皆紺衣。窄袖縛袴。有淘沙者。有注水者。有舉杵碎礦者。有持鐵叉添炭火者。有司頤使。左右唯命。凡土著執業者六十戶。男女三百八十口。歲獲丁銅五十八萬千二百磅。精鉛四十二萬八千四百五十磅。精銀一萬六千四百八。晏子六分三厘。經費出納。具載維孝所上事務一覽表。維孝又上製礦器小式。因賜官吏及墨格兒氏酒饌。事畢。復由舊路歷荷揚場。朝

行宮於二井驛。是夕縣令石田英吉就杉宮內大輔請賜名加護山新道。大輔使余撰字。奏聞。乃命曰後后坂。

十三日陰。發二井驛。涉米白川。人家一帶。古祠倚邱。相傳文治之役。藤原泰衡欲奔蝦夷。過此至比內。二井柵。爲部兵所戕。土人憐之。建祠藏遺堯。稱堯神社。東鑑作比內郡贅柵。二井贅音相近。今本州有比內莊。無比內郡。卽徵之延喜式。倭名類聚抄。亦不有也。然康永中。足利尊氏封安東兼季。以秋

隨筆紀程

卷四

十三

田山本比內三郡。則當時或建爲一郡。伴氏陸奥郡數考。特據切要集。屬之奥州。誤矣。路左有鹽井。徑三尺。底淺泉湧。烹肉醃蔬。其味頗美。然煎煉成鹽。薪炭功費。得失不相償。文化中。茂木知教建國字碑。獨記靈異。不記鹽質。今徵之天工開物。鹽產數種。而海池井三者居多。蜀中鹽井。周圍不過數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餘。深必十丈以外。乃得鹵信。吾友竹添漸卿嘗游蜀中。親視其狀亦云。深二三百尺。廣不過尺。蓋彼取地底所蘊。切忌鹵氣

隨筆紀程

卷四

十四

游散。此則口闊水溢。池鹽也。質既不同。製法隨異。然本邦四周皆海。煮海有餘。不必費力於井與池也。登島坂。降大堤坂。田野闢。道路修。天明中。古河辰隨幕府巡檢使。經過本道。云地荒民窶。風俗卑陋。洵爲夷蠻。今稻雲彌望。雞犬相聞。學童紅女。鮮服迎駕。聖德光被。於是乎見矣。晚次能代港。能代日本紀作淳代。三代實錄作野代。古爲一郡。後屬山本郡。封建時。秋田藩置市尹一員。監察二員。又遣士卒二百五十人。交番屯戍焉。地瀕大海。帶巨川。多產鮭鱈。商舶雲集。市肆櫛比。所製髹器。以精良聞。蓋邦人巧於用漆。夙爲海外諸國所稱。不特茲土也。嘗考其權輿。昔者日本武皇子。戲折樹枝。黑汁漆手。因命舍人床石足尼。採而爲物采。授足尼以漆部官。事見以呂波字類抄。則其所由來舊矣。其後有漆部連。漆部造。兄者。並督漆工。大寶元年。更置漆部司。令諸國貢漆。又課民裁漆木。上戶百根。中戶七十根。下戶四十根。於是都鄙爭造漆器。歷世愈久。執業愈精。至近世其尤著者。曰



根來塗。曰吉野塗。曰輪島塗。曰黑江塗。曰日野塗。曰若狹塗。曰南部塗。曰津輕塗。曰會津塗。曰日光塗。曰春慶塗。曰飛彈塗。曰野代塗。春慶者泉州堺浦人。以妙製淡黃色。著於天授弘和間。所謂春慶塗是也。寬永中。金森氏封飛彈。命漆工造器。用春慶遺法。世號飛彈春慶。既而飛彈工人山打三九郎。來此開業。世號野代春慶。今二百餘年矣。師弟授受。益致精研。余購筆管茶盆數種。光彩透明。果不負所聞。夜大雨。

隨筆紀程

卷四

五

十四日。衝雨早發。青松林立。取路其間。林盡而坂勢峻。土滑。寸前尺却。踰外岡。疾風怒號。折樹捲屋。溪澗漲溢。殆失橋梁。所過驛站。新修道路。未及堅築。遽遇大雨。輪蹄蹂躪。粘為深泥。此行艱難。未有如今日者。抵鹿渡浦。天霽雲散。右見八龍湖。史稱建久中。藤原泰衡遣臣大川兼任。欲為主復讎。聚兵七千。鎌倉出師來伐。過秋田大瀉。志賀渡。會冰陷。死者五千人。志賀鹿音相近。大瀉即大湖也。沿道民家多種甘瓜。味美直賤。天瀨川邨。有內大臣織

田信雄謫居遺址。亦闢為瓜圃。信雄以右府嗣子。受制家奴。真豚犬耳。邨西曰三倉鼻。崇岡臨湖。湖圍二十五里。牡鹿島在其西。本山真山寒風山。昂峙爭雄。而東南平遠。荻浦稻田。循水環遠。其缺口一派注海處。架長橋二千餘尺。舟楫來往。釣者弋者。網者。刈藻拾貝者。與飛鷺眠鷗。在烟波浩蕩中。宛然一幅活畫圖也。本郡豪農佐藤某。造亭岡上。以迎蹕。有柳原某者。設場亭側。竹籠養雁。鷺鷥鵝。鳧鴨。水盤養鱒。鯉。鯛。鰒。鮓。鰻。蝦。蟹。蛤。螺。

隨筆紀程

卷四

一六

龜鼈皆湖中所產。而案上咸土。列木偶人。摹全湖地形。及雪中漁獵之狀。網罟筍梁。簑笠笠笠。皚然一色。其風突吹火。濕薪不燃。鑿冰沈網。龜手瑟縮。使觀者凜凜肌膚生粟。夫細民稼穡。粒粒辛苦。而漁獵更甚焉。則本場所陳。片鱗隻羽。亦寓規諷。可不嘉尚乎。傍湖西去。次一日市驛。大川發源十妻森。合馬場中津淺。見諸水。逕驛南注湖。南涯即大川驛。是夕。衆分館兩驛。有旨電信探問諸州風災輕重。又資金於佐藤某青柳某。某等欲建碑。



三倉鼻傳恩榮於不朽。就余乞文。余以其地名不雅馴。更命曰南面岡。

十五日晴。離驛。昨雨未乾。軟沙粘靴。過下蛇川大久保二驛。曠原百町。矮松千株。青草如氈。有勸業試驗場。種桑藍及蘆粟。富民奈良某出貨造。

行宮於其側。重屋四阿。葺以檜皮。梁柱棟桷。材皆奇珍。承塵駢銀版。屏障貼泥金。花卉飾門庭。栽野菊。門右設板屋數十間。胡床列焉。紫幕圍焉。美哉輪奐。平生所希觀也。皇上臨總。游目湖山良。

隨筆紀程

卷四

十七

久經中野邨。田疇衍沃。秋稼如雲。涉掘川。及粒足川。午初駐蹕土崎港。沿海諸處產鰻鮓。鮓魚一名秋田魚。他方所無。味不甚美。特宜糞田。圍養草棉。販之上國。歲收巨利。市廛二千二百五十餘戶。貢川遠來自平鹿雄勝諸郡。西北流二十餘里入海。舟車四通。貿易繁昌。天正中。秋田實李在檜山。使其族友李守此。友李叛。乃攻拔其城而徙焉。實李嘗謁豐太閤。大閤問歲入幾許。對以五萬石。及德川氏秉政。移封奧州三春五萬石地。然閱文。

隨筆紀程

卷四

十八

祿壬辰秋田氏分限牒。公室所收。及士祿祀田。合計得米九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餘。而魚鹽銅鐵雜稅不與焉。則封境廣大。城郭規模。蓋有可觀者。今神明祠邊。即其遺址云。先是二品親王以大隈參議西四辻侍從等巡視舟川港。港距此七里。在牡鹿島南。居民百八十八戶。三菱輪船會社設倉庫焉。土人有舟木久治者。謀請官建設埔頭。曰。兩羽之爲州。瀕海百餘里。帆檣所集。曰酒田。曰土崎。曰能代。而地平水淺。無禦防風。獨此地暗礁西走數十町。外障激浪。據而築塘。以便泊船。勞少功多。利澤遍及數州。親王乃駕小船。歷覽海口形勢。是日還奏其狀。晚左大臣大木參議等巡視造船廠。小舟數百。分隊競渡。每一舟先渡。輒舉烽報捷。及夜又爲烟火戲。每舟懸玻璃燈。青紅紫綠。光彩陸離。一港喧豗。達曙不已。

十六日。登五輪坂。左曰兩津山。有招魂社。祀戊辰從王師戰死者六百五十七人。勅侍臣納祭案料焉。社北設演武場。壯士五百。交試刀槍拳法。亦。

資若干金寺內邨謁古四王社相傳 推古帝

時祀武甕槌命經津主命配以 崇神朝四道

將軍日本紀所謂齋田浦神者即是也然果祀六

神何以稱四王况邨曰寺內類聚國史又有天長

七年本州地震四天王寺丈六佛像四王舍皆顛

倒之文則四王舍訛為四王社亦未可知下油田

坂有第四勸業場養綿羊及洋種牛馬內外雜種

牛馬八橋邨又有第一勸業場栽稻麻菽粟瓜蔬

菓木藥草等蓋土俗耕牧畝莽執業不精究其方

隨鑾紀程

卷四

十九

本縣管內設場五十交換種子參檢利害使其有

所自曉焉本場廣一町七段八畝官署一區洋式

石造樓上安 御榻樓下掛宋明名畫別設博

物館陳寶器古筆器之與畫余不能辨真贋唯結

城某所藏南朝詔勅及室町氏文書數通為當時

筆跡無疑出場老稚醫集人家連簷達秋田縣治

駐 蹕焉秋田日本紀作齋田又飽田古屬奧

州蝦夷所居和銅五年割奧越十二郡建出羽州

而所謂秋田城者在今高清水岡置村七人旅

帥十六人火長二十四人列士三百人鎮兵四百

五十人加兵士三百五十人其城司例以州介充

之稱秋田城介昌泰以還廢置不一鎌倉開府安

達氏世任是職既而羣雄割據安東實季居土崎

自稱秋田城介及德川氏興實季移封佐竹義宣

代領茲土始城於久保田鄉明神山傳業累世士

民聚居七千餘戶號為秋田藩 中興廢藩為

縣建本廳郡署學校病院及裁判監獄郵便電信

諸局而城壘為陸軍省所轄牙城東西六十五間

隨鑾紀程

卷四

二十

南北百二十二間重郭廣袤繚以壕塹去秋火災

樓櫓皆焚猶存壘壁昔日宏壯之狀可想城北廣

澤山有平田篤胤墳 上遣侍臣祭之賜金遺

族篤胤舊秋田藩士少游江戶講究國典晚年歸

藩弟子益進蓋所謂國學者流大抵事記誦詞章

獨荷田東麻呂志在古道欲排儒釋更明邦教加

茂真淵起而繼之至本居宣長始集大成篤胤汲

流溯源才大學博著述五百餘部其古史徵古史

成文古史傳扶桑國考皇典文彙玉櫛等通行於

世。而天朝無窮曆。特賜

乙覽。聲譽藉藉動朝

野。但強辯喜勝。雖或見疵瑕。要非豪傑不能爲之。

戊辰之變。列藩抗命。獨佐竹氏君臣。守義勤王。篤

胤遺教。亦與有力焉。宜乎

皇上追思。恩及枯

骨也。熱甚。退就館舍。小松弘毅大友道恒真崎勇

助等來訪。乞書者羣至。晚散步市街。閱書鋪。皆免

園冊子。而列肆所鬻。木材銅鐵。繒絲綢緞。率係土

產。有欸冬搨者。本土欸冬異於他產。其莖圍一尺。

長六七尺。葉大如張繖。白布全幅。搨涂一葉。以爲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二〇

包袱。又剪莖爲薄片。漬以糖霜。味尤美。及夜近郊

揚烟火。戶戶點燈。少女靚妝。三絃太鼓。婆娑行歌。

呼爲風俗舞。亦平生所未觀。

十七日。辰刻。

車駕幸縣廳。石田縣令前驅。樺山

少書記官率僚屬拜迎。門外。升自正階。

臨御政事堂。大臣參議宮內卿輔以下。班列左右。

縣令進奏赴任以來施治始末畢。

巡覽各局。

出廳門。官吏拜送如例。次

臨女子師範校。縣

令又奏肄業大畧。并上教員生徒名簿。及其所作

詩文裁縫諸品。次

臨講堂。聽男女生徒講書。

化學生試其術。次

臨弘前裁判所支廳。所長

判事中御門經明上訟獄勸解一覽表。及判事補以

下名簿。次

詣八幡神社。社在舊藩城南。初藩

祖義宣建神祠二字於城內。一祀先世義宣所傳

應神帝御衣。一祀先世義人所寫神像。及藩廢。士

庶相議。移之於此。合爲一社。別建祠宇。祀義宣。號

秋田神社。是日壯士數十。馳騎打毬。身被甲冑。佩

雌雄刀。背旗母衣。有挾槍者。有持弓者。有橫鐵棒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二一

者各爲古軍裝。出自城門。繞壘三匝。每過社前。伏

鞍示敬。禮容可觀。次

臨秋成社機業場。織者。

繅者。組者。順次就業。別室陳繭繒蠶連顏料生絲

色絲綾緞絹縞諸品。凡幹事十人。職工百四十餘

人。婦女居多。男子僅僅乎四分之一矣。先是官廢

士祿。授金券。歲給利子。而典賣任意。往往有失恒

產者。舊藩士百三十人。相約創此社。以興墾田養

蠶紡織諸業。官嘉之。貸以貲本。於是擇地分任。各

執其事。此卽其一也。距此一里。貢川與大平川合。

水成燕尾。其地曰川尻。有川尻組蠶業會場焉。組即團結也。藩政時。有金秀興者。掌度支。納部民關喜內議。大闢荒蕪。遍栽桑樹。封內六郡。造蠶室二十區。又招諸州良工。使土人習執機杼。秋田織之名。大噪海內。既而歲饑。餓莩載塗。傾貲賑救。工費不給。漸致衰廢。其子秀安克繼父志。與喜內等百方計畫。遂復舊業。及外舶通商。伊國歲購我蠶。連黠賈貪利。欺售粗品。川邨某加藤某等。與同業百五十人立規約。務精其制。取信內外。又遣人伊國。

隨鑿紀程 卷四

二三〇

學洋語。直與彼商市。不得牙僧居間為奸。敝習一變。頓增聲價。去歲所製蠶連一萬八千六百餘紙。率皆鬻之海外。得直金十餘萬圓。可謂盛矣。午刻幸會場。廣廈數十間。樓上陳繭絲蠶連。憑欄聘觀。左右曠野。隔川松林。岡巒斷續。漁舟鼓枻。鮮鱗登。風景清絕。使人留連不能去。晡時回。躡縣治。縣士信太某等死於戊辰丁丑兩役者二百四十九人。賜遺族以祭案料。豪商那波某。祖孫三世。育嬰救災。賑恤鰥寡孤獨。全活者甚衆。賜褒

狀及紅白縮緬二匹。舊藩老佐竹義壽獻傳家寶刀。賜銀杯三箇。金五百圓。大川某母年八十餘。獻手製綿布。產馬會社貢荒木某獻駒二匹。並賜金有差。左大臣以大木參議。金井大書記官。岩佐侍醫等。巡視病院。

十八日。涉大平猿田二水。踰橫山坂。岩見川迂回。貫注戶島和田二驛間。渡三橋。長者四百餘尺。次者三百尺。又次者二百四十尺。登宮崎坂。曠原渺漠。曰大張野。曩時秋田藩墾闢移民。未幾。年饑民散。

隨鑿紀程 卷四

二四〇

荒蕪日久。秋成社請官借地。開圃二百七十餘町。栽蘆粟。早稻。大豆。燕麥。馬鈴薯。茅茨五十。人口二百。設小學及農校。養生徒六十人。又開牧場。畜牛八十頭。是日迎駕。倚高設小次。側構板屋數十間。為羣下憩息所。俄而吹角一聲。連揚烟火。近鄉民牽馬三千餘匹來供。御覽老幼攜扶。遠至自數里外。賣錫者。賣瓜菓者。張繖陳貨物者。松下巖畔。立錐無地。向之望為曠原者。頓成一。大市場矣。下鶴卷坂。涉黑川。小黑川。山徑磽确。漸

入荒僻。船岡川發自荒木澤。西南流與淀川偕注貢川。漁人放鷓鴣捕香魚。渡圯橋。矮樹夾路。申初次境驛。田瘠民貧。戊辰兵燹。瘡痍未復。分遣衆員。就館隣里。驛內有韓松神社。祀神功皇后。土人云。物部守屋之亡也。其臣捕鳥部萬。奉遺孤遁至於此。今祠官卽守屋之後裔也。然萬奮鬪殺追兵三十餘人自刎。官命斬其屍爲八段。事見日本紀。則謬傳不足辨焉。萬松寺有小倉藩士志津野某等五人墳。皆戊辰從王師戰死者。

隨鑿紀程

卷四

三五

十九日踰旭坂。荒驛沿水。曰上淀河。永慶軍記。天正十六年。秋田實季發步騎二千。渡舟岡川。據韓松野。與小野寺氏先鋒戰。蓋此地也。上游有荒川礦坑。寬文延寶間。鳩工採掘。車馬來往。因移輪田河。跨壑掘橫淵。諸鄉民置驛焉。居無何。其業頓衰。享保郡邑誌所載。驛戶僅六十。今經兵火。生理蕭條。然近者豪商瀨川安五。請官復興礦業。凡坑穴五十。礦竈百餘。舉職員坑夫雜役。男女一千七百三十口。歲得銅五十萬斤。又闢荒蕪。設市肆。建學校。

隨鑿紀程

卷四

三六

開牧場。則餘澤旁及本驛。繁庶或可指日而待矣。渡淀河橋。山路曲折。老樹陰森。降鳥頭坂。地平野闊。東去五町。有不動明王祠。懸泉二百尺。稱白絲瀑。瀑南高善寺。大同二年創造。伽藍雖廢。施藥殿。觀音堂尚存。其像慈覺大師手製云。疇和野驛在水尺蘆澤二川間。亦罹兵燹。天正中小野寺氏部將疇和野某所居。其城址曰寄騎館。館南一里曰北檜岡驛。又南半里曰神宮寺驛。貢川溶溶。隔水孤峰。祀六所明神。稱神嶽。北岸一帶。人烟聚族。有

八幡神社。殿宇古朴。亦大同二年所創。神庫藏元人顏輝畫幅。源奧州白旗。及種種寶器。並不足信。但棟札題曰建久元年。右大將源賴朝再興。則其爲古祠可知焉。祠典每歲上元祭神。爲逐禽曳綱戲。及期巫祝築壇。列幣帛。設菅席。舉驛人集嘗神酒。一人把長竿。起舞曰。餌指舞。分餌指舞。拋百事。分看吾舞。衆相和。鼓吹拍節。謂之餌指舞。又童子行歌。唱千壽曲。每戶授藁一二束。乃造大索二條。繫以許多支繩。目爲雌雄綱。及逐禽戲畢。持索至



亭長門前。男女老少。各執支繩。分曹爭引。雄斷則穀熟。雌斷則不登。以卜一歲豐凶。此事見六郡祭事記。詢之父老。果信也。渡板橋。玉水兩派。夾一洲。合注貢川。田夫設廬舍。收早稻。或刈或擔。或過穗。或曝藁。幽風七月圖。宛然在目。顧瞻神嶽。連山截嶺。爭雄不讓。戊辰之役。澤副總督。率薩長筑豐兵。自秋田移營。叛黨四起。勢頗猖獗。于境驛。于淀河。于川和野。轉戰累月。互有勝敗。而此當其衝。殭屍山積。流血漂杵。今十餘年矣。六龍所過。謳歌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七〇

載塗。兵氣銷為日光。盛哉。聖德。憲宗平淮西。未得專美於前也。經花館。抵大曲驛。驛夾鞠子河。西瀕貢川。舟楫來往。戶口繁庶。先是薩軍之屯於此也。賊率死士。乘夜來襲。連發銃丸。事出不意。衆寡不測。一營蹈藉。死者二十餘人。遺蹟在長福寺大川寺。而路右一碑。題曰島津久徵者。其隊長也。碑西古祠有五層石塔。崇七尺五寸。三面梵字。其文銷滅。唯元亨三年七月為虎王九一語。畧約可辨。虎王其人未詳。相傳大曲城主前田道信稱

又左衛門尉。其子五人。長曰又太郎。少游上國。事大將軍足利義輝。留弟利信守城。既而足利氏亡。織田氏興。利信往事之。利信蓋虎王後裔。而金澤藩祖利家。即其近族也。按織田氏霸時。羽州千福前田薩摩守獻鷹。事見信長記。千福即仙北郡。薩摩守即利信。然徵之大閤記。藩翰譜。金澤家譜。利家父祖世居尾州。其系自別。以姓名偶似。故傳會之耳。渡旭河。次角間河驛。旭河又名內河。其源發自白水大穴諸嶺。西北流至金澤西根。合落逢河。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七〇

入貢川。驛在河曲。據土崎港上游。數郡運輸所由。物貨流通。民產殷富。兵燹未幾。市街復舊。戶口多於大曲。豪農本鄉吉右望。幸為構大厦。因充行宮。左大臣及金井大書記官與余同館於新川氏。亦豪農也。老儒八代隆太寄寓。授業其子。先是秋田藩士有賀藤士徵者。慷慨憂國。與先師藤森先生友善。隆太即士徵門人。私淑先生。愛及屋烏。一見如舊。北原雅長前田利貞等相踵來訪。詩酒唱酬。即席揮毫。龍騰蛇起。頗雅會也。初州民多種



秔稻以曝收違宜。販鬻他方。斥爲下等米。官諭民。設喬杆笕架。漸改舊習。吉右乃與仙北平鹿雄勝北秋田四郡老農議。醵金購田二百五十町。試驗得失。益擴其法。名曰秋田改良社。是日吉右等獻新穀。左大臣召見。賜褒狀。大隈參議。北條侍從等。巡視荒川礦坑。還具奏。瀨川安五採銅。闢荒始末。又以日景辨吉壑。田修路。竭力耕牧。並授以褒狀。二十日。復渡旭河。行里許。抵六鄉驛。戶口與角間河相若。戊辰之役。賊軍陷橫手城。進至於此。將取大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九〇

曲。王師設伏。大敗之。斬其將士數十人。驛北故城。慶長中。六鄉正乘所居。及佐竹義宣就封秋田。其父義重營菟裘焉。一夕土寇千餘起。攻之。守衛甚少。驅市人放弓銃拒戰。已而援兵四集。寇輒敗亡。遺跡在今熱田祠邊。又有善證寺。寬喜中。兵庫頭源賴政曾孫宗房。爲見真大師弟子。造之。宗房九世孫明言重修。建子院八十餘宇。今存十餘宇。藏賴政首鎧。大師真影。照樂寺。平將門後裔兼綱所建。兼綱七世孫某爲本州小館城主。其子孝

昭披剝歸佛。石山城之役。助僧徒與織田氏戰有功。還俗襲父業。寺傳將門旗幟。爲寶器。過金澤。卽層巒疊嶂。綿亘數里。茅舍一簇倚山脚。阿彌陀堂安置木像一軀。名工運慶作。鎌倉執權北條時賴所寄。堂南涉廚河。左攀磴道。嶄巖聳削。松杉刺天。史稱寬治元年。清原武衡家衡等作亂。據險金澤。源奧州發師環攻。賊衆死守。對壘連歲。遂克之。卽此地矣。絕頂八幡祠。簷宇莊嚴。旁建二小祠。曰神明。曰星堯。並奧州所創。佐竹氏重修。寄祀田而星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九〇

堯祠下埋古冑云。山下隔野。地勢隆起。奧州駐營處。稱弓楯岡。南去一町。老杉獨立。大四人圍。平景政瘞敵屍處。稱高名塚。又南古祠倚高。武衡叔姪望王師處。稱乍候山。山西古泖。蘆葦叢生。奧州見飛雁亂行。知有伏處。稱大沼。沼東十餘町。深草沒澤。武衡潛匿就擒處。稱蛭藻沼。然此種名目。大抵傳會史傳。世歷滄桑。孰辨是非。至其以廚河爲廚河。二郎貞任故跡。則謬妄殊甚。嘗徵之陸奧話記。今昔物語。東鑑諸書。前九年之亂。賊軍所有。止陸

與一州。所謂廚河者。偶與此同名。其地在今陸中巖手郡。山川懸隔。風馬牛不相及。彼果據茲土。仙北酋長擅發本州兵。遠會王師於營岡。寧有此事乎。橫手驛在旭河上流。人烟稠密。街衢齊整。天正中小野寺義道居此。領雄勝平鹿仙北三郡。與秋田氏最上氏爭雄。關原之役。黨西軍國除。寬文十二年秋。田藩封功臣戶邨義連。食一萬五千石。隸以騎士五十步卒三百。子孫襲業二百餘年。戊辰之亂。爲叛兵所陷。城郭皆燬。城外有上野介本多

隨鑿紀程

卷四

三三〇

正純館址。曰上野臺。正純之謫於此也。其臣小島定盛從焉。小島卽兒島氏。其系以備後守高德爲始祖。第二世正範。第三世正綱。永享中。從新田義宗於伊豫。第四世光義。事六角氏。第五世定直。第六世定國。第七世信定。事蒲生氏。第八世定德。事京極氏。第九世定次。第十世卽定盛。事本多氏。北徒子孫爲庶人。改稱森氏。蓋高德事跡獨見太平記。他書所無。或疑爲無是公。藩翰譜據三宅系圖。載其隱參河。生三子。曰高秀。曰高久。曰高貞。而日

本史。南山史並不取。今舉森氏系譜。以博異聞。驛南二里。馬鞍邨八幡祠。奧州報賽。納以馬鞍。余迂路往訪。古木林立。祠宇傾圯。六郡舊記。馬鞍作馬倉。曰祠東有馬倉氏城址。問之農夫。皆不知。乃取徑田間。追及車駕於醍醐。青松夾路。行旅免謁。寬政中。秋田藩主所植。同時里民曰孫右者。闢荒二萬餘坪。移植杉苗四萬本。又有五右者。勸衆栽楮。今杉林成材。製楮紙。遍販四方。則謂二民遺澤。不讓邦君。亦豈不可乎。皆瀨川兩派。一出自檜

隨鑿紀程

卷四

三三一

山臺。一發於田代小安諸山。至戶波邨。合爲一條。西流入貢川。平鹿雄勝二郡所分。架以板橋。長六百尺。倚欄游目。翠巘映水。烟雲吞吐。涼颼颯然。白兩傾盆。馳入岩崎。是地文祿中。原田大膳所據。一日大膳出師敗歸。其妻開城門。庭列巨楹。呼敗卒勸酒曰。妾欲爲主帥雪耻。汝輩豈無意相助耶。衆踊躍請從。乃與二婢被甲上馬。涉川斬敵將黑澤某。餘兵辟易潰散。父老至今說其勇。雨甚。人馬皆疲。余曰。一婦且敗敵。況吾曹爲兩師過行。可乎。乃

鼓勇進次湯澤驛。驛舊稱雄勝邨。負山帶澤。地占形勝。古者本州設二鎮。曰秋田城。曰雄勝城。續日本紀。天平五年於雄勝邨建都居民。三代實錄。雄勝城置校尉六人。旅帥八人。火長十六人。列士二百二十人。鎮兵二百人。加士二百五十人。即是也。天文中。小野寺氏居此。後爲最上氏驍將楯岡滿茂所據。及秋田藩建。使功臣多賀谷宣家率兵屯戍。旣而公族大夫佐竹義種代之。子孫世襲。食一萬石。中興撤藩。士庶仍舊。戶口與橫手相若。

隨筆紀程

卷四

三三〇

二十一日。夙發。林巒斷續。古祠倚邱。祀火結神。大同創建。慶長重修。自路上望。簷牙高啄。隱見樹間。宏壯可知。踰伊勢堂坂。田疇平敷。邨落相接。初佐竹義宣領常陸。秩八十萬石。與毛利德川上杉前田島津五氏。並稱爲六大國。及削封北徒。所過山谷。土瘠民貧。意殊怏怏。至此始有喜色。土人呼爲御機嫌坂。御機嫌猶曰公悅也。南循貢川。行里餘。渡須川橋。其源出自高松嶽。東有田神嶺。古稱雄鬼骨山。以其西與羽後州島海山相對。又稱東島海

山。絕頂古祠。祀雄勝尊。陰曆重陽。州民登攀修祭祈年。山背與大室長嶺接。嶺下故道間見礎石。續日本紀所謂。天平八年。秋倭八百四十九人。從部内色麻柵發。卽日到出羽國大室驛者。蓋此也。小野村有寺。安置名媛小町像。曰昔者郡司小野良實者。納妾町田氏。生一女。因名小町。少入掖庭。老歸舊里。後人建祠藏遺物。文祿兵燹。悉爲烏有。而手植芍藥。今尚繁茂成叢。小町持彤管列歌仙。色藝雙絕。爲海内所艷稱。荒陬僻壤。亦有遺跡。然徵

隨筆紀程

卷四

三四〇

之古今。後選諸集歌什贈答。身跡終始不離京畿。口碑所傳。安足信焉。經橫堀邨。涉役内川。及桂川。則貢川曲折。二驛夾水。西曰下院内。東曰上院内。日午尚食於下院内。欲巡覽銀山町礦坑。乃從上院内。右過荒町。渡晚成橋。經長倉白狐石。大切洞口。渡中橋。大路沿溪。所在廠舍。洋式石造。運機器以火力水力。踰弁坂。卽銀山町。吉井工部大輔率屬吏迎。蹕於礦山分局。旣而幸五番坑口。有司秉燭先導。漸入夜國。登降屈曲。鞠躬如不

容其細石層累處。樹柱防崩壞。有採礦者。有汲水者。有攬石塊者。出坑登高察地形。此地舊係秋田藩封境。距上院內一里十八町。萬山繚繞。獨東面開一路。居民五百四十六戶。男女二千三百六十二口。初慶長中。薄井邨人有七郎左衛門者。始探得礦穴。會故敦賀城主大谷嘉隆遺臣邨山則義來住本郡。鳩工開採。其業漸興。後二百載。至文政元年。藩命禁私業為官坑。置吏分職。曰臺所役。曰山方役。曰床屋役。曰吟味役。曰手代。其執工事者。

隨鑾紀程

卷四

五

百餘戶。曰金名工。曰引替。曰新組。曰直本番。曰總中。他有種種名目。中興廢藩。屬其業於礦山會社。尋屬之小野商會。支政以還。至此所獲銀三萬二千九百七十貫。乙亥冬更隸工部省。建礦山分局焉。悉革舊制。設主記主計技手三課。吏胥工夫。各定俸給。居三年。聘德國礦師四人。議定就業次第及製煉方法。後又聘二人於德國。委以選礦鑄礦等事。蓋本坑礦質。大抵硫化銀。及硫化安母尼銀。間有硫化鉛。硫化亞鉛。硫化銅。硫化鐵等。古

者礦脈二十一。今存其二。曰本鍾。曰厚身鍾。古者坑口二十。今存其六。曰三番烟口。曰四番烟口。曰五番烟口。曰六番烟口。曰大切疏水洞口。曰彥溜四百枚口。於是更鑿新坑於西山早房等處。縱橫交錯。長六千四百尺。鑿竇道二。長者四百三十六尺。短者百六十六尺。鐵道四千八百九十七尺。水道。大者三千五十八尺。小者三千百二尺。架橋。大者二。小者四。而開大路。自局門達荒町。一里六町。造廠舍。既竣者十一宇。曰客館。五十坪。曰層樓客

隨鑾紀程

卷四

十六

館。九十八坪。曰器械製作場。五十坪。曰鍛冶鑄物場。五十一坪。及鐵物庫十二坪。曰小棟選礦場。九十三坪。曰大棟選礦場。八十九坪。曰搗礦場。六十一坪。曰起業假役所。九十八坪。曰倉庫。六十坪。曰大棟洗礦場。百三十二坪。曰小棟洗礦場。七十六坪。未竣功者十一宇。曰大棟炭庫。四十六坪。曰小棟炭庫。四十一坪。曰木材庫。二。各五十坪。曰沈澱所。五十坪。曰焙燒所。百二十四坪。曰鑄礦所。九十坪。曰鞣機械所。二十七坪。曰磨機械所。二十七

坪。曰礦石庫。四十坪。曰分析所。二十二坪。自乙亥  
冬至今。所費金七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圓。所  
獲銀價八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圓。乘除僅得  
十萬餘圓。異日土木功竣。器械全備。則除去經費。  
歲收贏餘二十餘萬金云。晚回 蹕下院內。是  
夜冷甚。挾續圍爐。氣候殆同東京十一二月。

隨鑾紀程

卷四

三七〇

隨鑾紀程卷四

隨鑾紀程卷五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九月二十二日。過上院內。涉雄物澤。卽戊辰戰場。右有城址。天正中。小野寺氏驍將真崎五郎居之。爲部兵所戕。土人呼爲五郎館。從此以南。羣山對峙。中通一徑。深林蔽溪。日色晦冥。踰四坂。渡五橋。至籠澤。仰望院內嶺。大路盤空。蛇蟠蚓屈。蜿蜒九折。每折設欄。巖嘴崖角。柵防崩壓。騎者連轡。車者並軌。步者比肩。徐行半里。不覺太艱。山形縣令三島

隨鑾紀程 卷五

一〇

通庸來迎。此地舊秋田藩南境。萬山重疊。石欹水竦。世稱天險。中興廢藩。嶺北屬秋田縣。嶺南屬山形縣。兩縣協議。聘蘭人相地。測高卑。審曲直。鏟削築椽。悉遵其法。三閱炎涼。始告竣功。踰嶺經朴木澤。一水北來。曰及位川。小驛枕水。前對峭壁。水簾數條。墜於石上。碎爲白雨。沈爲深潭。下流架石梁。長七十餘尺。疊石成礎。啓雙竇。形類鸞鍵鏡。余憑欄撚鬚。侍臣傳旨徵詩。輒獻一律。梁南坂路逶迤。上御板輿。屬車推輓。陟二十餘町。雲

隨鑾紀程 卷五

二〇

瀟瀟然。起自脚底。須臾彌滿山谷。四顧一白。如月夜泛海。至絕頂。戊辰官軍與賊鏖戰處。曰鹽根嶺。天霽雲開。衆峯簇擁。俯撮其髻。則地位之崇可知矣。嶺外林莽。又有前坂森合之險。亦削巖填澗。開新道。達金山驛。西有鮭延氏故城。羽源記。天正十一年。最上義光攻佐佐木典膳。城中食竭。衝圍而走。衆欲追擊。不許。曰。典膳年少有勇。異日收爲我用。旣而招降。復授城地。更姓曰鮭延。稱越前。越前感激果立戰功。義光愛才如此。其雄張一方。非偶然也。涉上臺川。故道嶮岨。亦經開修。踰橫根岡。地形夷曠。二里次新庄驛。以郡署爲行在所。署在驛中央。市街一條。草舍連簷。指野河東流。經畧南合中野河。入鮭河。東有龜割木象。諸峯北連鹽根山脈。西南遠控最上川。田疇平敷。邨落相接。封建時。戶澤氏之所治焉。戶澤氏之先曰治部大輔盛安。驍勇絕倫。初居角鹿城。屬南部氏。後自立拓疆。攻略郡邑。屢與秋田氏小野寺氏戰。威震四隣。呼爲夜叉九郎。關原之役。其子政盛率衆屬東軍。



以功食茲土六萬八千石。戊辰之亂。政盛十一世孫政實。爲賊兵所攻。衆寡不敵。北奔秋田。城址今闢爲市坊。驛北招魂社。祀戊辰戰死者。是日賜金遺族。充祭棗料。夜縣吏伊藤十郎。松井秀房等來。談最上川舟行之奇。游意勃然。

二十三日。離驛而西。二里餘。則最上川有三源。發於福島宮城兩縣界。其自吾妻嶽者。曰羽黑河。自檜原嶺者。曰大樽河。二水相會爲松河。自飯盛山者。曰白河。抵大鷹山南。亦合松河。入邨山郡界。始稱隨鑿已程 卷二 二〇

最上川。逶迤九十餘里。而旭河。寒河。酢河。丹生河。小國河。皆歸焉。蓋兩羽諸川。是爲最大。本郡名最上。亦此之由。川東古驛。曰本合海。合海又作鮎貝。義經記。謂之合川津。車駕從津口渡浮梁。余與兒玉文學。藤本周三等。欲試水路。召亭長。艤舟。舟長一丈八尺。六分其長。橫居其一。水手二員。一在舳執篙。一在艫執舵。順流而下。綠樹蒼蔚。培塿倚岸。曰矢向山。山盡而野。鮎河來會。水成丁字。抵古口津。是日。以矢魚故。傳 命過行舟。及我舟

至此。上在帷宮中。瞰之。侍臣誰何。乃撤蓬拜辭而過。則角河又自南壑來注。頓增水勢。岸轉磯移。漸入峽中。左觀飛瀑掛崖腹。曰小瀧。其西復有一瀑。折爲三層。曰三瀧。然密樹蔽遮。獨見最上層長十餘丈而已。又西巨巖塞路。鑿開大竇。行旅從竇中過。竇外絕壁陡峭。老樹倒生。其下嵌空有深潭。水虎所宅。俗呼水虎爲河童。因稱河童淵。余欲迫視。灘石森立。怒猊磨牙。不可向迺。振柁泊北岸。便風掛帆。經沓喰磯。一瀑墜自懸崖。一轉眄間。又隨鑿紀程 卷五 四〇

見一瀑。看到第三瀑。並不暇問名。瀑去村來。滿山老杉。大皆數圍。樵夫五戶。販薪炭。屋背古祠。曰外川神。又曰仙人權現。相傳常陸坊海存煉修。登仙處。神仙有無。余不得而知。但此間古無人跡。有些烟火氣。輒不得往。則謂之仙亦非誣言也。顧瞻南涯。礧礧阻峻。一成而坯。再成而英。三成而陟。呀爲洞穴。斷爲谿澗。雲棧掛焉。飛橋架焉。呼爲仙坂。真仙境也哉。時山雨欲來。雲烟吞吐。舟走境移。氣象萬變。忽見白虹一道直下。飲溪。卽白絲瀑也。瀑西

峽感巖簷。奔瀨雷吼。谷風所激。盤渦回旋。遇一船載重。汧流挽。挽夫魚貫。手執百丈。尻高於頭。寸前尺却。不離故處。而我舟與此相反。一葉掀舞。疾如飛鳥。瞬息出峽。岸遠水平。豁然別開一境。鳥海山拔地六千尺。現孱顏於舟首。文學與周三叩。敔呼快者三。初余乞假半日。欲探奇峽中。迎蹕於清

川驛。因問舟子以驛所在。曰。過去既隔半里強矣。則勢不可返棹。乃乘流二里。維纜北涯。晚甚雨。就館酒田港。酒田或作沙瀉。埔頭舊在南涯。朔風吹

隨鑾紀程 卷五

五〇

沙。海潮浸溢。天文中徙今地。人口二萬。衙衙縱橫。西臨溟渤。東接曠野。數郡運輸所由。貿易尤熾。東有故城。天正中。東禪寺某居焉。後為水莊氏所據。尋屬最上氏。及酒井氏領效土。遣兵屯戍。中興撤城。士族聚居。尚三百戶。瀕海漁邨。自女鹿浦經籠山。接秋田縣界。巖石峭立。險惡無比。近年鏟鑿通車馬。稱三崎新道云。

二十四日。晴。早發涉最上川。川北飽海郡。屬羽後州。南則羽前田川郡。古稱出羽郡。屬越後。和銅中。割

越奧地。別建一州。開府本郡井口。升為州名。事見舊史。但改郡名。年代未詳。過新堀驛。落合川北注。野航數十隻。載米苞。南有橫山驛。清流縈回。曰赤川。兩涯相距百二十間。中坻累石成基。接以二橋。呼為娥眉橋。過文下道形二村。抵鶴岡。車馬填溢。迎幸者。絡繹如歸市。此地舊曰大泉莊。文治

中。源右將以武藤資賴為莊司。子孫世襲。其所居稱大寶寺城。又大梵字城。天正以還。最上氏。上杉氏。更據之。元和八年。幕府封酒井忠勝。食田川飽

隨鑾紀程 卷五

六〇

海兩郡十四萬餘石。土沃穀饒。加以漁鹽。戶口繁殖。號為富強。王政維新。忠勝十一世孫忠德。有罪削地。改稱大泉藩。已而藩廢。隸酒田縣。尋徙治於此。稱鶴岡縣。今為山形縣所轄。設郡署及警察。電信。郵便諸局。撤城壘為公園。士民建祠。祀忠勝父祖三世。曰莊內神社。是日。車駕至自清川驛。以郡署充行宮。洋式石造。廣百八十坪。其樓三層。下分數局。曰事務所。曰應接所。曰受付

所。曰宿直所。曰戶長詰所。曰小使詰所。曰人民扣

所。曰湯吞所。午刻召見舊藩主忠篤兄弟畢。

幸公園。士族相集演刀法。試騎乘。賚以金幣。又

臨朝賜校。三島縣令上教則校規。及教員生徒名

簿賀箋。次巡覽教場。幼童數百。排立於庭。習

所謂體操者。一舉手。一投足。悉應號令。齊整可觀。

樓上列案。生徒講經史。化學生試其術。別設博物

場。陳寶器古筆。及管内產物。未刻。還駕行宮。

觀莊內神社祭儀。試記其大畧。揮手榮戟。皆雙行。

繼以長槍若干本。次臂鷹者若干員。次報銃若干

隨鑿紀程

卷三

七〇

口。次憶弓若干張。次金輿三座。昇夫著烏帽白衣。

左右簇擁。次甲冑三櫃。泥金描紋。次誕馬三匹。其

一轡韁皆緋。彪羈覆鞍。其二錦羈。轡韁雜用青紫。

其後衛有騎者。有徒者。皆服縛袴燕尾衫。腰佩雌

雄刀。蓋封建時。藩侯觀幕府鹵簿乃然。今

至尊行幸。亦不用此華飾。可以見時勢之變矣。本

郡志士欲振起古道。鳩資新建神宮教會所。因使

二品親王臨視。大隈參議。大木參議。金井大書記

官。及余從之。晚謁德大寺宮內卿。辨昨日迎

蹕愆期之故。哂而不答。還館則屢滿戶外。蓋乞書

者來集也。二十五日。聖體違和。二品親王代巡松岡社養

蠶場。相隨者大木參議。杉宮內大輔。東園侍從。及

余。凡若爾人。社者舊藩士之所開。在鶴岡東南二

里。離市街左折。浮梁渡赤川。遙瞻連嶧入雲。其峻

拔者三。曰羽黑。曰湯殿。曰月山。月山最高。而延喜

式所載。伊氏波神社。蓋在羽黑山。近世為浮屠氏

所占。曰是觀世音化現。幕府寄祀田千五百石。僧

隨鑿紀程

卷五

小〇

房三十。修驗者所居。四十餘宇。愚俗崇信。至自遠

方。號為靈場。中興收祀田。以伊氏波神社列

國幣小社。湯殿山即赤川之所發源焉。沿川而南。

桑園夾路。皆新墾也。社員迎候。短褐草鞋。手執耒

耜。入場蠶室連棟。分為兩區。廣各數十間。向陽啓

牖。風氣流通。棚架山箔。盤鍋。繅車。諸器皆備。蠶時

之盛可想。憩於別館。構造古樸。詢其所由。則加藤

忠廣故第。移自九岡來。忠廣者主計頭清正嫡子。

襲父封食東肥七十二萬石。獲罪幕府。貶死茲土。

遺墳在鶴岡本住寺云。社長松平親懷謁親王。獻繭綿生絲。及地圖。家圖。機械圖。五十六紙。資以五百金。又以土人風聞某等。修路造浮梁。亦賜若干金。已刻。回轅詣 行在。則啓 蹕。渡大泉橋。過大寶寺村。距此二里。有大山村。慶長中。大山筑州所居。市民殷富。多業釀酒。所謂大山酒。遍售於北方。其味亞丹釀。又西一里。為加茂灣。海舶雲集。有唐船番所遺址焉。又西七里。為鼠關。義經記。所謂念珠關。羽越二州分界處。隔海有辨天島。怪石錯落。碧波涵天。號為奇絕。恨途阻並不得造觀也。大寶寺以北。一路坦夷。昨日所經。忠篤兄弟。送到橫山驛。押切新田人加藤保興。造板屋於路傍。陳其所製繭絲綾緞。及 駕過焉。榨牛乳。頒給衆員。保興夫妻竭力耕織。閩鄉薰染。左大臣枉顧其宅。面賜褒詞。最上川。兩餘暴漲。不可棹。乃列植長杙。橫張大索三條。達兩涯。以細繩約杙與索。御船解纜。水丁數人在船首。緣索絕流。脚道登岸。觀漁者投網。俄而爆裂一轟。仰見群龍騰空。卽士

族迎 幸奏烟火戲也。經大宮村。次酒田港。土人本間某。以素封聞。初省方令下。有司默定館舍。衆意以本間氏擬 行宮。隣里有渡邊信義者。亦富民也。嘗建商館於此。其樓輪煥。美矣大矣。高且敞矣。乃又起土木。四邊植柱。長十餘丈。樓上架樓。寬容百餘席。傍造廣棚。敷土數畝。雜栽花卉。不啻飛欄映雲。卽空中開園林。人駭為神工。是日駐蹕焉。夜與金井大書記官投館。就賜大鯉二尾。葡萄一籠。信義及新聞社主小野藤右來訪。二十六日。早起登邱觀海。旭日映射。紅潮拍天。西望遙見青螺。曰飛鳥。周圍二里。灣曲水深。船舶來泊者。歲不下五六百隻。信義建倉廩貯穀焉。元祿中。河村瑞賢掌海運。本州官糧。小舟漕最上川至袖浦。接載海舶。事見奧羽海運記。邱南卽袖浦。然平沙曠漠。無壘防風濤。彼唯記大畧。若擇碇泊地。則飛鳥愈於袖浦數等矣。辰刻。車駕幸福島裁判所支廳。判事鶴峰申敬。上官員名簿訟獄一覽表。次 臨琢成校。三島縣令先導。教員上賀箋。

生徒講書。試化學。並如例。亭午啓。 蹕。自。

行宮抵最上川。水勢減於昨。航而涉之。卽新堀驛。左折經余目村。觀農夫刈稻。南北朝時。阿保氏居此。今乘慶寺靈牌。題曰至德丙子霜月十六日。安保太郎吉形。按安阿音通。當時武臣有兩阿保氏。一稱入道道堪。從新田義貞。戰死於分倍河原。一稱肥前守忠實。屬高師直部下。立功於四條河原。太平記。忠實荅人有吾生長東國。遠獸山野。捕魚江河之語。以地勢年代考之。吉形蓋忠實之子弟。

隨筆紀程 卷五

十二〇

也。村東二里。曰狩川驛。慶長中。最上氏部下曰北館大學者。引立谷水。溉田鑿渠五里。所在設閘。洩蓄隨宜。衆民至今利賴。呼爲大學堰。又東一里。次清川驛。以學校爲。行在土人設場張猿樂。曰此家世傳受。與今觀世寶生。金春。金剛四部所演不同。余不解音。無以辨得失。然禮亡求之於野。安知其非古調乎。往時本驛人有清川八郎者。西遊在江戶。殺入亡命。潛游鎮西。時海內多故。謀募死士舉事。幕府逮捕。赦入新徵隊。八郎粗涉書史。學

劍於千葉周作。嘗與其友渥美五郎過余論事。余誠以浮躁。果皆不令終。今而思之。彼亦奇男子矣。是日。信義獻駿馬。資以緞子二疋。

二十七日。啓。 蹕。渡東雲橋。其水發自月山。北流十四里。曰立谷河。河外腹卷山有懸瀑。稱界瀧。卽田川最上兩郡分界處。戊辰之亂。鶴岡軍據御殿林。王師涉河進擊。不利。蓋是時同盟抗

命者二十餘藩。大抵觀望勝敗。獨鶴岡出兵侵畧隣境。設令仙米歸順。遲在數旬後。則兩羽二十郡

隨筆紀程 卷五

十二〇

爲賊有。亦未可測。危矣哉。拜草薙神祠。祠東洞穴。靈泉出焉。居民數戶。待客爲活。曰土湯鄉。左浴最上川。隔水望白絲瀑。時急雨一過。水勢頓加。與往日所觀稍異其趣。此距古口二里。封建時。新庄藩西境。塞險扼要。行旅來往。唯由舟楫。而巉巖嶽峴。風雪霖潦。動輒致阻絕。三島縣令審察地勢。刊木鑿石。開路南涯。昔日猿保之所不能攀。今通車騎。名曰磐根新道。建碑記興工巔末。其文屬官肝付兼武所撰。三條相國蒙額。日下部內閣大書記官



書之。自入峽路。右傍削壁。左臨激湍。巖皆斧劈。樹皆鹿角。澗架畫橋。石鑿竇道。車行二里。渡角川橋。抵古口驛。此間奇絕。往日自舟中望之。擬以一幅。南州畫本。今身在畫本中。始知一皴一點。一淡一濃。造化兒不苟下筆也。涉最上川。次新庄驛。舊藩士九十餘人。鬪刀槍拳法。閱奇險來。又得壯觀。殊覺結末大振。縣令請余作猿羽根新道碑文。約明日遣屬吏嚮導焉。

二十八日早起與縣吏伊藤十郎松井秀房偕涉新

隨筆紀程

卷五

一三〇

田河。登樟坂。路傍廣圃。土人細梅某所墾闢。草花氾露。蟲語報秋。小國河發自黑森山。合衆溪。逕坂南入最上川。板橋長四百六十尺。製微雲梯。欄桁梁榱。牝牡交互。束以鐵釘。層累架空。跨兩涯。中流植柱。特承重焉而已。則暴漲失柱。橋體依然。尤爲奇巧。橋外荒壘。戊辰官軍與賊鏖戰處。過舟形驛。溪流淙淙。一路蜿蜒。從山脚登。土楮樹稀。絕頂有地藏堂。最上邨山兩郡所分。東南望淺見川。田諸峰。而月山葉山與稻倉山橫亘西北。一水逶迤繞

其麓。卽最上川也。堂南下坂則名木澤。自舟形至此。一里十五町。呼爲猿羽根新道。據十郎等言。此地四周崇嶺。三冬沍寒。大雪堆積。不辨谿谷。春夏氣暖。雪融土崩。而行路險艱。捫蘿緣巖。動輒爲壞。雪所壓死。於是削高填卑。緩急隨勢。開道山腹。以便行旅。蓋鳩工五閱月而成。其費金一萬六千五百圓。辨以士民義捐。毫不仰官給云。上野原枕最上川。風致可愛。土人打魚供御覽。供從官以紅餅。南行二里。踰坂抵荻袋邨。地舊榛蕪。闢爲田畝。栽桑麻。有勸業試驗場。別設小次植古木。化石者二株。大各二人圍。枝葉脫落。根幹依然。見條理。曰。里人築堤丹生河上流。掘土獲之。長一丈三尺。折爲兩段。蓋數千年外物矣。是日孰耒耜墾荒者數百人。牛犢成羣。犛犛扣犗。其耳濕濕。初土俗不解牧牛。生田邨民平山慶二養洋牛三百頭。歲致蕃息。今所見是也。渡丹生河。越眺望坂。尚食於尾花澤驛柴崎氏庭。建柳本人麻呂歌碑。崇二尺八寸。廣一尺二寸強。背署長曆二年戊寅藤原

隨筆紀程

卷五

一四〇



實方問其故曰。前四十年闢荒。獲之土中。然實方為陸奧守。長德四年卒於任地。見尊卑分脈。及中古歌仙傳。則長曆戊寅。後於卒年四十載。後人託古。每見破綻。豈獨古文尚書孔傳而已乎。此地在丹生隴氣兩河之間。舟楫通最上川。居民四百餘戶。余隨左大臣巡視學校。大隈參議巡視玉野原壑田。玉野距此三里。在銀山嶺下。續日本紀。天平八年將軍東人從賀美郡。至出羽國最上郡玉野。蓋古者置賜以北。總稱最上郡。仁和二年。割為二

隨鑾絕程

卷五

十五

郡。南稱邨山。今又分邨山。為東西南北四郡。此在其北部。所謂玉野。即玉野原也。又三里踰四坂。皆開新路。涉四水。皆西流入最上川。田野平曠。左望甌嶽。右瞻葉山。迫瞋次楢岡驛。天正中。最上氏驍將楢岡甲斐所居。戶口倍於尾花澤。左大臣巡視學校。余與川邨正平從焉。夜雨。乞書者羣至。郊外奏烟火戲。光達行宮。

二十九日晨雨。

車駕幸溜井。蓋此地高燥。數旬

不雨。田疇龜坼。有富民喜早伊右者。鑿大池於驛

東。畜水以供灌溉。名曰溜井。三面循山。一方築堤。百四十間。其費金一萬三千圓。一身擔辦。不仰官帑。又造亭池畔。南臨平野。溝渠所通。秋稼如雲。皇上倚欄睥睨。殊有喜色。辰刻回轅。過宮崎邨。觀農婦刈稻。從此而南。松林夾路。茅檐僅籬。民家斷續。雨歇雲霽。水晶山微露翠鬟。一水來自山腰。沙礫所支。歧分兩派。架二橋。短者四十尺。長者二百六十尺。皆稱萬代橋。是水平時乾涸。春夏雪融。暴漲敗堤。害被遠邇。呼為亂川。抵天童驛。士人

隨鑾絕程

卷五

十六

設場演刀法。驛西故城。文政中織田信美所築。戊辰之役。其子信學屬先鋒。為賊兵所敗。一藩危懼。欲與連和。獨吉田守隆固執不可。遂賦絕命詩。自刃而死。烈矣哉。舞鶴山以形似名。延文中斯波賴直城於此。子孫傳業。為最上氏所滅。山下愛宕祠。最上氏所崇祀。幕府付祀田千三百七十石。今收其田。仍列縣社。山上有建勲神祠。信學祀其太祖。右大臣信長。倚設招魂社。祀守隆及死事者十三人。離驛里許。涉立谷川。聞上流有立石寺。堂宇宏

壯風景奇絕。欲造觀。以途阻且長不果。漆山驛豪農半澤某家世好學。富聚藏。嘗借覽其曳尾堂書目。五車二酉。間有吾輩未寓目者。及車駕憩

其家。牙籤堆案。匾額屏障。皆元明人筆蹟。余欲諦視。則衆官滿堂。坐無餘席。俄而報啟。蹕倉皇

出門。意殊茫然。過七浦邨。渡千歲橋。則山形縣治。

老幼攜扶。防火夫排立夾道。吏員學生。正服郊迎。

駐蹕於博物館。此當陸羽之孔道。負崇山。面

曠野。南帶酢河。北引馬見崎河。人烟聚族。官署學

隨鑾紀程 卷五

十七

校神祠佛宇。鱗次交錯。分爲三十六街。延文中。足

利氏族斯波兼賴城於此。稱最上氏。傳業十四世。

至義光。兵馬強盛。威震四隣。元和中。幕府徙其子

義俊封。以鳥居氏代之。其後松平與平堀田水野

諸氏更來受封。中興廢藩。置本縣。尋併鶴岡

置賜兩縣。人口六十七萬餘。田租金八十四萬四

千二百餘圓。初封建時。列侯有罪左遷封此。世斥

爲惡地。今知其不然。昔人云。百聞不若一見。信哉。

晚投館舍。就賜葡萄一籠。縣吏郡長教員學生來

訪者相踵。是日勅二品親王代巡西邨山郡。

大木參議北條侍從等從焉。自天童驛右涉最上

川。歷新田仁田楯西楯南諸邨。還具奏其狀。

三十日朝雨。車駕臨縣廳。廳在市街中。前六年

所建。洋式石造。大樓三層。簷牙翼然。庭植花木。繚

以石屏。四門洞開。南面設階。初起徒。三島縣令先

修鎮火祭。躬與僚屬執耒耜。荷輦鉶。部民勸感。壯

者助力。富者獻財。不出半歲。工事告竣。是日

上御第一層樓。聞縣令奏爲政始末。畢。巡覽諸局。

隨鑾紀程 卷五

十八

僚員拜送門外。次臨師範校。教員生徒皆獻

賀箋。講經史。次臨博物館。以本館充

行宮。假用郡署代之。陳土產物貨。及古器書畫。次

臨福島裁判所支廳。判事一賀通文上訟獄一覽

表。次臨授產所。觀紅女製絲織帛。次

臨千歲園。一閣倚邨。清流四周。東對千歲山。積翠

蒨蔚。有所謂阿古屋松者。相傳歌仙藤原實方爲

陸奥國司。欲觀此松。踰境來游。半途病歿。其女哀

悼歸佛。瘞遺骨於此。爲建石碑。今萬松寺即是也。

余望山誦古歌侍臣傳 旨徵詩輒賦一律上

之園寬五萬八千餘坪。引馬見崎河為溝渠。埋鐵

管於土中。噴水灌之。栽桑茶蘆粟。及穀蔬菜瓜。皆

內外良種。以試其適土宜與否。名曰勸業試驗場。

場外有廠。設織器繅器紡器彈棉器掛絲器。皆運

以水力。名曰水力器械場。申刻回 蹕行宮。余

與大隈參議。大木參議。伊東侍醫等。隨左大臣巡

視濟生館。亦石造也。門庭寬宏。有事務所。有應接

所。有診察所。醫房藥房養病房。位置秩然。設螺旋

隨筆紀程

卷五

十九

梯。登樓。上層揭三條相國額字。次層置紙造偶人。

九竅四支。腑臟筋骨。製極精巧。以資解剖術。樓外

露臺尤宜騁觀。山河形勢。瞭如指掌。是夕召見本

館教師。與國人漏列氏。及福島縣令山吉盛典。新

潟縣令永山盛輝於 行宮。畫師菅原白龍獻

栗子山道圖十二紙。

十月一日。晴。發縣治。過南館邸。南有長谷堂城址。史

稱。慶長五年。上杉氏將直江兼續大舉侵山形。取

二十二塞。進攻長谷堂城。即此矣。涉三水。酢河較

大。架石橋。長百九十二尺。崇十五尺。疊石成基。鑿

三竇。狀如連環。水注自環中。霖雨暴漲。確不毀損。

呼為常磐橋。戊寅三月起工。九月告竣。役徒七萬

人。其費一萬五千圓。出於士庶義捐。事具肝付兼

武所撰碑文。橋北構亭。飛欄枕水。 皇上與侍

臣指點形勢。其連峰聳雲表者。為龍山。為熊野嶽

為川田嶽。皆此河之所發源焉。河南一里登早坂。

開新路。以迂為直。左右廣圃。約三萬坪。栽杉樟樟

槐扁柏花柏山胡桃公孫樹金松杜松落葉松七

隨筆紀程

卷五

二十

葉松羅漢松。皆擇樹。抽土不盈尺。蓋本土氣寒。樹

木難長。加以樵蕪無禁。山皆童矣。今養樹苗。欲待

其長。分移諸郡。豈所謂十年之計。種樹者非邪。有

司奏開圓嶺求。乃命曰養苗園。使杉宮內大輔作

額字。已刻尚食於上山驛。居民八百戶。封建時。松

平信庸食茲土三萬石。今撤城郭。開市街。曰鶴脰

町。有溫泉出焉。逆旅引泉待客。四方來浴者。歲不

下萬餘人。云。初信庸少襲父封。有金子清邦者。為

其所任用。講文武。振士氣。革諸弊法。慶應丙寅歲

旱民飢。有司欲發倉廩救之。清邦曰。民不可使坐食。乃起徒浚治城西忠川。築堤防。開溝渠。貧民執役。輒給米錢。所全活甚衆。而數邨田畝。至今賴其水利。清邦一名謙。字鳴卿。號得所。嘗游江戶。交四方俊傑。屢與余相往來。先是木戶顧問年少稱桂小五郎。學劍法於齋藤某。為塾頭。儕輩忌能欲加害。清邦居間和解。後語余曰。小五郎決非一人敵。異日必能成大事。噫。風塵識宰相。清邦亦人傑也哉。過午。啓

蹕。余隨大隈參議。巡覽見目原牧

隨鑿紀程

卷五

三〇

野原墾田。追及車駕於中山驛。涉四水。踰一坂。南有白龍湖。產蓴菜魚鰕。土人鑿渠引水資灌溉。故道循湖。蓴莽卑濕。由新路歷宮內邨。抵赤湯驛。亦有溫泉。居民二百五十戶。多待病客為活。驛外歧路。右通米澤。乃左較。歷捫塚深沼。竹森根岸。四邨。涉屋代川。達高畠驛。此間二里。大道布沙。左右設欄。五町一棚。十町一棧。陳幣帛。列俎豆。男女稽顙。如對神明。及夜。以郡署充行宮。全驛二百六十餘戶。植竹竿。懸毬燈。一竿所懸。多者百餘。

少亦不下五六十。而四郊揚烟火。彩星爛燦。明如白晝。蓋本郡土沃物饒。昔隸米澤藩。有高梨某者。訴其苛政於幕府。族誅。而藩主亦坐削封三萬七千石。織田氏代領之。其後織田氏北徙。藩封復舊。民猶不服。連署噉訴。因刑主謀十七人。而訴者與不訴者。分黨讎視。貞泉寺僧諦忍。為上下所歸依。百方解諭。遵藩命。既而中興廢藩。大減賦斂。物情貼然。謳歌之載塗。良有以也。

二日朝幸屋代校。校在驛口。臨屋代川。樓上陳

隨鑿紀程

卷五

三一〇

土物及寶器古文書。離驛左過鹽森邨。岡阜隆起。巨巖塞路。中鑿一竇。呼為洞門。龜岡邨有大聖寺焉。入山門。左右列石燈籠。拾磴數百級。老杉四圍。古祠巍然。曰文殊堂。堂側銅盤畜水供盥嗽。徑九尺餘。有石碑。漫漶不可讀。蓋此寺宣化帝時。廐戶皇子創造。大同二年。僧一德重建。其文殊菩薩木像。僧行基所製。初稱文殊寺。天正中改今名。元祿十一年。幕府寄祀田百石。慶應中。陞為勅願所。寶庫藏古文書。試觀其一冊子。集元天間羣雄

筆蹟亦不易多獲者矣。南去三里。涉七水。其較大者曰羽黑河。發自栗子山。北注入松河。而松河發自吾妻嶽。北注入西邨山郡界。即最上川之上流也。過河則米澤。舊米澤藩主上杉齊憲郊迎。初齊憲始祖輝虎。領加能越數州。及景勝繼業。自會津徙於此。據永井氏遺壘。更加修築。深壕重郭。東曰都命門。曰陽明門。西曰陸幽門。曰單門。南曰待懸門。曰唐栗門。北曰鎮守門。曰勢生門。士庶繞郭而居七千餘戶。今撤城壘爲公園。建祠祀輝虎及治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三〇

憲。稱上杉神社。治憲號鷹山。齊憲曾祖。爲人聰明好學。以治績著。嘗諭衆士。文武餘力從事農桑。今時移勢變。列藩士大夫失業流離。獨此地士族田宅仍舊。自食其力。仁人遺澤可謂遠矣。未刻

車駕臨興讓學校。次

臨福島裁判所支廳。次

臨製絲場。廣六千坪。建廠九百五十坪。甌竈百座。設寬引溪流長七十間。運繅車以水力。其執業者。男三十三人。女百六十人。而資本四萬五千金。其一萬五千。齊憲所給。他募集於士族。據去歲簿冊。

除去經費。收贏利六千三百四十五圓。晡時回蹕。以郡署充行宮。召僧諦忍。賜羽二重絹一

段。齊憲獻名刀二口。因陳傳家寶器以供。

御覽。甲冑六具。兜鍪六領。烏帽三枚。軍麾五柄。鞍鐙一具。紅纓覆鞍一枚。戰袍十三領。馬標二本。劍三口。短刀二口。太刀四十餘口。偃月刀五本。槍五本。旗五。幕二。其爪實御劍。後奈良帝所賜。吉

光短刀。正親町帝所賜。冠冕緋衣魚袋一具。

冊文一通。明萬歷帝所遺。他泥金屏風。空海墨帖。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三一

琵琶曰朝嵐。茶鐺曰混沌。皆希世名品。無一無來歷。抑不特此也。其所藏宋版漢書。紙堅字鮮。今閱四庫全書總目。宋代古本。彼邦既亡。獨有震澤王氏本。亦覆刻多訛。而我尾州真福寺。江州石山寺。僅存零簡。則此有一而無二之完本。余未寓目。姑記所聞。以告好古者。夜訪片山吾道。吾道長。余數歲。嘗在江戶。同學於謹堂劉博士之門。相遇談舊。亦客中一快事也。

三日陰。早起束裝。呼僮從。熟寐不應。且就縣吏問前



途事曰。此距福島縣十餘里。隔以山嶽。故道二。曰板谷越。曰鷹落越。並險且迂矣。及通庸蒞任本縣。首欲闢新路。便行旅。遣屬吏高木秀明。往察地形。還報曰。從刈安原。南攀峻坂。孤峰凌空。為栗子山。山外即福島縣界。鑿竇道於山腹。尤為直捷。但一山皆石。難於施工。非假以歲月。不能成功。通庸首肯。先是福島縣屢發吏檢地。謀開路。乃協議就大久保內務卿具狀稟請。得允許。於是興徒就役。衆懼徒勞無成。異論紛起。尋有肥薩之亂。輒欲停工。

隨鑿紀程

卷五

二五〇

通庸確乎不動。曰。工夫失業。或為亂人所煽搖。因購鑿石器於海外。督治益勦。而福島縣亦起徒衆。伐木填谷。破巖石以硝藥。或有遭爆裂死傷者。猶不廢役。五閱寒燠。彼此各至竣功。蓋竇道之屬本縣者二。曰刈安。長三十五間。曰栗子。四百八十二間。屬福島縣者三。曰二小屋。百九十二間。曰大折。十六間。曰高平。七十七間。以栗子工事最大。概稱栗子新道。語未畢。忽聞擊柝報啓。蹕。馳車出郭門。左折渡二橋。即松河及羽黑河之上流也。橋

東觀音原。綠草如氈。傍設

帷宮。又涉一水。曰

關河。路右曠原。呼為古戰場。延寶中。土人掘得石櫃。中藏髑髏及太刀矢鏃陶器等。皆千年外物云。登太平坂。巉巖塞路。中穿巨孔。優通車馬。所謂刈安竇道是也。出竇草舍連軒二三十戶。其東有瓦屋粉壁。擬洋製者。匾曰新道開鑿事務署。新故二道之所歧。舍故取新。抵瀧澤。溪流分派。架二石梁。前者長九十尺。後者三十尺。移御榻於水亭。臨憩良久。從是峻坂盤空。螺旋蛇蟠。與山屈曲。疊

隨鑿紀程

卷五

二六〇

石樹柵。巧防壞崩。上御板輿。昇夫簇擁。衛騎抱馬首。後車百餘乘。各以丁壯數人推挽。其徒行者頂足相觸。魚貫而進。漸入雲際。恍有羽化登仙之想。達絕頂。則栗子竇口。設小次焉。是日通庸等迎蹕。行開道儀。因賜若干金。時天霽雲開。俯瞰原路。遠邨近落。縮集眼下。彩旗翻風。烟火映空。衆呼萬歲。聲震山谷。既而上却板輿。步入竇道。左右點燈。猶尚昏黑。咫尺不辨。一行數百人。唯聞足音而已。行可八九町。豁然別開一天。福島



縣令山吉盛典拜迎路左。下杭甲坂。層嶂刺天。密樹遮日。澗幽谷邃。石徑磴确。過所謂二小屋。竇道頓於土木廠。資金縣吏。余先蹕徒行渡八圯。

峭壁萬仞。路傍樹柵。俯臨深溪。唯聞水聲。不見水流。溪轉則路窮。路窮則圯橫。每過一圯。山之與水。左右易地。而雲烟樹石。頓改面目。大瀧驛茅茨數戶。驛東見大鰲張口。走入口中。穿腹出背。此為大桁竇道。洵奇矣。而有更奇焉者。高平竇道是也。高平距此咫尺。巨巖隔而激流阻。拆開洞門。內架長

隨筆紀程

卷五

二十七

橋。乘虹驂霓。蜿蜒沿流。委身一竅。入夜國。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聲不發揚。若甕中語者。出竇回顧。矮松株株抽自石縫。無根無土。不知何人植之。何物養之。抑亦可謂奇也。經圓部。降堰坂。左有古祠。曰東屋國神社。踰籠坂。右有古祠。曰白和瀨神社。皆祀日本武尊。見延喜神名帳。聞距此十餘町。有阿部薩摩墓。薩摩者。米澤藩士。致仕居此。躬耜耒耜。墾闢荒蕪。慶安三年歿。今李平大谷泉南澤諸郎。其所開拓。土人至今稱其功云。渡松川圯橋。長四

百二十尺。兩涯田疇。擺經如雲。蓋粟子以東。地破天荒。異觀百出。不可名狀。姑以書法言之。初也峻拔。次而幽邃。又次而奇峭。又次而開朗。至此宛然一幅平遠山水圖矣。晚達福島縣治。縣令盛典獻新道影寫圖十六紙。桑折驛無能寺住僧良慶獻其庭樹所謂御蔭松者影寫圖六紙。是夕一品淑子內親王訃音至自西京。

四日。朝啟蹕。就歸途。留二品親王。代臨福島裁判所。大木參議太田侍從及余從焉。所長判事鶴

隨筆紀程

卷五

二十八

峯申敬上事務一覽表。事畢。追及車駕於松川驛。經清川二本松二驛。晚次本宮驛。沿道山川。往日所見。如久闊遇故舊。眾喜可知。是日左大臣奉勅赴會津。巡覽猪苗代湖疏鑿工事。從本驛北去。隨者大隈參議金井內閣大書記官田邊內務權大書記官奈良原農商務權大書記官北條侍從五島四等驛遞官原田陸軍大尉等。凡七十人。

五日。離驛。沿逢隈川。宿霧漸霽。踰六坂。涉四水。抵郡

山驛。右折一里弱。

幸桑野邨。四望渺漠。安達

岩代岩瀨白河。數郡山嶽。遙連雲際。邨內墾田六百餘町。居民可二百戶。有神祠焉。有學校焉。有牧畜場焉。大厦倚丘。構造倣洋式。是爲郡署。尚食其樓上。此地舊稱大槻原。荆棘叢生。狐兔之所遊。先是本縣欲墾闢以資士族無產者。其來耕者。一戶貸金二百二十六圓。以充費用。亦不見效功。於是大參事中條政恒勸誘土人。郡山驛富民阿部茂兵衛鴨原彌作等二十五人。捐貲興業。遍募同志。號開成社。茂兵衛爲社長。津野喜七副之。開道路。鑿沼池。通溝渠。架橋梁。移佃戶。居數歲。漸成聚落。官乃賞賚。命曰桑野邨。他方士族聞風來集。仍例給資。以墾闢大藏壇原。對面原。廣谷原。青田原等地。各自團結。冒稱其鄉貫。曰高知開墾社。曰久留米開墾社。曰岡山開墾社。曰鳥取開墾社。曰二本松開墾社。曰棚倉開墾社。社員多者八九十戶。少亦不下二三十戶。是日召各社長若幹事者十二人於郡署。賜金以獎勵焉。已而又

幸大藏壇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九〇

原。桑園稻田。茅舍夾路。所謂久留米開墾社是也。

趨於真宗僧說教所。土人獻蔬菜數種。蓋快炙背而美芹子。亦足以見其懷忠矣。日晡。回

驛郡

山驛。退投旅館。則乞書者隨至。屢滿戶外。皆謝去。夜浴畢。步月中庭。樹影婆娑。微風洗熱。殊覺爽快。六日。夙發郡山。四里餘抵笠石驛。二品親王及大木參議杉宮內大輔等巡視六軒原墾田。賜金勝野源八大中輝光板倉重信。及農夫十五人。先是縣吏白宮內省。以茲土宜栽禾蔬。乃付金十萬圓。放債收息。以充費用。命源八等從事墾闢。源八手執鋤犁。夙夜督役。今未周歲。頗見其效。五里達白河驛。隨二品親王。大木參議。臨視製絲場。場在驛北。故城址。富民岩淵專七所創建。專七性慈善。有才幹。嘗病土人貧困。欲蠶繅興利。餘澤及衆。與親族數輩集貲開業。曰蠶絲勸興會社。旣而驛中火。其家亦燬。毫不屈撓。益致力焉。設氣車水車。抵十五馬力。雇使工女七十人。豫算今歲所製絲。大畧千六七百斤。其直不下一萬八九千金云。是日訪南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九〇

朝忠臣結城宗廣遺壘。從驛東沿逢隈川。右折取路田間。喬木森立。絕壁數十仞。曰搦山。卽是矣。文化中有內山重濃者。家於壘下。磨崖爲碑。白河藩儒廣瀨典撰文。賀孝啓書之。字大四寸弱。藩主源定信題額。感忠銘三字。大一尺六寸強。並揩法道勁可喜。其銘曰。峭乎此山。維石巉巉。溪風肅然。劍佩夜還。踪蹟不刊。輝映千年。民莫自棄。國能生賢。按史。結城氏系出自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九世孫朝光仕鎌倉。以功封結城。因氏焉。後世分派。一

隨筆紀程

卷五

三〇

爲下總結城。一爲白河結城。白河又分爲小峰氏。族大兵強。號爲故家。然時際戰國。朝晉暮楚。向背隨勢。獨宗廣父子終始勤王。不以死生存亡易節。可尚矣哉。晚回轅遊南湖。地舊沮洳。文政中。定信告老就國。愛其幽邃。鑿開畜水。闢十餘頃。以灌溉田畝。水濱聚土成丘。植櫻柳松檾。築亭其間。花晨月夕。逍遙自適。因分所見。爲十六勝。名公宿儒寄題詩歌。今風景依然。其碑尚存。使人低徊不能去。夜訪大水參議。偕談定信治績。

七日。啟行二里。抵白坂驛。驛左旗宿邨。古者官道所由。有白河關遺址。曰關山。寬政中源定信建碑標之。曰關址堙沒久。不知其處所。旗宿邨西有叢祠。地隆然而高。所謂白河遶其下。考之圖史詠歌。又徵地形。此爲遺址。較然無疑。廣瀨典又著白河古事考。證以古書。鑿鑿可據。但其考設關年代。未免疎謬。其言曰。孝德帝設逢坂鈴鹿不破三關。是爲本邦置關權輿。舊事紀載。景行帝幸常陸至白河關事。蓋後人僞撰不足取。三代實錄貞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一〇

觀八年正月條。有鹿島宮司奉幣諸社。陸奧國稱無舊例。不聽入關之文。所謂關者。卽白河關也。然彼唯曰關。何以的知其爲白河關乎。余嘗閱享祿本三代格。承和二年太政官符曰。應准長門國關勘過白河菊多兩勘事。右得陸奧國解。傳檢舊記。置剋以來。于今四百餘歲矣。承和先貞觀數十歲。更溯至四百餘歲。雖不及。景行帝時。遠在孝德帝以前。典以博洽稱。當時享祿本未傳於世。所以致謬也。又行九里。經堀越鍋掛大田原三驛。

次作山驛。所見山河。皆昔者那須氏封境。而余家系出自那須氏。建久中有六郎兵衛尉資成者。領本州都賀郡川田邨。因氏焉。六世孫資長。西徙仕吉川氏及毛利氏。今追思祖業。不覺慨然泣下。是日藤本周三從白河迂路踰關山。抵本郡湯津上邨。觀那須國造碑。還示榻本。此與多賀碑多胡碑稱三古碑。昔者埋沒草間。世未之知。元祿中水戶侯光圀往訪。封土築壇。覆以屋宇。碑高四尺四寸。文八行。每行十九言。合一百五十二言。筆法古樸。

隨鑾紀程

卷五

三三〇

文義晦澀。加以漫漶毀損。先哲源君美佐佐宗淳以下。解釋有異同。近者黑羽人三田稱平。折衷衆說。著那須國造碑考。以寄贈焉。以余淺陋。能得讀之者。蓋稱平之貺也。

八日。朝雨歇。發作山。經喜連川氏家。白澤三驛。未刻次宇都宮驛。縣信絹來訪。信絹字元吉。號六石。舊宇都宮藩士。少與余同學。江戶講經崇尚洛閩。旁工書畫。善劍法。中興初徵爲權辦事。遷司法判事。近日致仕養病舊里。先是信絹勸藩主

戶田忠恕及公族大夫戶田忠至。上書幕府。修列朝山陵。時余舊君松山侯爲閣老。乃慫恿採用其言。以忠至爲山陵奉行。及功成。先帝賜舊君

以御衣一領。陞忠至秩爲列侯。食邑一萬石。而原其所由。蒲生君平實爲之首倡。君平名秀實。寬政享保間人。好學尚氣節。居常憂王風式微。政在武臣。西游京師。主歌人小澤蘆庵氏。搜訪古帝陵。著山陵志。職官志諸書。以寓意焉。世與林子平高山仲繩並稱爲三偉人。今上親政。廢幕府。追褒

隨鑾紀程

卷五

三三〇

其忠。賜遺族以三口糧。建碑旌表門閭。丙子東巡。賜祭棗料若干金。今夏又贈正四位。其碑在本驛南新町。題勅旌忠節蒲生君里九字。

九日。衝雨早發。深泥沒輪。二里抵雀宮驛。右有古塚。往年土人掘獲古鏡二。古鈴一。金玦銀玦等。賞鑑家以爲大化以前物。納之東京博物館。余嘗見其鏡。背彫富貴安樂云云字。形似宣和博古圖所載漢鏡。洵奇寶也。經石橋驛。從小金井驛。迂路三十町。訪藥師寺遺跡。史稱天平勝寶六年。設戒壇於

隋書紀事 卷五

三五〇

南都東大寺。天平寶字五年。設戒壇於下野藥師寺。筑紫觀世音寺。凡僧尼受戒者。上國於東大寺。鎮西於觀世音寺。而坂東於藥師寺。所謂藥師寺。後罹兵燹。其地稱大山鄉。有兩刹焉。曰龍興寺。有唐僧鑑真。及弓削道鏡墳。曰安國寺。安置藥師如來像。又有六角堂。享保中。兩刹僧徒各以己寺爲戒壇遺蹟。訴之幕府。不決。然安國寺側毀瓦堆積。土人拾得其款文。曰藥師寺瓦者。指法道美。非後人所能模造。則馮爲左券。彼曲此直。片言可斷。復何容疑於其間乎哉。兩甚。復由原路還。過羽川驛。追及車駕於小山驛。宿焉。是夕左大臣至。自猶苗代湖。具奏疏水始末。湖在岩代州會津耶麻安積三郡交界處。周圍十三里十九町。面積七方里。底深四百尺。萬山環立。衆溪歸焉。而其水獨從西涯戶口注出。曰日橋川。北流與大川只見川合爲阿賀川。入新潟海。初安積郡民相樂。半右山岡友次。山岡山三等。憂本郡田野不得水利。謀遠引湖水以供灌溉。連署建言。不報。及福島縣吏中條

隋書紀事 卷五

三六〇

政恒來督開成山墾闢事。復陳前言。政恒爲白之。大久保內務卿。卿納其言。遣吏檢察地形。旣而官募起業公債六百萬金於海內。欲分其六十五萬餘圓充墾田疏水工費。使內務御用掛奈良原繁擔任其業。會卿薨。伊藤參議兼內務卿。仍繼遺志。己卯冬與松方勸農局長偕行起工儀於開成山。其墾闢委之本縣。而疏水工事委勸農局。命南一郎平。新渡戶七郎。羽根田延光。稻田秀實。後藤良介。伊藤鉞五郎。澀谷喜三。磯長得三。大橋靖。邨岡彰等。各司其職。繁以內務權大書記官爲之總督。因按地經畫。蓋水道所經約二十餘里。支流分派。又若干里。平地開溝若干。鑿山爲暗溝若干。築堤若干。設閘伏筧架橋梁又若干。費額約四十萬圓。分功程爲二期。第一期起戶口至第七番暗溝。第二期自第七番暗溝至牛庭原。於是興工始自戶口及布藤兩堰。浚鑿其底。深二尺。寬方百間。上架石梁。長二百尺。穿雙孔。形類黻黻鏡。下列十六間。開闔瀆池以備旱澇。湖東曰山潟灣。左右築石埭。



中鑿溝渠。東去三百間。為水門橋。又東千八十七間。為田子沼。又東六百五十三間。為沼上嶺。鑿竇三百二十五間。竇口設閘門。鐵鎖約門扇。啓閉用轆轤。是為番外暗溝。溝水瀉下為瀑布。百四十五尺。東流三千九百八十一間入玉川堰。列九閘。閘外開溝千二百十一間。至高玉邨疏水橋。橋跨五百川。長二十餘尺。亦石造穿雙孔。水從孔中南走。經第一番暗溝。逐次達第七番暗溝。起工以來。再閱寒暑。有司奔走。夙夜匪懈。日役工夫七八百人。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七〇

里民四集。不待令而來助役者又若干人。稱寸志夫。今茲七月。所謂第一期工事告竣。松方內務卿前勸農局長奈良原權大書記官等。行通水儀於開成山。而第二期工事亦將待明歲竣功。果然則灌漑所及新舊水田五千餘町。收穫歲增數萬石云。

十日。昨雨始收。泥路未乾。經真間田野木二驛。抵古河驛。東有源三位祠焉。據平家物語。宇治河之役。三位自殺。渡邊唱沉其首於河底。而源平盛衰記曰。下河邊清恒匿首於平等院牀下。傳聞雖異。其

不委首於敵手則同。永享記所載。清恒佯為修驗者。東歸。座首於古河城東南龍崎者。不為無謂。乃尊卑分脈則曰。濃州山縣郡有三位墓。未知何據。與橋本縣大書記官片山重範偕訪熊澤伯繼墓於鮭延寺。鮭延越前者。最上氏饒將。元和中。最上氏禔封。越前漂泊無所依。部下二十人協力相助。既而古河城主土井利勝授越前以祿五千石。越前不自取。分予二十人。各二百五十石。而每日輪番寄食其家。及歿。二十人者為建此寺云。伯繼夫

隨筆紀程

卷五

三七一

妻墓在於寺側。歲久傾壞。重範白之舊岡山侯。修理。繚以石欄。初伯繼事岡山侯。光政大著治績。晚致仕。客居茲土。大將軍常憲公聞其賢。欲召見。會伯繼論時弊二十餘條。為封事。未上。為人所竊。寫獲。譴幕府。禁錮終身。吁。伯繼大才。世稱王佐。而生非其時。所施止一國。惜夫。中田驛北。光了寺。藏源廷尉妾靜女舞衣一領。及護身刀一口。馬鐙一雙。雖不審真否。亦皆數百年外物矣。渡利根川。浮梁過栗橋驛。次幸手驛。與杉大輔金井大書記官湯



淺侍醫。應里人秋間某招同遊其園。密樹清泉。隔籬望平野。幽致可愛。是日二品東伏見親王及白根埒玉縣令足立宮內書記官等來迎。

十一日快晴。晨發幸手。四望稻田。往日碧浪。今爲黃雲矣。經杉戸粕壁越谷草加四驛。抵千住驛。

皇后及皇族大臣以下百官郊迎。乃相率入京。海陸軍兵整列夾路。士女雲集。呼萬歲。未刻達赤坂皇居。扈從臣工順次謁見。賜酒饌於便殿。退歸私第。此行往還閱七十四日。陸路四百八十二里三

隨鑾紀程

卷五

三九〇

十町。海程三百十二里。而舟車安穩。公餘弄筆記所見。亦聖朝右文之澤矣哉。

隨鑾紀程卷五

隨鑾紀程卷六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北海道總記

北海道。開拓使之所管。其地緯線起四十一度二十五分。止五十度五十五分。經線起東京偏西零度十五分。止偏東十六度四十五分。疆域東至十島。西限大洋。北隔宗谷海峽。以對樺太。南隔津輕海峽。以對陸奧。幅員約五百七十二方里。分爲十一州。八十九郡。地勢。中央石狩十勝後志等州。峻嶽層峙。支脈四

隨鑾紀程卷六

一一〇

布。舟楫所通。諸水發源於此。西爲石狩川。西北爲天鹽川。北爲常呂川。南爲大津川。山川交錯。中有曠野。艸木長焉。鳥獸羣焉。而瀕海尤饒魚介。但秋冬冰雪。氣候酷寒。土人漁獵爲活。不知耕稼。風習鄙陋。言語衣食。與內地迥異。蓋水道古稱蝦夷。種族繁衍。盤踞內地。

景行帝時。日本武皇。子始征之。

齊明帝遣將軍阿部比羅夫。率以征肅慎。置政所於後方羊蹄。旣而叛亂相尋。

桓武帝撻伐驅斥。邊

陸貼然。後四百餘年。源賴朝討藤原泰衡於陸奧。泰

衡敗死。餘衆遁鼠夷地。目爲渡黨。乃使安藤五郎居津輕。以鎮之。子孫爲南部氏所逐。踰海據松前。撫輯夷民。是爲下國氏。嘉吉以還。下國氏業衰。夷酋與渡黨爭鬪不已。會若狹人武田信廣。航至松前。爲上國城主。蠣崎季繁女婿。征服諸部落。因冒蠣崎氏。天正慶長間。豐臣氏德川氏更興。執國命。信廣五世孫慶廣。納款內附。新築福山城。改稱松前氏。八傳至道廣。是時俄人占據得撫島。漸及樺太。幕府遣吏經理。命道廣納其東部。而代之以內地。始置函館奉行。文化

隨鑾紀程卷六

二〇

四年。移封道廣子章廣於陸奧梁川。收其西部地。置松前奉行。以統轄全境。又遣吏巡檢樺太地方。文政中。罷奉行。復封章廣。安政中。再收其封。代以內地。仍聽居福山城。更置函館奉行。命會津秋田盛岡諸藩。遣兵屯戍。因割地授之。明治元年。王政維新。建

函館府。收舊奉行所藏圖籍金穀。明年七月。廢府置

開拓使。畫定州郡。總稱曰北海道。而北部仍稱樺太。

許俄人雜居焉。尋廢館藩。置館縣。即福隸渡島州於

青森縣。設海關於函館手宮壽都幌泉四港。九月定

本使費額。歲給金二十萬圓。樺太外務費一萬三千六百圓。三年別置樺太開拓使。歲給十二萬圓。改本使歲額。為十三萬圓。及米一萬石。屬以通商司所管各地函館會所。又派遣吏員。監本道物產於那珂撫養下關諸港。四年八月。併樺太開拓使於本使。收華士族僧徒所占土地。廢舊歲額金。逆算十年費用。豫給一千萬圓。十一月就額內蓄金五百萬圓於庫。造交鈔二百五十萬圓。設銀行於函館及東京大坂。為本道營業資。五年六月。廢幌泉海關。設之室蘭厚岸。

隨鑾紀程 卷六

三〇

改手宮海關。稱小樽海關。八月改革官制。九月設海關於江差港。分管內為六大部。置本廳於札幌。支廳於函館根室浦川宗谷。後移樺太。又設出張所於東京。十二月廢館縣。隸其地於本使。六年開驛路。自函館達札幌。七年有事於臺灣。還納額金十萬圓。八年五月。與俄國議定境界。以樺太屬彼。十島屬我。因撤樺太及浦川前留支廳。明年一月。置得撫新知占守三郡。五月改支廳稱分署。七月。車駕東巡。駐蹕函館兩日。八月大臣參議巡視函館札幌等處。十

年一月。東定官制及月俸。廢太判官以下。是月遞減本年以後費額。每歲二十萬圓。尋減百分之五。十一年九月。置札幌裁判所。十一月函館火。發金十餘萬圓。充修路造宅費。十二年一月。札幌本廳火。假用舊女學校代之。是月廢本使所設函館東京大坂銀行。七月定郡區廢分署。設郡區役所。十二月函館復火。又發二十萬圓。充修路費。十三年六月。設物產取扱所於東京函崎。今茲五月。廢東京出張所各課。八月三十日。車駕幸札幌。翌日。臨本廳。開拓長

隨鑾紀程 卷六

四〇

官黑田清隆奏。建使以來移民。開墾蠶桑。牧畜漁獵。採礦道路。租稅。製造山林。海運。屯田。學校等。施政始末。

移民

明治二年十一月。諭本道寄留士族無產業者。歸民籍。又分移民為二項。曰自移。曰應募。並給與費用。七年七月。定移住農民給與規則。以給耕具及造宅費金十圓。稻麥種資一圓五十錢。十二年四月。定移民渡航制。其乘本使所管船舶者。例不給航費。而一夥及五十人以上者。隨所請抵便宜港灣。不必拘定制。

建使以來內地士民移住。月增歲加。今舉其一。二。明治三年三月。仙臺藩士伊達邦成。與其部下三百四十四人。移住膽振州有珠郡。尋同藩士石川邦光部下八十餘人。移住膽振州室蘭郡。自邦成移於有珠以來。踵至者甚多。皆從事開墾殖產。是歲九月。移陸羽農民七百二十人於札幌。七月舊仙臺藩士片倉景範部下六十七人。移住膽振州幌別郡。後相踵至者九十餘人。四年五月移肥後天草農民百六十七人於日高州浦川郡。七月兵庫縣士稻田邦植率其部下六百餘人。移住日高州靜內郡。五年二月。伊達邦成舊部下五百十餘人。移住膽振州有珠蛇田二郡。邦成族人邦直亦率舊部下七十餘人。移住石狩州當別郡。九月片倉景範舊部下六百人。移札幌郡。七年十二月。移舊會津藩士七百餘人於後志州余市郡等。樺太土番八百五十人。投化北見州宗谷。九年六月。移之石狩州札幌郡對雁郡。給以三年糧。十一年六月。華族德川慶勝納貲於官。買膽振州山越郡地百五十萬坪。移其舊部士族四十七戶。二百五

十二人。十二年四月。移伊達邦直舊部下二百餘人於當別村。六月和歌山縣士岩橋轍輔。設開進社於函館。從事墾闢。移住者二百五十三人。十一月高知縣士仁木竹吉。與同縣士民四百三十人。移住余市郡。十三年八月。兵庫縣民加藤清德等設赤心社。謀移民事。至今茲五月移於日高州浦川郡者。男女九十四人。去年十一月。華族鍋島直大。毛利元德謀授產於舊部士族。直大納貲於官。買石狩後志釧路地百五萬坪。元德得余市郡地五百十萬坪。並派遣委員從事殖產墾田。是歲伊達邦成舊部下在宮城福島二縣者。三百八十九人。移於有珠郡。今茲三月石川邦光舊部下在宮城縣者。三百人。移於室蘭郡。其餘五月至七月。諸府縣士民移住本道者。二百四十七人。據今年一月編審冊。全道現在戶口本籍及寄留。札幌管内。戶一萬四千七百零四。口八萬百二十。函館管内。戶二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口三萬千三百五十。根室管内。戶千九百零七。口一萬千七百七十二。總計得戶四萬百四十八。口二十二萬二千六百四

十二。比之明治四年所查人口。增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四。札幌本廳所管土蕃。明治二年至五年。未有簿籍。無得而詳。據地誌提要。男五千八百九十三人。女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六年得男六千零四十八人。女六千零零三人。八年有自樺太島移住者。人口頓增焉。後稍有增減。至十三年。得男六千五百十七人。女六千四百九十八人。

### 開墾

墾闢荒蕪。本使所主。初設北海道土地賣貸規則。及

隨鑿紀程

卷六

七〇

地所規則。因分土地爲三等。其上等十坪價一圓五十錢。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許人民納贖買之。其召募移住者。給耕具造宅費。及三年衣食。每闢田一段。賞以金二圓。其自辦移住者。每段十圓。其樹藝講究。歐米諸國良法。明治四年十一月。設試驗場於東京。青山麻布等處。遣人海外。購牛馬羊豚。及植物佳種。耕耨器械。又購集內地牛馬。及桑麻佳種。置農業生徒。就實地肄習。藝栽培諸術。五年。置七重勸業試驗場。後設官園於札幌。分給其所產種苗於土民。以

圖繁殖。六年移栽洋種穀菜於札幌函館。七年移東京試驗場菓樹。千八百本於札幌。千九百七十一本

於函館。百二十五本於根室。是歲定移民給與規則。一家合力三歲從事墾田者。蠲租七年。而不收其地價。八年移菓樹二萬本於札幌函館根室。分授土民。派遣農業生徒。教其栽培術。又給貸穀菜種子。是歲募各郡壯丁。肄習農事。九年九月。改札幌學校。稱札幌農學校。授生徒以其專門大學科。又置校園。肄習農事。十一年一月。改訂七年以來所施行管内農具

隨鑿紀程

卷六

八〇

貸與概則。稱開墾略則。應人民請。派遣生徒。假農器。墾闢新田。三月又行之。函館支廳。十月開農業博覽會於札幌。十一月函館支廳。設模洋農器買收法。其不能即時納贖者。爲設逐歲折償法。十二月又行之。札幌本廳。十二年五月。權置博物館於函館公園。聽士庶縱覽。十月開農業博覽會於函館。先是以本道土質宜於麻。雇攜水縣民善治麻者。并購麻子及製麻器具。播其種於七重邨。居三年復雇其人。傳製芋植麻諸法於札幌人民。尋栽俄米麻種。及亞麻種於



琴似山鼻紋別當別四郎。又每歲購櫪木新潟二縣所產種子。配付各郡郎。至十三年所收麻苧。大約八千七百四十二貫餘。其墾地據同年六月表。在札幌本廳者。并本局勸業課試驗園。及管内諸地。得官業十町六段五畝七步。民業百九十五町五段六畝二十九步。根室支廳所管民主漁業。不事耕耘。頃者移民稍衆。乃得官業十三町二段二畝零六步。民業七十二町七段二畝四十一一步。函館支廳有七重勸業試驗場。得官業六段三畝十步。民業三十五町七段

隨筆紀程

卷六

九

二畝二步。他在諸郡者。皆係民業。有田六十二町八段三畝七步。圃二百九町一段四畝三步。較之前年。稍有所增焉。由勸誘得方。與穀價騰貴。移民益加也。今舉其最著者。一為舊仙臺藩士伊達邦成等所墾。膽振州有珠郡。據今年表。得田一千三百五十六町三畝十步。其收穫最多者為大小豆麥菜種。並千石餘。牧馬七百二十三匹。牛百六頭。其諸穀輸送函館。及東京。蠶之。除去費用。得金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三圓。米九百二十一石。雜穀五十四石。又栽甜菜。適於

土。內務省就設製糖所焉。亦有洪益云。一為邦成族人邦直等所墾。石狩州石狩郡當別郎。據十三年表。得田百七十五町四段四畝。初邦直上書按察府。請割本道地以予之。廷議付以空知郡。邦直以運輸不便。更請原田郡聚富地。明治四年四月。率其徒航至聚富。後聞當別土沃而移焉。六年始養蠶。以野桑獲繭七石三斗。七年種麻。製苧四百二十九貫。八年栽西洋菓樹。明年又栽之。十一年春。請本使勸業課員。就傳西洋再墾犁法。十四年始開水田三千坪。灌以

隨筆紀程

卷六

十

苦場內川水。先是種稻水田。及秋熟。為麋鹿所食。乃止。近年風氣漸開。獸跡漸稀。因復種之云。一為舊尾張藩士所墾。膽振州山越郡。其地凡一百五十萬坪。十一年七月。始移於此。明年播種桑麻黍稷菜蔬。及大小豆等。皆適土宜。其他菓樹材木。亦能滋殖。今年種稻秋熟。所開水田五十餘町云。一為開進社所墾。渡島州龜田爾志郡。及膽振州山越郡。事詳附錄。

蠶桑

本道有自生桑樹。遍被山野。氣候宜蠶。顧土人不知

其方。首春雪融。剥被榆皮。以製絲織布。曩者盛岡藩  
兵戎室蘭採山桑於幌別。以養蠶。安政五年幕府移  
八王子統卒於渡島州龜田郡大野邨。漸興蠶業。  
中興初建本使。明治三年權少主典川邊盈德養蠶  
於札幌。四年築蠶室於石狩州札幌郡丘珠邨。養陸  
前岩城等處蠶種。得繭十石。製蠶連五百紙。尋購良  
種於陸羽上野。又延精於其業者習之。七年假設機  
織房於札幌空知路回漕所。命近郡移民傳其業。置  
養蠶世話役於邨市。買收生繭。檢查蠶種。以禁濫製。

隨鑿紀程

卷六

十一

又募女子二十五人。至上野水沼。學製絲法。是歲購  
桑苗於上野。及福島置賜兩縣。先栽之札幌廓內。尋  
移植諸郡。八年五月。造蠶室於札幌濱益路。募男女  
五十人。授飼養法。八月置蠶事掛。屬物產局。又建製  
糸器械房。製綿房。貯繭房。各一宇於札幌雨龍路。置  
木造製絲器械十六座。延工女十二人於東京。以傳  
其法。是歲命舊酒田縣士族開墾札幌西北地二十  
一萬坪。及龜田郡大野邨地九萬二千坪。購桑苗七  
十四萬本於福島置賜酒田熊谷四縣栽之。九年二

月。造蠶室於石狩郡篠津邨。以多自生桑樹也。是月  
設養蠶條例。禁多製蠶連。專力製絲。又稱濱益路蠶  
室。曰蠶業教習場。講究冷燠二育得失。六月增築製  
絲室。貯繭室。蒸繭室。各一宇。其製絲機器。用蒸氣六  
馬力。倣富岡製絲場製。其蒸繭器倣伊國製。明年更  
造六馬力水車。以運木造機器。稱第二製絲所。水火  
機器。通前俱有六十座。八月又延工女十七人於東  
京。定製絲檢查法。十年五月。開圃於濱益路。分植諸  
縣桑種。以察糞料適否。稱培桑試驗圃。十月定蠶事

隨鑿紀程

卷六

十二

諸規則。造織室一宇。染室一宇於雨龍路製絲場。名  
曰紡織場。又列置伊國製撚絲機器三座。及屬器七  
事於其樓上。十二月建冰室於場內。以蓄春蠶種。是  
歲造蠶室四宇於琴似山鼻篠津。一宇於龜田郡大  
野邨。使屯田兵執業。又設桑園開設費貸與規則。十  
一年購野蠶種於清國育之。其山東省產柞蠶樗蠶。  
最適風土。初本道舊多榲栳柏樹。請野蠶種於內務  
省勸農局育之。結繭十六粒。至是養陸中信濃所產  
野蠶。遂及清國良種。八月設野桑保護規則。授養蠶

者。以採桑牌。十一月釐革養蠶條例。停蠶種製造組合條例。仍禁製蠶連以販蠶。先是輸製絲場所造。生絲數種於歐米諸國。求其查覈。並得優稱。十二年造水車紡織機具於札幌。使農學生徒。及他小學生徒。皆習蠶桑業。又改蠶事掛。稱蠶織掛。更訂諸規則。是歲放育標蠶於濱益路。野蠶飼育場黃柏樹間。結繭二千七百十七粒。十三年四月。付七重試驗場間地十七町六段餘於大野邨學校。栽桑苗。六月更造紡織場。貯蠶室。及工女房。成。十四年應伊國需。製蠶連

隨筆紀程

卷六

十三

三千紙。初明治七年移植諸道桑苗。沍寒枯凋。其能暢茂者。獨有珠郡而已。至是更栽上野桑樹。經三年根幹既長者。以試其耐寒與否。曰果不耐寒。則專用本道自生野桑。蓋自始興此業。逐歲繁殖。去年本廳支廳買收人民所養生繭二百十九石九斗五外。而其所織縮緬刺繡及帶地等。致之內國博覽會者二次。

牧畜

本道牧畜始於寬政中。幕府命吏經畧夷疆。牧南部

牛馬四匹於山野。以供騎輓。文化中開牧馬場於蛇田。頗致蕃息。然泰養孽尾。不得其法。體小力弱。殆不中用。及本使建。革除舊習。功效漸著。明治五年四月。購駿馬三匹於米國。六年移一匹於七重。二匹於東京試驗場。與南部三春良牝尾。生駿駒。五月開牧場於日高州新冠郡。集養諸州良馬。八年五月移洋馬及雜種牝馬一匹於七重。九年六月。移雜種牝牝各二匹於札幌。牝一匹牡三匹於七重。尋購駒二匹於米國。十年三月養之札幌。是歲行馴法於膽振州幌

隨筆紀程

卷六

十四

別郡登別等。諭民倣之。十一年五月。派遣農學生徒。行之各郡。又使官馬與民馬游牝。因諭民馴駕駘。絕其種。以蕃息良種。尋設家畜房於札幌農蠶園。是歲七重勸業試驗場所養馬。罹疫者二十三匹。醫治得瘡。既而龜田上磯兩郡民馬亦疫。漸及津輕。福島。檜山。爾志。久遠。茅部。山越。諸郡。乃遣試驗場官吏生徒。療治。凡三千百五匹。而斃者僅五十六匹。十二年五月。開牧場於根室州花咲郡友死邨。結柵周圍。凡三千二百間。放牧牝馬七十四。又造家畜房於七重試

驗場。十三年米國前大統領卧蘭士氏來游我東京。贈壯馬一匹。乃養之七重。又購二匹於米國。移之札幌。今據本支兩廳簿冊。總而計之。官馬有洋種牝六匹。牡八匹。雜種牝六十五匹。牡五十一匹。邦種牝千百六十一匹。牡七百三十五匹。民馬邦種牝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匹。牡一萬千二百七十一匹。

其牧牛。明治五年購良壯數頭於米國。與我但州種牝百頭。同養之東京試驗場。交尾。以得良犢數十頭。後移之七重及札幌真駒內牧場。六年七月。購牝十

隨鑒紀程

卷六

十五

四頭於米國。七年五月。移洋種牝二頭。牝十頭於七重。八年五月。移洋種牝二頭。牝十五頭於札幌。九月。移牝八頭。牝十四頭於七重。九年四月。又移洋種牝二頭焉。十一月設牧牛所於漁郎。十年春移洋種牝三頭。牝四頭。雜種牝牝各一頭於札幌。十一月開牧場於札幌真駒內。建家畜房。十二月膽振州有珠郡民結社。購南部牛百頭養之。十二年二月。真駒內牛犢蕃息。更拓開牧地數百萬坪。自去歲五月。至是歲六月。移洋種牝六頭。牝三頭於札幌。洋種牝牝雜種

牝牝各一頭於七重。十四年五月。巖手縣民工藤作助。開牧場於沙流郡平取郡。養南部牛二十頭。總而計之。官牛有洋種牝百一十一頭。牝八十一頭。雜種牝四十頭。牝五十頭。邦種牝九十五頭。牝九十四頭。民牛邦種牝四百六十八頭。牝三百七十七頭。

其豚。明治五年四月。購黑白兩種牝牝各二頭於米國。養之東京試驗場。頗致蕃息。六年移牝牝各一頭於七重。八年九月。移三十頭於札幌。分養豚場。為三十區。十年十二月。移豬四十六頭於真駒內牧牛場。

隨鑒紀程

卷六

十六

是歲本廳設豚種貸與規則。諭民飼養。付牝牝各一頭。以二年為期。納所生豬經六十日者於官。則賜之。函館支廳亦倣之。尋養十一頭於根室官園。又養若干頭於擇捉島。總而計之。有牝百六十頭。牝百十三頭。亦屬於官。

其綿羊。明治五年四月。購數百頭於米國。分三種曰。米利諾。曰。曹斯坦。曰。林徑。養之東京試驗場。七年移其四十八頭於七重。八年四月。購護羊犬二頭於米國。以居之。五月又移曹斯坦牝五十三頭。牝十二頭

於七重。移林硜曹斯坦牝牝四十頭於札幌。是歲開牧場於龜田郡桔梗邨。購清國山東省所產四百頭。蓋毛雖不甚美。而其直賤。欲以與洋種爭尾得良羔也。十年三月。移米利諾牝九頭牝三頭。林硜牝二頭。牝一頭。曹斯坦牝三頭。牝五頭於札幌。又移七重所產洋種牝牝四頭於根室。十一年五月。移曹斯坦牝牝各四頭於札幌。十二年七月。購良種曰骨奧牝者二百頭於米國。麥之札幌及七重。十四年五月。有山田慎。掘基者。請納貨購福島郡地三百萬坪。放牧農務局所養洋種五百頭。許之。總而計之。有米利諾牝八十八頭。牝三十頭。骨奧牝牝七十三頭。牝十三頭。曹斯坦牝九十三頭。牝五十五頭。林硜牝百五十九頭。牝六十五頭。雜種牝四頭。牝一頭。並屬於官。本道廣漠地宜牧畜。近年移栽米國薦草於札幌及七重官園。不為狼莠所害。牛馬食之。皆致肥美。尤宜於飼羊。所產羊牽。牝居十之八。其毛密且軟。每頭歲剪得十斤云。

### 漁獵

### 隨筆紀程

### 卷六

### 十一

### 卷六

### 十一

本道尤饒海產。其種則鯨。鮪。鱈。鰻。鮑。鯨。鰐。烏賊。牡蠣。海參。海扇。海栗。昆布。黑菜。而又有海獺。海驢。海豹。海馬。及熊。麋。鹿等。明治五年徵長崎。鹿島二縣漁夫。散居函館。室蘭。小樽地方。使土人傳習其業。七年令曰。凡民捐貲開漁場。昆布場者。蠲稅五年。以為恒制。九年八月。禁漁網橫遮川流。因設魚苗繁殖法。先是禁躬不事漁採。私占漁場。昆布場。妨害他人營業。而此見州根室地方。仍不改舊習。至是命納其地於官。更貸付望請者。又施魚卵孵化方。禁捕鮪。鰐。於諸川支流。改製漁網及榨鯨膏器。假金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圓於福山。江差等漁戶。資其業。十一年九月。放小鯉九百餘隻於室蘭。蛸沼。試其蕃息。十一月改網墜用石。以鉛代之。試捕鮪於石狩川。有效。是歲定漁業資金貸與規則。增額至三十萬圓。又舶致本道海物於清國相貿易。因遣大賈。開肆上海。以主滙票焉。已而與內務大藏兩省協議。命廣業商會掌之。據十三年表。一歲漁獲。札幌管内四十九萬千五百八十七石。函館管内二十二萬二千百一十一石。其不



課稅者。一萬二百八十四石。根室管内十八萬四千四百六十九石。而販鬻收直之多。鯨第一。昆布次之。鮭鱒鱈鮑鰯海參鰻魚等又次之。

海獺俗呼臘虎。曩時擇捉民獵獲收利。近世爲外國人所獵去。明治六年設防竊獵法。七年發本使所管火輪船二隻。巡視海上。又遣軍艦助之。十一年設臘虎獵假規則。開獵場於千島州國後郡。增置官吏及獵夫。送致所獲於函館及東京。鞣製其皮。

鹿爲本土名產。山野皆有之。皮肉角蹄並堪供用。但

隨筆紀程

卷六

十九

縱獵無制。濫殺不已。或恐減耗。明治十一年始設鹿獵規則。其後訂正。分游獵職獵二項。每年九月至翌年二月爲獵期。期外禁執弓銃入獵場。以膽振州勇拂郡植苗邨美美地方八里。及十勝全州產鹿最多。除土人外。不許獵殺。以圖蕃息。

猛獸害物者爲熊狼。獲一頭者。賞以金二圓。後改之。狼七圓。熊五圓。又烏鴉動害植物。獲一隻。賞以四錢。

採礦

本道多產礦物。慶長中。幕府命松前氏。開知內礦坑。

辭以土寒不生穀。仰糧內地。不能多養礦夫。元和六年。獲沙金百兩。獻之幕府。其後諸州人來採沙金。納其三十分之一於松前氏。沙具沙之亂。礦夫或黨之。其業遂廢。文久中。幕府使米國人武歷氏。文邊氏。探訪礦坑。明治初。本使建。徵米國礦物學士來曼氏。門邏氏。巡視各部。查覈土性礦質。并論定其開採可否。九年。造報文畧。則圖等成。先是。頒礦山開採允許畧。則勸民執其業。函館人泉藤兵衛。借官地。開硫黃坑於渡島州茅部郡惠山。既而借區開坑者漸衆。至十

隨筆紀程

卷六

二〇

二年。全道採礦。屬民業者五坑。曰北見州斜里郡知床山。曰釧路州川上郡迹估登山。曰千島州國後郡羅臼山。曰膽振州蛇田郡岩尾別山。而其一卽惠山也。至十四年七月。開硫黃坑者十九人。採石炭石油金銀鉛酸化滿俺者十人。其煤坑屬官業者二。曰岩內。曰幌內。岩內在後志州岩內郡茅澗。距海三十里。據來曼氏言。坑中所有炭量三千八百五十五萬噸。初慶應中。幕府使米國人貌利突基氏。檢覈之。尋雇英國人牙兒基骨多氏。築造車路。明治五年。本使重

修坑穴及道路。從事採掘。歲增收額。本坑初為物產局所轄。十一年隸於幌內煤田事務掛。十三年第二號橫坑道災。因釐正第一號橫坑。新開一道。幌內在石狩州空知郡。距札幌本廳北東十八里。坑域廣濶。炭料七層。厚五尺八寸。薄亦不下三尺三寸。據來曼氏言。掘方二里深。至下海面四千尺。則有炭一億零零三十一萬五千噸。明治七年。本使五等出仕大島圭介。陳開坑事宜。是歲黑田開拓長官。巡視幌內。命通路幌向太。十一年。置煤田開採事務掛於本廳。以

隨鑒紀程

卷六

三二〇

大書記官山內堤雲為掛長。土木學士松本莊一郎副之。先是有司謀開鐵路便運輸。堤雲等議方法。算經費。是歲聘土木師設格魯普阿多氏於米國。明年二月。又聘礦山師水利師於米國。莊一郎與三師偕發札幌。經對雁江別兩郡。從幌向太至幌內。察地形。以定鐵路所由。六月。鑿開山巖六百間。伐木芟艸三里餘。九月。山尾工部卿巡視此地。是歲又開坑於本澤及茶津內。至十四年。鐵路工竣。自幌向太抵郁春別達手宮札幌。皆通氣車。據兩坑工業表。幌內鑿大

坑道六百五十七尺。岩內二百二十九尺。新坑道二條。合二百三十七尺。沿脈坑六所。合二千九百二十六尺。坑內車道一千八百三十尺。

道路

拓境域。通道路。便運輸。在本使尤為急務。明治五年九月。頒本道地所規則。及土地賣貸規則。十月。割膽振州虻田郡黑松內。屬後志州壽都郡。十二月。以舊館縣地。隸本使。是歲通馬車大路。從函館抵札幌四十六里。又開新道。從札幌抵小樽十餘里。並期年而

隨鑒紀程

卷六

三二〇

成。六年。雇米國人拂孫氏。用三角法測量地形。七年二月。置島松苫小牧二驛於膽振州。六月。置豐平上白山鼻三郡於石狩州札幌郡。奧澤郡於後志州小樽郡。八年五月。使米國人摸兒黎英斯丁氏復行三角測量法。是月。設地所拂下規則。以資士族還納家祿者。七月。與俄國易地。割樺太島。以格利兒諸島。入我版圖。是月。置篠路驛於石狩州。十月。置鬼鹿驛於天鹽州。十一月。合樺美蛭谷古丹。置蛭谷郡。合本茅部石倉。置石倉郡於渡島州茅部郡。割龜田郡宿野

隨鑾紀程 卷六

三

部邨。入茅部郡。九年一月。并格利兒諸島於千島州。置得撫新知占守三郡。割茅部郡扎部。置假法華邨。三月修理十五橋於渡島州上磯部有川等地方。又開新道於石狩州。從札幌抵雁來邨。從石狩抵當別邨。四月置松代町於渡島州福山。七月置鳴海有磯松枝彌榮邨於根室廳下。十二月先是築馬車道於小樽錢函間者兩次。並為激浪所壞。至是命米國土木師格魯普奧士氏修築之。工事頗精。不復損敗。因鋪鐵軌以行氣車。是歲置陸運改良掛於札幌。倣俄國製造馬車及橈車。運輸甚便。十三年三月。置仁木邨於後志州余市郡。初田牛昆布森二驛於釧路州。六月架橋梁於根室州野付郡諸川。九月修余市山道。十月開新道於根室州花咲郡。是歲幌內鐵路竣功。其路起幌內煤田。經岩見澤幌向江別札幌。從錢函循海達手宮灣。大約五十三英里。其自札幌至手宮二十四英里。一千九百六十七尺。鑿實道五。架橋梁大小五十五。十四年六月。改定札幌市街名。置中梅川琴平三町於余市郡。住初相生二町於小樽郡。

隨鑾紀程 卷六

三

月形邨於石狩州樺戶郡。篠津邨於石狩郡。又開茅部郡尻岸內山道。七月合渡島州福島津輕二郡。為松前郡。割釧路州網走郡。屬北見州。更名網走郡。更定函館區內地名。分合龜田郡中邨落。廢壽都郡中歌岩崎兩邨。置大磯渡島岩崎開進新榮五町。改矢追六條兩邨為町。八月定幌內鐵路運輸規則。是月置泊邨驛於後志州。凡官道從札幌抵函館。由膽振州者。水陸程合七十里。由後志州者。七十二里半。抵根室由十勝州者。一百四十一里。由北見州者。二百零八里。電線從函館經札幌。抵小樽者。八十八里。二十五町。經福山抵福島者。二十五里五町。以接青森海底線。與內地通聲息。本道運輸。舊用駄馬。三冬沍寒。乃行雪車。而人病推輓。建使以來。購馬車橈車於米國。脆薄善壞。殆不適用。以故榛莽既闢。大路既通。尚為冰雪所阻。物貨不太流通。明治十一年。黑田開拓長官至俄國浦潮斯德。見其所用輜車輕便。購數兩。并得其西比里亞種良馬而歸。是歲復遣屬吏。雇木工三人來。造數兩。並

適其用。而雪車最善。十年置陸運改良掛。摸造衆車。駕以新冠牧場所產馬匹。行之札幌小樽間。民知其便。納貨請官製之。以供日用。運路恒通。物價漸平。十三年十二月。小樽抵札幌鐵路成。乃用俄製諸車於札幌室蘭間三十里。及傍近村落。蓋改良掛所置有馬車八十三兩。雪車九十五兩。牛車九兩。馬八十八匹。牛三頭。自十一年十一月。至十四年。所造馬車百五十四兩。雪車四百四十三兩。其屬民有者。百九十一兩。官用於函館根室地方者。二百十六兩。

隨鑾紀程

卷六

二五〇

租稅

本道貢賦。古無所考。天文中。松前氏使夷酋司市易。因課諸國商船。給其俸米。號為夷役。後割土地。分付其士。而商賈納貨占漁場。專收其利。安政中。幕府移封松前氏於內地。猶存石役面役等項目。及本使建。漸革舊制。明治三年正月。設海關於函館。壽都。手宮。幌泉。四港。三月隸本使。以通商司所置。東京大坂兵庫敦賀堺五港函館產物會所。七月派遣吏員於那珂。撫養。下關諸港。徵水道產物步合金。是歲。定東西

兩部產物稅額。五年正月。免水道產物出入港稅。其與外人貿易。不在此限。是月徵東京大坂等水道產物會所。六月徵幌泉海關。分置室蘭厚岸兩港。九月頒地所規則。及土地貸與規則。十月令漁場昆布場係創置者。免五年稅。是歲頒函館市街地券。始課地租。六年十一月。付鑑札於船舶。隨所載噸數收稅。七年革漁場昆布場免稅法。八年二月。改稱函館江差壽都小樽室蘭厚岸海關。曰船改所。尋設船改所於福山。是月更定產物出港稅則。及船改所規則。十一

隨鑾紀程

卷六

二六〇

月徵酒稅於函館管內。準內地。他聽便宜收之。九年令鬻烟草貼用印紙。七月頒解漁船。小回船稅則。八月更正產物出港稅則。及船改所規則。十一月定本道地租。十年十月。頒烟草行商鑑札規則。十一月徵酒類受賣營業免許鑑札手數料。十二月頒本道地券發行條例。因丈量定地價。課其租。十一年春。根室管內。課海苔煎海參稅什一。拾昆布什二。函館管內。海產稅徵本色。十三年五月。更定創開漁場免稅年期。據其險夷難易。免五年若二年有差。七月函館管

內。徵烟草卸小賣營業稅。改貸座敷娼妓稅。爲賦金。蓋本道開拓業屬草創。賦斂厚薄。與內地異科。今分其類曰國稅。曰地方稅。曰產物出港稅。而國稅分十八目。一曰地租。分宅地。耕地。海產曝場。山林牧場。爲四種。百分地價收其一。二曰地券證印稅。地價不滿二圓者。一紙納金八釐。自二圓至百圓者。一錢五釐。百圓至二百圓者十五錢。二百圓至五百圓者三十錢。五百圓至千圓者四十錢。千圓至二千圓者五十錢。二千圓至五千圓者一圓二十五錢。其賣地改

隨鑾紀程

卷六

三七〇

寫主名。及遇水火盜害。亡券再授者。不論地價多寡。概納八釐。三曰礦山稅。同內地。但以氣候酷寒。三冬廢業。故算其執業時月收之。四曰牛馬賣買免許稅。同內地。五曰酒造稅。其免許稅。函館管內同內地。札幌管內。造清酒者。每場歲納十圓。濁酒五圓。根室管內未課。其造石稅。函館管內同內地。札幌及根室管內。清酒石納一圓。濁酒三十錢。燒酎一圓五十錢。白酒。味淋酒。銘酒。各三圓。六曰酖麴營業稅。函館管內同內地。札幌及根室管內。每場歲納十二圓。七曰烟

草稅。札幌及函館管內同內地。根室管內蠲之。特收鑑札手數料十錢。八曰證券印紙稅。九曰訴訟用罰紙稅。並同內地。十曰船稅。邦製商船。載五十石。以至百石。歲納一圓。蒸氣船。載百噸者十五圓。洋製帆船。十圓。小船自舳至艫。長三間者。二十錢。較大者。每間加十五錢。其充耕漁津梁用者。烙印識別以蠲之。十一曰車稅。十二曰銀行稅。十三曰銃獵稅。十四曰度量衡稅。十五曰賣藥稅。十六曰版權免許稅。並同內地。十七曰清國人籍牌料。分二等。其上等歲納二圓。

隨鑾紀程

卷六

三八〇

下等五十錢。十八曰海產稅。折色本色。隨地殊科。而賦額亦有異同。大約收什一若什二。少者百分之五。多不過百分之二十五。地方稅分二十八目。一曰卸賣商稅。分三等。其上等歲納七圓。中等三圓。下等自二圓至一圓。有差。二曰仲買商稅。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三曰小賣商稅。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四曰雜商稅。札幌管內。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及根室管內未課。五曰諸會社



稅。札幌管内。上等十圓。中等七圓。下等五圓至三圓。有差。函館管内。分五等。其一等十五圓。二等十圓。三等五圓。四等三圓。五等一圓五十錢。六曰製氷稅。札幌管内。上等十五圓。中等十圓。下等五圓至三圓。有差。函館管内。上等二十圓。中等十圓。下等四圓。七曰廻船宿稅。札幌管内。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函館管内。分五等。其一等九圓。二等六圓。三等四圓。四等三圓。五等一圓五十錢。八曰船荷扱稅。札幌管内。上等四圓。中等二圓。下等一圓至

隨筆紀程

卷六

壬九

五十錢。有差。函館管内。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九曰旅人宿稅。札幌管内。上等四圓。中等二圓。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管内。上等五圓。中等二圓。下等五十錢。十曰質屋稅。札幌管内。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函館管内。分四等。其一等十五圓。二等七圓。三等三圓。四等一圓五十錢。十一曰古著古道具古鐵商稅。札幌管内。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管内。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十二曰

雇人請宿稅。二圓。十三曰湯屋稅。札幌管内。上等二圓。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管内。上等二圓。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十四曰理髮床稅。上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十五曰炭竈稅。五十錢。十六曰人寄定席稅。函館管内。四圓。札幌百分所收金額。納其三十。十七曰料理屋稅。札幌管内。上等七圓。中等五圓。下等三圓至一圓。有差。函館區內。上等三圓。中等二圓。下等一圓。區外各郡半之。十八曰諸飲食店稅。札幌管内。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五十

隨筆紀程

卷六

壬

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區內。上等一圓。中等下等五十錢。區外各郡半之。十九曰藝妓稅。札幌管内。月納一圓。函館區內。上等二圓。下等一圓。區外各郡半之。根室管内。上等二圓五十錢。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一圓。二十曰演劇稅。百分所得金額。納其三。本稅課之官準劇場收木戶錢者。其縱觀不要錢者。不在此限。二十一曰諸興行稅。二十二曰遊覽所稅。並同演劇稅。二十三曰屠畜稅。札幌管内。一頭納二十錢。函館管内。名爲屠牛稅。一頭二十五錢。二十四曰水車

及蒸氣車稅。札幌管内。一曰歲納二十錢。他未課。二十  
十五曰桑樹摘葉鑑札料。一枚納一錢。二十六曰外  
國船乘組証書手數料。一紙納十錢。二十七曰鹿獵  
稅。職獵歲納二圓五十錢。遊獵五圓。其鑑札書換料  
二十錢。土番不論職游並蠲稅。二十八曰戶數割稅。  
札幌管内。每戶異科。少者四十錢。多不過一圓。函館  
管内一郡區若一町。總計稅額。均賦各戶。其貧富  
等差。任人民協議。根室管内。以一戶一圓為率。斟酌  
賦課。又有稱賦金者。札幌管内。貸座敷。上等月納四  
圓。下等二圓。娼妓一員。月納一圓。函館區內。及檜山  
郡貸座敷。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五十錢。娼  
妓上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其在津花町姥神町海濱  
者。納下等半額。根室管内。貸座敷。上等七圓。中等五  
圓五十錢。下等三圓。娼妓上等一圓五十錢。中等一  
圓。下等五十錢。產物出港稅。除礦屬穀酒蠶連絲麻  
器具外。凡漕致內地者。不論官私。百分原價納其四。  
置船改所及派出所於函館。福山。江差。室蘭。小樽。壽  
都。厚岸。根室。吉岡。石別。江良町。熊石。古平。岩內。増毛。

隨筆紀程

卷六

三二〇

石狩。浦河。濱中。振別諸港。每月三次。查覈物價高低。  
兼檢舶載物貨。據十三年六月表。札幌本廳。歲入五  
十六萬四千百零六圓。函館支廳。二十一萬八千四  
百零四圓。根室支廳。收稅及稅外所入。共十七萬千  
七百零五圓。總而計之。九十五萬四千二百十五圓。  
製造

本使因土產製庶物。事屬開創。而札幌本廳所管居  
多。函館支廳次之。根室支廳又次之。今舉其大畧。工  
作場在札幌區北一條。明治四年。黑田開拓長官航  
隨筆紀程

卷六

三二一

至米國。購氣器水車歸。明年雇其國人葡兒杜氏。古  
拉兒具氏。以習運用。乃開本場。逐次建諸廠。其木挽  
器械所。是歲七月建。氣器抵二十五馬力。設圓錐一  
座。水車器械所。六年五月建。引溝渠運三車。抵百一  
馬力。所設諸器。曰圓鋸。曰薄圓鋸。曰豎鋸。曰扭挽。曰  
鏟床。曰大鉋。曰小鉋。曰圓鉋。曰迴挽鋸。曰橫切鋸。曰  
帶鋸。曰柅付器。曰穴彫器。製鐵所。十二年三月建。氣  
器抵十馬力。水車抵三十三馬力。所設諸器。曰蒸氣  
錘。曰錐操器。曰鏟床器。曰金屬縱削器。曰自働刨床

器曰螺旋器。曰鈎切器。木工所。明治八年六月建。十三年所造。衣笥書箱燭臺雪車机床盆匣諸器。凡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事。第一鑄造所。明治五年五月建。第二鑄造所。十一年三月建。十三年所造。鋏鎌刀鋸釜鎗罐盤諸器。凡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四事。粉磨器械所。明治五年建。初在水車器械所內。九年築本場移之。其器係米國創製。有十馬力。旋轉大磑。粉屑精粗。唯所欲爲。一日中能碎小麥六石。十一年製麩粉六千九百四十四斤。明年船致東京。又製札幌官

隨鑾紀程

卷六

三十

園所產。米國小麥四種。船致橫濱。並使內外人評定其美惡。是歲別置一磑。製玉蜀黍爲粉。

麥酒製造所。在札幌區北二條。明治九年九月建。試用米國種大麥二百石。釀之以德國冷製方。明年船致東京。甚得聲價。因造冰室於函崎町。又購德米兩國麥種。及葎苗。栽之近鄉。逐歲繁茂。十三年採得葎花四千二百八十四斤。以供釀料。販所餘於他方。既而增築釀場。加釀額至五百石。其貯酒玻璃壺。舊仰外品。今用我肥前製陶器。葡萄酒製造所。在札幌區

北三條。與麥酒製造所同時建之。初用野葡萄釀之。味過酸烈。十年移栽米國種葡萄於北三條。及苗德邨育種園等處。前後凡七萬五千餘株。十二年採其實。倣德國釀方。優於往年所造。又用蘆粟山葡萄造武蘭實酒。用玉蜀黍造火酒。保伊斯機酒。並適其宜。又有製油所。製菜油荏油。製醬所。製醬油鹽豉。並屬民業。

製網所。及製麻所。亦在札幌區北二條。明治十一年八月建。初本使知此地宜於植麻。徵樺木縣人善製

隨鑾紀程

卷六

三十

麻苧者。使土人習其方。後徵水澤縣人。傳其製網方。設製網場於對雁邨。尋頒績麻所假規則。購俄米兩國麻種亞麻種。以播之。琴似山鼻紋別當別四邨。又徵新潟縣人。傳其製苧方。移栽新潟樺木兩縣麻種。至是撤對雁邨製網場。更建之今地。頒屯田兵所創冬日績麻方於各郡。先是官買收民間所製網罟。及網絲。又使衆工製造。因付之商賈。販鬻。百分所售金額。予其八。收餘於官。是爲原價。先其未售。用不動產價倍原價者爲質。二歲折償。而其售諸漁夫。或不能

即時納直者。聽三歲折償。此制既設。開鋪執業者。自是歲七月至十二年六月。厚田濱益石狩古宇檜山五郡各一戶。岩內郡二戶。高島郡三戶。自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六月。有珠增毛留萌津輕四郡各一戶。其後漸增。各郡凡六百餘戶。

製糖所。在有珠郡紋龜邨。明治十三年。內務省所建。後屬農商務省。用甜菜製糖霜。倣德國方。其機器抵百六十馬力。一日役使百二十人。今茲三月。製得一萬五千斤。逆算明年以後。當歲製七十萬斤。

## 隨筆紀程

## 卷六

三五〇

罐詰製造所。凡六區。罐者鐵甌也。詰藏也。盈也。用馬口鐵造小甌。藏飲料食物以封錮。謂之罐詰。明治九年。米國人愈越斯通利氏始傳其方。習業數歲。遍販內外。頗得聲價。松方大藏大輔嘗往歐洲。攜此過熱帶地方。不少損敗。以製方得宜也。又致之澳洲。悉德尼府博覽會。得第二等賞牌。其製造所。在石狩郡船場町者。十年建。用鮭鱒若鹿肉。在野付郡別海邨者。十一年七月建。用鮭鱒。在勇拂郡植苗邨者。十月建。用鹿肉。在龜田郡七重邨者。十二年六月建。用酒及

薰肉。在厚岸郡奔渡邨者。七月建。用牡蠣。在紗那郡紗那邨者。用鮭鱒及紅鱒。六區中又有用牛羊蔬菜者。舉十三年所製。其鱒魚牡蠣。及他雜魚。三十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個。鹿肉四萬三千百九十九個。牛羊及椎茸玉蜀黍等。十萬五千八百十個。總計四十五萬七千八百四十個。得直五萬九千九百四十圓。

製革所。在函館區東川町。明治五年九月建。雇米國人莫提安斯維兒比氏。傳習其業。治牛皮鹿皮。致東京販鬻。八年雇清國人張尚有王直金。造鞣革。十一

## 隨筆紀程

## 卷六

三六一

年七月。并札幌製革場於此。設假規則十二條。十二年又建製革所於高砂町。十三年所製。毛皮三百二十八張。鞣革二千三百九張。是歲根室廳下。亦設製革所。明年貸付本區製革所於區民小川某。執其業。燧木製造所。亦在東川町。明治十二年建。初有玉林治右者。犯罪處徵役十年。慙悔改過。欲興一業以償之。明治七年。試造燧木。刻意潛思。四閱寒暑。八試而成。十一年三月。官使福山士族三人就受其方。是歲八月。黑田開拓長官至函館。議開工場。乃命治右作

器械及工場圖。明年築造竣功。十三年十月。特赦治右罪。給月俸三十圓。以興本業。所執器械。擬東京新燧社。皆用邦製。其材用土產白楊木厚朴椰子等。一日製三千担。一歲八十八萬担。其人舊役囚徒。今用良民。

製冰所。在龜田郡五稜郭外。明治六年東京府民中川嘉右所創。歲伐冰外壕。販鬻內外。函館冰之名噪於世。他有造冰室者。皆不及焉。煉化石製造所。在上磯郡茂邊地邨。石灰製造所在龜田郡上湯川邨。並

隨筆紀程

卷六

三七〇

明治五年建製紙所。在同郡七重邨。六年建鱈肝油製造所。在茅部郡舊兄邨。十年建。或屬官業。或屬民有。

山林

本道樹木嘗美矣。風氣漸開。人烟漸密。斧斤所加。瀕海漸見童山。文化中。幕府置函館奉行。諭龜田郡七重邨民。移植南部及樣似地方所產杉檜樹苗。後數十年。森立成林。一萬餘株。安政中。復植雜樹於各地。以防風害。及本使建。更設厲禁以培養焉。明治四年

移植松杉檜桐於札幌函館等處。札幌管内。禁伐樺楠刺桐槐櫻桂檜桑柘。其造家宅以椽爲材者。不在此限。六年頒山林處分法十二條於函館管内。尋禁私剥樺槲皮。札幌管内亦禁濫伐路傍樹木。明年設伐木規則。八年禁伐木於大川兩涯一里以內。以其或壞堤防也。九年移植松杉於函館地方山林。是歲根室管内泊船場。漁場。採昆布場。並立榜。禁伐木焚山。尋禁剥樹皮。十年二月。札幌管内禁濫伐良材爲薪炭。尋設山林監護條例。林木斥賣規則。分官林公

隨筆紀程

卷六

三八〇

林。以白川。簾舞。真古。茂內。上下八垂別。野津幌。圓山。及川傍道傍。屬官。上下手稻。初寒。月寒。輪厚。厚別。島松。屬公。是歲。頒野火取扱規則。官林斥賣規則。炭燒營業規則於函館管内。頒山林督理假規則於根室管内。十一年二月。裁各種樹苗於札幌偕樂園。杉苗於手稻。平岸。月寒三邨。移植七重邨所產檜苗一萬本於小樽郡。漆苗一萬本於有珠郡。六月頒布內務省所設部分木仕付條例於全道。仕付猶曰種植也。凡民借官地。栽之樹苗。及長大成林。官民分取其材。



謂之部分木。十月設山林原野調查條例。森林監護假條例。尋定山林監守人規則。十二年更正林木斤賣規則。以幌內煤田地方山林充鐵路建築材料。禁人民採伐。又禁檜山郡檜林伐周圍二尺以下稚木。是歲測量全道山林。札幌圓山開育種園。栽各種樹苗。移七重邨所產松苗二萬六千五百本於有珠蛇田二郡。派遣山林監吏於各郡。十三年定部分木植挿條例。札幌與函館間有異同。以地氣不齊。各隨其便也。

隨筆紀程

卷六

壬

伐木斷材。或斧或鋸。業有巧拙。器有利鈍。初徵信濃木曾路樵夫。執其役。明治四年。購伐木器械於米國。開製作所於札幌。六年雇其國人某氏。裝置蒸氣器械。七年鋸截船材於室蘭。十二年復徵木曾樵夫數十人。分遣札幌江差等處。傳其伐木及搬運法。十三年置器械於札幌厚別。以造屋材二萬二千百五十束。又造棧桶等若干事。是歲廣業商社。議舶致木材於清國以獲巨利。未果。

海運

本道四面皆海。貨物出入。特由船舶。寬政中。幕府命天文學者堀田仁助。觀星宿。辨方位。始通航路。抵厚岸。明年。近藤守重。山田嘉充等。抵擇捉島。巡視地形。尋遣大賈高田屋嘉兵衛。舶致米酒烟草鐵器衣服等。與土物貿易。土番大悅。至文化中。京都大坂函館下關各地商賈三十六人。造大船二十九隻。從是而後漕運漸開。明治二年。本使置咸臨昇平二艦。三年。付氣船庚午號於京都府民木邨萬平等。設廻漕會社。以運輸本道產物。四年。購氣船募留監號於獨國。

隨筆紀程

卷六

甲

列佐號於英國。尋改列佐曰辛未。是歲付帆船咸臨號於廻漕會社。改置函館港燈船。五年二月。購洋製帆船安渡號及瀛船明石號。三月。定本使屬船旗章。四月。設竿燈及浮標於根室港。五月。購氣船弘明號。稻川號。六月。設燈標於納沙布岬。七月。購氣船北海號。通漕路於東京大坂諸港。是歲。派人於清國上海。謀舶致土物相貿易。六年五月。使米國船工造氣船二隻。號曰玄武。曰矯龍。既而玄武矯龍二艦。各置大礮以備海賊。六月。購氣船雷電號。十一月。築森邨埔。

頭成長八百五十尺。七年七月。築燈臺於室蘭港。九月用弘明稻川二船。來往函館青森間。以供郵傳。八年四月。頒邦內廻漕規則。五月令全道曰。邦製船舶。不可以涉險。今後新造其載五百石以上者。悉用洋式。十二月氣船函館號。裝置大砲四門。是歲自四月至十一月。每月一次遣氣船玄武號。發東京。經函館。抵小樽港。爾後歲歲如之。九年四月。購氣船乘風號。七月設浮標於室蘭港。八月造帆船白峯號於東京箱崎町。十二月設浮標於手宮灣。長二百間。十年二

隨筆紀程

卷六

四

月。以氣船雷電號。與海軍省屬船冲鷹號交換。裝置大礮小銃。三月購氣船擇捉號。四月帆船白峰號。裝置大礮。十月築埔頭於高島郡色內海岸。建倉庫及監守所。又通小樽石狩間漕路。十一年一月。先是內地商船涉北海。載貨過重。動輒致沈沒。乃諭其載不得超允單。至是申令曰。凡載重。以船腹喫水一板為度。若過度則官沒收其貨。二月頒造船請願條例。凡造洋式船載五百石以上者。必於東京橫須賀等處。先納其費額十分之一。及工事告竣。完清其餘。其不

能即時完清者。聽經二歲若三歲折償。猶要家產富饒者二員代保之。尋聽其造於函館者亦準此。是月點官船六隻。應民請轉漕其物貨。四月令曰。本使屬船及雇船。得就根室岩內室蘭小樽四港。裝載土產庶物。不經船改所。直至海外諸國販賣。他官船民船並不在此限。是歲置小氣船於石狩口岸。以供小樽錢函漕運。十三年二月。築觀象臺於札幌。又建信號標於小樽。晝揭赤綵。夜點毬燈。使航海者望知風候。是歲架脚道棧於手宮灣。長一千三百二十尺。巨舶

隨筆紀程

卷六

四

卸貨不要脚船。十四年一月。設毬標於後志州茅沼灣。初本使銳意革船製。用洋式。至是全道洋式帆船。係官有者十五隻。民有百十隻。氣船官有十五隻。民有若干隻。

屯田

本道為國北門。則鎖鑰不可以不嚴。安政中幕府命奧羽諸藩。遣兵屯戍。因割予其地。及本使建。收地撤兵。明治六年。今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上屯田議。乃嘉納。聽開拓費外別給費用。七年六月。清隆以陸軍中

將兼開拓次官。總管本道屯田憲兵事。十月設屯田兵例則。尋造兵舍二百戶於札幌郡琴似邨。每戶授地五十坪。及農具什器。量口給餉三歲。以養蠶植麻爲業。餘力講武。八年三月。設屯田事務所。置陸軍武官。五月本道及宮城青森酒田三縣士民應募者。百九十八戶。移之琴似邨。設小學以教其子弟。十月造兵舍二百四十戶於本郡山鼻邨。三十戶於發寒邨。十一月定屯兵世襲法。凡屯兵死。其子幼稚未能執役。猶聽襲爲兵員。若無子及親屬者。以他兵子弟爲

隨筆紀程

卷六

四三〇

嗣。九年五月移有珠郡。及青森。秋田。置賜。宮城。岩城。五縣募兵二百七十五戶於琴似。發寒。山鼻。三邨。尋築蠶室於本郡對雁邨。及琴似山鼻兩邨。十年二月。薩州亂作。派兵一小隊於函館港。以備變。四月發一大隊。從役西海。六月募本道士族六百餘人。爲屯田豫備兵。駐營東京。七月設小學於琴似山鼻兩邨。命入學子弟。旁習製麻結網。又至蠶時。廢課程。專執蠶業。九月。車駕幸吹上苑。觀屯田豫備兵整隊列。賜金若干圓。是月西征兵凱旋。至札幌。論功行賞。配

祀戰死者八人於東京靖國神社。初募屯兵。約給餉三歲。至是更加一歲。以其出征數月。廢田蠶也。十二月設屯田豫備兵條例。是月築蠶室於本郡篠津邨。十一月餘夫多丁壯者。每戶增給地五十坪。三月建製麻。及曝麻場。於琴似山鼻兩邨。七月爲去歲西征陣亡者。建招魂碑於札幌偕樂園。八月移巖手縣募兵十戶於本郡江別邨。其舍模俄國製以防寒。農器倣米國製以闢荒蕪。因置屯田事務所焉。十二月派兵一分隊於勇拂郡。爲野營演習。兼監不帶準單獵

隨筆紀程

卷六

四四〇

取麋鹿者。後爲恒例。十二年六月設屯田兵治罪法。十二月定屯田兵役役期限。及地租免除法。其服役起於置鎮臺日。其課租始於服役後十歲。十三年一月徵俄國木工。模造胡薩克兵舍十戶於篠津邨。十四年一月。罷屯田豫備兵。停給餉於屯田兵官至少尉試補以上者。七月移青森。巖手。山形。三縣募兵十戶於篠津邨。總而計之。兵舍五百九十九戶。男女二千四百二十七口。墾田六百三十町。桑樹四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本。菓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本。牛馬

二百餘匹。貯金三萬三千八百十四圓。去歲收穫。雜穀四千百五十七石。生繭八十一石。屯田事務局吏員。武職。奏任十二人。判任七十三人。文職。判任二人。御用掛二人。兵員三百七十六人。喇叭卒十人。銃礮大小二千四百五十四口。彈藥七十六萬二千八十九个。蓋自屯田事起。僅經七歲。應募者歲增月加。其此為一大鎮。可據指而待也。據屯田兵例則。佐尉以下至伍長。皆準陸軍武官。頭銜署準字。其兵以歲十八至三十五。身材強壯者充之。伍長用為兵。經六月

隨鑾紀程

卷六

四五〇

以上者。軍曹用為伍長。經六月上者。曹長用為軍曹。經六月上者。下副官用為曹長。經一歲以上者。其行軍。五人為伍。一人充伍長。伍六為分隊。置少尉一員。軍曹二員。伍長六員。合三十七人。分隊四為小隊。置中尉一員。少尉四員。軍尉八員。伍長二十四員。喇叭卒四員。合百三十七人。小隊二為中隊。置大尉一員。中尉二員。少尉八員。曹長一員。軍曹十六員。伍長四十八員。喇叭卒八員。合二百七十六人。中隊二為大隊。置少佐一員。大尉二員。中尉四員。少尉十六

員。會計方一員。醫官一員。下副官曹長一員。曹長二員。軍曹三十二員。伍長九十六員。喇叭卒伍長一員。喇叭卒十六員。合五百五十七人。大隊三為聯隊。置中佐一員。少佐三員。大尉六員。中尉十二員。少尉四十八員。會計方少尉三員。醫官三員。下副官曹長三員。曹長六員。軍曹九十六員。伍長二百八十八員。喇叭卒伍長三員。喇叭卒四十八員。合千六百七十二人。

學校

隨鑾紀程

卷六

四七一〇

本道舊俗。獠狂蒙昧。松前氏時。禁其習內地言語及文字。寬政以還。幕府為政。始除其禁。安政中。函館市民松代某教子弟以書數。是為建學嚆矢。明治初置本使。詔問拓土方略。黑田次官對以遣人海外。博學諸藝之為急務。既而次官航抵米國。以書生數人從。三年函館人柳田某。藤田某。捐貲建庠舍。教授漢學英學。四年九月。東久世長官。黑田次官。連署請置使廳於札幌。又建學校。制可。乃延米國人和津遜氏為語學教師。是月建學校於札幌。稱資生館。置生

徒講國學漢學。聽官員子弟年十四以下就學書數焉。函館支廳亦興學校。講漢學英學。十一月。選女生徒五人。游學米國。其抵東京也。皇后召見賜物。

五年一月。徵化學師器械師本草師畫師各一員。醫師二員於米國。二月。分遣男女生徒十七人於米法俄三國。學農工採礦諸術。三月。建學於東京出張所。募生徒百人。分普通專門二科。其五十人官給費用。他自辦之。尋使土番男女二十七人入學焉。以讀書習字。及學樹藝牧畜諸術。九月。府縣學校停官給生。

隨鑒紀程

卷六

四八〇

徒費用。而本使所管東京札幌學生四百人。給費如故。是月。設俄學科於函館學校。十一月。改資生館。稱札幌學校。設漢學英學及書數四科。六年三月。廢函館學校。更設變則中學及小學。又聘俄學教師於俄國。九月。文部省令本道。鄉校皆稱教育所。是年。

皇后臨本使所。設東京農工諸科學校。賜書籍於優等生。七年五月。頒私塾規則於根室管内。十二月。札幌本廳置學務局。八年三月。函館支廳置學務局。世話掛三員。頒小學教則於管内。尋廢變則中學。建正

則小學。稱官立會所學校。七月。移東京農工諸科學。及女學校於札幌。稱札幌學校。改舊札幌學校。稱雨龍學校。十月。設公立小學於渡島州福山。規程悉準會所學校。九年七月。車駕省方。臨會所松蔭兩

校。賜物於優等生。是月。延米國農學教師維廉厄斯古勞氏等三人於札幌。議定學校教則。八月。以雨龍學校為第一小學。召各郡教育所及私塾教師。以授教則。又改札幌學校。稱札幌農學校。是月。大臣參議巡察本道。賜物於函館會所松蔭兩校優等生。賜金

隨鑒紀程

卷六

四九〇

若干圓於札幌農學生徒。十月。建觀象臺於札幌農校園。十一月。遣生員中郎某往法國。修器械學。十二月。根室支廳置學務掛。十年六月。札幌第一小學設夜學規則。十二月。函館人渡邊某等設鶴岡義學。教授貧民。十一年一月。改正函館小學教則。別設部落小學規程。是月。設教育所於札幌郡對雁邸。使樺太土番投化者就學焉。二月。函館支廳廢學務世話掛。學事獎勵委員。設學事取締世話掛。十月。建小學於擇捉島。十二年二月。黑田長官捐金千五百圓。助全



道學費。吏民效之。相競捐貲。札幌本廳亦給二千圓。並充學舍建築費。三月根室支廳。召管內學校教員。議定學事規程。四月頒授業法於管內小學教員生徒。尋設巡回教員。以鑒勤惰。十一月。函館第一公立女校。設女子手藝科。授年十四以上者。以織縫書數育兒等法。十三年改訂小學校則教則。頒之札幌及函館管內。其正則變則。隨地便宜行之。改教員為訓導。定其階級月俸。授札幌農學卒業生十二人農學士稱號。根室管內。亦置小學教員試補。施行校則教

隨鑒紀程

卷六

五十一〇

則。函館師範學校置教諭。定其階級月俸。據十二年表錄。全道學校。札幌管內。官立農校一。公立小學四十六。私立小學一。函館管內。官立小學二。公立小學四十一。私立小學三。私立商船校一。根室管內。公立小學二。而札幌農校尤為盛大。初設農校。黑田長官諭生徒。被服飲食。率用土產。不仰給他方。其學科。第一。英語。第二。記簿法。第三。動物學。解剖學。生理學。第四。數學。土木學。第五。重學。物理學。天文學。第六。化學。地質學。礦物學。第七。本草學。及園藝學。第八。

修身學。經濟學第九。農學。及農業。第十。兵學。及練兵。蓋先拓土事業所急也。

病院

明治二年。改稱函館民政方治療所。曰函館病院。又假設病院於札幌根室。派遣醫員於小樽石狩宗谷別海等處。以治民病。三年屬函館病院於東京大學東校。統轄本道各地病院。四年七月。設官立病院於函館。分遣醫員於壽都瀨棚等處。尋聘米國醫師查努維獨立氏。教授醫學。十月募貸費生徒。入學於函

隨鑒紀程

卷六

五十一〇

館病院。是歲以函館病院屬本使。設札幌病院出張所於余市岩內濱益留崩苦前靜內浦河幌泉古平古宇增毛勇拂沙流廣尾忍路積丹原田白老等處。設根室病院出張所於厚岸濱中網尻國後振別等處。七年罷札幌病院貸費生。改稱各地病院。曰出張病院。十年四月。始建公立病院於古平郡。十一年函館官立病院燬於火。遷之官舍。明年又燬。無何重建。改稱公立病院。蓋公立病院。及出張病院。在札幌管內者二十三。函館管內十五。根室管內九。而黷毒檢

查院不與焉。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六月。札幌管内。患發疹室扶斯者八十七人。而十四人死。患腸室扶斯者二百四十五人。而三十一人死。患實布的里亞者七十七人。而十七人死。函館管内患虎列拉者。十年有八百三人。而八十三人死。十二年有二百五十三人。而百八十六人死。患發疹室扶斯。腸室扶斯。實布的里亞者。合二十七人。而十人死。根室管内未詳。

開進會社 附

隨鑾紀程 卷六

五三〇

開進會社。係和歌山縣士岩橋轍輔創建。初轍輔見茲土曠漠不毛。歎曰。此豈不可闢為田圃乎。因欲設會社。藉衆力以闢荒蕪。與石川縣士長尾助信林顯三等協議。草定社約四十五則。蓋從事墾田。以十五年為期。而先分股集金二百萬圓。放債收息。半付股主。半充經費。及期滿業成。當得田四十萬町。既而遍頒社則。募同志。又請官助其業。明治十二年。函館支廳。於渡島州龜田郡爾志郡膽振州山越郡等處。授地若

千町。札幌本廳。亦於後志州岩内郡石狩州札幌郡等處。授地若干町。於是建廬舍。購耕具。畜牛馬。建第一會所於寺野。第二會所於乙部。第三會所於長萬部。第四會所於岩内。第五會所於花畔。十三年編計算要領。其法分執業年期為三期。各五年。初闢三千町。中闢三萬七千町。後闢六萬町。每町給費十五圓。凡廬舍牛馬雜費。以此支償。十四年設墾地分擔法。稱新墾組。置組長一員。組頭四員。犁夫若干員。初開社時

隨鑾紀程 卷六

五三一

分股主為二。曰自耕者。曰不自耕者。又分不自耕者為二。其遣子弟若家奴代耕者。給廬舍。經三歲。收其工費百分之十五。謂之一類代耕。其委託本社。雇役耕夫。算日給錢。謂之二類代耕。至是改其法。無論自耕不自耕。總稱為借地人。一戶貸付墾地三町。限以十五年。而官未定租額。則地代收什二。既定租額。則收其半額。獨第一會所。別設社耕法。授地一段。收耕費六圓。分其耕地百餘町為四區。每區置擔當者一員。耕

夫五十人。又日傭男女七十人。剷除惡草。於是募借地人於廣島福島高知和歌山石川等縣。隸之第三第四會所。得七十三戶二百三十口。既而移自德島縣者六十人。自廣島縣者二百五十五人。漸成聚落。是歲轍輔欲激勵人心。益興其業。移書朝貴及府縣官吏曰。列藩士族收祿以後。漸病貧困。論者動輒曰。懶惰放肆。不才無能之所致。不知士素有恒職。營生圖利。非其所知也。蓋維新盛業。雖由明君賢相勵精圖治。

隨鑾紀程

卷六

五

而士族竭力。其功居多。而貧困如彼。寧忍坐視不救。以待其餓死乎。僕不自量。廣募士人子弟。移之茲土。從事農業。以開活路。顧費用浩繁。未易給贍。伏願貴紳諸公。重四海兄弟之義。思風波同憂之喻。義捐貲財。以助吾業。規約具別冊。今不載。蓋本社以十二年六月廿一日。假置局於函館。尋設支局於東京大坂。社長一員。幹事四員。準幹事二員。社員二十七人。雇員二十七人。及新墾組四十三人。雇耕夫百二十三人。借

地人五百六十七人。總計七百八十一人。其會所五。在函館管內者三。而第一會所。別有出張所。在札幌管內者二。其地六千五百八十三町六畝二十六步。既墾者二百四十八町二段七畝。而播種者十三年有九十三町四段四畝三步。十四年有二百六町二段四畝十六步。其執業以日計之。五百二十一日。以人算之。二千七百九十六人。以牛馬數之。三千匹。右據本社第一回年報。撮記其要云。

隨鑾紀程

卷六

五

隨鑾紀程卷六終

隨鑾紀程卷七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秋田縣總說

秋田縣統轄羽後州八郡。南秋田北秋田山本河陸邊由利仙北平鹿雄勝

四川郡。治於南秋田郡秋田東根小屋町疆域

北接青森縣東隣巖手縣東南連宮城山形二縣西

瀕大海幅員東自仙北郡仙巖嶺西至由利郡松崎

二十三里二十五町餘南自雄勝郡院內嶺北至北

秋田郡矢立嶺六十三里三十二町餘其山脉來自

隨鑾紀程 卷七

一〇

陸奧劃斷東北會於中央而能代川注於北貢川流

於南壯鹿島斗出於西抱擁八龍湖地味磽瘠不宜

果穀沿海利於漁業本縣除角鹿郡外原為出羽州

天平寶字中置秋田城而州介居之稱秋田城介寬

治中清原武衡與從子家衡作亂據仙北郡金澤塞

陸奥守源義家擊平之後百餘年鎌倉幕府奏以安

達景盛為秋田城介知州事傳孫泰盛為執權此條

貞時所滅應永中安東庶季從陸奥來據秋田城因

稱秋田氏永享末秋田氏小野寺氏互爭疆壤天文

永祿間小野寺氏漸熾征服由利十二黨及六鄉戶

澤諸大姓關原之役德川氏霸天下收小野寺義道

地分封秋田六鄉戶澤諸氏授佐竹義宣以秋田山

本雄勝河邊仙北平鹿六郡元和中封六鄉政乘於

本莊岩城吉隆於龜田既而佐竹義宣子義隆割予

其地二萬石於次子義長曰秋田新田後改岩崎明

治元年分出羽為二州曰羽前羽後陞矢島邑主生

駒親敬秩列藩翰四年改藩為縣尋置本縣令併其

地加以陸中一郡本縣勸業事務初置生產掛於租

隨鑾紀程 卷七

二〇

稅部掌之八年太政官命改府縣職制因屬之第二

課明年分其職為四科曰勸農曰勸工曰勸商曰庶

務十一年六月選老農四十五人為勸業掛散居各

區以通信息十二月改第二課稱勸業課分為農事

牧畜報告庶務四科農事掌墾田治穀蠶桑植物漁

業等事牧畜掌牧場及牛馬蓄息等事報告掌農事

通信及造輸出輸入比較表物產表等事庶務掌礦

山機織諸會社及博覽會等事十二年從縣會議委

勸業通信於郡署每郡用老農數人為吏員編成年

報月報。以頒布諸府縣。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車駕省方。臨本廳。縣令石田英吉奏為政概畧。

### 勸農

管内水田種稻。歲收米百餘萬石。以舊秋田藩封邑居多。稱秋田米。而其質粗惡。視之他方。為最下等。價亦隨賤。今推所由來。蓋秋收之際。陰雨累日。不得乾曝。苞藏踰歲。微氣蒸發。頓變色味。黯如土塊。狀類麴藥。上俗目為柳差米。如平鹿雄勝仙北三郡。則山嶽四圍。風氣閉塞。春雪遲融。秋霜早降。比較他郡。耕種時日。少三旬許。收穫後期。輒遭雨雪。不特此也。其初刈稻結束。植棧畦畔。成井字形。倒懸所束。上稈下穗。經數日。移之宅地。層層堆積。成團壩形。每堆五六十束。若一萬束。蘊蒸臭腐。職此之由。藩吏嘗欲革之。未果而藩廢。明治十一年。本縣申請內務省。派遣勸農吏。設試驗場於仙北郡金澤西根郡平鹿郡角間川郡雄勝郡郡山郡等處。凡百六十九町九段三畝十步。以改治其米。名曰米質改良法。其方設大小完架。先懸束稻於小架數日。待稻稈稍乾。移之大架。曝

### 隨筆紀程

#### 卷七

#### 三〇

### 隨筆紀程

#### 卷七

#### 四〇

燥又數日而後藏諸廬舍。是為第一著手。十二年復申請內務省。用其勸農局金千五百圓。充稻架費。因命老農。就平鹿雄勝仙北三郡。擇地百九十八町九段五畝二步。以行前法。是為第二著手。十三年復請得勸農局金千五百圓。就前三郡及北秋田郡。擇地二百五十町。以行前法。雖秋收遭霖雨。不復腐敗。販之他方。其價增什之三四。是為第三著手。既而角間川民相議。集資造完架。乾曝藏貯。革舊法。名曰秋田改良社。隣郡各地亦欲效之。而民貧不能辦費用。因循仍舊。勢有不得已者。縣吏百方經畫。謀第四著手云。

植物試驗場。明治九年設之。秋田郡八橋郡。培養內外植物。其圃一町七段餘。十年加以水田二段八畝。移栽管内各地及他府縣良稻。至秋成。開種子交換會。後為永例。自是歲至十四年。本場所集單禾蔬菜五百餘種。而稻則四百五十種。品第其性質佳惡。栽培難易。收穫多寡。使眾人縱覽。有乞種子者。輒予之。初以本場褊狹。不能容庶物。且所栽各異土宜。遍設



之各郡。又諭人民。所在開設。凡三十餘所。曰自由試驗場。後增至五十所。蓋民設功用。優於官設。於是悉廢郡署所設。改稱本場曰育種場。多栽菓禾蔬菜。應民請以給其種子。若夫種子交換會。則召集自由試驗場委員及諸老農事者。於八橋邨第一勸業場。各致其所栽種子。每種分莖根皮葉花實六部。付注釋揭示場中。以供閱覽。而交換順序。則會頭先檢所得種子。使書手錄其種名及人名。付之會員。會員論定其品位性質。及培養土宜。會畢。從所請交付焉。

隨鑾紀程

卷七

五〇

邦製糖霜。盛於西南諸州。而皆用甘蔗。本縣移栽。不適土宜。以氣候寒暄異其度也。近者外舶齋來蘆粟。能耐寒氣。縣民間有栽養者。而未曉製糖方。明治十三年以南秋田郡中野邨地六段為試驗場。徵製糖師於高知縣。傳習其方。十四年設第六勸業場於同郡大久保邨。廣百餘町。移蘆粟試驗場於此。製藍亦盛於南海。而本縣產藍草。歲收八九十萬斤。製造粗惡市價隨賤。乃徵製藍師於德島縣。傳習其方。擇大久邨勸業場內地四段。種藍草。試其栽培法。

管內官地。荒蕪未墾闢者。八百八十九町一段六畝二十二步。其墾闢為田圃者。在南秋田郡諸邨。得五十四町七段二十六步。在河邊郡諸邨。得二百六十三町七畝。在仙北郡北檜岡邨。得六十二町九段一畝十六步。其民田通計九郡。得二千五百七十六町五段二十四步。而山林屬官有者。中興以後無厲禁。斬伐殆盡。今栽樹苗以圖滋殖。

牧畜

牧畜創於舊秋田藩時。初天保中。藩主捐貲飼馬。授

隨鑾紀程

卷七

六〇

業窮民。累歲蕃息。稍有贏利。後遭凶荒。病斃相踵。種類殆絕。郡吏相議。釀金索種他方。更開牧場。其在仙北郡田澤邨小和瀨野者。有馬百七十餘匹。明治初惟兵燹。經六七歲。未復舊業。既而本縣置勸業科。以管理之。大設獎勵法。或貸資本。或付馬種。管內九郡。開馬市四十九所。每歲自五月至十一月。集各地所產駒經二歲者。賣買。大約一日七八十匹至百匹。收價額百分之四。以為馬主共有資本。其收支決於畜產協議委員。十三年蕃息至一萬匹。其直金三十五

萬圓。蓋管內牧場四。北秋田郡有早口邨平瀧臺。大  
葛邨長部澤。仙北郡有田澤邨小和瀨野。平鹿郡有  
大松川白瀧。通計八萬二千餘匹。牧牛近歲所創。僅  
有二千六百餘頭。然以蓄息甚易。贏利甚多。有爭趨  
其業者。

牧畜試驗場。明治十二年所創開。在南秋田郡八橋  
寺內二邨。距縣廳十八町。其地南沿貢川。北限青森  
官道。東西丘陵。綠草繁茂。不止宜牧畜。亦宜游觀。場  
中所飼。洋種牛馬牝牡七匹。雜種綿羊牝牡十五頭。

隨筆紀程

卷七

十

係本縣所購。及勸業局所貸。十四年洋牛生犢七頭。  
其與邦種牝牛交者。生犢若干頭。洋馬與邦種牝馬  
交者。生駒七匹。並寄養民家。又用官金一萬圓。購良  
馬於巖手青森二縣。亦寄養民家。嚴立規約。以圖蓄  
息。綿羊質弱。動輒死亡。今健全無疾。生子九頭。足以  
見茲土宜牧畜也。

蠶織

蠶桑之業。所由來舊矣。文政中。秋田藩士有金秀興  
者。任度支。開拓荒蕪。栽桑飼蠶。建官署。置吏員。謂之

養蠶方。因聘善蠶桑者於米澤。購桑苗三萬本。栽之

貢川兩涯。及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等處。居數歲。其

業大興。施及秋田仙北平鹿雄勝諸郡。荒陬僻境。亦

莫不養蠶。天保中。饑饉相踵。散貨救窮。漸致衰廢。秀

興子秀安克繼父志。督勵吏民。復舊業。重修其蠶室。

在秋田郡川尻邨。橫瀨邨。仙北郡荒川邨。檜木內邨。

者。專製生絲。明治 中興貿易漸盛。乃輸之橫濱。

多獲贏利。九年本縣申請內務省。建蠶室於百三段

新屋邨。有桑田八町。以供其用。募管內八郡男女若

隨筆紀程

卷一

八〇

千人。習繅法及養蠶法。十年增築蠶室。試養野蠶。十  
一年使女生徒習製繅法。又養秋蠶。十二年分男女  
生徒等級。試其業。十四年應秋成社請。派遣卒業生

善蠶桑者。秋成社事具附錄。

販蠶連於海外。自明治元年始。五年頒布蠶種製造

規則。置大總代及世話役。以檢其精粗。八年更設條

例。併諸夥。稱六德組。置頭取一員。十年更分為數夥。

南秋田郡川尻邨。秋田町。土崎港町。河邊郡百三段

新屋邨。為川尻組。山本郡為秀安組。由利郡為本莊

組。他如河邊仙北平鹿雄勝四郡諸組。各冠以其郡名。而南秋田郡又有川尻別組。松本組。龍湖組。通計各組。歲製蠶連三萬五千紙。送致橫濱。販之海外。而川尻組所製。特爲外人所喜。

生絲之產。雄勝郡爲最多。而平鹿仙北二郡次之。如南北秋田由利河邊山本角鹿諸郡。專製蠶連及蠶絮。由利郡矢島町。有製絲機場。名康濟義社。士族所業。凡諸郡所製生絲。七千二百貫。供管內機場。而其餘輸於海外。以貿易焉。

隨鑒紀程

卷七

九〇

本土舊不產草棉。曩時秋田藩主購之上國。教民以機織。秋田織之名。漸著於世。又有橫手棉布。遍售於南部最上地方。明治初遭兵亂。其業頓衰。或欲復之。力不能辦。經費加以洋布盛行。不果其志。九年三月。縣士三浦某。謀大開機場。織紬絹。以資士族生計。借得官金三千圓。從事其業。而資本未贍。遂納之於官。乃增構其場。募男女若干人。教習之。又遣人西京。精究其法。十三年有開織物會社於治下長者町者。而官場亦趨盛大。十四年有教習生四十餘員。工人二

百員。是歲從秋成社請賣予之。不欲奪民利也。

土人多以分移桑苗爲業。而近歲養蠶漸盛。不能遍給。購之福島巖手諸縣。運搬累日。栽培愆期。明治十年栽桑苗於南秋田郡川尻邨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謀分移管內諸郡。規畫未定云。

礦坑

礦坑在東北諸州。以本縣爲最。蓋崇山深谷。紫氣鬱勃。金穴銅府。所在有之。其從事採掘者七十一區。未經官許者六區。直隸於工部省者九區。舉其最盛者。

隨鑒紀程

卷七

一〇

北秋田郡阿仁銅坑。雄勝郡院內銀坑。並屬官業。仙北郡荒川銅坑。角鹿郡尾去澤銅坑。並屬民業。而民業更盛於官業。尾去澤創於明治九年二月。獲生銅七十六萬六千三百五十九貫六百錢。煉得七萬千三百五十二貫五百錢。荒川創於十年六月。獲生銅十二萬七千二百八貫七百二十錢。煉得二萬四千八十六貫八百九十錢。

土瀝青。俗名臭土。寬政中。土人黑澤利八始知其功用。造油烟。歲久業廢。明治五年。其後嗣某復之。土脈

起南秋田郡槻木邨。連亘龍毛岩瀨二邨。據近日概測。其容積大約三百五十萬立方尺。他如同郡脇本邨。及山本邨駒形邨。亦有墳起地上者。蓋歐米諸國。用此鑿治道路。車馬不毀。霜雪不凍。十一年縣吏譯獨國舍密書係瀝青一節。付其試製法。近者陸軍省徵用其所製云。

石油多產於信遠越三州。本縣亦有之。其礦脈連亘山本由利南秋田三郡。近歲土人爭先採掘。至六十餘井之多。然大抵狡獪貪竒利。作輟無常。獨由利郡

隨鑿紀程

卷七

十一

小國邨。南秋田郡濁川邨。較有所得。惜製煉違法。火光不甚明。他鉛礦硫礦所在有之。寒風石產於牡鹿。七輪石產於浦田。砥石產於大葛及三内。皆可以資國用。但僻境荒陬。特病運輸。議者竊有望於開道路便舟車焉。

漁業

本土帶河瀕海。多產魚介。其漁場推山本郡八森岩館。及秋田郡船川北浦爲最。其魚鯔鯡鯪居多。兩郡所獲。歲得金十五六萬圓。而由利河邊二郡亦次之。

八森產鯪魚最多。其地瀕海。居民六百戶。歲製鯔鯪及鯪油。鯪粕一萬四千石。其直不下八九萬圓。鯪魚他州所無。故又稱秋田魚。多產於八森及南秋田郡牡鹿島南北兩岸。輸於上國。以糞綿田。歲得五六萬圓。鯪魚沿海無處不產。販鬻極廣。山邨僻境供膳食。其餘糞田畝。或搾取燈油。又有鮭鱒。網獲於貢川。能代川子吉川。歲得三萬圓。鯉鮒鰻鰻等雜魚。產於八龍湖。湖濱民業兼耕漁。亦得三萬圓。據明治十三年計表。管内漁利。所納稅者。原價六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圓。他屬漏稅。不詳其數。蓋細民貪近利。不顧後害。數罟密網。不留纖鱗。因設條例。漁具守制。如漁民戶口。網罟數目。有別表在焉。

物貨

土產物貨多品目。有司欲登錄作表。民疑其增稅。輒隱蔽之。難得實數。且分爲常產特產兩種。常產首推稻麥。特產推麻蘭生絲藍草。而諸品又有天造人造之別。明治十年開博覽會於縣治土手谷地町博物館。十一年擬內國勸業博覽會。以築南北本館。及農

隨鑿紀程

卷七

十二

業館。美術館。博物館。於八橋町植物園。其南北館排列礦材陶器漆器銅器絹帛。十三年開第三期會。更造會場。所陳物貨。凡一萬千八百三十三種。其千六十五種爲天造物。一萬七百四十二種爲人造物。而又有機器二十六事。今就人造物中。特舉漆器。所謂春慶塗者。製於山本郡能代町。北秋田郡大館町。仙北郡角館町。其衣箱茶棚什器。製於南秋田郡秋田町。其描金製於雄勝郡大館川連三梨等處。而能代製有飯臺架棚盃盒糖盆文房諸具。致之海外博覽

隨筆紀程

卷七

十三

會。得賞牌。大館所造。率皆日用家具。堅緻耐久。但工人拘守舊套。不解新製。販鬻未遍。因示樣式。以獎勸之。蓋本縣與他方。有無貿易。仰給海運。而初冬雪降。至明春雪融。風濤險惡。不見帆影。其船舶來往。一歲止七閱月。據去秋所造計表。其半歲出口貨船。一千九百四十五隻。其價九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五圓。入口貨船。二千二十隻。其價七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四圓。

學校

本縣習俗鄙陋。間有校舍。不過授讀習字。明治五年頒布學制。事不果行。六年開小學傳習學校。民始知向學。是歲所開公私立學。凡七十二。至八年有三百三十三。九年三百五十。十年三百八十。十一年四百十四。十二年四百五十。十三年增至五百零三。足以見教化之進步矣。頃者設學校監理。就學督責法。生徒面目將不久而一變。

隨筆紀程

卷七

十四

教則。尋召集管內學者。選補教員。授以小學卒業假證狀。七年創築校舍。名太平學校。更定教則。以八閱月爲修學期。初本縣別有洋校。以習英書。至是併之本校。爲置洋學一科。八年設上等小學科。選下等卒業生授之。更正教則及學期。九年八月廢洋學科。置變則中學科。改教授法。十月設女子師範傳習科。十年本校災。書籍什具皆燬。假置教場於秋田病院。更築校舍。明年竣功。稱秋田師範校。設師範正科。尋改中學科。爲中學師範豫備科。更革校規教則。十三年



五月築女子師範校成。於是男女兩學並立。生徒益進。十四年六月。本校復災。今謀重建。

女子師範校。在秋田西根小屋町。十三年所建。先是七年五月。授女生徒以小學傳習法。至九年十二月。更募集之。十年二月。分傳習科。為甲乙二部。每歲徵集生徒若干人。十四年校舍新成。縣令臨行開校儀。定職制章程。增訂校則。及附屬小學教則。

據是歲各郡學校及生徒統計表。公立四百六十三。其生徒男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二。女二千八百六

隨鑾紀程

卷七

十五

十七人。私立四十。其生徒男千九百四十四。女二百八人。師範學教員二十二人。中有米國人一員。其生徒小學師範科八十四人。中學師範豫備科六十人。附屬小學上下等二百二十一人。女子師範校教員十三人。其生徒師範科五十人。附屬小學上下等一百七人。

病院

公立秋田病院。創置於明治五年。初土俗庸陋醫最甚。管內業刁圭者。五百餘人。皆主漢方。一無可取。至

是設本院。醫師數人主洋方。就譯書講治術。七年廢

本院。更置之於土手長町。以縣稅及富豪義捐充其費。八年一月。改稱醫校。而病院屬焉。召醫生試業。拔其優者三十餘人。傳習洋方。及卒業授以假證狀。八月創築本校於東根小屋町。募集生徒。十二月廢醫校。復置秋田病院。隸以醫學局。十一年以嚮授證狀者。為附屬醫員。散居各大區。專主治療。十三年五月。擢全科卒業受內務省證狀者十六人。入本院。實驗其業。使之遍施治術。十二月欲增築屋宇。盛養生徒。

隨鑾紀程

卷七

十六

用金五千六百餘圓。以購院傍地三千三百九十坪。現今在院生徒二十六人。病者男百五十七人。女六十五人。其在他方旦夕來往受治者。男二千七百四十六人。女千二百二十人。通計四千八百八十八人。管內私立病院。在北秋田郡者二。在南秋田郡由利郡平鹿郡者各一。各郡罹傳染病者。腸室扶斯。實布的里亞男女合六十八人。其癒者四十四人。死者十五人。未癒者九人。通計死於他症者。九千四百九十二人。而係內神經病。及消化器諸病者居多。

秋成社 附

秋成社。本縣士民所設。專業墾田蠶織。初明治十年。有謀興議會。以張民權。殖民產者。會官廢士族廩餼。以金代之。名曰金祿。欲使其力食各就產業也。於是士民三十餘人連署上書縣廳。及內務省。請借勸業資金。未報。十一年衆舉羽生氏熟爲總代。稟請內務省。而氏熟縣吏不得離任。乃用山田純。山縣賴康代之。至東京。會大久保內務卿遇害。不果所請。既而內務省問其開

隨鑒紀程

卷七

十七

墾方法。乃上書答之。十二年八月。許貸金五萬圓。約經五歲後加利子三分。每歲折納。經十歲償完。而官地除道路溝渠外。皆貸付以開墾焉。經十五歲後償其價。又每歲六月及十二月。具申資金收支詳目。於是氏熟爲社長。瀨川安五。瀨川德助掌倉廩。以秋田神社廩廩充事務所。九月納公債證書於縣廳。請借金。許之。是月爲社員設救恤規則。及義倉規則。每員日貯錢一釐。以備之。十一月移本社於手形堀端町。羽生

隨鑒紀程

卷七

十八

氏農學所。十三年一月。佐佐木議官巡方。因具陳情實。二月具狀再請。未報。四月內務省交付五萬圓。乃償還前日縣廳所貸金。七月社長氏熟至東京。借得一萬圓。其償還效前約。乃充牧畜資。十四年五月。縣廳貸付機業資二萬五千圓。六月置義倉於社側。附以白田三段二畝。十一步。栽桐苗。現今本社貯畜。除社員贖金外。別有稻米三百二十苞。又有瀨川安五。瀨川德助。寄付稻粟五百苞。氏熟寄付金十圓。其墾地曰將軍野。曰大張野。他有蠶場機場。列於左。羽後州南秋田郡寺內邨。有官地曰將軍野。廣三十九町八段五畝二十六步。明治十二年請於縣廳借之。畫爲十二區。丘陵連亘。土多軟沙。宜栽桑樹。又距本社里許。尤便來往。乃封畛設堰。擬開一大桑圃。雜栽以甘藷馬鈴薯。十三年一月。雪車載致秋田市街糞芥諸物。一萬餘兩。併海藻敗魚。以充糞培。但地近大海。疾風時起。其栽桑。每株相距一丈二尺。樹下莖草方四尺。

蘊崇爲根基。四月購桑苗三萬株於巖手縣。栽之。爲嚴霜所傷。十存三四。尋築圍廠。置看守。養馬匹。是歲暴風不害桑樹。今有六千七百四十三株。

大張野在河邊郡。廣二百六十一町五段三畝二十步。明治十三年五月。請於縣廳借之。分爲南北二區。南區自寒水澤至雄島澤。約二十町。北區自大嶺澤至小嶺澤。約三十町。並是陸田。移社員五十戶。有頭目三人。掌造舍開圍等事。

隨鑿紀程 卷七

十九

十月農業師龍田退藏。至自東京。教以馴養牛馬。運用耕具等事。十二月置農校。募生徒。傳習農學諸科。借馬耕機器於官。時有田馬十六匹。田牛十頭。及牧牛八十頭。十四年一月設小學。以教子弟。四月興徒墾闢。至六月得田五十町餘。栽旱稻六段。燕麥四段。蘆粟七町。桑二十四町。大豆十八町。分付各戶。以培養焉。是歲製糖師牧野次郎吉。至自東京。教以製糖法。及蘆粟栽培法。初文政中。秋田藩開拓荒蕪。遭凶歉。不

隨鑿紀程 卷七

二〇

果。其地南北二里餘。而大張野邨山內邨。沿溪築堤。以開水田。本社以其多費少利。改爲陸田。以社員無產者充佃戶。五人爲一夥。置夥長一員。授以屋宇。現今有八夥四十八人。分居南北。每戶授地十段。半栽桑樹。半爲圃場。歲給金三十六圓。夥長倍之。又貸付五圓。充農具費。有所雇使。別給其直。蓋異日墾闢竣功。佃戶與助資股主。分受其地。爲永業云。其農校付以荒地三十町。設教則分二科。耕種爲本科。講讀爲豫科。

兼學二科曰生徒。單學一科曰參學生。分學費爲三種。曰社費。曰貸費。曰自費。其社費生卒業。分擔本社墾田事業。貸費生或參社務。不必責報效。自費生去就任意。若有所請。而參社務。亦準貸費生。本校屬地開墾耕種養畜等。教師命生徒各執其業。出納庶務。貸費生兼掌。而社長兼任校長。

養蠶場在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舊爲官業。明治十二年。本社請於縣廳。借其屋宇器具。及桑

圃二町九段四畝八步。約以五歲為期。歲納金百五十五圓。明年分付桑葉於社員二十二戶。養蠶專製生絲。十四年二月。又借屋宇器具。及桑圃二町九段十九畝。亦期五歲。圃一町。歲納二十五圓。別納百圓。充屋稅器稅。令算前圃。廣五町八段四畝二十七步。乃置頭目幹事。使社員堪力役者。移居以從事耕耘。五月分蠶室為七局。每局設部長一員。而生徒二員。雇役若干員屬焉。八月試養蠶生徒業。大抵婦女歲自十

隨鑾紀程

卷七

三二〇

三至二十五。及第者四等八人。五等四人。六等二人。各賞物有差。本場主製絲。其蠶連給社用。及社員自用。他不許多造。是歲用蠶連二十紙。飼養生卵。製九百十紙。洋商欲購求之。不售。蓋守社規也。

紡織場。亦舊屬官業。明治十四年五月。請縣廳斥賣。乃納其價。屋舍價金三百五十圓。機器六百六十圓。四錢四釐。準備什器三百五十八圓。三十八錢九釐。需用品百六十一圓八十八錢。

七釐。營業品一萬七百六十二圓六十二錢九釐。通計三萬五百九十七圓九十四錢六釐。於是移場於本社。置場長一員。總管諸事。別設染工所於龜町西土手町。有機器八十八事。職工百四十三人。使職司九人督其業。又設發賣所。蓋本場所製諸品。合算其經費與資本利息。是為原價。送付諸品於發賣所。經九旬則納原價於本場。以為例規。

隨鑾紀程

卷七

三二〇

據本社統計表。社員四百四十四人。其二十六人為職員。有社長。場長。加談役。出納掛。庶務掛等名目。資本十六萬四千二百十七圓。其三萬八千五百五十圓為分股資。六萬圓借於內務省。二萬五千圓借於本縣。其餘係貸借及寄托諸種。分賦諸業。各有定額。其他載前條外。又有仙北郡檜岡邨下野六十二町九段一畝十六步。河邊郡仁井田邨新中島二十四町六段三畝二十七步。通計三百九十四町八段五步。其墾闢者有九十五町八段廿四畝。又紡織場有秋

田織八丈織等四千九百五十二端。養蠶場有蠶連殼繭續絮生絲等。

### 川尻組附

川尻組。組即團結也。公會也。明治十年一月。秋田郡川尻邨。秋田町土崎湊町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士民相團結。以精選蠶種。輸之海外。十一年五月。官廢蠶種製造組合條例。仍稱川尻組。置事務所於川尻邨。有頭取一人。檢查員四人。勘定方兼書記一人。十二月遣語學生大橋

## 隨鑾紀程卷七

三三〇

淡川邨恒藏於伊國。學其語。以便貿易事。十二年二月。請於紙幣寮。造商標。以防奸偽。七月大隈大藏卿與英國人邊捏西氏來觀。十二月間伊國王族熱納華氏至東京。遣人贈蠶連十二紙。繭若干種。及桑圃圖。熱納華氏稱為良品。是歲創本會蓄積法。十三年謀輸蠶連於海外。頭取川邨永之助至伊國。與大橋淡偕從事販賣。至明年五月還。十四年二月。改置頭取副頭取會計主任加談役檢查員。按本會報告書。製蠶

## 隨鑾紀程卷七

三四〇

連有三難。飼養不失其氣候。發育不誤其健全。一難也。檢化蛾之強弱。察卵質之良惡。二難也。料販鬻之緩急。得價額之確當。三難也。然飼養製種。皆在於我。未足以為難。獨販鬻一事。不得不與外人較長短。而外人長於射利。實為至難。橫濱開市以來。一歲輸出多則二百萬。少亦不下五六十萬。信濃及米澤所產。大獲聲價。居數歲。一起一仆。動致折閱。亡產破家者。往往有之。而原其所由來。在於坐待彼來買。與不精選蠶種。本會痛革舊弊。加意選種。直輸海外。將欲漸復聲價。益擴販路。顧人情貪利惡勞。苟不嚴設規約。以防奸偽。安得成功。因定規則十三項。一曰。春秋開會議事務。而職員公選於春會。二曰。分植桑與飼蠶為二途。各異所掌。而採桑葉必擇其地。三曰。預定費額。隨所製蠶連多寡賦之。四曰。販蠶連。歲貯其價額百分之一。放債收息。以備凶歉。五曰。有圃一段。摘得桑葉二百貫者。為一股。授以股券。其未盈數者。付之假券。六曰。



檢蠶種精粗。有不合格者。輒焚棄之。七曰。製蠶連直輸海外。勿歷牙僧。要使外人知為良種。八

曰。遣生徒二人於伊國。專修語學。旁巡州郡以廣販路。九曰。生徒以三年為期。交番派遣。各修語學。兼致力販賣。十曰。蠶時派遣生徒巡視各地。未熟於法者教之。若所教不效。輒償其價。十一曰。蠶連繭子。舶裝失法。發生誤期者。痛加改正。務從良法。十二曰。生徒駐在外國者。電報蠶連解額於本會。得復書。然後結約收價。交付本

隨鑾紀程

卷七

三十五

色。十三曰。生徒卒業。歸則開校傳習之於會員子弟。十三年輸蠶連於伊國。果得聲價。不違所逆料云。本會職員。頭取一人。副頭取一人。會計主任一人。加談役四人。檢查員三人。製造工百四十二人。通計百五十二人。所造蠶連輸於海外者。十一年有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紙。其價金五萬三千四百五十圓零零九錢。十二年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一紙。價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圓三十錢四釐。十三年一萬八千六百零四

紙。價八萬四千零九十圓零零八錢。十四年二萬三千七百八十三紙。價金未定。

感恩講

文政十二年三月。秋田藩辨事商人那波祐生等。創設感恩講。以賑恤鰥寡孤獨。祐生稱三郎右衛門。家以織絹為業。慈惠篤實。為鄉里所推重。先是市尹橋本某。問以保嬰法。祐生夙有恤窮志。乃對曰。不必止保嬰。并賑窮民。某願先捐金百五十兩。又折納二百五十兩於官。買收官

隨鑾紀程

卷八

三十六

祿。以充其資。官祿所謂知行高者。知行米地也。高猶曰收額也。某許之。居無何。田中伊織代為市尹。祐生又說以方畧。且曰。此事至難。非祐生一人所能辦也。請與他有力者謀之。凡百事委祐生。勿問細目。伊織許之。乃與其友鹽谷善兵衛謀。拮据周旋。得同志七十二人。各捐金五兩至三十兩。而祐生更捐三十兩。與所前捐合。得金千兩銀十貫目。於是置年番七人。祐生為頭取。乃上書市尹曰。凡治下窮民。官賑恤之。頻年穀

價騰貴。生業漸衰。乃擁資產不救。殊背天理。今某等協力。集金銀若干。欲以補官惠所未給。請特許。并賣墾地為資本。其歲入半賑窮乏。半為蓄積。傳之永久。使衆庶感戴主恩。名此會為感恩講。藩制。凡田租收什六。而墾闢荒地者。不問士農工商。免租數歲。及為熟田。則丈量定租額。收什三。士族墾地謂之判紙外高。在農工商。謂之辛勞免高。祐生所請墾地。即是也。市尹以聞。藩主佐竹義厚嘉納焉。遠邇聞風。同盟者一百

隨鑾紀程

卷七

二十七

九十人。集得金三千兩銀十貫目。買收官祿二百三十石。冬十一月。市尹賞其功。賜重餅乾鮑。後為永例。會員又醵錢各二貫文。合得三百八十二貫文。買收官祿七石。供紙筆費。市尹亦授六石助之。是歲五穀不登。米價騰貴。窮民請賑恤。而本會方務儲蓄。未可輒散財。祐生與年番議。各捐金九兩以救之。市尹亦予米八苞助之。因設救恤規則。有告鰥寡孤獨廢疾及窮乏者。詳問其事情。一口給米三合。七歲以下一合五

隨鑾紀程

卷七

二十八

勺。自三十日至五十日有差。其老耄疲癯者。加以衣服薪炭。其職業亡資本者。授以器具。凡受救恤者。要竭力產業。若懶惰放逸。自速饑渴者。不復賑救。會員捐金。雖有事故不求償還。凡金穀出納。歲終清算示衆。年番雖歷數歲。不受俸給。至誠執事。莫或懈怠。天保元年三月十一日。正當去歲創會受官賞之時。乃奏神樂於矢橋邨山王祠以慶之。藩主賜以酒食。其後市尹授錢一萬貫文。年番相議謂。今受官錢。他日官欲借本會所貯。何以辭之。本會主旨在義捐相救。與官無涉。遂辭不受。是秋本願寺僧至此地。傳寺主命。贈其法財二百四十五貫文。二年市尹貸付錢七十貫文。曰。償還不問遲速。且不要利子。年番相議謂。去歲不受賜錢。今復辭之。跡涉不敬。且曰貸付。則非賜也。乃借其三十貫文。是冬築倉二字於本町第六坊。市尹寄付屋瓦門材。商戶每坊贈錢五十貫文。若三千貫文。又有贈木石者。其貧者力役助工。日數百人。初算經

費一萬貫文。及告竣。僅用五千貫文。以得衆助也。三年祐生請得曾寄市尹金四百兩。及利子。買收官祿六十石。四年官賜俸於年番。命以豫備倉穀充之。僉曰。本會所貯。一粒一撮。皆係義捐。安得自取。固辭不許。乃更納金。買收官祿補之。是歲又不登。民大困。乃發倉賑之。又養孤兒百二十人。有病不能來者。就給湯藥。以故治下不見餓莩。民免流亡。八年九月。祐生建議。欲擴賑救法於他郡。未果而歿。子祐章繼遺業。於是

隨筆紀程

卷七

三九〇

本會所有官祿三百八十一石。倉米五十石。通計四百三十一石。祐章以爲未贍。具申於官。欲使義捐二十兩以上者。身及其子得著袴。三十兩以上著上下衣。蓋藩制。不許庶人著袴若上下衣。及藩主納祐章議。布令治下。捐貲者百二十五人。集得千四百一十一兩。安政四年築會所一宇。祐章捐貲辦其經費。先是祐生歲納百金於藩。以充軍資。旣而買收官祿三百四十一石。以其入代之。及中興廢藩。所納軍資與本

會所貯。合得官祿九百一十一石。及稻種千九百四十石。明治六年。本縣權令國司仙吉。七等出仕島田泰夫。連署上書大藏省曰。近者頒令停給士祿。舊秋田藩所給名辛勞免者。悉皆停罷。獨感恩講所有仍舊不改。以其義捐金所買收主賑窮也。然據例格。亦不得不停。伏請天恩特代之以金。賜二萬圓於本會。二千圓於土崎湊町講會。永蒙其澤。初土崎湊町有邨上某者。倣祐生。與同志百六十二人。聚貲買收廩

隨筆紀程

卷七

三九〇

祿五十石。墾田祿二十五石。以資賑恤。亦稱感恩講。故并及也。七年大藏省授金六千圓。諭以釐革舊法。殖物產。資民業。於是本會得其五千五百四十三圓八十九錢。土崎得其四百五十六圓十錢五釐。九年祐章歿。子祐富嗣。十二年以所賜金。買田十一町二段一畝四步。歲收米二百七十二石。買公債證書三千三百九十圓。歲收其息二百三十七圓三十錢。視往年所收減其半。而窮民求賑恤者益多。十三年祐富與

吉川總右衛門至東京。上書大藏省。陳其情。土  
 崎講會亦同之。十四年省議酌量其情狀。特賜  
 金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圓七十四錢。乃付其  
 四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圓九十九錢於本會。其  
 四千五十五圓七十四錢二釐於土崎。自祐生  
 以文政二年始開本會。至明治十三年。歷五十  
 三年。受賑救者二百四十萬四千餘人。施米七  
 千十四石。金六百十五圓。本會所有。田十一町  
 二段餘。金五萬三千六百七十圓。米千八百九  
 十六石。而那波氏祖孫三世所捐金七千九百  
 圓。所買收官祿三百四十一石。可謂多矣。那波氏本武弁。世居播磨。祐生七世祖祐惠。天正中避亂本州。那波浦。因氏焉。祐惠混跡商賈。富累巨萬。其子春幸。從佐竹侯於京師。納資助用度。及侯移封秋田。春幸子祐祥亦隨移之。祐生其曾孫也。祐生有心計。以茲土多桑。欲養蠶織絹。文化十二年。借金藩吏。以招織工於上野陸奥。并購機器。大興其業。而織法亦出新意。販之都會。頗得聲價。十三年藩置織絹役。所用祐生為支配人。明年賞勞。算封內所產生絲價額。每金百兩課稅一步。以賜之。後為永例。先是。有司禁民售土產。事不果。行。文政二年。藩吏金秀與掌財政。祐生說以解法禁。招商賈。植桑樹等事。秀與納其言。使其主紡織諸業。不問出入。秋田織之名

稍著。天保六年。幕府行新法。凡士民不得衣帛。於是織業頗衰。弘化二年。藩吏委祐生子祐章以蠶織事。乃派人諸州學蠶。綾羅紗縐等織。法三年。祐章償還所借資本於藩吏。明治五年。官諭祐章致。致織綾各一匹。於外國博覽會。十年。祐章子祐富。致白羽二重。於內國博覽會。得花紋賞牌。

隨鑾紀程卷八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山形縣總說

山形縣統轄羽前全川。九十郡曰最上。曰東西田川。曰東西南北。曰山。曰東西南。

及羽後州一郡。海。治於南。山形。東隣宮城縣。西接新潟縣。南界福島縣。北限秋田縣。幅員東西

二十二里半。南北四十二里半。面積七百五十方里

餘。地勢東南連嶧綿亘。其邨山置賜諸郡。田野平沃。

圍以峻峰。而最上川西北流。逕田川。飽海二郡之間。

隨鑾紀程 卷八

注於酒田港。羽黑湯殿月山。與鳥海山對立。南北大

抵土質肥磽相半。民多業農桑。蓋本縣所管。舊為出

羽州。和銅中。割陸奥越後地十二郡置之。建府於出

羽郡井口。康平中。州人清原武則為鎮守府將軍。其

子清衡為陸奥出羽押領使。源賴朝東征。以葛西清

重為陸奥奉行。建武中。參議葉室光顯補國司。既而

足利尊氏反。遣其族兼賴。據最上郡山形。今南。郡。山。郡。子

孫稱最上氏。元中初。伊達政宗滅長井廣房。取置賜

郡。天正中。最上義光滅武藤基。取莊內三郡。田川。飽海。縣。引。

今無。引。尋為上杉氏所奪。十九年豐臣秀吉東征。移封

政宗於大崎。封蒲生氏鄉。以置賜郡。無幾又授之上

杉景勝。關原之役。景勝黨西軍。德川氏削其地。授莊

內三郡。及仙北於義光。元和中。最上氏禊封。授山形

於鳥居忠政。鶴岡於酒井忠勝。新莊於戶澤政盛。歿

後封建上山高島。後移。天。真。長。瀨。諸。藩。而上杉酒井二氏

各割其地。封子弟。曰米澤新田。曰松山。明治元年分

出羽為羽前羽後。二年改鶴岡藩為大泉。松山藩為

松嶺。移長瀨山形二藩。置酒田縣於飽海郡。三年廢

隨鑾紀程 卷八

之。置本縣於南。山形。四年七月。廢藩為縣。尋併諸

縣。更置本縣。及置賜酒田二縣。八年移酒田縣治於

鶴岡。改名鶴岡縣。明年八月。廢鶴岡置賜二縣。併之

本縣。縣令三島通庸。首振興學事。建病院。開道路。勸

產業。十四年九月三十日。車駕臨幸縣廳。通庸

陳施治概畧。

勸業

縣治有千歲園。置勸業試驗場。命吏監之。其地沿馬

見崎河。屢被水嚙。蕩為沙礫。明治九年。併鶴岡置賜



二縣於本縣勸業道大乃拓地修治雜植穀菜茶蘆粟菓木等皆內外良種試其繁殖十二年堆積沙石於園中央二十五尺伏鐵管吸引河水以灌溉設機織場運機器以水力又置試驗取扱場焉園內廣袤五萬八千三百坪建屋七十坪用資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三圓餘每歲試驗其費八百七十一圓辦以地方稅他雜費千二百圓以所收桑茶價償焉

管內官地屬太政官所定第三種者四十九萬五千一百十八町四段五畝十八步其千百九十六町五段一畝十二步貸民耕種其二萬二千六百廿二町四段五畝廿八步聽民採樵據明治八年至十三年計表官有荒地五千二百六十八町九段八畝廿步而民地經墾闢者二千八百三町五段六畝十六步今舉其在北邨山郡者東根邨民坂垣董五郎遇戊辰亂獻金二千兩助軍費使松前藩士不黨賊藩主嘉之授地六十餘町董五郎率其徒從事墾田成一聚落楢岡邨民細梅某原田某開墾最上郡舟形邨荒地得二十町縣令嘉尚貸金二千圓尾花澤長瀨林

隨鑿紀程

卷八

三〇

隨鑿紀程

卷八

四〇

崎東根諸邨民團結謀墾闢曰擴業社楢岡邨民喜早伊右衛門新開陂池以備旱災捐貲自辦其經費一萬餘圓東根山口河原子湯野澤林崎諸邨民亦造陂池尾花澤築石塘百三十間以防水害上柳渡戶邨造堰一千間以導河流其在西邨山郡初本郡多栽紅花油菜而近歲洋舶所齎來洋紅石油價甚賤乃換以桑茶現今養蠶者三千八百三十戶收繭六千九百十四石餘製茶者百七十五戶得茶葉一萬六千三百三十斤先是養蠶者販繭得利不知製絲之為最利後稍知其利模造上野及掛田所用機器凡九千五百八十五事

管內多產木材推最上飽海二郡他郡亦有等差而厲禁解弛斬伐殆盡明治十三年設樹苗園於南邨山郡上山北町多植法國海松樹長一尺餘又植檜柏樟樟等欲分移諸郡以充材用蓋管內官林六百十八所八千七百七十四町二段七畝餘樹木二百三十二萬九千三百七十九株又新種者二百四十四町二段八畝十八步其松杉栗檜桐五種凡五十四

萬四千四百四十八株。

牧畜場。屬官者一。在南邨山郡香澄町。養牛三十一頭。一在飽海郡生石邨。養牛三十七頭。屬民者十。在西邨山郡。北邨山郡。最上郡。西置賜郡。東田川郡。飽海郡。所養牛。北三百六十五頭。牡百三十九頭。其西邨山郡者。稱牧牛共隆社。明治十三年。三鄉常磐中鄉諸邨民所開。洋種牡二頭。邦種牝三十五頭。雜種牝一頭。割牛六頭。至今年產犢牡十一頭。牝十三頭。賣牡留牝。以圖蕃息。其在北邨山郡者。土生田邨

隨鑿紀程 卷八

五〇

民某所開。養百八十頭。官為貸金四千圓助其費。

管内物產。分二種。曰常產。曰特產。據十三年計表。常產以稻糯米為最。稻米有九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石。特產以棉花青苧藍葉楮皮為最。其輸出最多者為米。得價百四十六萬二千六百五圓。生絲組緒及清酒次之。輸入鹽居多。其價二十六萬六千二百二十圓。棉鐵等次之。

通覽本縣勸業方法。自明治九年併鶴岡置賜二縣以來。閱五歲。未得其宜。蓋專力土木。未遑他及。近者

諭部民。造製絲機器。官貸資本。種桑苗六十萬株。以勸蠶業。栽培蘆粟。製沙糖。貸付牛犢。興牧畜。於是眾知其利。靡然趨之。命分町邨部落。畫農區。設農事山林共進諸會。又用地方稅。購製絲器五百事。延教師傳習其方。置勸業世話掛。以開農校。教授生徒。設諮問會。討論利害。皆所以勸業殖產也。

學校

本縣初與置賜鶴岡二縣鼎立。設學育才。各異其方。明治九年。併二縣。首改教則。釐正規格。其學區取締

隨鑿紀程 卷八

六〇

及教員。亦加點陟。小學廢變則為正科。收支學費。付各大區協議。居數歲。更定教則。及學費徵收法。十二年太政官頒教育令。其徵學費。付町邨協議。此令始下。世謬謂。凡學業任民所為。官無所復問。於是童蒙或有去小學就專科學校者。乃設私學條例禁之。又開教育會。以議就學規程。罷學區取締。公選學務委員。設小學教員學力試驗法。其合格者。授以證狀。每郡建中學。著為常例。而其既建者六郡。未及建者五郡。他如專科及各種學校。則便宜設置。以從民情。每

郡置巡校吏以監督焉。治下又建小學師範校養成教員。十三年太政官更定教育令。現今議從其旨革諸規則。管內小學公立者五百四十九。私立者四。中學公立者六。私立者四。專科及各種學校四。歲有增減。然視之九年併二縣時。增公立小學九十六。公立中學六。而中學規模最大者。為西田川郡鶴岡朝陽學校。飽海郡酒田琢成學校。南置賜郡米澤興讓學校。初土人不知學校為何物。厭煩憚勞。百方規避。有司曉諭。漸悟其旨。是歲增建小學四十三。捐財助費者一

隨筆紀程

卷八

七〇

萬五十人。其金四萬八千二百五十圓餘。地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坪。役夫四千四百八十餘人。書籍三百五十三部。器具四百九十七事。視之去歲。增金三萬八千七百二十五圓。地千三百坪。書籍器具亦稱之。役夫助工最多。未詳其數。

啓蒙育才。在教員得其人。管內教員屬公私立中學者三十人。專門學及各種學者二十人。小學教員及補助員。公立者千六百人。私立者四人。較之明治九年以前。公立小學增七百十五人。率教員一人當生

徒三十人。三分五釐。其帶師範學卒業證狀者。九十六人。帶學力證狀者。三百三十人。其餘取長一科者。補助教員。在中學師範學曰教授。在小學曰訓導。教授月支金五十圓至十二圓。訓導三十圓至四圓。其補助員不定俸額。訓導三百七十八人。一月所支二千五百九十七圓九十八錢二釐。率一員六圓八十七錢二釐。補助員千二百二十二。一月所支三千三百三十圓十錢二釐。率一員二圓五十六錢一釐。諸校生徒。公立中學二百二十人。私立百五十七人。專

隨筆紀程

卷八

八〇

門及各種學二百六十九人。公立小學四萬八千五百六十六人。私立六十八人。較之明治九年以前。公立小學增一萬七千四百七人。如中學生徒。當時未之有也。十三年生徒有業超眾受特賞者三十一人。兩期試業受優賞者。七千七百十七人。蓋建學以來。閱七八歲。生徒漸增其數。而卒業者不過九十四人。以農商子弟稍長就業。或出為傭役也。然往昔山邑海鄉。人不識文字。不能自記其名。今牧童漁丁。亦或解讀書。足以見教育之效矣。

山形師範校。明治十一年十月所置。初山形及米澤鶴岡酒田等處。設傳習學校。養成小學教員。其改稱師範校者。始於此。十三年斟酌舊法。更定規約。增學科爲二十一科。修業二歲半。分爲五期。前四期爲豫科。後一期爲本科。而生徒限百二十員。一員月支金三圓五十錢。業成定期。補小學教員。不得擅離任。其學力未堪任者。爲豫備生。校內設縱覽書籍場。試驗理化學場。又設附屬小學。養男女童生。以試師範生授業方。女生裁縫科外。別置製絲科。十歲以上者。兼隨鑾紀程

卷八

九

習其業。開校以來。歷數歲。生徒卒業者八十五人。其職員校長一人。幹事二人。主記四人。教員有教諭。助教諭。訓導。准訓導等名目。男十五人。女十一人。生徒百三十一人。附屬小學生。男百二人。女九十八人。造校工費。金三萬三百九十二圓。用縣稅民費及富民義捐辦之。一歲經費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圓。用地方稅及文部補助金辦之。

濟生館

山形公立病院。名濟生館。初明治六年。邨山郡天王

人佐藤伊兵衛。悼其幼孫爲庸醫所誤。以爲醫司人命。其任至重。當推究病理。闡明治術。顧今無其人。不可以不置病院。蓋一以救治病民。一以養成良醫也。乃與族人長谷川吉郎治。請於官建之。既而經費不貲。二人力不能辦。請移之山形。藉衆力成之。參事關口隆吉嘉納。使典事興膳五六郎。九等出仕筒井明俊。專掌其事。七年一月。假設病院於山形七日町。諭管內富民納貲。得二萬五百餘圓。五月延米澤士族海瀨敏行爲教師。八年卜地香澄町。經始造築。以大

隨鑾紀程

卷八

十

屬河野通倫。及明俊董工役。九年五月。敏行任滿去。以新潟縣人長谷川元良爲院長。九月竣功。行開院儀。是歲今縣令三島通庸蒞任。見本院狹隘。不容衆。爲議增築。會院長以下有司。欲捐一月俸金。以助其費。通庸大喜。十年復以明俊督工事。因遣明俊及元良往東京。觀大學醫學病院。陸軍病院。及橫濱英國病院。參互考証。作圖還報。十一年二月。據圖築造。八月而成。明年行開業儀。三條相國書匾額。命以今名。又明年以明俊爲濟生館長。元良爲館醫。是歲改定

職制事務章程。館長一人。總理館中事務。副館長或置或否。監事二人。事務掛二人。醫局長一人。學寮長一人。藥局長一人。館醫館醫補。並無定員。外國教師掌授業生徒。兼療病者。產婆教授掛。掌授業生徒。兼療產婦。正通辨一人。副通辨或置或否。凡事務分上下兩款。上款聽命縣令。下款專決施行。而規約百條。設三局。曰事務局。分掌常務會計受付等事。曰醫局。分掌醫學醫務治病病室省病及書籍器械等事。曰藥局。掌調劑事。又醫學寮生徒。有貸費公費私費之

隨鑿紀程

卷八

二〇

別。其貸費生或有遺東京大學醫學部以學正科者。凡生徒修業分二期。自二月十二日至七月五日為夏期。九月一日至明年一月三十一日為冬期。閱四歲卒業。本館建築買地。其價三千三百九十三圓餘。辨償以賦金及富民義捐金。工費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一圓餘。辨償以賦金民費義捐。及諸種收入。斥賣剩物等金。所藏圖書。分十三門。曰動物。曰植物。曰礦物。曰理學。曰化學。曰解剖。曰生理。曰藥物。曰診察。曰內科。曰外科。曰醫事新聞。曰雜書。其器械。分化學。解

剖。診察。內科。外科等。又紙像。塑像五種。別有臟腑骨髒眼球胎兒死體等。其紙像。本縣人神保某父子所造。縣令使某至東京醫學部受指授。十閱月而成。精巧絕倫。嘗致之內國博覽會。得龍紋賞牌。後又就外國教師加修正焉。

據明治十三年計表。管內病院。及衛生費。通計二萬四千二百五圓五錢八釐。其一萬千圓屬流行病豫防。其千五十六圓四十錢屬貧民施療。其千六百六十圓屬民間衛生。其一萬四百八十八圓六十五錢

隨鑿紀程

卷八

十一〇

八釐。元本館經費。是歲以頻年惡疫流行。賜內帑千金。乃頒付本廳衛生課。及各郡署。放債收息。以供異日費用。

道路

本縣地勢山嶽四繞。三冬積雪。阻絕來往。春夏流澌。霖潦成害。而民俗固陋。不知貿遷。有無以殖產業。今縣令三島通庸蒞任。首圖開道路。築堤防。架橋梁。通舟車。以便運輸。乃設方辨經費。大起土功。其所開修。曰粟子新道。寬四間。長四里四町。曰猿羽根新道。寬



四間。長九里餘。曰磐根新道。寬四間。長五里二十町餘。曰本合海新道。寬四間。長三里十八町。曰三崎新道。寬四間。長十四町餘。曰小國新道。寬三間。長四里十八町。曰猪野澤新道。寬四間。長六里五町餘。曰金山新道。寬四間。長五里七町餘。曰關山新道。寬四間。長三里餘。曰早坂新道。寬四間。長一里餘。曰取揚坂新道。寬四間。長十八町餘。並告竣功。曰關山新道。寬四間。長三里餘。曰小國新道。寬四間。長八里餘。並未竣功。通計諸道長五十三里四十二町。役徒七萬人。

隨筆紀程

卷八

三

工費三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圓四十九錢三釐。其十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九圓二十七錢二釐。官帑助之。他徵於民。而粟子新道工事最大。

本縣東與福島縣接壤。從南置賜郡米澤至福島縣治。途經板谷之險。絕壁深莽。劣通熊蹊。縣令通庸欲別開一路。遣土木課長高木秀明。往察地形。秀明與米澤士人須藤兵八至刈安。命樵父獵夫先導。跋涉山谷。曝露七晝夜。索得二徑。其一自刈安歷赤濱。踰明神嶺達板谷驛。係慶長年間故道。其一從小栗早

隨筆紀程

卷八

十四

森東南歷明通鷹落達中野邨。並地險路迂。唯由刈安取別路而登。屹然凌雲者為栗子山。山東即福島縣。鑿寶山腹。尤為捷徑。秀明還報其狀。通庸大喜。決意開鑿。明治九年十一月。遣屬吏伊藤祐忠。與福島縣吏協議。設立條約。一曰。本業要便行旅通貿易以利兩縣。同心協力。務圖成功。二曰。本縣專主我管內土功。其涉福島縣者。與彼委員協議從事。今天未雪。豫畫定路線。待明歲雪消興徒。至十一月竣功。三曰。福島縣專主其管內土功。其涉山形縣者。與我委員協議從事。他同第二款。四曰。委員各擇有才幹者董工事。莫敢或怠。於是兩縣疏陳於內務省。得允可。明年五月。和蘭工師厄塞兒氏奉省命來檢察地形。且議下手方法。初栗子開鑿議起。僉意其徒勞糜國財。竊抱危懼。獨大久保內務卿信而不疑。及通庸布令。士民驚愕不應。因先開路刈安。使本郡男女助役。會西海有亂。訛言沸興。廷議或欲權停工役。通庸稟告內務卿。僅得不廢。乃芟荆棘。填澗谷。架橋梁。遇巉巖塞道。鑿寶寬三間。高二間。長三十五間。二閱月而成。

遂及栗子。金山皆石。難施鑿斧。因購穿石機器於米國。一器抵二十人力。時方雨雪。奇寒刺骨。通庸督工。力作不輟。既而用器頗熟。衆分東西。挾鑿山腹。日鏟數寸。積二歲穿竇漸深。一夕隔壁微聞聲。乃東西競進。轟然石缺。炬火自缺口迸射。彼此互見人面。不覺大呼曰事了矣。衆走報通庸。通庸拍手稱快。實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也。今茲十月三日。車駕過此地。是日行開道儀。賜金百圓。蓋自米澤經刈安至瀧澤約四里。地勢漸高。自瀧澤至栗子山。斬然峻絕。而

隨鑿紀程

卷八

十五

大路逶迤。削險為夷。優通車馬。總稱曰栗子新道。其實寬三間。高二間。長四百八十二間。自起徒至告竣。五閱寒暑。工費十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圓。役徒二萬人。吏員執事者。高木秀明。松井篤介。畠山融山。城親長。佐佐木奉光。酒井善助。中邨章重。邨上楯朝。齊藤篤信。毛利元義。小倉道策等。而秀明力居多焉。初通庸禱成功於受持神。至是建祠竇口。配祀以大久保內務卿。及米澤侯上杉治憲。侯闢荒殖民產。卿主斷不為浮說所搖。因歸美二人。不自居功。世服其謙。

讓云。栗子以東。福島縣所開。謂之中野新道。寬四間。三間。高二間。長百九十二間。曰大榎。長十六間。曰高平。長七十七間。其寬與高並同。前架橋梁二十六間。曰本縣。謀與後遣人察地形。算工程。前者允可。乃設工場。九年與山形縣協議。上疏得內務省允可。乃設工場。塞兒氏奉命至自東京。凡開鑿方法。用其言。然試之。實境間有不符者。其折叢石。穿穴七八寸。實以硝藥。而沙礫填之。引火一。轟然爆裂。而或方實以硝藥。火發穴中。或點火不燃。再往候之。忽遭爆發。工夫死者四人。傷者六十三人。若經費則九年所算。役夫二十六萬。諸費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圓。至十三年算之。所支給十二萬四千三百圓。超豫算五萬圓。以其地險路迂。工事延及數歲。物價高低不等也。今茲五月。內務省賜一萬百七十四圓。八十錢。二釐。助費。六月告竣功。

隨鑿紀程

卷本

十六

松岡社 附

松岡社者。舊大泉藩士同盟謀闢荒蕪也。明治四年。藩解常備兵。兵士謂商業營利。士類所耻。不如墾田耕耘。自食其力矣。舊藩主酒井忠篤壯其志。獎勵篤諭。而官亦加勸說。衆奮勵從事。分其徒三百餘人。為六隊。銷兵器。鑄農具。五年四月。請於官。得西田川郡橫內齋藤赤川三邨荒地三萬坪。植以桑苗。築堤五百間。防赤川漲溢。又請月山東麓田地得之。分其徒三千餘

人爲三十隊。每隊置首長。改造農具。夙夜匪懈。但其地榛莽蔽空。纔通兇徑。舉烽火相示。畧知方位。以開三大路。劃爲三十餘區。每區一萬坪。各異險夷。抽籤分任。八月十七日起工。是日身著簑笠。肩擔農具。成隊而行。觀者如堵。旣而伐木刈茅。作小舍。各宿其中。晨出昏歸。力作益勤。蓋田林地大約三十餘萬坪。其松樹圍六七尺者。每區有七八百株。盤根錯節。鋤犁頗艱。奮力不已。六旬成功。六年施行雪中運搬糞料。候雪

隨筆紀程

卷八

十一

消植桑苗。播茶種。漸進及高寺馬渡黑川三林。荆榛繁茂。墾闢益難。督責益急。社員或有不服者。訴於官。司法省遣判事早川勇。按問其徒。或縛或拘。物議紛起。背盟者相踵。然亦有固守前盟不渝者。勉焉不屈。闢地六十餘萬坪。七年太政官下符獎勵。賜金三千圓。皆感激泣下。於是合計前後墾地。得百萬坪。其所培養桑樹。一歲長生有。高至七八尺者。是冬造蠶室於後田松岡東。八年春落四字。又遣人上野島邨。學飼蠶

隨筆紀程

卷八

十一

法。得蠶連六十八紙。養之。製得八百餘紙。輸於橫濱。大獲聲價。五月北海道開拓使。請社員二百人。至札幌函館大野。一百日間闢三十萬坪。乃贈西洋農器謝之。是冬有告縣令私士族者。元老院遣權大書記官沼間守一。按問之。九年增築蠶室四字。會大久保內務卿巡方。召隊長褒之。是歲五等判事兒島某。按縣令罪。收其所付縣士桑苗茶種糧餉。罰士族違法者有差。士族俸薄。仰資縣廳。至是見奪。遂疏請資金。不報。而桑樹漸長。蠶室狹隘。乃乞得舊藩廐材。增造二字。十年春宮城鎮兵來戍鶴岡。以西海有亂。慮士族應之也。十一年官諭士族曰。舊酒田縣私給桑茶糧餉。理當還償。特憫汝曹窮困。假貸之。衆憂憤請獻墾地。廢其業。內務卿慰諭勗之。乃止。更從事養蠶如故。十二年以資乏。復請借金。未報。旣而松方大藏大輔。佐佐木議官等相踵巡方。並懇諭隊長。勉力莫倦。其後衆推松平親懷爲總代。上書內務農商務二省。請借金。未

九。

米澤製絲場附

場在舊米澤藩城外。初藩主上杉治憲諭其士。文武餘力闢荒蕪。務蠶桑。曾孫齊憲納版土。猶能繼祖志。益興其業。明治九年自捐貲一萬五千圓。開本場。面諭區長戶長及士族。募集三萬圓助費。使堀尾重興督之。又遣人東京及上州富岡。講究製絲法。斟酌事宜。專主實用。明年設甌窰五十座。水車抵百人力。十二年增為百窰。水車二百人力。然以貲力不贍。未盡用之。今用七十五窰。水車百五十人力。所製絲頗為精良。得賞牌於海外博覽會。尤為法人所賞。本場經費以四百七十六圓買地六千七百七坪。八千八百四十四圓造廠舍九百四十九坪。筭七十間。八千二百六圓設氣罐機器。千六百八十八圓購什具。四百七十九圓供諸雜費。合計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圓。就業三年。收支相當。去歲始得贏利六千三百四十五圓餘。

隨鑾紀程 卷八

九〇

隨鑾紀程

卷八

三〇

隨鑾紀程卷八 大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等屬 櫻井 安定	二等屬 川田 泰高	三等屬 佐野 其太	內膳課 山本 義方	四等屬 岡本 正通	五等屬 桂田 尚久	六等屬 山田 惟義	七等屬 樺島 信滿	八等屬 直江 重成	九等屬 金子 基三	同 谷口 胤弘	同 荒川 儀兵衛	同 五十嵐 榮助	同 加藤 兼通	同 小野 善助	同 牧山 義路	同 村上 光保
一等屬 須山 留吉	二等屬 磯谷 安兵衛	三等屬 桑原 政辰	四等屬 小市 親通	五等屬 山田 勝進	六等屬 小野 義近	七等屬 伊澤 英清	八等屬 竹中 公鑒	九等屬 永田 胤植	同 加藤 鳩八	同 楠成 允	同 井關 成允	同 伊澤 成允	同 大岡 金吾	同 三浦 重明	同 高柳 實行	同 有川 藤三
一等屬 小笠原 英武	二等屬 津田 長將	三等屬 葉室 俊頭	四等屬 三澤 義直	五等屬 村上 義直	六等屬 中野 義直	七等屬 大原 重武	八等屬 武藏 一枝	九等屬 高谷 忠	同 阪本 直	同 井上 良溫	同 洲川 親則	同 大岡 金吾	同 三浦 重明	同 高柳 實行	同 有川 藤三	同 木村 義三
一等屬 小笠原 虎雄	二等屬 山口 正定	三等屬 高辻 修長	四等屬 西四辻 公業	五等屬 東園 基愛	六等屬 北條 氏恭	七等屬 片岡 利和	八等屬 太田 左門	九等屬 藤波 言忠	同 廣幡 昌吉	同 平尾 錦藏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等屬 岩間 正久	二等屬 鶴田 範常	三等屬 大野 義規	四等屬 德大寺 實則	五等屬 杉 孫七郎	六等屬 堤 正誼	七等屬 兒玉 愛三郎	八等屬 伊東 方成	九等屬 岩佐 純	同 平野 好德	同 伊東 政敏	同 藤岡 元禮	同 石井 淡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等屬 岩間 正久	二等屬 鶴田 範常	三等屬 大野 義規	四等屬 德大寺 實則	五等屬 杉 孫七郎	六等屬 堤 正誼	七等屬 兒玉 愛三郎	八等屬 伊東 方成	九等屬 岩佐 純	同 平野 好德	同 伊東 政敏	同 藤岡 元禮	同 石井 淡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等屬 岩間 正久	二等屬 鶴田 範常	三等屬 大野 義規	四等屬 德大寺 實則	五等屬 杉 孫七郎	六等屬 堤 正誼	七等屬 兒玉 愛三郎	八等屬 伊東 方成	九等屬 岩佐 純	同 平野 好德	同 伊東 政敏	同 藤岡 元禮	同 石井 淡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等仕人	山本直嗣	與丁	一等仕人	植澤科義	二等屬	川上鎮石
二等仕人	松平范爾	同	二等仕人	田中正三	四等取者	武部可榮
同	渡邊敬宗	同	同	千代間椿一	十四等出仕	小柴定五郎
同	村上直在	同	同	植義堂	八等屬	高木隆德
同	近藤定義	同	同	國部喜良次	十五等出仕	元藤清馨
同	石井政義	三等仕人	同	龜富方	十六等出仕	桑島忠則
同	鯉淵政道	同	同	山上儀輝	同	佐野賴功
同	師岡新祐	同	同	山本義正	十七等出仕	片岡辰吉
同	竹內居易	同	同	野崎龜之助	同	福羽守真
同	吉田榮安	同	同	近藤四郎衛	同	野添市藏
同	南方雅介	同	同	勝山龜之助	同	瀬能雄清
同	丹羽長之	同	同	東數正	同	今村榮吉
同	加藤久治	同	同	植田増之助	馬丁	伊藤新吉
同	田中堅之助	同	同	橋本長衛門	磨方	三十九名
侍醫附	高橋良尚	御廳課	同	藤本寅之助	文學御用掛	六名
一等仕人	江口新	一等取者	山口融	武部繁	御用掛	児玉源之丞
三等仕人						

跋

余嘗宰秋田縣。後遷今官。奉

命屢赴北海。而近歲又從

駕省方。以故東北諸縣。民情物力。

皆能探知。川田編修著隨鑿紀

程。既舉。余所知。并及所未知。

披帙一讀。恍如重游其地。因憶

當時。余與編修同涉津輕海。

隨鑿紀程

卷八

跋

狂風怒濤。一葉掀舞。衆困頓嘔

吐。莫能自起。獨編修登危樓。

四顧賦詩數章。夫危懼顛沛

間。猶且不廢筆硯。況坦途驅

車。尋名區。訪勝概。記載累

卷。又何足異焉。然此書用力。不

在乎山水游觀。而在乎鐵路礦

山牧畜蠶織土木興造錢穀

收支煩碎。可厭處。與昔人游

記異其撰。故余跋一言。以誌

讀者。

明治十七年春三月

宮內大輔從四位數三等杉孫七郎識

川村正平書

隨鑿紀程

卷八

跋

明治十七年四月八日版權屆



瑞泉大任（墨庵）撰

雲遊文蔚

享和二年（一八〇二）江戸刻本

據享和二年（一八〇二）

江戸刻本影印



瑞泉墨莽師紀行  
諸名家畫圖纂輯

# 雲遊文蔚

全部  
五卷

江都山谷般舟樓藏版

雲遊文蔚

畫裡山水爲之過去，快可目真。  
山水爲如西水削，只生何謂也。  
弄真爲假，弄假爲真，與之皆。  
耳宜乎，此之爲之，生之款。  
如而當弄，釋事中有，無或臨。  
是乎，人對清風明月，心。  
以，賜舒，自，情，懷，之，度。  
遂，散，子，山，水，石，片，之，記，之，實。  
心，以，見，中，所，由，別，語，意。  
一，覺，之，友，夫，所，謂，真，語，哉。  
是，而，不，之，而，之，所，言，不，可，違，乃。

雲遊文蔚卷之五

序

一

新書自由新色

憲政庫由夏

源  
正  
識

雲遊文蔚卷之二

序

〇二

雲遊文蔚叙

余輩幹省我王行宮金龍之山而  
距山谷者一拘靈舍焉聽之更提海之  
士瑞泉墨弄尊有類敏卓絕儒  
林之翹楚津門之干城也智賢睿  
景慕於師之久僑居越傲焉之傳  
法院聖世四緣近良傑之而之其何  
栖乎此結環佩之際而紛纭歟

雲遊文蔚卷之二

序

〇三

掌不得參究貌右馬海徽猷著  
出要耶一日清間獨往獻主并外  
一見以所歸矣之逐惟夕不足矣於  
其學傳倘於之乃確實固依踐  
構鋒峻利之凌示與吾之神府  
資人之談柄南及蘭揚神樞秘顯  
憲章典謨子史偶有香壇泗水之士  
緝紳先生之候向亦淡如亦對

校應接不必俸平誘化緒存分三  
地未復以為不鮮焉也寬政己未表  
師將吊考如於浪速飄然國旨  
事收鉅囊茲乃儕輩三五遊游  
茫于塗所共歷涉勢屈及紀和  
攝泉山水若有約探勝國靈隨  
而國焉隨而華焉積成教終而  
後施之邇代則片玉碎金亦皆品

雲遊文蔚卷之一

序

○四

蒼古氣冥契之道靡不儼然勸懲  
之戒矣况紀斯以而視斯之內頁生  
死解脫之機外敷惻生慈德之厚  
始淺研精覃思有手于茲展舒  
三歎不始綴焉師嘗言如予之待  
偈辨倫不敷于名要巧唯是一  
場之遠至高興象暢所懷耳  
以故不囑辭裁乎我徒也且為其

風調也出六朝之域而入六朝之遊  
然至于塵表所居天地有步山  
水必假奇心曾蒙焉而不可經如  
與師相攝施繞於叢然俄然彼  
之辰華稿脫而離路源度手自  
筆蠶此編之題辭于漫美言  
之有實是社學之值親決治二  
根而且述梗槩耳仰望遭就

雲遊文蔚卷之一

序

○五

天推出之秋玉之禱  
享和辛酉春二月  
天台大僧都智賢撰

米菴河三矢書

其美觀乎。名辭。三。以  
不盡。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聖道文獻卷之一

序

〇一

其美觀乎。名辭。三。以  
不盡。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其美觀乎。名辭。三。以  
不盡。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聖道文獻卷之一

序

〇七

其美觀乎。名辭。三。以  
不盡。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文蔚總目

卷之一

發江戶經東道至伊勢

金明嶺記

行者巖

鳳來寺記

豐河記

勢中遊記

卷之二

伊勢經伊賀至山城

笠置山記

京都成壇院

佛跡岩

雲遊文蔚卷之一

總目

〇十一

遊磨寺說

遊金峯記

紀野山經和歌至和泉

卷之三

信達經左海至大阪

五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三首

五言律十一首

七言律廿一首

五七言排律古風共

七首

復待賢師書

與戶田公子書

與平安長講堂書

奉賀栗洲羽林南海公五十初度序

復金峯先生書

送僧讓賢序

連歌吊真序

祭平戶侯廟堂文

徵鬼和傳

舒鴈

鏡

卷之四

拔螢記

異類閒語

王制

檀那

吊真迹

伏水一兔

靈夢

隅田河

雲遊文蔚卷之二

總目

〇十二

記長明事

鶴沼哭婦

佛像論

遊羅瑪陀記

念珠

和同

非道行姪

養蠶

題隅田畫軸之後

卷之五

贈病

臨終三位

神道契

文蔚總目終



雲遊文蔚卷之一

東武 瑞泉墨斧述

北堂 鄒波賦耶類

叔有難化，將寢復何，帆通遇人之從，適趣收動，焉同盟促，我乃糾行，縈躡，遂發山谷，此行也，分衛囊鉢，一任縱遊，耳遂以己未三月初七期，五日大雨，六日下未先，侍僧而徑訪，後勝勝壽氏，茶果叮嚀，以充餒，觀兵初鼓抵小舟，街永井氏諸族，相殿行酒，祈願，予謝，聚纔就藤，半夜追還，恍爾，而

雲遊文蔚卷之一

○

而兵各肅，旅具岑岑，焉為不堪，餘急，拾布被，就若笠，以岐，則中飯，諸子太道，喧諒入，鯨頭，而酣飲，頃尅，南北分，手太，及願，餅葦，一武人永忠，直者為，諸子見，啓也，是南紀本造莊官，歸省也，此日天朗，霞駁，雲霄，都酒復，醺，愁金川，臺，晡時入戶，家驛，泊錄倉亭。

初八黎明，發戶家，道左錄倉，道有碑，太，此八里，而通，正所謂千杉林中，睹玉繩小徑，入，駭鳥而藤，澤登，藤，澤山一市，小栗家畔，而正門出，即驛中白旗。

雲遊文蔚卷之一

○

實政己未，六百有餘年，靡不曳，節之處，芳蹤，此設碑，未詳，焉右，吾妻，策以春秋，祭祀，祈，孩兒之，疥，有治，險云，而入梅澤山，夏月賞，掃花下，阪西，為小申原，領，過押文哩，小丘，狗為，隱見，波間，足柄之山，為武相之界，斯羅氏弄，簫之地，十里餘，又不行，民澤山，小雪，正西，接頭，高麗之，翠嶺，于行裝，已涉，酒川，入小田原，宿城外，清水舍，酒醇，晏佳，養微，二子相叶，時時曳，予之尼師，類。

初九寅，牌蒼頭，乘炬而板，函山，六七里，辨色上，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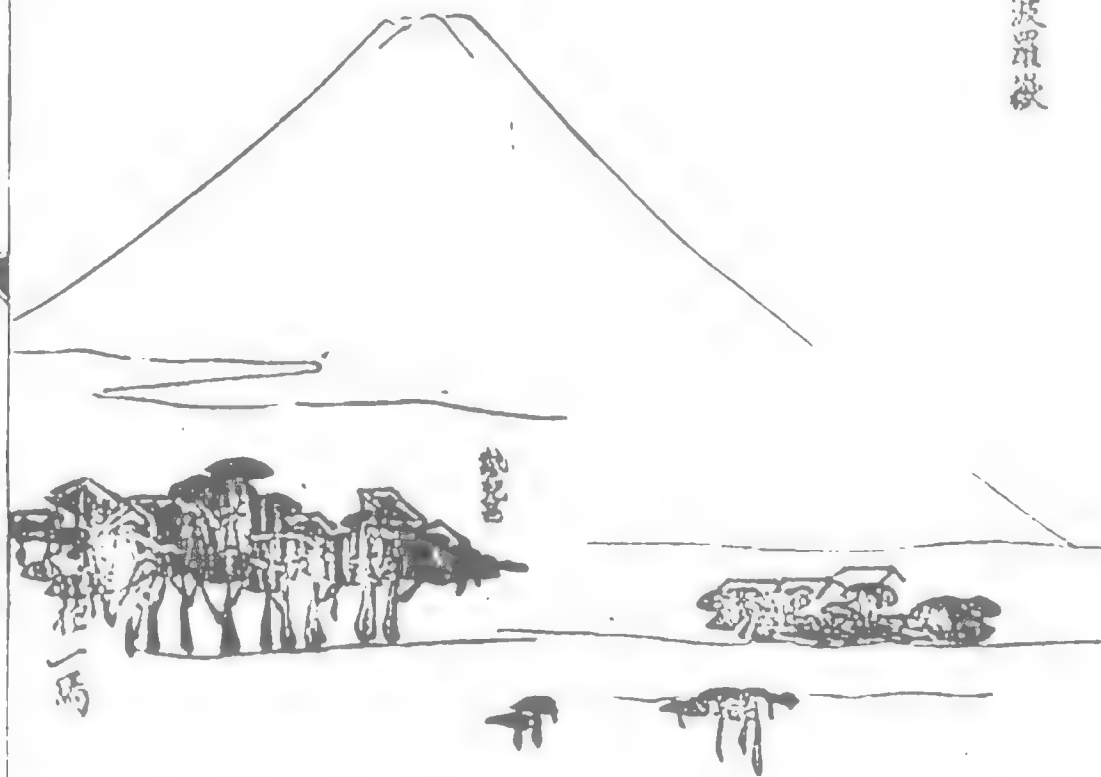
與山時聞。瞻寬直過三昧橋。左餘塔。澤通。潤。還。往。  
 日與半永言。游液賞。中秋於蘆湖。者數日。屈。指。殆。  
 十餘年哉。此日海氣。映發。紫嶺。氣。盈。峰。名。于。黃。鶴。  
 晚。晚。鳴。竹。裡。饒。舌。復。異常。暢。意。可。知。耳。殊。生。生。句。  
 誇。于。予。予。亦。思。詩。不。成。盤。旋。噴。笑。馬。足。軟。軟。踰。志。  
 阿。計。餘。原。之。峻。須。鳩。毛。及。搭。子。擲。轉。女。友。相。呼。相。  
 扶。援。嶺。鉢。子。口。以。擎。既。望。關。門。先。與。茶。店。埃。後。進。  
 重。生。此。奴。來。諸。子。相。繼。頻。賞。長。興。之。勝。將。入。關。以。  
 徵。生。授。予。之。介。一。袖。先。入。則。關。吏。識。焉。徵。生。尾。翼。

雲遊文蔚卷之一

○

于予踰曉而吏叔符曉焉既出則徵生汗額驟就  
 而公問故曰僕素以有罪懲雖乃以之矣聞議假  
 重惟不堪恐懼如犯者然者所於僕不誣也諸子  
 為之捧腹寧處聆長生徒沂湯本槽液故殿于予  
 之策卒不從為憾耳既抵文庫山是與排之國界  
 此際驚語益佳兵至下中頃樟杉鬱茂中人竟谷  
 導道是山中迫賊之卒也依側春秋二回日役千  
 夫春城出望虞之騎稍下兵今井坂正南峻極其  
 間轉畚家原諸邑怕惟失胸已南崖極美於函山

波羅嶺



中旦憩且第、陟陀、手出三陽、豁焉如過、舊刊識神  
息、叙定神祠西南得、一水、架橋云千資乃、享駿之  
封界也、薄莫舍、沼津虎窟亭。

十日排晚、右、視水野、侯治城、經神、寄桃李烟、燄路  
側、此地多、殖、椿樹、至、諏訪、頃、睹、千、椿、今、澤、遙、多、老  
椿、尚、春、寒、浹、洗、花、未、央、踊、三、本、松、投、于、波、羅。

十一、登、發、波、羅、阻、沼、水、當、發、真、面、自、獨、立、千、萬、古  
沼、水、以、南、太、野、四、谷、今、井、造、以、爲、北、面、增、庭、沼、之  
中、點、嶋、雄、小、峨、雪、巖、雲、裳、一、聚、一、散、翠、綠、圓、繞、案

雲遊文蔚卷之一

五

兀、出、天、外、常、夢、寐、個、尤、物、也、既、久、矣、果、望、天、造、之  
真、境、直、脫、却、關、左、擬、象、者、宗、是、壞、間、巨、觀、哉、漫、或  
一、詩、備、醇、醪、遊、證、耳。

顯、氣、風、雲、懷、美、容、天、衣、晴、雄、姿、跨、四、國、屹、立、排  
千、闌、如、射、銀、條、湧、崑、崙、素、影、清、朗、吟、往、哲、賞、想  
與、風、烟、行。

山麓有、一、邑、名、勢、兒、昔、白、源、幕、府、擬、遊、于、此、賦、役  
夫、慶、而、好、原、驛、占、有、上、巖、道、賦、入、松、樹、亭、午、餐、幸  
翁、滑、管、者、流、頌、吐、句、薦、杓、杞、施、萊、爲、獵、諸、子、回、酌。

本、經、度、焉、又、附、而、由、岐、松、崗、極、富士、河、水、源、信、之  
八、嶽、出、而、經、甲、之、諸、水、來、此、日、輟、流、容、易、涉、而、岸  
淵、通、城、元、祿、中、通、下、路、今、乃、不、然、云、從、蒲、原、過、江  
尻、原、邊、古、稱、太、古、浦、從、此、至、由、比、水、比、屋、嶺、次、既  
上、薩、埴、嶺、渡、沖、洲、而、回、望、芙、蓉、出、頂、露、肌、春、烟、集  
集、變、態、不、可、極、也、跪、居、沙、上、似、養、生、之、手、援、奇、狀  
轉、筆、則、衆、奇、陰、映、俾、吾、曹、殆、擲、筆、驚、呼、哉、則、罕、臨  
碧、溪、不、忍、遽、去、野、人、似、從、我、偕、追、諸、子、宿、與、津、有  
中、屋。

雲遊文蔚卷之二

六

十二、辭、後、上、清、見、之、巖、斜、下、美、保、原、洲、上、六、里、幅  
殺、其、二、有、一、小、祠、疑、祀、天、女、靈、耶、傍、視、羽、衣、松、是  
蓋、才、之、誕、耳、此、間、至、細、井、之、靈、傍、仰、坐、當、巨、觀、哉  
遁、左、云、平、川、田、間、有、一、水、畔、做、燒、池、土、人、以、燒、湯  
沐、水、底、灘、又、或、投、香、煎、粉、祈、小、兒、咳、嗽、有、治、驗、上  
午、東、風、栗、冽、飄、沙、石、積、面、諸、子、取、醉、而、行、意、氣、尚  
豪、雄、予、與、栗、生、老、骨、不、堪、春、寒、砭、肌、耳、從、是、而  
西、北、入、山、者、十、餘、里、云、太、內、邑、概、景、時、之、衆、馬、出  
處、稍、西、兵、邑、云、土、知、澤、乃、良、馬、指、墨、出、於、此、東、福

開祖聖一國師之俗鄉系氏今尚存云予忘其名  
姓久能之山竊東南隅過府中城驛營中遙望巖  
機之翠安部水將涉乎驛兒指木枯叢於河北既  
涉歷半崖微解左度諸邑憩勒古岡部十里餘抵  
宇都嶺平越之左路云為徑嶺上花樹漫條攢人  
面而蜚踰幽踞巖角行誦西公夢現之什余神陽  
甚諸子亦稱快遲遲當良位屯雲送風皆云雷雨  
之微俄頃趨雨霏霏山花隨紛氣遠雷應衆竅又  
為之增一觀空花之中簷豈不掩意氣揚揚與天

雲遊文蔚卷之一

七

鎮相肩而下至橫谷頃風漸微雷雨亦霏歷千斛  
陟一晴一陰不可收雨衣為雨行之奇徒步西行  
堂予特考西公嘉遯蓋有感此俗諺憲清少小讀  
書好管絃精弓馬獨遠和歌辭天仁上皇保延三  
年遂風志遂出禁籠普歷海天下文覺何述西公  
之通通乎嗟乎好名之人不受千金欲利之士不  
捨一鉞師之於銀猶輒受焉即棄矣殆追其蹤者  
以文覺之強直也猶一見望風而復或憶其所乎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是之謂乎嶺上掛一字就

天氏

金明嶺



長頸而安。地藏尊不知誰之作。濟化大有現證。蓋下兵橫殺之界。刺比奈河以爲田中領鄉民。石川氏祖先是迎豐公求征。以獻水火及馬。爲公手自賜。所着錦袍長四尺。分截錦彩而裁縫焉。所謂陳羽於梨者也。鬼鵲路側見一葉竹。是神祖出軍糧。處土俗呼勝選。蓋自藤枝而青嶋烏帽山去。此不遠云。以道悅邑。彌田中而嶋多野。黃昏沒太櫛河之中心。駿遠之國界。投金谷朱芾舍。

十三東。燭饌向黃花夜。經中山。左領阿波。徽寺。號。雲遊文府卷之一

九

觀音傳道有靈。變野史載覆覓之說。不足搜惟此山乎之老耆。踉蹌者再至。曳筇也。豈不歎誦西公所謂命矣哉。之真率。抵志保井以西。爲掛河之封地。奴女哩河。今水涸。可知者稀耳。休于山波奈。凡二里程入掛河。廻太田侯治城驛。應比比皆足。餘處既出涉。二湍水從此而北。馳田徑。所是秋葉山道。殖石燈一雙。金銅華表。旁構廈屋。役于武江米本氏。再脩治。土力夫相聚。忠直素所識。與諸子入治場。回脈移。暴斜入山阿者。西北三里許。植白芭

既拔山洲。春光網綴。參浪葉蒼盡。俾吾畦服。耶道山徑左抗而出。平坦又入而又出。爲本鄉道。石長福寺二里。而爲通馬首已西。又敢不行。予固蒲質不堪健步。此日懼峻峻而塗。貨藍輿來步。一任于奇觀。日僅三竿。武生族予於吸中云。諸子先既進。相德相繼。誤踵小渠。楚痛甚。不能相尾。耳聾以師之轡。扶焉師或試步。予聆武之言。憐爾遂下而慰。相德生。誼遜忍痛而回辭。是不質耳。遂隨相之騎行。素知不微。痛敢及翌也。路殆峭。磔未望秋祠。

雲遊文府卷之一

十

之山問之。村老在明日之午云。得母里河。擇渡可厲。上未投于山驛。植浴矣。師後撫枕僚倒山中。佳趣。帶意劇。微鬼時推牖。春月。臘滿坐隅。舉勝之金波。頗數斗。昨之東道行旅。絡繹野寂間。復可厭。朝來已發。金谷入。祭嶂則山水明媚。殊春曉。况山錦春夕之美。豈不孰之人乎。追得續斯文哉。凡從母里而渡。淺湍處四十餘春。夏厲揭。秋冬架橋。要是一湍邑。水源又中。雷迂廻之滯滴乎。

十四山行迂曲。經黑石西。股黑田諸邑。而三倉家

民稻葉氏之居駐神祖，時有故賜，采邑至三倉，  
 鄉薦上懸蜂房，豆二尺餘，長半焉，蜂蜂亂飛，不可  
 驚，通一里許，而大日峰在田北，此十餘里寺觀，  
 金剛學傳，密乘，長日修，謀摩，而奉秋祠之處，而日  
 峰與秋嶺，其除廿里，而近稍下，有津通，假橋入一  
 邑，是為一端，從此而峻，益多人，或云自非至秋麓，  
 以有一下物，諸子聆其言，尚勉餐而進，凡母里，而  
 至此際，約廿四五里，拔太寔，撥密篋，篋上者，三里  
 羊腸，蹶蹶出，于太能望極佳，一登一下，靡不復佳，  
 處稍賸，山間燃菴焉，而為茶苑，此邊殊養教，而駿  
 茶，以富士郡為佳品，其餘二國之茶，雖名于關東，  
 多遠而出，于駿者什八九，云時茶氣每肯未視其  
 摘處，行視，擗牙之前，已經古奈良耶須嶺，氣鬱人  
 衣，此峻異，倍前，昂昂扶，惟要，時之不失耳，亦松攬  
 假，蓋處處，憑巖骨交，幹起，春滿先後相呼，周旋其  
 間，不顧，雖兇徑，以帝結幹者，左右若匹，練不知其  
 故，迫是昨丙午，春落秋祠之懷，關之西，東士女蟻  
 步而望焉，有夙願者，結帝於路側，而先告秋山，以





爲慄慄云，一顧轉則四方額焉，咭咭左徑環脫，始望金明蒼翠鬱勃出，我尋之間，神飛恍惚呼之，應相答，耳盤回六七里許，不問嶮峻，策意而前，手稍跋也，至廬山花燃于壁，烟霞布置無不抽節，稱快焉，下于乾邑，是本田侯封邑，小澤氏者，釀釀藏環列邸中正路通，其間開酒店，旗幟標門上，俾吾徒惘然，遂入店探囊盡一大白，予試窺厨下，亭長憇論我，薦煎茶，野果復現，呼錢神，予草草裡面出，則梵宇現，瑞臺寺前一水憑地名，又名折海河。

雲遊文蔚卷之一

○七

金明嶺

維神之不測，自遠之，莫測原駕，玉面左劍右縛，相然昇，羊角遂入，坤位巔，鎮火擎符以除，秋後，突豈起鎮防火燭，哉垂蹕，手太東，域設法洽濟，威摧自，在力王，臣景仰焉，黎庶飲氣焉，奇驗日新，猶水之赴，經，祝之，靡草，可謂炎德矣，慨寺云秋葉，以佛心爲宗，樂予未詳，開山祖，始，睹華表姑，塚，榜題記。

雲遊文蔚卷之一

○十

嶺稱已而，益上者三里區，寂勝關，方面山，書一二題字，蓋依寂勝主經乎，既而三里云護國巖，筆致勁勢可見，第三華表左右，於銅燈一聯，蛇龍之勢，彫得而佳，無下申上者，百餘級，正殿十一面，大士左腋別置秋神殿，祠額莊然，蓋近時再營矣，就入本院，浴室異常先，諸昇內殿，寺僧云，日已暮，其清晨相引，時與忠直田長出，矣，山濤微客衣，開月清輝射靈樹，祠前石燈籠一點，火無數，燈影煜焉，照物外之幽，徘徊多時，列又，競還，聚，擁紅燭，剪燭，薦。

然心口漱淨，統堂拜懺，焉，星餘辭而各，摩，裏，開出，矣，時寬政己未，春三月十四日，來都，頓證翁，置筆記，十五陰雲覆塞，不睹前程，下路與昨之峻，伯仲，矣，加以白雨，右澤水二流，意盡，倪焉，下三里抵，犀之河，畔，是天龍之上流，纔碧石上，叫舟少焉，南涯來。

河心回望秋嶺隱見陰雨之中雨力頗急由掩  
雨具踰一谿入山舍街雨復驟至鵠阿麻留路愈  
峻望愈奇十里許而宇牟那阿馬足憊且飢焉邑  
名何引阿之行是僻遠之固耳路傍老杉奇狀應  
千載之物土人名熊野杉右旋入鵠摩邑而神澤  
入野亭餐又南轉左折拔者名杏於梨阪最巔不  
可馬躋嶺不知何山上最高頂有茅店披襟而休  
淵響忽鏘然隨鈴而鳴玉璫予復密愛多佳欲諷  
而植鈴動又將失足已時驄馬驚林端出焉略知  
村落之通聆之稚兒輩吾家賜以二月念三生云  
驛焉從兒歸家踰杏於梨之西二里程鬱茂兵爲  
駿遠之界川上邑西數十武一溪架獨木爲橋水  
脈亘五尋木狀一奇不爲危而石摩鵠摩木比良  
之地峻極矣諸子口峻而不歇予亦疲呖于石十  
二里踰須耶摩泊村屋僻甚矣被中頻窅呂安明  
日命駕之行諸生未就正寢倦疲而卧輒息嗷嗷  
如雷

十六發須耶摩三里入山路路不太峻此際何惟

行宿巖

鵠摩阿山峻



迂平四於九折既而穩比之昨霄壞耳抵細河  
水之沸急清潔可滌吾鉢左壁崆而數百武蝸蝨  
翁食烟造鉢葛衣鶴髮特避秦之人不乎不應問  
地勝要是聲啞之夫孰持肯運不付嚮溫黎妙心  
憾逸會坐者乎訶訶稍下大野鄉市頗鱗次州縣  
利於交易一水南可厲名阪數川此水逸參之吉  
田東入海又運旋拔風來之山者六里許

行者巖北故得此

既拔巖紆者六里岷乎蹀手墟神初王兵又可左

雲遊文蔚卷之一

〇七

登之巖尚巖壁立十數丈幅殺二之一熟脉則突  
兀一大巨石而高於檜梓之中岷立者也石相率  
偕海巖與所在茲山澤之物大殊焉壁下小店  
有野醉不飮餌飯茶復類白湯各盞一酌而前焉  
予何得勉強然不可得拱手吟噫尾忠直之壽獨  
養雪失色頗懷怖畏竊問之店夫曰有迂回間還  
耶夫曰無矣諸子聆養之言捧腹絕倒且勵曰桑  
弧丈夫致千里何憤個之岷乎養特有懸乎乃決  
意而前先登者撫掌嘆巖上藤蘿不生亡手之可

捫惟擇足之可托板若足之失尚移縣于巖廂是  
以先後亡常欲罷下亦不得擲杖覆筌不可仰不  
可俯正青腹行四支互披猶蜘蛛踰壁中之狀稍  
休半塗則不改易四大而呼耳既而抵巖廂廣可  
布百餘席巖上下臨於壁下又不可得案一奇兵  
蜘蛛輩先後移剋登聚賀壁中無害抵笑巖頭未  
張皇羅網故無血食耳西隅小祠不識何神後右  
登者里餘

風來寺記

雲遊文蔚卷之一

〇八

貪適其罪斯吾之貪貪復匪直也貪曠羊懷烟霞  
痼甚於茂陵之渴耳偶被一唱導化發西游之行  
連秋嶺風來之勝實囊中之餘算哉攀躋自東北  
平既登山板正西置琉璃光殿諸宇羅列其除地  
屬設樂郡山曰烟巖風來其寺號也嘗依鍾舍武  
衛所願脩建三層塔聖太閣遠遊東道于此停今  
命煙山諸殿委落成神祖尚不改舊觀附佛食  
若干山再營森如大備兵予欲款寺僧而考訂舊  
聞草平不果徊翔貪奢望多時所先歷亦皆竊于

彩霞之際東南十里如六七里萬頃之新千嶺之  
 嶺一瞬盡焉凭老松踞瑞雲巖石談予之來承  
 堅也神意豁予諸生收收焉或生小魯心既就下  
 路下堂駐烏僧舒舊史說密什溢辭喋喋如勢殿  
 觀夫然何為渠擁懷中孔方之靈耶可厭已下磴  
 道數百級子院星列孫巖數點蒼苔奇毛如定坐  
 觀想如風誦如噴虎密如在老樹裏上古占妙境  
 奇絕也鳳鳥來儀于岑樹初知不塗聽之說隨回  
 眺而下烟巖之攝諒有肯綮予也未半西途風痼  
 驟回春者蒙是岑之善遊其益奇驗亦惟不偶然  
 故乃揆筆證之遊寬政己未仲春望東都頤證病  
 翁記

雲遊文蔚卷之二

○十九

下午大野出矣上烟巖之裡面者約八里程自山  
 麓抵巔凡六里隨步勒石于斯程下路正西纔二  
 里許出山門則邑屋連簷名門谷即鳳來之封峨  
 擇佳店盡備兵衛杯各適意或曰凡參之酒雖云  
 美乃失比之伊也清醇則固底方蓋已然至其酸  
 之地嗟之酒母氣奮不爽仁銀必復故熟期都下



豐川圖

五

不爲泛醞，醞醞不移，勉云於平浪之中，常者亦然。其伊池之製船之東，海澤美不誤區區印舊銘，所謂富士見酒者，牛非是，縹徒之物也。同携妙年入焉，頗出焉，飲晨脯不問酸苦，取醉而雄行，已道路未閑，放逸之門，復何論？箇體有過失，牛惟是春氣之能感，酒傍觀，山行之人如羊者，哉。

豐河遊記

有人贊成豐河之勝，予意不耐，忻然上未蒼皇，出門谷西北距平四一里，乃攀信之封界，予忘地名。

雲遊文府卷之一

○七二

稍入，榛莽相呼，登絕嶺，南旋三里許，忽看泉流洞徹，洄洑，珂流暢快，復爲得矣。時玄猿懷二子，叫樹抄偏，知幽遠益深，背泉沸左出，於羊腸，崕嶺峯壑與所經之山百仞相對，爭奇秀而夾大澤，急流駛駛從北而南，兵上云龍河渡頭，云豐河水多矣，不可航，時維李春碧濤有航而不賭舟師，只舢舨以環貫，一索附之，兩潯搖旅客在舢中，曳焉，士人云布哩舟一異也。田間呼做曳舟者，彭差已布哩之言，振也。蓋唐虞之製耶，抑其鼓貨狄之工，乎呼。

禹之水我其爲航不成，魚爲幸既上西岸，遠遙霞蒸渺平，山澤明滅，若存若亡，須臾，朝日耀光，西東之幅員可三四里許，邑屋數點如棋，置之勢大澤南橫爲一匹練，危巖錯落與殷流，有抹飛白壁，倏忽成霧，成烟，龍吟近咽，奔泊來，齊馬眼遠下，斷崖羨其洞然，潯愛名龍門，宜其大澤有龍名也。考之舊聞，世人以瀑布誤呼多岐，蓋如在廬山者云，瀑而不云龍，龍字字書奔湍也。大澤駛流，跌宕落濛，瀕如線者是也。吾邦古今咏多岐，白線者可，低考又俗。

雲遊文府卷之一

○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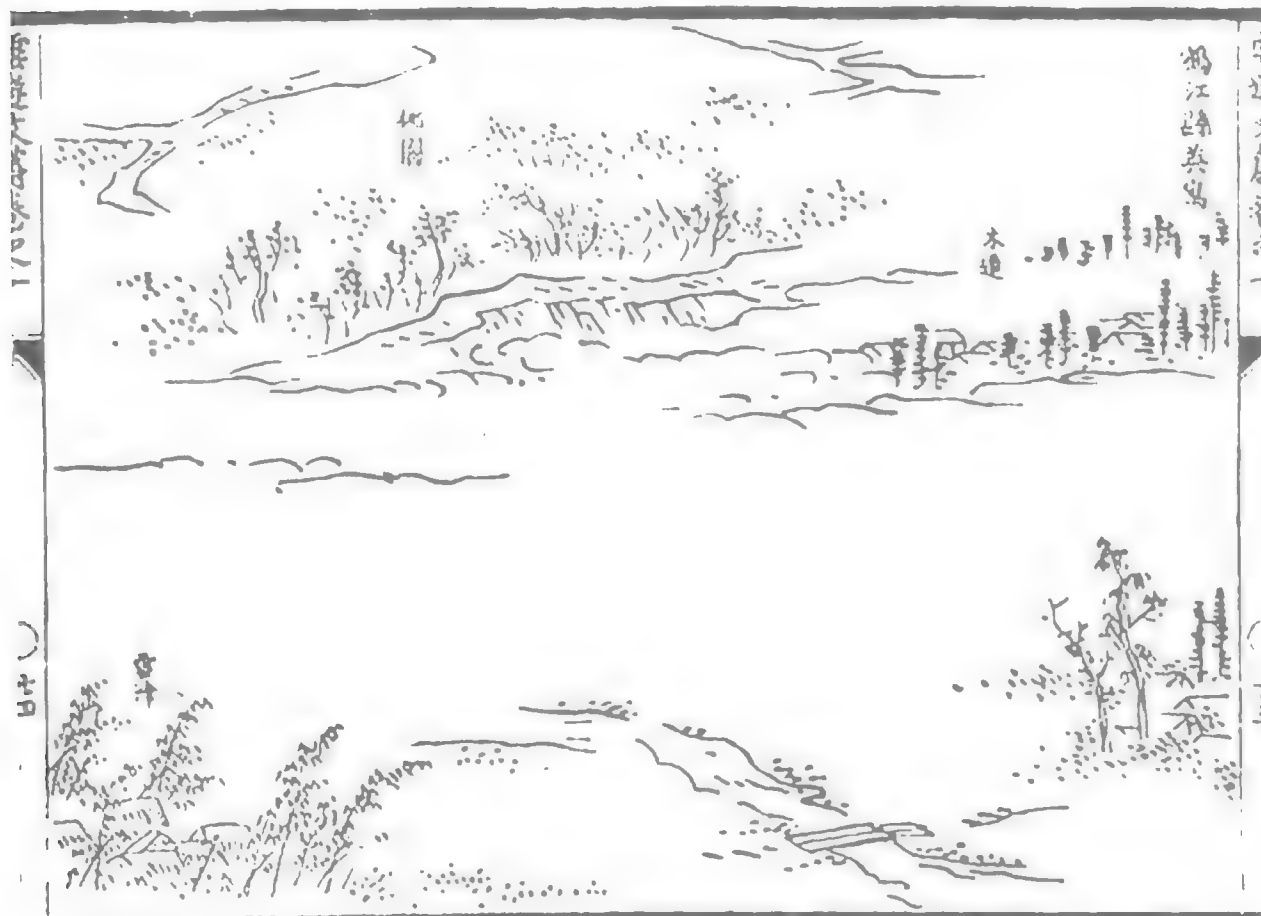
有呼鯉之多岐能保哩者，鯉之性雄而克，逆濤勢，古畫最得焉。近時畫家模樣，懸水及飛泉，經魚之沂者，可笑耳。凡名瀑者在名區，寂靜古之處，如彼布衣，那智養老等是也。虎關釋書筆，那智龍取笑於大方，兵瀑者字書龍泉也，相似而間，還有混濛者乎也。幸有殘齡，望天賜之奇，於千里外，抵憐少吾，同袍於茲，頃刻欲行，復坐，敢爲栗生見，歡悵然，割愛，折西南曳杖而去，寧處，撥勝槩爲記，東都杜多墨大任撰。



雲遊文蔚卷之一

○此

下未入錢龜正背豐河而西北得一村云信玄道左遙望長條山頭云齋巢天正中武田勝賴圍長條城主將與平信昌松平伊忠防戰焉城中微勢然糧食匱乏使勇士鳥居某者潛行告急於神祖廼承報命返蓋山頭應揚放狼烟鳥銃之約而響焉鳥居乘此虛將入城不幸見擒勝賴自問故則告以實乃誘解其縛鳥居佯諾夜與監士立于城外鳥居倍勝賴之密約却大呼曰神祖聞我使節又告之右府已率七萬兵者不出三日下將





小流與渺乎出曠楚是云。扇箇原而美。渴原古名本野者。乃此國風所賞乎。此向太岩日既下。春益行不識。遊際四顧。寥然皎月。肆其所經歷之岑密。宛乎出目睫之間。敢廢視行客。脩路或時。迷數數野馬斯。天風白兔。趨金波。遼原夜色。泣遠客者於予乎。一段幽通。娉娉。接老毛。得一偈。諸子并。風月一促。泊處。普默。微行。不侶。責問之狂態。予密。娉焉。耳上成五由。反。赤夜舍。

雲集文庫卷之一

○北五

既休。松下野店。老嫗未。煮茗。諸子煙火食。烟行。藤河。而神馬寄又入店。花俊望。赤山祠。此地雲母出。處一里。而述。雄水架橋是。三河之一。云參差橋西。爲岡寄封內。既入治城。過松橋。一名矢矯。亦是三河之一。過流冷。微凭欄。眺焉。自大濱分界。岡崎未。問神藏沼。此不遠而來。迎寺。靈寶洲道中。師之。右。起耳。又不行。抵池。鯉。以安。儀橋。爲參虎之園。界自落合。南所謂。補挾古。敗之地。懸望今川氏。墳堆。而經。鳴美。休。笠寺。下中投。官驛。阻之。忠直。小野。

雲集文庫卷之一

○北六

亭長充。嗜茶。餐後更。冷夜。請礪茗。香味共佳。與卿三盞。齡。行李所藏。都棄以抗。諸賢之轟飲。忠直半酣。與武生豫。譚。明。朝。柳師之事。此日諸生入。鳴美。綿。邸。頃間。古蹤。於一行。史。乃云。往古以道左。一里許。海畔。爲驛。次。所謂。呼。續。舟。夜。冷。卿及。足。岬。松風。鄉等。勝。固。餘。國風之美。誦。憶。徒。目。擊。而。過。焉。十八辰。牌。舟。行。七十餘里。揚帆。自在。潮。激。浴。海。風。波。復。不。驚。餐。雪。固。恠。海。清。樂。得。而。安。穩。餐。之。意。雄。壯。強。欲。上。枕。樓。又。頻。呼。酒。諸子愈。悵。然。忽。盡。一。陶。厨。起。卧。縱。橫。醉。態。放。譚。却。惟。憶。海。鄉。之。脩。也。停。午。抵。桑。名。先。凭。水。樓。饒。饒。既。發。休。朝。明。河。遠。西北。加。州。諸。領。雲。尚。儼。然。岐。阜。之。山。亦。爲。班。班。以。初。野。之。水。界。桑。名。之。地。薄。莫。泊。四。日。市。驛。舍。池。田。氏。告。事。通。攝。之。池。田。再。遇。預。期。派。速。今。宵。纔。別。井。無。酒。肺。馬。舉。酌。酌。酌。勇。若。亡。人。予。此。夕。憶。遠。舊。交。高。玄。師。祥。忌。至。幽。笏。室。誦。念。而。稍。就。齋。眠。枕。頭。喧。遠。興。益。醺。也。忠。直。潛。匿。傲。于。予。卒。不。許。焉。相。引。薦。鮮。偶。坐。互。屈。廢。右。手。之。拍。聲。齋。者。夜。雨。應。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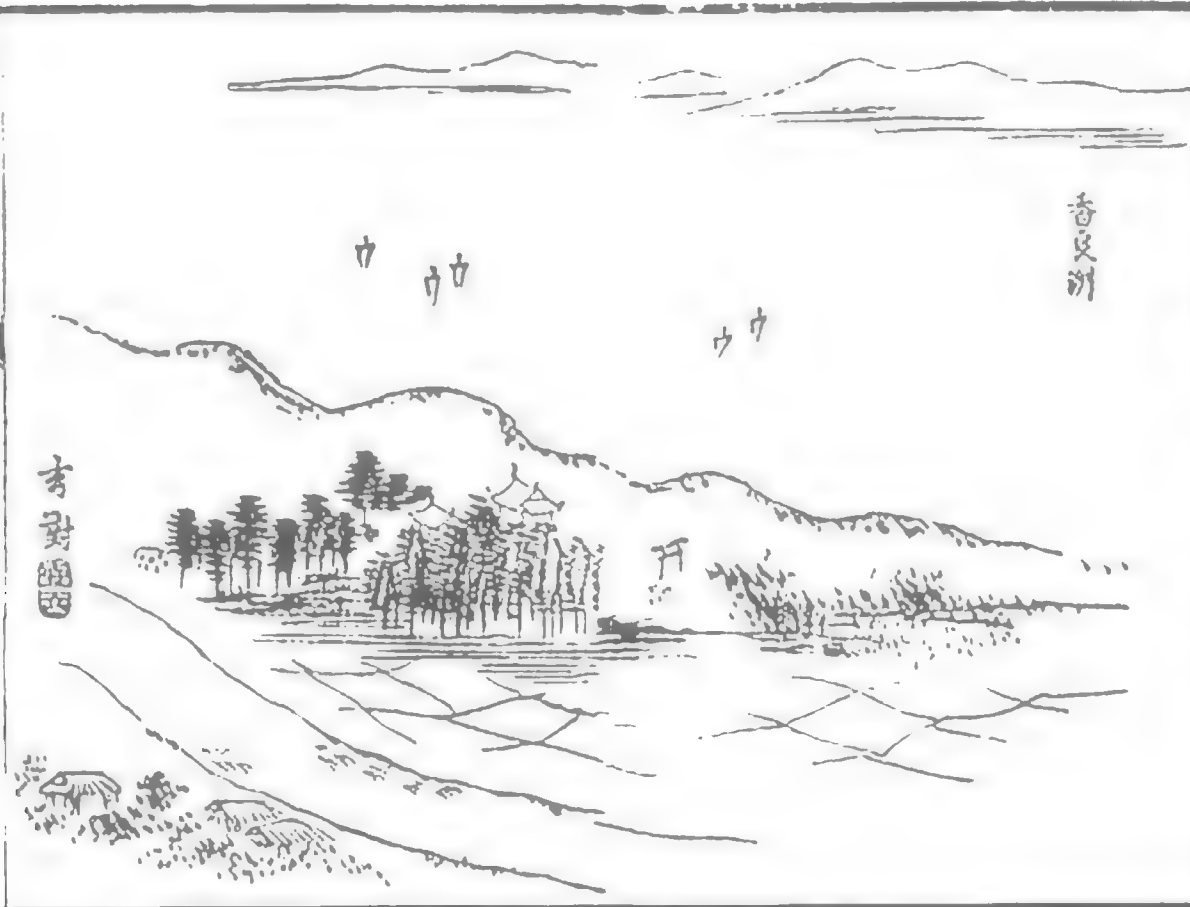
十九上卯微雨別于池田氏下辰得霽自須那河  
 西轉入神戶時戶田侯謁勢殿而東兵縣官驛長  
 源掃相遠侯駕所以為朝廷之官先也自須那河  
 抵神戶可十里計訪志慮古悟真寺開主僧在授  
 戒壇予為同勢急遽託言知夏步驛南觀音區白  
 子山黃檗悅山書堂南之花木一株呼不斷左久  
 良雪雪為雪而植野而津街十二里許勝仰國府  
 彌陀尊門榜木菴書偈入傍店吸龍龍太道左間  
 羅殿古稱阿漕浦即此永井氏之鄉族魚貫而相

○北

津市川氏後亭

廿日雲津鄉復一聚落而屬一止郡邑曰比留一  
 作日留候月本星河以稱呼三光村乃紀之隸邑  
 浴後將彷徨村落先到金剛寺與寺主僧歸氏族  
 觀河漏陳館物養生時試畫招生或抑花相托脫  
 于胡飲風流道旅況乘微醉而窺後園徑謁八王  
 子宮是為比留之鎮祠析出脩竹陰一塊堆碑山  
 神聆之鄉黨兵勢中凡陰雨之夕一掬之火海觀  
 于曠野人喚即驚焉一怪物也按燐火之屬乎此

香良洲



香良洲

甯忠直遊木造養峽諸生恨然後想酒

廿一相應木造遊與諸子同矣北渡雲津傍河畔  
四里許入村落訪嚶嚶館守閑翁盤意而供焉客  
子昏醉揮書書哦二南資如繩之酒遂誘長谷部  
氏之封內揚帷於一丘望焉此地曲岐阜中納言  
秀信老臣木造左衛門城址云先問聖祖之山南  
距四十里餘不可望西以布曳發阪爲之屋八多  
小山之諸邑列布于東境木造先墳之際古母里  
以北蒼松鬱紆其餘萬頃麥浪隨風漫坐間主人

雲遊天爵卷之一

〇九

豪飲爲解宿醒斗樽無算輪下群雄出涕杯盤一  
何狼藉也忠直陶然有賦予欲和焉卒不次抵搖  
顛而探顛耳獨醒屈子吟成促歸歟丰人不肯而  
頻持螯餘子稍稍引去獨予應別語過黃堂負仙  
尼之齡八旬譚遠天然順公往時是老尼薙漆栗  
戒之師俾任追前緣口授以十號偈期清泰會盟  
去日既桑榆便道遊桃園燦燦映餘霞二里之  
間無遑俯仰出沒迷復蒼出源上則甯悔惟守先  
導之武踰險一里餘得一水嗟誰有仙骨何窺洞

裏爲予乃乘舟舫師乞渡錢養生戲按劍罵云汝  
欲得錢者來予之武之即舫師駭然不復言同遊  
掩手失聲平馳田間歸于雲津

廿二齊畢里正河井氏見誘導香泉河正東渡矣  
楚祠後條路夾櫻樹零花似鼓信風社牆闌寂不  
訊知勢凌配禪耳松樹隱蔽青蔥終天年既出沙  
涯大洋一碧遠與天合東隅參之橫須賀土古喃  
吠之諸嶺蚌珠出北限岐阜惟以宇治朝熊接平  
沙之宴矣行厨湯羹餽諸彥大呼雄意凌春清之

雲遊天爵卷之一

〇十

勃瀾搖搖勁而誘鯨鯨飲歸渡嬰兒華塗胡色於  
蝦貝之片賣行旅不識何故是供之奉祠云既誓  
于比留者數日矣豫議明晨之行

廿三辨色涉潞水懸伊奈沙午牌新茶屋捲幔而  
望乃內外祠官使隸迎相賀長途無恙酒醉饒美  
而區區飛簾輿者十里餘涉富川四望之蒼岳稍  
穩風化自在之域實神僊餘澤哉上中聚寢翁館  
報言浪華杉生物色忠直氏予復舊識相逢計寓  
瀨何憶來會曼倩臨風於瑤臺之春時各箕坐

聆雨聲

廿四雨未歇浴後臨展遊梅谷生館舍展具坐縮  
遠亭晚眺雨後霽氣益清奇於樓外大發故態  
焉同交栗原生伎慘棋者之屬其指南河楚氏之  
社盟所謂印紋三段題者也予聞外未睹與之圖  
者偶一抄年來焉相抗意近神變猶角觝之向擊  
旁觀者慘慘乎不知嶺日沒虞淵此夕約中川三  
位恒高氏茶譚予有事不果遺恨以贅數章已  
廿五瞻部神光一何頻頻勢之三宮實日域天柱

卷之二

三十一

作威作福置祀官祠職以奉幣治國安民者聖渥  
不啻輟稟生千秋津洲至哉哉之中杜多任等弗  
不復懷然歎哉乎哉此日也清晨新設寢食於  
禋壇陳簋豆供頻繁鼓瑟繼然依舊典乎予植浴  
聖慈葛服展具禮懺坐觀巫舞觀鼓者自辰至未  
而謁于外宮中央國常立尊以瓊瓊特尊為東以  
天兒屋根尊為西雄略上皇奉神告自丹之真  
井原遷今之地崇奉豐受皇太神矣別稱淵覽  
又不予之所與知惠神國要談因記之耳下微焉

辛酉十月  
寫于  
幽石  
亭  
南門

林壽文



廿一、謁內宮依神社記中央皇太神以同秋津姬  
命天手力雄尊爲左各兵垂仁上皇自和之磯城  
遷勢之渡會郡秘史載之元午位山中有神祠  
乃云皇太神月讀太神服袂雄太神降誕之辰陰  
陽二神以牽鼎祝賀焉然經千歲之中亡復知之  
者享保乙卯年土壇現寶曆乙亥年新造瑞祐尊  
奉天照皇太神之奇魏形神祠矣寔神道家極  
要而所司職之而授也豈翅夏尋周鼎哉不謁磯  
宮又云中央皇太神左各於去來詣去來冊二尊  
遷遊於所卷之一

三卷

下午有守屋氏之諸遊上畠街林崎文庫區額信  
篤林祭酒書諸子在難念惟予與栗生信宿梅谷  
朝來提現夫放意導覽焉入講堂竺支墳典扶桑  
史錄寄藏神庫者萬卷充棟得誰參閱下此半  
予雖入神庫之草莽也固不堪朝饑望承卷搜探  
涉彼披此馳眼於藏中廢由認意耳然何忍還太  
益入矣日既下午稍將辭焉近頃尾亞相宗睦卿  
被藏收群書治要全部四十七卷又標以唐六典  
全部廿卷爲近衛經德卿之寄藏兵庫之左折賸

伏水龍子玉題書二章予亦舊而識想像京兆佯  
遊有感焉尾川河秀根者記辭又爲得焉變德之  
餘漫賦短章太宇治上流云五鈴又云御堂東岸  
一里守武祠而二里旁山腰阜神惠寺盤桓西行  
鈴間通以圍位西公爲開祖女僧揚厨帳拜勝開  
祖自彫肖像且於予所不思焉俗觴遺蹟漫失囊  
中阿堵一百穴者其惟栗生乎噫西公以遊履通  
探疾貽蹤矣真率間題慈後人之寵誕耳豈料勢  
中浮圖其術深利饒木偈欺人逐非分之利愚駭  
靈遊於所卷之一

三十四

而貪財者率雖不異內外宮牆現夫其德尙爲重  
何也非都百錢不許揚帳孰敢以爲質今如現夫  
人或知其低微一二錢塞之略略然者過耳止偶  
問之諸子既而謁二宮復祈求何事乎曰有焉何  
堪可告也凡世人所求子嗣者祈延壽者祈消疾  
者祈解災者祈功名者祈安宅者祈聚財者如是  
等一不可告許者也宰殺牲宰之類有業無功縱  
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繡許造  
殿臺許置供器雖與上之輩祭不同然大悲平等

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乎。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德。方便作善。隨力所能。皆力行。之善功。所感理必降祥。倘不遂心。則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是之曰。謁神佛之處。冥昏黑歸。梅谷與神人語。爲不覺悟明。其言。摩訶錄。卷尾漫題。神道契。翌明將訪寂照寺。月僊復書。悲風眩而襲。襪袍任不能將。問疾爲之師。雲遊文蔚卷之一

○三十五

利則僊公特自欲教吾道。交換揀盡圖三昧之風光哉。

雲遊文蔚卷之一終



雲遊文蔚卷之二

東武 瑞泉墨斧述

北墅 鄔波馱耶輯

廿七小雨自宇治抵山田。停午發。窪倉館。隨步。霧  
霽。繫所馴之篋。篋。隨吾行。乎還笑。昨。寒。今。是。哉。  
廿八松阪一棒亭。出。矣。一霽。一陰。雨具用。否。爲。予。  
爲。垂。沈。但。言。幸。昨。夜。悟。了。于。一棒。下。或。不。三。十。棒。  
耳。而。呖。六。軒。取。捷。徑。於。西北。間。道。出。長。堤。是。云。太。  
閤。堤。目。送。河。原。木。道。追。懷。時。昔。逸。遊。而。牧。村。而。比。  
雲遊文蔚卷之二

〇十

左伊乃。藤佐州。城邑。邑中。某氏者。與永井氏。通家。  
是。武。江。大。仁。翁。之。族。亦。予。之。故。舊。喜。永。井。氏。遊。近。  
主人。揖。讓。不。行。永。氏。告。事。讓。饗。於。予。先。行。獨。予。與。  
之。武。生。就。于。坐。供。餅。豆。腐。可。殮。殮。後。薦。筌。茗。老。姬。  
語。述。先。人。事。雙。眸。潸。然。爲。附。授。十。稱。而。別。山。南。九。  
里。入。小。阪。村。休。農。家。馬。埒。下。自。多。儂。太。三。軒。屋。儘。  
僻。邑。果。茶。不。得。唯。視。告。天。子。昇。降。已。飛。鳴。連。綿。不。  
絕。快。又。云。雲。雀。云。叫。天。子。褐。色。似。鷄。而。小。未。詳。  
出。所。貝。原。翁。曰。告。天。子。見。潛。確。類。書。及。江。陰。縣。志。

雲遊文蔚卷之二

〇十一

此。日。殊。臂。臂。呼。于。麥。秋。竿。耕。佳。趣。適。意。耳。伊。保。野。  
一。里。程。蘆。坂。道。西。一。里。望。吼。嶂。山。麓。靈。液。焉。地。名。  
柳。原。諒。之。昇。夫。近。邑。米。所。或。主。治。痼。癰。瘡。癰。云。雨。  
足。滂。沱。諸。生。委。泥。龜。曳。尾。村。落。行。也。云。永。野。予。大。  
後。諸。子。爲。雨。故。不。問。先。後。見。田。長。徒。躊。躇。下。中。投。  
永。野。民。屋。沐。後。推。破。牕。岨。嶂。當。簾。爰。繞。淵。聲。湯。湯。  
惹。旅。憂。塵。限。有。古。小。祠。鎮。祠。八。幡。風。雨。怒。號。還。歷。  
不。可。望。主。翁。云。山。僻。追。遼。奈。亡。可。供。餐。盛。之。物。何。  
惟。有。松。莖。在。熟。視。之。紫。莖。也。准。人。謂。其。芥。者。俸。俗。  
雲遊文蔚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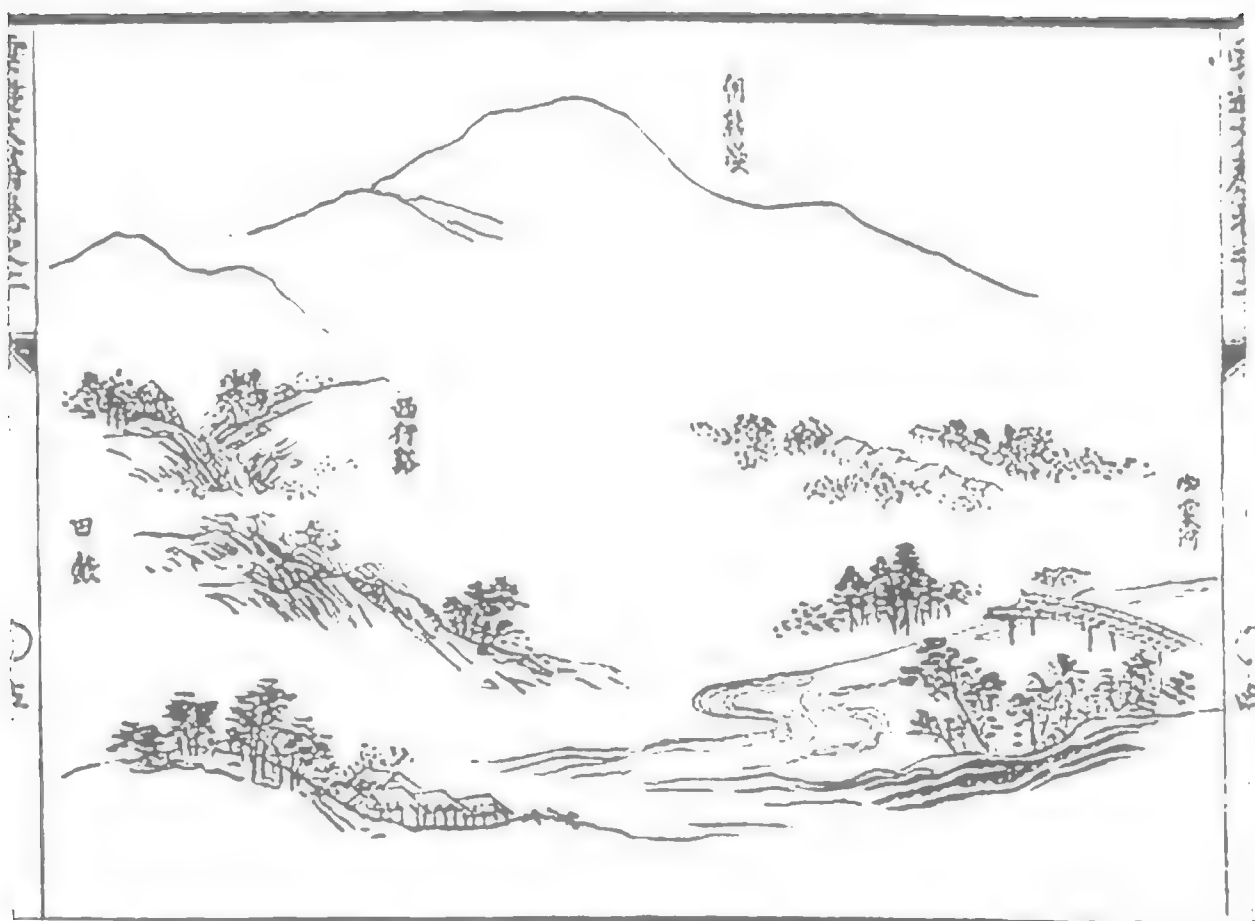
廿九發永野下已至狗家九里雨漸歇。莫上發而  
耕乃伊賀之國疆稍下者九里餘過志高郡。奚元  
賦然遊華胥

町而植野街頭絡繹青甍颯颯焉。駐行客爲有吾徒流涎者如予之遲行樂此虛先進北徑一字虛舍那大像并阿奢羅尊共俊乘重源造標路側者予不識筇行道是誕麴生之冥罰乎自平松至上栗午餉荏苒入山間富水下栗三溪河北之鄉邑又皆旁泉流左出各沒者二里許忽爾出耶摩多耶摩多匪耶摩平坦鄉口謁植桂天皇祠松叢夾水得冲湍邑時日僅三竿雨歇未得霽亦得意蒼華候客衣路漸迫石潭窈前巒秀色從西明寺之

句於地爲瓦礫響耳休于西明望層嶂百仞城堞歸然于橡露盤回過城市此地芭蕉翁之故丘繞趾一冢而渡永田河半里許踰小嶺呼做與右衛門阜錫於老婆蝸廬懷蒸餅數枚而蹣跚子形類餒頭少異也行廿二枚曾聆之瓊浦尾子與中世時陽製者傳華人名呼波牟又呼比夜宇波以味下於餒頭故不滯胸膈又山中異味淡泊將與予之仙子華實是王母蟠桃哉

笠置山記

豈其衛護上皇乎憑楠氏恩遇之資武斷壓眾操練以時則三令優乎猶警坐謀之惟愜出奇法鬼者實號稱古今海內第一哉敝倚壁峰高巖欽兵以護焉何謂焉楠氏不在雖官兵屢敗東軍于本



將謀于夜，激突發於裡面，事出于不意，上皇幸潛行，佳野今尚睹宸居，故趾墟而嘯，兵者草離離，俾人揮淚者，哉提頭望焉，峯巒簇簇我之山下，生奇絕，巨巖嶼起于前，彫虛空藏之像，大不過九丈，巖壁前後右旋，云兩界巖高十餘丈，如夏屋，如段貌，如巨象，不可扳，履一狀，益右登而得石門，將入其門，則呀然，何無還門焉者，諸子驚呼，門焉振振自固，追先導而前，既出，焉磨行五六弓小徑，惟雉兔之迹耳，寂然路窮，相與援藤蔓，托足之履，誤踰，攀雲遊文蔚卷之二

見和應詔。一日至東勝講。素乏于資。在諫。於人後。于會盟。公卿聞衆。莊服服飾。談堂上。脫公僊衣。而上。兵官係細。倍信。匿笑。脫公謂。方今釋子不率。其制。當浮華。是競。不可與。此徒爲等。倍。官盟五日。終。講而不歸。南京。潛入。此山。巖。接。潤。飲。兵。元。曆。上。皇。好。楊。折。遊。能。射。鹿。暮。年。懷。悔。營。建。佛。宇。薦。鹿。福。於。脫。公。德。望。召。爲。洛。陽。導。師。脫。公。歡。望。與。銘。徒。步。入。宮。意。氣。尚。自。若。上。下。望。其。道。相。朴。素。既。而。登。高。乃。詞。辯。婉。暢。因。留。駐。嚴。交。以。鹿。苑。之。事。堂。之。上。下。

雲遊文蔚卷之二

七

無。不。信。聆。深。法。爲。之。感。發。者。矣。遂。以。建。曆。三。年。二。月。初。一。夜。矣。奇。矣。此。山。戴。古。之。齊。德。益。名。于。天。下。信。高。隆。脫。公。厭。浮。華。去。入。洞。中。在。鹿。鹿。福。大。爲。獅。吼。猶。是。水。鼠。經。雲。出。山。於。于。解。脫。之。名。聲。其。尚。有。所。爲。哉。戴。之。智。度。論。屬。賓。三。藏。比。丘。告。衆。言。種種。好。食。實。是。衣。故。得。之。故。以。與。衣。况。叔。季。靡。薄。之。風。所。使。實。和。今。之。俗。亦。是。多。供。養。彼。衣。而。已。予。竊。願。以。無。實。德。標。修。道。故。爲。爲。爲。衣。魅。惡。新。紳。俗。士。又。以。無。實。德。標。修。道。故。爲。服。飾。高。貢。官。寺。僧。輩。羊。僧。質。

雲遊文蔚卷之二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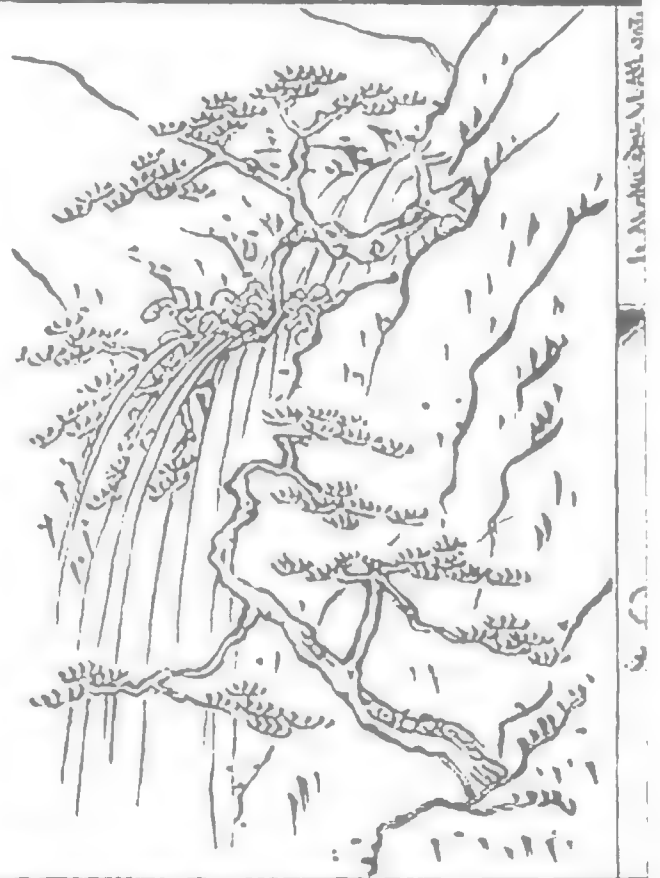
徒在旁。謂我何。及彼優繞之美焉。其於飾者。若者。論己爲虛。而爲弊者。爲之。尚愈已乎。抑假相率。而至。踐實地之兆乎。古者義真美。服飾昇。禁。嚴。吾。曩。祖。爲。爲。衣。立。閑。導。脫。公。弊。衣。坐。講。宮。堂。是。皆。弘。化。之。翹。楚。益。物。爲。本。豈。充。所。凡。庸。之。則。哉。動。以。無。德。無。禮。與。不。應。時。宜。者。相。遠。矣。還。思。絲。爲。襪。襪。之。衣。其。與。化。之。不。若。爲。尋。常。細。服。不。化。之。化。也。遂。下。山。追。慕。脫。公。高。蹤。斯。陳。辭。言。以。爲。記。寬。政。己。未。歲。春。盡。之。日。東。都。山。谷。瑞。泉。寺。杜。多。任。濟。亮。於。木。津。艇。中。上。未。歸。津。口。鄉。餐。矣。杉。生。素。轡。行。可。惜。玷。筆。置之天峻。而後諸士於此買一艇下。碧潭者十七里。艇中復改觀壁下。所謂獅子巖。震頭。噓。奔。流。又。爲。窺。崢。嶸。之。狀。二。里。許。東。迴。云。泉。河。小。舍。集。攸。風。焉。平。流。之。西。流。云。加。茂。既。已。別。群。嶺。之。翠。忽。聞。焉。出。平。潭。左。各。平。墅。蒼。樹。景。勝。復。得。矣。城。和。之。名。山。遠。適。隱。顯。頓。于。行。舟。諸。子。蓬。底。愁。眼。徒。數。夢。魂。下。耳。微。僂。特。不。睡。豈。惟。得。遲。止。於。寓。自。不。停。艇。之。不。停。也。却。愧。爲。械。師。見。西。馬。漁。人。數。處。置。簪。簪。于。漢。

端汀洲數處假結草廬，羨焉問之。四五月之交，鰣魚聚江而沂，云捕者日不下數百頭，予試臨碧流，群鰣競覓，獨凭檻，長嘯焉，噫，陋巷貧而樂，金谷優而憂，田生不知何謂乎？曰：予之園池時時放鰣，羽今謂但池與江較其利害，池雖隘，鰣豈不入江，雖寬，日夜見捕，又官河禁約之處，有限，諸魚出入無恒，有從外入，限中者有從中出，限外者出，限則危矣，不若池居之貪，而全性是何為？弋者苦于山漁者苦于江計，治浮世網口之難也。而渠苦心，吾縱

雲遊文蔚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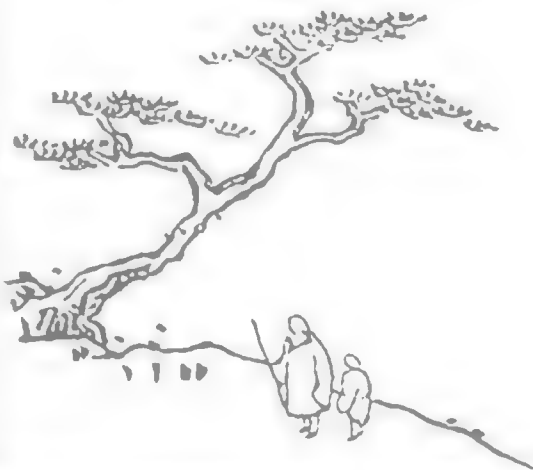
○九

覽，豈可不深痛懸于茲乎？上申抵東津，棄舟而步，兵路側數步，視念佛石，此際可為城和之分界，四里程入，諾樂鄉地屬，添上郡，往昔上帝肇開草昧，東征而後國造，伴珍彥都構，大日本橿原宮，仕始涉此地，風土質樸，山樛蛇，並蘊育太古之情，法潤又自然，而爾兵每歷，踰舊區，弗不旅情頓降焉。園樂猶坂之老漢，顧是羲皇上世，屬緩步至，般若石梁，或名般若道，所謂影向石在善城寺裡，古從同州，維良峯來，未詳歲月，是為元明帝碑，厥銘四十



中滿飛泉

雲空道人寫





五字出諸史故不漫指焉傍十三層塔顏于殿若  
聖刹兩登華嚴寺日本紀載焉勝寶帝夢感夙因  
歸依良辨僧正勅創草大刹正西置虛舍那大殿  
不讓是平安方廣之巨像者也事實詳出帝王編  
年記不復贅

聖武帝御宇鑑真和尚歸朝而後於東大寺戒  
壇院始行別受作法賢璟師爲之受者是吾邦  
登壇受具之原始也爾後傳教弘法慈覺諸師  
德登此壇用十人法爲比丘而世降道微惟傳

靈遊文獻卷之二

○十一

持作法耳廢初極于茲明慧解脫二師大哀戒  
法之廢絕恒於常春院講律部脫公亦閑達於  
表無表章以覺盛庸尊等爲之上首曰章之第  
五得捨分齊之下有別解脫戒之煩就等之字  
等取菩薩七衆戒否之義覺盛與庸尊問答諍  
論者既至三日三夜終成立於睿尊之義畢又  
崆峒記引占察經由自受而立於成就七衆戒  
之旨是亦依憑也於此不空院圓晴西方院有  
嚴招提寺覺盛西太寺庸尊等四哲同志而至

禱感見好相於東大大佛殿乃嘉祿二丙申歲  
九月初四成就受具竟羯摩則用玄奘所譯瑜  
伽菩薩通受三聚羯摩從此以來如法七報嚴  
嚴焉恭布于天下宗萬世不盡之賜哉然元亨  
建武以來無革不姑止佛法王法偕衰戒律亦  
隨而泯絕矣慶長年間洛西槇尾山明忍律師  
夙懷非常之志大復興律幢焉維時濁亂吾儕  
再拜千佛之威儀者豈不曠劫怡慶哉任之脚  
令蹈此地感慨於上古因斯記所懷已

靈遊文獻卷之二

○十二

旋繞繭索法華二堂自報磬門及謁春日祠十古  
寂歷宮闈諸殿旦備兵石燈籠無數森然于蕭樹  
壩外俾人生肅敬稍步踞三蓋之麓慶鹿啖然媚  
行客不必過人濯濯又可愛自興福之南門和銅  
中淡海公創建焉舊名山階寺考釋書齊明之年  
錄太臣住于山城免道郡山階縣建梵宇而白鳳  
中遷之大和高市郡廐阪寺號廐阪而後遷今之  
地舊時之災排諸宇恒存廢礎置布近再營東金  
南間二堂而南境出千猿澤投宿於轟橋美佳止



街市人來往不失古致實憶星貨舊舖煥然諸子  
啣杯偕裁他鄉春盡寥落憶東武諸生

四月朔有雨上元興寺舊史四方門匾各殊寺號  
五層塔安藥師尊左各於持國地藏俱上官太子  
自彫云正殿南面接圓通南岳桂山書中央道場  
師一面龍雷五魂降魔像上辰佐保河傍水而四  
里程入一邑間法華寺此地淡公封葬也寺前松  
篁存礎石日已禺中尚淋漓得西大之東門昔者  
從城之雄山移斯地一條甲間雨爲簾二三子失

雲遊文府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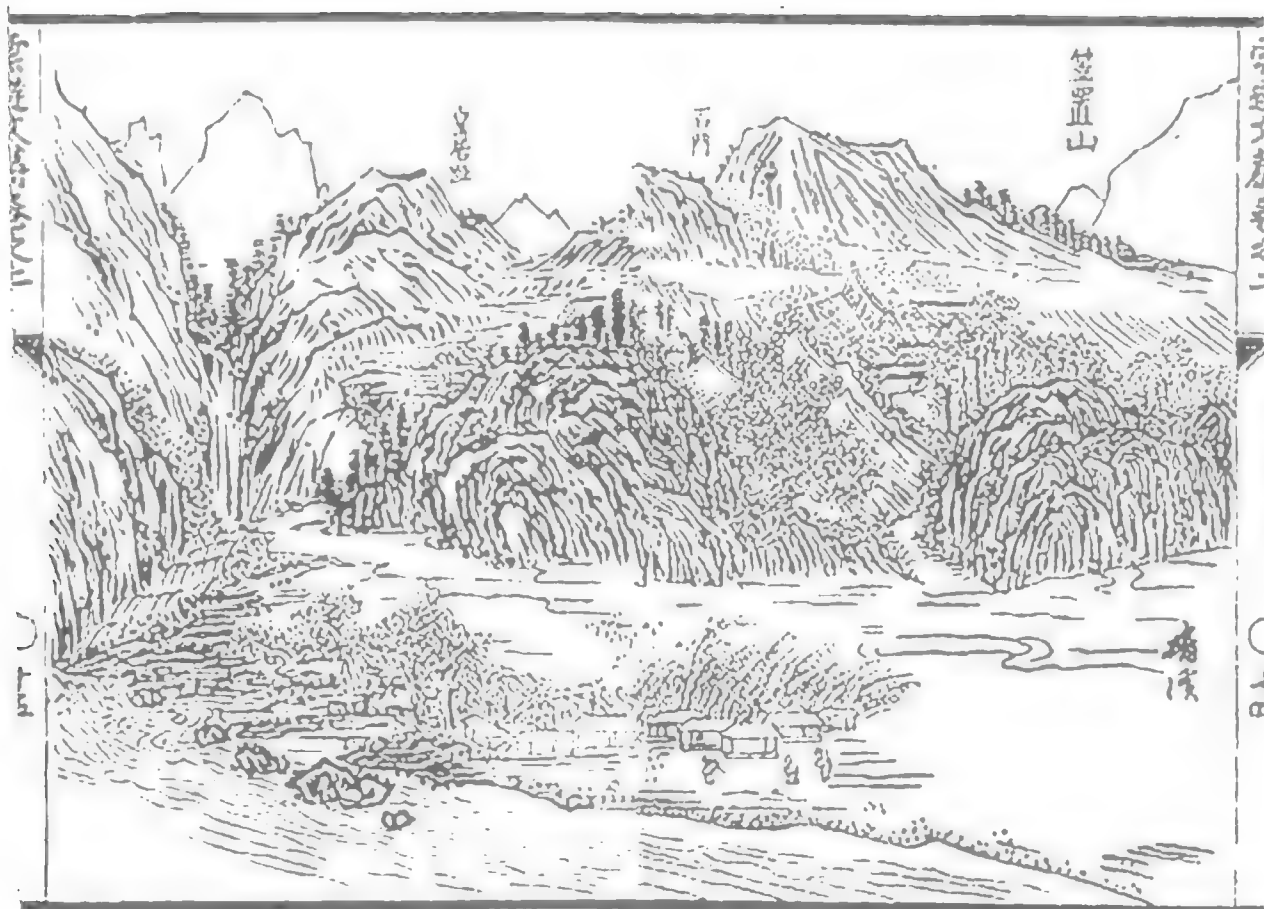
○廿三

永氏之導數嬰干途養招到處爲阮生哭偶得一  
田夫問津田夫不應問而將爲諸子嚮導云衆敢  
許焉街兩抵管原村或說神祠非是管公之邸野  
美土師宿稱道長故居云右旋三里睹一祇園是  
爲招提寺地名蓬萊以鑑真和尚爲開祖振古除  
災厄伽藍殿觀大備矣追導而旋遠矣導慢微名  
蹕口喑喑不止雖醜矣不可避焉所以是雨厄失  
吾導師也門外入野店啜焉湯尚甚矣食殽飯者  
猶家狗源氏語所謂水飯也唯憾不啖草藥茗飯

雲遊文府卷之二

○廿四

近世國俗澆茶飯謂奈良茶予素嗜好則開胸膈  
解渴除悶或紅豆白豆蠶豆零餘子等炒煮點用  
其味爽口間過食傷脾胃永氏追酌洪憲陶然即  
視雇奴撫佩刀作聲曰野夫爾何賤旅客乎潤色  
名勝爲諸張具以計醢速矣兵在故懷然失色憑  
一介乞憐公西經那巢邑入藥師寺常依釋書祚  
蓮師定出矣奏龍界事於白鳳帝帝勅刻成梵刹  
也乃追寺僧拜佛跡岩盤高一尺八寸平面二尺  
五寸亘三尺二寸餘佛跡長一尺五寸七分幅五  
寸三分輪相及諸相彷彿于面  
輪相者曰佛之足下現八種相一千幅輪二梵  
王頂三法蠶四花文瓶五魚鱗六金剛杵七卍  
字八足指花是也依西記之意初出摩竭陀路  
有石世尊所履雙迹存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  
迹有輪相十指皆帶花光明時照此而南顧摩  
竭陀國路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取後留此足  
迹將入涅槃顧摩竭陀百歲後有無憂王君臨  
建都此而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後諸國王競欲



舉歸石雖不大，我莫能轉近。設賞迎王毀佛法，石所欲滅聖跡，設已還平。文彩如故，弄疏河復。本處設賞王爲之卒，隨獄今所將來者，是乎非乎？恐應模擬之手，出者實，實諸來者耳而不實，亦得焉乎？惟是千古之奇，而聖跡鬱鬱于石面也，孰可不欽崇於茲哉？

上建一碑，國歌一十七首，光明后所詠銘文，紫爾讓千諸記相傳，舍人皇子題署焉。近時某氏著碑文一本，太殿安，蔡師三聖聖容異靈，巍然于瑤瑤雲遊末附卷之二

○計示

盤上予竊謂蓮公之淑德上皇之歸崇，有時乎現流季加以靈石寺僧雖野矣，志氣頗作，慨歎予爲之聆。因名夏陽期，再遇耳復言。昔時鑄冶三聖日，百齊國獻佛跡，若於白鳳帝也。此日不得齊下未尚劇馳，轉于甲吸者西南十二里許，和中轡夫纂笠不覆，先後擊傘解兵武中，攸不常見者，但所以風雨復不剝，故乎抵汰隆寺地，在平群郡舊名云班鴻，兼學八宗堂觀莊然奪目，薄莫宿寺前，鄧初二得晴，汰隆西門出焉，經松間出曠野，兵金剛

三輪生駒之山關寄於道左信貴又爲之居此此  
十里而近矣謁龍田宮左折一里渡龍太水國歌  
賢者在平野谿邊又不行于谿萬古行而萬古來  
此地參陋無意瞻望計大同中上皇遊幸此不知  
何轉惜矣有名山殿實而奈國河而王子邑一里  
餘所謂達磨寺乎本來何物有箇之空名片圖者  
即此神名帳載片圖祠僅存焉正而一堂前置石  
巨石一標太子賜歌高跡一標達磨臥臥還殿復  
置巨石名春白石予竊摩石頂云石兮石兮爾無

雲遊天於卷之二

○本

心而影飢臥之想爲頑徒轉之地然心外滋味不  
吾訊爾空若有則有何覺無有此地名者解千古  
者之空豈論空者哉有彼空而弗空彼空也爾何  
爲哉天然貌漫是淨名未聞鼻祖化石去也但本  
金陵三石覓吳仲康之哀免煨燼乎要是目跡跡  
引衆愚之驚焉又云此地解脫上人故廬自號達  
磨寺焉

鍊虎關釋書傳智普載達磨大師渡江入魏居  
嵩山少林寺經九百歸天竺其後八十有六年

吾推古二十有一歲癸酉遊此方推古女主委  
政太子豐聰十有二月朔太子過和之片岡於  
時達磨作飢人貌弊服襦縷而臥路傍太子見  
之云云事而今有議者云太子所遇飢人鍊公  
引國史推古記斥言達磨然推古記太子但言  
非凡必真人也而不言達磨則想是當時隱倫  
之有異德者耳鷹峰萬山云豐聰詠歌本紀載  
自浪花至於京置大道視經營攝政皇太子行  
御片岡時飢人臥道上問姓名不言皇太子自

雲遊天於卷之二

○本

脫御衣覆之以供御與之曰宜安臥尋詠歌斜  
照哉片岡山于飯于飢而手暇焉旅人衣褐無  
然飢人給此歌揚頭白奉和斑斕哉富之緒河  
之絕者要吾大王之御名者忘諸寧一日天皇  
問左各曰片岡山飢人其名何人也左各言不  
知兵但可知之人迹見赤持敷天皇問之赤持  
替育曰臣聞神人聶言西極婆羅門僧菩提達  
磨其人也焉又問之言何事奏聞曰如鳥轉問  
答言理不可知時皇太子發言曰於官中無神

乎時言有吾出容翁公卿。天皇問曰：出御誰神？答曰：豈異神乎？常守皇居，住吉神間曰：僧人言那太神快笑詠謠，與之世于厥可住，有兵焉皇太子統句，進天蓋之內，外于通三十六千三。大十本紀二卷者，太子臣秦河勝奉詔所編，而宜備其之證矣。但皇太子與住吉神同歎其德，而不明言其名者，令人自念之耳。然非太子有密所也，則赤捕乎得言菩提達磨其人，也乎赤捕之所聞，如鳥獸而已矣。麻山光定一心戒。

文下卷載片岡相見中云：彼飢者蓋是達磨也。

光定時先元亨五百餘年也。又本朝文種中，藤

俊生有言：達磨大師至富緒河寄班官太子云：

云俊生仕村上常先鍊師四百年其時未有禪

宗名而早有此言者，不可誣矣。但宇治山喜撰

藤原清賴之集中以太子所遇為文殊大士者，

傳說誤也。議者云：若然則達磨太子特地相見

不借通譯為甚麼至機機投合邪云。大權聖者

互知異方機同通殊域言者，非凡情所測達磨

香久山

阿部

景秀



雲遊文苑卷之二

○廿

初至震旦與梁武問答觀面相副不借通譯則非但片語事也識者又云若又修廢達摩何不告直指大道徒作和歌往來邪云震旦九白所漏池之祖意八十年來既及于此方則不勞再演一時唱和付謔法於國主大臣者自在詠中緣言大王之御名者忌諸寧之言而禪門之徒直到今日不忌國家謔法國家亦不列宗乘者祖詠之懸識不虛也鉢師贊曰雖飢于時不苟來也知非虛文矣而豐聰取曰鉢師者夕照也

推古記並拾遺集千年友等歌書皆言鉢師而藤原州以日映訓斯那提流則亦是夕照我耳蓋斜斜二字字形相似至此差異邪但理一而訓異者二訓之於歌詞孰優孰劣予未知之然待歌人辨也其名墳冢者任還同議者所謂吠聲說

從法隆至此約八里許而經比流馬那伽薩埵本鄉諸邑凡十五里本鄉路側一蕭寺門匾書毘摩尼之三字梵勁筆致可觀物不知誰書欲問主僧

雲遊文苑卷之二

○廿一

不在厨漢獨守關耳毘摩尼此翻遍無垢知是台密之場乎與前達磨堂薦上國字榜豐聰飢人接見緣起者雅俗相遠矣伊豫壁隣漆野邑中之寺號石光堂下列千古井昔時化女來現漆箱慈之處所謂當麻者二上嶽畔萬緣古之麓號寺譚林時是結夏有約揚雲幌容易禮曉鶴慈曼荼羅天平勝寶中中將姬被患見押勝護殖而隱棲于常麻自號漆如結廬紫雲之名靈勝多瑞所世識又詳于寺傳往生寺上二百餘級是製祖黑谷大師

舊區而藏自書選擇集及寶什草卒不能盡正門下兵南郊三里過竹裡高多曾我諸邑此際離二上萬緣古而前巖如黛黃參隨風送微瀾暢快信意徐登道左桅子之孤立可望耳或作耳無邑名規原而萬葉云耳梨池在山西今水涸獨存名已欲行不行者為不誤泊處耳驛兒浩歌立馬前時指名勝南隅云香久山予嘗考諸史未詳其山所云山畝火隸焉凡所都觀和之名山為之屢其際平穩惟此三山如鼎足隆起耳或云多武峯東



睹一峻嶺，土人呼之，名音我，中帶一帶，一村落，古稱天之香冬山者，即此。今稱之山，低端不得，因歌之意，乎攸古，詠高峻者也。異說紛紜，未明，然不歷，可比雞邑一小寺，號興善，呼山云，香久凡自八岐而瑪，年跨橫瓜，可啣齒鳥之間，名踴若，纖惟在正路而左，提右擊耳，正路南，兵一里餘，入崇敬寺，本殿文殊太士佛，量九尺，以真像，收其胎中真者，大化中現于窟裡，後安阿彌，追彫大像，供稱陸奧永井丹後切門，爲日域三賢云，太士殿別號，滿願，中祖

相在隣牀，正夜密呼予，云：今朝復遇饗賓之禮，半日後于衆卒，託言於永生，漸漸出焉，通霄煩悶與朝嗽，則矣。

初三拂曉，自佐久良伊西口北，驅間遶三里餘，渡一水間，耕人於三諸山，教之以斜徑，行者二里許，先露遂出，于正門之右，老杉蒼鬱，是稱本祠，前殿之際，一華表而爲三者，匪尋常，舊貴祝司，祕訣云：三代實錄載，奉祠大已貴命，齋典非春秋，而以初夏季冬卯奉幣焉，門庭三杉抱圍，各有故實，名因言儒佛二道初行，于吾邦，而天下政教始，渾混於二典，欽明上皇蒙三輪神告，乎立制於萬世，其既而汰輪賴焉，二典矢運至，聖渥洽布之今日也，謹汰真訣而靈託，餘烈者哉，次下，開題，吊其法，告於鼓吹，神儒底，擔版漢以爲之，頂門一鉞耳，玄賓舊趾二里餘，入檜原溪，幽邃淨域，予曾感賞，賓公芳蹟者久矣，傳云：內州人性厭塵世，勵策道業，素患緇俗，營官倍，潛遁伯之山，桓武帝有病，遙詔山中，請具感，至化難，進負鉢囊而入，官上疾，收瘥，辭歸。





雲遊文苑卷之二

○共

兵太同帝詔返羣下聆僧官敕命下急避至備中  
湯河弘仁帝嘉其操履詔問數回一日賜宸旨曰  
賓上人胸蹤煙雲凝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夏  
蔭提榼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超昏暗護念之力自  
濟黎庶比來交暑禪居何如朕機勞之暇締緤不  
忘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綺結想在方逐白布  
一束聊備洽資願師領之約文中意又曰賓公形  
靜山水神王煙霞春花纖錦對之陶情於葉散惟  
見之忘歸求於緇素卓爾不群比來特逼玄冬序  
雲遊文苑卷之二

取道于西南崖路盤回凡二十里許出于慈恩寺  
邑涉一水所謂初瀨河水源二流並注與金平  
峰合入倭多邑而爲一河得泊瀨之名者其下流  
入瀨宜瀨毛郡云條路仰一華表匾字隸體安井  
道信卿筆焉上午躋泊瀨大悲閣字或作長谷磴  
道百仞廊階五百餘級北轉東回又北折上兵子  
院學覺星斑于重嶽峻岨之間按舊史及釋書養  
老之年道德上人草創之本殿架于斷崖磴焉觀  
自在尊故爲秘苑偶有一播主揚寶帳予之輩拜  
首于不意也佛身一丈六尺相好圓滿英兌彫欄  
眺焉峯疊水繞群谿之翠麓人雲瀑近游塵襟但  
溪本院在艮位被道虹霓眼中盡焉天工猶人與  
地勢歷晉國者是山中一招提三密秘顯場武宿  
終所謂斯授天德表地榮也況有管公之望文斗  
定真報土矣哉石廊左側睹古梅樹紀寶之總角  
之年寓雲井坊手自栽焉綴第之後歸省風焉口  
號于雄倉集者即是從慈恩寺色左折將入樵徑  
會茅店于栗福哈冷麪猶魚叩道是三輪名品中

亦常之惟時蒸摩氣粗開腹痛泄瀉况其味不太  
佳掛箸趨藉蹄者約廿里餘雖途不絕予爲計據  
路耳午後抵多武峯峯之阿昨之驛長氏搭十數  
人山站設饌與永井氏談予之堂故齊之美餐香  
醇湯意供也口真美而意轉役兵主事導村長叔  
多武一作談地屬十市郡蒼然瑞氣霽于幾載  
古人稱振嵩之勝本殿中央鎮太臣像侍坐於定  
慧師淡海君本院曰護國號寺曰妙樂殿前十三  
層塔白鳳中定慧所敕建茲錄公道散於塔中顯  
于祠廟事實談于舊典傍植奄瓊羅樹此三種而  
枝葉鬱茂英叢中祖所將來者年樓頭與月出焉  
鶴之類白鹿吻紅葉之洞古賢遁彼遊適而雲中  
一天地哉別名龍岳者扶桑略記載焉俛焉入本  
院睹正殿壁古畫分手而西闔出焉嚟行廿二里  
日既懸車稍下宿加美伊底驛舍紛然別開凭山  
隈開亭以迎焉針畢踞履至浴及厠每登下望妹  
脊之山其間以一水分妹與脊此水入芳野河龍  
門以龍門東偏名妹以飯貝西灣名脊阻水而如

兩山相對，晤國歌，賞之多，諸子不更浴衣，舉杯，明日芳野，興趣既通焉。

初四驚曉雞，下渡芳野河，路經丹嶺，右旋，飯貝，板兵名，七折阪者甚，穩耳過，膝尾踰，一溪橋，正南半里許。

### 遊金峯記

運轉已，天地密移時，覺之，裁予以，四月初四，入金峰，時遺春花，半山腹通一條，是爲中臺，攸盤之盤路在，收脚名之云，一嶺十林，栗生云，是之，僊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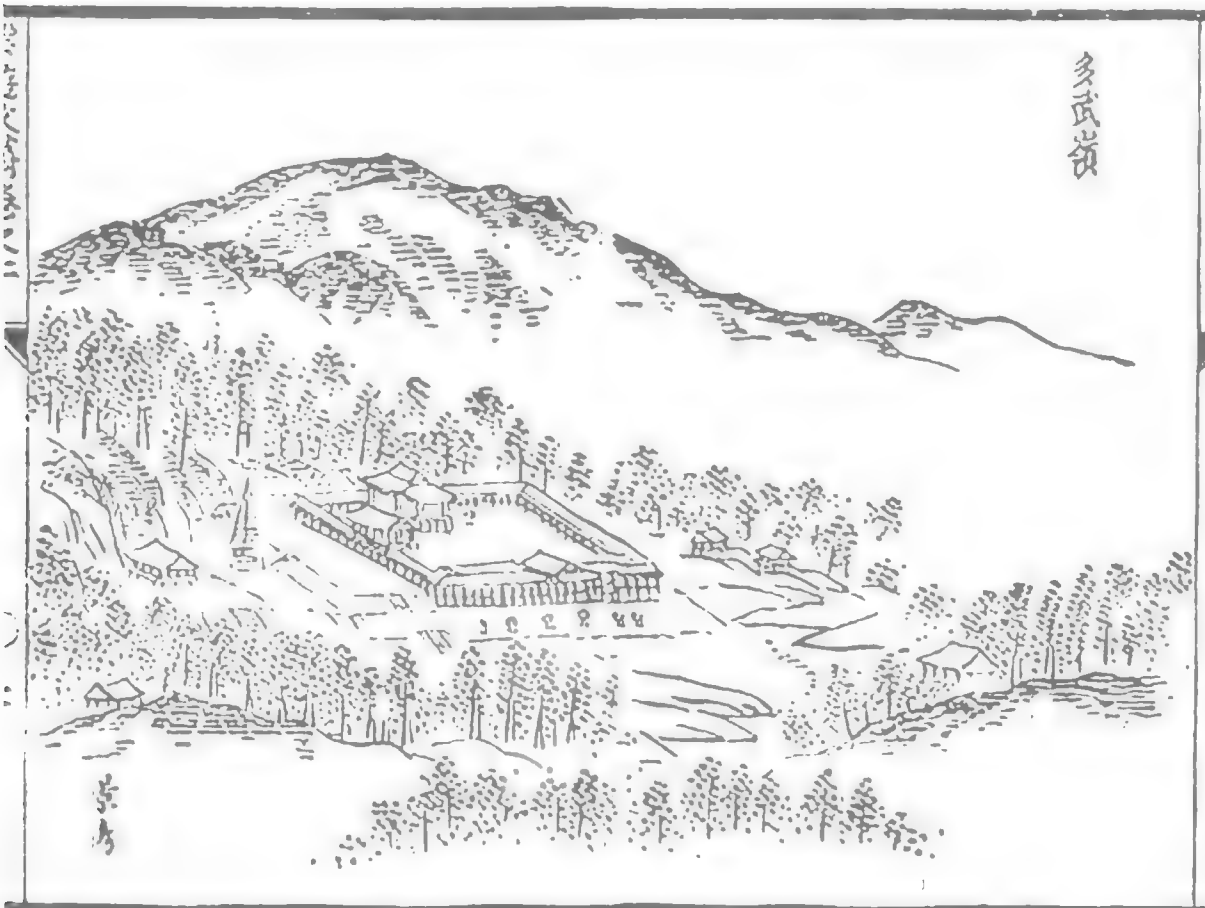
實錄大前卷之二

三九

伴，李春望之前後，蹤跡，惟訝在白雲中，予惜後春芳而入，一華衣，榜發心門，摸高野大師書，云，謁藏王殿，依扶桑傳，以小角役公爲關士，同州葛木郡節原人，少神異，博涉衆師，佛果壯年棄家，入葛嶺，排止，窟中三十四年，葛藤爲衣，松果充餐，持孔雀明王咒，優游仙府，役鬼神，朝散大夫韓慶足師焉，後宮其能，護以妖惑，文武帝下敕，捕小角，角騰空而奔，官吏捉其母，角自來，就囚，便謫，亞之大陽，居三歲，放回，角遂厭日東，載母於鉢，泛海入唐，於

實錄大前卷之二

多武嶺



戲從公神化其盛矣山號金峰屬芳野郡皇統紀  
一名飛來峯安閑帝還都于太和勾金宮翌年崩  
矣宣化三年戊午化金峰極現從公嘗巖棲于此  
現像者凡三矣公一日舒現像于一頂而密咒焉  
儵然盤石中踊出堅固不壞金剛藏王忿怒像公  
拜瞻數冠即失而作一下力三禮造刻藏王三貌  
予今遠躋湯仰神像益追懷從公哉世傳公其像  
半將隱逸半蓋巖棲三十年草衣木食豈匪嘉遊  
之式哉若夫使令鬼神飛騰虛空是密咒之力不  
器之德也非公之本色矣昔者求那跋摩遊竺乾  
來真丹龍晦之士仰而攀之矣公之逃日東往異  
域所謂一舉萬里風可同日而論焉如其携悲母  
者可言難哉矣下已抵竹林院門榜高泉書稍穿  
紺園跨于一丘花木無數予曹太叫楓快至矣天  
錫之壯觀疑是放生分陀域乎乃需茅柴之物龍  
團之茗於下院厨兒揮花下宸勝地位設蒲席坐  
四顧嘉美者花半雲乎一何爛熳于此俯仰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諸生斗酌陶然予謂賢古

今此地春佳什玉屑積成堆吾豈敢哉雖然乎古  
人有言天地之間育物情乎孰無不風焉哉樹禽  
井蛙亦克風焉耽溺之子各詩成誇花前予謾得  
國歌一首證之遊耳停午陰雲四亘山簾俄至數  
株之花霏霏焉撲面滿衣坐客復倍一觀少焉驟  
雨從東來諸子蹂躪地花下矣天花雜雨翳須臾  
爲無何有境矣凡賞山花者得期望焉割愛而下  
尚想像其熾不遊焉予擬近賞春杪花慰渴懷而  
後望初爲天花者從下已至午後縱橫無常變遷  
於頃刻而聊以遺念在也初觀其濃艷交積是一  
奇直遇爲山嵐紛紜是二奇復觀盛衰于一時畢  
忘者是三奇予姑以爲金峯三絕噫人世百年從  
役夢辱悲歡得失苦樂種種境界佛說爲生久長  
夜轉眼則泯然亡影蹤豈非一夢境乎而吾無明  
眼力故認此夢事孰爲實有是之山花爲我逞示  
無常深慙朝來信意嗟然者夫太禹惜寸陰至於  
衆人當惜分陰然吾輩當氏說人命在呼吸其分  
陰之中有多呼吸則我惜何止當惜寸陰一刹那

雲遊來樹卷之二

三

一彈指之際皆不可不惜也遂與老生栗福花外  
公尚侵兩板不顧之杉生爲屈疾脚楚痛不堪蹀  
且進一簷于藤尾山店兩盆頗盆予與武生翼左  
各攘兩股扳則杉之脚爲二尾曳焉動與蹠手蹠  
卒言不可扳止止獨我爲山雪見忌加以無益二  
公棄而行矣武與予以不可奈之何投路側堂憩  
焉寺號雨師雨師屋脊也後醍醐帝常行幸于此  
兩濕劇兵常唱國歌祈霽之處赤松子傳載至崑  
崙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遷  
俗太高辛時爲雨師却咲杉生入雨師仙府而不  
能獨自上下者依未服水玉者乎既行里餘右巔  
置古鐘樓是云日城三洪鐘之一予三市得銘云  
保延六年十二月播磨守平朝臣忠盛之十七字  
第一行得欽明帝之三字第七行得曆元庚辰九  
月之六字餘皆湮滅焉而傍壁而上予守祠是芳  
野八大神祠之一前殿折額狩永德畫之尚未泯  
躑躅岡苔水谿蟠嶺瀑國栖莊等諸勝爲雨故回  
錫上中抵吉水院厚舊史役公始憩之處貞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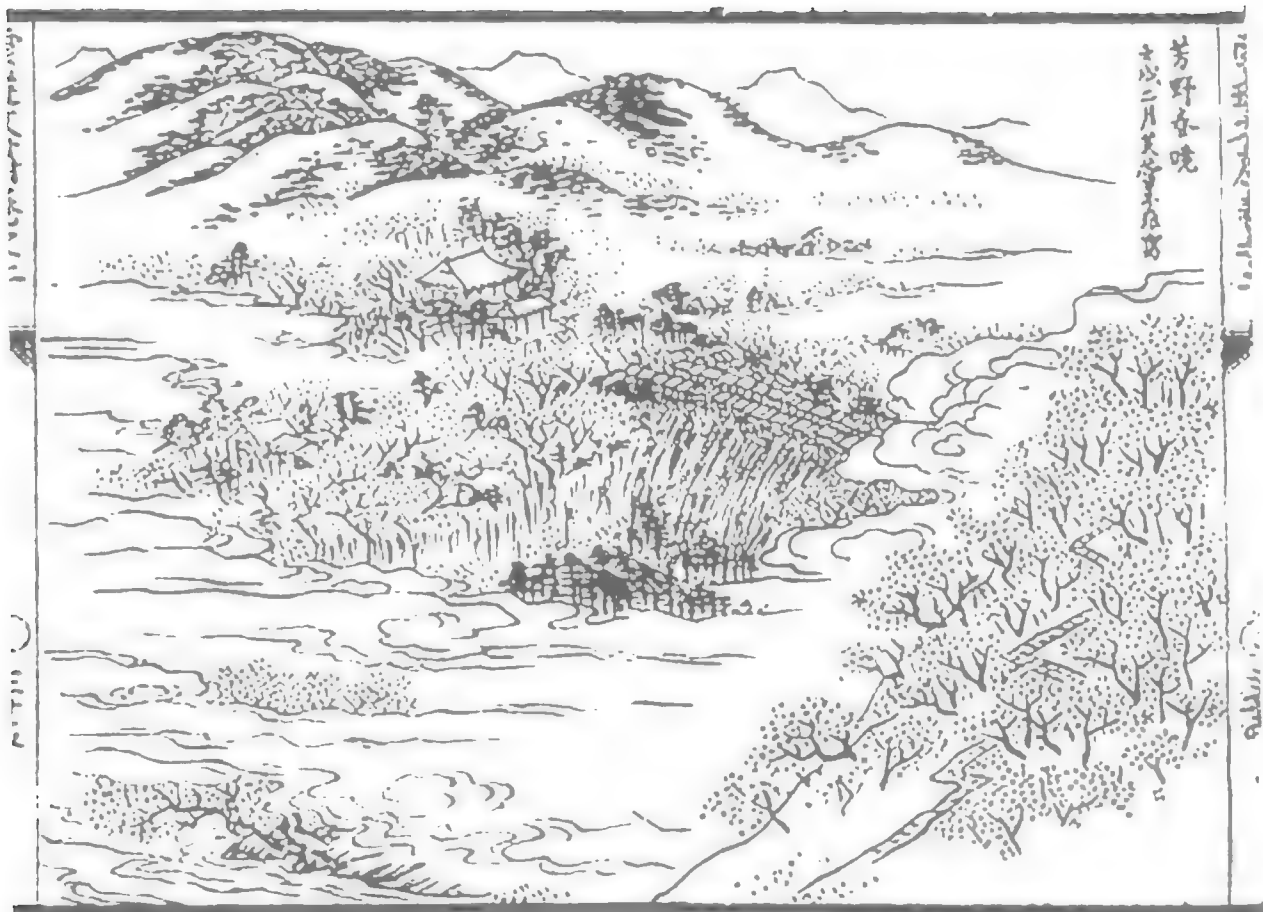
雲遊來樹卷之二

三

爲上皇行宮殿屋尚存焉源延尉及從士文治元  
年木物浦深夜凌晨風濤潁行芳野入吉水院凶徒  
逐之殆危兵廷尉微勢不知一計所出卒踰淵遁  
歷多武進于藤室藤忠信獨苦戰山中救焉而故  
之急迫者歸于人口特忠旦信呼忠信兵諸子搜  
古什舊時之火失審庫一箇故眞寶居半耳惟上  
皇宸翰兩界受茶羅二軸其畫圖龍文小野文觀  
奉教筆焉事出于第四世證明禪師傳三帝繪書  
及藤原樂諸太般若經六百軸各宸翰分軸而有  
公卿椒房如毫焉至竹桃研筴數品予屬之雞肋  
傳僧引視厨下一柱楹道是躑躅也木身方一尺  
許一異焉賴王殿向拜左楹者弗所謂躑躅是石  
南木俗呼波奈毛弩伎云考釋書承曆三年歲未  
殿皆塔諸宇落成兵而依平氏家語貞和五年正  
月師茶師直等放火於大殿講堂淨磨子院四十  
餘區烏有焉而後依豐公之命復古焉寶成寺在  
坤位是爲南帝四世宸居其際計之五十六年殿  
礎特免災故藏古什若干嘗上皇所樂玩長遠一



芳野春曉  
壬戌二月某日



管第七末字，甄生二聯一銘，國軸一銘，三岳羊鼓，乙酉皆御物，渾雅而取人罕，觀侯將現，生一二以爲之，記實政己未夏四月三日，揮毫於芳野吉水院南殿燈下，東江瑞泉釋大任稿。

初五突齊，後下金峯，西北六里，歷新野下淵，而與天釣人旁，溪爲渭水，趣益降，其河駝又拔，與云宇能嶺，凡十八里，嶺上無白雲，踴躍之花布，脚下不減，南泉踴躍，丘偏想，西公山夕之什，山雲均吐紅，而示，佛能微瑞耶，折下而腹，淵抵五條，而止毛左，雲遊文編卷之二

○三六

控，仙侍乳山十七里，程路稍隱耳，乃爲紀和之界，志助邑三里平野，而無庫屬，隅由莊與武栗，脫平嘆入野寺，號云護國，行基四十九字之一弘七年，開北陰相州經過，天下信宿于此，而後復興，廢毀太極中，豐臣公館，與手自繫一隊，於徑松予何穿，盤盤桓之多，癖也，微生相逐，偕將探勝，一老僧出，替首然，熟見示，寺史下申至，橋本村舍，從是以西，爲高野，封疆。

初六辨色發，清水三里許，而埃多長或作，長又不



雲遊文粹卷之二

○壬午

妨聞之旅舍。婢驛中市邸一椽。談松梅之梢。是封而爲。諒訥甚宜。兵觀音頂冠之中。有五道衆生焉。西南三里至。伽牟盧六里許。休于可寧從伽牟盧至。作水約十三里過。千斛溪橋。而峻不可馬轡。漸漸。神谷午餉。兵而愈升。兵愈奇也。殆逸人豪之外。先導御雲。喚乎後驅。搏風追焉。遂即身入佛界。上方平閣左折。而向支陀林。千古墳石壘壘。不識幾千萬也。過一橋。掃極窮處。燈堂煌煌。長破永夜。困睡乃胡跪。大師入定。窟外誦念。兵然勝妙境真。

雲遊文粹卷之二

○壬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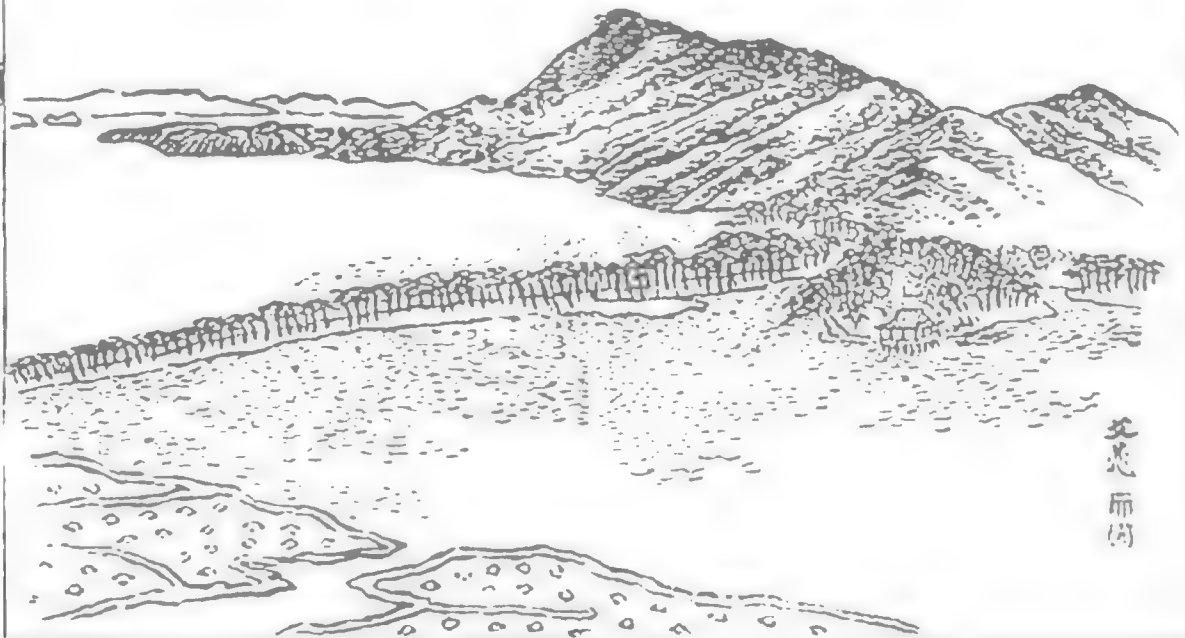
焉。禮殿偃然。竭壯麗。所謂二神太祀也。趣超舍社頭。村民諸徒先酌。丰翁屬雲山會下。故不升。擊海物之問。雖然。用意於精飯。幸弗梵天朱耳。薦揭佛掌。紫和批汁。以配脍。夜間寂莫。孤燈將滅。已牌自。風雨東南枕頭坐。思匡廬之勝。益奇。初七風雨瀟然發。天野拔一峰。云德正寺降。兵又一峰。驟得而尚惑。聯峰凡十里餘。與野峯爲伯仲。兵皆子院。食邑也。前峯二三子聞杜宇。後峯子美輩。何不相繼。既就下路。雨濕滑澁。杉生足不進。跡于破碩者二。兵肩扶而臨一梵刹。咫尺那。可至之。迂回諸徒多。不讓杉之足。下午軟軟出寺後。北崖而入。兵大師母堂。廟地名號慈尊院。山隈清閑。乃上慈氏殿。瞻禮真像及五銚等密什。住持僧克會釋。舊史率正門。去焉衆人紀川。上酒壚。該一航之。裝既水行五十餘里。遂隱接岸。雨聲激奔流。遠近之山來。太疾於矢。烟村如控。市蕭索來。梵色時時。俾駭客搖詩。騰兵上中抵和歌山都城。就旅舍泊焉。忠直氏識。主人與養岐入小園。于笏室。喚茶清。

譚豆二更

初八快霽，繞城闔出于郭東，三里許抵羅漢殿。左折望海水，所謂和歌浦升。神祖廟堂，謁玉津嶼祠前，放一葉，積水淼茫，風師晏如，直上三井，觀音閣，眺焉攝搖之，諸巖為濃淡，鳴門之勝阻，紀之巖不可望，淡鴉一沫特點于南極耳。養模焉玉嶼近，泛欄外，壁下斜視，灶烟繚繚者，煮海茅炭又供一觀，兵須臾隱見不可端倪也。午鐘忽動，則胡僧吹法螺，塔下閤殿相應，昇堂如法梵行焉。劉亮惹潮

響，余旅客頓空，諸綠眼華尚向海天青，既下石階，數百級入下站，銅而北，回三井山，蒙背山而西，經多滋瀉甲峽，諸邑皆田畝，以為捷路，左焉都城，則銀珠隱隱于烟霞裏，至秋月邑凡十八里而自有馬取正路，下午過八捷耶，西徑通根來寺側，碑三國一錐鎖不動，從八捷耶至新居山口，大抵十五里板一嶺，云小野益馳，淵徑過伊保，僻陋甚矣，瀧波汰三里餘，泉聲微空翠，接下申泊山中村，應是村長之家，亭構頗妙，何殊山中，徑投當案，探匙，午

玉津嶼



玉津嶼

饑望已溢于客顏也。二婢私匪不鄙，飲食徒武生果而言，泉南酒美餐淳，而潤數日之渴。

雲遊文蔚卷之二終

雲遊文蔚卷之二

○單

雲遊文蔚卷之三

東武 瑞泉墨奔述

北墅 鄔波馱耶輯

初九點卯七里經中邑而信達而安松旁海濱過松叢園歌裁之左野松原而長瀧之北謁嶺通祠樹間寂僧居首鼠于祝司號云宗福敲舊記未知所其憑恒據清氏枕草中春曙篇已出林北兵路側一沼爲貫之落帽池西南不踰狗鳴峯徒望而行上已渡左野河入東光密寺奇過湛佛會北口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一

下北而碑永久名也黃老隻履手亦爲之混耳午餉貝冢而過岸城外絨城中山岡氏時主人患微恙在京師雖尚齡族子掛錫午先抵浪連期月季焉登多田岡而太津自介松東北田間入千原邑五里程信太鄉祠廟在山阿延喜式載祠聖神聖神是素蓋烏尊孫也詳三代實錄焉左際而抵信太蘇和史以蘇字作杜未知本據也杜者寒也滋也云赤棠又木皮根也既入一叢樟樹高七八丈可隱一馬枝柯鬱蔥特老平楚者一奇焉國歌云

雲遊文蔚卷之三

○二

千枝者指森叢非梓枝之實雖以惟紀氏六帖一首爲證未審之昔者封境曠大近世爲數頃田一叢僅存老樟已中置小祠旣猶荷神此地名于葛葉願葛之葉飄風亂易反裡西國歌比興愛慕切耳慈鎮吟葛原風者是也豈翅信太之葛哉一夫出焉指祠壇恭授神符於二三子予入樹蔭開絨中實葛葉掩手不覺失聲夫即爲色予云女是祝司之辭予將狐乎附會何等證妖惑吾徒劇耶夫燈照持一卷示予乃讀之近時儒生某者解梓與葛誤訓偏以梓葉爲正者也夫田野之僻固不可讀祇謂神德在葛之證兵予卷軸數云營密于怪說眩人也證諱之脩辭不會通古歌却敘猶神古祠消汚于世兵野夫大慙尚請之記予雲水人又何足記焉哉豫書其梗槩以與焉夫敗首伏級報之以左界間徑九里東北數十步歷熟送予之徒別兵此夕投左界旅亭峽生浴後近雷林內云以先考諱日故朝來啓行精進予摩峽頂云憐汝切詢以精進進孝者謹好凡孝名爲戒其斷酒與

肉須專持佛號若不爾固有個福力焉食肉者楞  
迦及諸典說無量因緣過惡中斷木慈種子水陸  
空行或怨焉且其酒有穀本草製惱生多端戒經  
揭世六過四分載十過未能應復波梨之問而時  
之飲酒爲樂雖人或云不獲醉不弊神不作過乎  
猶植衆果無惱障也制戒原防非爲生善耳其假  
使一日一夜戒方是善行身口無違緣中自息避  
性兩斷今耐酒之人雖不濫身神不破餘戒但欲  
爲罪因這避戒緣中生犯且勤精進有身心之二  
言爲之大息搔頭奉行焉

卷之三

○下

十日黎明出海濱而望矣布帆無數舳舻相銜近  
時費官財再治漢門水道交易之利旅客魚貫聚  
頗總于環浦是時南一都會哉洲渚喧囂當治勤  
予之曹彷徨復有逐臭快焉者諺以殺作業可痛  
哭之極也凡作惡莫大於殺生知盜雖惡意在得

左海濱

漢陽

去水邊

卷之三

財苟歡喜而與之未必戕人命而殺生剖其頸剗其心肝腦腸錢兵經言有生之屬或多風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老其所殺無其則害及多生父母矣而劫盜忤逆教唆者各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故天地大德曰生太惡無過焉古德云虎豹食羶獸也鷹鷂食羶鳥也鰲獺驚鷗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鷂鰲獺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鰲之害不及陸

雲遊文集卷之三

五

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釣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為人乎既名為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槐亭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為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有田字隱隱在中槐亭此說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或曰炎帝始為稼穡故號神農氏伏羲時未有稼而網罟將為雲棲用前意而廣之曰古雖未稼

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况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為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放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流弊而非聖人意也下午發左界抵雞波邑瑞龍禪寺接聞祖鐵眼書正殿鳴鉦鼓修齋口之處士女瞻仰兵燹口啓教於阿難是瑜伽部之所想是法大興於唐金剛智不空二師有現驗而後無復能嗣之者所有但施食一法而已非精究瑜伽之中印咒觀之事三業相應乎却自損損他兵今施食師知非易易事修之復有

雲遊文集卷之三

六

不可以已歟杉生引入款茶亭餐茶任總角破產泛河海難度德為清龍山于門阿順和尚時時隨師而游既爾後掛錫綠山長于南溪慈光菴明和九壬辰八月歸省兵阿母倚門望焉老師在堂緒焉匪不悲喜交相晤我之淚下也翌己季秋再東兵屈指殆垂于三十年今己未之夏既至故土也親戚故舊宛乎山影蹤風土復還從若存若亡特歸然者考妣墳塋耳下未投杉子別業于平壘巷同生曰趨世氛任寥焉養數日憊與管城氏娛



焉

餘子謀不日發大坂而為拙備之行於時支遁  
馬其尚庸焉徒執執起伏權已既在阪者兩閱  
月也五月念二發京歷岐嶺六月初六歸山谷  
兵紀辭多端別贊焉而文蔚脫稿石年師與予  
之尾道記辭及近時東都作供焚將歸北越予  
懶生又靡有可留焉者帝軒隨侍僧所叙杜撰  
作塞之請耳

附錄雜詩文

案卷之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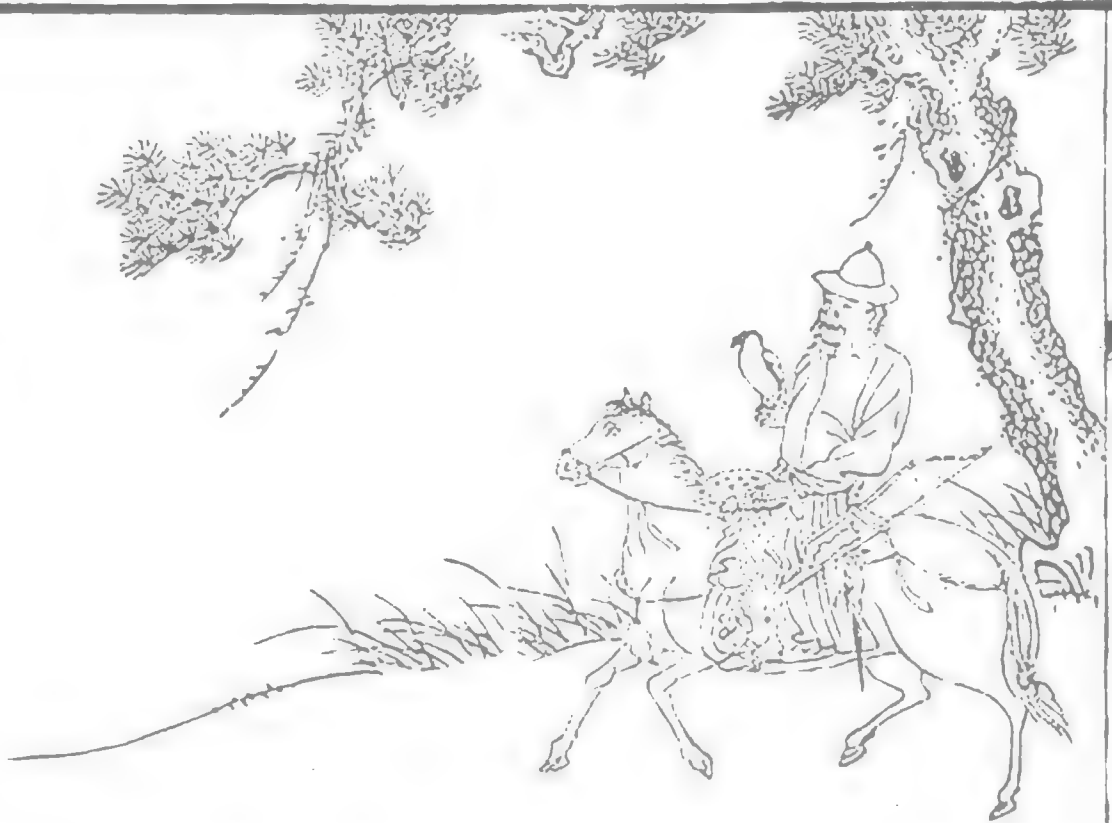
訪兼葭堂即事

名聲見世識奇品滿高堂海內將英傑使吾敢  
月

直指雲間質素光內外周盈虧固在我何必問中秋  
花

驂客尋花至花還迎客移幽閑賓主適兩有暮禽知  
扇面畫

濃淡州樹合水石月來初上有華綸客終風不殺魚  
十日菊



牛世凱

簾下鄉園色尚殘，簾後香高堂人老，無津雨。凌風霜。

為和廟

永駕紫氛，太洞中餘玉音，龍鏡千古淚，孰不隨，卻除。

謝人惠佳茗

香烟周隔，賞臨別自，慙慙玉管為吹，去明朝是，白雲。

山行

白雲山岫，出倦客自騎，驅夕漱，餘酣去，鳴泉玉不如。

文房四友銘

禿頭何，厥利奔走，不揚塵，從入青蓮，夢文華，日日新。

雲遊文集卷之三

○九

好水山金，匪向來紫氣輕，千嗟伊之子，淵默為雷聲。

函山氣賀邑作

泉，戲劉溪口月，窺柏樹亭主人凭，几嘆，應讀離騷經。

暮春華頂山偶成

遊禪同友伴，十里吊高蹤，欲問風光過，花間落，暮鐘。

花飛華頂暮華頂不易，蹤春風綠洛溪，惟近華頂山。

靜夜思

禮識曠年，還佛場不知早晚託，蓮舫孤生搖落風燈。

下伏懷長於秋養長

五十年來念佛功，吾名常標芬陀中，身心何，伎刀風。

解作視聖近現，碧空

九日前十日喜守禮尊者見訪。

客約東林自入，廬黃花之久，感居諸，籬邊未，似陶希。

手先，使國風，香有餘。

吊，咏歸堂呂都居士

渺茫，往事轉傷神，烏帽空傳，一隱淪斯，道我成，十歲。

雲遊文集卷之三

○十

夢荒波寒月，咏歸人。

吊，宣風坊昌恭居士

市隱，名聲謝，昨遊詞，建依舊客相，傳，宣風坊上三冬。

夕松韻對，誰牽，鶴愁。

簡浪華石子玄。

佳人何在，嶺南樓每賦，梅花懷昔游，餘靈當年夢，驛。

使誰家，春酒解，離憂。

栽竹

問庭綠竹賦初成，何事輕風晚自生，文墨徒耽，阮籍。

懶服華日日對君清

途中即事戲寄子祥

太道誰無混濁醉怕寒把醉易解花粉粧蝦玉金川  
女不解風人歌楚歌

剛蓮公見寄

憶昨春從厭世氣高秋每賦望紛紜悲心定出群閨  
曉送我終南五彩雲

墨江眺望

日午幽林昨雨收墨江依舊老神丘向來殊有風烟

雲遊文集卷之三

○廿

笑樹杪吹生蜻蜒洲

諸士集佛心院賦贈梅溪平子

相思此日奈難逢泉與畫來三秀峯吾賞其公雲霧  
裡人間應意問真龍

同贈佛心主人慨公

東皋結夏委鴈眠聞通詞林引彥賢不怪呪龍空跡  
坐却伴揮筆起雲烟

春日遊三阿居席上贈南勢其祠官

勢海真人降武中金霞玉簪望玲瓏則時殊賞春光

遍彩筆花開日本風

長裾東入太邨新階以斯文慰旅神翠吹若隨倦客  
太宮垣恐值目芋人

停杖茶惠對太賢關河春度遼海篇嘆君匿盡寧津  
興重會陽陽禮樂田後津一

白雲閣

白雲閣外白雲回雲白花明幽石隈行盡白雲雲樹  
路泉聲日咽白雲來

悼慈公

雲遊文集卷之三

○廿

設稻灌園事已餘昨遊無日不相鵲澁情欲問茶爐  
趣人在金先落紫西

神交某逆社盟深遊戲海中絕德音湮滅無常總並  
速側身孰不願迴心

中秋雨

戒香半炷坐高樓下界蒼茫烟雨愁聞光非非  
外中天一顆滿清秋

遊星橋源及茶亭

沸湯環欄雪來始飽饌啜茶好換爐多謝唯心妙手

交州

學川春杪



殿舌頭寧不識醍醐

江嶋

金龜何歲載山來海氣接空送激雷作賦縱堪放叔  
思獨將杖錫阜崔嵬

吾徒分衛事風游象外盡來天女洲白足行耽烟水  
笑教餘九月廣陵秋

人間不識湘中道寒襖更節伴情老兩霄平明何所  
侶瑠璃盤上紫蓬嶋

無題

雲遊文蔚卷之三

○高

一場心印返無遮植石引流好結跏趺侶日常定味  
太廓然醒悟墨庵茶

答人

山谷虛名鄰墨洲終年尋藥一囊愁夜來風雪松澗  
裡別有幽人藏畚舟

宗祇法師遺趾

藝杖曳來函谷西美髯香褐甘禪按松風時有敲幽  
戶種玉菴邊蘿月寒

萬山師失惠白鷺之約戲賦贈之

山陰特愛鵝群，親何處，右軍揮筆真。舊交尚遠，言舌相始，知信外，釋毛人。

金澤值雨

從來吾道易蹉跎，烟雨秋迷金澤阿。海客今朝追鳥迹，倉皇度事泣漁蓑。

寄曹溪瑞林禪師

別來世路阻悠悠，師自武中湯蔡休。山水畫圖稱快處，高樓此日賦風不。

六月微涼無客至，空門雨色自澄流。從揮雲出石分跡。

雲邊文蔚卷之三

七

坐爲望一草，涉墨江。

元日

四壁蕭然，隔水澤，眼看初日上。禪林烟花弱柳真，面目象外春風吹，已心。

答寶海師

屈指三山二十年，蹤跡誤生前。道諱卜得瑞泉，水滌鉢口隣竹樹烟。

寄懷守禮尊者

香積咫尺阻慈顏，愛及履餘黑子頑。隔水春暎不貶。

曉石頭日與白鷗閑。

此地覺僧不出群，五層塔迥日思君。祇林春過桃花。

地化爲坐觀自在雲。

墨茶野老隱于茶，幽徑未停長者車。遙憶四修三昧。

客偷閒，特酌淡香霞。

日本堤

郭北望來霞夕暉，畫樓幾處聞芳菲。彷彿十里長堤，上縣客不言採醉歸。

西行卷

雲邊文蔚卷之三

七

洵美國風絕世，宗行吟無處。不芳蹤立却，頗笠時西望，削出雲間富士峰。

芝浦晚眺

海天雲盡夕陽催，無限釣竿移。挽回萬頃望，聞潮氣裡三山半吐，碧樓臺。

春日錦清源侯見訪分字

山門傳客茶香濃，無礙光雲萬象空。豈謂滿庭三月色，天花直落蔭堂風。

泉南月峯先生宅與鈴中矩及諸士賦



宋祖遺跡

石  
圖

一偈說我交誼切，良朋資老不論拙，天涯別後如思  
吾為望芙蓉峰上塵

寄子祥

發憤英才登解官，紉園給事昆盧壇，三衣堪當綬袍，  
一阿孰不憐范叔寒，  
霜苦東林罷掃除，談經何似轉繁，好薄遊動誤黃金，  
諾不似風流日有餘，  
落能頻年旅寓，身張生踏踏意難申，腰間應擲霜華，  
漂日入都門說敘人

雲遊文蔚卷之三

○六

東道口號

此行堪可紀，地嶺送致燕交凭，芳蘭結錫隨，空翠凌  
畫鋪分五味，旅服入三樂，驛榜叱奴虞還逢，愛馬僧  
冬日直指亭小集，在麻谷絕江州  
淨寺說山云日東  
直指幽亭還山，緬海日東寒鴉送短景，落木入悲風，  
滄城三乘會少林，集履空更逢蘭蕙茂，臭味與誰同，  
不言登涉苦，文墨自雄都，名嶽雲端，薩聖蛇係上趨，  
拓竿飲外，談翻雪印中，徒直指絕江，上清音俯有無，  
和赤城君見寄韻



仙才芝嶺，宴淑氣，謝塵喧。鳥几設，板帳香醪，或減錦  
簾前。風寂落梅影，月黃昏，象外幽閒。題款。君金馬門

夏日遊傳法院寄寺禮尊者

大王傳法地，跡闢太年。群譚徒三車，轉經從五味。分  
統宮，法雨濺，霏霏。殷雷紛貴賤，雖殊等不誰忘。世參

密巖師起信義記刻成

高堂論起信，得生凭榜。迦本有開中道，通伸搖太車。  
雲花誇一世，賢首逸三家。直指心性，月皎焉技眼華。

高玄師祥志至

雲遊文蔚卷之三

〇十九

日夜東流水，浩浩已一年。山河雖遠，典籍自優然。  
大漆容食道，良緣祝福由。師歸雙樹，月依舊照。然遺  
次秀海師東舉之韻二首

良彥從明主，法餘聖渥。流楚材秀，海國下壁凌。濟列  
人望彌天，月道生濟世。秋微音俾我，駭頌遺北中。愁  
東臺塞宿，望彩筆照黃昏。鵲驚風將亂，鵬眼波不喧。  
秋冷來楚色，月出分漁村。不賞歐徐趣，知師笑言。

雪日舟行憶白馬津公

放艇春川，雪臨風。咫尺迷，巖華門外轉。白馬渡頭嘶。

明世歌梁苑，野人憶剡溪。非關餘臘酒，自許摘招提。  
寧津昌泉院咏菊

尚被童子伴，至屢吐奇芬。彭澤金英滿，南陽珠蕊分。  
載稱人代酒，問語筆生雲。未暇裁佳句，恍若秋園。  
首春詠老

苦海業緣轉，渺漫吾曹豈。迴凌波瀾，幾年悲信結。經  
卷時音為誰替，寂壇霜尾曳。泥瓶花老，鶴毛生頂頭。  
陀寒桑榆深，魄來酬近。鐵杵不知甘，鐵丸

除夜

雲遊文蔚卷之三

〇二十

野服狼僧臥北山，抄冬貯食意何慳。鄙名飄忽空花  
上短景蕭疎，逆旅間千里。末迹偕馬老，高堂王母棄  
桃還。被中徒候新年曉，忘却這般一大關。

和呈其大和尚住三緣山之高韻

僧迦新賜彩雲裝，日上海東望道光。真訣于今建旆  
城漆藍振古，漏瓶場機沾慈雨。度松橋山，凭雲芝我  
秋梁隱操縱堪稱笑事，孰與聖世資宗綱。

再次同韻寄侍收其師

天章新下製衣裝，為識陪遊殊接光。白社三千講法

會盡憂百億布金場雲迴芝嶺視龍象月出極林照  
紫梁岳道疎慵遂沒苦潛然寧不賴慈網

朝詔賜錫再就裝追隨羨子接神光諸陵金玉迎論  
主街道風花翻譯場紫北堂空千里驥終南元自下  
家梁宗乘更有東方轉輪下春傳神本細

中秋無月

良宵龍月水雲流三秀峯頭象外遊竹雨捲簾來楚  
色桂叢滅玉凌滄洲素顏那憶嫦娥影故態靜開蟬  
蛭秋總爲蒼烟侵爽氣還教客思滿香樓

望湖臺

臺樹官巖獨鐵丘登臨極目月明浮檻前斜落琶湖  
色雲外晴懸望陽樓一葉忽凌雲鏡出孤波遙捲蟬  
珠流不知誰吊湘靈否移排無綠繁白鷗

冬日訪田村靜齋

吏隱風流餘水傍相勢同侶此彷徨三冬晴霽過鳥  
几十月小春催玉觴台嶺柳詩金石響靜齊結客桂  
蘭香知君校蘭游梁日白髮承恩辭大王

黃門某公枉駕于祐夫寺席上賦賜和尚之韻

金澤兩行

蘭石



掃塵僧院仰，鴻行轉佩西遊。野色晴，聖澄縱橫餘海。城天威處尺燦，文明青雲裁露寒。泉響密樹落，秋彩鳳聲何料，偶留珠履，處紫毫故把，貴榮情。

西山與金谷良琛二生

秋陰深處兩三家，登涉回頭本路賒。抵道著書無客馬，却教彈劍賦蠻蛇。漆園遊子顏如玉，金谷老人影欲華。留滯且休歌伏檻，白雲明月滿袈裟。

登綠山閣

遙遙飛閣倚蒼苔，此日壯觀歷太東。樹裡風帆孤鳥，

紫雲文蔚卷之三

○ 三

外檻前，鐘磬萬緣空。談經客，追泉聲，援作賦人兼地勢雄。請見，三十龍象崩碎，伊阻在，白雲中。

謁羽林趙州公

朝彥聖時紫極閣，世家依舊許趨陪。絃歌坐湧凌雲氣，文獻長傳繡虎才。江左烟花迎玉帛，城頭瑞霧入金甍。雄風御者元稱快，春過楚王百尺臺。

送子祥

江湖才子暮收鉤，報道官門進新裘。別愛尚分，戲龍還聚頭時枕，潤田流經論鶴眼。送吾拙，文采鳳毛族。

爾修都下素知希，墨貴野吟漫笑示。來遊奉賀前，羽林南海侯之壽。

清門紫極報芳辰，孝養侯家杯宴頻。堂設良賓三海晚苑樓，仙鶴九皋春東周學，隱漆文郁南海告，望仰德隣波及慈教。吾輩源侯將彩筆，維明新。

廐

雲外秋高，曉數行，相呼相叫，向何鄉。曉送，湘水波沾翼，暮度，灤頭月照。寒片影，曉勞遊子夢哀鳴難，寄遠人。幸時今不營，歸心切，望裡風霜阻，且倚。

紫雲文蔚卷之三

○ 畜

牛街馬事

出，撒群牛從牧人。叱叱喧耳郭南，演脊毛汗血喘堪吐。頸骨疲勞眼轉明，道路牽制，裁萬斛，丘崗師，盤旋雙輪，窺開，虛受噴噴，報斯地，愕然裂我神。

立秋日子祥見訪得替字

六月早瘴天絕，露無，端蕙氣懶披衫，偕將雅量，文雅會偶，登風流酒不禁。北野廢僧燈，苦熱南陽，處士愛室心，研池忽有微涼至，坐聽梧桐一葉吟。

同和韻

蘭山秋早，調何高。紙上雲烟雜海濤。取負，聚書恒下。  
機我耽水石，獨依皋。紺園避暑，清話白社談，聚。  
濁醪，懸爾日。遊文朱城千載，與鳳皇毛。

劉元亨墓下作

生以發佳  
下德為反

永夜寒雲潛不流，同人底事背東游。禁方神化青囊  
帙，丹竈火空黃紫裘。誰遺霜毫幽石上，特存翠竹玉  
蘭梢。阿基聘禮辭恩遇，送矣都門韓伯休。

寄陸城南客居于綠山

終年懷壁嘆清貧，自杜憐君曷旅身。詎用連城聲價

雲遊文集卷之三

○六五

竟又知絳帳美名真，祇園花現鳴鑒陸。御道雲侵揮  
筆新，不是華陽棲隱地。幽情豈老三山春。

訪芝南隱居

十里泛杯訪瞿童，竹梧開望太都南。級江風繞春燈  
亂，芝殿潮高倦掌函。坐了真如月照岬，觀成自在魚  
生籃。想師海德無邊際，何物罕徵心印談。

子祥生從子寓遊數月，兵季冬將仕，湯臺某公。

桑弧男子四方心，偕修紛紛縣苦吟。寄寓中寒憐旦  
暮，索居從是奈高參。歲闌支近馬將老，霜散張華劍

愈漂，白首荏苒過隙。夢寐衣眼晚，出幽會殺青貝多。  
緇流偏，鄧紫故業淨理深。不必茅原生，美絕何常山。  
谷失清音，即今遇主音。餘愛暇日學，文情寸陰薄。官  
風流須太矣，湯臺先已下黃金。

送河元亮歸雲州代某僧

清府離情朱郎中奉恩書劍辭關東，舊邦故處稱荒  
化。古句或耐欽禹功，典謨元傳，醉邑廟絃歌永茂。  
蠟宮政聲變，懷中原俗，文獻尚移大土風。綠楊花傍  
城市發，松江水繞，侯臺通遠遊才子耽經業。官舍服

雲遊文集卷之三

○六六

心為國工，縱歷窮衷，貽季子還，伴驪曲代支公歸來  
知遇家鄉，好作賦爭求斯地，植

化龍源侯賜題榜書詩以奉謝之

河圖之事已遠矣，心盡愛効安。煥焉橫猶長舟，截小  
渚直侶綠竿，拙寒堤虎困豈論印，近說鳥跡何故兩。  
累年帳中維力門，弟子咄咄逼人，一何過關內公侯。  
宗室貴，洙泗遺風文獻傳，詩書蓬室陳明府冠蓋。  
裾映上天華，几屨驅毛元鏡，蘭臺應侍絳陳玄。太元  
盛事懸橙，日上國榮遊臨池，遼光彩勁朔東方出奇。

古妙心象金億君不見少陵老人幾年前題榜壯觀  
爲公道驚世三大字蛟龍岌相繼

道公肩老師而住于甲州瑞泉寺

右府東征出帥年奇兵變動年報復岷中推敗成烟  
斷則左凱成陳迹平天目繁霸凋蕞蕞青城落月入  
弓絃郡民從古雄豪富鄉黨手今貨殖傳機運仗僧  
進白業靈區擬信禮真仙遠行設化梁英秀常位奉  
師唐道宣思遂塞鴻爲各地學餘臘靈照離徒許吾  
身後同生誼利劍分光鳴瑞泉

靈遠文蔚卷之三

○七

贈感應寺護法尊者

戒光現堪太都東感應同交幽谷中必驚翻章搖野  
經蒲旬提英咽新堂後倪爰震五時教驚駭徒悲九  
祥風勝鹿色隨烟雨暗筑波雲逐還雷空幕前回望  
春秋宮界外緣相圓畫濃爲獨台家長福慧玄言究  
妙多聞宮

鬼界嶋覽古

治承維背伊王洲十里逐臣度幾秋澤畔行吟香禁  
老岸頭鄉夢對沙鷗繁霜偏有侵衰髮白露轉想滋

微求節使追從臨薩海天書分報至神洲孤身遠詔  
失歸土二子乘舟入舊談佇立阻潮難作別禽星倚  
纜始相留錦帆影落雲間沒蘭楫聲殘烟外流快望  
欲還來復往喚波何月淚痕脩

三緣山登

靈芝之山扶桑東雄圖文物昭回通子子于旌龍飛  
日腰間神物坐生風鴻塞黎庶塗炭出時有高僧柳  
存公卓識啟敬神算悟宗願真契示無窮慈日能開  
周邦種瓊林維新漢代春鮮明四振妖氛極于覺于

靈遠文蔚卷之三

○八

文一彬彬君不見前王靈廟鬱金堂靈愛靈蓋翠朱  
廊太駕展回頻繁供部僂隱隱錦鸞行華聰玉鞍閑  
國賢耕門爭朝金塔前前車叫傍後驅排前車後驅  
共連綿恩波爰繁松栢下宸區皎皎鳳凰彩瑞氣萬  
年普利生威神靈靈猶如在護法論主憑昔年終南  
指定古今傳羨師懷兮恒爲物茂師衣兮花欲然滿  
堂相迎爲團圓老衲斜侍十二欄一字星斑扇掾子  
玄言如玉玉趨盤漏水究脫揖讓離山中別廿一天  
地幽豁區區植白蓮力生墊覺聞寂意法超覺勃重

包岑為隱居人



任溪至治馨香明德欽慈我優有度外屬飽暖氣滿  
為呻吟

復待賢師

本月初二下諸達自龍淵師道體平安久矣非土之  
群若戰討論莫謂秦無人而予游方千里不唯恣涉  
有意吊考姚既而三市兵分墳而南北兵考為萬福  
妣為寒山二寺相阻者六里許寒山主人一見如故  
故就于楨五日出北墅維日佳辰街頭行客若綴旒  
熾閑閑于簷上宜耶俾任為風木憾耶予每東都取  
雲遊文蔚卷之三

幸

樓轉懷土執與洽顯泣為杉山二子憐予見貽焉益  
為三藏有耳卒入北濱憩烟肆傍為藥花供墓下禪  
師為慰重喫茶之際殆可厭古既襲藏具謂謂本來  
無物域何顯現於若莊嚴也或者取禪師無作澤耳  
嚮迤邐紫霞堂徹夜開晤見惠陳玄一技煎茶談一  
卷越溪葉氏撰釋梵中補之良適致予先選述夢校  
吟哩者矣嘉貺不置高閣在通世肅見示一冊都鄙  
書也畫也以諸彥摘裁舒之東都公子諸友寄章贈  
畫璫然滿目予亦應寶已翠明之天崎手阻僅十八



里既入城東郭門訪松平主稅氏相聚談往供膳盤  
 歡下申男丹十桂園引予上城樓銀燐數丈開東南  
 隅播之諸山兵庫西宮豐饒近藩第鱗次環護於城  
 之内外一點指紀泉之界隱見于平楚其指點點不  
 止儼乎治城暗觀亦以尺幅客意其可望應接不  
 能詳審也予將乘夜涼回則察家懸留揭厨矣且有  
 制他方人滯留城中告吏之符者其浴頗嚴厲近藩  
 中有少異不聽旅寓然主人急遽停予而後告之吏  
 以故煩懣於自他乃云小藩之制不可奈何之請師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

徹夜整譚與盡宜假寐必期三更後曉覺於師之眠  
 足內守制惜別之意冀察焉予謝厚誼臥坐以談焉  
 寅牌喫茗粥已廊外泛一艇於城壕頭別丹下水  
 行十里幾具且備兵達底被縵衣枕碧流特陞披墨  
 斗上仰抵梓土港導者故知予之土佐告以供一餐  
 此地薄暑相宜漫遊不日再復南泉匆匆布字歸期  
 豫在李夏師應窺弊房松標西偃乎驟然不次五月  
 初八

與戶田某公子

噫昔貴弟之會龍園七夜同不相訝與乎羽化駿臺  
 與真人優有乎哉梯外開望城樓百仞銀燐空諸  
 即為隔西嶽百里而高兵此日不得齊何太人之遠  
 乎白雲試絃讀在異日已茶後那飲劇談陶然聯比  
 丘玉山既倒不識為暇蓉見嘗口邊呵呵昨辱尺素  
 任病魔已降朝來有起色幸勿為念領葛藟及菠薐  
 素攸嗜好調羹公可比貴謝厚貺餘竭面晤却諒不  
 盡

與平安長講堂尊者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

秋暑鬱蒸不堪喘息頃得午雨氣始蘇兵尊者旅眠  
 萬福歡喜無恙於濟世任艱掌樞務溫吹旦日來會  
 未足瘳渴望投宿僅一兩次尊者昨問步凌草翠露  
 平將浮杯于溪川食靈巖子柳標飯於三山與龍象  
 起雲霧予不識道履何涉也戀戀相送徒想千風月  
 者數數微樓高調筆勁氣長新秋之錦賢傲若纖殆  
 奪七裏之袂任車襲以為寺珍兵筆夜在通搖高玄  
 師聚頭面盤已次韻二首致之觀各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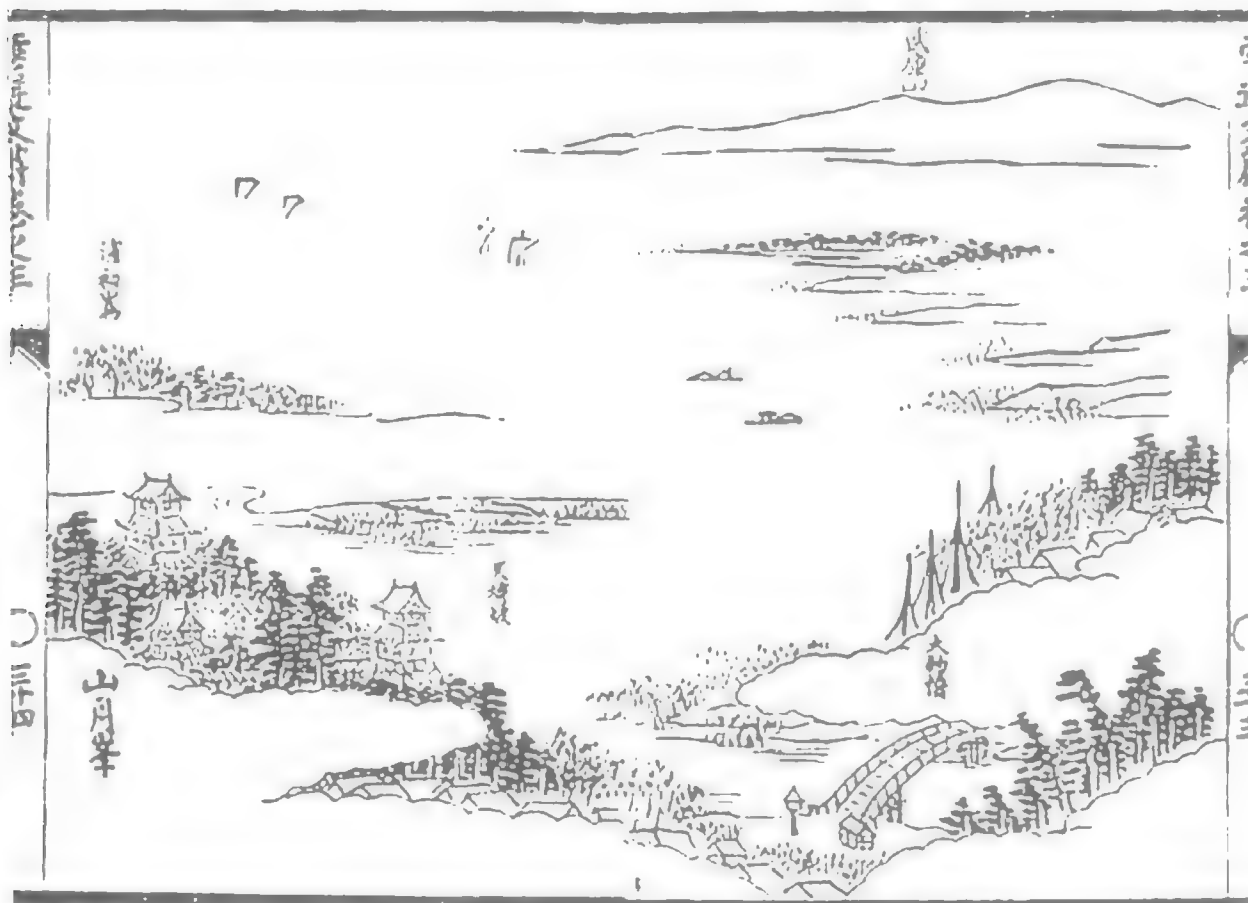
奉賀雲州前羽林南海公五十初度

吾太東維新之邦仁風誕敷德化之域麗澤昭曜  
禮樂之田蓋三代治可得而庶幾哉仕獨困舊火焉  
出雲爲國也兌其先淨光公歟乎朝班述職六世于  
今兵民田賦殖之利環海社稷之大輒固也南海公  
既自朝服而立臨之以仁國體大定四郊爲之靡不  
偃其風者先是公解職于東邸發處超然愛斯文隱  
甘和命之秋尚有若令世子孫振振絕絕寔云咸宜  
無良辰夏酌金壺唱壽觴而後公命爲壽藏於西窗  
光明山今年庚子既落成矣四月念七公與賓衆侍

張璠文獻公集卷之三

三

衛枉駕于此設榻開宴乃迎山主任魯老師予徒從  
陪焉其飲仰者漆幾十三字公援筆自書矣左置柏  
水壺各建退筆象三字亦以草體自題石狀奇古是  
即園出焉門扇石而彫羅漢像乃特榮川所圖也乃  
漆累累架雲擎鉢飛龍在天睥虎倭膝激者誦者觀  
者仙仙焉伴人神揚骨清者兵既有此舉乎闔山固  
公論榮公之通之無窮也仕恭哉鄙言呈吾老師師  
云太賓之禮其之有焉況上下驩焉雅什來章交爲  
天保祝雖不所女哇服與知手不文以笑眉壽亦有



賴其寬裕慈惠哉越後之公在否爲序

復金峯先生

辱手教一夜剪燭而讀乃審近狀聞足下侍讀公子等承重聘者幸甚昨過午門侍僧某隨焉偶訪餘生不遇卒步月回矣侍僧面貌若土晴眠又不例踉蹌相後者數回渠既絕播家之珍將啗者出多啖食報質途經落筆探費買錦俗圓者想戲花名店與之三應耳貴齋兵足下以金峯爲號也起然表和中者益金峯耳三百洞天三十奔泉不常寒以解之異邦亦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十五

數矣爲素玄聖修資遊跡青虬驂白鶴丹霞起兮相花於兮導妙仙子之教哉然精靈奇異氣應不必假之人麟散斯文潤美爾意楚村不膏不足屈則宋乎向者負笈於吾東地禮義所寓游數月其誦志氣勃焉輒嚮或疑瑞泉醴潔潄而鳴乎天惟俾足下文辭爲哉令室潄微女何賢子於足下而永隨佳之仙梵崔裡也駒隙既已祥忌至矣孤塵宿草離離托人越緊足下不思服往時也任頃塵俗如和雖曰來拂而戰勝乎于今不知己之瘦肥如何耳老將至也漫涉

獵典籍滋以以曠年况其修辭講業徒草吻乳臭爲可憐然發露者哉陋乎山谷一世界年俯頃焉賢士醫焉何等漆王乎悲慙以陶鑄銘治這箇野類充切劇學律策勵白業者哉霖雨始辟意氣撼詩腸和作二章與頌見示玄公之訓尚未回音宋太翁依舊不請足下一致聲州州不悉

送僧讓賢序

幽蘭香草也陰陽守節操九畹之菊美君子比與稱像草之冠矣向者有殖三莖於盤而贈予者經日衰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十六

莖零露承而稍不堪蓬蒿化多爲茅南牖下至俾予日讀離騷已惟慙雖愛睇不置乎未免滋養失度之謬也與彼古人殊賞既者相遠矣有輕讓賢者勢南泗水人從事予之室者三年其性愛草品好養蘭旦夕育養但和藪髮與苴蔕植于土凡三閱月培根少茁兒孫隨焉而辰孟春萌芽始得十三連日莖葉尺餘寸如五七寸秀茂蒼翠芬郁於盤中香風度室孫葉漸繁殆異舊日之觀詎不謂賢之精進功作哉今年中秋頌告歸土同心之懇當不及遂以望後爲期

相偕僊閣唱離情云維之國香既將亡這般光風從  
席沙之撫養也爭至值個翁翁即今沙割愛太兵于  
差賢乎是賢遊履于武與眾侶為伍卒出群而赴于  
化鄉人聚頭渴望乃誠道履大相及於嶼谷舊時之  
嘆者必矣別後秋夕夢寐東方任幽香室遙神飛恍  
惚焉予為之還仰濟師之回錫耳敢操觚以為送  
連歌吊奠序

雲遊文蔚卷之三

○羊年

向者蒲公見致聲日輪其阿尊者之論茲歲庚戌之  
冬值丁昌都昌恭二宗之忌辰其徒會盟風連歌供  
于祭奠也尊者切請任之詩吊焉夫斯道之來也尚  
矣上世汎兮亦何得商量竊依舊史復以足銀仰國  
家治安大化洽隆在昔日本武尊巡狩東疆降岐之  
酒折宮風謫肇數以陶鑄人文神童相和乎慨聲律  
矣而時之載人移也世之相隨以論汚隆耳報稍稍  
言連歌者或以為以今之古為乎將以古之今為乎  
蓋應安之際相國良基帶出一時述而新式信而好  
古終勃興于朝野維兼良後焉波及海內宗砌宗祇  
之徒相追起乎復卒不能以汚隆箇箇雷同人人於

邑汚隆之久風雅達者殆拂地那無有一超然輟流  
獎提為相翠為藤探藻猶設至文龜特敘牡丹華燦  
發中詞苑芬芳之中大抵餘濕瀉之俗云晚里村昌  
程者出焉天下盡稱之新在家卓瑩燦然增美當時  
王公庶民亦饒其風騷方今東方聖化洽布列世和  
承微神祖之明堂每歲首上日詞宗者整服延盟  
社數子輩肅如侍宴于前殿團樂試毫詞宗即從  
坐起恭獻唱曲上覽而賜之和而後存各相繼遂  
為一聯云是奉賀表八句御會蓋憑舊制也故縉紳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十八

君子亦追樂席遊于御會且其為風頌也體哉簡古  
面目於雪月花哀婉雅趣一何優有哉凡典謨誓誥  
六籍所設子史百家之言摘襲諸經緯之中意直妙  
用以吐露者各為金玉以和睦人心於戲二翁既逸  
矣而任之於恭翁淡乎舊交尚識研究其道遂不懸  
孤應已調聊擬于真俛以應尊者之諭言耳

祭平戶族廟堂文

代現

茲歲次壬子秋七月初二武之豐陽郡下谷現永昌  
權上人某謹以精饌四事之奠祭祀西肥平戶城祖

先侯之靈曰某貧道不能紹宗典尚賴道舍餘烈不限法隆風誦千晨昏亦億重任奉祠堂寵光庇護資履具計衣資憑來半無有所已格主源清侯溫良至仁大成國體節量以移風易俗詢仗佛乘竭孝誼特非飯食致孝半斯蔬茹忤斜相以無為滋味者豈超冥契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禱桑之明古哉今年新造齊壇謹遷奉神主欲尚歸趾公族承廢後之祀也仰望偕夫國極靈靈洞朗咸入甘露之門遞相究竟尚冀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十九

徵鬼知傳

討曰於為真之偽寧為偽之真都下一伶生曰據佛優場邊酒半苦待游冷而伴狂歌吹雜語痴譚以供于杯盤醉客愛脫呼彼此伶生察其人知其席進退無度之度矣傍得似如優場做兒某某之綺語少長婦女相聚笑焉遂通遠般之技為活計耳今年永忠直之西遊也渠將從焉永氏諾以常奴辭稍為意旅況之笑具予贈其人展時遊戲三昧醉兒雖為無可取者而復能育阿母子安恒疾者苟不為人謀固

懸河說倖韓但出無百戲萬態凡京戲勢中僑居每接待客無不伴徵鬼給事于左各主客來與欲聆微兒之似言即發其聲口則或訝其做兒來坐歟而雖解不承亞惟發一二言止矣可言逸興焉於戲耳乎百年樹木之民祖聞有三都如渠之技者予傍觀時謂其京賦之知乎堪可憐其技也不可論既而就歸途則永氏有事之大阪餘子發各投岐嶽峽二子每叩杯呼徵鬼鬼為之不敢回頭固辭健剛惟加餐雄行已問故師云既先我主人公歸矣遂依約所

雲遊文蔚卷之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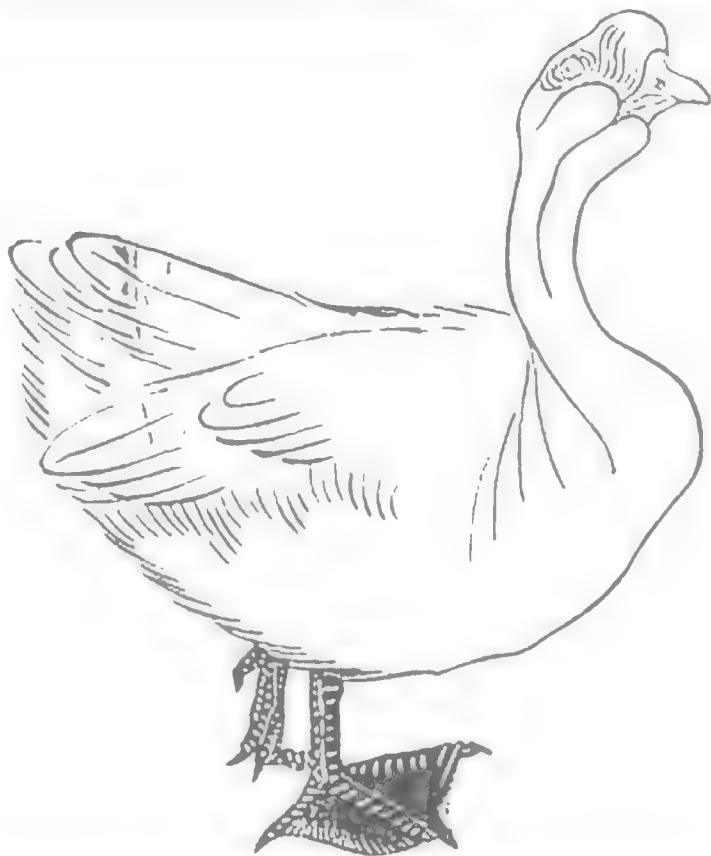
舒雁

予小園放一鷺適應見而贈其老後侯之即固同廣淵矣凡和漢眾禽紛紛羅網張皇之中白鷺在網外似為之奴為之伴已未抄冬一夜野狐來視網攝遂

破裂之盡數多少會太抵翌明而守吏駭然不知所  
 為特懸縱橫庭際呼耳老疾恆焉不厭惟奇一鷺存  
 免害焉左右云常聞之往養瑞泉之園林時主僧每  
 日下堂半與鷺於十念則十相應似受者者蓋是聞  
 添得益之奇特或爾耶予聆而歎焉衆禽曷為乎罹  
 茲災腥食多哉魚蝦施似適其乎而鷺不能空飛  
 家所畜而馴人一名舒雁惟噬生草與糠粃耳稟性  
 齊食不腥故古人比之騶虞之德竹窓二筆載山中  
 老坡稱鷺呼道人乃云鴨之入田也鵲與燕等吞  
 啄無子遺故其所遊行號太軍過雞之在地也蟬松  
 之毒惡蟬蟬之跳躍無能逃其家者宜矣呼鷺為通  
 人也因憶世人養衆禽品題如羽之彩蟬舌之笑度  
 之鋪剪之相替時供于娛樂網籠桎梏翠聖日仰其  
 空而悲焉乎罔有出離之緣其養之汰或誤後為水  
 火獸屬捐命等苦毒刑報盡來于主人況至我個廢  
 類而歟甘其肉之人怨憤延及于多生俯乞隱君子  
 不可不察焉

銳

舒雁二稱鷺道士



新川



或問所以神佛之前置一圓鏡云陀羅尼集經第三  
般若軌牒一種供養之中有寶鏡又名壇鏡者密家  
所共重須憑阿闍梨請問焉必竟神明佛心本妙明  
淨標幟也今按神前明鏡及世所言淨願梨鏡亦冠  
言之自己神鏡耳無不顯現業經第八識於善惡種  
子焉且淨願梨鏡出于十王經攝偽經部人不信用  
然俱舍業品第五云業鏡現前者是乎但形容其明  
之謂乎問惠信俱舍正文作業鏡者寫誤耶答按光  
記業鏡也神泰疏亦作業鏡今約之言之神即識也

雲遊文蔚卷之三

四三

者阿賴耶識即淨願梨鏡約心則云識約境則云鏡  
其實心境不二者也大成經第二云變識著神直識  
著神造二神能記諸神等所作善惡事白天帝又白  
衆帝云云故本經云神明認識犯者不赦凡人初生  
時有二神記其善惡所作一名同生在右肩認識惡  
業一名同名在左肩認識善業具如華嚴說矣故上  
帝垂訓人間私語天聽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况  
於佛門乎彼俱生神司命冥官年三十六齊案行善神  
世故所謂三官五帝五嶽諸司台彭司命日遊夜遊

予司查司等諸神昭布森列前我後我左右我八面  
徹見明日將我認識善惡者密於繭絲析於秋毫天  
網恢恢焉可得覆藏之況天地神與己心神同一體  
而所微前之虞即知要固有彼此間爾既如是則復  
可欺何乎勝蓮華師經疏云言俱生神者若約實言  
之神即識也云然神明即自己第八識又明鏡尚有  
佛知見昭昭乎如日月今謂與質之天質之人不若  
質之己心明鏡也

雲遊文蔚卷之三

四四

雲遊文蔚卷之三終

雲遊文蔚卷之四

東武 瑞泉墨斧述

北墅 邱波駉耶輯

放生記

駱賓王有賦。螢火云。類君子之有。遁入暗室。而不欺。同聖人無蹤。懷明義。以應時。予與諸子淹留。于平安河東。茶久舍時。永直紹提。時捐。緇涼。于鴨水之上。一夫。族。當。螢。而供。夏夜。典。者。來。焉。永子性惻隱。恒好爲放生。今。就。意。爲。不。堪。乎。與。夫。於。方。

雲遊文蔚卷之四

○一

金。盡。買。螢。數。斗。師。令。予。放。焉。予。正。疑。望。一。室。燈。燈。如。仰。火。得。燈。始。識。駱。子。之。言。不。行。耳。乃。出。焉。唱。鳥。極。沙。摩。神。咒。略。修。務。廢。低。漣。圓。發。囊。則。螢。螢。點。點。聚。散。隨。風。忽。滿。林。梢。振。看。遍。身。舉。家。或。訝。金。人。現。好。相。與。漸。漸。乘。微。風。颭。展。垣。昇。降。于。河。水。奔。流。一。羣。揚。揚。後。似。爭。先。時。維。蒸。氣。都。人。士。之。爲。會。藻。遇。橋。者。遊。岸。者。涉。洲。者。風。樓。者。驚。叫。各。相。望。焉。案。涼。膏。一。時。之。觀。尚。是。永。子。信。佛。之。餘。情。哉。凡。蚬。飛。蟬。動。無。不。貪。生。怖。死。者。是。之。羣。蟲。有。時。乎。出。已。爲。

人見捕復爲人見放。豈不奇哉。乎可謂仁人之一

美事矣。且其放生有自他二義。曰六。大。者。云。地。水。

火。風。空。及。識。大。而。五。大。色。法。識。大。心。法。止。畢。竟。而。

色。心。二。法。耳。蓋。有。情。非。情。悉。周。非。六。大。所。成。且。如。

身。外。國。土。者。以。地。爲。體。其。中。有。水。火。風。空。焉。是。色。

心。不。二。故。自。具。識。大。又。就。衆。生。一。身。而。言。之。骨。肉。

是。地。痰。唾。便。利。精。血。等。是。水。煖。氣。是。火。息。聲。是。風。

鼻。耳。孔。頂。上。等。是。空。心。是。識。大。也。已。身。既。爾。矣。他。

身。亦。如。是。今。生。既。爾。矣。况。過。去。生。及。未。來。世。乎。然。

雲遊文蔚卷之四

○二

如是則自他身及國土悉周。非六。大。所。成。故。佛。說。六。大。爲。法。界。體。性。若。殺。他。衆。生。或。毀。之。則。却。爲。殺。敢。自。身。他。身。法。界。周。遍。之。單。者。矣。故。諸。賢。聖。恆。不。忍。也。苟。觀。此。理。斷。肉。修。慈。者。即。是。大。放。生。而。尚。至。放生。於。生。生。世。世。受。生。豈。翅。放。一。簾。禽。一。囊。蟲。及。先。身。現。生。千。名。之。云。周。遍。法。界。涉。入。三。世。之。放。生。也。况。爲。慈。憫。隨。喜。心。之。人。亦。應。攝。入。此。中。功。德。無。量。也。諸。善。男。女。即。從。坐。起。大。歡。喜。而。就。正。殿。寬。政。已。未。仲。夏。志。焉。

樂頌閑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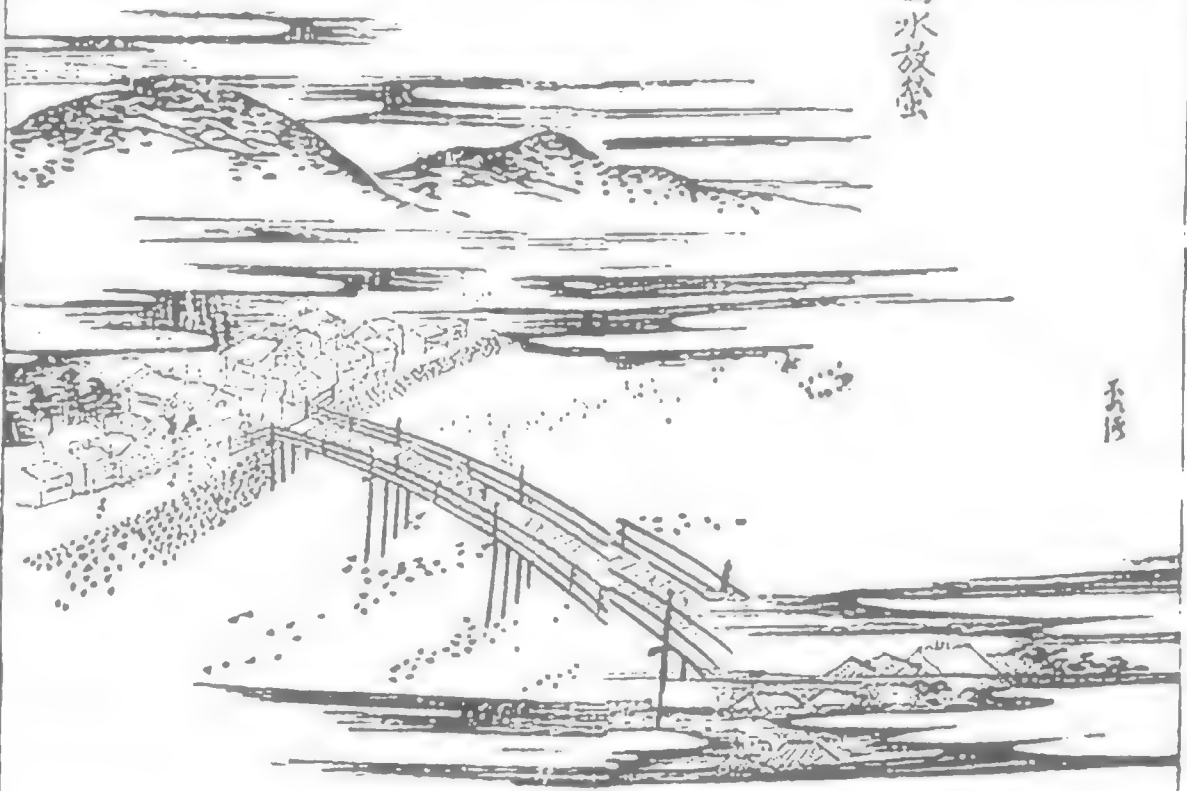
一鴿語柯龜云我蚤起無簡山海池澤田嘆巷間  
 求餅于其際人皆畜職蟲魚腥膻凡目之所適好  
 餽更靡遺餘焉穀場僻肆尚雖為人見醢乎和雞  
 屋上非不窺隙啄常一舉獲之也但於風露等之  
 然廢窮困已而嗜汝之徒羽翼不勞羨人之與者  
 賴塔標就掌宇大而東台斯波淺草之山千復非  
 人惠爭為得哺小而負郭僻鄉比比僧林黎黎焉  
 遺世耳未嘗知萬內高遠也憐汝何為活業之殊  
 癸卯冬月卷之四

慵哉鴿俯頭答云如卿之言我諒爾矣乃雖爾性  
 癡鈍而真弱眼迷固不欲衆果百肉惟所嗜好者  
 菽豆耳人焉敢許于我日求糠粒尚且得况復菽  
 豆乎終年憑人意之厚不與則止矣習尚為性矣  
 故不願逸群不嚙香餌生平安寂養拙守愚以為  
 己之分耳然如斯軀於我未知窮困為何物也予  
 太任容生乎山谷鴿群偶爾為之語遂遂窮達毀  
 譽得失憂喜汲汲乎千世利者耳

王制

鴨水放螢

天保



鴨水之上長夏寒然。慈午睡時。木道竄竄來往。人爲群侍者。推牕望有一刑人過。大橋。紙帳。耀長牙。獄札立。于馬前。吏非圓統。森列行。通是往。突入洛。九。某家。有許多財之賊也。予聆之。幽壁。上牛。姓香。爲彼懺悔。誦念焉。旦謂哀哀。父母生彼。劬勞。乳養。哺育。爲惟日。不足。兵未常。知生長。爲劫賊。深。堪可。痛懲。耳。經云。世有常道。王法。牢獄。不肖畏。慎。爲惡。入罪。受其殃。罰。求。解脫。難得。免出。世間。有此。目前。見事。壽終。後世。尤深。尤刺。入其幽冥。轉生。受身。譬如。王法。痛苦。極刑。夫。勸善。懲惡。世間之常。法。政道之綱。憲也。此。通。通于古今。故曰。常道。今。進。五常。道。犯。五惡。過。王法。下之牢獄。罰其罪。輕重。豈可。不。畏。慎。乎。其。律。令。古者。制定。五刑。若。依。而。書。呂刑。篇。注。則。刻其額。而。淫之。云。墨。截鼻。曰。劓。刑。足。曰。剕。宮。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大辟。死刑也。曰。大辟。死刑者。太略。而。細。分。之。則。有。墨。劓。各。一。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等。之。品。曰。是。五刑。屬。三千。也。牢獄者。堅牢。所以。繫囚。震且。三王。

始有獄之名。博雅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圜。本。惡。獸。之名。曰。行。獄。此。獸。上。山。獸。虎。豹。入。水。蛟。龍。故。皋。陶。所。造。繫。囚。人。處。呼。行。獄。今。略。名。獄。其。貌。猶。行。獄。衆。口。食。罪。人。也。吁。愚。惡。之。人。不。畏。王。制。忍。情。肆。意。終。苦。于。解。紐。入。獄。下。刑。此。時。也。惟。欲。千。悔。萬。計。得。解。脫。乎。不。能。免。出。也。矧。板。枷。繫。縛。之。水。火。紀。問。之。至。振。牙。拔。劍。以。裂。身。者。人。尚。所。直。見。也。故。佛。說。曰。目前。見。事。而。後。復。招。來。報。感。極。苦。矣。龍。樹。大。士。勸。發。罪。陀。迦。王。偈。曰。若。復。有。人。一。日。中。以。三。百。矛。鑽。其。體。比。地。獄。一。念。苦。百。千。萬。分。不。及。其。一。況。多。百。十。歲。之。間。又。飲。兔。飢。饑。苦。一。萬。五。十。歲。不。聞。飲。食。名。縱。逢。飲。食。化。爲。猛。火。悲。天。世。惟。懼。眼。前。刑。戮。何。不。思。後。世。有。極。刑。之。苦。耶。情。子。忤。然。不。悅。始。似。助。予。之。課。說。者。矣。

檀那

世。差。己。之。主。及。貴。重。人。云。檀。那。又。勢。官。內。外。紳。人。往。既。經。公。廡。有。檀。那。稱。者。至。次。下。註。解。審。焉。偕。是。供。給。施。與。之。義。意。不。相。妨。耳。斯。梵。語。彌。滿。天。下。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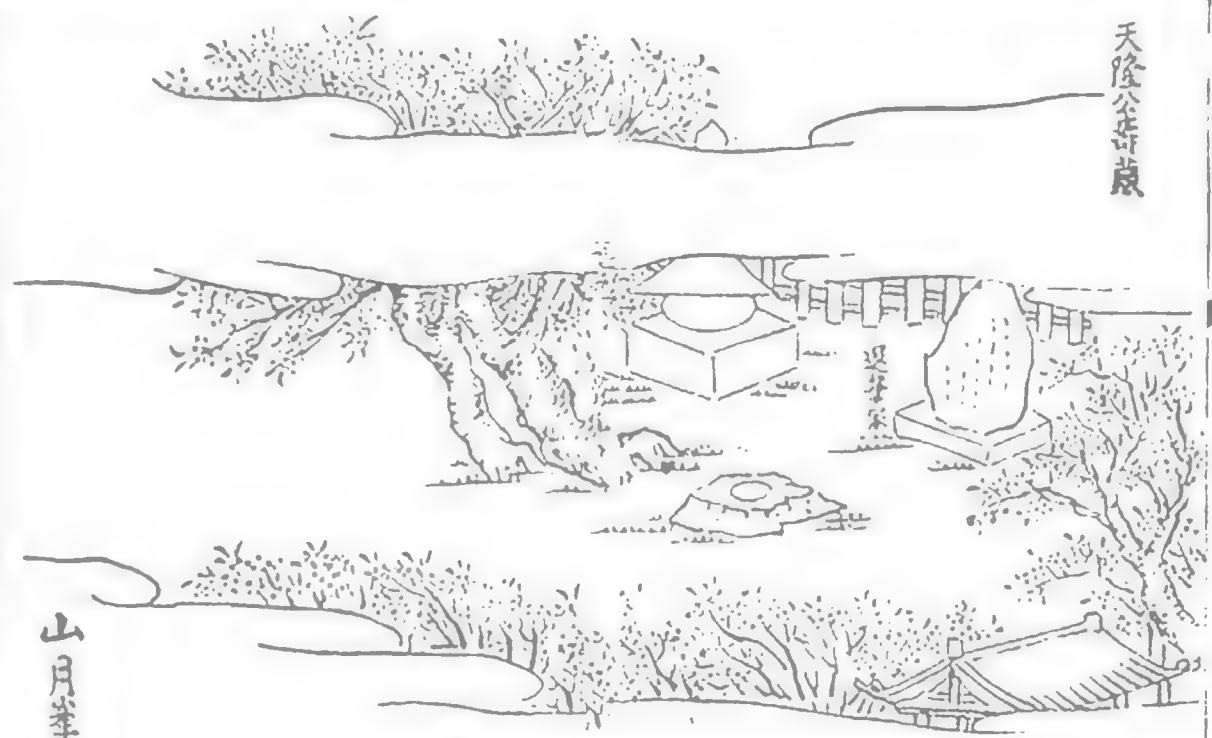
不失其字義者為是一奇也南海寄歸傳曰梵云陀那鉢底譯為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以為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窮妙釋雖然終非正本舊云達觀者說也此或師自寧義淨師釋而證梵語十文以檀義翻施又案陀那檀那檀爰檀越檀曰皆是一梵音轉耳例如涅槃泥洹泥曰共一梵音轉也吁梵文幽玄不能會得字義活意味動為有所謂以辭害意者所以錄之焉

靈巖文廟卷之四

吊奠法

予嘗留浪華之日至杉山清之別詣漆庭坐客間云考今時中陰年忌吊奠義依豐聰太子說則恐有少異焉既至謂一百年百十年百廿年從天子迄三公一同而及子孫曾孫者九卿及諸士各在其中而又分年矣若爾者曾祖已上之祠無祭奠事則各各之寺應似天下無用之地邪答云釋餘套稿仔細駁之今預用彼辨論之以解仁者疑滯豐聰所說者自人皇第一代神武帝至第三十四

天隆公寄巖



山月筆寫

代推古帝所行古禮也如推古已下今按推古帝二十有二年詔大臣曰此葬公真有法任古行之耳雖然如是第十六代應神帝之時儒宗來至傍有難其式者而第三十代欽明帝之時釋宗來至有依其法以混交不純從此混雜中發私以假禮今朕是非之更不知其是空問神格之大臣將羣臣至三輪廟前設太祭之祠率諸降太神神乃託巫告曰葬禮亡莫諸神所忌神巫顧之則下三年神不向其巫上古無入行之則神訣神不悅焚燒

聖德太子卷之四

○九

今有僧者神慶死之儒宗之禮非吾辭元其業非吾若任之使行者至後必用牛鹿疫神威今也天皇微定其法尊卑之式如聖皇禮其他所行葬法與法宜任僧尼僧尼無為客更不著汚穢任應執行自今已後不可改行非唯吾國歸於此法天覆慈然乃至今僧尼法從天外出故不拘汚穢此理之為理窮格以窮其故吾國異國廢先法後焉天皇惡託宣乃下令定法又下令定法後天皇深考詔曰神代則夢少不知久夢故其禮不腐異俗禮

儀知少夢不知鬼報食供不盡夢釋典自然合忌儀故國忌勝儀永歸釋教又云莫供古壯勝今齋食依佛憑神莫諷古鬼則今佛經依理憑時上來件件神託皇詔少葬以莫盡歸釋氏故十年已上單曰祭奠十年已後兼曰法事法事平等從天子迄庶人雖百十萬年之忌辰子孫之子孫相承而存者修法事一同而但法事之品各自隨分耳云佛以世智辯聰明不信正法以世智辯說巧謗正法而我法中單正信輕薄却信彼一類好耽世間

聖德太子卷之四

○十

智甘成文字奴將伏彼西大密學彼文章如蛇逐酒氣似蛾投燭火者往往而有焉予之不敏難以理喻彼但舉現事論之十六代應神帝之朝儒法始至至今一千三百餘年三十代欽明帝朝佛法始至至今一千一百年是儒法之先于我已二百餘年而思受官祿身預朝政為大人君子親說仁義要如我佛法身處度外不預朝政不說仁義落過時可謂無事遠客而少葬以莫是人倫大義安係朝政儒法而如禮記之王制祭儀祭統而上



自天子將軍下至士農工商偏倚賴于我佛事門中者毫非人心之私候是神託皇教之所屬所依非吾求之而自求于我者豈非天地神明之冥照而然邪大凡日國歷朝之天子將軍皆是天神地祇之遠裔衣冠文物之尊貴而火葬凶奠斷難勝用齋食罷餘法用佛經且至管家江家仁義道德之人傑亦一一歸此法則是豈謂彼堂堂藝苑人物盡愚癡賤劣爲度外遠客修底之佛法所欺邪今時記誦之腐儒徒見流俗隊中貪利求名之質

靈通支那卷之四

十一

僧狂謗佛法僧真僧者謗天子將軍也憎神德聖智也現事明明從事于斯者安不惕焉思乎

伏水一鬼

濃之太由驛抵伏水之間小段十二里農氏某者負鳥銃好獲鳥獸一日入叢中窺一兔放焉的貨及而觸林貫野途解者之腰卽仆而脈兵行人相聚輔之後岸者直入叢中逐獵夫目棄鳥銃奈之處逐擒之來兵隣村某者也乘農暇獵鳥獸誤至爲眾人既訴之官所二邑之老出而詰索彼之前

非尚償之以治療資若干云其楚痛雖不戢令然至不慮戕終身在轡者駭而就于途與二夫於數金進死尼東矣必也累牛殺業現報耳其因果報應之來也雖有遲速強弱千纖毫不爽如影像然矣如何見羨之免逆災轉離此昇者與領風債之追焉昔者梁縣令殺牛飲酒覺酒樓變成大患又梁僧傳載晉竺法慧恆語弟子法照云汝過去曾折一雞脚其殃至汝好慎之照忽出行誤爲人所撻遂折一腳照方信悟語門人云我有夙債

靈通支那卷之四

十一

今受之出塵高士尚以回遛之地況今日之徒哉予親聆之士人實五月廿四日癸丑午後過此地耳因言世人殺物命爲藥物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爲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空若無罪懲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乃然而非謂佛平等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人不爲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則徒增冤報耳抱病業暨及好殺之徒各熟思之

靈夢

供水一鬼 芝山那明處常客



雲遊文廟卷之四

○十四

凡修多羅之中說，感見好相者，多是在夢中。其心相寂靜，無浮散境界，故最易感得聖像也。或云：賢者大師等，却以覺見為勝。依尚未精微密乘，焉敢為世所求好相之人有猶豫於夢覺兩端乎？今不顧繁文呈露，如來真說明證，其大日經具緣品曰：或於夢寐中，親見僧住處園林悉嚴好，堂宇相飾，特顯敬諸樓觀，經卷淨無垢，遍知因緣覺，其佛聲聞眾，木末諸菩薩如是等好相，宜應諦分別。已獲遇時，童子經曰：當眠卧時，夢中合有好相，或見自身登高樓閣，或昇大樹，或騎師子，或乘白馬，或於空中聞大雷聲，或得白青紅赤色蓮華，或得如來尊容，或得如來舍利，或得大乘經，或身處大會，共佛菩薩聖僧同座而食，或渡大海，或度江河，或見如來處坐，為人天八部說法，身亦說會聽，佛說法，或見緣起說，十二因緣法，或見聖僧說四果法，或見菩薩說六波羅密法，或見苦行仙人，或見持明仙，或見執持誦人，或見吞納日月，或見身圓大海，海中眾生流入腹中，或見自身飛空，或見身坐須

彌山、四洲龍王皆來頂禮。見如是等殊特夢應。知  
一日及半月當得大悉地。<sup>上</sup>出生菩提心經曰。夢  
羅門六迦葉夢見木蓮華。問佛。佛告曰。有四種夢  
夢得於勝法。見蓮華。或見鐵蓋。或見月輪。及見佛  
形。應自慶幸。我遇勝法。此此外方等陀羅尼經之  
諸大夢王。不空羅索經之七。大善夢皆是夢中太  
好相。而罪滅福生之兆也。冥合于日東神史者  
當俾而信矣。

隅田河

雲遊文苑卷之四

〇十五

駿之清見瀉。魯庵原郡庵一作應。舊事記所謂。應  
原州昔者有郡縣。呼州者。例如比呂太難波泊瀬  
等曰。海濱名。應崎之地。土俗云。伊左根。但應原洲  
崎之略訓。歟。而稱磯崎清見。崎亦不出。是濱已。旗  
授之水橫。于清見坤位。古稱隅田河是也。寺前上  
古置關之處。願應云。關屋鄉。歟。今湮沒。其名焉。萬  
葉之新基井蛙之定家未木之家長三首共為咏。  
即此乎。蓋在中將東游也。世或識說。說文虛焉。然  
武之隅田東陸有在五祠者。載之。或史天正中里。

雲遊文苑卷之四

〇十六

見房州藤成衡批。北條氏康滿臺柵敗。見武之  
本所與。從士自刺。兵村民哀悼苦。瘞其地。而後好  
事者。寄言於隅田探藤。在中將之名。近時尚睹。巨  
儒駭人風。指兒家等。庶幾甚。至。撰之者。吁之。鮮大  
哉。有識矣。堪可追焉。寬政己未孟春。予經過。和之  
宇智郡上毛邑。而踰待乳者。三里餘。為是紀。和之  
界下。有一河。繞隅田莊。古人多。故。恩待乳。隅水者  
即此也。依。催原註。秘抄及。澄月歌批。云。太。和。信。土  
山下。有。角。太。河。通。致。始。造。新。古。今。續。古。今。新。續。新  
古今錄。凡。一。十。一。首。諸。咏。焉。然。和。之。隅。河。駿。流。清  
潔。旋。繞。山。間。信。土。諸。嶺。之。翠。蔭。映。河。水。古。人。誦。歌。  
山河美觀。不易。今古者。豈可與。駿武同。日。論。于。貞  
應中定家以基之咏。見。列。新。教。撰。不知。何。地。果  
而是駿中。則待乳之山在。駿。何。處。後。考。訂。耳。基  
未詳。俗氏。或言。春日。藏。首。老。漆。師。名。也。按。勢。語。隅  
田。經。寺。隅。須。由。邑。故。耳。古。名。云。官。戶。焉。須。作。墨。或  
隅角。故。讀。為。須。滿。三。所。共。同。焉。或。評。勢。語。云。在。中  
將。自。記。弱。冠。罷。旅。周。旋。者。後。伊。勢。御。補。之。卷。末。也。

果見臆說俾讀者迷多岐末必一定云源語虛文  
抗質勢語反諸折衷古歌摘聚綺語或兼用名勝  
於他方如武之隅田入間之芳野街溝之芥河者  
是也紀實之常詳在公咏云詞華何不能罄餘情  
猶慈花蕊殘芳顧後人以似在公筆跡云爾半若  
云彼述者間載萬葉古風中秀歌以爲己之咏又  
記仁和帝行幸芥河者在公以元慶四年卒元慶  
在仁和前其際計八九年不在公之述者必矣伊  
勢氏詎以己之名氏自施標題乎故定家之意不

雲遊文集卷之四

○其

記長岡事

鴨長明者河合宮之氏人也好國歌既蘇竹常觀  
鏡爲社司而不許乃息交蕭然杜門偶觀漢風而  
述懷元曆帝未歲于勅撰焉一朝進而住大原之  
山易名云連胤上降命國歌取明乃風之不肯起  
建曆年見勝雅經詩之錄舍謁將軍實朝風頌又

雲遊文集卷之四

○其

見意明年之春在日野外山落方丈記當作一室  
縱橫十笏高盈七尺釣鎖自在隨意而移任四方  
焉其具僅可載一車外山石牀俗名云方丈石在  
上再微幸于石牀云顧明以野服往見大樹者蓋  
實朝地國歌也彼以其所賦自遺乎但如上之微  
不起者所以避其所役役者乎後人微明之室求  
靜而稍轉雖然卒不得意過焉故云獨坐一室稍  
有人響便以爲礙夫人響尚可禁也鴨鵲噪於庭  
則如之何鴉鵂可聽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  
豹尚可使獵人捕之也風響水流雷動雨驟則如  
之何故愚入除境不除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欲除  
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道終不可得矣或云世尊不  
知五百車聲蓋是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  
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不知何定  
不答忘之不堅而境之不聞人亦謬矣哉

鷗沼哭婦

己未之夏盛岐蘇通發鷗沼渡太由河村口置竿  
之籃於路側卑人入衆宇請水火時一老嫗從灶

卷之五

鳴長明有像



雲華集卷之四

○七

而哭泣于下，盤問故其言曰：東邑縣田農氏家貧，朝夕不繼，其母茲歲三月巡禮觀音靈區，既出比，抵南都，罹疾卧于途，同行輩相議告事於鄉土，而兄云：六三弟云：仁三俱赴于南都，則遂絕，爰以兵瘞遺骸於其地，還兄身相聚持，靈牌置同邑某寺祠壇，一小蛇歛焉，纏靈牌把而垂焉，亦復如故，兄身怪之，持牌還，兵小蛇蟠回來于牌之處，六三大罵，擲靈牌及一蛇于河水，則俄然發狂，恒目切齒，即為母之聲曰：吾死他鄉，尚有可執者，而驚于土然投吾於河水，苦也，不能言語之及也，為汝吾是母何為，不孝逆惡之甚耶！毛髮灑然，見念患狂益不輟，其夜顛倒惛亂，以矣，然死母者為我阿姊也，以故我不堪痛懷，日哭泣，已予聞婦之言，乃立為二公者，迴顧慰之以萬德洪名之益，並所彼之冥福，而就行，聽執之不知孰何等物，加以驟恨劇，無量壽經曰：今世恨意微相憎嫉，後世轉劇至成，太怨，又唯識六載由念為先，懷惡不捨，結怨為性，此亦順志一分，為體予以親聆哭婦為世之鑑，誠





焉寬政十一年未年五月念三記

佛像論

維之方廣寺虛舍那佛一軀長六丈三尺鑄銅以造焉蓋天正戊子年豐公所創造其費巨萬兵慶長壬寅舞馬厄同年庚戌二世公再修復舊觀寬文壬寅改易鑄新軀本身今茲寬政戊午七月殿雷遽震天火遂燒佛像及大殿乙未仲夏予大任遙來惟睹廢礎趾一空冥冥拂地是之天毒慘乎一何及此顧不都鄙民人爲之慨歎然諸家辯論

雲遊文蔚卷之四

三

紛紜不報以有過之僧某論乎月峯先生爲之說其言多出于豐公還夢淫佛卒歸之不可思議而後止矣任試論之凡吾釋徒動涉獵世典尋學惟修辭維力於學其經論率昨焉忘却梵皇良師往往去左氏司馬辭奴徒爲誇調之具者爲不少焉其不可思議者多義詳如禪摩訶是也夫豐公爲人也雄穎仁智躬出匹夫仕績由氏主宰貢稅土木事不敢懸下問於其軍略神異妙莫與毛利氏對陳既聞京城變悅乎致使語於敵地其言豪



雲遊文獻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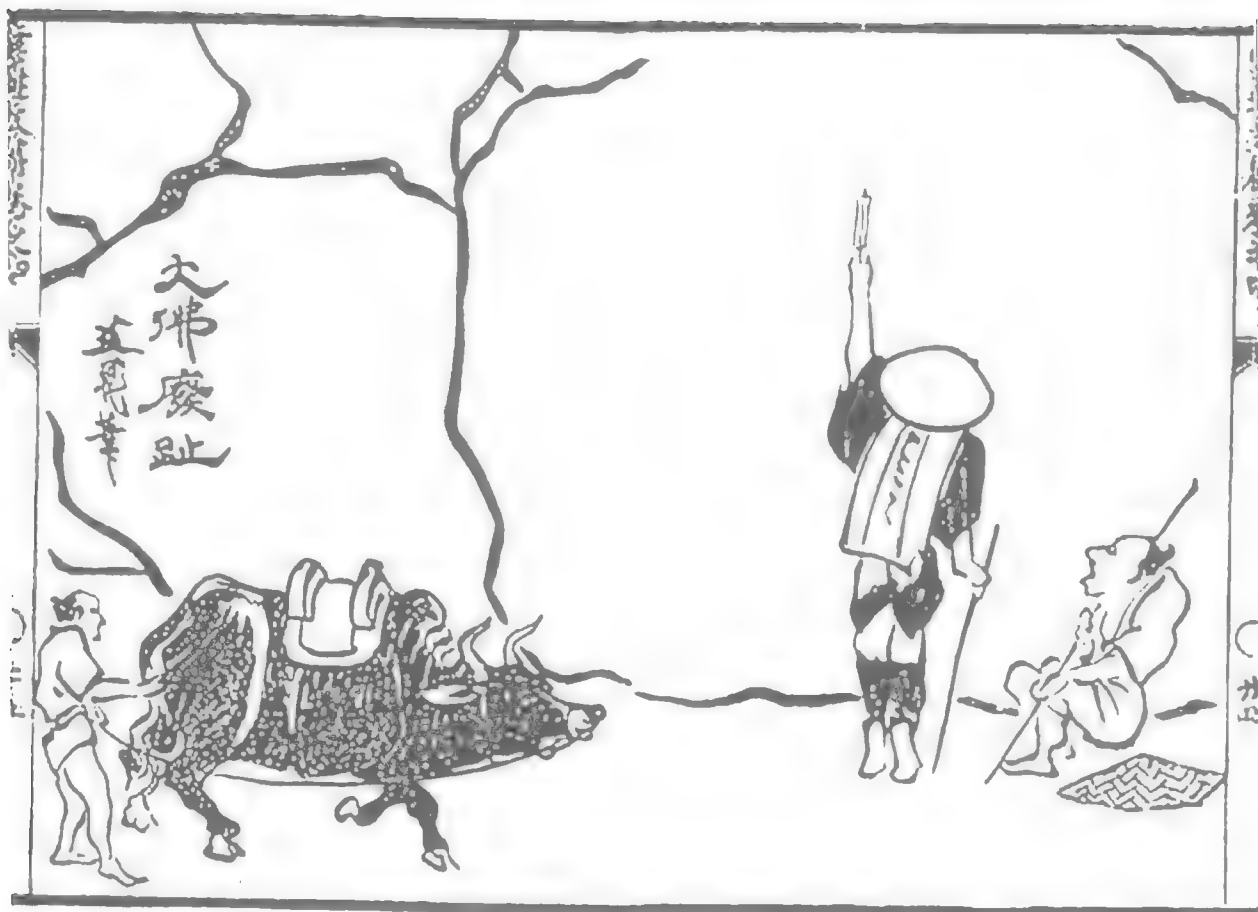
世三

邇毛利又首鼠兩端，謫焉乃，俾將兵，遵羽柴軍列，遂討明智，報讎于一舉，功庸大於此矣。一日，敘右府，幕儀行於洛北，列侯雲集，時豐公侍，幼君示威儀如龍，火果而掃，級冒龍混一車，書應仁以來干戈，不姑遺四海之民始出，湯火公勅焉。王于天下而尚揚賢良，育才能，殊經營佛宇，神祠，懿範於輿地，以利水道，優風聚樂，深拔朝鮮，可言千古一人耳。列國諸侯各，屏封地，怍愛過賞，得誦問然哉。公恒慕神祖德望，結交厚禮，至其薨，半遺言諄諄，神祖應不是，神祖不能全社稷之昭鑒乎。神祖溫良不改遺旨于今，升平百有餘年，聖化洽隆，所以薰陶斯民而豈不謂神府一契也哉。二世公素幼弱，長閑閤中，偏母堂，僻愛乎誦，佐阿諛徒出而退，忠良英傑卒抵不保，家國者以佛理要之，皆夙業累係所招感，不可誣焉。堂公鴻業後上紀之野山，大顯齊施，供衆僧，試訊佛乘，恩霽境殊勝，餘命在否，新道本淳圓，以脩祖先，冥福衆怪焉。卽曰：人世公不無常，身後吾何圖，縱令以金銀

雲遊文獻卷之四

世五

爲之，豈爲供不朽耶。吾起鄙戇，二塵海內，若以天下有爲吾者，吾又爲太宰，顧良將確言，蓋有憑此乎。曰：創建大刹於京也，素四境，彼輻湊，絕厚民心之餘計，何與秦皇，築長城者同日論哉。秦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無窮然至三世子嬰亡，矣。前漢王莽曰：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卒，爲杜吳見殺，軍人分裂，葬身支節，肌骨爲虐，二公言秦愚於望公野山，言各居其上，賢愚相去豈如須臾，歸歟。已哉，凡物各有時變，定數何怪之有。蓋有時乎見壞滅相者，爲是有端無常，無神佛奈之何。豈凡庸所窺測也。若其以堂公之舉故曰：大佛像則凡火者二，兵尚以丙午燒，隨復興之在，迹則又應一新焉。自公之創業，治治二百年，其除宿災，城樓臺榭及迦藍市，卽推考都鄙，知幾許乎。方自古仰宸闕，炎上如之何，耶。蓋雍門子能鼓琴，其言雖醜，顯示有界，變相或曰：視世儒多著作文辭，爲一部以爲不朽業，噫，古人必也名望，蒙宇昭灼人



耳目者乃所著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後後  
累之緒者或後載而刪之木者或資金其安在其  
不朽也也錫之鼎彝策之碑碣數百年之後存者  
亦什一二矣自孔子述文二帝三王典謨訓誥傳  
諸萬世無弊然三災起時木地須強諸天官殿皆  
悉碎為微塵萬為大虛安在其不朽其真不朽者  
不生不滅本心乎此則先天地無始後天地無終  
是吾金德氏所謂不朽者也况於所有物可得無  
無常也認之為常謂之為不可思議者靜言無窮  
雲遊文蔚卷之四 一 業

遊聖瑪陀記

維地澆而甘泉溢焉神功皇憲天擇宇內妹氛施  
逮三韓之戎經首遷幸處祥瑞其可測哉泉之州  
名自此興兵振古以來未常聆如是女德風威布

異邦公卿黎庶誰不欽奉聖澤厚其澤物之地國  
府水即此洲之南北七十有里東西殺其半茅渚  
之稱日本紀載在泉之陸而茅渚山也倉等之名  
見安閑帝之卷以茅渚稱海者據萬葉集八雲抄  
多在攝津云人麿呂詠亦憑之乎己未之年四月  
展鉢於岸城山月峰先生數日兵諸生疊告瞿瑪  
陀之勝任之神先飛與二三千午牌郭西出兵郊  
野西北四里許吊荀齊氏舊知之冢寺號家光延  
岸城侯祠堂也各石門馳山畔南葛嶺及紀之諸

聖遊文苑卷之四

○廿

山翁然蒼翠媚遠客遊而推往迂迴旋折行延其  
式所謂楠本穗棕之祠繞行遂上一丘兵孫松配  
殖人蹤寂落惟幽禽極呼耳垣地一還池沼周曲  
四十六萬五千餘步西北民居臨落池水又決洪  
稍相阻函山茅洲而平墅豁焉美隱于坐望兵行  
基上人與高志定友奏之官應推郡民募緣新鑿  
池永爲備田時之資遂始神龜乙巳二月終于天  
平成寅孟秋孟穿池緣起及末代規約上人自書  
爲基公一奇士寔然爲英逸而何尤慈恤斯民之

煖切耶于今追慕師之德澤不歇分衛五畿以外  
聖主寵靈殊謬崇祇太僧正補學世稱崇真茅渚  
兵道蹟到愛靡不慨然傍上詣入寺正東稱山云  
龍臥瞿瑪陀其寺號也又云隆池乃基公草創四  
十九院之一以師爲開祖焉既登正殿中央釋尊  
侍士文殊普賢云聖武帝手刻像也主僧相邀引  
予於方丈室竹櫓時極目延年梓村又改等山五  
七里而來聚于空塔山岡生資行對來哺啗不厭  
予欲搜舊物主僧曾惠舊贈而老態健固乃出古

聖遊文苑卷之四

○廿

什寺史說之仔細者槩諱隱記亮因差相傳諸凡  
橘公以給行基資緣爲口實焉然橘公以天平宰  
字七年七月薨基師以勝富元年二月寂而公後  
于基者其際九年矣後林有呼橘公廟者未知然  
不也永祿中畠山高政一舉熊野根來徒布陳于  
此三好實休爲魁將卒畿內二萬騎刀戰休一夜  
感夢心神不怡身冬康卜而爲不祥休卒不利防  
戰同年三月以矣是秋舊主現報云休之家在寺  
後瀨原邑東又不行焉林中視光明皇后廟土人

坐王登山建  
於木浮園



山月峰圖

昨做上賜家焉吾徒雖燈檠牛溲千尚泥符問問  
感溢辭之誕耳主僧未倦之尋討古什星布貪觀  
姑不報官子靜因新甫之徒爲予撰撰焉經寫焉  
且基師所製陶器頗雅趣孰復置哉今號又爲後  
出奪眼筆研之間塔塔祭魚以賞既焉  
僧似梨函中狀其五條二肩十七條一肩九條二  
肩勢多羅僧一肩共木蘭布明孔割截之制偏于  
律乃開祖所傳持

佛舍利二顆曆應二己卯年北朝光明帝以足利  
雲遊文蔚卷之四

三十

直義被寄藏焉

太上官府宣下書天下四刹瞿瑪寺其一也四刹  
者紀伊金剛峯寺河內天野山攝津勝尾寺是也  
瑜伽論全部空海書兩蓋裡面記延祐二年等十  
五字函外橫面覆蓋摸樣紙樣而彫國中之二字  
胡沈金粉延祐元年武宗年以後  
人皆用是而者乎  
金剛般若經功德施論全部二軸後自河帝宸翰  
梁高僧傳一卷平相國清盛書  
集古今佛道論一卷池神尼書

續高僧傳三卷池亞相賴盛書

無量義經晉賢行沐經藤基衡書世云世尊寺體  
有卷尾記大治二年七月十三日爲藤清衡一日  
之中書寫了瑜迦論至此部金銀粉法楷字蠅頭  
紺紙線紗其軸水晶各彩錦修飾焉

般若心經二軸空海書卷尾錄誦此經破十惡等  
四十七字出生無違門多羅尼經全部六廣智不  
空譯足利義滿書嘉慶二年四月十八日將軍義  
滿遊紀之和歌爲山紙微行置瑪寺草展於河之

雲遊文庫卷之四

○五十一

平尾談焉告事於寺僧多聞嗣殿奏舞曲至時其  
設爾後寄藏此經及一舞扇一佩刀刀者來信國  
作云

四坐講式一卷釋明慈書慈公榮和尼中春望於  
四坐講式卷首有先慈禮拘尸那城跋提河莊婆  
羅雙樹下頭北面西右脇卧二月十五夜半滅之  
甲句羅漢式前記建保三年乙亥正月廿九日西  
剋草之沙門高辨心經以下三部共楷字墨書不  
加修飾

說相筵影孔雀紋金乃關士常什之一矣藤鉢具  
水晶盒一枚神龜年間農具銀等金堂及如來殿  
寺觀瓦四枚柄香燭香盒蓮豆花瓶共是關祖造  
而貞享中光明皇后山陵及御家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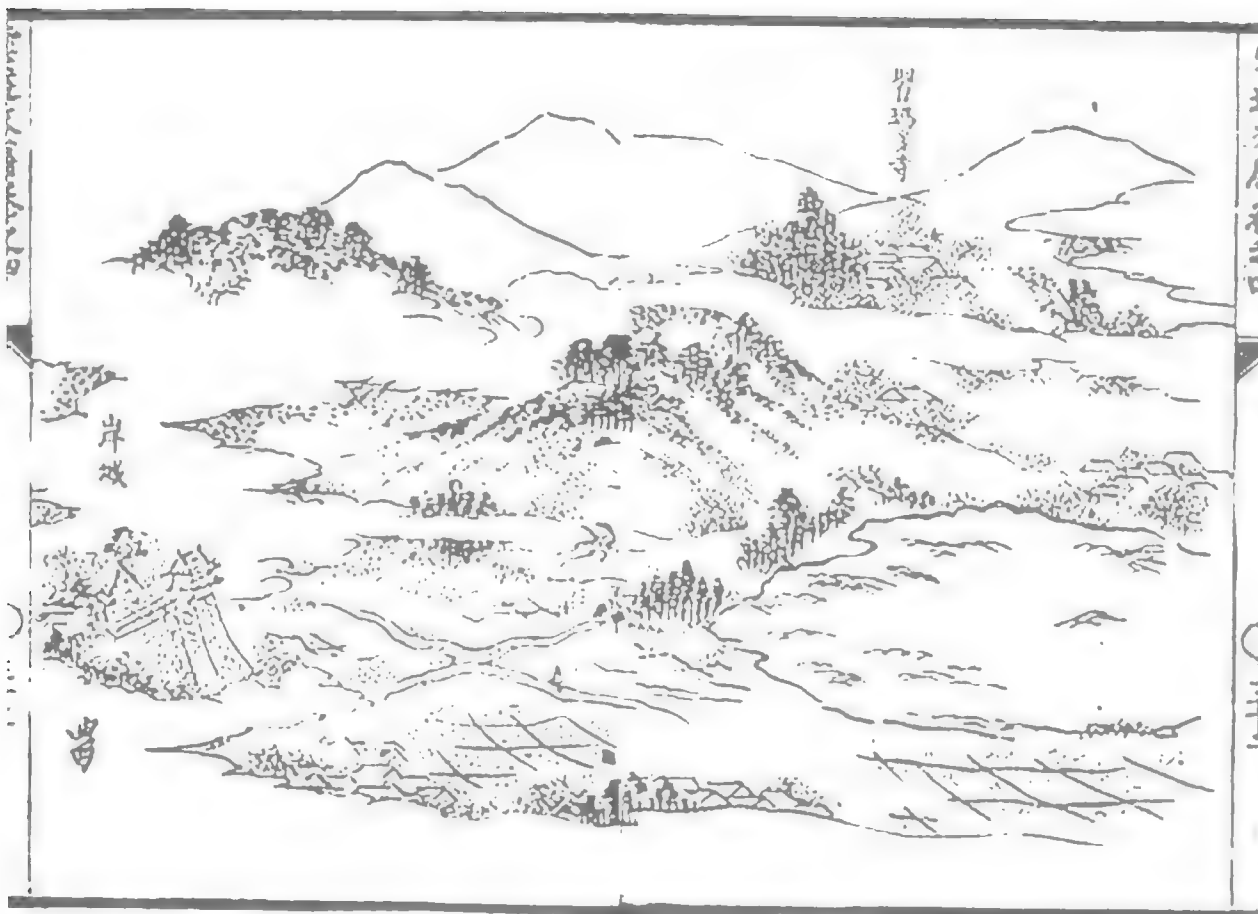
祥盡數品未及書畫等是爲遺恨耳主僧慈留且  
望伴子投宿卒謝以浪華同生歸期乃取本經於  
正路下亥歸城中抵道泉南關語於朱明僧者吁  
寄過與於予予復寄彼之爲奇耳敢爲之題記

浪遠勝子春日近時一盲僧泉南人腹腹懸河

雲遊文庫卷之四

○五十二

故寺常善琵琶曲往往來浪華人相招不敢  
問何來惟賞鼓詠難語丙午之秋不知所適或  
疑其僧乎予曰置瑪陀素封佛食之田雖主僧  
有矣頗稟泰開祖清規予未嘗聞收一藝泉之  
南北隣大國其封疆巨員德是外物世云拾校  
句當不修佛法而衣紫纁僧服以鼓絃給于世  
顧其爲乎昔自博雅來往會夜而得琵琶和曲  
又蟬丸爲盲僧蓋蟬丸似僧有盲之名又善絃  
云或云以木情盲僧誤爲說猶以北齊龍樹爲



西夫龍樹以忠孝江革為巨孝江革此皆安世傳聲已

念珠

是歲己未首夏遊紀之野山相德峽兵之徒入石祝念珠行見其由致曰木樨經有附東晉錄一譯與北天竺不空之譯是為顯經矣真寶經持念品本唐尉實國般若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全譯菴遮地羯囉經太唐中夫竺善德夜譯陀羅尼集經第一第二太唐中夫竺阿地瞿多譯大方廣藏雲遊文蔚卷之四 ○三四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趙宋天竺慈潤陀眾國密林寺僧天息災譯曼殊室利校量數珠功德經太唐尉實國寶思惟第一譯全經第二譯太唐義淨已上二部全本金剛頂瑜伽一字頂輪王成佛儀軌出矣不空譯金剛頂瑜伽一字頂輪王成佛儀軌同經中出矣同人譯等凡九部密教廣說念珠起曰懺悔功德矣蓋本樨經世尊在雲霧山為彌陀國玻璃王說串微木樨子一百八顆不問四威儀至心唱誦摩等是說念珠之始也雖然隨機一



緣而固。無始本有。法則乃受。茶羅尊三昧耶形。有數珠。變入準提佛母。不空罽索。十一面觀音。十手觀音等。所持之數珠。皆法佛。法然之標幟。非所世尊新造爲者。復或事火外道之本尊。於火天之持物。有念珠。故密教爲自然無作。漆具。且依聖教。念珠之顆數。凡有七種。今時作卅六顆。一十八顆者。非佛說也。曰念珠者。手搖口念。以爲計數。耳非磨樣之咒願。或經指而合掌者。爲一書云。三井僧正覺澈行便殿。于御修沐時。加持之際。爲使念誦真言。並末廣卷之四

〇三三五

和同  
聆之。瑛忠師相之三陽驛。而奈良飯田氏者。世不廢家聲。延處于貧儉。每以販茶爲勞。深歸三寶。日

課佛號。舉家爲之。見化。養哺至佛前。供香華。與子妻同。恭敬禮念。焉氏族相和。上下順睦。人或弗不相稱。美事哉。然李春一貓生兒。其母以養。久矣。一狗狎于家。以己之乳。與貓兒愛育。與狗兒無殊。焉聆者怪之。不信。予親見之。語任云。不然何謂。無是事乎。想是積善之瑞。和同之所感焉。哉。大凡處世。親屬之際。不問貴與賤。瑣瑣之事。多起於愛憎。嫉妒。貪怪之甚。其富而驕人。貴而凌衆。而貧者見之。于彼尚不獲則責焉。責而不遂。則怨。終生恚怒之端。至外結。奸宄。內伺。毀隙者。或媒孽於短失。復構闕於傳辭。之小人。爲不可如之何也。如彼范文正公。既貴。于姑蘇。賑其族。吾邦。滕良相大臣置諸族。亡居止者。於延命院。養哺。等。豈無上天之感格哉。按唐張孟仁妻鄭氏。與孟義妻徐氏相善。徐氏乳于鄭氏之子。則鄭亦乳于徐之子。互不相相。阻隔。至奴婢等和睦焉。且畜一貓。爲人見。竊家狗。尚似懷之。貓兒與狗兒乳焉。此說頗類。田氏之事蹟。而貓狗之乳養者。可詔異域同諱矣。聽松堂語錄載陳眉

雲遊末廣卷之四

〇三三六

公云青天白日。和氣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舉凡之感。一至於此。故君子以大和元氣。爲至寔。知和順元同者。个倫之本。本脩德之樞要也。今不厭其繁。爲世示古賢遺訓。爲袁氏世範云。人家父兄。子弟多有不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娶婦女之言。彼此離間。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子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間。自得和協。至於財物。尤宜打破。富者時分惠於貧。不坐騎。貧者無所求於富。不生妒嫉。亦何患之有。至千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用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又雖人賦性。有慢。其于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爲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後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與後場。

聲使人聞。知惡。適逢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如是則強欲爭。從何而起。此處家之要論也。詳出顏光祿地言錄第五家訓。門徑見焉。夫理之所究。唯善與惡。已觀此二途。條然易辨。因果報應。鐵毫。不爽。幽則有罪。臨苦樂。顯則有吉凶。禍福。愛吉。憎凶。皆禍。趣福。舍禍。所必同也。然愚人愛吉。不知修善。求福。不知避惡。致輕福而迷禍。曰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者至聖之至訓。禍福無門。人自招。若太上。儼誠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者。易傳。言文也。天網恢恢。疏而不遺。乎其所謂禍福。本無種。以過現善惡。爲種。而欲求福免禍。卻不積善。爲惡者。病北轅。而赴越焉。

非道行姓

法藏疏曰。越人至畜。故經云。乃至畜生。通下論。有十位。一畜。二天。三鬼。四神。五人。六六親。七姊妹。八己。九母。十非道。謂下部乃口。俱是所犯也。已上我教疏曰。聲聞法中。女三處男二處。行即犯重。非道行者。不犯重也。大乘法中。通及非道。俱犯重也。

云。說非道。藏家二師之說不同。藏公但取小使道。  
為正道。以餘二為非道。智度論云。非道之處。則非。  
女根。女心不樂。強以非理。故名邪淫。瑜伽論曰。除。  
產門外所有餘分皆名非支。藏公以女三男二為。  
正道。以其餘身分為非道。四分律云。犯入窠三處。  
波羅夷。大使道。小使道及口也。犯男子二處。波羅。  
夷。大使道及口也。又云。時有比丘。大小使道。中間。  
行淫。彼疑。許言偷蘭迦。勝中曲脚。問。罵。下耳。鼻。下。  
唇。丸。中若通。想若疑。一切偷蘭迦。已上二說。藏公。

聖道二卷卷之四

四十一

依智論。瑜伽論。藏公依律。其本處各似無優劣。其。  
又瑜伽論云。一切男等。隨自便。他皆不可行。同名。  
邪行。正法念經云。何者邪行。謂男行。男彼人以此。  
惡業。因緣。身壞命終。墮合大地。被多苦惱。處受。太。  
苦惱。作集。集力。于地獄中。見本男子。熱炎。頭髮。一。  
切身體。皆悉。熱炎。其身。堅硬。猶如。金剛。來抱。其身。  
既被抱已。一切身分。皆悉。解散。古迦曰云。何邪行。  
如瑜伽云。女不應行。說所應行。非支。非時。非處。非。  
量。若不應理。一切男及。不男。母等。名。為。所。不應行。

金法



同人樂和時。及此頭兒。惜為拍。  
尺乳。髮。毛。目。何。子。家。因。於。餘。  
多少。倚。空。拂。眼。眉。

除產門外皆名非支若彼下時胎圓滿時飲兒乳時受肅戒時或有病時是名非時若諸尊重所集會處或聖廟中或太衆前或堅硬地高下不安此等非處若過五返名爲非量不依世禮名爲非理已上此中過五返者利涉疏云一日一夜極多至五日不過二夜不過三過則非量已上資講鈔曰或云此約佛世人色力強今時流末色力漸劣日夜一行猶爲過度宜哉已上凡吾妻妾之外姪犯有守護女者爲邪行假令家婢之屬有父母之護

雲遊文蔚卷之四

四十一

浪姪之望于護主皆爲邪矣傾城游妓者彼與錢財暫時作已婦彼復爲活業故非邪凡在家人初受戒之時雖誓斷邪姪於自妻行姪無犯罪也然非支非量非時非處則雖自妻爲犯罪若有善男子靜念吾風音微力故尚未得收斷一切姪吾今日生大漸悔起大捨願永斷正姪此人足當稱如來本意者其今案無知僧輩大呵世有女犯放蕩徒妹愛男子美少年好而爲姪境至甚侍衛己之梵室愛寵踰于衆公然無忌憚于世終毀和合僧

養蠶

者間復有焉凡百之釋子可弗服膺上件嚴誡乎酷矣蠶之損命也人恬然不爲怪焉予歲中夏取歸途於上毛州比屋養蠶連簷密滿少長婦女凭窗湯其生計太密株宏罽師嘗有數千蠶史稱黃帝之時西陵氏教民蠶者蓋野蠶耳曰野蠶者能吐絲棼之枝柯而採者不煩於煮論今之家蠶非出於西陵而後人所自爲乎按上古麻葛以足爲衣其周世肇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率藉以介之章

雲遊文蔚卷之四

四十二

服之孔夫子不敢舍麻而言今也絕者所以工簡於用也古者天下用純者幾什一吾邦亦爾矣然時之載人接也衣服之華及于都鄙官數下於割度乎至有民心後祗後而凌焉者故諸州緡緡練紋以爲善矣而獨都下城邑及遠邇何其蠶也賦之租之多則蠶之損命亦隨而多焉蓋聆之士人若棄業貴而不能支蠶命尚慙分與于近隣焉有舍于河者人或嗜養之乃增倍素純云而其民不制蠶之豐凶各自貪蠶之多故致是之害已雖

隅水梅亭

雲潭



有終殺頭之速速乎其舍之者罪愆最爲大焉智  
旭見聞錄載天啓初年吳江桑葉大貴居民養蠶  
數筐因計成繭所得之利不如賣葉利多遂埋蠶  
載葉至湖州鬻之舟過太湖大鯉躍入舟中民取  
而藏之頭殮既至葉店主人見葉上有血詰問其  
故曰魚血也魚在頭殮試取省之則儼然一人頭  
其共相驚駭更迫問之答云實無他故我自埋蠶  
賣葉欲多取利耳因同衆至埋蠶處掘而視之復  
得一死屍與頭相合延時於官竟殺死罪嗟乎業  
繁避文蔚巷之四

○聖品

報爲蠶不免煮繭之苦亦甚慘矣矧爲微利而治  
埋之死使不得盡一期之生人心安在宜其報  
應之甚速也

題隅田畫軸之後

客子將遠道隅水之上蓋此水橫二國際海潮往  
來于雪于月于花于雨晨昏改觀何適乎不佳處  
倚斷涯酌壺中流擊汰越時移兮蜀艇折兮嬌  
舞前在子絃歌忽焉後湧故譚縱遊其何自在水  
鄉弗我之神力盡是皆出于盛府洽渥民物殷

寧振旅之化者哉於其妖屈紛擾也盡手巧營意  
焉宋生曾風易中和心以勅作只粉白黛黑施芳  
澤只長袂拂而善留客只者固不予任之域則曉  
之人乎宜使任屬玉觴無底子而可矣

雲遊文蔚卷之四終

雲遊文蔚卷之四

○四十五



雲遊文蔚卷之五

東武 瑞泉墨菴述

北野 卯波駁耶輯

瞻病

岐獲阪本阿乞丐三兒年僅十三或四五病而卧焉然一子往已歿孤生雖存乎命逼旦莫村氏結茅舍于路側瞻濟焉予之徒戚然憫問不能應之終與錢以憐而過於戲我思古實愧我意不及古哉唐雲遊性行慈濟為師弱手自掛兩與予乞瞻

雲遊文蔚卷之五

○一

其藍縷形容消瘦則憐憫悲咽為不自勝又宋高遜住雲居開禪子重病寄嗟歎息如病在已旦夕問候躬自煎煮不啻不與食或撫其身或察其色乃至命終者不問彼有無常住以禮津送京師版實親路傍病者下車親問之病苦後于勅命焉其慈濟忘己者甚多姑舉一二苦蹟以為藥病者勸誘焉素裕子無家乞人卧途孤單淒涼伶仃疾苦真為可悲憐而吾等安住于聖化十指不點水百事不干懷飲費盛都之米偶遇疾則求藥餅於四

雲遊文蔚卷之五

○二

仁義禮智人之四端而以慈為先以仁為首苟無慈憐雖博學多聞英才豪傑佛說為魔業矣或云慈威並運是道也何絕尚乎慈不知生之殺之復皆仁也攝之折之是慈其迹則威其冠實則慈也威而不失為慈是之謂大慈子毋以呦呦之恩沾沾之惠言慈非謂佛心者大慈悲是也予為病兒固有可給濟者茲與以十念雖祈之臨終聖護者所已之職憑乎疎慵慙慙勤修偕是天地逆旅之際俗士信然而勝塵垢特那終世不免為俗處以

井漢意

臨終三位

或師讀江北僧隱圓傳補經堂之緣勢來及予未嘗爲之不汗顏悚骨而惕愧也蓋憑相宗命終凡有三位一明了心是五識相應散心故通起善惡無記三性此心改轉親惡相現大生怖畏或親善相現太生歡喜於此明了位若惡業之人風火先去故動熱多苦今云有情之死復同器界之壞焉自足至頂七度熱界一度冷下自頭至足而冷者七

雲遊文蔚卷之五

○三

度熱者四十九度如是猶七火一水等器世間之壞也凡器界之壞者初火災自無間熾起聲震焉止四十九災壞而至初禪者詳于俱舍論矣曰外器界無地界災故內有情亦無地界患內之三災者風熱痰是也以順火食水癡風爲三毒所作而所謂感斷未摩刀風苦猶是百千支割身若善業之人於此位地水二大先去故苦惱自微縱使雖云善人乎欲界受生人者風火太苦難回避焉然後第三不明了位時六識去而惟殘第八耳當

此無記火風二大去故不辨苦痛也第二自覺受位惟起有覆無記心此位五識既去已可見聞者特有微細六識而昧劣耳此時也凝思愛滌平常所趨夢覺復顯明如夢現前其萬種境牽起於微細意識逐逐其境焉所由何者雖此位同第六乎無如平常塵強分別故不能離轉逐逐此是昏想顛倒之分別而任運逐逐其境耳譬如睡眠之人牽起夢中意識於順逆之境受苦樂不能分別此是夢也第三最後不明了心位者六識已去惟殘

雲遊文蔚卷之五

○四

第八故云熟熱無記爲是正受位乃無記不覺苦樂也相宗之意此第八尚有過念從是流轉無過若得併果則轉爲大圓鏡智不爾則從迷入迷此識如綿脫皮似鏡舍飛空而稍赴中有至此位時惡業重者視太黑闇中有獨行無有伴侶通于鐵石迅於疾風適合生緣時起顛倒心論言諸有情若福微薄入母胎位起倒想解見大風雨毒熱嚴寒或太車衆聲風亂逆遂見已入密狎稠林葉窟茅閣投樹牆下住時見已住在此中若福增多入

母胎位起倒想解自見己身入妙園林等云云然此  
藏識任持薰成於善惡無記諸法種子故又言種  
子藏思想息及于已曾之境累累又至生生世  
世所謂現行熏種子種子生現行者蓋雖依前業  
力任運及境不假本質而現于心中分於善惡名  
言果熟果或言果報藏蓋彼不許真如隨緣故唯  
識云異熟識由共相種成熟力故變似也等蓋世  
間相又云異熟識不共相種成熟力故變似也根  
及根依處即內大種及所造五云云然者豈唯芽  
雲遊文蔚卷之五

○五

八本識而一切諸法芽八之緣起唯識之所變也  
若憑性宗自性清淨真如謂不生滅心因根本無  
明熏舉燈動成生滅今云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  
一非異者名阿耨耶伽依湛乎大海風緣搖動萬  
頃波根本無明熏而動心體名云業相起信論云  
依不覺故生三種相一者無明業相心動為業二  
者能見相三者境界相此契耶三細極而微細依  
境界相故生六種相一智相二相續相三執取相  
計我我所四計名字相五起業相六業業苦相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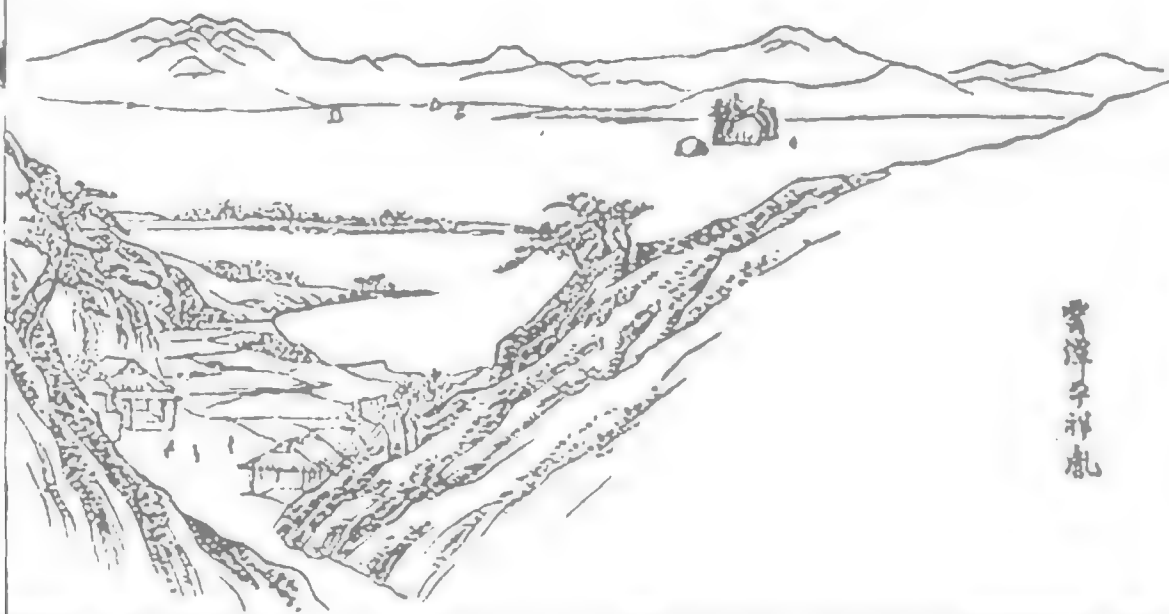
雲遊文蔚卷之五

○六

念相者分別事識而如是迷倒流轉者自真如緣  
起故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  
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本是一理無差別靈知真如  
也迷則隨緣成萬法悟則平等不變真如若捨著  
相者得相似覺乃至隨分覺等矣明只依無明外  
緣現諸影故未明性具三十性悲義也且憑圓教  
意一切諸法皆本具而現前介爾一念具三十諸  
法全性起修別分色心萬像變起矣曰全修在性  
森羅萬像十界善惡一切諸法因法性本具也故  
言鏡明性十界像生修十界故鏡像修性不二皆  
具十界譬鏡性固具一切形像若不具矣不可現  
影焉修性不二三十性惡十界互具則妙樂所謂  
迷則三道流轉悟則果中勝用雖如上甚深道理  
乎必竟所詮只一念迷執致生少流轉耳本論云  
臨終一念起百年行業發我志操不確實此而迷  
亡一世功業忽爾廢手之期復何為乎真成作佛  
力順祖訓須積平常修功者哉今圓公事蹟載詳  
于晦山師現果錄因按吾輩祖判難逢佳生哉只

磨鉢丘

雲澤寺祥胤



出十有三等之中云或雖有念佛之功不厭信然故其罪漸積最後雖往正念人予每奉讀此文進退無度五內惶焉

神道契

予以寬政己未三月遊勢宮之梅谷館舍與一二神人夜話談及神道凡其流有二曰宗源曰習合習合自釋氏所出宗源者祠職所傳也古之言神道而純宗源者不復外於佛法故二道互翼而不相妨蓋神者本邦祖宗不測之聖道者垂訓道範

雲遊文蔚卷之五

〇八

不刊之典也時有龍燕氏者號尚舍天資穎脫家世祠職座于勢宮長于玉璫博搜神籍遠紹親窺神藏秘典大起神佛幽玄著作悉為真教冥契予隨原本略記焉以辭惑已況道無古今教亦應機類竺乾桑城神佛分化祇要俾斯民歸善道誠豈釵釧本是純金故諸佛救世者悲愍大神通若其知其一如則豈不神於萬方哉龍氏確論不是惟破千載之疑細復足以洞視神佛之一源維摩在俗說不思誠解脫與俗不異勝鬘說大衆法女相

何改是豈關相貌素操節其神誘誑其佛者諒堪可嘉數矣

夫自混元剖判陰陽升降而海水凝爲洲嶼者若干其中大名者三矣曰印度曰支那曰日本於三國中吾邦雖狹小維神之依挺生國重出於自然開闢以降神胤系聯禪讓未嘗移革焉與異邦之易種立世不可同日論也豈非所以三靈具加鎮護爲基哉神世三代以在日向故威風不及中國神武帝東征之後都千大和橿原雖有混一之

靈遊文獻卷之五

〇九

氣象夷狄未服率僭于中古四海盡懷皇威而時時亂臣賊子爲交卒至於天下大亂結仇君父泯天倫弔威昆弟無人而後且有四海之權然猶不拔根株草木之遇春風而息生四方烽起群雄競逐四百年來無日不與軍旅可不哀耶自慶長末年一舉而天下大治歸馬放牛結綬戟以爲農具爾後黎民優耕外蕃入貢焉今也生于四海寧一之至治浴無爲化者本幸者也其日本神域也然佛法彌綸于天下有不歸之者却負其責神

若擬斤流傳不如此若又謂惟忌嫌之奈何彌布則爲神刀之微弱吾美敷帶雲屯烟聚於是看神宮祕書寶基本紀曰自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即位北六年丁巳冬十一月新嘗會祭夜神主部物忌八十氏等詔吾今夜承太神之威命所詔宜也

倭姬命承太神之託而宣示神主部物忌等也神主部物忌等慎無懈正明聞焉人乃天下之神物奈利須宇靜謐志心乃神明之主化利莫傷心神神來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須任其

靈遊文獻卷之五

〇十

本誓誓令得大道者天下和順日月精明風雨以時國豐民安

天下已下四句淨土三部契經之中雙卷經之文吾儕偶受生於神國值專攝之門藉焉而奉誦斯神祕之典則豈弗曠劫之怡慶哉但精清字異耳龍云爲焉之誤歟

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屍佛法之息

一聯上二句而可見焉不可離見屍息之二字最幽微空熟讀



想而神代。仁者人心聖而常也。直而正也。地神之  
未天下四方。人夫等其心神。焉分有無之異名。  
心定使。其有安時。心藏傳而神散。太神散則身衰。  
人受天地之靈氣。不貴靈氣之所。化植神明之光。  
胤不信神明之禁令。

禁令者。敬齊致齊。內外齊之日。不吊喪。問疾。  
食完。不判刑殺。不決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獄。  
惡事。不行佛法言。至神常令。日不食。新飯。是神  
家舊規禁令也。

靈遊文辭卷之五

十一

故沈半夜。長夜。開吟。根國底。因曰。茲奉代。皇天。西  
天真人。以。諸心。誨。喻。敕。令。修。善。隨。器。授。法。以來太  
神歸本居止。詔宣給。

生。久。長。夜。閉。即。佛。說。也。既。用。佛。說。則。根。國。底。國。  
亦。為。地。獄。而。可。解。耳。西。天。真。人。者。釋。迦。年。尼。尊。  
列。子。所。謂。西。方。大。聖。人。亦。同。意。上。之。三。句。佛。經。  
全。文。言。衆。生。心。病。千。差。則。擊。之。法。亦。萬。別。是。應。  
病。與。藥。皆。也。以來下。十。十。字。佛。法。東。漸。之。由。致。  
昭。然。于。此。讀。此。宣。文。疑。暗。頓。消。回。知。佛。法。東。漸。

非是。凡力。所。加。實。冥。慮。使。然。也。燬。與。充。洽。大。法。  
乎。天下。大。般。若。經。曰。甚。深。般若。波。羅。密。多。救。滅。  
度。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當。廣。流。布。  
日。域。是。當。天。竺。東。北。定。此。土。流。傳。有。故。故。維。太。  
神。宣。西。天。敕。法。奉。代。皇。天。而。如。來。說。東。北。方。當。  
為。深。法。流。布。之。域。神。宣。佛。勅。恰。如。合。符。節。可。不。  
亦。深。妙。乎。

靈遊文辭卷之五

十二

問曰。倭姬命。世記。託宣。云。展。佛。添。息。再。拜。神。施。正。  
是。撰。序。佛。添。之。證。文。不。足。信。用。寶。基。本。記。龍。氏。答。  
曰。惟。不。知。神。官。古。典。之。致。問。者。也。夫。神。官。之。極。秘。  
有。十二。記。為。之。神。藏。十二。卷。其。神。藏。者。以。訓。御。倉。  
奉。納。之。書。故。也。所。謂。訓。御。倉。崇。納。尊。嚴。故。植。內。  
納。秘。記。十二。卷。寶。基。本。記。亦。其。一。也。誰。不。信。奉。之。  
故。又。問。寶。基。本。記。為。秘。記。也。今。承。命。矣。然。而。非。違。  
世。記。如。何。會。通。之。答。曰。二。記。宣。文。無。有。左。異。古。今。  
異。學。多。解。排。斥。之。語。故。始。似。參。差。愚。蒙。欲。辨。之。而。  
又。恐。冥。慮。之。所。之。其。歸。不。測。雖。然。昭。察。以。私。曲。所。  
謂。展。佛。添。息。者。素。非。排。斥。之。文。也。臨。察。展。而。守。神。



道根源再拜神祇也若此禁令不可逃不故之  
罪是故太田命傳記寶基本記等守混沌之始  
混沌息混沌之始者謂天地未生已前也雖爲天  
地未生而神靈早爾從本以來無生滅之變無來  
來之異綿直千古周市十方天地既成而雖顯形  
於其間不始而顯本來充備之體故亦雖隱身不  
終而隱本來虛空之體故隱顯存沒無始有實義  
是爲神之實體儒云大極老子云道釋云真如神  
道云混沌之始是也至此何用佛法且佛法中尚  
實遊其爲喜之五

廿三

本分前曰說箇佛字三日喚口或曰掩耳則走矧  
於神道根源敢不屏息之乎六色禁法七種忌詞  
慎勿犯之世人知真佛法者信解矣  
問曰禁廷公事中佛法時見然散齋月不許僧尼  
之來入耶答曰不是佛法污穢之謂守神國古風  
爲如在之祭祀故耳我神宮恒守齊戒法所以常  
屏息也著本綿變以從神事者示神代木皮藤等  
爲衣之古風亦此意也六色禁法中制過音樂音  
樂之體非可忌而當齊戒日令心志不散走是故

浪州太田河  
江漢の正統指



制之法供神之樂非制限佛法亦在焉新福寺再興廡宣曰神宮之規範而表維屏佛法之經教裡奉仰神明之華迹者哉

考廡宣文意表屏佛法裡信佛法龍子曰既祭庭而無表裡異唯屏息耳此解最玄遠哉

問曰祭神交佛添存二者也如何答曰敬之字功夫是神事專要也亦通尚有深旨要識說聆焉然屏息訓點耳訓藏息不可訓屏息者肅敬之至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注曰屏藏也息臭息

雲遊文蔚卷之五

○十五

出入也近至尊氣客前也列子曰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後漢書列祖傳中常侍用事則郡累氣注猶屏息李頌再遷正功令豪猾大驚屏息奉法新語曰於軒下屏息大目經號曰猫狸伺捕禽鳥屏息靜住如上諸文皆可訓藏息也今正明示神意世記曰屏佛添息奉再拜神祇日月迴四洲雖照六合須照正直頂止詔命雖明矣旦察世記宣文之始終非排斥之文者昭昭焉學士不深察已或偶雖能知之欺世人掩耳竊鈴者歟

雲遊文蔚卷之五

○十六

日月迴四洲者內典所說天地間有須彌山須彌之山東西南北之國謂四洲當須彌半腹四萬輪終那日月星辰與日月行度迴四洲而有晝夜之別此說外典所不曾言在俱舍論等詳矣於是乎發暉二道之法符合也而為排斥之宣文可乎謬解之士却受異端者也真神人等仰吾邦之淳風莫敢斥不學他而神佛一致悲夫神宮天下之宗廟也損斥佛法於神宮朝廷亦損天下盡可做神宮之式然而朝廷不損排

之天下國家歸仰特深惟神宮避之者何也實非排遣之惟臨祭祀之場屏息耳是故神宮秘記中以内典解神道者居多若有佛法邪僻而須屏除之理秘記安用片言隻字哉以下示例證

倭姬命世記曰諸漆如影像清淨無假穢取說不可得皆從因業生又曰冥加以正直為本又曰參地則生心慈則順信心阿波良波命記曰天牛力男命靈御形弓是神代輪王所造也萬曆堂秋津

姬命靈術形，劍是龍神所造也。

諸添等出略出經，與加丹典字悉地此翻成就。木日經悉地出現品，偈曰：真言者當得悉地，從心生。又曰：發起悉地，由信解而輪王龍神外教，不說也。

又曰：天鏡，尊月殿居焉所鑄造之寶鏡。又曰：天地開闢之後，雖萬物已備，而莫眩於混沌之前，曰：茲萬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來來自不尊。

月殿，內教之說，釋摩訶衍論曰：始覺背凡向聖，來為次覺轉，云云。

上上太公次覺轉，疏添本覺背聖向凡，下下來

又曰：伊弉諾尊到筑紫日向小戶，橘之檍木原而袂除之時，洗左眼，因生曰：天子復洗右眼，因以生。月天子。○于時國常立尊所化神以天津御童事，北端之精金際，白銅撰集，地大水大，火太風太，神變通和合，給三才相應之三面真經津寶鏡，鑄造表給。劍者土精金龍神所造也。弓箭者輪王所造。天鏡，尊月殿居所鑄造之鏡也。視之以無相。

無為因以為神明之正體也。○天照皇太神則大日靈貴，故號曰天子，以虛空為正體，焉故曰天照太神。亦止由靈皇太神則月天子也，故曰金剛神，亦名天御中主神，以水德，利萬德，故名曰御饌都神，惟諸神福田。

日月兩神在人，之教主。日月兩官殿，所謂曰天子月天子是也。及以金輪際四大等悉明，內典之語意，又曰：等曰：如神教曰：名福田，是有悲愍孝之三悲由者，貧病敬田者，三寶孝田者，父母。

靈遊文府卷之五

○六

也。然以御饌都神為諸神福田者，是敬田之義。豐受皇太神鎮坐本記曰：天人降臨而供神樂，發廣大慈悲，於自在神力，現種種形，隨種種心行，為方便利益所表名，曰大日靈貴，亦曰天照神，為萬物本體，度萬品。

語勢句意正用，內教。毘盧遮那神變加持經疏曰：住於自在神力，加持三昧普為一切眾生示種種，諸趣所喜見身，說種種性教，所宜聞法，隨種種心行，開觀照門，於習合說，謂大日靈貴為。

大日尊本紀用彼說意蓋有意於此歟

寶基本記曰神道則出混沌之界歸混沌之始三寶則破有無之見佛實相之地神則罰穢惡導正源佛又立教令破有相一掃空招福必憑於冥敬神尊佛清淨為先香事書曰神人心外好別請而從不淨實執則不得踐神地上不許飲神地水而五千太鬼常罵太賊

梵網經曰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又曰毀犯聖戒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行地

唐遊文蔚卷之五

○十九

上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太鬼常遮其前鬼言太賊本記與經文可併見

夫神人不士不商官祖斯脫不耕不蠶衣食自足寶不是事至尊之宗宮內守混沌之始寧神氣外祝寶祚之隆福民安之故哉自欺本具之神靈不淨之極何許踐神地飲神水哉五千太鬼罵太賊不亦宜也與梵網嚴誡沙門者全不異虛受信施之報不為不慙彼與神人沙門其道相類借治四民之外同受檀惠凡師職家謂授幣物人云檀那

以其道相類倣詞於釋家極者六波羅密之一也蓋元弘二年兩宮祠官等爭幣物之時候有檀那之稱其來也尚矣神宮雜事記上皇承太神之真應建東大寺事出釋書詳焉祠官司祔宜等營始佛寺者永賴輔觀觀定十枝等也矣題經營精舍哉亦從出家入道與如上諸老皆是神宮之柱石祠官之副楚其他荒本由官長成長從三位氏經官長守農守武等皆歸釋典才名蓋世依內教而述作數卷不追總案耳問曰神藏之秘訣及祠官之

唐遊文蔚卷之五

○二十

述記皆以內典解神道者不審雜髮者不許入內院於七言忌詞六色禁法中屏除佛法者殆非乎忌避佛法者神宣之嚴旨舉用內典者祠官之秘記於兩極之間蒙竊失進退強拙內典則違秘記之依用不忌佛法則乖靈託之宣意如之何可也乎答曰如所問者此論要旨不可不辨也若夫七言忌詞六色禁法等在清齋之場而忌避者也秘記旨趣盡與清齋之事已神宮恒守齋戒之法此義既辨了若觸犯有箇禁戒者則勢官之規範一

學門卷之五



學門卷之五

卷五

時派絕神通總陵夷者乎又慎勿誤也至其神  
藏十二秘記古今祠老之撰述皆以內典解神道  
者則神輝潔齊之外無忌避之誠文亦何有避以  
典以爲記錄之訓傳特依用內教者是即以神道  
佛法本理冥合故也既於釋門咒誦密印定觀禪  
廢作法等之事不用梵唄鐘磬及莊嚴各隨宗軌  
立制者爲不少焉世儒輩以屏息之句謂吾邦排  
佛之術無如之而詭事於神宣以欲排斥佛者  
多焉於古賢訓頌其道之隆登龍析桂而證清未  
嘗有歟左竺墳古者姑置近世北畠親房卿一條  
禪閣京良公此二條文雅博覽決塞解滯本本神  
道輔實三教選著多行于世矣今止以與神代解  
釋光輝之親房卿神皇正統記謂俱舍所說成住  
壞空四劫展轉不窮之旨以述我邦之開始而猶  
曰震旦事於書契而言世界建立者不功天竺之  
言開辟者與彼相似者也○後常恩寺殿日本書  
紀神代纂疏曰如日月二神則有人之貌而身帶  
光明不止陰陽藉己佛經所謂日天子月天子是



也

外典謂日太陽精月太陰精耳有人之貌光明  
照耀飛行自在義所曾不說也日本紀奉就日  
神月神者有人之貌身帶光明外典說非陰陽  
之精者佛經日天子月天子者也日月二天子  
人其形來臨佛會而聽說法散在修多羅中故  
云佛經所謂日天子月天子是也今時說神書  
者日神月神與懸空日月為各別解凡未聞古  
人為其說然信之哉

雲遊文蔚卷之五

○世

天地山川風火草木等神各物其體而人其形如  
花嚴淨服品所說者

日本紀載天地山川風火草木等神非外典所  
說神乃是內教所說神也何則外典云止陰陽  
之精氣而已內教說山川草木等神各有其體  
而具人形故也盧遮那佛說華嚴經時山川草  
木等神顯現其形助佛化儀來集會座聽受深  
法旁見華嚴第一淨眼品

又人歿也則其形滅於此而又生於彼故伊弉冉

尊神退葬諸熊野有馬村而陽神入黃泉相見猶  
如生存當知人歿為神者更禀形不止氣而已

偈謂人之生也精氣聚其歿精氣散豈既散之  
精氣復聚為人哉樹頭花非復根之花人歿而  
後再生之理必無之也易傳曰人之歿也則其  
形漸盡而亦唯有此氣而已內教說歿於此生  
於彼隨其業感各禀其形或昇或沈輪轉不  
窮矣日本紀伊弉冉尊既崩後伊弉諾尊迎而  
入黃泉如生乎出迎共語是合於典更禀形之

雲遊文蔚卷之五

○世

說異外典止氣而已

此書不言三世六趣等名然而子細看來全同淨  
圖之說

三世六趣釋家之常談蓋神代卷中仔細看彼  
則三世六趣宛然全同佛之說既有三世六趣  
則外教不合之旨自明矣

高天原則為天趣

自下正示神代卷中有六趣天神七代在天上  
至伊弉諾伊弉冉二尊始天降坐是釋典所謂



光音夫下來，名有身光飛行自在也。斯知在萬天原之神者天趣也。神書謂天生成地後定而後高天原生，神卑下來而生，日月等釋家謂先梵王宮殿成，自斯次第生趣四洲及地獄成而後梵天來下，日月始生矣。冥合炳焉。

底根國則爲地獄

地獄地中，牢獄也。神書中指放逐於有罪人之地。云底根國也。底根皆指下，離內教所謂地獄義意相件。

雲遊文獻卷之五

五

彥火火出見尊入龍宮，則爲畜生又多明鳥獸之名。

海龍王宮殿衆寶嚴飾，宛如天宮。然而有惡風熱沙之患，金翅鳥之怕，是以攝畜生趣。故云龍宮則畜生起世。經曰：大海水下有娑伽羅龍王宮，縱廣八萬由旬，七寶所成，園苑泉池衆鳥和鳴。又曰：海龍王有女，號名室錦，離垢錦，端正殊好，容顏英豔。神書謂彥火火出見尊至海神之宮，其宮也。雖燦整頓，臺宇玲瓏，其海神女曰豐

玉姬玉依姬，神書佛經符合如此。此外典中言龍者繁多，然海中龍神宮殿玲瓏，且龍女等常與其說近世局儒生而講神書者，都下多矣。止以儒理而至海宮，章則攝口堪捧腹。

素戔嗚尊與日神相關，則修羅之類也。

修羅常好鬪爭，是故云爾。首楞嚴經說：因四生異有，四種修羅，其中化生修羅者，天界所攝也。能與梵王及以諸天爭勝鬪戰，非下劣之類也。今謂日神之與素戔嗚相關，則修羅之類也。蓋

雲遊文獻卷之五

禁

據此義乎。然於日神與進雄誓約之中，生子之章稱卜部家傳以爲弁誕不經之說者有之。亦斥其妄解爲說者，尚未的當也。惟見天上之化生不可作異解矣。

醜女者餓鬼也。

鬼趣之類非一。有福德者作山林塚廟之神，無福德者居不淨處，不得飲食，是爲餓鬼。其形醜陋也。故云爾已。

次明四生者，人則胎生鳥則卵生，保食神頂生，牛

馬則是濕生天神等則多化生

有情有四生謂胎卵濕化此四生之說以教之  
常談俱舍釋濕生曰布殺陀王頂頗而生曼駄  
多義翻曰頂生保食神頂生牛馬者此類也

六道四生已備豈亦無三世乎說天地開闢則有  
前劫可見或入黃泉則有來世可知矣

六道四生三世一具漆門也六道四生已備於  
神代卷中何無三世乎成住壞空四劫始而終  
終亦始運轉不窮如環無端似汲井輪今之天

重刊文獻卷之五

七

地開闢原從空來此空乃是前劫之空劫也故  
曰說天地開闢則有前劫可見凡有始有終者  
小則人物之生或大則天地起滅豈不終而亦  
始哉一歲之春冬一日之朝暮孰不期來歲來  
日乎伊弊冊畢前入黃泉有來世自可知矣有  
既前劫來世則三世了了已上纂疏之義

所上出之章不是常恩公淫佛而懸合隋會也公  
已執而可信冥合之證又此彼開基之有同等者  
吾內典說器界成立先梵王界成次第成立下至

己未仲夏月  
文崇崑山晚  
晴



五一四

四洲而梵王次第下來王印度傳梵天之語傳梵天之字以梵之印度是故語曰梵語字曰梵字此邦之由來又近於彼神書云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於高天原化生神祇天御中主尊次第顯形隱身卒及乎皇孫瓊瓊杵尊天降於豐葦原中國而主於茲也傳天神之語以爲倭語文字亦可天神之傳然遇蝦夷之火灰爐不傳惜乎倭語梵語其用相近字亦可相類哉西域記曰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厚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云

雲遊文獻卷之五

梵

云支那文字語言大異且月氏之語傳自梵夫日域之語爲天神之傳然則彼此可全同而不全同者以國界隔異機見不同故也五天中有夏夷男女之轉聲字語非一也於神書中也天神地祇海中之神語異說多矣況日域月氏其間隔幾千萬里程哉焉可全同乎梵語語長而義約倭語亦繁陀羅左彼國妙術和歌吾邦深祕其語意相近凡和歌撰集之中多載神佛之異詠以遐被末代者倭國之風俗同憑神佛之本昔來者定尚焉亦更

出乎神代卷中難推文若依內典則易消者以示之  
彼卷曰高天原所生神名曰天御中主尊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冉尊曰在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修之

成劫之初先梵主界成二禪盡生大梵處以爲大梵主所謂娑婆世界梵天王是也今云高天原者大梵天王宮也天御中主尊者尸棄大梵天王也如是解之不燭而天光行矣且有始者

雲遊文獻卷之五

壽

有終有終者又有始今此國成立以前尚可如此國若許可有國則其時此國名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何以知其然耶以今此國名如此也其國壞了空空原初而混沌始牙陰陽剖判天先成地未定天神曰有豐葦原十五古秋瑞穗之地若於前劫無其名何爲此國未生之時有如此之稱乎明知前劫既有此名而其國既壞當今成立時也

天照太神乃入于天石窪閉闔戶而幽居焉故亦

合之內常隔而不知晝夜之相代日神之山有三處焉然曰天安田天平田天邑元田此皆良田雖經霖旱無所損傷其素矣鳴尊之田亦有二處號曰天熾田天川依田天口銳田此皆磽地而則流之旱則焦之

俱舍論說須彌八萬踰路那之半腹第四層級是四天王及諸眷屬共所居止日月宮殿空中旋環依風而住遠妙高山四天王衆住其中涂層級外七金山上亦有天居是四天王所部村邑由是觀之七金山上巖窟可謂天石窟也又兩神之田在七金山上矣層級歟所謂素矣鳴尊修羅之類也者羅睺阿修羅大勢力也日光照其眼不能見天堂則舉其手掌障持日月或吼氣呵日月失光等是素矣鳴之謂也

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變速日神變速日神之子燐速日神燐速日神之子武靈提神俱舍論須彌層級有樂又神而住初層級名堅牢第二級名持鬘第三級名恒勝此三皆是四

雲遊文蔚卷之五

○三

大天王所部天衆第四級四天王及諸眷屬共所居止亦居七金山又乾闥婆者帝釋衆人也居須彌南面金剛窟中此武靈提神所住之石窟者謂須彌層級四處及七金山金剛等也

高皇產靈尊勅曰汝天兒屋根命太玉命宜持天津神籙降於葦原中國亦爲吾孫奉齊焉

纂疏曰神籙謂靈祠持者隨之意如天人飛行宮殿自隨旦有身一不二之義故曰持神籙降也解曰天人飛行宮殿自隨者如法華經云大

雲遊文蔚卷之五

○三

通智勝佛得阿耨菩提時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被盛諸天花而詣菩提樹下各以天花而散佛上以宮殿奉上彼佛諸轉法輪若不依此義則持天津神籙降之文難消解也或謂此母呂友者賢木也者非正義云見宇武家記皇孫乃滿天盤座旦排分天八重雲稜威之道別道別而天降於日向靈之高十穗之峯矣成劫之時一有情極光淨沒生大梵處爲大梵天王後諸有情亦從彼沒有生梵輔梵衆他化

自在夫乃至四主天而後生人趣今此皇孫尊  
降臨於日宮殿也與彼云從四主天生人趣者  
符合矣天御中主等諸尊者梵夫梵輔梵衆等  
也故名天神天照太神及皇孫尊爲地神者以  
依須彌山也其旨幽哉

彥火出見尊至海神之宮其宮也雄略整頓業  
宇玲瓏因娶海神女豐玉姬仍留住海宮已經三  
年

海宮之義前已辨之泥儒典者因此章難消巧

聖德太子傳卷之五

三年

言曰海宮者非海中有宮殿謂海嶼通地之境  
矣爲於海底有如此宮殿及美女哉故云軒茂  
臣向志磨爾和歌詔稱志是其證也而指海宮  
云軒茂豆向志磨者和歌之風興也不以龍害  
意者好唯此一句措卷中多文字幸安惜虛心以  
察焉如上諸文攝神代卷中重要者略辨焉

總論

近時爲儒之徒以神國以稱周秦伯之後部天照  
太神者秦伯也皇孫尊者其後也其說曰秦伯斷

聖德太子傳卷之五

三年

髮文身之前聖孫王於吳於是使其裔降于日本  
主於此國也東海姬氏國者此謂也吳者支那之  
東極日向在日本之西偏而其間不爲遠所以皇  
孫尊不降中國而降日向也故晉書傳曰男女子  
無大小黑面文身自謂秦化之後且又揚宇三讓  
之語於於宮神前此皆其證也服曰姬氏國非謂  
周姓是吾邦美稱也據前書姬婦人之美稱也而  
天照太神始祖之陰彥神功皇后中興之女主尚  
且稱女王國者出於國書是故指我國以稱姬氏  
國歟自謂秦伯之後者此自謂者何誰未嘗聞書  
篇云秦伯之後有東山僧某者爲秦伯之後之說  
朝議而大其言發其人蓋以實志師識文晉書等  
爲之言半然而無計略言之則其罪尚淺今世句  
儒輩偷取漢以有謀慮也何謂謀慮自神道而看  
之佛經儒典俱非我邦之道而儒典大道佛經冥  
契欲排斥之不可得因藉我邦爲秦伯開始之域  
是爲言儒典本國之教佛法何用此國之謀慮已  
既以我邦屬他邦是不忠半是不孝半非忠孝者

法照師  
折脚致悟

是也



罪必當極刑是可不忍也哉不可忍也我邦之起原  
遠古置而不論自阜孫尊降臨以逮于今幾二百  
萬歲因史所記誰曰不爾乎吾邦所以阜聲於支  
竺者天神地施誕生之地而素朴無窮之不虛神  
器出于自然以此視彼此出其上者不同口之談  
也若從彼之言則神國之書傳俱虛誕神道之秘  
訣咸妄說此箇國法一時熄滅又今之舉士縱讀  
兩三卷書則先以排佛為急務何其局狹哉都下  
儒生間有曰浮圖氏蓋我國家者先儒已有論而  
垂進矣

輔政事者斷俗無其理也何其通合神道哉各  
曰昔尚書令何尚之答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  
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  
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  
萬夫能行一善則太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  
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若斯  
則孰云無補政事哉書曰為善不同同歸治其是  
之謂乎張無盡雖政陽備言佛為中道大忠曰何  
言之甚微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美不為人所



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紮紮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天上古之人也。但載經言。傳於此土。人天而化。若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惠。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曷克爾。耶。歸心篇曰。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伯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解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惡人。若能階化。黔首悉入。通場如夢。樂之也。

樂遊天橋卷之五

三

懷性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不求田畝之利。半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魂身徇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齊。齊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報半日之餐。全一食之命乎。帝極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此等先哲之公論也。勿以小教之

一隅難。大道之無方。兵又有儒佛不堪比擬者。吳書吳王孫權問。尚書令朗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朗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擬。仲漆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化。於天制用。不敢通。天諸佛說教。諸夫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吾邦流傳已來。正法佛法並行。冥相融合。於其除未聞言其害者。素國史式令中。內教與國政者。不可勝數。今煩不出焉。雖然。二教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

樂遊天橋卷之五

三

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細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精疎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臻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馬鳴龍樹之說。而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淨華理。天下而必假。最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通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又不可不知乎。

後漢牟融曰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宗緒問曰何謂之爲道通何類也對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敎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通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對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然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謂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宗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克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寶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繁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對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經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經溪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範圍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

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卷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廢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其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若佛經深妙廢麗子胡不談之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閨門格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對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絺綌絺綌以御黃鉞非不麗也乘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賈孟軻之說詣獲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

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  
 傳殺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  
 身有日光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翥羽林  
 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月支寫佛  
 經四十二章藏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  
 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  
 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閼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  
 存時預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  
 國豐民阜遠近慕義學者由此而遐聞曰老子云

鑒選宋書卷之五

○聖

月所



三星在左三星在右  
 四星在左四星在右  
 五星在左五星在右  
 六星在左六星在右  
 七星在左七星在右  
 八星在左八星在右  
 九星在左九星在右  
 十星在左十星在右  
 十一星在左十一星在右  
 十二星在左十二星在右  
 十三星在左十三星在右  
 十四星在左十四星在右  
 十五星在左十五星在右  
 十六星在左十六星在右  
 十七星在左十七星在右  
 十八星在左十八星在右  
 十九星在左十九星在右  
 二十星在左二十星在右

鑒選宋書卷之五

○聖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太辯若訥太巧若拙君  
 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  
 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對曰來  
 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難實重裘備預雖  
 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  
 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  
 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  
 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子亦猶言也如  
 其無言五十何遠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

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罔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又問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贊朴何為？乃道生歟？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對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思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慇，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歟？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歟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歟之所趣，吉道之所住。至道之要，已上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還安。北方異人咸來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多有學者。牟子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晚銳志於佛乘，研老子五千文，會玄妙為酒簪，既五經為簪黃，非者以為非，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擇聖賢拔萃。

以著理，悉論凡三十七篇，其厥超脫可道，確論矣。任雖不違論，三通微夜問語之交，有神人焉，有儒流焉，吾豈好辯乎？來問不，得不對耳。時洪鐘不加杵，何流擊乎？勢敗，惟是西海之餘譚，目示聞兼氏十載未發，蓋於此乎？衆疑渙然冰釋矣。且自言：吾見佛性，即見神明，惟張天覺曰：學佛知儒也。而拜寶中其人，既逝，矣遺忘數言自施，直解也。後君子盡服膺之，遂追神辯論，以授同士云爾。

雲遊文蔚跋

墨筭上人西上而歸。乃發其遊囊。明珠燦爛。皆觸目眩。變現自在。殆不可端倪焉。人皆曰。真浮屠氏哉。余諦審之名區。

雲遊文蔚跋

跋

〇一

勝槩。及遐甌之地。苟可僂指者。記之圖之。無餘蘊矣。上人學德圓滿。是乃雖出乎遊戲三昧。自非父思積中。焉能得使人若躬踐其境。目覽其勝。

躍如乎起卧哉。加之法語之所寓以喻者。多有之。則與尋常緇流。締交於我黨。務事父翰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焉。以衆緇涿視上人。不亦左乎。在昔

雲遊文蔚跋

跋

〇二

維摩詰。左手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著右手掌中。又復還置本處。不使人有往來心想云。世之觀斯編者。若躬踐其境。目覽其勝。不使有往來心想。

智賢師序已悉矣。余以與上人善。聊述此語。驂於其後。

享和紀元之冬。

卷中畫圖名氏畧記

阿已諱字子父号	源清風字穆甫号	清水鑑字士微号
國珍字疾	巫山美作人	天良京師人
曹正賢字君選号	永雅字文熙号笑	田穀字仲昌号陶
齊商老疾	蒙	丘五對二男
等覺院文益号屠	紀綱字君輔以有	田振字季玉号丹
范公字云起一堂	家煥琴号玉堂	丘玄斜四男
那資明字子文号	逢昂字伯淵号志	平世胤字君男号
艾山公	水玄斜男	梅溪字陽人
董九如号廣川公	滕惟慎字養雲号	平祥歲字三吉号
号黃巖園	山雲齊津縣諸士	雲澤拙溪男
相隨字庭翁号簡	原厚字文彦号八	清小寃字子章号
石公子	海北越人	曲河東都人
釋月促道人伊勢	司馬峻字君岳号	谷文晃字文晃号
山田寂賢寺住	江漢	馬山棲東都人
釋雲室道人來都	夏包嘉字威美号	谷文一字士盈文
西盛光明寺住	隨前葛師市隱	尼男
林夢隱字君舉号	河泰堂字彦閑号	孫英子繁号鶴江
秋洲京師人	趙溪東都人	段門人
邊琰字廷璋号玄	高安祀字名幹号	山岡毅字子剛号
許東都人	新川東都人	月峯南泉居士

東平根經世撰

牛山箕騰書



# 瑞泉墨筭和尚著

享和二壬戌年九月梓行

江戸日本橋

書肆

須原屋茂兵衛

芝神明町

彫工

山口 七兵衛

東洋文庫藏書

跋

〇五

東都瑞泉寺般舟樓藏版書目

墨芥夜話

墨芥師著

全一卷

元亨釋書補記

同師著

十二卷

臨終指南鈔

銀山嶺譽大僧正撰  
墨芥師譯

全一卷

苑道夢枝吟哩

同師著

二卷

雲遊文蔚

同師著

五卷

佛舍利考

同師著

一卷

追追梓行

長戸讓 撰

北道遊簿

天保十年（一八三九）江戸芳潤堂序刊本

據天保十年（一八三九）

江戸芳潤堂序刊本影印

# 北道游簿

## 北道游簿敘

古人有云天下山川勝槩之地好之者未必能至者未必能言者未必能文蓋兼此三能而後可稱為薦好者矣門人長戶士讓有濟勝癖又富勝具動輒行騰飄然裹糧出遊遐探邃討必窮其奇恣能以文發之歸則成裘頃日眎其北道游簿受而讀之自濃而驕而加而二越及奧其所經歷山川道里民風土俗琳宮梵宇廢闕故墟井然條列瞭如指掌殆使讀者若身至其境乃所云三能兼得者耶蓋非其好之深且篤則焉能如是乎余宿同其癖具亦不乏而一官縛身不能如意往年遊觀熱

海函嶺今茲攀拜晃山 閱宮目得

昭窺山川勝槩自謂在儕輩中頗能至  
者但其言之不文不足以發揚其恠偉  
特絕之觀心凝形釋之適此則可慙  
矣士讓曩遊於豆之石廊奧之松島  
皆有記余因德惠俾續刻云

天保十禩星次屠維大淵獻南呂月

北道遊薄

序二

培齋林訖題

菱湖卷 大任書

北道遊簿序

峻峯絕壑。嶢嶢而岬。嘈者猶文之有抑揚起伏也。大河長江。浩瀚而洄洑者。猶文之有跌宕雄偉也。平流漫波。猶其紆餘也。怪巖危巘。猶其機雋也。土石草樹之點綴鋪叙。與夫雲煙風雨之出沒開闔。亦猶其斡旋與奪。變化百出而不可窮者也。夫東山道之為地。東海為之腹。

北道遊簿

序一

北陸為之背。濃江為首。奧羽為尾。而層複隆高。至飛驒而極矣。其間山川。概皆巖峩秀拔。洶湧衝激。蓋亦文之最壯而奇者歟。然以其在於僻境。且絕嶮也。探討而記述之者。亦已罕矣。友人長戶士讓嘗一探討。得記二弓。題曰北道遊簿。近者將敘之於版。徵予序。受而閱之。其躅從濃至驛。經加越奧而來江都。其所

云天下山川之最壯而奇而文者。莫不

悲收而詳錄焉。且所在家國之興廢。與事蹟之泯沒者。歷々具載。無或遺漏。則不啻著其奇。而又將補史氏之闕也。不亦偉乎。如此者。雖以士讓之才。之文。抑亦非造物者默相冥助而然耶。雖然。文之為文。豈徒山川與詞翰已云哉。將必有大於茲者焉。夫經緯人道。黼黻一世。

北道遊簿

序二

燦然斐然。用宏茲賁。即造化之文。亦藉以立。孰若斯為大乎。然其事綦難。匪易輔言。第志則不得不然耳。余之於士讓。嘗為同窓。固知其志不止於區々詞翰也。且勗以遠者大者。亦友道之宜然歟。天保己亥仲秋上澣

讚岐 川田興撰



北道遊薄卷上

美濃 長戶讓士讓著

文政己丑季夏。余歸舊里。掃展先塋。訪勢尾間諸友。還至岐阜。寓婦夫安藤正修之百曲園。彌月矣。將欲取路北陸。以復赴江都。會北勢原迪齋。托其子玉蟾遊學焉。於是鞋襪千里。得不蕭然。乃記其行程。以供他日卧遊。

七月廿六日。午後啓行。渡藍川。過長良村。望百百峯。

北道遊薄卷一

一

於乾位。織田黃門秀信之在岐阜也。其良有百百越前守安輝者。居其地。山之所以得名。踰土佛峽。有異石。晶瑩可鑒。呼曰鏡巖。所謂石鏡。蓋亦此類。渡飛驒瀨川。抵白金村。路岐為二。右折二里。可出於關村。昔有名治志津兼元住此。至今傳其鍛法。良工多萃焉。左轉歷下有知松森二村。抵上有知地頗殷盛。市端鬱秀者。為鉈尾山。一名藤城山。係佐藤六左衛門秀方城址。秀方仕總見公。實吾師一齋先生之先也。夜訪村瀨士錦。置酒使其弟秋

水及族太一。門人田邊洪夫數輩伴接。酣暢縱談。至更深始散。士錦嘗受業於賴子成。以其所得教授。就學者稍眾。秋水工畫。

廿七日。過曾代村。民家多養蠶製絹。故傍近所出。亦稱曾代絹云。四望山巒競秀。如列屏障。殆有山陰道上之想。稍行又逢藍川。以為立花渡。左見牧川。翠浪溶溶。自西北山間來。岸次十餘村。製紙為業。所謂美濃紙。溥資天下者。多出於此。行三里許。抵下田村。藍川稍窄。中多暗石。舟楫之運。止於此。歷刈安村。至梅原村。雷雨俄作。乃宿。

北道遊薄卷上

二

廿八日。山路陂陀。歷乙原千虎諸村。至八幡城下。投宿。訪山內山田田中蘆田諸氏。皆吾親戚也。聞北六里山間。有阿弥陀瀑。直下百丈。極為偉觀。其傍巨池曰村摩。以為藍川之源。亦多水石之勝。余欲枉程造觀。土人云。夏秋間道路第塞。多毒蝎。乃止。廿九日。東北沿溪而行。抵吉田村。雨驟至。暫憩民家。一老農曰。村西有水。宇禮山。山間巨湫。為靈物所栖托。頃日多伐山木。投之。觸冒其怒。以故無日不

雨。余因憶昔人詩。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百里雲濛濛。三日雨不已。無乃是乎。歷神谷小楠。見烟佐諸村。忽見一水當前。迅湍淙淙然。乃知錯路至此。遂揭之。水底石滑。取步甚艱。上岸始得正路。出於阪基村。村北山巒橫亘。繚成垣墻。稍入深峽。陡暗如昏暮。微風不動。溽暑熏人。既而急雨又至。懸溜迸注。渾身為之濡徹。嚮者熏溽。變為冷爽。使人肌膚生粟。山頂為濃飛。二州界。抵大原村。置關譏察行旅。授以行券。此間沿途溪聲琤琮。如聞鈞天。

北道遊簿卷上

三

之樂。而秋花爛熳。挾路爭發。如行錦繡障中。耳目俱勝。頓忘道途之勞。至楢谷。一境在深谷底。劣窺天色。民家星布。樵牧為業。余扣數家乞宿。皆拒以無米。得一寺投之。曰楢谷寺。炊糲供之。是夕有京僧來說法。村民集聽。喧啻殊甚。及夜深人散。忽聞有聲霽然起於枕上。余適夢覺。以為風雨驟至。徐察之。泉流之注壑也。可謂清絕矣。

八月朔。嵐氣濛昧。不辨咫尺。待日高而發。躋龍峯。峯崿可駭。見一大石。形如馬身。有連錢紋。呼曰龍馬。

石。不知造化何以致此奇巧。非人工雕鏤所能及也。俗傳神聖之世。龍馬天降。化為此石。飛驒之名。繇是而起。恐是後人誣說。按日本紀。飛驒作斐陀。萬葉集作斐太。和名鈔作比太。皆可以證古昔之稱謂。又風土記載。本州舊繇美濃。

天智帝之營大津宮也。郡多輸良材。馬馱疾速如飛。因改稱飛驒。蓋風土記久既亡逸。今存者多出後人附會。不可信也。或云。邦言呼廢積為飛驒。本州山巒摺疊。如衣之有襞積。所以得名。說雖淺近。

北道遊簿卷二

四

庶乎得之。東望騎鞍嶽。頂成凹字狀。秀削挽天。實州中巨山也。其北為笠嶽。又其北為槍嶽。又其東北為硫黃嶽。各呈詭姿。其佗殘山剩嶂。箕拱屏展。盡萃於一隅。可謂奇觀矣。歷中野二俣二村。又攀山路。頗嶮巖。抵有巢村。地稍坦。田種稊麻菽黍。就隴上架高棚。問之曰。警夜人所居。以防豺狼之害。經三谷村。溪水匯而為潭。曰石楠淵。地多石楠。故名。村家百餘。以木皮葺屋。以板為壁。此間民屋率皆如此。以便於禦風雪云。福寄藤瀬二村之間。以

石塹引溪水。澄清迅駛。路與之相左右。至牧洞。聚溪回轉。滴為深淵。水色紺碧。有雙槁架其上。宛如虹霓。真畫景也。躡小系阪。相傳古昔陶工小系者居此。抵三日町。其東南為西一色村。有

昭祖廟。金森氏奉之。使山民嚮化云。其北松倉山。

有三木自綱作白一類古城。三木氏之先。曰忠右衛門。

正賴。北朝應永十八年。使京極近江守高員。征國司姊小路參議尹綱。拔之時。正賴從軍有功。後高員加食本州竹原一鄉。正賴又來管其租。本州之

北道遊簿卷一

五

有三木氏。實自此始。正賴子右京進久賴。以兵取益田郡始彊。久賴子修理亮重賴。移居上村。益圖攻略。重賴子直賴。稱大和守。永正大永間。滅豪族東氏。同氏阿多埜氏。蠶食馬瀨鄉。築櫻洞城居之。直賴子即自綱。罷稱大和守。又稱右京大夫。落髮號久安。永祿紀元。伐高山氏山田氏。威振一州。娶於美濃齋藤氏。以為彊援。與越後上杉霜臺通好。又滅姊小路支族牛丸氏。冒姓姊小路。自稱國司。方此時。鍋山氏畑氏大谷氏岡本氏皆降附。無敢

與之抗者。永祿七年。甲斐武田機山。使山縣昌景攻之。亦不得志而去。其一時之盛。可知也。天正三年。金森長近父子。率兵一萬。自越前口來罷。久安防戰。不能支而降。後終於京師。其子秀綱奔信濃。為土寇所殺。三木氏亡。按佗書記載。三木氏之事。多失其實。故余略叙其世系。以備史家之采擇。又其北宮村。有一宮。乃祀典所載水無祠是也。宮川實出傍近山中。至祠前。滲伏不見。蓋伏流也。俗傳往昔本村大幢寺開山和尚。坐禪石上。時有一老

北道遊簿卷一

六

翁。就聽密法。臨去曰。我一宮神也。何以報之。和尚曰。吾無所求。但此間水聲喧飗。亂我諷經。願遏之。自此宮川忽然滲枯。過境又流。因有此目。妄誕可笑。其東北接山口村。有位山。以一位木顯。一位木即標也。古昔此山所產。供御笏之用。今則不然。閱雪玉和歌集。載國司基綱奉上御笏之什。事蓋在明應文龜間。其後至戰國倥傯之際。輟此事者歟。迄元和二年。本州千光寺僧亮輝。入京。因廣橋亞相兼勝奏進。後水尾帝兼勝書報亮輝謂。

帝喜其能舉廢儀。其書藏在一宮神庫云。過新宮村。畑佐山在其西。山田紀伊守所據。歷春國上岡本二村。境漸畝豁。田疇罽布。至高山宿。市口有鉅橋。架於宮川。縣令廨舍。傍水而建。此地阡陌交通。煙火繁稠。又多巨商。不謂四塞皆山。而有此廣衍之境。是日屬八幡祠祭祀。兒女靚服。喧闐溢路。土俗之盛。可知矣。天神山古城在其東南。永正間。高山外記居之。至永祿之季。三木久安使叔父長門守久綱戍之。蓋小堡也。金森氏之就封。大興土木。

北道遊簿卷上

七

自天正十六年。至慶長五年。竣功。及五世孫賴時。移封出羽上山。寶元祿五年也。先是國家下令。盡隳天下山城。而獨不及之。至此加俟參議某。奉命隳之云。

二日出關市廛。至一番街。訪田中大秀。致尾人植松茂岡手簡。大秀嘗受國學於勢人本居宣長。頗富著述。中有飛驒史傳數卷。余因問以此州古今沿革。山川謠俗。大秀為說其略。娓娓可聽。是夕逆旅主人亦為余說騎鞍嶽之概。曰。其麓踰益田大野。

告城三郡。頂則盛夏有雪。登三里許。雜樹蔽虧。仰不見天日。其上多樅樹。高皆可三四尺。土黏利。又其上松藤為山風所因。交絡鋪地。蹈而躋。數百步。土色丹赭。有原亘一里。自此以上。土色玲瓏純白。有清泉數道。但毒瘴甚深。故香火嶽神者。皆至此回踵。絕頂曰御前。相傳有古祠。然振古無有能至者。山間又有四十八池。而其一字生池者。歲旱則鄉民零於此。其程冒夜而往。翌午而還。往歲官命捕鵜鳥。即此地。

北道遊簿卷一

八

三日發高山。北入山逕。西北七日町。有國分寺。藏子烏刀。刀係平氏傳家寶物。自將軍貞盛。世寔諸宗家。屋島敗績後。歸於支族本州江馬小四郎輝經。傳至裔孫輝盛。迨輝盛敗死。夫人梅尾氏。潛贈之。其兄越中人兵衛祐邦。奪之而還。金森可重之荏州。即忠尋者。誘殺祐邦。奪之而還。金森可重之荏州也。欲上之官。本多正信曰。此平氏之物也。何足貴重。可重乃使僧都玄海付諸此寺。夫子烏之為名。刀。天下所哄傳也。而廢置如此。神物顯晦。亦有數。

而然耶。踰黑巖阪。抵三福寺村。昔有三佛寺而廢。後訛曰三福寺。以名村。寺址在山間。至今往往出古瓦。好事者或以作硯云。西南鮎先山。有畑六郎左衛門安高城址。安高數世邑於此。亦為金森氏所滅。渡溪橋。自上野村左折。至町方村。永祿天正間。有鹽屋筑前守者。以此地為本城。以古川。廢城為支城。頗奮威於一州。既應上杉氏。進兵越中。攻略猿倉城。氣力稍驕。遂為尉尾城主某所滅。一曰佐久間允盛。柴田勝家討滅之。古今治亂記載白

北道遊簿卷上

九

屋筑前守秋貞者。豈其人歟。甲陽軍鑑亦載。白屋筑前守。有飛驒半州。按京洛本法寺開基曰英。師曰親實。為鹽屋筑前守子。又本州有地名鹽屋。蓋其族所出。由此觀之。二書作白屋。訛耳。自此行松越下。涼風謖謖。衣袂掀舉快甚。又轉抵下坊村。躡八町阪。詣千光寺。古昔有二十四子院。武田機山欲攻三水氏。先火之。天正之季。僧亮輝玄海。戮力興葺。才存舊地。正堂置宿儺石像。其形具兩面八肢。其記略云。昔有宿儺者。即觀音化身。欲布佛教

於天下。實創營此寺。時得袈裟一領。觀音像一軀。於山間。故名以千光。又有袈裟山之目。按

仁德帝紀稱。飛驒國有賊。曰宿儺。為人一體兩面。手足各四。前後佩劍。四手並用弓矢。以掠略人民為樂。乃遣武振熊難波根子誅之。繇是觀之。兩面八肢之說。雖涉怪妄。其傳既久。好事者。因以緣飾之。欲靈其地耳。東南日面村。即宿儺所產。有巨窟。豁洞開。中如有一境者。古來莫能窮其深廣焉。踰孤橡嶺。至栢原村。溪水潺湲。繞太江杉崎二村。

北道遊簿卷上

十

與宮川合。謂之細江。萬葉集中。所賦名勝也。杉崎古城。國司姊小路氏累世所居。當時稱曰柳御所。按姊小路氏。初受任南朝。數傳至參議尹綱。北朝討滅之。以左中將特言為國司。特言於尹綱為近族。後尹綱子參議昌家。又陞此任。昌家子參議俊。中納言基綱。基綱子中將濟繼。濟繼子左少將濟俊。相繼居職。濟俊早夭。弟季綱代立。時家政稍衰。迄天正之初。為臣族陵奪。小島氏保此城。牛丸氏據小鷹利城。向氏據信包城。至其盛衰顛末之詳。



則不可得而考矣。出村左折。有一帶清流。曰荒城川。修梁架之。曰少林寺橋。昔時水次有少林寺。故存其名。取路北岸。邈之數百步。又轉迤入山。逕飛泉掛壁。名曰飛瀑。珠沫霏霏。清景可翫。還反踰橋。沿南岸而下。水勢悍急。與石相搏。澎湃騰響。兩岸林篁斷續。人家錯落於其間。景物之竒。恍如圖畫。抵宮地村。謁河伯宮。所謂荒城神祠也。出村磴田綺錯。頓覺敞朗。此間總呼曰八日町。詣安國寺。正殿置等持公兄弟之主。寺舊係等持公所創建。瑞

北道遊簿卷上

五

嵩光師始住之。後罹兵燹。但開山堂經龕免燬。光師像儼然如生。真古塑也。主僧彭首語曰。藏古佛經。因請觀之。有大德二年序文。乃是元時整本耳。至寺後。謁江馬輝盛墓。自寺門南望。箕輪山峙於左。其麓有白米古城。牛丸掘津守所據地。乏水。昔者嘗遇敵。來圍曠曰。欲使城兵渴死焉。城中太窮。乃計以米擬水。作洗馬狀以示之。敵望見。以為有水。果引去。因有此目。其右為犁打山古城。乃輝盛戰沒處。兩山之間。遙見一村。曰桐山。其間總呼稱

八郎垣內。俗傳鎮西八郎為朝。竄伏於此。置八幡祠。以禱恢復。其他所傳頗詳。但為朝幼謫於鎮西。後流於豆海。則無緣居此地。是為可疑耳。出寺右折。踰巨阪嶺。峻級如梯。逾上逾峭。雲鳥皆在目下。至筵休。得清泉掬飲。困汗頓乾。此間上下纔一里。而其險巖。則函嶺不啻也。稍下。即巨阪原。頗曠。古城郡連山起伏。步武換觀。亦佳。曠也。傳云此原每有携鋏器過者。雨雹輒起。變不可測。故州人相誡。不敢犯。獨不禁帶雙刀者。本州如此者。凡五處云。

北道遊簿卷上

三

抵巢山村。憩藥師堂。古木參天。涼陰可人。過山田寺林二村。回繞山根。至舟津宿。小市會也。夜訪邑長川上要助。其妻小野寺氏。余族從妹也。四日。過高原川。懸崖急流。無由橋航。架以藤橋。其制編藤。橫排之。長三十六丈。濶三尺許。以掛半空。不樹一柱。但踈踈布板其上。以便措足耳。吳船錄述蜀道繩橋曰。大抵如漁人曝網。漆家晾彩帛之狀。頗與之相肖。又海島逸誌載。用竹篾連綿糾結。濶七八尺。長十餘丈。兩邊以藤懸掛樹杪。形如月



橋浮空搖曳。名曰藤橋。蓋其說與之不相遠。而藤橋之名。彼此符合。意未識其孰奇且險也。余與玉蟾趙趙不能進。乃胥議就別途。而土人履之如平土。川東詠訪古城。江馬氏累世所據。江馬氏其先出於參議平經。屋島之敗。經盛妄抱其遺孤。改竄北條時政。因得有之。及長稱江馬小四郎輝經。材武出衆。義時嫉而逐之。遂感服高原一郡居之。十五世孫曰常陸介時經。其子曰左馬頭時盛。時盛子輝盛。又稱常陸介。屬武田氏。與三木久安屢

北道遊簿卷上

三

交兵。天正間。為姉小路支族小島時光所滅。一曰。三木氏討滅之。自輝經至時經。其間世次闕佚。不可考。古今治亂記載江馬常陸介時宜。而謂之能登人者。恐誤。沿西岸而行。左右山巒爭峙。如筍如卓。如奔馬。如怒猊。連亘者為崇墉。特絕者為厦屋。水流其間。紆餘委折。與危石相激。忽感忽伸。散而成紳帶。躍而成龍角。實天下之偉觀也。至割石村。所巨石通路。其間極隘。側身而過。歷告箇原。山益峭。水益駛。路傍灌木鬱然。枝掛古苔。髣髴垂如翠

北道遊簿卷上

四

髮。文海披沙所云樹衣也。水次有一巨石。遍體鱗紋。斗出岸口。殆如巨蟒蟠屈狀。川流為其所盤束。紺碧漩渦。名曰蛇淵。此間絕不見行人。惟樵斧之聲。丁丁起於遙谷。與水聲相和。物象淒絕。不可久竚。忽見兩山隔水對峙。屹如門闕。左曰東漆。右曰西漆。相傳每歲中元之夕。東漆之下。龍燈懸焉。抵茂住村。云隔水山間。時見火光。試至其所。則無有。或以為神藥之精。或以為名玉之氣。聞之地舊有銅坑。湮塞既久。因憶朱子語類載。嘗送堊開善。望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礦。蓋亦是物已。至中山村。樹多橡。土民常畜其寶。和飯喫之。村盡有關。留行券而去。關外古木挾路。涼意可掬。抵一谷。高原川與宮川合派。成丁字勢。川身差殺。而水勢益急。飛越二州。以此為界。有籠渡。其制立巨木。亘以大繩。長十六七丈。盛人於藤蓐。籠以駕之。又約細繩於籠底。兩岸之人。相汲引。使之游動往來。余視土人先渡者。至中間。則搖蕩幡幡然。而狎視不以為意。余前怯

於藤橋。豈容再怯。乃決意就渡。洵是行之一鬼阨也。按水經注云。度慈嶺。入北天竺。其道艱阻。崖岸險絕。有水名新頭河。懸絕過河。兩岸相去八十步。又海島逸誌云。西洋凡有過渡之處。不用舟楫。皆用藤竹數十片。編為竹筏。不用篙楫。只用大藤一條長數十丈。橫亘東西。兩岸或立木為竿。以繫之。或繫於大樹之根。又以小藤數條。結於筏。繫大藤之上。欲渡時。數人手挽大藤。循藤而過。二書所載。蓋亦此類。既上岸。見一竦石。鐫市河寬齋龍渡詩。

北道遊簿卷上

五

碧蘚半蝕。隱隱可讀。歷蟹寺村。至猪谷宿。民家太壞陋。布縈而坐。浴用牛槽。覆敝被而卧。

五日。過片懸村。澗流鏘鳴。林木森蔚。境雖陋。而景則美。出村又陟嶺一里。歷菴谷岩井二村。山圍始解。眼界頓寬。渡筱津川。秋漲殊急。篙師併力撐之。乃能得橫絕。稍行得巨原。平楚蒼茫。抵黑崎村。東見一山。巔嵒挺秀。勢逼霄漢。不問而知其為立山焉。數折遵村路。稻田彌望。黃雲如海。歷今泉中。埜二村。至富山城下宿。市井富贍。人煙稠密。此地昔稱

安住城。小堡也。神保氏居之。天正八年。佐佐成政自越前徙治。始成巨邑。其後闔境延燼。久為廢地。寬永十八年。加藩支封。沿路守其。就封築城。稍復舊時云。是行欲登立山。觀所謂四十八地獄者。至此則聞朝山者。限以七月。既入八月。涼風微起。則涸寒冰雪。至者每輒手足皸瘃。又或沒為火坑之鬼。故廟祝要人於路。深誠濫陟。余為之悵然。實為一大懽事已。

北道遊簿卷二

六

六日。訪加藤士武敘齋。大野士文亦來晤。皆昌平蠻舊識也。二子要余出遊。乃相携出城。有神通川。發源飛山。至此篠津山田。熊野諸水。皆合注之。洶波浩渺。非一葦所抗。因編浮梁。以通往來。長百十數丈。中間張鐵索。以取牢固。若值霖潦大至。則沙磧皆沒。滔滔如海。故每積雨。時豫撤浮梁。以洩水勢云。忽見有人羣聚沙磧。士武曰。是川樵也。飛山之民。伐木析薪。其枿流而至此。埋沒沙底。賤民輒獲之。以助生理。川樵之目太奇。阿物尼所咏。鹽水國詩亦近是。過屋閉。得一大阜。匝境遍植櫻樹。呼曰

櫻花溪。花時之盛可想。其頂四望敞豁。東有立山巍然。諸山左右附麗。如王者冕旒立朝。群臣拱侍於下風也。西有加之白山。遙挺雲霄。如仙姝之照鏡。其前洋波滉漾。灣坳隱約。風帆煙楫。往來明滅。後則飛山一簇。翠黛如畫。既而士武感所齋厨。觴佐興。相偕激賞。不覺頽然一醉。時西日稍傾。乃相扶而下。沿溪而東。此水屬山田川。文派灌漑。封田四萬石地。故呼曰四萬石用水。至長岡村。有寺曰真國寺。鐘魚寂然。如造別境。就借禪房。吟噓一刻。

北道遊簿卷上

七

以度餘歡。又至溪橋。再傾殘樽。洗觴更酌。餘興勃然。暝夕而回踵。途中雷雨俄作。走入叢祠避之。食頃即霽。與士武士文分路。歸逆旅。是夜士文復來話。

七日。將赴金澤。士武送至東郊。敘別。抵小杉驛。放生津在其北。天文間。藤原相實規為長尾為景所殺。即是渡大門川。抵高岡驛。市邑雄麗。列肆繁錯。隱然一都會也。北一里有守山古城。神保安藝守氏春河據氏春。畠山氏八良之一。後屬織田右府。頗

顯於北方。守山西北。曰氷見浦。木曾宣公放馬測海水淺深處。渡莊川。歷竹埜福岡諸村。其南則貴船村。有石黑左近城址。石黑氏越中舊族。至天正間而滅。渡小矢部川。至今石動驛宿。人家製簾。織出山水花石人物狀。極工可愛。

八日。過埴生村。有八幡祠。昔宣公謁之。使大夫坊覺明為祝辭。以禱戰勝。其書至今藏廟祝上田氏。攀栗柄嶺。峭壁連排。中通磴道。間關而進。山勢蛇蟠。自能之寶津山來。至此截然下臨深谷。地勢奇險。

北道遊簿卷上

八

與東道之函嶺匹似。宣公坑沒平兵七萬。即此地。既極其頂。右見海如玦。相傳古昔所稱鵬波關。在此頂。其址今不可的知。稍下則加越分界之所。有寺曰長樂寺。置一巨龕。栖不動明王。猗猗可畏。殆非凡工模雕所及。傳言西竺善無畏三藏造。寺北為單騎遲為源氏峯。亦係古昔戰爭之地。既而黑雲掩空。雷鳴殷輶。疾步而下。抵竹橋驛。回顧栗柄嶺。已為一抹雲霧矣。宿津幡驛。

九日。出驛。道左群山遡逆。朝日松根一條寺壘址。皆

在其間云。行四里。抵金澤城下。投森下街。情導至郭門口。仰望樓櫓。又觀士大夫邸舍。其規模不貴華潔。而以堅實為主。所以為侯國之冠冕歟。市中百物殷賑。州人稱曰小江都。非虛辭也。

十日。朝訪毛受伯龜。伯龜祖正助。仕於田勝家。北莊之役。以義勇殞命。今則伯龜以文藝仕。彼此一時其所值異也。置酒罄歡。午後相伴出。訪平井某。亦舊識也。遂同登城西觀音山。城樓闕闕之雄。皆萃於一隅。稍下過溪橋。得一幽境。連屋枕流水。樹清

北道遊簿卷二

九

遠。又擊鮮命酒。歸途見木下仁平母。仁平。錦里先生後孫。時游在江都。余嘗與之親善。故存問之。過神護寺。照祖廟在焉。金碧晃耀。暉映林木間。其山曰北畝。擬東畝也。暮夜蹈月而還。

十日。訪廣瀨順卿。一茶而別。午後束裝就程。逆旅主人。給路引一通。平井某送至市端。春日祠下告別。自此取舊路。至津幡宿。

十一日。賃馬而發。至栗柄嶺。馬蹶而仆。余遽然飛下。幸免為平族餘鬼。買舟小矢部川。達於高岡。宿小

杉。

十二日。取路田間。南眺富山城。抵下村。民家浚井。道上疏水縱橫。行人皆揭而過。蓋北道行旅稀少。故道途之慢。大率如此。過岩瀨驛。神通川至此注海。源廷尉過如意渡。為舟人所詰。蓋此地驛外。遵海而行。遙與能州相望。雪浪奔激。響挾百千雷霆。是行望海之壯。以此為始。至水橋驛。渡常願川。舟膠淺沙。乃脫行膝揭之。過高春村。至滑川驛宿。昔豐公之攻佐佐氏也。成政多發精兵。扼栗柄之險。豐

北道遊簿卷二

十

公直自能海飛舸至此。進逼富山。成政狼狽不能禦。遂降。今觀地勢。想其兵略。使人感歎不已。

十三日。渡早月川。又渡門川。松倉古城。在上流。一曰鹿熊城。其要阨為閩州第一。當南北分爭之際。桃井播磨守直常與斯波越中守義將交兵。前後據為根據。其後上杉氏與佐佐氏屢爭此地。其得形勢可知。抵魚津驛。以際每歲除。海潮皆乾。約可一里。猶他州重三之候。且一歲之中。屢見海市云。此地故有巨城。上杉黃門置河田長親戍之。天正十

年。織田右府使佐久間元盛、佐佐成政諸將來攻。黃門乃躬陣天神山，以為長親援。既而會龍川一益、森長可欲擣春日山之虛。黃門遽然反旆應之。計長親子立不可支，遣使喻之去。長親辭曰：「臨難苟免，殊非臣志。」及城將陷，與其裨佐十三人皆記姓名於簡，係耳自裁。實六月二日也。是日右府弒於京師。中日而凶訊至，諸將錯愕引去。若使此報早三日，則不獨長親不殞其命，亦不必無勝算也。黃門深贊其義，而益惜其死云。渡片貝布施兩水。

北道遊簿卷一

廿一

其南即天神山，長尾為景戰死處。抵三日市驛，相傳古昔所稱櫻井莊，實係此地。自此路岐成兩，左由入膳橫山二驛為捷，而黑部四十八灘分派於其間。乃迂行就大路，抵愛本驛，有一橋，其制設五層架於兩壁，架上侈下縮，以次豐殺。巨橋於其上，長三十三丈，無楹柱以承之，而坦平如砥，可謂奇巧矣。俯瞰窈然深黑，奔湍雷輶，使人脚酸目眩。橋側人家賣綠筠粽，味殊佳。過舟美驛，小川溫泉，距此三里而近。其湯宜百疾，浴者赴集，山間成市聚。

玉蟾少孺，賃馬而去。投泊驛。道右有小塚，權平古壘，權平佐佐氏之老。

十四日滯。

十五日，海岸之地曰宮崎。治承四年，高倉親王與三位源賴政謀討平氏，事泄為其所先，敗走宇治。有讚岐前司重秀者，竊負親王第五子某，脫走來寄於此。木曾宣公奉之，供給甚謹。當時稱曰北陸宮。又曰木曾宮。壽永元年，安徳帝播遷西海，宣公因欲立之。法皇不可，宣公執奏不回。

北道遊簿卷上

廿三

乃卜之不吉，竟不得立。至追捕公之時，還京居嵯峨，所謂今屋殿是也。抵堺驛，加候之封，東盡於此。置關誰何太嚴，留路引而出。渡堺川，二越之鴻溝也。過市板驛，永正六年，上杉定實擊敗長尾為景，即此地。東曰不知親，其地隋高麗峙，約可一里。其下當潮汐之衝，道路屢沒，故行人候間走過。若值風潮猝至，則避入崑竇，方是時，步武遲速，條為死生。雖父子之親，不能相知，所以有此目也。至秋冬之交，朔風捲海，怒浪激盪，則比日往來不通。蓋北



州第一奇險也。是日天氣和靜。不知其可畏而過。可謂至幸矣。過此有村。曰風浪。其次驛承之。曰外浪。皆倚山而設。與所由孔道。高下懸絕。至宇多驛。亦然。蓋瀨海之地。奔潮驟到。害不可測。故如此。按歌濱名。顯於曩時。邦語歌為宇多。則或指此地有巨石崩墜。界道而橫。其間不可駢行。行旅至此。卸馬馱而步擔。故呼曰田馬崑。崑東一路。在長瀝間。潮水往來沒脛。右見竦崑突起插空。名倒駒。傍有勝山古城。天正十三年。豐公既降佐佐氏。輕隊

北道遊簿卷上

三

來此。請與上杉黃門相見。守將瀨賀修理。見其寡衆。欲擊殲之。黃門感其推誠不疑。自糸魚川往會之。遂約為君臣。豐公之勇膽機智。制服群雄。率皆類此。崑腹有飛泉。濺濺脉吐。其下白沙承之。滲盡。呼曰鶴瀑。過青海驛。渡青海川。歷田海瀨澤諸村。有比賣川。黃浪洶蕩。疾如奔馬。篙工刺舟。稍將近岸。即取索投之。岸上之人受之。極力輓引。始得達。發源信之比賣嶽。而久瀨川。松川。平川。皆合。為此巨浸。及春時雪水大至。則往往津絕云。投糸魚川

驛。是夜實為中秋。坐樓待月。天水渺然。水輪湧出其際。一望晶徹。恍如廣寒世界。真是偉觀。但恨潮風颯爽。不能久玩。

北道遊簿卷上

四

北道遊簿卷上終



北道遊簿卷下

美濃 長戶讓士讓著

十六日。玉蟾中暑微痢。就醫相澤玄伯乞藥。午時風雨暴至。海吼如雷。震盪屋宇。闔家狼狽。轉席避漏。晚間天氣漸寧。余乃倚樓延眺。海波猶怒。白馬騰躍。遠近亂礁。乍沒下現。為之駭絕。入夜澄霽。天色如洗。

十七日。聞驛長倉又氏者嗜詩。不逆旅翁訪之。主人名澹。字君雅。父子皆讀書。可與語。款晤移刻而還。

北道遊簿卷下

十八日。君雅導至一宮村。醵於一旗亭。亭在天津祠下。倚窓而望。群山盤互於東南。各爭詭態。既而西日暎射。丹青煥發。霞彩絢爛。宛然著色圖也。歸途過多賀村。有荻田主馬宅址。壑為畦畝。主馬仕羽林越俟。擢為老臣。頗有殊政。天和元年。侯家禰封境遂荒廢。而邦人至今尚稱其遺美云。又訪君雅族某。細話入夜。嚮時所見諸山。皆為水墨畫。而月出其上。清暉溢座。境極幽闐。遙聞風潮之聲。可漏鼓三點始散。

十九日。玉蟾方愈。欲以明日發。詣君雅告別。置酒見留。薄晚而還。

北道遊簿卷下

廿日。踵相澤氏伸謝。束裝上程。左見巨崑於海。作奇鬼相搏狀。路稍犖确。渡大和川。頗奔放。過柁屋布驛。渡早川。南有燒山。薛葉拔地。頂吐黑煙。蓋硫氣所發。與立山淺間山相類。其東南連黑姬諸山。山脉聯絡。逕達信飛之境云。踰鬼舞阪。險峻可驚。本州以鬼名地。數所有之。按酒類童子舊出此州。豈其遺跡歟。歷浦本間脇二村。至能生驛。玉蟾病後取程頗憊。乃宿有白山祠。太宏麗。蓋義經記所載也。祠昔有巨鐘。造用良金。鑄常陸坊海尊所撰銘詞。其音清濁。帶潮風。聞於數里外。目曰汐路鐘。明應間燼於火。其後能州中居浦良工。集合餘銅。復鑄一鐘。雖不及舊製。亦為佳鐘云。

廿一日。出驛。狼石磊砢莅海。與狂瀾相闐。聲撼動地。其上有小祠。相傳白山神示現處。歷小泊村。俄而天曠雨至。海面冥濛。無所見。至桃川村。頓霽。海波寧緩。日輝摩盪。變為熾金色。忽現巨島於前。問之

佐渡也。抵名立驛。聞往年此間崩墮入海。舊時官道距岸太遠。海灣曲折。有地曰鍋浦。巨壁峭壘。草木被之。巒如山巒。其間飛泉自崑竇下。涓涓不絕。亦勝處也。自此海崖一路。高低纒屬。遙撮彌彥山之驛。稍下。抵有間川驛。荒涼破頓。人煙絕少。至長濱驛。有天神祠。藏順德帝御書一幅。

帝為彊臣所逼。狩於佐渡。以承久三年中秋。駐蹕於名立磯山寺。是夕有觀月聖製。以憫時命之塞。即是驛外。有岐。石可達高田城。北陸侯伯朝覲所。

北道遊簿卷下

三

由左可赴今町驛。余欲以明日探春日山古城。乃至阪基村宿。有國分寺。安五智如來像。其制浩大。可驚。尚有僧親鸞庵址。

廿二日。倩導先詣林泉寺。頗宏壯。創於文明間。長尾氏累世香火院也。山門扁曰春日山。係霜臺公筆蹟。公幼時讀書於此。正殿之側。藏公影像。就乞瞻拜。守僧啓龕視之。其制大可二尺。著黑衣。戴白帽。手執軍麾。腰帶二刀。神彩凜然。眼光如射。不覺使人驚悸。相傳公在世時。自命工為之。或然。寺僧云。

黃門移封會津。改葬先骸。故上杉氏之墳塋。無復存者。既出。左折至春日山。時見山頂有黑雲。挾雨而起。導者曰。嚮者有人來。此風雨俄作。失其所在。今亦天氣如此。請勿往。更導至國府。謁村上義清墓。余不可曰。義清擁累世之資。而不能自立。避甲依越。使兩土之民困於兵戈。十餘年。身死為客土之鬼。其為人如此。不謂其墓可也。自奮作氣而登山。腹頗寬衍。稱曰御袋松。不詳其由。西有古井。清冽湛然。又躋數百步。極其絕頂。樓櫓牆壁之迹。彷彿可辨。因詳相其形勢。妙香山扼其後。以絕來寇之路。洋海在其前。擅舟楫之利。東北則可以控與羽馬。以霜臺之英武。據此至便之地。宜其雄視一世。而天下莫能敵也。但其傑構。今則片礎寸椽。無復存者。可為太息。既下。復過阪基。左遵海取路。抵今町。為馬頭一劇地。其海瀕曰直江津。高田侯置炮臺。以備洋警。驛外。荒川一帶。自東而來入海。其源出信之戶隱山。古昔應化橋。架此上流。應化一作往下。又作扇。皆屬語音轉訛。永保間。有岩城判

北道遊簿卷下

四

官正氏者。朝京師。被讒處流。有二子。女曰安壽姬。男曰對王丸。與其母偕來。潛居橋側。直江津巨猾山岡某。勾誘賣之為奴婢。後對王丸遁至京。申理父冤。竟復舊封云。過黑井驛。沿海有福島城址。按慶長之初。四海服化。盡隳天下山城。堀氏乃自春日山徙治。後營高田城。此地亦為墟。蓋北越形勢雄於一方。加以土壤衍沃。若建置大藩。則他日之禍。將在於此。亦不可不慮也。前有鳥阪城氏。後有春日山上杉氏。其事可見。故國家特命舊臣。鎮高

北道遊簿卷下

五

田城。以為北門鎖鑰。其餘並封小藩。有連結助勢之便。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其洞見前弊。而貽後謀者。深且遠哉。此間多新畝。總呼曰春日新田。長堤捍潮而通。沿路海灣。滿目蘆葦。水禽翔集。亦盡景也。過祐光寺村。沙路杳然。民家籬壁。皆用蘆葦。有郊達於海。葦牧牛無數。寢訛自適。遠而望之。紛如散棋子。抵潟町驛。頗殷產。燃土。聞掘地數尺。比北有之。其質如蘆根。固結者。細斷為片。乾炙燎之。與薪不異。但其臭煤。貼衣不消。故惟賤民用之。按

天智帝時。越國獻燃土。國史所稱。其來久矣。此間沙際。亦多牛牧地。宿柿崎驛。有柿崎信濃守景家城址。景家北方梟將。霜臺疑其與織田氏通。滅之。廿三日。出驛。沙礫埋脰。殆不可行。土人皆著無齒屐。以便步履。自長濱以北。大抵沙路居半。而其艱至此極焉。至鉢崎驛。流憩久之。以療勞憊。自此一路。繞山腰。曰米山。山間有田生穀。名副其實。得上輪村。有子安柳。其傍有產水井。相傳文治四年。源延尉東奔。至直江津航海。風浪大起。平氏之靈。見於

北道遊簿卷下

六

洋中。乃轉柁上陸。會所攜夫人臨分娩。就路倚柳陰生男。從者辨慶。把螺汲井水洗之。故存此名。後人表其埋胞處。建祠曰胞宮。歲時享薦。以為護產之神。按史。廷尉夫人有川越氏者。從奔奧。後同沒衣川之敗。蓋是。其上曰瓶剖阪。峻磴盤空。頂有藥師龕。和銅間所剏。境靈異。禁婦女造謁。稍下見飛泉掛石。為白糸瀑。瀑下有二亭。引行旅。鬻餅供湯。云此處。辨慶祝。廷尉男曰。臣請以努力付之。故亭曰辨慶茶屋。餅曰力餅。湯曰白旗湯。使人絕倒。抵

笠島赭壁枕海。怪松叢生其上。姿態橫側。殆非圖畫可擬。青海川。出山注海。地又多櫻樹。花時定佳。二里出於坦途。抵鯨波驛。海望倍暢。宿栢崎驛。昔係栢崎權守。勝長居邑。其宅址今置寺。曰香積寺。相傳勝長朝鎌倉。死於客舍。其子華雅九。不堪重哀。與母俱難漆。入信之善光寺。資其冥福。後並為名繻。或云。勝長以康安元年沒。與北條時賴同時。噫。華雅九。廢倫絕祀。不孝孰大焉。而浮屠氏極其讚賞。世人哄傳。以為羨談。洵可歎也。夜訪原優所。

北道遊簿卷下

七

優所江都人。十年前來此。講書聚徒。兼善書畫。見其子俊。秀穎可愛。

廿四日。左遵海為正路。余欲觀火井。乃右就間逕。過槁場村。渡惡田川。抵妙法寺村。此間多夜合樹。碧陰布堤。踰妙法寺山。不甚峻。鑿成白田。自麓達頂。耕人高下相望。至宮本村。地稍平曠。亂科埜川。至長岡城下宿。長尾新二郎為景古城。在西北一里。藏王村。小千谷。亦在其南數里。所謂越嶺。出於此。自四月至七月。開市販鬻。時四方商賈雲集。凡每

歲所製。不下百萬匹。而又別有自妻有鄉轉鬻者。其數亦準之云。

廿五日。蓐食。航科埜川。順流而下。曉氣冷然。掩蓬續睡。既醒。擡首。則川身淼漫。兩溪之間。不辨牛馬。北岸曰與板。為直江山城守兼續古城。兼續有食邑三十二萬石。當時以陪臣陞四位侍從者。與井伊某二人耳。而某際會攀龍附鳳之運。至其子孫。爵土益隆。兼續不揆天命而妄動。衰於不振。順逆盛衰之機。亦可以鑒矣。午後。達於三條。昔有三條左

北道遊簿卷下

八

衛門定明者。居焉。不知何時人。其後屬池大納言賴盛封邑。賴盛。平相國弟。源追捕受恩於其母。故優貸之。食邑於此。至文明間。上杉氏置長尾高景與春日山。唇齒相輔。傳至俊景。俊景與霜臺不愜。天文間。為其所滅。既而遺臣相聚。重圖要據。霜臺苦戰積歲。僅得克之。土人云。客歲八月。本州大震。山崩地坼。而此地尤甚。加以火災。閭閻蕩為灰燼。人畜死者。不可勝算。為之慘然。又買導東行。渡田島川。聞前月洪霖。水潦暴漲。壞隄。人家亦多漂蕩。

得不室礙而窮矣。

稻田沒為沙土。嗟天降禍福。常不偏於一方。而此間災厄相仍如此。重使人感眉。至如法寺村。小聚落也。所謂火井。在莊右衛門七兵衛孫六三氏。各擅其利。余入七兵衛家。但見爐隅樹一管。既而主人為余以發燭之火。點之管口。謂之呼火。火隨手而起。可四五寸。管口不少焦。火出管五分許。色青。其上則赤。青處不熱。赤處熱不異常火。若口吹之。忽滅。余試以掌翳管口。微覺有風應之耳。至其煮物。則把十字橫筒有數竅者。加之管上。每竅點所

北道遊簿卷一

九

謂呼火。火光騰發。鍤釜調熟。莫不如意。若接長筒。斜引其火。速遞惟意之從。可謂奇且便矣。瑯琊代醉所載。雲臺山火井。其說較與之相似。因按易。離麗也。其象為火。謂陰陽相麗也。夫火麗物。物麗火。兩者相待為用。今此火不待所麗而燃。故或目為陰火。陰火不可用。豈此類也哉。此火特麗地中之氣而燃耳。但氣無形質。而能受火。殆不可考者矣。雖然宇宙之大。品物之繁。固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不獨此為然也。拘曲之士。欲執其一而概其餘。安

北道遊簿卷下

十

濶兩岸相距可一里。波流浩漫。其勢與海相若。薄暮達於新潟。昔科野阿賀二川合流。此地當二水之衝。而歲有襄陵之災。州人患之。其後晉議。東決松崎之淤塞。而大開水道。自此阿賀遂成別派。而特通文流耳。科野川自信飛間而來。舟楫所通。三十八里。至此注海。黃浪洶瀉。潮汐為之不能來者。一里半。實天下之巨浸也。阿賀川發源毛與間。經會津諸郡而來。漕運亦十餘里。二川之為利大矣。此地既有二川之利。加以北海商舶。無日不出入。



故五方群聚。百貨具備。隱為北州一都會。人煙萬  
竈。街衢縱橫。有渠通其間。倡樓酒壚之盛。外郡所  
罕見。

廿七日。上海瀕日。和阜。是日風日清美。商舶銜尾入  
港者不絕。而舊所下錨。可百四五十隻。桅檣林立。  
東北積水浩汗。遙接鞞國於雲天之外。西北隔  
海望佐渡。山色隱然如黛。因憶承久鑾輿之不回。  
雖草莽小人。孰敢不慨然。西則海磯錯出。以接彌  
彥山。余前望此山於名立。謂有殊姿。至此益見其

北道遊簿卷下

七

峻嶒迥出他山。間自國上山。據峰望之。宛然似  
富嶽。纔移步武。其觀隨改。故謂之三步富嶽云。歸  
途至多門巷。訪池田氏。時卷翁菱湖歸展先墓。遂  
滯在此。今夏相別於江都。不意邂逅。黃昏同飲市  
樓。菱湖書法巧妙。飲量兼人。一醉之餘。揮灑雲煙。  
頗有張旭之風。

廿八日。菱湖來逆旅設宴。栢崎人某亦在坐。談及本  
州七奇。按七奇之說。州人所說各異。蓋原有二七  
奇。而說者參合為一。彼此加殺。故致參錯。今相訂

頗得其詳。其一說。專傳浮屠氏之事。一曰。即丹佛。  
在三島郡野積鄉。昔有弘智法印者。入定而化。其  
尸猶存。二曰。放題目。在蒲原郡角田濱。僧曰蓮書  
七字。經目於石。投海。有時幻出於波上。三曰。逆節  
竹。在蒲原郡島屋野村。親鸞所植枯竹杖。生根成  
叢。四曰。八辨梅。在蒲原郡小島村。親鸞擲蒚梅核  
於地。忽發生意。及著花皆八瓣。五曰。三度栗。在蒲  
原郡保田村。親鸞所栽。一歲結子三回。六曰。繫樞。  
在蒲原郡上野村。有人贈束樞子於親鸞者。落地

北道遊簿卷下

七

而生。至今結子有貫線之竅。如可繫束然。七曰。無  
縫塔。在蒲原郡河內谷陽國寺。其住僧將死。三年  
前。必有法塔石自池中出。其一說。一曰。冬雷。閩州  
三冬常雷。二曰。變毛兔。凡本州山谷所栖兔群。自  
秋末至冬初。變為純白。三曰。叢蟲。此處有之。每雨  
夜。寒燐炯炯。飛上人衣。隨拂隨上。如螢火點叢。四  
曰。胴鳴。在蒲原郡黑鳥村。昔有黑鳥兵衛一平者。  
為源將軍義家所誅。後人就其瘞胴處。建祠祀之。  
其祠有時發聲。如呼胴接首者。五曰。燃土。在蒲原



郡潟町。六曰火井。在蒲原郡如法寺村。及柄目木村。七曰水油。在柄目木村。及岩舟郡黑川村。總而論之。凡物我有而彼無。彼奇之。彼有而我無。我亦奇之。天下之稱奇者。率皆此類。況此間所傳多出浮屠氏之孟浪。則固不可盡信。且以七紀物。西竺之俗。而浮屠氏喜用之。故每事附會。欲以充其數。豈不陋哉。雖然。凡事不目見。而臆斷者。古人所誡。余故今詳其一端。而使人類推其餘焉。夫弘智之尸。人尤奇之。以余觀之。蓋沍寒風雪之地。偶使之

北道遊簿卷下

三

然耳。不然則振古名繼。不乏其人。而皆不能遺尸。彼弘智。獨何人而然乎。且人死而留名。則芳留尸則醜。不待辨說而知矣。意弘智信邪棄倫。至自拚性命。天地鬼神所深惡。因得此曝尸之報爾。

廿九日。買舟發新潟。至沼垂。此間卑濕。每霖潦。平土為水。有浮田養稻。其法初編菱荻。積久為田。可以播種。蓋蘓長公葑田之遺意。過龜田。人煙千戶。亦小市會也。舟程遡洄。達於新津。新津丹波守義門城址存焉。倩導抵柄目木村。入村民丈七家。復觀

火井。比如法寺稍微。出村觀油井。井方可二丈深。不可測。中央滌然沸涌。山油和水而浮。水面作鐵漿色。束芒穗撈之。臭不可近。故方俗謂之臭水油。導者云。此間如此者數所。有溝而取者。有池而取者。一歲所收。殆不可算。但以其凝臭。故價太廉。棄水經注所載石漆水。及酉陽雜俎石脂水。蓋是也。自此村路一直。至五泉驛宿。地產佳苽。有甘櫛。備後守清長城址。此間佛宇。比比相望。大抵鸞蓮二派。

北道遊簿卷下

四

晦。冒風雨而發。由捷徑。所謂小川通也。蒲路淖深。取步太苦。加之文選旁達。使人迷錯者屢矣。渡馬卸川。堤壩多壞。亦前月氾濫之所致。河內山擁其西。雲霧曖昧。不可辨識。至釣濱。屬稚松侯封域。有闕護視。渡熊渡葭津二川。踰小花地嶺。峽路窘隘。松檜翳塞。水土皆帶赭色。稍下遡小花地川。可半里。凡四水。皆阿賀一派。但隨其所經。異名耳。既而日暝。道闇。殆迷方向。會有村氓來。乃尾而行。岡壘起伏。陂陀上下。其間渡獨木橋者二。實為艱程。至津

川驛已初更矣。

九月朔。津川古城。東有絕壁。不可攀援。天滿阿賀二水。繞其南北。地勢危險。走獸所逐。巡當時目曰反。狐城。傳言阿部貞任所據。天正間。蘆名盛隆。使其老金上盛備居之。盛備學於細川公玄。旨善風藻。舉世欽艷。及上杉氏之時。屬其臣藤田能登守信吉居邑。信吉逆知黃門將敗。挈孥西奔。既而果然。渡堂浪川。遙望御神樂嶽。特起板地。自半腹以上。皆巉岩。不易蹊。運云。歷天滿野村二村。石路崎嶇。

北道遊簿卷下

五

登降太苦。踰危橋者二。抵花立村。瀑泉淙淙。醫藥而下。入燒山。山稍深。而境太陋。過福鳥村。陟華表嶺。與越二州。以此為界。此間飯豐山烏帽岳。皆萃於目下。真偉曠也。東麓之村曰寶川。山益深。溪鳴。號號如戰鼓。殆奪群響。憩一店。里民聚飲。炙如黑蛇者。取之。問之。八目鰻也。此間距海既遠。小族罕至。故以此為佳味。按字書。鰻目下七點。有似禮斗之象。故字從禮省。或近是。邦俗以海鰻為鰻。恐誤。抵白阪。所睹山石多純白。所以得名。過此又有車

阪。老木交互挾路。蔽遮曦景。窈然如行深洞中。忽見百餘牛。馱鹽苞。相屬於路。累累如貫珠。自津川輸之稚松城。遂以賣給傍近諸地云。歷上野尻下野尻二驛。嶮崿刺目。皆具異態。此間為漆樹之藪。抵野澤驛。連煙百戶。頗潔靚。驛中如法寺。安觀音像。行基所造。大同二年。始置之。過網澤村。峻逕相屬。古松三株當道。其狀如束。因呼曰束松。嶺距稚松僅五里。城墉隱然。亦有甕石。以形肖得名。凡所過左右岩壁間。群松亂挺。龍蟠虬屈。皆可佇翫。而

北道遊簿卷下

六

時寒日已西。陰風肅肅。且聞地多豺狼。不能無心悸。疾步趨程。至輕澤宿。山間小村也。二日。上下峽路。歷天屋片門二村。有只見川。長橋如虹。遙見一山。卓立插空。曰磐梯山。數郡之望也。聞其下有猪苗代湖。灣環連於龜城。煙水之美。罕有匹儔。龜城。即蘆名盛國所居。其傍小平瀨村。為兼哉梓鄉。文明中。一村婦。禱菅公廟。求生兒。一夕夢異人。授梅花一枝。遂有身。十三月而生兼哉。及長有故。入黑川。自在院為僧。性嗜邦唱。亦自誓於菅

廟欲以精其技。後至京。學於宗祇。業大進。宗祇奏請讓其職。朝廷擇姓族。蘆名盛舜乃付其姓。因得為連歌宗匠。歷舟渡北宮。高久三村。右有如米堂古城。慶長五年。照祖有事於上杉氏。走毛之

小山。黃門築此城。欲以誘致之。而自襲其後。會石田三成之反。大旆遽然西上。黃門之策無所獲施。嗟乎。天命所歸。誰得而禦之。塔寺八幡祠。天喜三年。源將軍賴義所創祀。後義家以其死寄寓之。至今尚存。其傍觀音閣。則大同三年。初於坂上田村

北道遊簿卷下

六

麻呂。自此一路。可達柳津。其地以虛空藏著。稱靈境。又有風煙之美。故行人絡繹由之。歷阪下高瀨二村。抵稚松城下。日光米澤兩路。自此而分。治城粉壁皚然。屹聳市右。甚宏壯。自蘆名氏祖三浦十郎義連始居此。歷伊達上杉蒲生加藤數氏。以至今侯。其規模大約不損。市井頗稠。漆蠟為土宜之魁。蠟燭每歲貢江都。有定額。而其餘波及他州者。雖州人不能算焉。第五街有實相寺。元德間創建。至天文間。殘夢禪師居之。僧臘太高。其說源平隆

北道遊簿卷下

六

替之概。殆如親覩。故或言。壽永元曆間人。性好食枸杞。體益健。天海僧正之少也。就受其法。當時有無無老人者。一日與殘夢相見。曰。自曾我兄弟復仇之翌。不相見久矣。殘夢曰。信然。自此往來無間。亦有福仙者。以磨鏡為業。不擇賃而往。談笑度日。殘夢見福仙。曰。渠則義經之旗丁也。福仙語人曰。殘夢乃常陸坊也。天正四年三月廿九日。殘夢書偈於牌。擲筆而寂。至文祿間。有人啓其墳。則空棺矣。其後有商客見殘夢於越後者。又保科靱負。遇之於三穗松原。重問源平間事。殘夢曰。義經醜男也。辨慶美僧也。世人所傳。醜美相反。此類極多。但今則無與我俱覩者存焉。吾言不可證。吾復何言。此事極怪。姑錄異聞耳。出郭投山村。其地隸臣刹天寧寺。有溫泉。就浴太快。天寧寺。應永二十八年。僧傑堂所創。傑堂。俗諱能勝。楠公正成之孫。早歲中泚矢。得躡疾為僧云。其北為羽黑山。有權現祠。古境也。又其西南隔水。為向羽黑山。有蘆名盛氏古壘。

三日躡山路抵龍澤村。一簣山八幡祠在其右。寬治中源將軍義家所建。左為飯盛山。飯盛山怪名。疑是其窟宅。或云伊達黃門欲攻蘆名氏。伴張聲勢於一簣山。躬自潛伏於此。傳餐食之。飯盛之名由是而起。不知孰信。自此嶺路攀雲可七八盤。及願會津諸山。蜿蜒歷赤井真渡諸村。山脉連互。莫知其極。過西田面村。抵原驛。頗修潔。至赤津村。有赤津祠。又有日光三所權現祠。渡常夏川。至福良村。飛泉懸注山間。其上善產管。故名管瀑。早歲雪祭。

北道遊簿卷下

九

刈管薦之山神。必有驗。鶴山鬱然。與西北龜山相望。踰山王阪。至三代驛宿。四日過中地村。有阿彌陀龕。相傳源將軍義家所置。過勢至堂驛。峻嶺當面。一路窘蹙。有鐵索下垂。以便扳緣。行人皆魚貫而進。其頂則推松俟東境也。渡勢至堂川。自江鼻村。間道取便。至牧內驛。歷上貝滑川。飯豐數村。則山稍遠。有岐。左則仙臺孔道也。右折至白川城下宿。此地近時經火。市井未及修治。僅待行旅耳。郭口一水。橫貫市中。奔波泐然。

曰逢隈川。源發甲子嶺。距此不太遠。古昔所稱白川關址。在城東櫛村。先封老侯樂翁公。就其遺址。樹碑以表章之。以夜故不往觀。

五日過白阪驛。渡楢川。抵山中村。路右有明神祠。與埜二州。以此為界。歷天王石地藏諸村。抵蘆埜驛。路太隆伏。使人勞憊。此間那須高原諸山。遠近互聳。歡翠映發。亦佳眺也。三番川有橋新圯。丁肩輿人抵越堀驛。驛南有赴溫泉之路。那須與市宗高城址。在其中路。那珂川。徒杠方成。水清駛見底。發

北道遊簿卷下

十

源發生原。長流滔滔。逕常之那珂郡入海。故名。晚宿鍋掛驛。

六日歷練貫市澤二村。渡蛇尾川。抵大田原。有間道可赴日光山。余客歲游奧之松島。歸途自此而入。其間跋涉數里。荒漠之地。至今憶之。使人凜然。渡埜川。自蘆埜至此。十餘里。皆屬那須原。官道左右。大抵黃茅白葦。彌望渺然。近世稍規為田隴。人民往往移住。而不毛之地。猶居十之七八。經八木澤村。路傍有碑。勒那須原雲中。時見兵士荷戈北行。

之狀。蓋所謂埜市也。過作山驛。抵喜連川。喜連川公邑焉。勝國時。命為附庸。國家以其為名族。特加優禮。踰弥五阪。過氏江驛。抵阿久津村。緇川環流其南。凡仙道會津。方物馬馭。皆至此。始就川漕。又轉自刀根川。入江都。故舟楫往來。無有虛日。乃買舟而下。川原迢曠。水樹平遠。坐舟而望。郡須高原。日光筑波諸山。如相迎送者。使人應接不遑。下申達窪田村。上陸一里。至結城城下宿。是日鮭魚入市。購之飽喫。足以補越後之缺矣。

北道遊簿卷一

廿

七日。歷武井諸川。仁禮數所。村程委折。至界村。僦舟下刀根川。過關宿城外。則日已暝矣。一夕十餘里。過九十九灣云。

八日。天明舟師報達於行德。乃停舟朝餼。又擊鮮命杯。以自慰。長途之勞。午後入都。

北道遊簿卷下終

文人好為游遊。必有行記。隨撰寫山川。刻畫瑣概。讀之足一快矣。然率皆摹寫為耳。刻更為耳。何實用之者。今讀古懷此意。不第如躬到目擊。清又覈實事。

北道遊簿 一 跋

蹟。撰述典故。顯可以資攷據。此則異乎無用之撰。遊於是乎不徒矣。余一審目。乃書此以送之。

己亥中秋後一日一齋老人坦  
書於讀書樓南軒

北圃恭著 木芙蓉繪

熊野游記名勝圖畫

寛政十三年（一八〇一）東都刻本



據寛政十三年（一八〇一）

東都刻本影印

寬政三十三年酉開雕

北園 恪齋 著  
木芙蓉先生繪

# 熊野遊記 名勝圖畫

合刻  
三冊

東都 北園氏十鍾書房藏版

熊野遊記叙

余屢責熊野記于仲溫。因  
復遊焉。懷記來謁曰。先生何以  
好讀山川記也。既好。當以何  
日。曰。厭其多也。既厭。當以何日。  
余曰。能記也。是所惜。惟敢請  
其說。余頃之不答。文記讀之。  
後。山川固非記之所造。構  
而記亦因山川。而蘊畜也。  
然亦有。當求部落。而為成。然  
記。此造構。安到余。望也。此  
以。昌。晨。者。屬。微。責。乎。於。子。

熊野海記

序



熊野遊記

紀伊 北圃恭 著

牟婁者紀之南垂通。脫四島遐。睦八東。披勢負和。炎壤以窮。名山大川錯繚乎其間。土毛水產殷充於其中。上古未立郡。稱爲熊野。

孝德帝時定爲牟婁郡。有三山曰本宮也。新宮也。那智也。是曰三熊野。實鎮南方。

平城帝而降。

龍駕之幸相繼六世而尤著焉。水最大而出自金峰。

熊野遊記

流其下者特稱熊野川。其餘山川村落一被以熊野。而不以牟婁益昌。熊野之名起乎太古也。今皆在於紀之封內。以故紀公世一拜云。本宮者在熊野川上游。東南七里而至那智。又五里至新宮。新宮者在熊野川口。臨于海焉。自紀北循海至新宮。曰大邊地。自田邊城折而左至本宮。曰中邊地。自高野曰無果。越自伊勢曰八鬼。越險咸相若。自余鄉遊焉。中邊地爲便。五日程而近第。苦乎其險耳。往年庚辰之春。余與從兄文祐遊焉。迨之東都會。太室井先生讀名山

記謂余曰。熊野之奇而未。有記焉。子不得不任其責。

時已在數年。後法乎。無所記。徒識不敏而已。己復還鄉。隣鄉之僧積門離。涂者親鸞徒也。今茲丁巳之秋。旅裝過余。曰。適之熊野。請子偕行。余復興發。卒爾諾之。涂師携其女阿歌。担而從者一人。明日黎明。雨俱著。油衣出。實八月十二日也。

自湯淺越博川。又度橋至井關村。涂師語余曰。家貧口多。託阿歌於新宮之親家。臨出與母相持泣。嗚乎。膝下遠離。持泣不亦宜哉。問年與余長。女相若。使人

熊野遊記

增感愴焉。是時雨轉甚。情益乘。阿歌過橋而南。爲河瀨村。自是道仰爲鹿背阪。行八町。雨霽。連山亘帶蒼樹。鬱森濕雲。晷日喘々。脅肩。上井町得茶店于頂。而休焉。既而南下。羊腸八町。峽中稍陵。邊峽梢之村曰原谷。步々平田。右辟山漸盡。則左方亦辟。廓然。香稻被野。自茨木村東折。詣道成寺。妬女爍鐘。處春夏則熱鬧。今之蕭條。却可愛。渡日高川。連雨水漲。滾咽。岍至塩屋村。濁潦沒脛。晷々將盡。相謀就宿。十三日。衝雨出村。南有美人王子祠。其後則

白河帝行宮址云當時之幸行宮相望今猶存址是其一也少選雲裂洩暉抵上野村晴西北比井崎突出海中東南山翠容々而疊喜色可知酒店供鮓佐酒與諸子引滿陶然出歷印南村抵切目村左有王子祠平治元年平相國詣熊野聞源義朝反于京師返自是處云閱京極黃門所記浪華至熊野王子祠七十有五今存者僅半藤白與此其儼然者也絕水南行上小墜岩白海岸也是曰千里濱烟景與新晴相迎蒼々可賞倭歌者流所歌也片倉嶺以有花木

## 熊野游記

## 三

呼櫻嶺又過小墜而得平野々盡渡水宿南部村十四日質明發右鹿嶋至境村牟婁日高分界處求小舟至牛鼻牛鼻者田邊北郊也岩岫似穿牛鼻因名焉田邊者紀家卿安藤氏之邑也民舍殷實瀕川海湯崎白良唐嶼神樂島諸勝逶迤南北湯崎溫泉出焉貢鈔白良產珠石炭紫貝琅玕及石蚶生花者土人往々拾得焉出城市至三栖村沃野數里北山之後積巖頽靡欲驅而橋于海自三栖上為觀潮阪大率吾鄉至于此除鹿背外無大阪然亦陟降不少而

語嶮者觀潮為始上阪若干得小嶺休而又上石稜枳足絕頂有酒店西南眺海嶋嶼崎嶇環繞錯出及城市原田在一胸之間東則郡山嶺嵒重險當前疲者奪膽幸余氣之益勇為諸子先行又幸不太峻左右多櫻及躑躅亦稱小米躑躅者他方所未見及諸華木絢熊野者今則已矣使人思遊於春也傍嶺溪下數里一巨岩中穿為岨為底辟立相對旋渦洋洋流窄碧渾忽過橋下而如衝關噴白以下側卷然者土人稱為鍵岩過橋右溪行若干溪注之川左折至

## 熊野游記

## 四

芝村乃宿向勉密雲遶巢恐明日之雨四鼓果雨諸子吁嗟低徊至己牌徐出度橋芝川歷高原阪自阪北望有鳥道走高野及龍神嶺之道也熊中之阪觀潮猶為易高原則更險矣上里餘有旅店曰十條村東北行山脊曰十條阪左右深谷蓼々若步鬣上窺而峻上望群山若垤者若丘者布于雲樹間殊覺磔磔下而小上為相阪々東尤峻走不能駐步絕駐則近露村山作宮多原田水東北來渡橋而上左右民家也元弘年兵部王南行賊圍王于道上蒙六郎者

帥其土人橫賊賊却之王喜賜姓橫云孫世稱六  
郎余往羊宿焉見班白者蓋六郎也問之不語豈慙  
為客店乎漸上多茅抵野中村宿簷掛茅莖纏々若  
繩簾主人語余曰此中八月採茅莖割而曬之又造  
菌斷推橫地八九月候暖雨槌而靡膚覆以藁席則  
鬱蒸生菌風戾乾之販于四方比屋以然是日也歷  
數嶮雨幸不甚十五日霽晨發道山腹狹而縈迂右  
山有瀑布名紅葉既道小辟則嶮而芒蹠上小廣峰  
上有村曰赤城諸子稍憊就店求酒無有指敗樽笑

熊野游記

五

曰宜夫赤城之不立酒標也村東稍辟真小廣也小  
下而上為熊瀨阪々東二山崖峭相儼名夫婦坂也  
西者為夫陟降崎嶇兩坂之底有一茅店問酒便有  
欣然酌一鍾不能盡涂師則盡而又酌與門師共之  
謂余曰子之少飲而醉浮乎歐公何意之不能忘酒  
也且語且上艱倍于西後有與從者語者曰夫之嶮  
猶容息肩婦之嶮則猛不可當矣顧之雇担者也不  
知彼六執長柄塵尾之徒乎上窮左有王子祠得折  
藥踞其上涂師在側雇夫曰天氣蒸應有蛭門師先

驚探行膝躡躡已二血出淋漓阿歌二從者亦被螫  
唯余及涂師踞藥以免從是峭峻百折左而右々而  
左後者隔牆前者草山跟若轉輪俄墜深溪跟定而  
度橋道左樹間涼々鳴仰行若干歷湯川村岷巖八  
町得峰曰見越下有二道直抵本宮者左過湯峰者  
右湯峰溫泉出焉門師欲浴各從而右嶮然深谷左  
缺樹之植于底者若莢若箸漸上逼道者其本不合  
抱而末拂霄第路隘危棧而通又往々崩壞肩屬岷  
跟半傾雖伯昏瞿人豈復肘水乎哉二十町至茨城

熊野游記

六

春時賣茶今則空店而已從是無危岨唯嶮則自若  
下岷得平丘步菜畦忽落穿中僅容足或拾級或蹠  
跣魚貫而下雁塔側得平路乃湯峰村也有水南來  
客店夾而迤列藥王堂隔水東對塔其北暖烟蓬浮  
若蒸甑而升者即溫泉也傍東岷入一店日猶在重  
泉各浴溫泉二清烈熱弗可把和水而浴又返店宿  
夜聞雨聲屑窣皆恐明日不能下熊野川平明密雲  
漸披喜以為天貺過小燈得平岡右眺熊野川七越  
無果諸山迢遞當面原田勻々一望廓然第苦道淨



而已觀潮至于此十有餘里雖問見田疇無是曠寥  
覺心日豁如下岡抵無音里以山廟之故呼為本宮  
村本宮有四祠祭伊弉諾伊弉冊速玉男事解男也  
小祠八都稱十二所權現三山皆如此本宮壯嚴冠  
三山室層戊辰冬為祝融氏作烏有夫渠者徒存  
礎址側僅作假廟鳴乎伊弉尊之靈而不能庇風雨  
可勝歎哉華表內有橋名低語川名無音川上數里  
懸泉三皆以母音為号因里名也七越嶺峙廟後西  
行師之國風月重光瞻炙人口良夜之賞宛然目睫

熊野游記

七

出華表左則祝氏居連于市街熊野川西北來橫市  
稍舟行抵新宮九里而遙解纜之處曰巴淵日已棲  
午賃小舫而下兩山作障秋天一條與水蓋底流洪  
而駛目莫暇迎景過津荷村舟倚左疾若駛龍飛  
超激湍沸白紛紛忽落穩底翠壁玉潤層潭相瑩猿  
子緣葛手挂足撐敷屋村下為川合村有水北來曰  
北山川發源于芳野郡數十百里來合于此大與熊  
川伯仲者繇是汭々然流轉洪也俄風后怒驅雨撲  
面眎沂颿若填囊數里右小溪名萬歲谷左楊枝村

熊野游記

八

岬上藥王堂古有大楊樹匠氏伐送于京師作三十  
三間堂之棟留其枝作堂株上廣方四步而株左右  
與天地間自有斯等物其株之羨也知為無用之  
久矣劉而細之與尋常何分也有三十三間之大而  
後始得盡其用矣哉是時雨歇風靜落翠可掬唯舟  
中無酒為可憾耳和氣村石崖流曼與上游異觀既  
左嶺崒然而起怪岩森々立者則若將翔者若走  
者若神握蛇者若六首八臂者且怒且狂奇形異狀  
山海王會不按圖而目擊悚然右方蒼壁數汶葛藟  
覃焉走二十步許古松挿岩隙得飛泉三左曰銚子  
口右曰布引各若其名復左曰蛇蛻嬰第以走其餘  
懸水飛泉非傑然者則不為數真熊野之富奇也田  
長村兩山窄流泓碧數尋甚麗奇瀑布名葵障衛其  
足巴淵至于此處々岩橫岸出湍如激矢如鎔銀者  
舟子舞掉歛張无碍實少習之妙未始見水者也過  
淺里村則山少遷迤水池風緩因思以上流太急不  
副賞心飛廉以勁風自下流少過徂舟而貺于遊耶  
何前之威而忽霽也左山見田水簾名飛雪前面若

流窮莫舟所出迤則右轉徐潤下若干右山之碕側  
立之岩其巔可仰其下盤渦溶々如舟子指一巨岩  
諭余曰是所謂鐘岩者視之不肖其物慮夫彭蠡口  
之石鐘感坡翁者非耶寂然月夜風水擊焉自然成  
鏜鏜之音至瀨原村小流來注為鸚鵡川左山點布  
黑石縱橫有法宛然石陣哉流稍潤山益潤舟行緩  
目得少間乍見攢峯若指曲岬溫麗復上流之所未  
覩也右曰大伴寄石岬斧劈片片相依叢樹植髮于  
頂乃新宮山之後也中流御船島出焉周迴三百步

熊野遊記

九

許上可坐萬人水鑪陳草補麟奇巧神造秋陽傾射  
者似金繩之維鼇九月祭新宮神々興幸焉川口之  
舶數十百各束祝一人於廝舟而從祝上爲舟爭下  
返川口謳哥會飲為例按舊史祭神之日挿花鼓吹  
云蓋其遺俗也至于此風歇天清水若浣準兼潮洋  
々蒼々山雲嶺樹影于貝宮新城之叻唆于鏡中左  
見小山似富士峯土人號曰鮎田富士鮎田其村名  
右山盡處新宮邑即熊川口也下舟城鐘甫申自太  
味溫觴六七十里而皆峽無咫尺埠防我行所歷奇

勝弗可覃狀乃上流應想耳蓋自本宮沂四五里而  
重阻不可舟云

熊野遊記

十

熊野遊記卷上終

熊野遊記

紀伊 北圃恭 著

傍川西北得華表入是為新宮。廟貌整麗，山與城市因以得名。返東過市街，民戶殷富，為紀南一都會。命卿水野氏邑焉，遂投淨泉寺主僧深師之從兄所託。阿歌者也。二師擬留數月，說法留余，不得發。拉上神倉山，々在城西層磴，銳上類雲梯。祠广山碕，積岩作礎，作柱，荒海平田及城市川港會于寸眸，佳景如画。自前處下東至飛鳥祠，田間有徐福墓，為秦皇來採

熊野遊記

十一

藥死于此。飛鳥祠側又有其祠，西數步小山出海名蓬萊。岩松頗奇，其側芳野氏積材場，主人待以酒肉。迴蓬萊西，積水沆漭，赤輪浸半萬頃，閃々思歸路尚遠，奪輿而去。行嘯松林，取路城西而歸。十八日將發，主僧飲餞至午。阿歌憶家，潛然慰諭而出。西北離馬街行，上小燈側，曰西谷古墓，森列壘々半里許。傳神忌焚尸，故熊中無人柩者。醇哉禮俗之存，僻土也。豈以託諸神乎？已得三輪寺，側島歌嶼踈峙，波間傍海過佐野及宇久井，黑石可博神。二枚去有二阪，曰小

熊野遊記

十二

鰯大鰯，大鰯嶺北遙々突出者，為太池崎村皆漁戶捕鰯為產。其豪和田氏漁者千人，舩舩數百不撞，撞棹而富比千戶侯。土人云：鰯之過也，噴潮倒海，大若丘山，船長一呼，舟攢箭集，拋槍於空中，翻刺平海，須臾其背若植篁，以隔數里不之過也。下大鰯嶺行，十町曰赤色濱，西北有崑曰山，成元曆元年平維盛削樹題名，佯為沈海以逃。此其處也。詣渚宮，右轉峽中三十町至市野村，雲間覩一條之雪藩，乃那智山上之懸川也。距尚數里而氷肌焯灼於咫尺，僅轉則失

二十町有橋當華表，即那智山口橋下數尺活々鳴躋磴，左右老杉每一町立一石標，々六而得樓門，題曰日本第一過門。而右傍澗曲上，駐杉陰淒蒙龍畫晦，意短景之向沈也。初過華表，聞聲之發乎杳冥際，湖濤似風之迴，洞乍止乍起，漸上則轉々若車之過，々々似遙雷冉冉而聞矣。未知其為瀑布而心為之駛焉。至此則聲轉洪矣。三標道下，仰左峻磴行若干，有小堂奉空海像，左舍主祀僧也。磴滑而濡，唯足之謹，既杉漸白，聲益洪而淒，滄凜栗道與澗俱窮焉而

得瀑布矣。那智瀑布三而是為魁。土人稱曰一瀑布上者為二，又上者為三，二三次第也。實覺然不能伯仲於一瀑布。餘雖有數尋者，亦不齒焉。昔在白河帝沈壁而祭，曰日本第一響忽過，曰天下第一。即鳴泉上之蟠松若撮，絕壁成筧，吐為三咽，為一矯々々，龍排絳霄，訇々乎雷擊壘岩，雪蜚玉碎，洶湧變轉山谷，皆動。嘻，夫布引簾面攝之所，盛誇者猶河伯之於秋水耳。諺曰：山則富士瀑，則那智今而知其至言矣。違二十步許，不動堂前有一亭，命以觀泉。余乃

熊野遊記

三

倚杖賦詩，激水霧散，衣袂盡濕。時一僧來，訶曰：申鐘鳴，客速去。反却三町右折上磴，亦有石標六級，投僧房而宿。坊号明樂齋，妻子不食腥，問之則天台宗也。有童子延入後堂，整淨可喜。溪中之杉仰奉瀑布，拳巒環列，秋陽灑濯，並為庭際之物，非筆舌所能及矣。匡坐廂端，深黑始休，遂欲窮泉上之勝，謀之寺僧。曰：非行者為導，則不得行。使孔方兒馳告在于檀越也。余為之粲然。既月出，夜靜取笛一弄，徐就寢。宿陰乎有轉礪之聲，徹夜不能寐，起而開戶，則清暉顯々

作一道，絢素群峰，縹緲曙光，映發玉漿，千斛瀉於九天，其奇亦莫比焉。既召行者見之，昨所訶余之僧也，進揖曰：公亦禪定乎？蓋一瀑布上宿齋而許往，謂為瀑布禪定。余笑曰：昨何厲也？今何恭也？僧曰：瀑布下魑魅作群，晚來恐有不測寧。是擇聲禪衲先行，丰僧兒阿梅從焉。一童負酒，敬出坊左上山，腹窄狹崎嶇步，榛莽中六町得坦陀，顧三輪勝浦，大地潮崎，靡々于烟霧之間。又上可三百步，左入溪，峯巒交錯，水絙其際，一峯蜀然者，周水嚴潤若玉環然，益見天造之

熊野遊記

四

巧矣。幽樹洩現，深薄滬，露水音鳥聲之外，寂不接耳。突窳窮遠，意惚恍，似相羊于一壺天中。既涉乎前溪，則清冷徹脛，蹈亂石以行，淺揭者再，南山小退而讓澗，磊砢者限溪，亦讓礪北岬之屏，遶靡西折，限澗讓其隅，於懸水而受以壘石，直瀉千尺，噴白澎湃散而成澗，清湜透礪，餘波之所汰汀，連泚々，所謂二瀑布者也。又名如意輪泉，其上小傾，故云山間深幽不能遠望，益覺奇之無盡焉。蹈石右上，塞茅拂肩，行者謂阿梅曰：審視地，有頰余，頰甚為之，不寒而栗，自嘲

曰公英雄比張耳何吝於割膚南折上小嶺林中無薄莽始免視地下抵平處

花山上皇幽棲之址也

上皇所愛櫻其極猶存焉後人植其傍以存舊觀有石函行者與僕併力啓蓋有石碗及甌各一行者曰御物覆而拜去下步滑岩難類漆城其下若剡舟中通小流曰曳布龍自前處上返小嶺下欲觀三瀑布行者曰春時草短猶尚衣裂足傷今也榛塞焉多蝮不可行也余曰業已探奇必往三尺在腰道無阻惡

熊野游記

十五

行者曰公腹已飽過此恐傷于奇夫三尺可泣媪不能驅數寸之蝮遂不冒行乃觴行者於二瀑下守戒不喫阿梅童僕則不能獨傾四五杯行半前所歷而亂澗左折澗作石渠無道可行揭而西東附在水中肩摩山崖有重穿者長二丈餘指曰是稱劔潭勿陷應曰余則無之奈腰間物何數步渠窮抵一瀑布口也見前所歷水舉會于此行者曰夫禪定者俯瞰泉口軀半出乎崖神扶之而行者又持帶余曰已有神扶何行者之不信而持帶且也水岩滑曼垂壁十丈

熊野游記

十六

爲嚴牆弗亦多哉矣以遺休試焉逡巡而還行者哂而前行返坊日過午主僧亦觴余罄三杯而出躡磴三町左折詣神廟整麗與本宮相若也側大悲閣壯乎廟立于廂而顧瀑布猶在仰觀還前處而上稱雲鳥阪松杉夾道有兩岐右則本宮達道也余欲觀妙法嶺左上數十百步後不見僕以誤不告恐其相失還右上呼之不應被汗突上遙望其背呼之應阪稍陂陀往遇峻爲磴又爲麓行岬度嶺履鳥背排浮雲抵絕頂熊海之帆眇於鳥山皺於濤風颭于足下雲鳥之名弗虛矣斯時尚在酒所神王意得嗒焉忘已彷彿乎若攀扶桑踞不周會群仙于九枝之上架時於松根而睡既峯北得坦道以爲從是以往莫太險也行不數町峻巖陡下道爲潦鑿石角作又落峽則澗水沮道或擇石或左右辟其全浸者揭而渡猶可行者以磴麓保齧故也往々辟崖窄徑罽以灌木陰暗不洩日庶鳴後叫恐豺狼之伏于下熊中之險惡是爲最春時賽觀音者絡繹相過今則不見一人深奔沒地以杖行披而下可五十町隔水見烟問



之遺炭處也。漸步陟陀得一店而憩。稱地藏茶坊。亦上迴磴若干。莽盡道。開過石堂村。行山腹坦平如砥。熊中所無喜。以為得洪寶窟。小口村々東南至那智。三里半為大雲鳥。西北至本宮。三里半為小雲鳥。二十日昨。苦大雲鳥。意怯其艱。上則不太險。小澗右流稍可遊目。經峯而下。右瞰川合村。前日舟行。如編帶之曳地。舟則浮芥扶杖。佇立良久而去。下于川。岬原諸川村。還本宮。將抵湯川。程尚三里。而嶮以日晡而止。見一客店。後有好竹。輒入而宿。主人居余一

熊野游記

十七

所僅容卧起。厨竈在側。浴室牆面不能對竹。加之俗吏商客尋來。雜嘈淫哇。可厭。既而竹林吐蚊。啾々嚙膚。出屋後徐步。臨流仰對七越峯。雲瑣寒宮。無月可賞。悵々竟歸。嗟乎。余為此君。誤若通霄在圖。圖中二十一日。葦食發抵伏拜岡。雨歷小阜。曰發心門廢址。耳有小碑。視之曰。自是為見越下谷隘。惡小流犯道。深樹遮日。陰寒逼人。行可二十町道。彌隘山彌重。左右不見家。意疑失路。行小許。隔溪聞犬有三五。茹舍荷鋤者。又至。問而後知。非失路。右得水簾。復名無音。

數渡水。遂谷豐。部林木與霧鬱々。腦人登降崎嶇。林冉冉退。似排部抵峯。則劃然意暢。店媪曰。本宮有捷徑。曰中道。以故從正路者稀。宜夫。君之疑失路也。從是前日所經。不復贅記。雨益甚。往々嵐氣所蒙。若蹈空。走宿高原。二十二日冒雨踰數險。抵三栖阪。少霽。下則橫潦界。蹊混々。及髀田城近郊。襄道者忽涸。歸瀆小。鮒死者撩亂于地。吁。夫斗升之水可沽。涸輒生斯涸。中者却就童子之手。何命之不齊也。行抵芳養村。訪某翁。棲余。鄉者不相見數年。髮皤々老矣。

熊野游記

十八

得見甚喜。供酒與鮮炙香美溢。齒余出鄉十餘日。或山中或風浪口絕。鮮旨是物。宜當鳳髓云。道故數刻盡醉。而訣是日也。以訪翁。故不能遠走宿。若白二十三日雨不休。日高川南畔深泥沒脛。河水洶蕩。陪于前。抵小松原。初覩天日。村犬吠々者。幾乎誤。庸蜀矣。踰鹿背。覺其小。以慣熊中之嶮也。抵河瀨。西日沈々。度博川堤。全暗也。有客自湯淺來者。曰。博川橋敗。作假橋。又壞。縛小木補之。危甚。余幼知其津。直揭而渡。謁母氏於湯淺。還家則已二鼓矣。夫紀之勝熊野以



幽奇勝者也。弱浦以濃麗勝者也。俱亡論爲絕景焉。然四方之士遊弱浦者，泊々相及，至熊野者，則少矣。豈以險之故耶？夫徐福因采藥避秦之虐，耶？八荒之中所止亦多，何爲獨於熊野也？爲其福岡耶？蓋其意有在，已。是邦之士何亦踈也？余以爲憾焉。故忘才學之謏劣，謾作之記云。斯行也，適者五乖者二。秋行無俗客之雜，風光娛人。一適山中，醇樸禮待，款々二適。涂師熟熊野，便々言勝。三適携少女，故不能疾走。余不甚痛而得縱筆硯，四適以二師親鸞徒而善倭歌。熊野遊記

十九

觴詠割腥，不蕭索。五適僧南璋知我者也，而雅癖山水。偶以恙不能與遊，一乖。遂還哉。十二日爲雨，所侵七日二乖。然至勝境，或霽或暗，則不爲全乖。天幸猶多矣哉。

熊野遊記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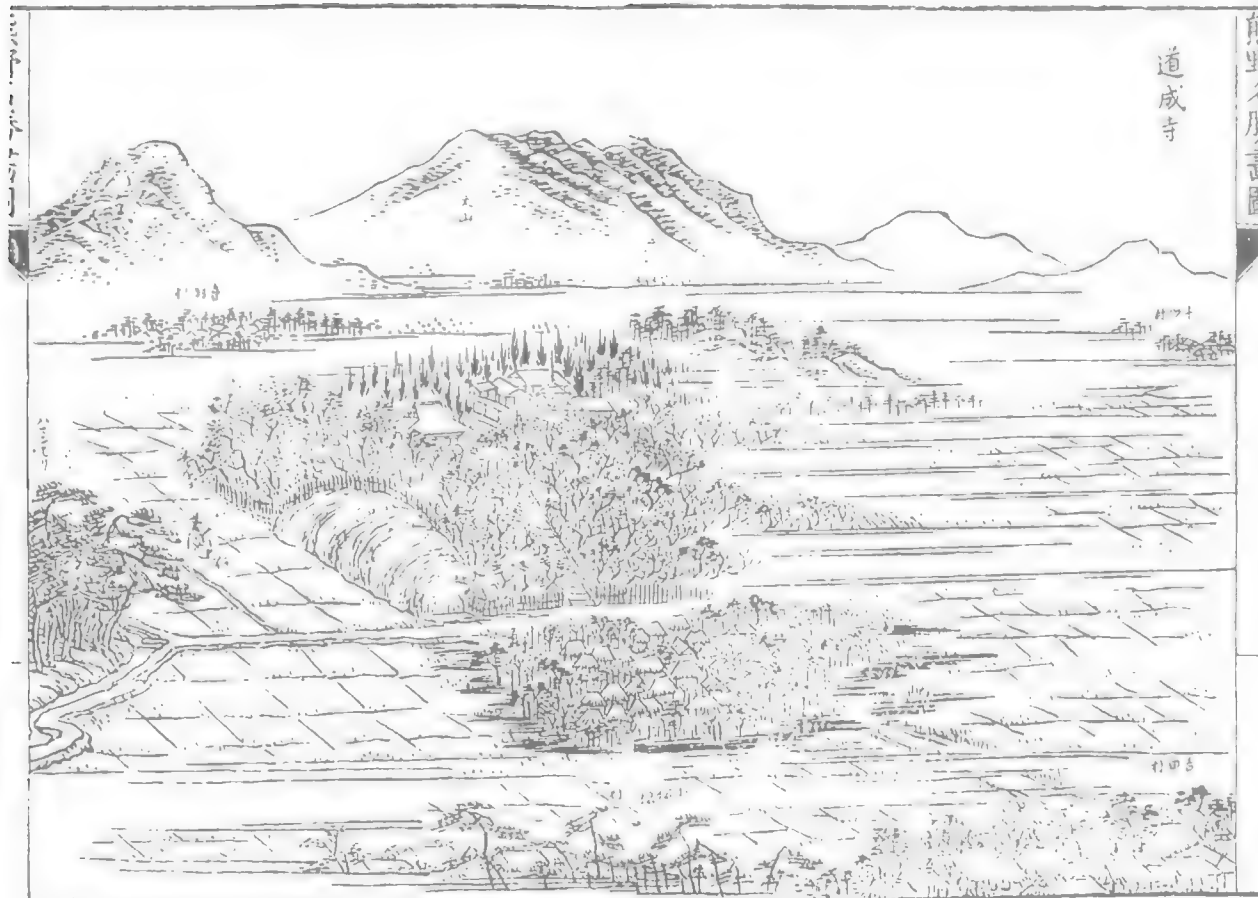
# 千巖競秀

千巖競秀

上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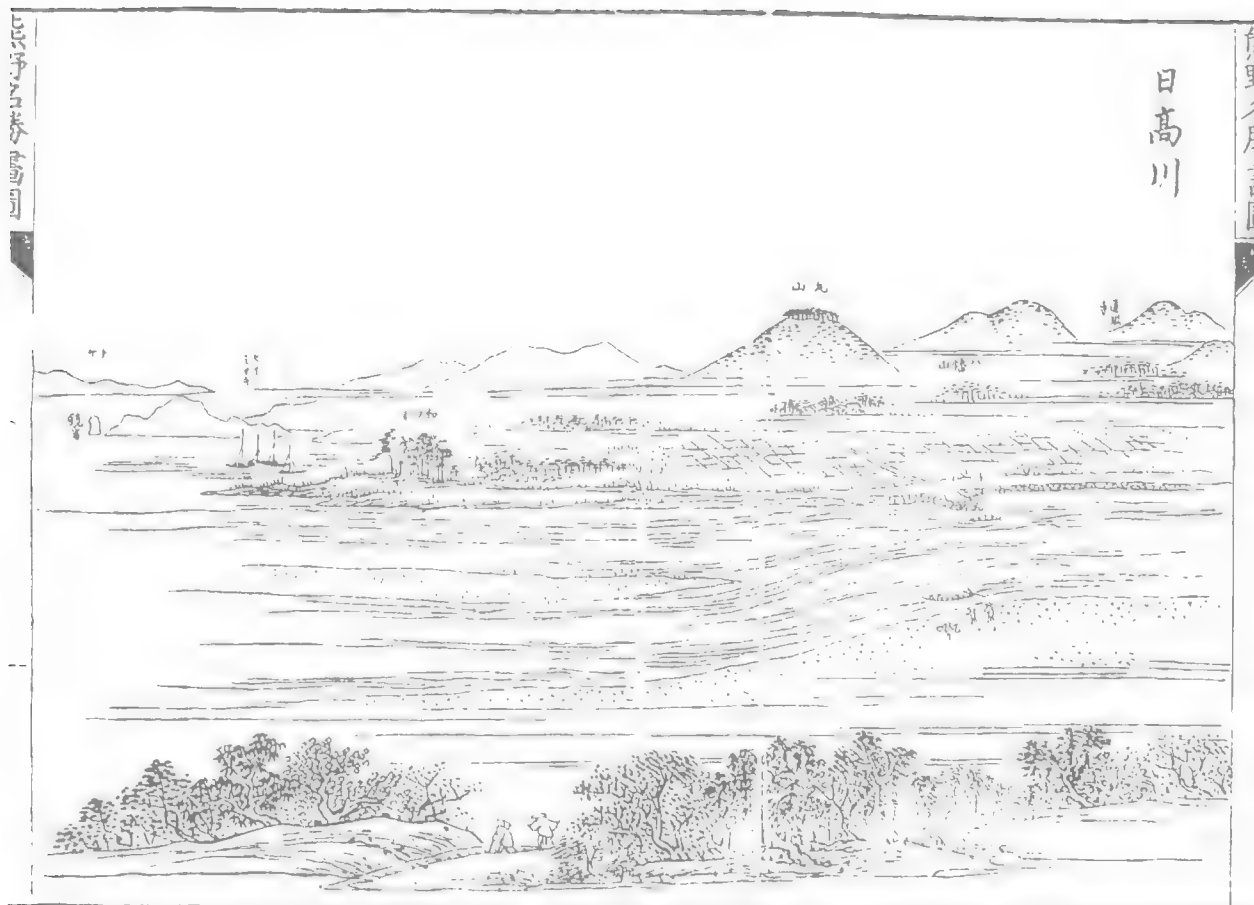
道成寺

貞里ノ月ノ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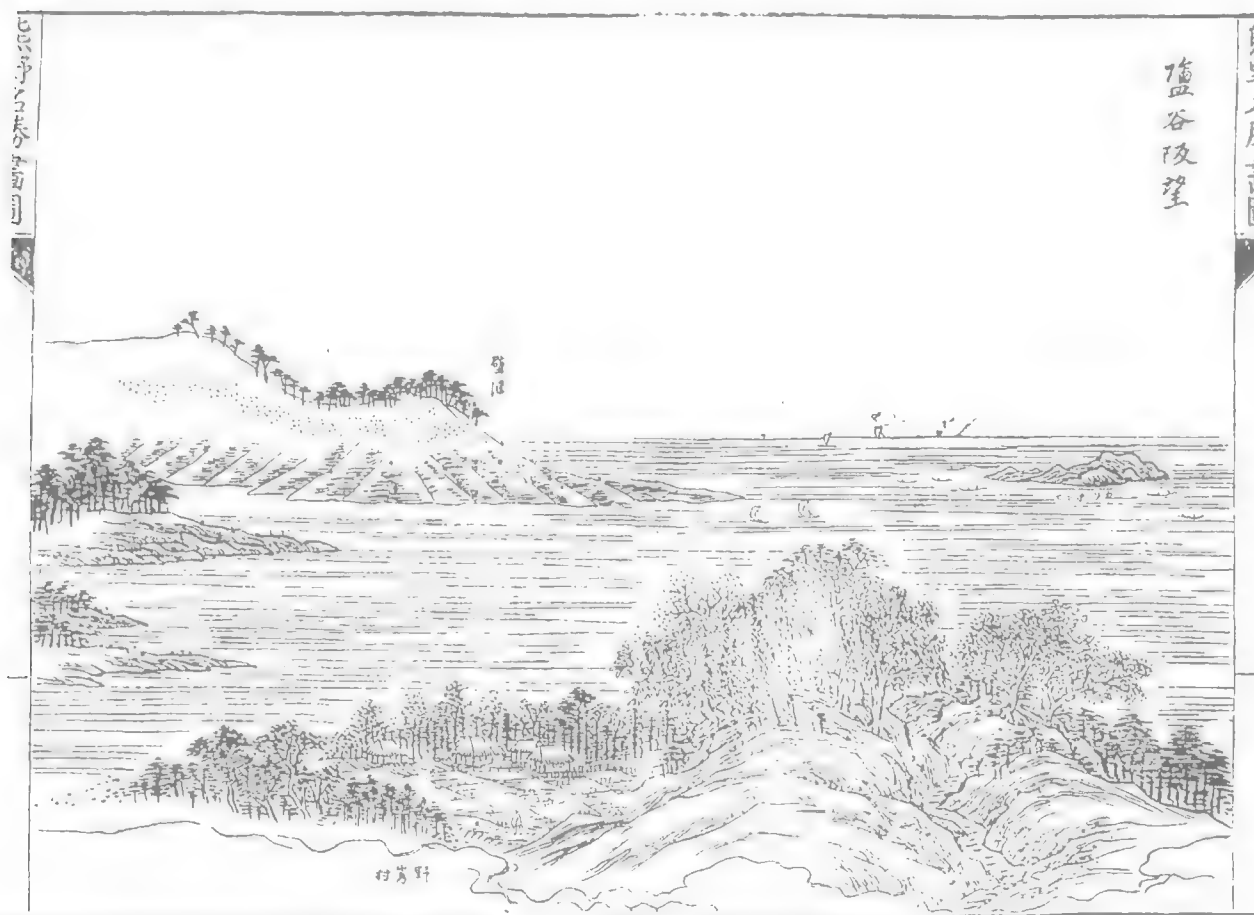
日高川

魚里名勝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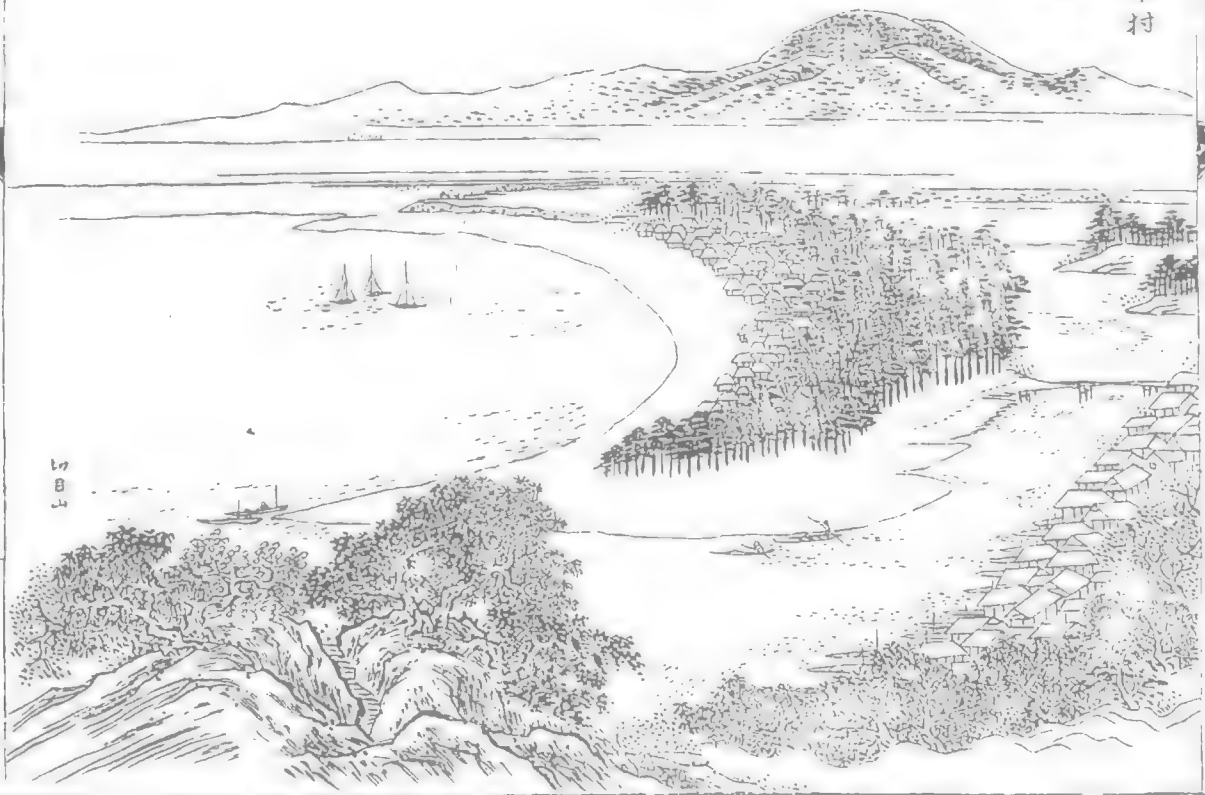


鹽谷坂望

魚里名勝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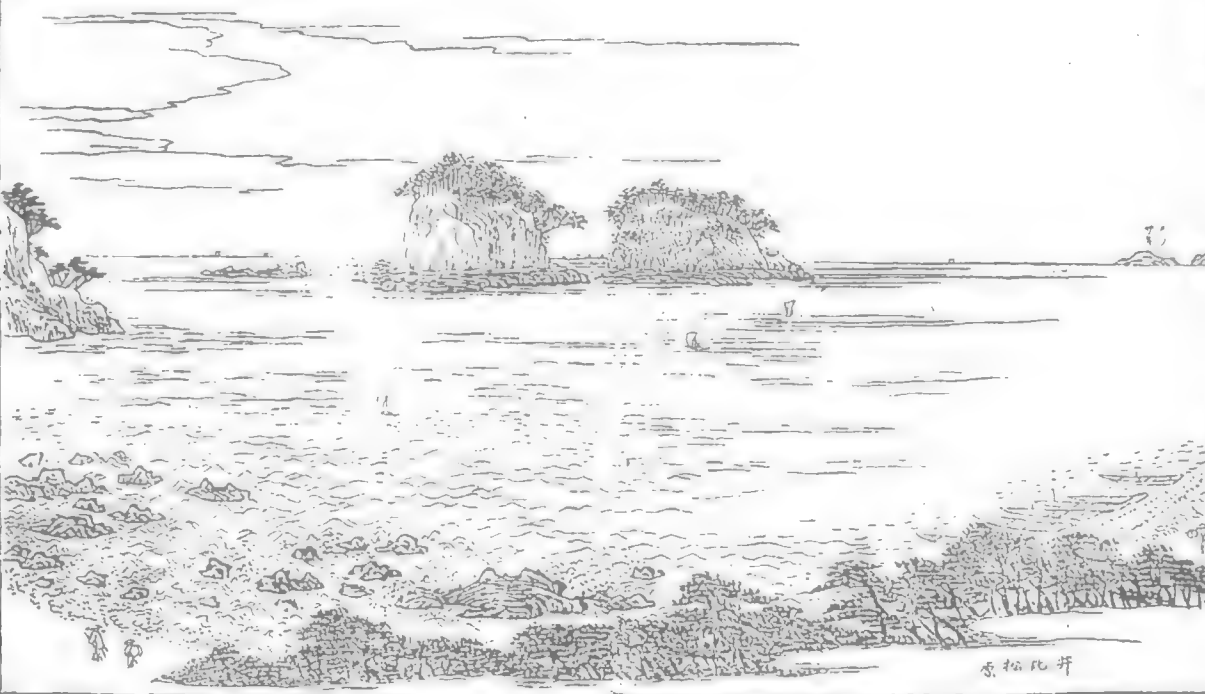


印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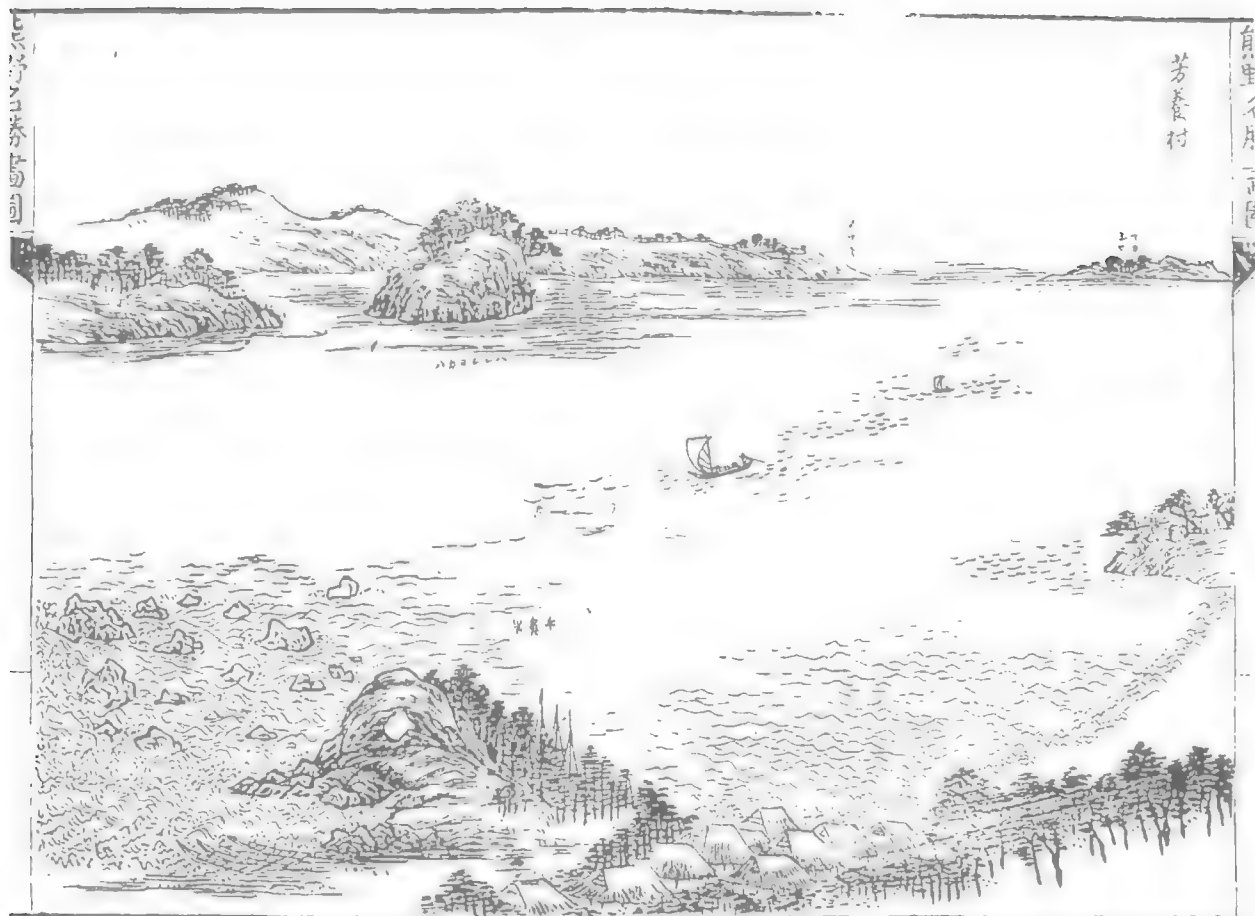
印南山

神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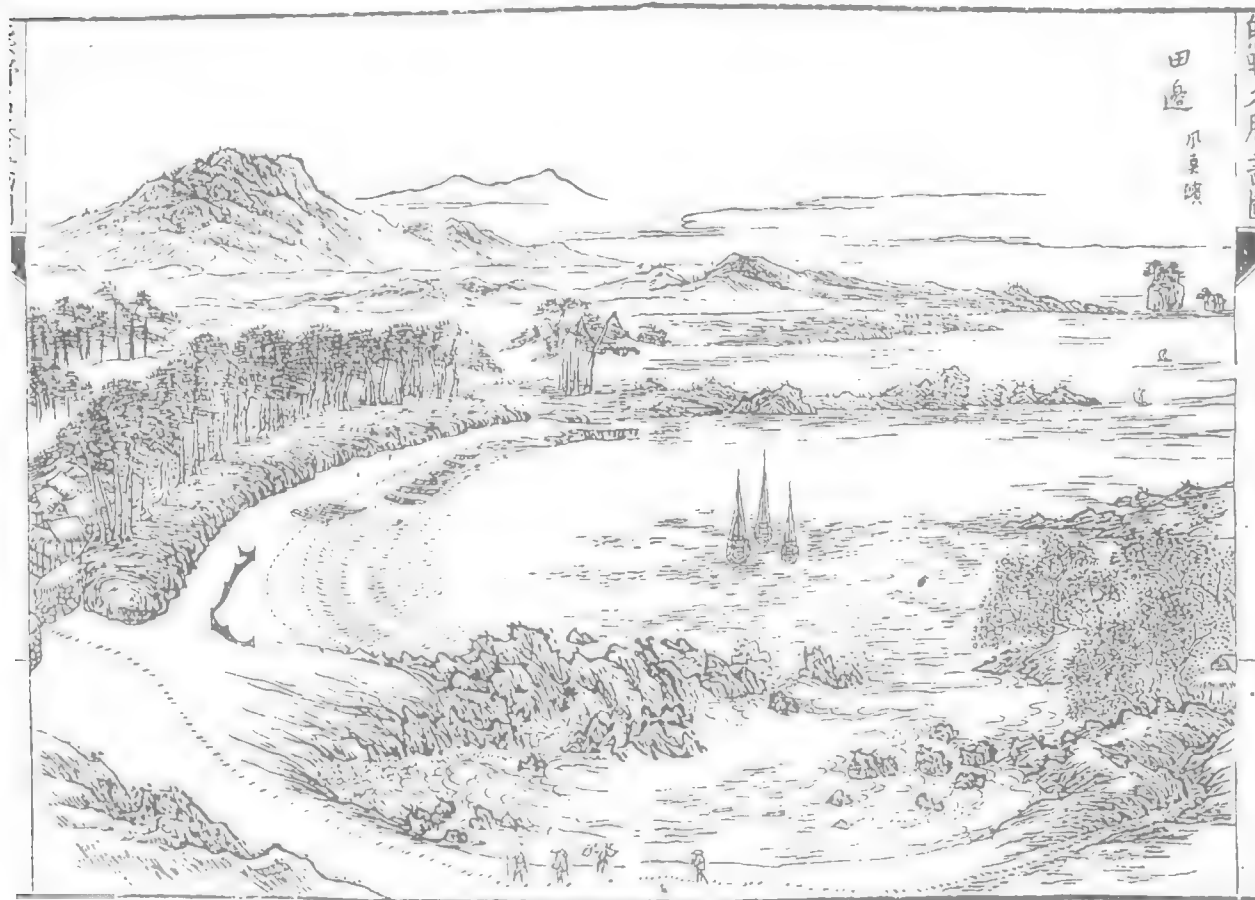


赤松比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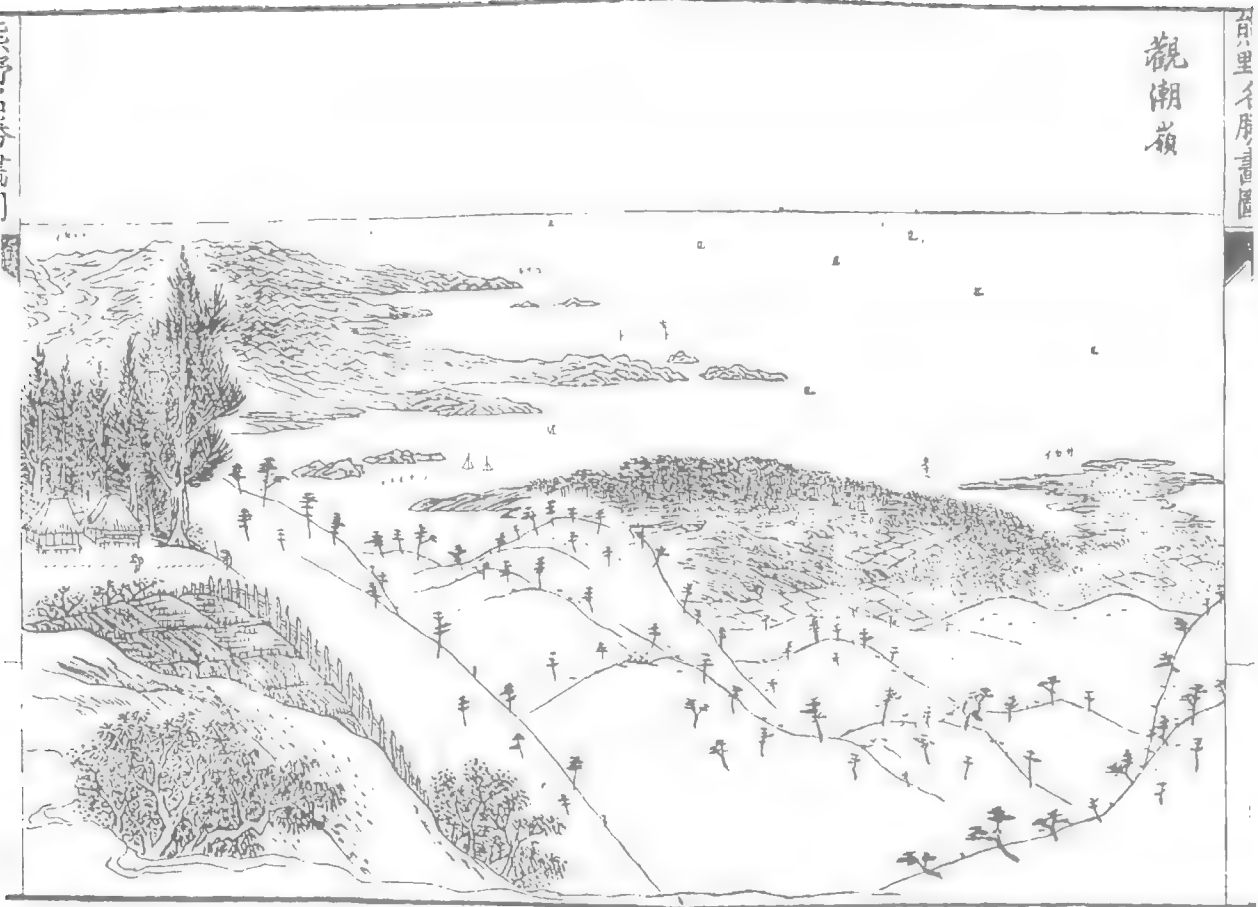
芳養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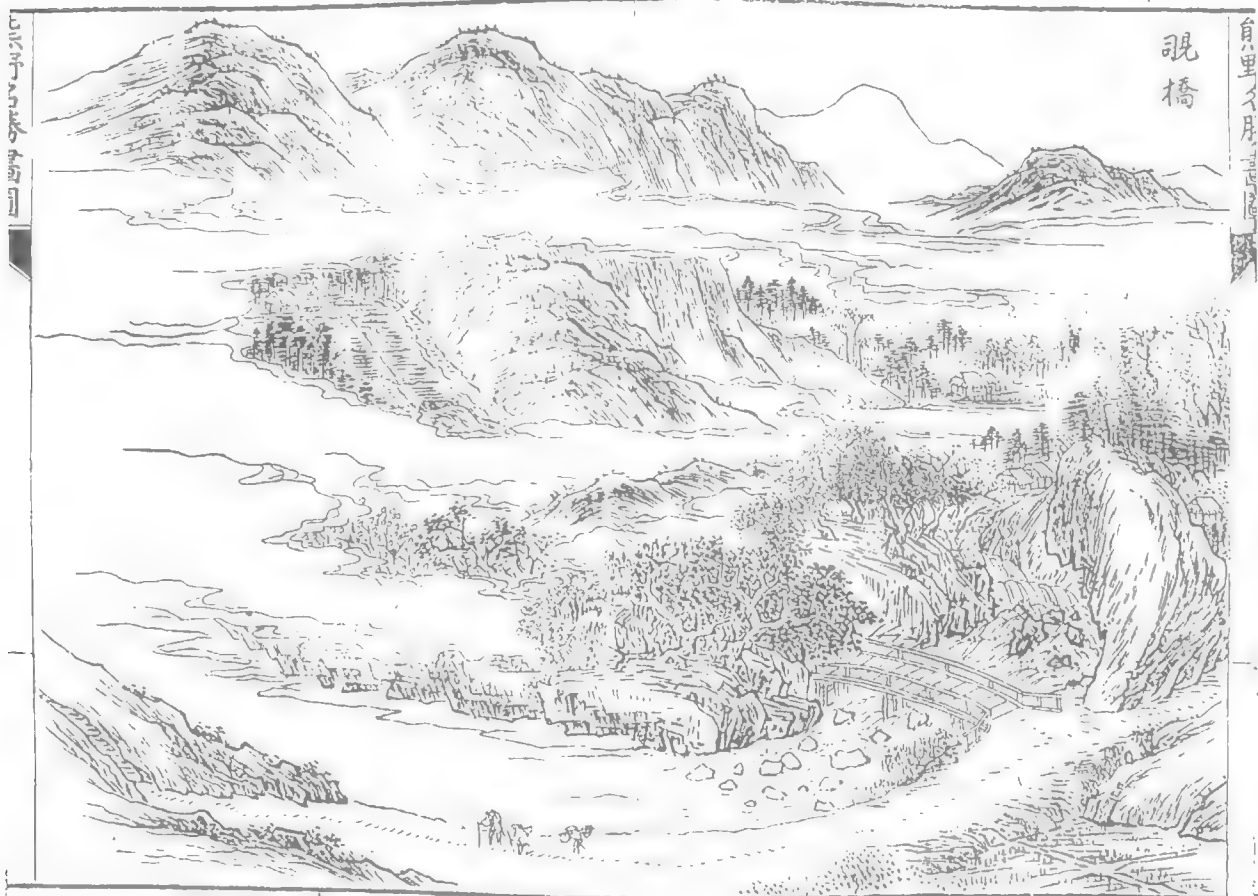
田邊 小豆嶺



觀潮嶺



觀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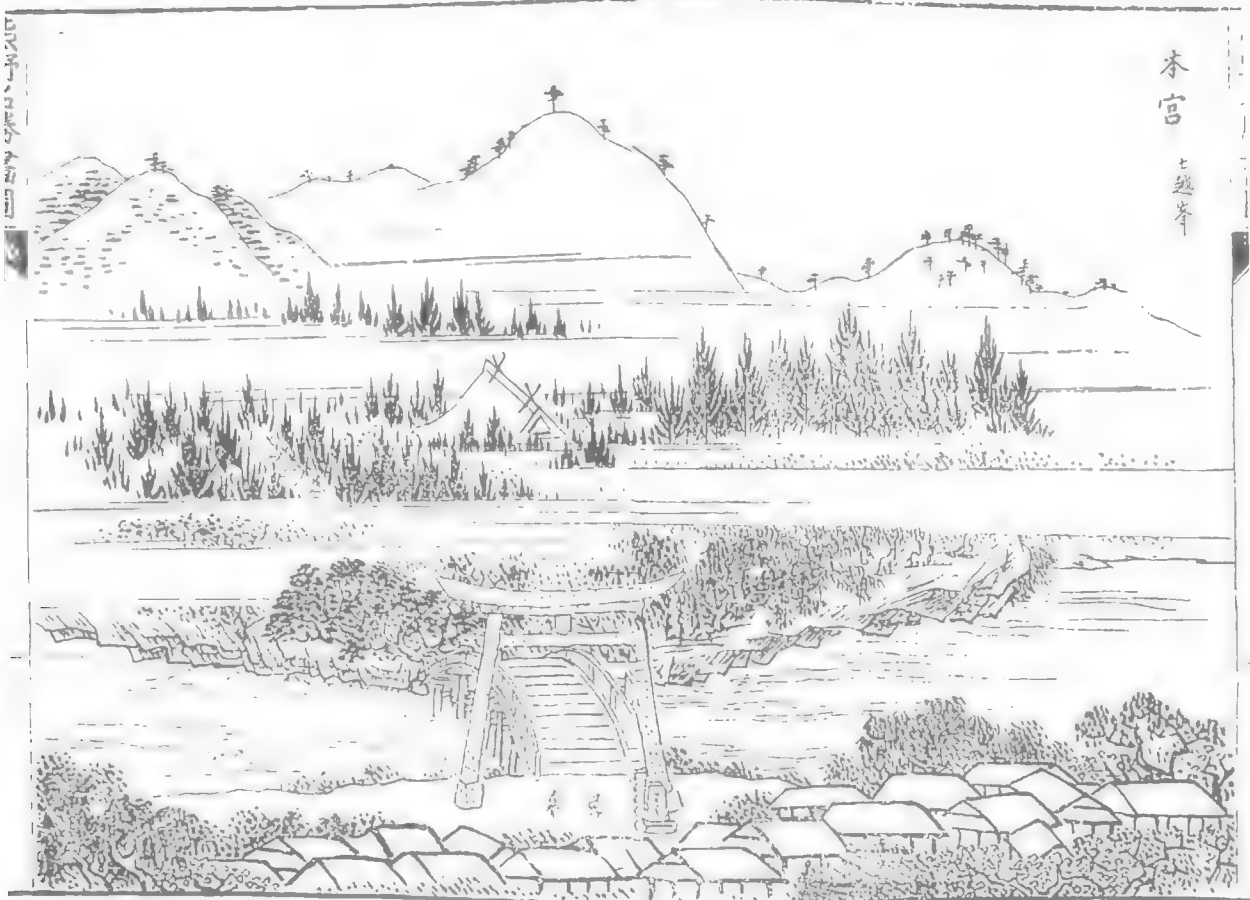




三越嶺 岩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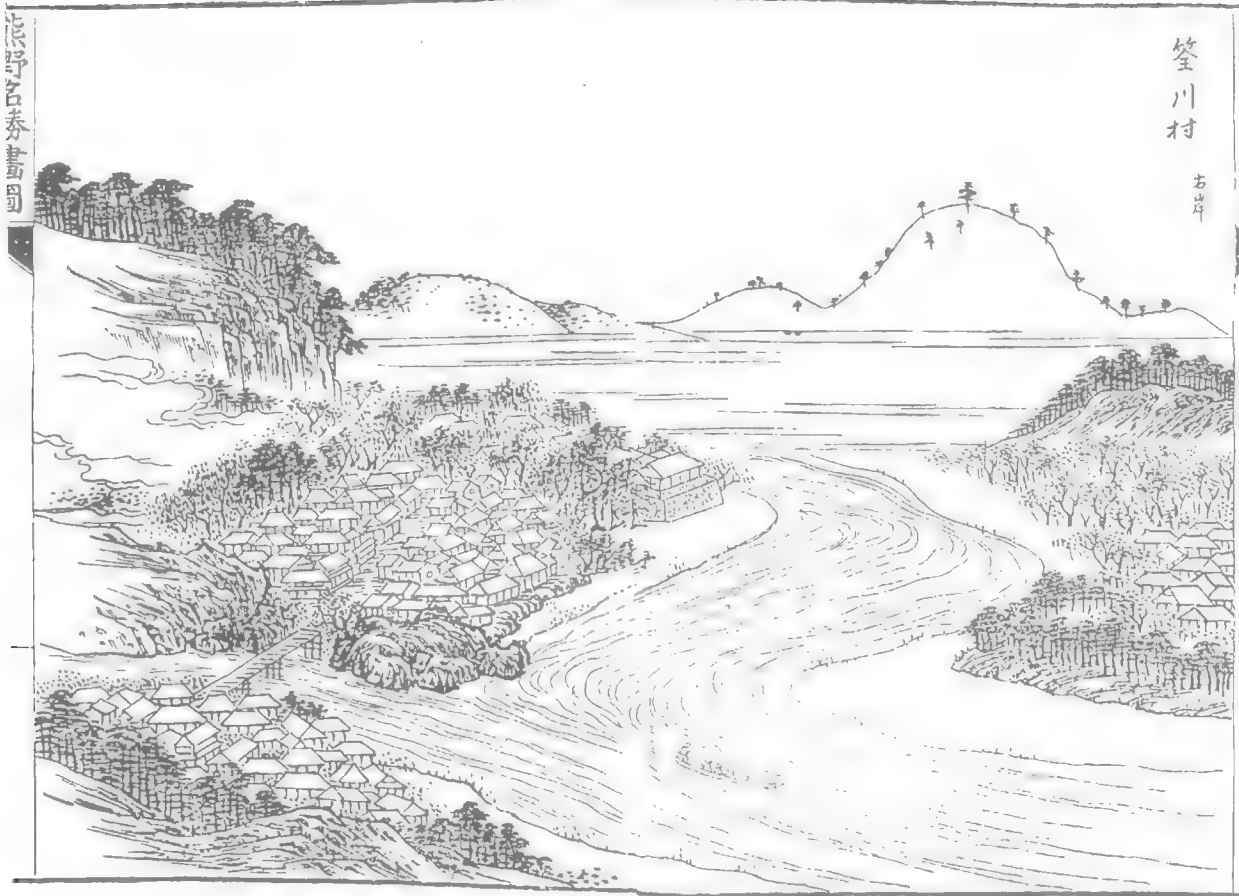


本宮 七越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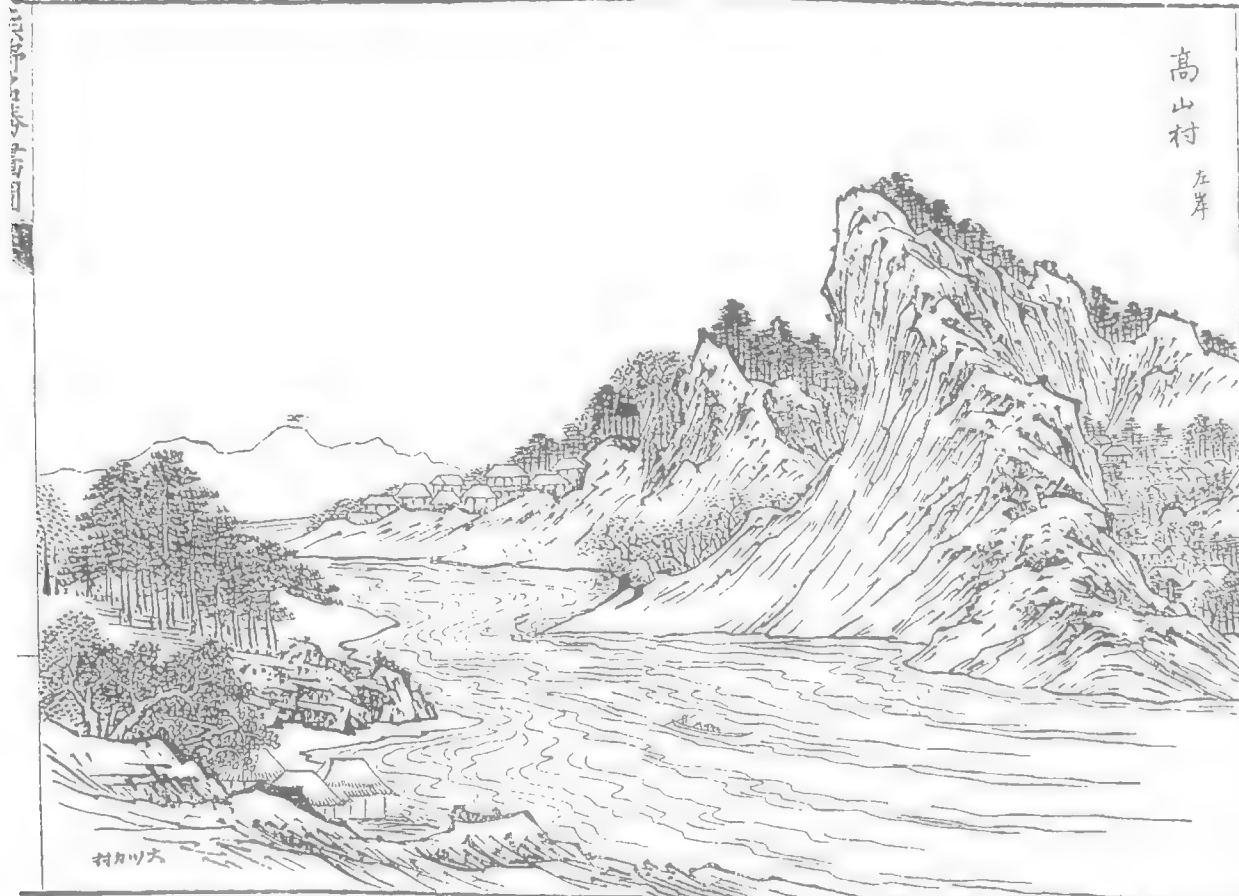
望川村

右岸



高山村

左岸



貞享二年正月

細代湖  
石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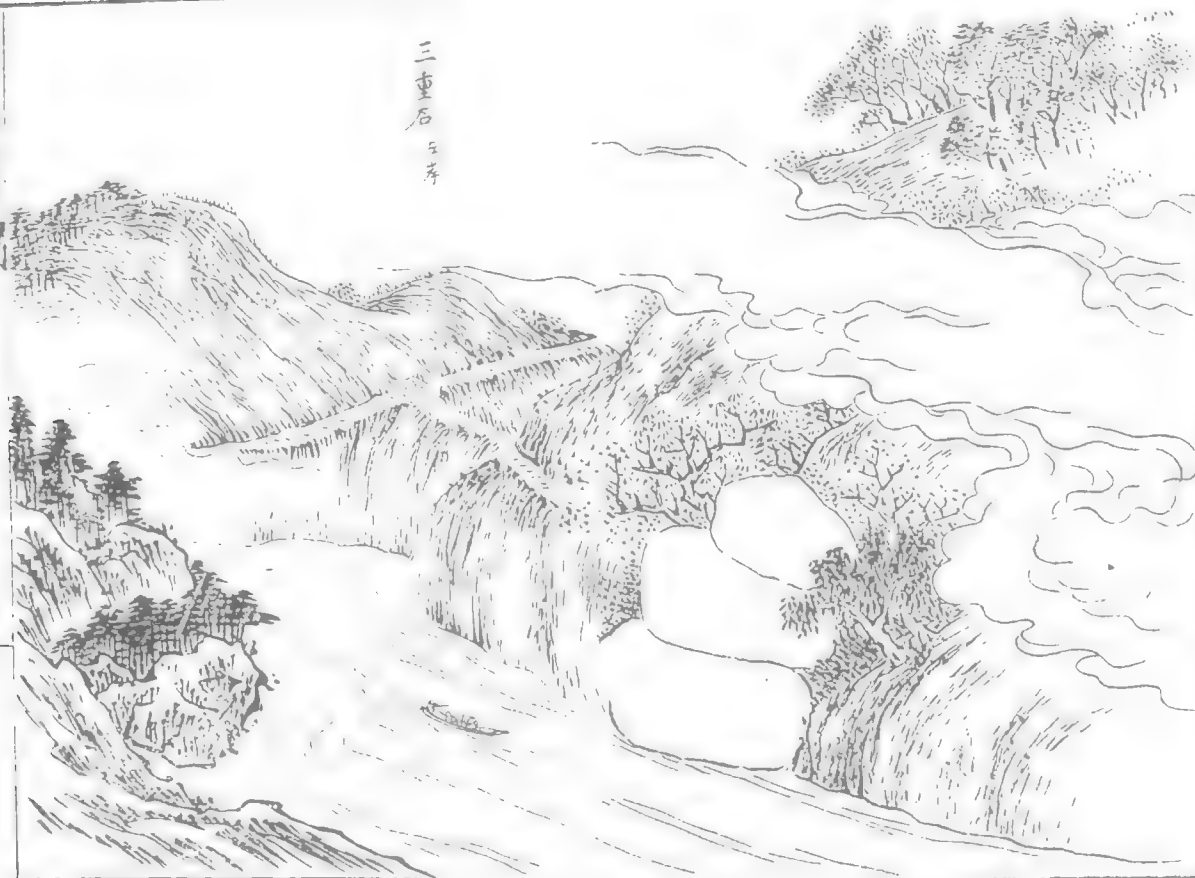
貞享二年正月

浮屠巖  
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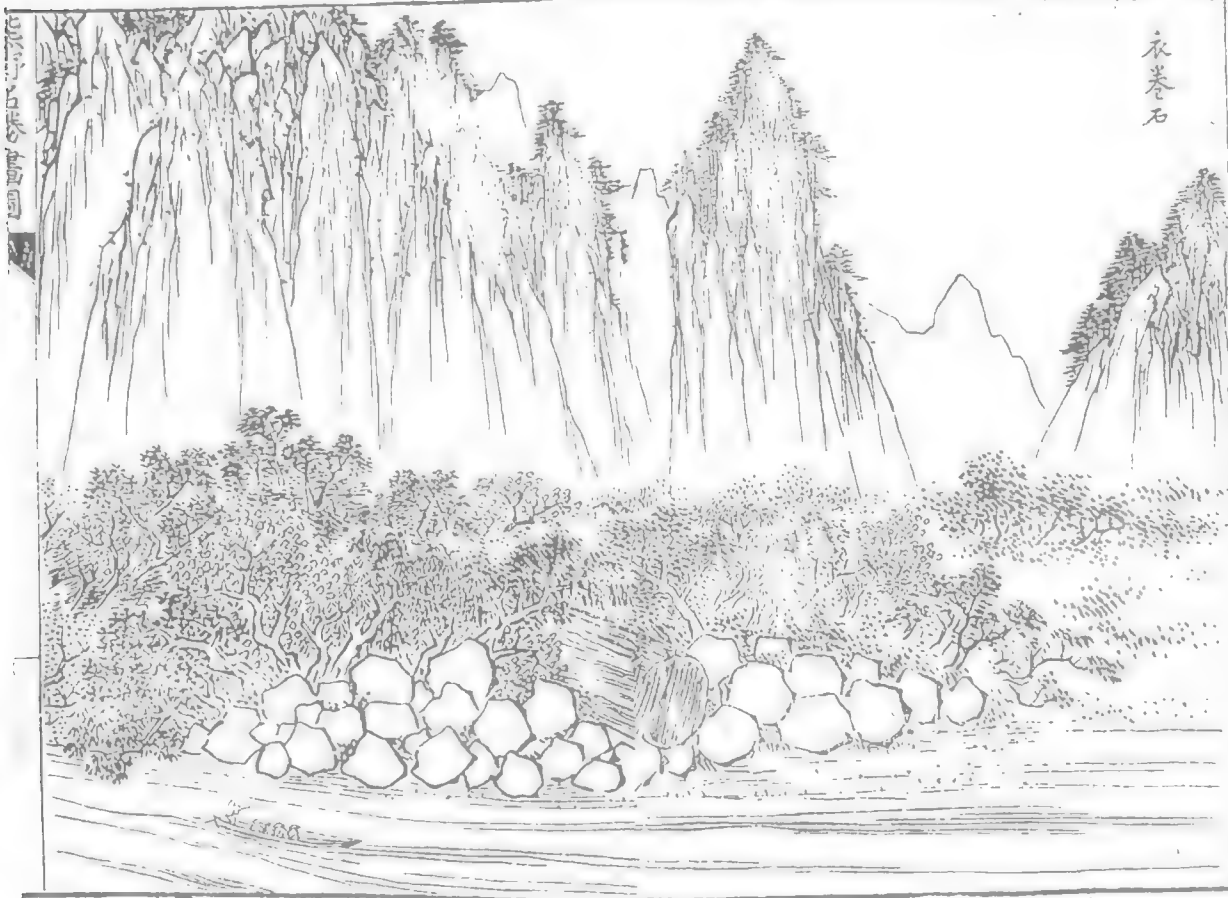


三重石

五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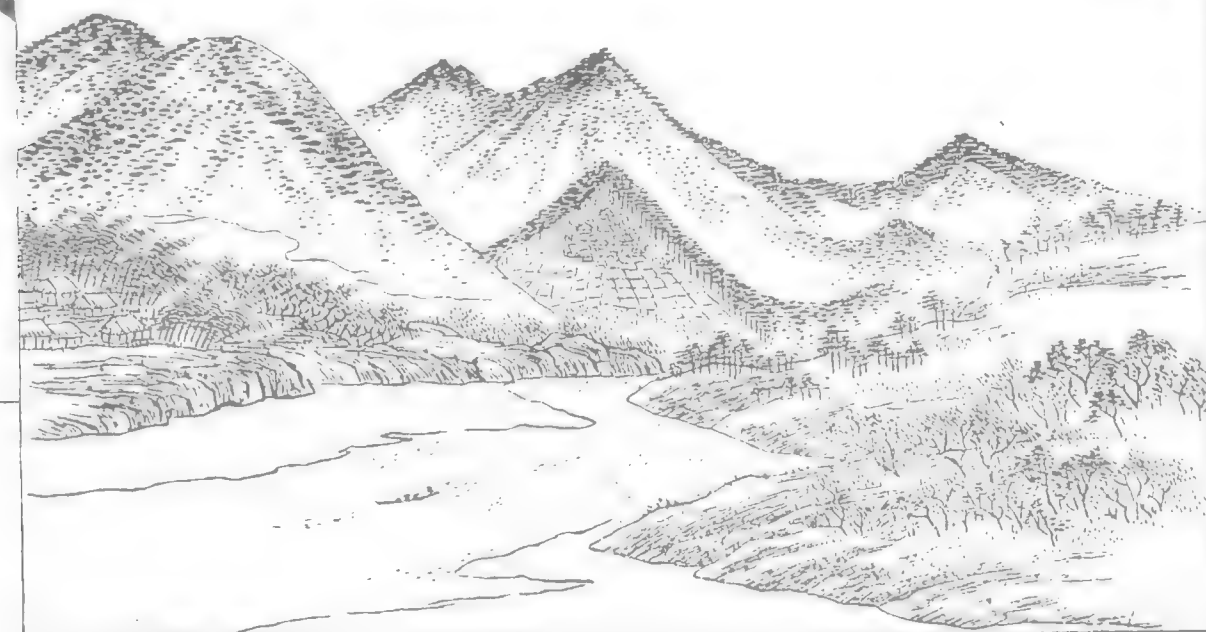
衣卷石



小舟村 左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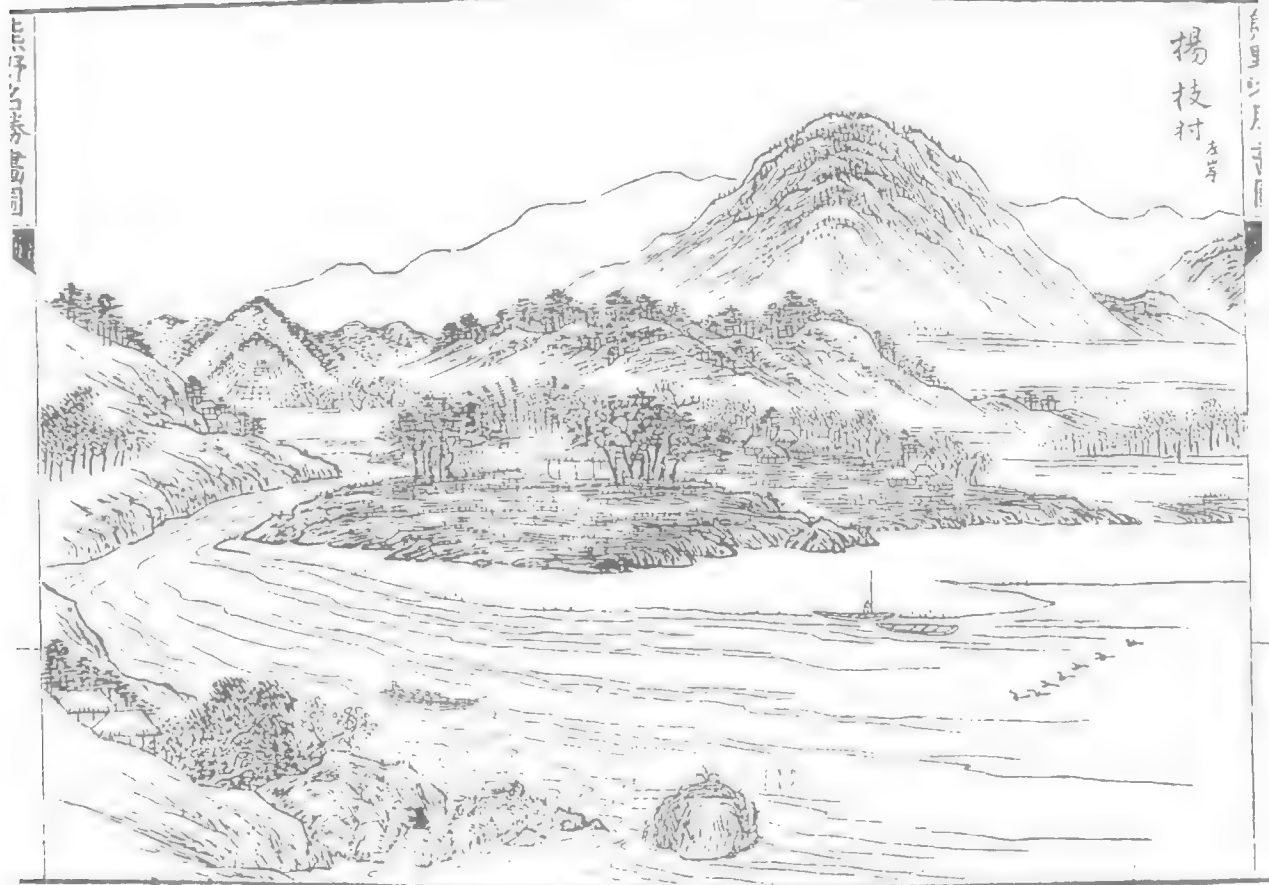


過蛇坑得到場  
板村遠望九十村



揚枝村  
名寄

名寄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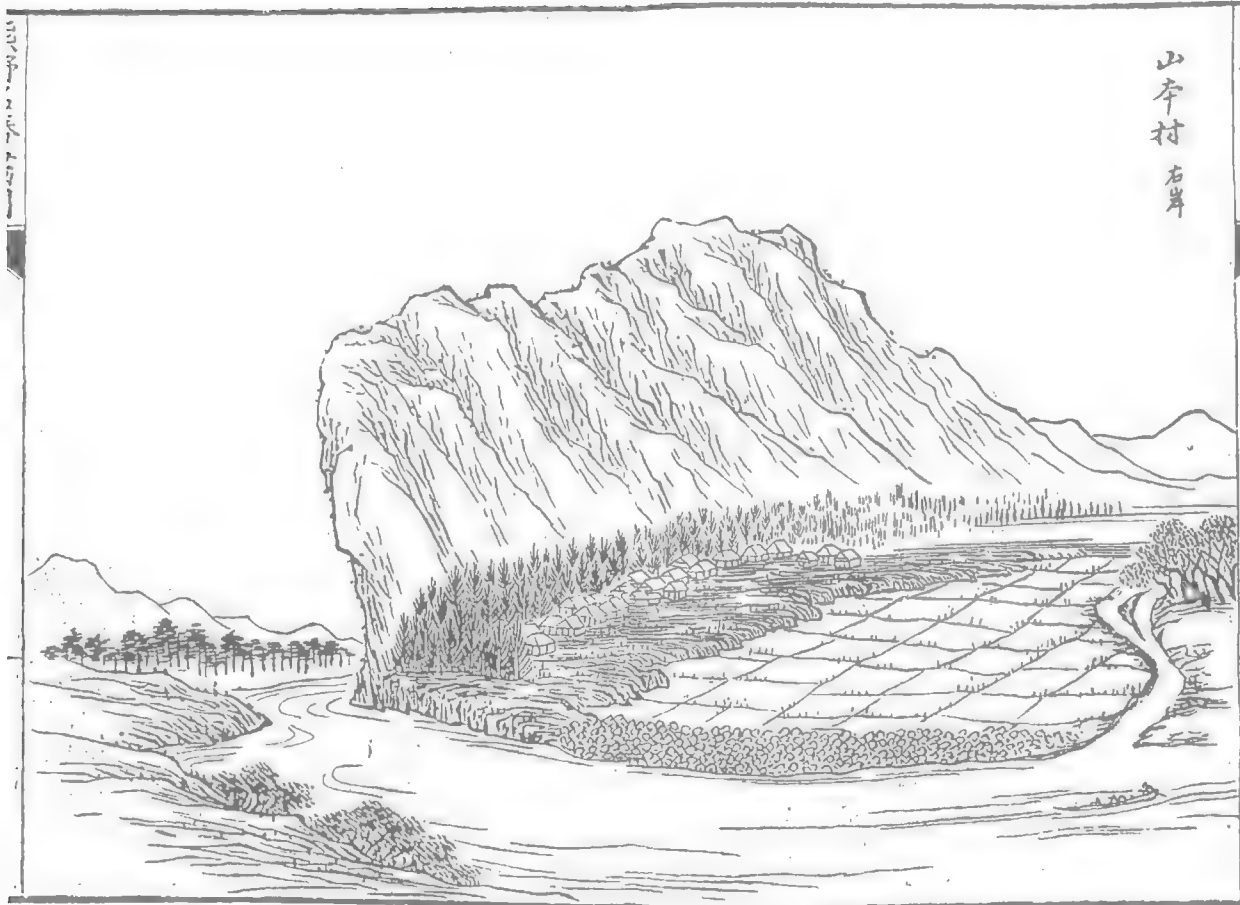
名勝圖畫

名勝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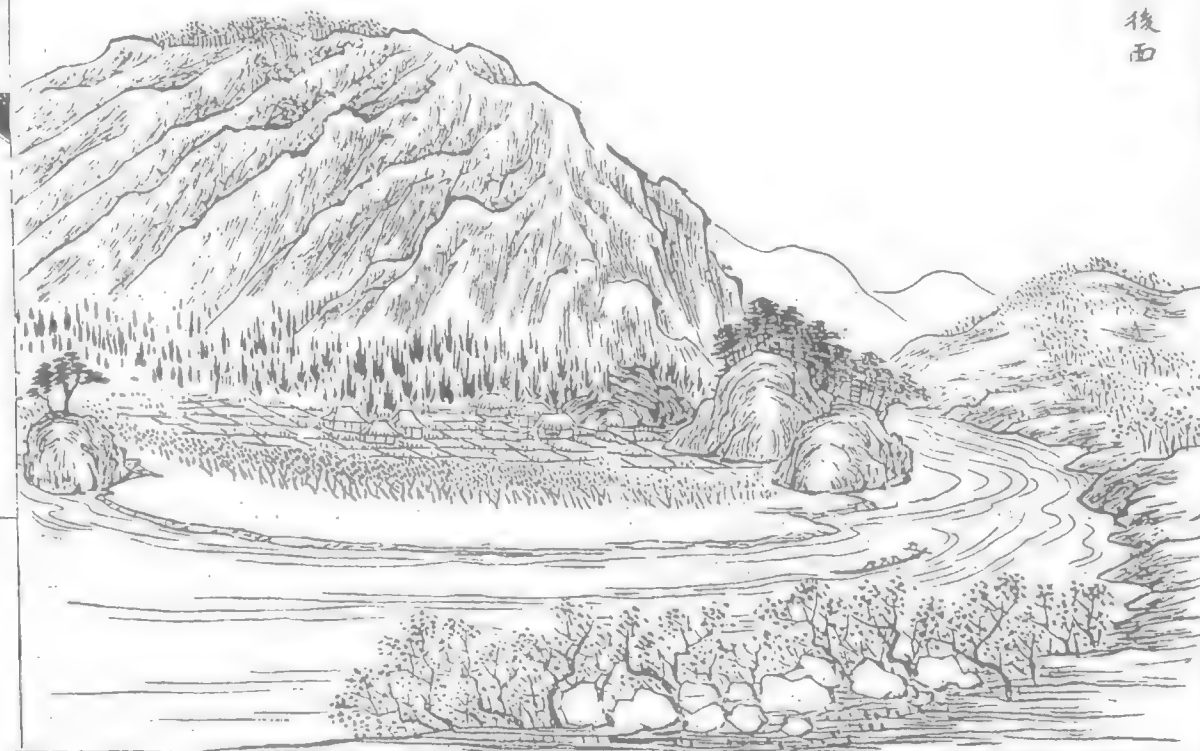


萬壑流

山本村 右岸



山本村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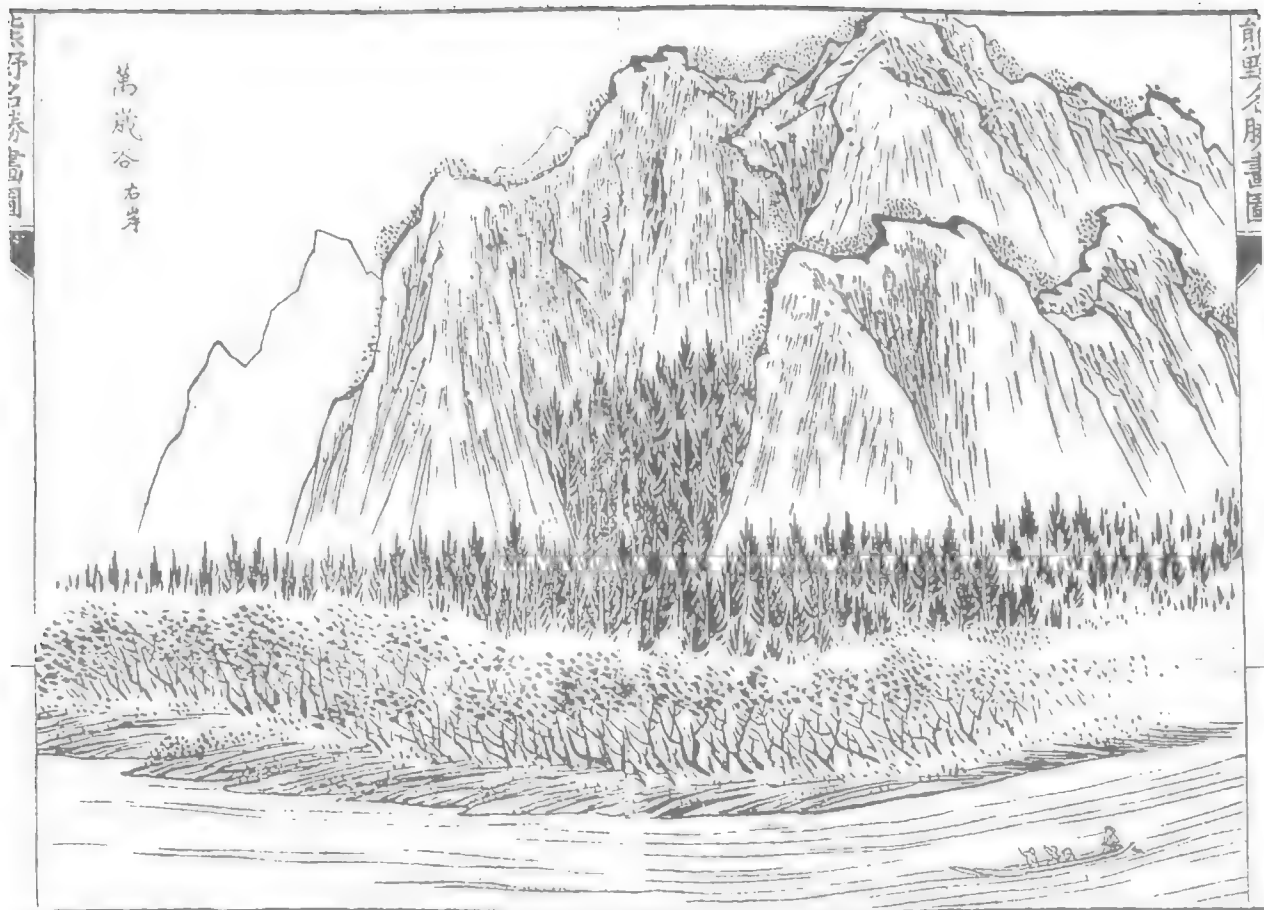


達摩巖 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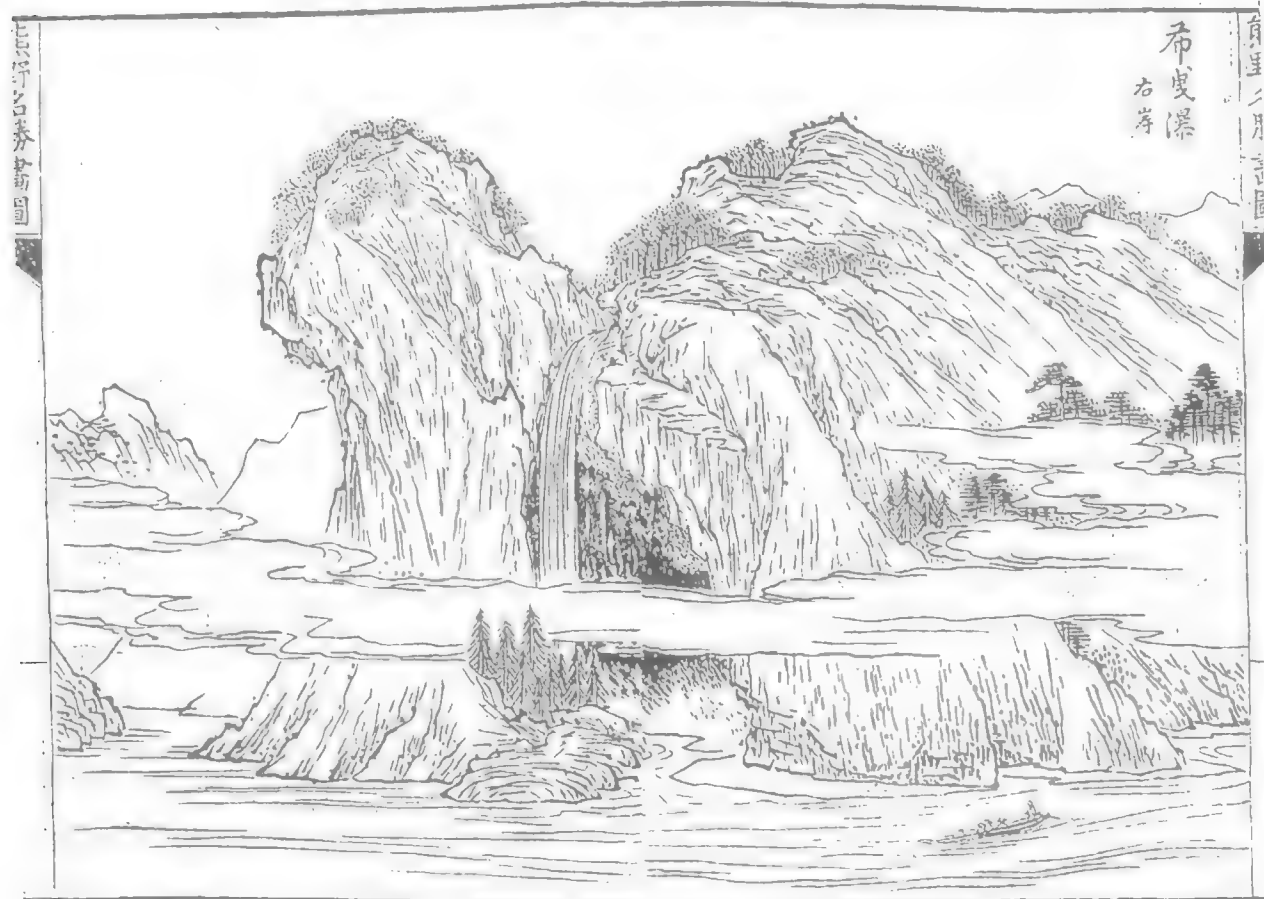
前里之月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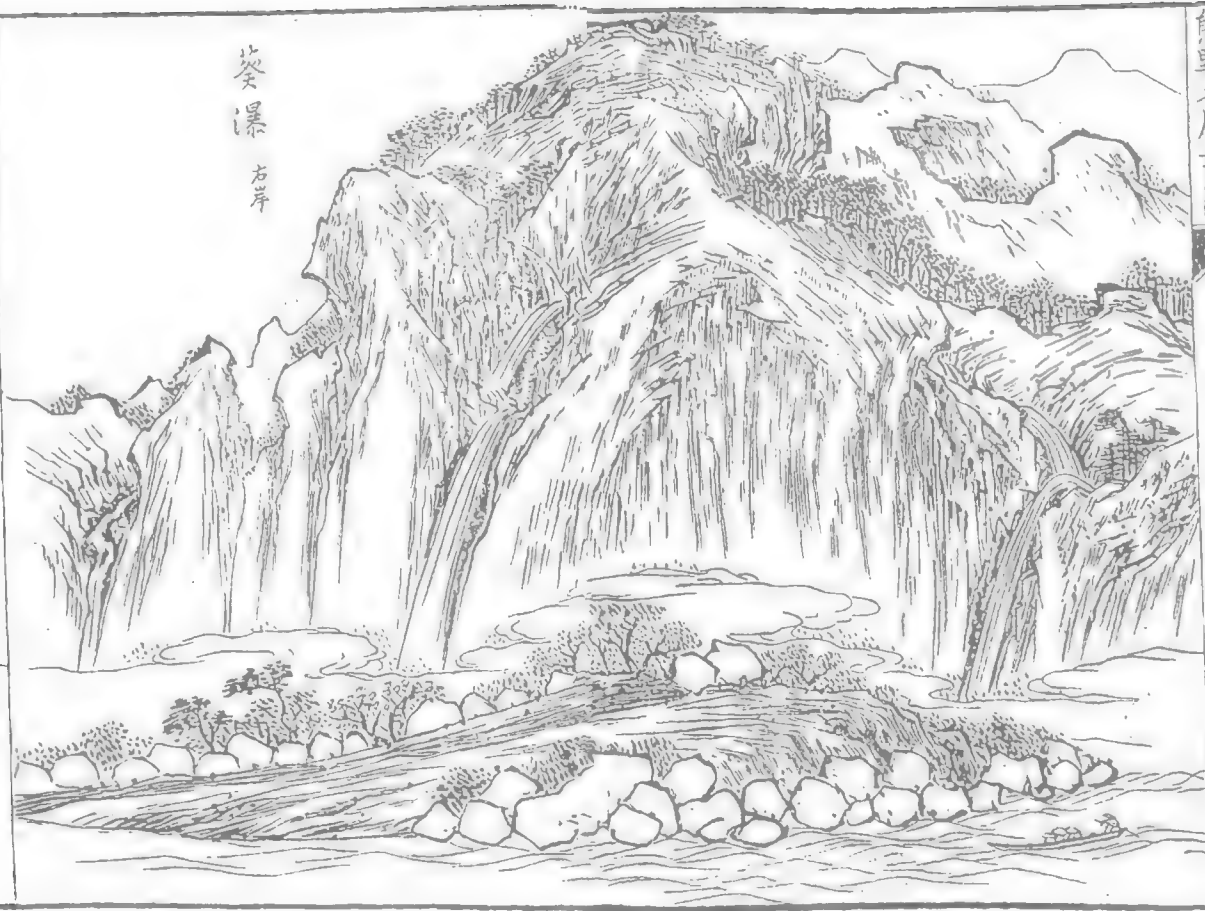
萬歲谷 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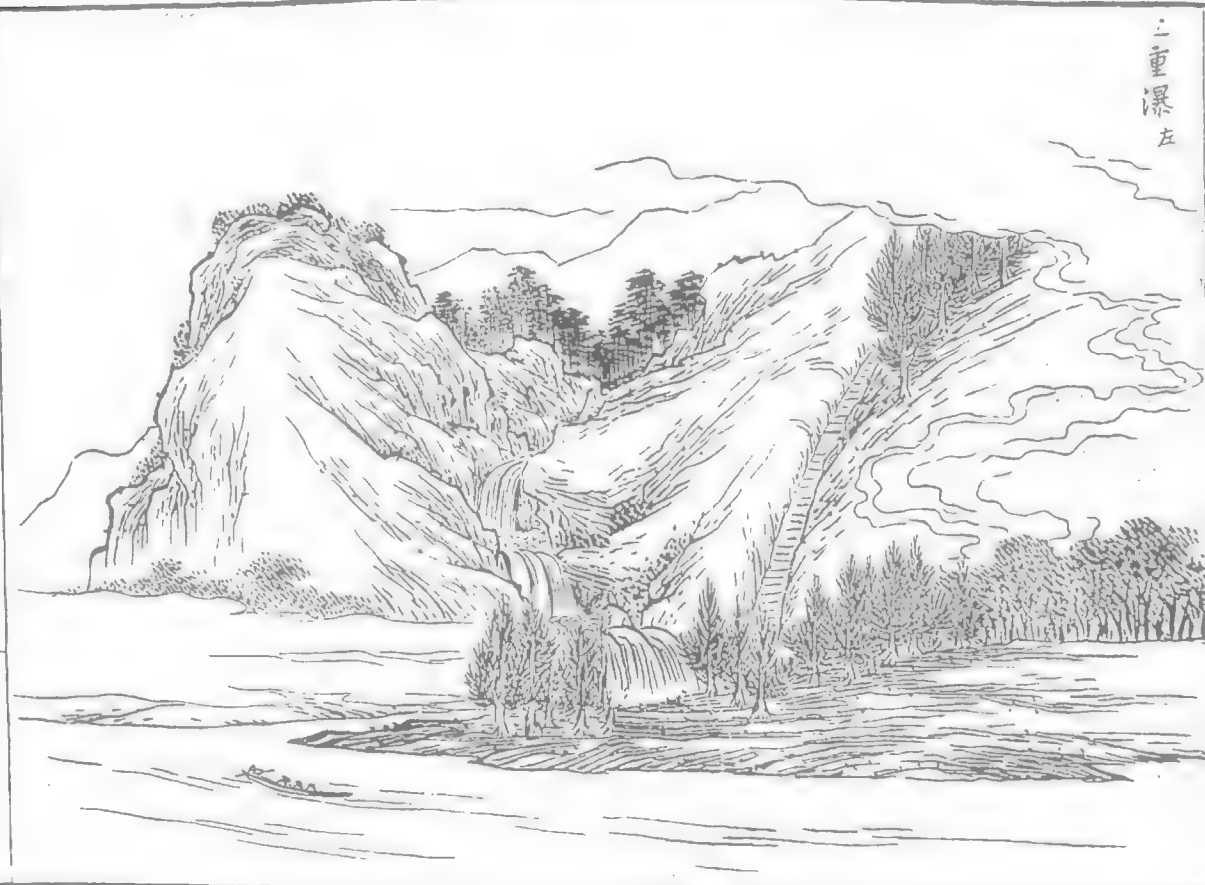
前里之月夜圖

希度瀑 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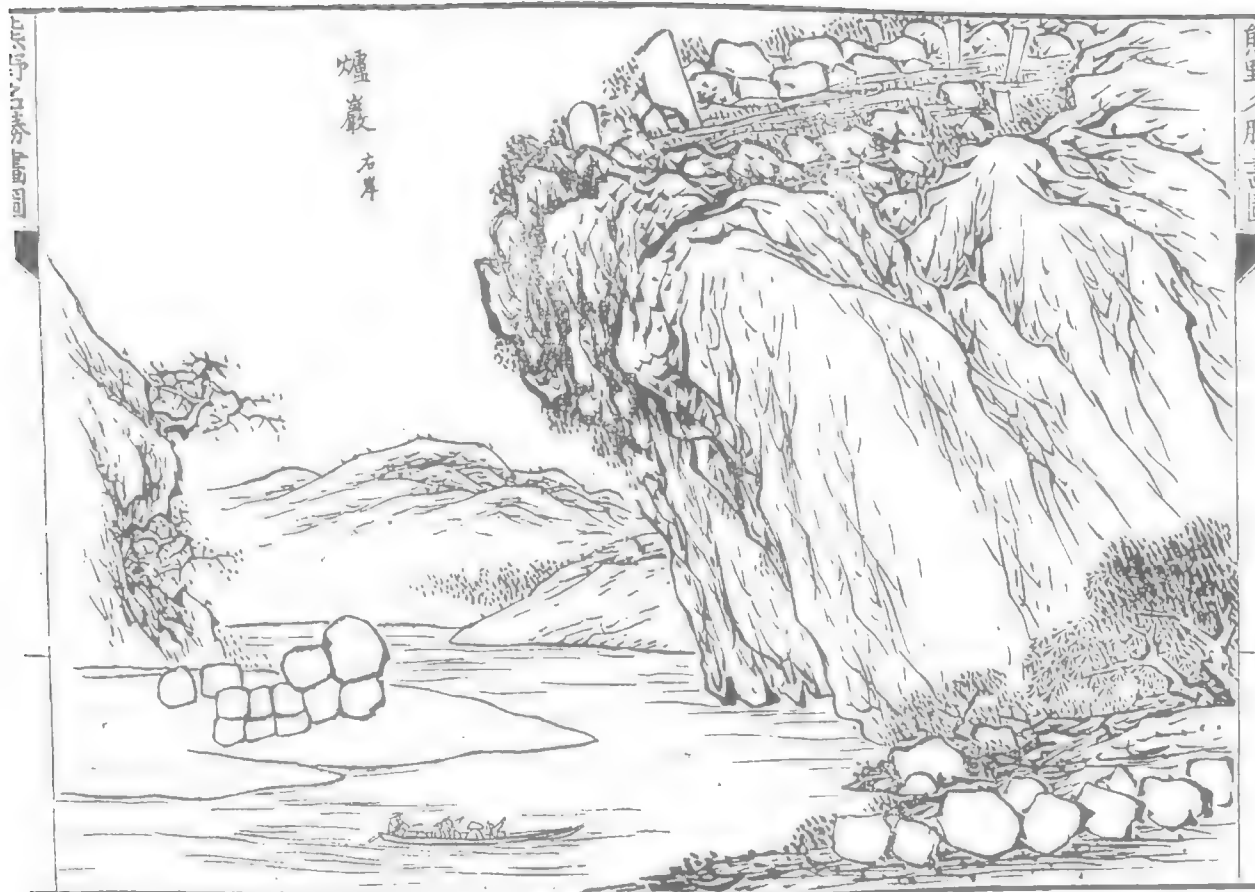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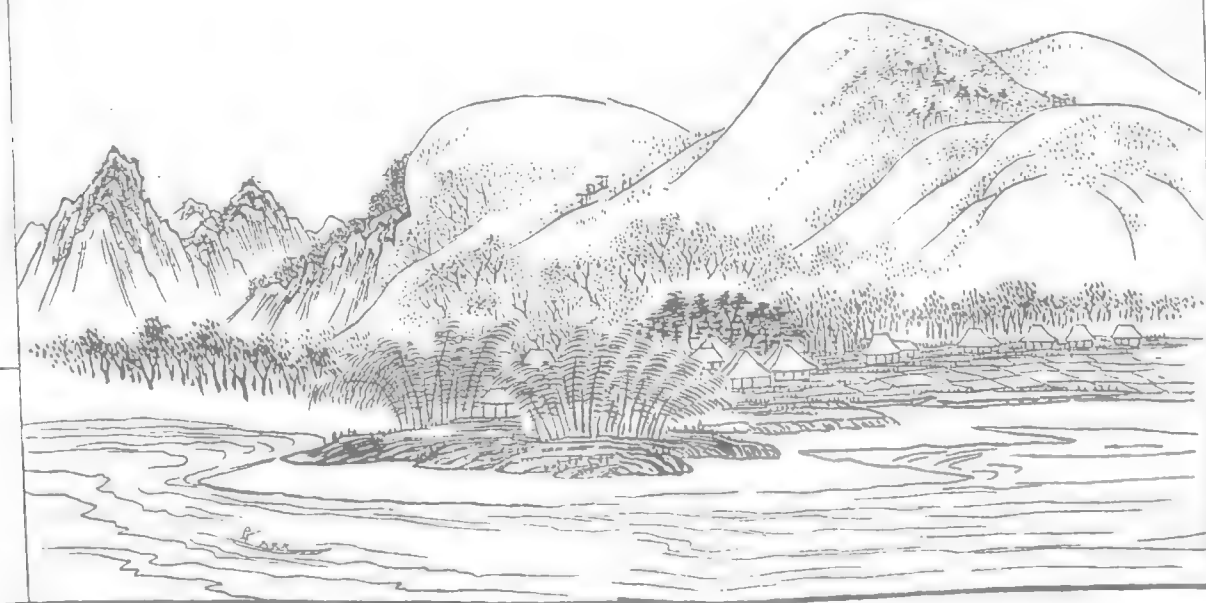
北文瀑  
右岸



二重瀑  
左



川井村 左岸



新宮神山背面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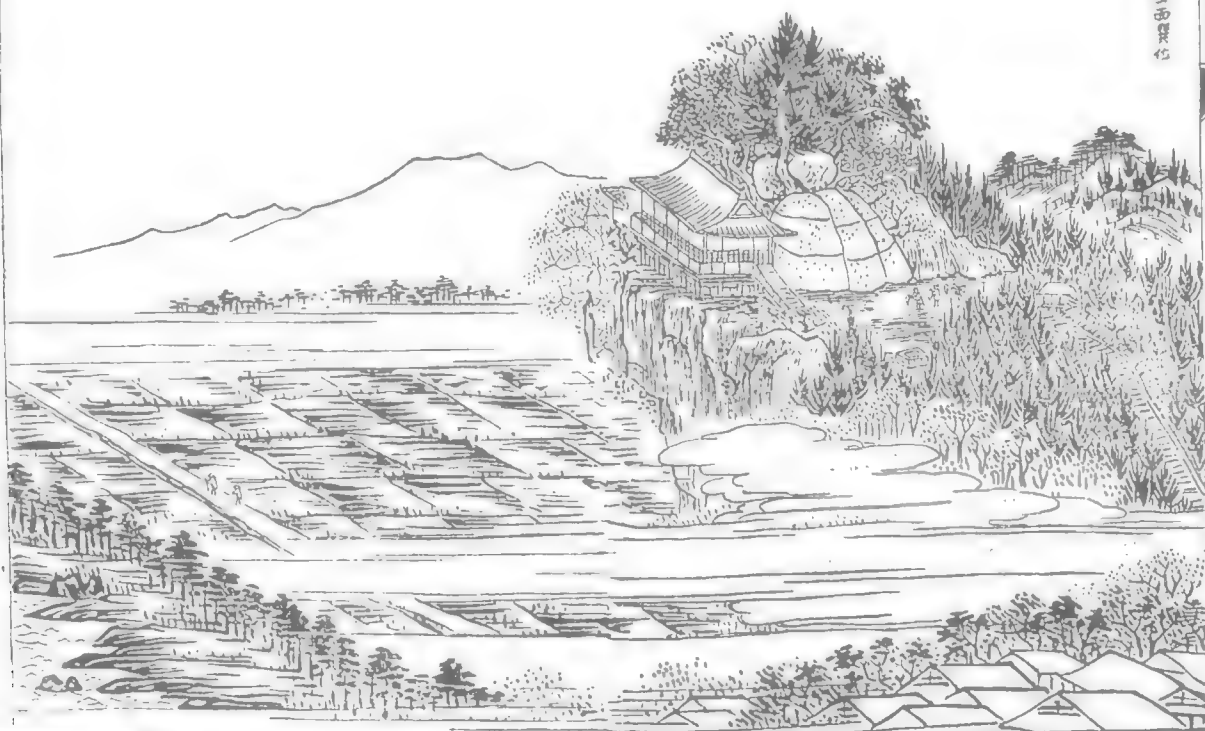




新宮城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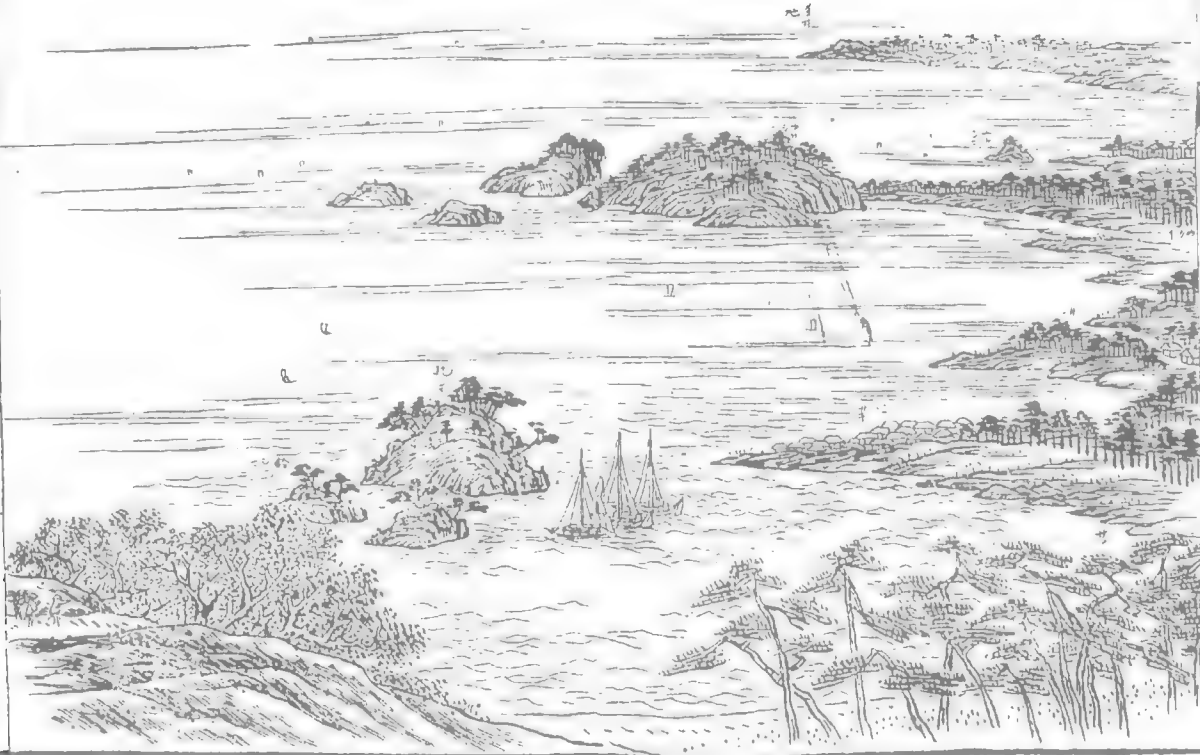


神倉堂 坐西朝北



貞享二年八月

三輪寄  
佐野松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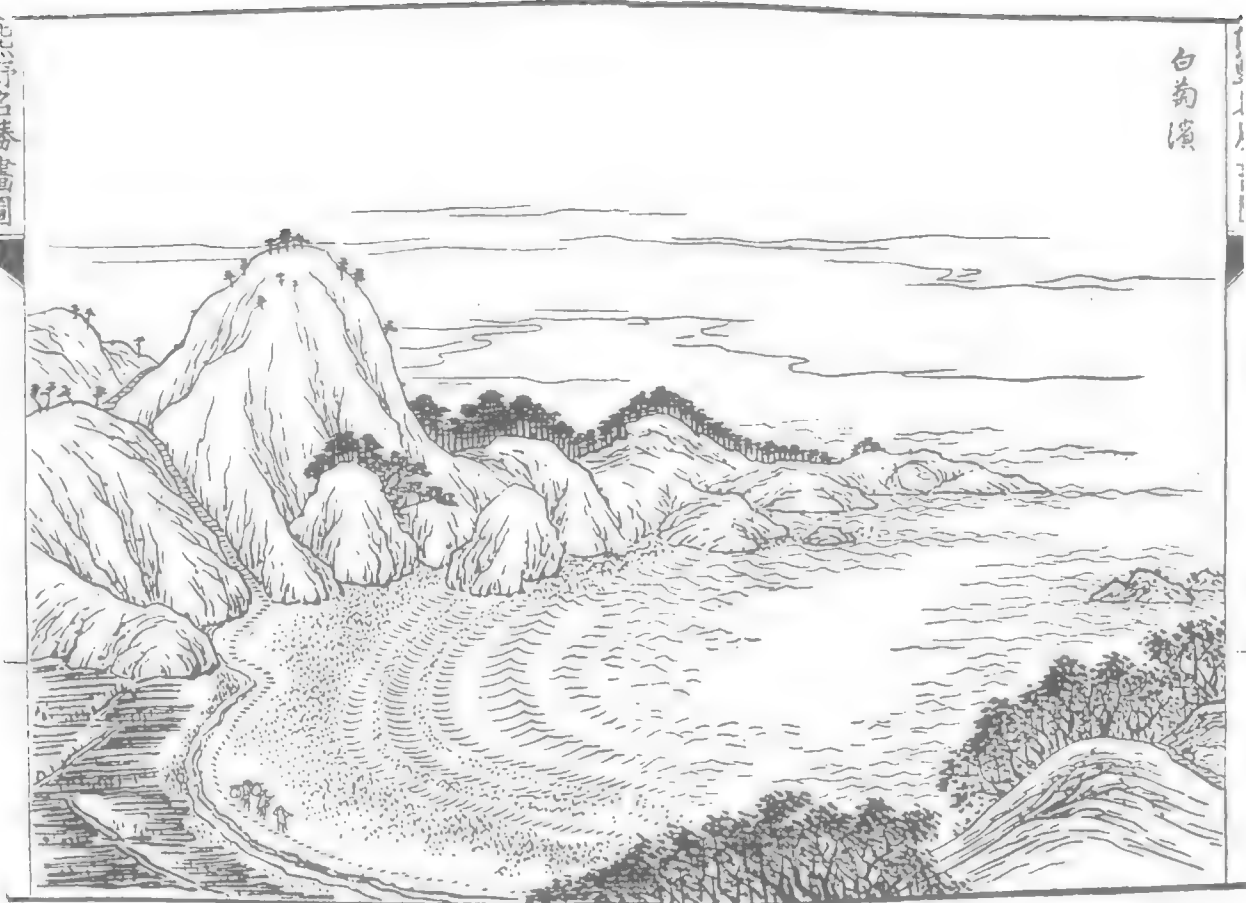


貞享二年八月

宇久井村



白菊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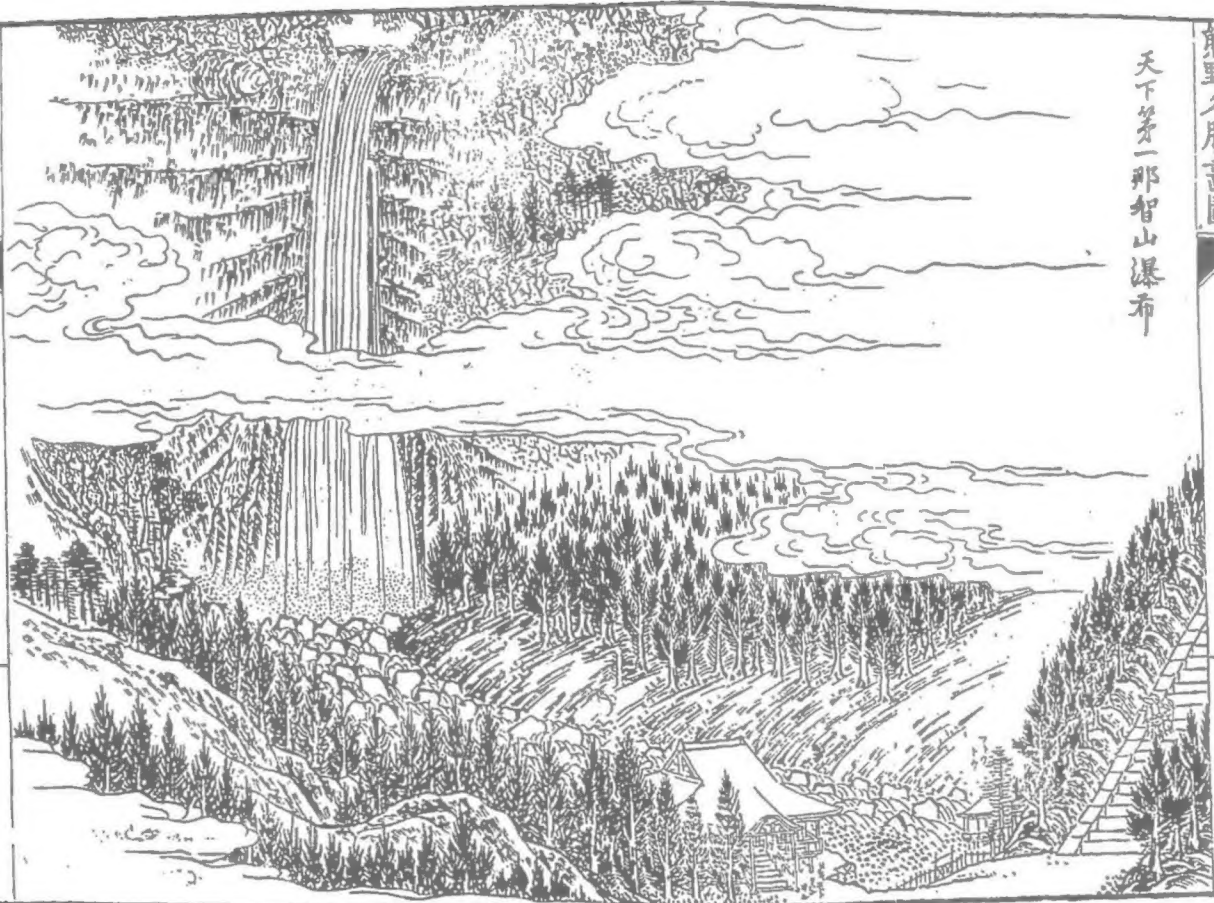


一野村



天下第一那智山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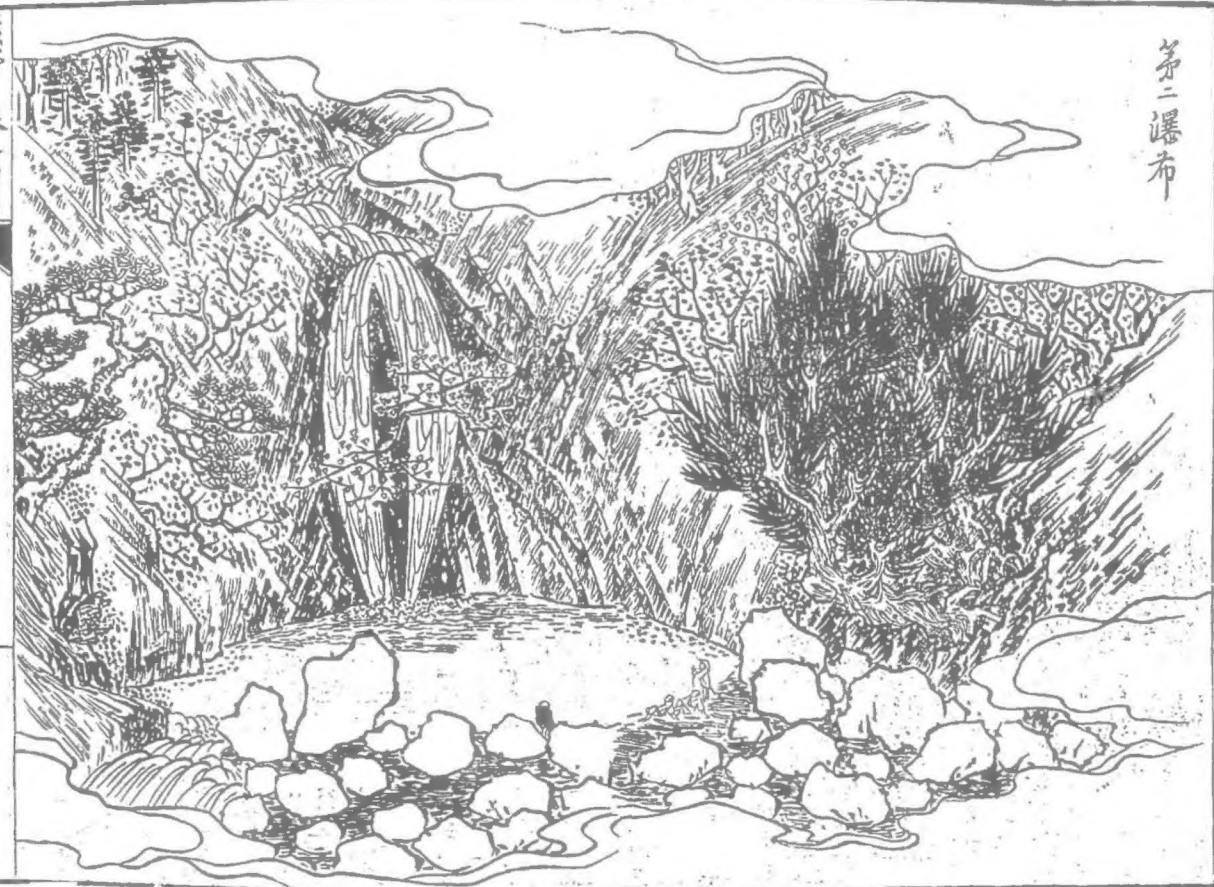
東里二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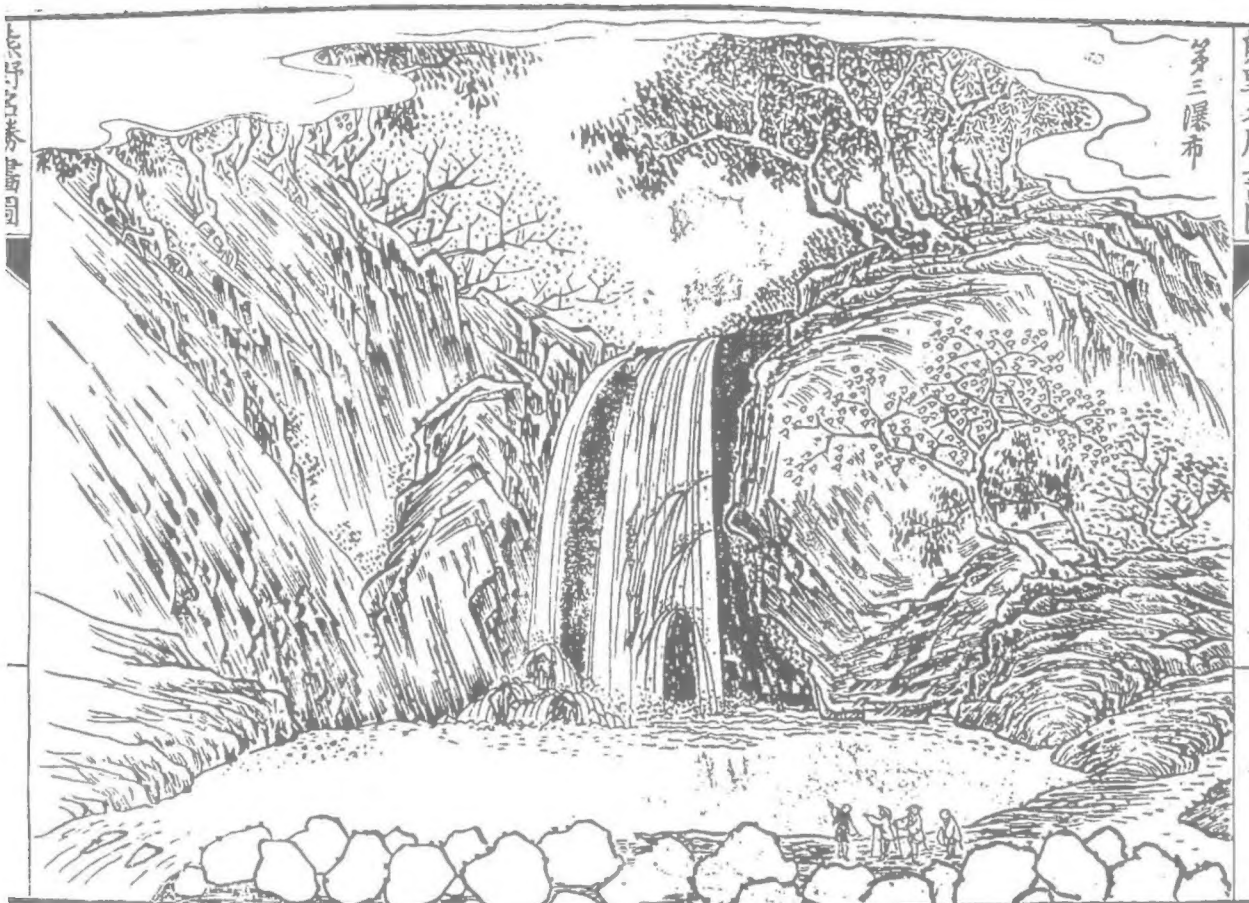
名勝圖畫

第二瀑布

東里二月刊







芙蓉先生著

費漢源山水畫式

全三冊

同後編

全三冊

近刻

新摸名山勝槩圖

全三冊

近刻

寬政辛酉孟春

東都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General Information]

□ □ =14664132

SS□ =14664132